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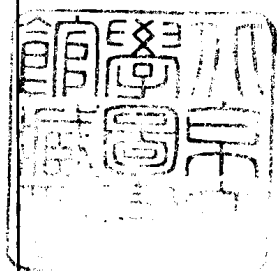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玖輯·拾柒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玖輯・拾柒冊目錄

使溘集三卷〔清〕史申義撰

一

含星集四卷〔清〕王譽昌撰

三九

京華集一卷〔清〕朱載震撰

七五

半處士詩集二卷〔清〕馬惟敏撰

一〇七

陳學士文集十八卷〔清〕陳儀撰

一三一

霞光集四卷〔清〕沈鍾撰

五二五

延綠閣集十二卷〔清〕華希閔撰

五八三

〔清〕史申義撰

使滇集三卷

清康熙刻本

使滇集三卷江都史君蕉飲秦命滇真也其友人青浦王原序之曰滇古梁州之域之區有鑿焉周三百里源深而未陞如倒流名曰滇池史稱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是其地也其先為白氏國商周世通朝貢牧野誓師列於征隊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躋略地至滇會秦併黔中道梗因畱王其地遂為莊氏國比秦常頰通五尺道漢唐蒙通夔道頗置吏然猶未盡臣服也武帝元封初滇王降始置益州郡其後漸除刺史蜀漢南征功最顯著析益州為二始有雲南郡自晉以

使滇集王序

降更置非一名隸版圖第羈縻而已唐天寶年叛降吐蕃屢發兵討之不能克劉灣詩云白門太和城來往一萬里又云哀哀雲南行十萬同已矣蓋傷征行之無功也迨貞元初始內附香山樂府云蠻子朝泛皮船今度繩橋來自雋州道路遙其二開元皇帝雖聖神惟蠻倔強不來賓鮮於仲通六萬卒征蠻一陳全軍沒即灣詩所云也蓋其首憑深阻峭乍臣乍驕宋太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懲前事爾當是時蒙氏段氏相繼竊據元代始征服之設行省明因其緒漢土雜治居然

為聲教之所訖班於冠帶之倫矣我

朝恢八紘之網弘無外之治滇雖去京師萬里服教畏神比於近縣故至其地者無行役之勞有窮睎極覽之樂且自漢武帝遣司馬相如建節入牂榆諸部滇人盛覽張叔從其受學司馬遷為郎中時亦嘗奉使略叩笮昆明韓說開益州授經教學滇之文教肇於漢代肆尹珍張志成之徒後先輩望阿謚羌奴夷女子流亦嫻吟詠而又漸漬於閭丘均楊慎鄧漢諸君子風流弘長儒雅之澤彬彬乎於今為烈已史君生際承平以待從臣操玉尺

使滇集王序

馳傳而往歷黑爨白蠻之故墟考常璩李京之紀載山則有金馬碧雞點蒼九盤之危峻水則有金沙闌滄昆明洱海怒江盤江之阻深微則有鐵柱鐵橋龍首關嶺之險隘其地有岐尾之蛇暗飛之蠱瘴母之毒食鐵之貊嗜蜜之福羅能言之猩猩而且其有麥宗禽語之書阿毗躋出之字蚺膽麟竭馬金囊鮑蛤蚧之奇藥雞蹤蒟荔仁頻抹猛古度之果蘇桐華之布枕榔之麩占歲之木牝牡之肥井泉之鹽霧海之駒他如振山之銅臨安之錫貢古之銀連以及黃金水硯光珠琥珀琉璃水精空

青丹沙磧渠犀象翡翠孔雀珍怪之物非世目之
所恒觀其夥者乃被乎中土王公氓庶之所仰以
食以用也君至其地既羅其鴻材駿生登之賢書
作貢王國而以其間攬名物弔古蹟如明月之盟
社大靈之誓碑乃至武侯之戰壘潁川西平之屯
牧王禕吳雲盡節之處少帝行遜之所近若孫李
劫遷緬甸用兵之歲月鯨鯢就戮之勲庸一二悉
諸故老之傳聞經途之目擊更有徇乎其遐思愴
焉而歎興者矣詎莖莖快山川物產之瑰麗爲足
以摠播藻情潤色鴻筆已耶夷考君之行由楚入
黔莊躋南略之路也黔楚余之舊遊而君往還所
經趙衛之郊余故亦嘗涉足凡余所徘徊憑弔寓
於目感於心而不能道或道之而不能盡者乃一
於君詩見之蓋山水事物之奇待人而傳眞黔之
間清淑之氣盤薄鬱積靡所發洩唐李太白長流
夜郎中道而返千年靈闕仰若有待豈不然與夫
荆門夔巴之勝傳自杜陵柳永潮瓊之迹發自柳
韓蘇氏是皆遷謫流離冤憤菀結故往往假荒怪
以寫憂託要眇以申恨若君使節所臨百吏承風
負弩郊迎光生驛路蓋所遇之時不同過古人遠

矣顧君之詩寄寓深隱含毫邈然亦似有輪囷之
在抱騷屑之嬰襟余乃以歎大雅才人臨乎徬徨
矚乎幽曠苟遇乎其外靡不有槩於其中今昔一
軌殆不繫乎遇之同不同也噫知此者乃可以論
史君之詩也夫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歲仲春五日
書於京師永光寺西街客舍

天下之異境在中區者什得二三在邊徼者什且八九天下之異才在中區者什伯之一二而在邊徼者不一生焉夫天生異境既未嘗輒生異才天生異才又未嘗使之輒至於異境斯二者一彼一此曠世不相值山川邈然無有爲之發露者豈天之故靳之耶誠不得其人以屬之也蠶叢魚鳧以來白鹽赤甲之異不知其幾千年矣直至於唐而天始以屬之子美則寓之於夔梓之間竹王所闢犍道梓柯之異不知其幾千年矣天以屬之太白而使長流於夜郎尉陀微側之故墟龍城柳州尤

使真集 類序

異天以屬之子厚而使之謫居於其地異境之在蜀與黔與粵皆得其人如此若於滇則未有屬也而天若終靳焉以至於今然吾考之史曰靡莫之長滇爲大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雋昆明地方可數千里蓋雖在邊徼最爲險遠而較之蜀黔與粵反獨勝博南之山蘭津之水幽谷回谿阻深峭嶺天下之異境也山川清淑之氣度非哀牢九隆所能有响叮亡波所能擅桐華濮竹之產不足發其英金沙光珠軻蟲虎魄之寶不足洩其蘊赤罽紫毼蘭干之布織成文章不足揚其采孔翠通

犀封牛豹獸不足殫其怪金精神馬縹碧之雞不足耀其靈彼其鬱積磅礴無所發露必至大暢乎文詞諧於金石貫於星雲蔚爲一書而後山川清淑之氣囊括而無餘然自有滇以來未之或有矣康熙己卯雲南鄉貢之歲史蕉欽先生奉命往典厥事吾固知天之靳滇既久乃今而始有屬也又四歲余來京師先生出其使滇詩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益自信向者之說爲篤論先生之詩之嶄然高者與滇之山爭長泓然深者與滇之水爭流入於九幽抗於九霄窮搜溟滓而獨寶其清虛

使真集 類序

月鍛季鍊矜慎不輕出異才之與異境幸而相值豈漫然云爾哉惟是天以滇屬先生且假以皇華之使文章之柄擁傳翺翔行賈居送以視太白長流柳州竄逐與子美之饑寒避地苦樂相萬矣何滇之遇先生特遲而先生之遊滇獨幸歟乃余聞先生已卯之役杜請謁收寒雋雖至撤棘居使院亦戒鈴卒勿輕通一客惟大吏之廉正者稍與款接一切饋遺無所受歌舞酒肉之筵無所與歸裝蕭然扁舟徑去先生之孤清高寄不染世態如此不獨異才亦異人矣顧圖河謹誤

滇蓋南之極邊也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即今瀾滄江雲龍州有三危山瀾滄經其麓有黑
水祠是也武王東征髡人濮人與焉濮今姚安楚
雒間髡今定遠也滇之見於尚書者如此其風化
之來不有自耶自莊躋王滇而後漢置郡縣治益
州迄隋唐南詔始興宋段氏據大理皆竊名號思
苦邊吏文治不能及儒臣至其地者蓋鮮元世祖
起漠北乃中原未定先親下大理移置雲南於善
闡明有天下徙謫戍實之於是科目日盛彬彬與
上國同聲教矣我

使滇集 朱序

國家拓境最廣凡上世所不臣者多置吏而滇用
兵顧獨久意者盛美之化固有待歟距削平之歲
凡十有八年歲舍已卯編修江都史蕉欽先生司
大比之役奉使其地先生文采風流照映大江南
北其詩較轢古人下可使人諷詠以和平其心而
上可被之管絃薦之郊廟向嘗著蕪城集海內奉
爲法程今以鉅手鴻文遠臨南徼六詔之髦士盡
網羅致之其試士之文風行遠近不但南人頌其
知人能得士已也輜軒所至凡有感觸悉見之於
詩於是有使滇集三卷而使予爲之序予嘗學禮

至世子篇見夫司成父師小樂正大樂正大胥籥
師籥師丞各舉其職而胥獨鼓南注家以爲南南
夷之樂引周禮旄人教夷樂則鼓以節之爲解詩
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南亦以南夷之樂當之朱
子則以南爲二南說不必盡同也明堂位曰昧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廣
魯於天下也然則南音固樂之所不廢者耶竊疑
六代之樂盡善盡美不可勝用何獨於南乎取之
教世子學士既致於宮薦祖宗復納於廟此與齊
人之奏侏儒其何以異而謂夸大以爲美觀當不
然也蓋南者生育之鄉助成長養莫大於是舞之
鼓之宣洩鬱滯銷其殺伐嚴勁之氣而納之以仁
義中和殆於南有得焉非謂其震服遠方而用之
也獨是先王之教以南配雅而先生之才則以雅
變南况此集中江漢汝墳無一不具將見後日之
南真如朱子所稱二南而非復所爲南夷之任之
舊則由是而奏之於學升之於廟六代之樂或無
讓焉南方兵氣之銷而文教之盛從茲始也宿松
朱書序

使滇集 朱序

使滇集上卷

江都 史申義

乾清門引見恭賦

瞳日觚稜曉天閭劔珮開玉除羣謁 帝丹詔正

求才香影螭頭動鞭聲豹尾催誰知懋勤意隔夜

六龍迴時南巡閱 河方回變

帝澤東南徧虛糜列直廬諸儒媿經術 天子急

河渠授簡陪雕輦吹藜較玉書不才叨顧問 聖

代網羅疎

奉

使滇集上卷

命之滇南 陞辭紀 恩有作

十年簪筆侍西清叱馭初為萬里行才媿輶軒周

太史心憐池水漢昆明棘人解誦相如賦蠻女時

登諸葛營指點南中多氣象彩雲曾使武皇驚

叩竿西南屬國偏名關金馬碧雞連山交百粵分

黔界水入三湘盡楚天盛世王褒能獻頌雄才莊

躋善開邊戕戕江上瞻霄漢心事常為捧日懸

夜郎一線路千盤衙 命何知蜀道難書卷輕裝

嫌蕙苴人才空谷有芳蘭百蠻歌動堯天潤六詔

風清湯網寬絃誦一時霑 聖澤青袍吾忍負孤

寒

留別同學姜西溟楊崑木王紫詮赤孖湯

西厓嚴寶成查荊州聲山吳元朗錢亮

工徐大臨蔣揚孫諸子

游好在文史清襟數子存朝來折楊柳送我春明

門執手弟兄意銜孟肺腑言滇雲眇天末此別最

消魂

良鄉早發

爛爛明星露未乾風林河影有無間鐸鈴遼石岡

邊路已入雲陰獨鹿山

使滇集上卷

白溝驛

漸車渡桑乾石梁初日灼一眺督亢陂川原塵漠

漠三日薊門遠到眼紛巖壑帝京景物饒苦為微

官縛青山遶馬蹄如解客行樂散髮弛襟帶清風

一企脚雄雞憐斷尾詎慕乘軒鶴朝來後騎驅忽

訝鳴騶錯旌旗出樹杪鼓吹喧林薄謂予持使節

伏謁出城郭世事偶然耳登車幸不落君無持手

板媿我舊芒屨

保定感舊

幕府初開日曾留寶劔裝青山看落帽明月映胡

牀上客題鸚鵡佳兒咏鳳皇難忘鉅鹿意鄰笛起
山陽

與朝定侯

弱冠已相識長楊較獵時聲名四姓貴才器九重
知單騎賊圍解鴻文政府垂卹今畿輔地膏雨待
君施

新樂寓樓甚涼安眠竟夜

樓上南風吹葛衣橫陳笛簾淨琉璃綠沉瓜映冰
壺冷枕畔月明人不知

蘭相如墓

使真集上卷

連城十五半丘墟英氣猶存擊缶書誰信文園病

司馬一生惟慕蘭相如

真定

井陘形勝登危疆雲氣晨流接太行慷慨幽并多
劔俠風流河朔挾名倡重關地自周秦險百戰名
垂頗牧良十里城陰人歇馬水邊風動艾荷香

恒山驛館作家書附回京使

墻角流螢映竹明後棲烏定漸無聲那知神女樓
邊客夜半家書寫未成

渡滹沱河

河流決滹氣憑陵風捲魚龍濁浪層今日炎天呼
嘯過可知騎馬渡堅冰

樂城懷古

樂氏昔全盛七世爛鐘鼎美人充後庭玉帛馳四
境壓也馬首東武子德不永緬維匠麗遊恩寵由
佞倖既修三卻怨遂此逆節逞老牛莫敢尸一語
涕縻縶不待孺子盈兵已集其頸傷哉輿皂盡蕭
條空里井鴉噪暮雲低風吹古槐影淫侈理相及
禍機伏衾枕君看州賓事千載爲齒冷

順德

使真集上卷

四

襄國河山割據初邢侯臺古竟何如天低泝水愁
雲繞草沒沙丘石寢虛國士有靈橋下馬美人無
伴鼎中書不堪倚嘯東門意王衍窺人恨有餘

邢臺懷舊有寄

十歲芙蓉裙春堤遠行跡桃花醜面時兒有好顏
色今日馬上人當年詎相識緘詩一寄君閒倚繡
牀立

邯鄲

詩咏茗華酒乍迴鼓琴曾此上叢臺沙丘宮閉雀
飛盡可有吳娃入夢來

高樓賓客鼓鐘喧肝膽難憑樽酒論欲爲布衣畱
十日買絲無計繡平原

玉臺明鏡閉青春千古紅顏恨尚新滿目邯鄲餘
斯養蛾眉何地哭才人

磁州城北長堤垂柳無際兩邊陂澤皆種

荷花頗似故鄉景物是日風雨

何處楊柳風水雲三十里蕭蕭菰蒲聲微雨落復
止白蓮始作花香氣冥濛裏時有鷺鷥飛烟波憂
空起涼吹滿襟袂江南夢清泚

漳河

使集上卷

五

臺荒銅雀草成窠消歇西陵總帳歌回首英雄疑
塚盡曉來風雨渡漳河

彰德感鄴下事作

鄴都昔日盛歌舞曹公父子天人姿酒酣命客賦
銅雀七子簪履連南皮讀書射獵一門事甘蔗舞
杖巾彈碁臨菑傅粉科頭嬉跳丸擊劒清飈吹公
昔年少嗜鷹狗頭沒杯案無威儀倡優音樂不離
側旁皇愛子生嫌疑橋公二女袁氏婦傾城顏色
生同時西陵墓田顧諸伎餘香履組言尤悲如何
玉鏤金帶枕五官將爲東阿貽魚山梵唄忽入耳

洛神冉冉香魂離徐陳應劉俱物化軍旅書檄增
獻歎人生哀樂情推移少壯意得衰老馳月明星
稀烏鵲飛此非往者孟德詩傳示孫郎帳下兒英
雄氣盡嗟何爲春水方生公速退清漳宮殿有花
枝金牀玉几眠不得祇今千載傷陳思

韓陵

北地論人物詞華若箇能韓山一片石差可對徐
陵

浣衣里

碧血年深化帝衣人中野鶴見應稀榮陽舊宅當
時在不肯閑尋駿馬歸

使集上卷

六

湯陰謁岳忠武祠

旗捲神靈兩金戈夜半聞丹青懸日月血食慘風
雲二帝瓊裘長中原士馬分至今大河北愁說岳
家軍

過淇水

行邁西林晚河濱有釣簑思歸衛女引去國狡童
歌雲物滑臺隱泉流綠竹多迴車悲墨子去矣意
如何

望枋頭城

手種金城柳幾春八州士馬遣行頻不知一敗枋
頭後仍否王敦是可人

衛輝道中

殷墟草樹荒太息朝歌道何年邯鄲國遠恣孟門
眺牧野古戰場悲風起斜照商周陳事多過眼同
熠燿遺榮緬賢達獨往性孤峭彈琴翫易卦靜理
極研妙嗟我鹿麋儕名山望同調遠慙禽慶遊近
媿孫登嘯

榮澤

弘演納肝地英靈萬古悲風酸月黑夜鬼哭衛侯

旗

鄭州

路入滎陽感慨生東遷晉鄭事縱橫敖倉粟據三
川險廣武兵羞異代名山西虎牢爭落日河流滎
澤背孤城成臯歷歷咽喉地一指金堤望汴京

新鄭

士女河橋晚風吹芍藥愁多情溱洧水城下只雙
流

穎亭

水亭閑繫馬涼雨忽飄蕭滴淚念兄弟遲回清穎

橋

禹州

塵點征衫一月程朝涼忽覺馬蹄輕穎川風滿鈞
臺驛嵩少雲遮上棘城路入舞陽山不斷田分隄
櫟水常清獨憐朱邸笙歌歇帝子宮墻蔓艸生

襄城

巍巍百雉壯提封一為天王問故宮人士傳聞汝
穎利川原直並雒臯雄六王隧道烟蕪亂七聖遺
碑鳥篆空汜水閑花開謝裏不堪隗后泣殘紅

襄城曉行

煙樹微茫夜氣漫汝南雞唱月初彎經過七聖皆
迷地騎火星攢問首山

葉縣

市南宜僚劫不得楚王殿上劔花白怒挾豫章熊
罷力惜哉奔山計不克英風免胄長驅入猶為王
孫烹石乞我今一弔沈諸梁黃柏溪南好山色

裕州

驅馬赭陽近連岡古堞平人賢漢廷尉地重楚方
城寂歷看禾黍悠揚信旆旌趙河西秀水鳴咽古
今情

南陽

春陵佳氣從天下白水真人識非假絳衣大幘美
鬚眉不愛騎牛愛騎馬漢公兵法六十家將軍一
笑何為者雷輓雨耒虎豹哀破人心膽昆陽瓦英
雄至性絕酒肉卧席啼痕為兄灑太公分我一杯
羹亭長何人恩意寡

卧龍岡

蜿蜒龍卧處喬木蔭清暉誰識漢丞相南陽一布
衣

使真集上卷

九

魚水君臣契艱難鼎足成不才君自取一語痛平
生
抱膝閑吟者南征事若神憐予萬里役行作渡瀘
人

新野

河漢西流露氣清空堂已有草虫鳴今宵蕭瑟蘭
成宅不看黃姑夢亦驚時方七分
婚宦平生悔有涯十年窮子正迷家執金吾已無
心羨難釋閒愁陰麗華
宮僚清選府中趨才藻門風一代無東海從誇名
父子當時原有庾肩吾

新野道中

蒼莽中原橫梁過健兒騎馬一悲歌北來宛葉人
家少南下荆襄戰壘多名士綸巾閑歲月將軍大
樹滿關河前驅已泛漢江棹應看白鷗飛帶波

襄陽雜詠

樊城燈火映江樓水面清音起棹謳若到江臯訪
遺事夜深神女弄珠遊
斜陽欲落峴山西酩酊山公馬上迷簫鼓習家池
畔散醉歸還聽白銅鞮

使真集上卷

十

食鯉踞歌多愛月明中
呼鷹臺廢野雲黃百丈空聞麝有香堪笑景升無
智畧但留豚犬比兒郎
殘碑峴首晚江愁清淚年年墮未收緩帶輕裘羊
叔子還從鈴閣擅風流
不見龐公棲隱處鹿門山月照人秋漢江無際鴨
頭綠那得潮從西北流
三峴亭邊噪夜烏萬山潭下摸龜跌口銜石闕都
休管請過檀溪躍的盧
春秋博奧義誰諳故紙穿尋愧蠹蟬嗟我從來有

書癖一生低首杜征南

談義風流重士林南朝人不戀華簪柳家雙鎖今

零落花月閑坊冷玉琴

鑿齒才名較二難輕車一笑載蹒跚南征利獲一

人半羞並彌天釋道安

布衣間氣至今傳臨頓煙波號散仙細與從前數

著舊漢臯山水得人憐

登臨我輩感常新陵谷遷移悵幾春金鼠橋南穀

隱寺元丞曾是讀碑人

平生情性狎滄浪兩月流涎玉繪香欲釣槎頭那

倦集上卷

十一

可得逢人先問捕魚郎

楚天吟思感秋蓬倦客欹眠燭影風惟有襄陽孟

夫子解憐疎雨滴梧桐

晚宿宜城

白沙翠竹羅川路盡是使星飛映處桃林月暗露

沾衣遙見檣鳥作隊飛驛樓蓼盡二更車徒釋

絡馬嘶聲怪我投林開笑口今宵也酌宜城酒

詠古三首

宋玉

吾愛宋大夫風流映荆楚姿容妙閑麗蘭蕙屬言

語明月不妄照詎慕東鄰女微詞善相感脉脉神

靈許巫山十二峰縹緲行雲雨平生風義在慟哭

湘江渚哀深九辯文招魂無定所景差與唐勒詞

賦好儔侶異代哀江南傷心庾開府

王延壽

吾愛王文考英聲驚藝苑知名甫髫髻餘事精書

算清風侍中書瀏覽幾千卷偶為齊魯遊一賦靈

光殿高文金石宣奇氣風雲變壓倒蔡中郎無心

弄柔翰湘流遺恨多魑魅古為患因君感噩夢重

起靈均嘆

倦集上卷

十一

黃憲

吾愛黃叔度皎皎鸞雀姿清輝揚八極盛德炳兩

儀早應公府辟晚臥荒江涯足知三公綬無與千

頃跋遐哉郭有道清識鸞鬚眉風塵逆旅中有此

牛醫兒人生寡道力鄙吝消無時願追顏氏子孔

門稱庶幾

鄆城驛

昨朝漢水渡今夜鄆城驛明月滿山阿清泉流白

石蕭蕭梧竹間何處羅含宅秋堂不成寐起視漣

廳跡

荆門州曉發

荆門南接水雲鄉石徑塵消夜氣涼望裏未知紅
樹斷暗中微覺白蓮香楚天秋早難逢雁澤國寒
多易有霜五里松檉下坡路照人山月曉蒼蒼

荆門又得一絕

八字山光曉露垂臨流終日學蛾眉不知漱玉亭
邊客誰賦儂家一首詩

建陽驛

洶洶江聲夢裏聽塵勞多少短長亭環門營哨森
刀槩徹曉山農響柝鈴白月墮時雞唱杳黃茆平

便真集上卷

三

處虎風腥燃松呼歎前邨過已有峰巒展翠屏

荆州懷古

郢都高築渚宮開風雨三湘七澤來江上射麋公
子轡官中滅燭美人杯齊秦割地無長策屈宋憂
時豈賦才火入夷陵三戶少細腰臺殿總成灰
鼎足孫劉勢已成霸才無主日縱橫天連巴蜀方
爭險地接襄樊好用兵野草自荒劉表塚愁雲不
散呂蒙營公孫當日依人者長筵危樓百感生
江左安危踞上游六朝門戶擁貔貅鼓鼙處處喧
南郡烽火年年照蔣州封豕長鯨勞上將金楨玉

幹比強侯枇杷門外梁元帝眇眇真為北渚愁

葉葉風帆月峽過虎牙山勢遠嗟峨人家折竹常
驅鬼士女分棚戲拔河長袖知誰工楚舞短簫吾
欲聽巴歌江陵從道衣冠藪何獨琵琶比甌多

公安

孱陵孤驛野塘東煙景低迷問左公萍葉乘潮常
帶雨飛螢過水亦依風叢祠火射葭蕪響艇子歌
搖港汊通浦口劉郎相待久水天閑話幾人同

澧州

山家清曉乍開窓練帶禽飛向月雙一夜林塘雨

便真集上卷

十四

新霽秋風吹鬢渡蘭江

清化驛山家

征人起殘夜曉月橫煙林是時住山者焉知行客
心屋角露初泣雜卉交秋陰幽響滴洞穴濺濺泉
壑深礮戶閉更遠空谷無招尋烟際野鶴飛遙寄
雲山吟

武陵道中

石壁緣溪轉青林雨過時山深伏波廟雲冷屈原
祠浦口生明月人家唱竹枝南湖諸艇子今夜采
菱遲

泉流近五溪塵夢此應稀夜雨芙蓉落晴灘灘
飛山寒初捲簾露重早添衣斑竹前岡路家家盡
掩扉

木葉那肯脫青蒼露石根溪亭當竹徑山寺截松
門秋水鳧鷖遠城陰蒨荔繁閑雲飛不起江上易
黃昏

武陵

明滅雲端翠巘層穿林微月暮烟凝桃花流水春
風路今日分明到武陵

發武陵

使漢書上卷

七

青嶂蠻雲合紅桃沅水陰袁郎吹笛處惆悵武溪
深

武陽望不極欲問五溪蠻隔水樵人指雲遮河狀
山

驛騎爭投市販溪何處邊忽時山雨至茆屋濕炊
烟

桃源縣

朗水秋風一夕涼楚詞低詠芰荷裳鷓鴣聲裏霏
霏雨盧橘陰中漠漠香山石無情忘魏晉江流有
意合沅湘不須盡聽巴渝曲看遍青峰到夜郎

桃花源

始入綠蘿山松栝吹清風蕭蕭人馬影已行空谷
中翠壁互倚側烟霏轉濛濛秋花各呈態石上紛
青紅溪聲四面來寒玉鳴琤琮前山望乍斷絕境
幽仍通頽嵐香藹間蘿薜垂丰茸行度白馬江
水清玲瓏臨江石欲壓遊儵穿蒲葢古傳浪花天
白雲奔西東洞壑亦無數秦人焉可逢年年桃花
綻惆悵釣魚翁

馬鞍關

連峰勢奔峭高掌接沆漭俯瞰不測谿冰雪瀉碎

使漢書上卷

七

泝谿谷口入縱馬意差快轟起峙兩峰中凹石
徑隘取物象馬鞍造物弄狡獪風狸虎狼窟月黑
苗獠若戈鋌細碎仇何暇數成敗老樹露腔腹槎
牙枝未壞鷓鴣枝上聲攢羅紛百恠簡書迫于役
太息垂堂戒

辰龍關

松勢蔭遠阜十里寒濤聞兜羅漲白巖爛銀光續
紛初訝疑積雪久知屯高雲峻嶺削萬丈排突青
冥分天門誰劈劃鬼斧開氣氳凌兢度一騎何以
通千軍往者鯨鯢橫滇海連楚氛辰陽楚門戶此

寶豺虎羣五溪毒淫匯銅柱誰標勳荒哉一九泥
天險吾何去徘徊下關路合沓蒼烟暝

馬底驛作

馬鞍山下楠木舖參天黛色紛無數清溪淺碧照
人衣四十幾回鞭馬渡誰喚哥哥行不得我愛松
風時散步諺云馬鞍山上呼哥哥前頭還有大山坡酉陽遠隔龍標城一氣茫
茫飄白霧紅旗半閃辛女崖此是拈吟歌舞路獨
騎款段真可人底用蠻天炫銅柱

亂石關傲松陵體

登陟界亭西我馬進旋却十里無草木烟雲捲寥

使漢集上卷

七

廓崩嵯塞礪礪危峰垂岬岬屹如偉人立森若奇
鬼搏吁嗟亂石關屢屢自天鑿撐柱負鼉鼉縱橫
隕星霰蠢蠢岐陽鼓森森武庫稍當道臥熊羆窺
人跳猿猱屏風古皴裂雲錦時斑駁傾欹動妨帽
逼仄劣容脚蟄穴免蝮蛇投林謝鳥雀或云媧皇
氏補天恣搗霍或云黃初平驅羊有散落不逢飛
將軍大羽腰間着猶思巨靈手五丁助剗削夙昔
區外緣夢寐結巖壑今來頭目眩頓覺心魂弱回
首武陵路娟妙宛猶昨玉潭明鏡開翠篠春衣薄
如與佳人別重作數日惡磨厓鏡我詩風雨慰寂

寞恐有後人來莓苔一捫摸

辰州

萬山奔騰如怒馬忽臨陡絕勢欲下辰州城郭脚
底生俯視鱗鱗排萬瓦孤城三面枕清江荔溪灘
水流湯湯隔岨江樓與城對城中燈火搖波光三
崕山色遮虧蔽感激蒼茫懷古意新息壺頭有墮
鳶湘東小酉無題字江上陰雲連瘴雨銅鼓神巫
作蠻語善卷多事感龍湫槃瓠偏能憐帝女今
蠟屐凌楚山征衣塵污酒痕斑歸日定尋木蘭棹
沅陵江口聽淙潺

使漢集上卷

六

船溪驛道中

辰陽西指藍溪渡登厓即見麻溪路麻溪坡接楊
溪橋清水橋連古藤舖此中矧獠占畬田刀畊火
種少炊烟三間荒祠香火絕往往獨樹倚江邊

辰溪與沈明府

尋山鎮日戀清暉窈窕崎嶇洞壑微苦竹叢深人
側帽香楓林近雨沾衣紅泉入戶供茶竈白石臨
堦作釣磯若道湖南古清絕不應隱語勸當歸沈時

有歸田意

五城山

五城山遶沅江曲江上巉空架石屋石骨奇擎樓
闕橫時見龜魚蔭簷綠烟升風散石隴裏搖曳三
華兩莖竹黔中佳境楚天杳此景詩人看不足持
此輞川北垞圖新添車馬沿山麓

山塘驛

只去辰溪三十里山塘驛路馬行遲野風隔岬吹
芳芷秋雨連江叫畫眉可奈紅燈投店日却逢黃
葉牛山時無端惱客情懷處也有牆邊雙酒旗

中河

兩崖雲木帶中河幾曲紅關俯碧波昨夜麻陽江
水漲小龍門外雨聲多

龍津橋

羅舊驛前新月生龍津橋上暮烟橫江樓半住兵
家女只認江西估客聲

沅州

谿谷靈氛裏終朝不計程天遙無雁影風急有猿
聲桂樹山樓暗桐花水店清此生那再到駐馬一
含情

沅水蕭蕭夕無人共此樽湘風子規急山月女蘿
昏只惜蠻天遠長消久客魂前軒迎澗曲牀下響

潺湲

石上莓苔跡都爲屐齒侵溪流香草淺山塢碧雲
深不遇巖中客彌清塵外心丹砂聞可斲何日愜
幽尋

桃花潭上寺近水落鐘聲見說高僧住常令山鬼
驚經壇龍聽講禪室虎隨行六十年降伏巾瓶不
入城

栗子關至迴龍坡

龍標城南汝羅口龍從直上栗子坡栗子關路何
噉嶼鳥飛不過天嗟峨楚山欲斷勢未已更騰絕
錚橫天戈黔山怒起龍脊奮直挾雷雨爭包羅沅
江一水衣帶耳山欹石壑烟生波黃熊青兕不敢
住江神况肯留蛟鼉入蠻洞口盡苗穴十萬劍戟
高巖磨蛇行蟻旋緣錚下林端細路微坡陀灘聲
疾鬪向昏黑迴龍閣迴明星多

晃州驛

行盡江南寺寺樓澧蘭沅芷不宜秋羸驂無力前
旌遠暮雨空山獨自愁

平溪

回峰複嶺路周遮盡領朝烟與暮霞山鵲雨銜烏

柏子溪鳴晴傍白蘋芽郵亭下馬看題壁寺院逢
僧少施茶今日竹郎祠下過始驚節使遠天涯

焦溪關

清浪遙連印江水思王城廢無人指雞鳴關外楚
天窮回首辰陽一千里朝來一喚焦溪渡過江即
是黔中路誰歎自大夜郎王坐椎銅鼓驚蠻荒羅
施天墮西南長生苗睢盱熟苗良猺獠犵狁難具
詳佩刀一尺冰雪光雉鬚露紛瓊爲裳大田谿峒
險惡地噬人喫血叢豺狼山魃木魅每晝見黥黥
白日無晶光黔中不可到寢食難自保烟箒深更

使真集上卷

三

深望望令人老石屏萬仞窮躋攀貴筑烏道爭鸞
環何況昆明劫火燒斷南天殷我今躑躅焦溪關
焦溪愁思一夕凋朱顏何處瀾滄江何處點蒼山
何處苴蘭城下雲成五色浮端爛滇池一曲水一
灣何時弄水聽潺湲哀牢挹我袖响叮拍我肩歷
認九跋六詔兼烏蠻將戩沿沂知更何時還焦溪
重渡楚雲滿楚山天半看煙鬢

使真集中卷

江都 史申義 誤

鎮遠

金筑咽喉地秋城領百蠻交流鐵溪水倒影石屏
山驛騎紅旌入寒廳畫戟閒驪呼十五洞爭看使
星還

見西厓題辭

七千里外銷魂地好句多從半醉成顧影矜孀一
惆悵無人知我遠廊情

相見坡曲

使真集中卷

朝相見暮相見縹緲山靈常對面貌姑冰雪恍若
來巫峽雨雲吹不散

坡路高坡路低高低白石滑馬蹄郎住坡東妾住
坡西祇知相見樂不省相別啼

下坡石磴如墜淵上坡石梯如登天飛梁百尺可
徑度懸厓巉絕心茫然擲杖欲化龍蜿蜒造次那
得神人憐

坡上弓箭防虎狼坡下水草牧牛羊坡下坡上行
人忙一坡明明星月光一坡晦冥雨淋浪兩坡白
日常相望豈知到夜成參商

華嚴洞

龍象蹴踏難為雄
冰牀凜冽生陰風
淒神濯魄慄毛髮
古塚侈殿荒寒同
誰歟金仙作狡獪
月匠劈削青玲瓏
石乳融結獅子座
蓮花變見馮夷宮
跣趺大士示螺髻
華嚴十地人天通
升高緹下破幽窅
松明炬火光微紅
凸凹路滑步傾側
杖屨向背迷西東
涕洟悲感集何自如
墜井隧飄枯蓬
衣中摩尼覓不得
欲年四十成龍鍾
東坡詩龍鍾三十九年正合
題詩洞口落塵劫
上馬短景殊匆匆

諸葛洞

字痕苔蘚入山骨
傳是武侯飛巨筆
年深波磔不可識
隱見蛟龍怒鬱律
金墉貝闕開潭潭
湫湫百尺容清甘
枕流漱石可終老
願鑿危厓置石龕

偏橋

涼宵風露亂山秋
不許羈人白頭
一種簾櫳最明處
偏橋低控月如鈎

飛雲巖

靈氣儵來往輕雲
吹有無髮髯萬烟
柳朗月流明湖
豈知岩峩影巖壑
來空虛濃綠上襟
袂濕翠沾眉鬢
瓏玲不露骨秀潤
紅玉膚蒼然秋山
色明媚

如春初聞當冬霰
零草木無彫枯
亭臺縹緲間是耶
非蓬壺顧我遠埃
壒早暮列仙臚

月潭寺

蒲衣草屨萬緣輕
穿峽清渠瀲灩鳴
安得閒身月潭寺
每來橋外聽泉聲

玉峽橋

玉峽飛虹冷瀑懸
半山苗女束蠻氊
他時畫我黔中景
馬上紅衫笠子偏

黃猴舖

蠻箐千山裏蜂房
驛路懸客盤畏香
稻苗女數從錢樹
樹黃猴掛家家黑
霧連朱藤好拄杖
煩汝伴行纏

重安江

來從萬苗窟及喚
蠻江渡江水鏡奩
平倒陰山腰樹清
灘舞紅葉初日散
宿霧將犴雖異流
黔陽共東注迢迢
洞庭波一竿可沿
沂車馬迫王程詎
習漁釣趣

清平

蠻館沉沉柝無眠
首自搔先生理鉛
槩戍卒守弓刀短
髮看清鏡明燈引
濁醪江樓不留客
明日雨

蕭騷

楊老驛

十里崎嶇臘棋堡如聞寒月野枝香平丘谿壑此
何處楊老驛前江霧黃

三郎舖

連山欲認萬篋簫雨篠烟枝墮渺茫篁竹長官司
不見叢祠人艷說三郎

葛鏡橋

谿峒濼澗水沒腰江津燈火夢魂搖更南更遠昏
黃雨腸斷天涯葛鏡橋

麻哈江

昨朝問渡重安江鐵絙兩杙橫方舟今日麻哈江
邊過白石齒齒危梁浮上有烏翬朱碧之飛樓下
有蛟鱷吻髯之靈湫橋高跨空一百尺馬蹄踏鐵
行不得飛飛願化兩黃鵠又愁蹋翅低無力重安
江水綠於染渦洄燕子波心點浴鳧飛鷺好情性
客子清愁都散遣麻哈江水奔清雒齋淪碣磔號
天風修鱗巨尾戰白龍鬐鬐倒翻水晶宮明珠萬
斛空復空靈犀歎飲陰火紅使人顛毛畢白成老
翁江妃水神可憐我勸公無渡計亦左瑤笙寶瑟

迴虛無翠蕤金支飄婀娜着君霞衣一縷輕馭風
騎氣無不可那將弱骨葬江魚且定驚魂隨猓獾

平越

山上啼猿繞郡樓黎峨風雨惹閑愁千峯杉箐連
龍里百伐烟巒接播州幾見漢唐通貢使誰能兵
甲服蠻酋三江不獨羊場險處處濤聲水合流

黃絲驛

情知此是留人處忍聽燈前蠻女歌到驛一鞭催
馬去不爭山色黛眉多

跳月溪

蹋臂歌遲月底行盡拈蘆管學吹笙蠻中亦有癡
兒女何處能忘太上情

雲頂關

御風遊青冥列星低可摘白雲輓成陣如絮散巾
幘唾語響九天雲海迷咫尺扶桑浴波紅推輪上
朝日百萬蠻山尖仰空攢劔戟人言魏勃勇一笑
應股票

龍里

山郭秋晴紫翠開眼明煙海見崔嵬唐蒙只懼橫
戈險司馬誰憐作賦才河水洋洋甕首去溪雲漠

漢麥新來猶嫌未及昏黃候已聽空城戍鼓催

貴陽

絕徼西南路未通夜郎城此坐稱雄全滇門戶臨
天上六詔旌旗出地中上將虎符曾扼險土人雞
卜自成風八番一一銷沉處近郭猶聞說水東
天威丞相警羣蠻火濟遙傳漢燼年稍近荆湘銷
瘴癘愁通蜀粵聚戈鋌犬牙勢錯疑無地虎穴功
成亦有天惟怪奢香弱女子龍場九驛竟開邊
象緯觀天列井參空山銅鼓響春陰豢龍何處爲
深谷天馬無由出上林飄瓦常看絲雨細垂街也

使漢集卷中

六

愛柳烟深市壓借問金陵路錯莫江南損客心

萬井千巖勢帖然苗民衣食總無偏詩書一變澆
漓後雞犬欣生太古前已信征徭無雜賦更聞耕
鑿少閑田崢嶸開府安時略不向黔中取一錢

阿江哨

捫天日以近兩腋騎罡風岡路三尺平航聲殷
空峯巒稍露頂萬朶青芙蓉雲旗指上征速駕兩
螭龍仙人驂鸞至愴恍雲中逢

水西馬

水西馬骨峻蹄輕無價者追星躡電一點烟八尺

驂驪在其下從誇肥好飾金羈牽出華韉立大廈
神駿要是骨峻增佳士從來意蕭灑水西馬如汝
人才見亦寡苦心愛汝親風雅玉骨春衫無一把

清鎮

路平稍喜親官道泥濕還看露草窠無奈秋霖不
肯歇水風聲急的澄河

何福山

建文曾
隱此

高皇龍種親孫子建章夜半烟焰起幾人慟哭金
川門一片黃旗照江水可憐渡盡幽燕兒爾足空
山自逃死四十年中爾何事鳳泊龍飄行萬里沙

使漢集卷中

七

椎鉛筑詎非夫釜匠山樵徒足耻偏顧半月雪垂
耳老入深宮據何理忠臣喋血痛未止毅魄鬼雄
呼可起枉將鸞鬢哭宮奴遺恨緇髮汚青史

安平

羣山如遠復如近一日乍陰還乍晴斗大山城在
平地客心安穩夢將成

安順

軍城吹角鎖雄關長嘯清風掃百蠻都護府前一
輪月寒光多半在旗山

鎮寧

古木安莊極眺平麗譙風捲戍旗聲塔山秋草連
原野放馬斜陽十二營

白水厓

清風一曲來山腰霏微霧雨當空交掠面俄有輕
珠跳琤琮悅耳聞靈璈山泉每放半壁高激注或
如車軸翹脚底奔流常脫逃縱橫乍可浮輕舸天
寒水涸卷枯焦撇漩梢潰時一遭翻銀歎雪來滔
滔尋常到眼爭纖毫異哉怪事有今朝白水厓下
精魂搖水亭未到十里遙轟轟百萬鉦鼓敲明星
玉女空中招千箱夜貢鮫人綃銀鎧組帳無裏包
神兵龍伯方戰塵雪刃立斷鼉鼉橋璣瓔珞捐
雲旂寒芒射動天夏寥銀河屈注連斗杓天漿倒
翻五石瓢雄虺空山怒蹴跑華鯨觸憂千蒲牢想
當斷足驅靈鼉垠堦無底蟠螭蛟藪納萬怪藏神
妖靈物變見啗犀犛八月往觀廣陵濤強弩射倒
錢塘潮區區芥水浮堂幻神山萬里輕遊遨天風
駕我雲車超雷霆直上千青霄太古雪浪無時消
寓形宇內如漚泡一官底處非塵勞山僧棲鷗同
一巢梯雲濺沫衝驚颺林端夜半香烟飄霓旌芝
蓋神靈朝

雞公背

高劈巨靈蹠堅鑄萬鐵黑突兀撐雷霆虎豹羣畏
匿轟起地軸翻日月行偏仄峭僻非斧斲蒼茫鬼
神力僕隸匍匐至駭顧無人色太息語行者微軀
輕一擲人生信兩脚安往不得食

關索嶺

雞背磴始窮俯躄萬仞峽危梁度山趾奇嶺自天
插倒掛猿猱愁高飛鳥無法五十有四盤顛氣馭
閭闔思惟賈勇登却顧中情怯捫崖蹠蹕行縈紆
路一髮閭月秋氣深打頭紛墜葉寒林眩丹碧不
敢一寓睫旋轉蟻走磴窳窳蛇尋穴生還詎有望
痛入爪痕搯殘陽破廟紅苔階猶可踏

啞泉

陸雲爾何笑阮籍慎母哭一默萬事休啞泉倘可
掬

下關嶺九盤即平地宿驛館明日登陟愈
峻不復墜行滇路高可知已

丸走昨看車下阪箭飛今仰窺穿雲昆明旗幟青
天上雷雨多從足底聞

安籠箒

登頓神已疲歷險心彌驚安籠最陡峻石逕乃寬
平惟多風磴曲遂忘煙巒傾四面竹木繁間道流
泉鳴昔爲人所畏諺云人怕安籠
箐馬怕哈馬莊今反怡我情夷險苟
能齊心跡自然清逍遙悟物理安用求長生

象鼻嶺

青嶂不倚天巉巖壓厚坤烟箐黑無底雲雷相崩
奔其下蛟蜃蟠其上熊羆蹲石梁廣徑尺倒垂蒼
厓根一跌苟不戒怪物橫噬吞騎卒蕪我前十丈
紅旗翻喧呼藉衆力蘿葛爭攀捫重念倚閭人萬
里雙眼昏殊方輕性命剪紙誰招魂

永寧

諺稱冷
頂站

去天無一握官舍遠嵯峨雨過嫌衣薄山寒奈客
何垂檐星斗大接砦虎狼多擊柝煩相警燈前鬢
欲皤

盤江

盤江一曲來烏巒湍迅直過七星關漚支百粵入
南海包纏尾灑流灣環者卜河深氣候暖冬葉不
落揚那山菖蒲芭蕉同一綠楓香橘熟紅爛編沿
江雨氣隔霧縠諸嶺秀色拖烟鬟筍輿鴉軋度山
麓輕衫軟履憐庭屨溫磨想及春三月明鏡江流

飛白鷗

鐵索橋口號

山橋設險戍旗多油素輕裝細馬馱號作官人行
李薄列江兵衛共誰何

鐵鎖千尋壓浪低雄虹雌霓有丹梯百蠻未用誇

天塹曾見王師出水西庚子入滇之
師未經此

白旛銀甲浪成堆潮打山根吼薄雷誰信橋成星

月暗架空樓閣半天來橋巨屋十三間鐵索
繫空衙橋首皆傑閣

裊裊也憐同竹竿轟轟却似轉空廊來牛去馬渾

于萬兵燹誰知古戰場

春波怕見綠烟生三月先憐苧葛輕江草江花饒

瘡痍可能橋上少人行

哈馬莊

羊腸百曲路高低江上愁心聽馬嘶斜鞞金鞭那

忍下亂山容易蹶霜蹄

安南

盤盤雲際上孤城永夜天風戰鐸聲舊設驛樓看
瓦墮新移佛閣枕山平酒醒祇怪衣衾薄屋冷空
憐露氣清門外老兵能漢語共煨檟柶到天明冷
煨檟

盤江行到安南要
火向此行人識

老鴉關

雲生絕壁衣衫濕月落寒林磴道低石棧凌空十里過到關纔聽曉鳥啼

江西坡

山間浙瀝雨初收出谷輕雲路更幽多謝盤江送消息水聲從此遂西流

芭蕉關

曉關秋壘馬蹄遙愁雨愁風憶隔宵枕潤衣香欲成夢那能將耳聽芭蕉

普安縣

使滇集中卷
雲藏壞堞初無路驛繞荒巘乍有城山後山前苗九種焚人言語較分明

鸚鵡坡

巖腹乍見羅漢松玉峽天矯蟠蒼龍歷磴頓入雲澗底松頂浮翠窺千峰出塢十里松夾道笏立秀挺排濤風鱗枯髯脫歷冰雪偃仰雲日枝撐空蒼烟百堆吹詰曲危瞰倒聽墜窪窪鸚鵡刹前萬釵股影纓落珮交玲瓏誰料蠻天墮井鬼寶鬢花雨縈空濛清光安得一步影松寺月出聽烟鐘

軟橋驛

軟橋風送玉琤琤又見盤江十里清霜鬢豈堪重

照影回波多少故人情

擬將絲竹寫清音不識江流幾許深夜半空山携

玉篋誰能吹作水龍吟

普安州

要採珊瑚通百粵任聽杜宇下三巴使星漸指昆明近不管諸蠻道里賒

旌竿遙殿暮烟稠暝色先應入戍樓還是唐時一

警月照人騎馬到盤州

將入滇途次感賦

使滇集中卷
黔陽風雨遠嶙峋山館江橋旅夢親送我迢迢二千里殷勤謝爾夜郎人

平彝

雲開忽見城如畫山豁俄驚天四垂烟寺秋林石門道滇南斜照一題詩

白水驛

林巒一開霽妍暖變蕭晨祇益新詩卷誰憐絕域人艱難來萬里風物宛三春昨夜多羅驛微將酒盞親

張籍詩新詩總上卷

白山寺

松寮小憇白山隈塵尾蒲團論復佳粥飯門庭原
闌寂人天弟子少安排閑雲欲就看山笠細雨常
沾乞食鞵車馬喧喧出林杪那將塵事減風懷

交水

屋連菰苻水拖嵐樹杪漁舟出兩三一片清波皴
玉冷絕憐烟景似江南

馬龍州

清風送雨三叉口白袷粘雲響水關瓦屋人家入
圖畫陰陰水墨故園山

魯婆伽嶺

山間細路何蜿蜒馬蹄輕快爭欲前青松秀色古
柯翠縈繚白石穿清泉霽嶺明霞爭落日錯摩錦
繡烟霏赤捫參歷井眼已明丹厓翠嶂添憐惜

易隆道中

叢叢雲錦散秋葩林薄風微好鬪茶惟怪嬌黃病
顏色粉清香冷蜀葵花

河口

嵩盟海子玉龍舞九十九泉合流處河口小立衣
痕濕半吹木密關前雨漁艇上下絕因依輕簑赤
脚烟中語稻田疊疊鍊師披晚炊一縷羊林所

海潮菴

石門清磬發知有梅檀林間香離言說慈忍生道
心流轉萬餘里山高水何深打包歷雲棧浮蹤難
重尋脫身豺虎叢寤歎常盈襟何時出方外跌坐
聽潮音

楊林驛

秋水鱗鱗映遠空驛樓南角散清風晴雲一抹如
霞起卵色天邊魚尾紅

題使館壁

五華山影落前墀中有詩人拄頰時慙愧營門喧
鼓吹傳呼意氣籠廬兒

黔雨滇雲自一天星輅真到萬山巔空濛一派昆
明水來聽槐花風處蟬

試院論文十絕句

茗華翡翠愛鮮新誰識憐才別有真昨奉高堂書
萬里莫辜場屋白頭人毋戒以校文勿喜
輕言致日老成

看朱成碧幸無然探得驪珠在眼前第一初心莫
相負纔離辛苦十三年

偶竊時名一日光秋風何意領文昌重來墨汁真
堪飲敢與諸生較短長

才命相妨說可疑文章公道詎能欺空堂靜夜鬼

神出燈火青熒點筆時

亂頭粗服奈伊何相賞偏奇笑着魔識得九經三

史在驚心只取讀書多

畫地固應成餅易僱人答策豈非難有才願爾知

時務秋實春華肯例看

三變論文信有之惟憑大雅作宗師朱絃疏越古

音淡試問苦心聽者誰

綺麗餘波刻意成妃青儷白彩毫輕漢廷曾此來

才子詞賦應難薄長卿

使真集卷

夫

讀得離騷是可兒熟精文選眼中稀汝曹識字能

才語定免秋風稊穉歸

嶽奇歷落語堪驚三傳文如瀉水成要識蠻荒有

人在盲目惟愛左丘明

滇南襟輿

阻絕巴黔道苴蘭夜築城遙憐楚苗裔世擁漢昆

明百濮山爭遠三危水並清金蠶與銀雁恨殺五

苓兵

鑿空何為者貪功古可懲星星蜀菊醬草草漢金

繒幾見樓船入難求竿馬乘罷征身毒國法已悔

軍興

漢室兩司馬相如遷先遙持使節臨江山有文彩兵

甲已銷沉鸚鵡千山語檳榔萬樹陰賦心兼史筆

才藻入清襟

異域多君長能無信史傳髦牛終入蜀神馬遂通

滇巖兆黃蛇日威清白國年侯王空擾擾响叮有

墟烟

都督南征日雍者亦霸才意輕書六紙詭語木千

枚氣欲吞高定魂猶恨李恢瓠壺曾一笑縛得使

君來

使真集卷

七

六詔興亡感庾降天一隅南蒙方作逆東夔早成

俘炙鼠悲天女肩禽怪細奴松明樓下火只自送

頭顱

樓上籌邊急惟應閉一丸龜茲憐樂部回鶻釀兵

端大帥誅林利中朝戒宴安何人畫玉斧爨弄五

花香

兵革千餘載諸蠻白骨塵今為蒙段地古有濮髻

人節制師無敵淫奢禍與鄰高駢真鼠輩南詔敢

和親

滇中所見有可感者倣長慶集體三首

銅

滇中銅山亦無數開礦置廠官盤踞可憐役盡萬夫力斲石鑽沙骸骨露民是滇民銅滇銅官移文檄株票封榜掠無辜較鉢兩萬爐燒鑄天為紅官物官賣敢忤視牛駝馬負于山中白米囤裏仰餓死此語吾昔聞吳儂更有銀礦不敢說雜出金沙和鉛鐵地不愛寶產五金似為貪人助饕餮官家一物有賦稅壑制豪強防盜竊金錢恣取不計萬牟利豈無三尺法君不見前日黃門上封事各關買銅請停止滇銅如山蔽空下足夠官鑪鑄錢使

使滇集中卷

大

滇吏抱頭怖欲死

鹽

滇中食鹽煎井水滇井隨地珍珠起若今厚水盡熬鹽那有人憂淡食理滇鹽額課十六萬此事滇人豈難辦民間賣鹽自納課何需國帑買新炭喚作商人乃非商虐民不啻虎驅羊虎猛牙爪出官署往往鞭人背裂瘡今日煎五斗明日煎一石不許多煎鹽半滴鹽多價賤民得食價低錢少官何益官路大縣鹽一舫定價白金七八分深山窮谷荒僻縣何止青錢三百文天造五味養斯人亦以

馨香達鬼神調劑百物供賓祭人無天扎風俗醇嗟爾但知甜苦與酸辛口中無味淡欲死鹽貴不減金珠銀大叫欲使天闔聞

檳榔

滇中土風尚檳榔種樹為業如農桑成陰結實豈容易得錢糴米充飢腸十串五串街頭買聘婦不惜傾筐筐客來跪送一兩口如咀靈草斟瓊漿唇紅眼纈暈醉齧齒頰或者留清香方味大抵如兩粵貪心此地生豺狼官符皂隸怒如虎徑向家家園裏去猩紅官印字欹斜盡教封鎖檳榔樹椎骨

使滇集中卷

九

頓足哭何補怨氣前村連後堡十錢檳榔一錢賣官價壓排敢出語搜空掠刺勞心計巧為檳榔立名字名曰官檳榔抑勒估客惟其意高明盈滿鬼神忌多取厚亡吁可畏檳榔檳榔亦瑣細尚有萬千茶馬利

得西厓書

天邊一紙故人情萬里塵氛眼乍明淡墨欹傾幾行字蓬山鈴索定無聲

九日臥疾

牀邊藥裏鬢邊塵瓊瓊輕寒半覆身蓬轉天涯授

衣晚菊花時節倦遊人

文殊誰解問輕安
秋士情懷自渺歡
粟色銅爐香不散
點蒼幾曲上屏看

夜坐

松檻流雲過
姬娟粉籜新
山堂獨轉路
窗雨未眠人
老易時披卷
盤盃自少塵
攬衣歎浮滯
顛倒白綸巾

初冬有懷

山鵲驚人揀樹棲
因循何事久忘歸
簾垂樓角金梧近
月出城隅玉漏希
茶臼微明深夜火
熏籠初覆淺冬衣
征夫意緒添憔悴
腰帶明朝又減圍

使滇集中卷

下

懷家兄篁谷入京

兩年客京洛
同守秋窗檠
天街飄落葉
言返舊柴荆
念未共被宿
常得携手行
別書月盈束
樹我繾綣情
季也遠于役
萬里西南征
風颿隔淮水
烟雨暗蕪城
金門晚射策
未議春田耕
短晷戀書卷
長途依友生
公車北風發
行邁亦有程
滹沱冰未合
早晚達神京
念君去膝下
臨別當吞聲
衣裘密鍼線
恩重山嶽輕
疲馬過舊邸
蕭蕭為悲鳴
燈前一樽酒
遙夜夢昆明

憶三弟有作

風雨經旬出戶遲
體中怪爾少佳時
花間對客常秤藥
燈下逢人懶看棋
展卷曲廊嬌女伴
碾茶深院短童隨
門風樂託都成性
却是中郎得備知

使滇集中卷

使滇集中卷

下

使真集下卷

讀史六首

江都 史巾義 撰

當年羣盜踐中原青犢黃巾孽燼繁席上橫刀看
李特帳中跋扈指孫恩空憐渡馬江邊識竟作遊
魚釜底魂趙氏遺兒危一綫天風颯沓打匡門

崎嶇八桂散風雷越雋千峰轉戰來大樹颺搖愁
落葉荒池劫燒見飛灰牧牛耻作羣兒戲功狗慚
無上將才共覩龍顏真帝子珠庭日角仰崔嵬
猿鶴蟲沙一窖塵杜鵑冤魄叫青春推枰不忍看

使真集下卷

殘局濡水真難起涸鱗虛想六軍同幸蜀幾聞三
戶解亡秦年年嗚咽金沙水哭倒蒲甘騎象人
鐵券功名益部強竟膺茅土拜真王殘山剩水無
餘恨細柳新蒲各自芳頭白王敦終叛晉行歌矣
景蚤投梁山頭作賊羞廷尉漢大何人比夜郎
戎馬荆湘大出師東南半壁有人支金鉦震地搖
梅嶺烽燧連天燭武夷征斂祇悲秦父老衣冠虛
仗漢威儀未膏斧鑕全腰領馬革平生一裹屍
鐵礮金戈萬馬營覆巢破卵可憐生椎牛帳底軍
歌急掘鼠城頭夜火驚表上牙門誅叛卒波開洱

海洗天兵藁街乳臭空函首猶恨歐刀赦老僮

詠物七首

神黃豆

種豈同戎菽風吹白莢開毒能制金石功可活嬰
孩記曲紅難並縫囊綠暗猜掌中遭郭璞聲迸瓦
稜來

馬金囊

綴房青葉底秋晚實離離韻比芝蘭異花同玉雪
吹扶頭中酒後對客勸餐時都共相如渴金莖賜
一卮

使真集下卷

緬茄

接掌來緬甸弱蒂可憐渠齟齬香留水明眸夜校
書携時同雜珮飄處在輕裾看作雕盤果離支吐
核如

雞蔓

芝菌戎戎發憑誰採滿筐稍宜鹽豉下先落釜鬻
香遠共詩筒送清應茗盃將厨娘吾語汝慎莫茸
蔥薑

銅釧名自然銅佩之可治偏枯

好在雙條脫初疑纏臂金敲時星瑟瑟處響沉

沉花塢紅藤杖山椒白雪琴白雪琴出庾肩吾詩天陰右臂痛
應免覆春衾

普耳茶

細碾松花落風爐夜火殘包時分作串焙後搗成
團消瘴香初泛吟詩椀未乾深愁損鬪賦性本
輕寒普茶溫中殆不然

永昌碁子

瑩滑不留手輕圓熨玉壺曉珠光忽散秋水影平
鋪花簾常移局松陰自覆圖聲聲落子緩清越入
笙竽

使真集下卷

三

寓慨

遼落江山感寒暄節氣偏晚花開子月愁鬢遠丁
年棧馬曾何戀牀牛只損眠碧雞峰上月虛見四
回圓

板橋驛

十里寒山草樹彫津亭風起酒痕消昔騰記得來
時路秋雨秋烟過板橋

平彝道中雨霰初零徒侶皆有寒色

驅車入林薄風過鳴枯枝颭颭未墜葉深綠侵銅
肌青蒼性雖殊黃落理亦宜朱明方翕絕適體御

織絺中路白露零已興紈扇悲秋星隕如雨奄忽
西颺馳如何值暮節狐毳增淒其寒空夜來月香
霧低愁眉今晨寒氣肅澆我白玉卮雨霰俄四集
浙瀝沾車帷弓刀斜整膝短後諸健兒馬毛如蝟
縮離立風倒吹山鬼吟才了山路憐威遲輕冰結
細藥一粲粘吟髭

大風雪行萬山中戲作

千山萬山一夜雪盡變珠宮晃銀闕也知玉宇不
勝寒要看天公舞飄瞥玉龍鱗甲碎千疊傍瑩瓊
枝風刮折白榆歷歷星河搖銀漢何曾留一葉天

使真集下卷

四

孫雲錦萬疋練七襄泣訴機絲裂鏡輪鸞鳳散成
堆廣寒失却干明月上清異事從誰說沃盡六丁
雷火熱攪海翻江填玉屑麒麟僵臥狡狴啼拍手
空山叫奇絕

宿亦資孔驛

龍坑萬斛銀莫辨路尋尺稍露松竹叢蕭撼出古
驛掠面聲沙沙沾鞞響策策起煮一枝藤要看茶
煙濕抵觸門外虎乘夜犯雞柵天明語獵人那覓
麝麋跡

普安州見梅花

北風捲雪和沙起一片晶光如潑水筍輿駝腕膝
拄頤顛簸冰天百餘里山城埤堦爛銀中也有細
梅矮作叢好煖餘樽酬驛使膽瓶斜放一枝紅

黔山中以北風十二月雪下如亂巾為韻

得十首

炎官昔張繖送我辭京國一墮日南天俄驚太陰
黑兀兀夢牂牁依依戀爨孤裘不暖駢焉有好
顏色欲把玉膠傾那得金樽側萍蓬萬里身渾忘
天南北

九月昆明池浩浩鯉魚風打槩入菰浦可以採芙蓉

使漢集下卷

五

蓉清簾示微疾臥起吾已慵秋月背人去攬鏡成
衰翁嗟峨萬山底冰雪嗟途窮魚龍曼衍戲髣髴
水精宮

昔聞行路言百里半九十王程肅郵傳僕馬有供
給斯須敢久留山城多廢邑侵星人語譁踏月馬
蹄急大雪時飛揚打我曲柄笠破竈抱薪火一燎
袍袴濕

玉山行朗朗媼娥沒螺髻艷色比瓊粧無意掃眉
翠欲構好林亭一慰碧雲思黃葉覆溪橋青桐遶
山寺秋雨憶來時微茫辨一二惟有琅玕叢風枝

頭搶地

日子有逸志海天送明月歸不擁耒耜出當把旄
鉞磨盾草軍書一掃狐兔窟維茲蠻箐惡頑苗亘
百粵迷漫雪塞路萬馬一馳突呼譟殲亂魁亟赴
北風發

我有同心友蘭芳無斷絕箏笛不與娛文史紛流
悅從容下直晚鳩鵲看晴雪贈我青鏤管佩我白
玉玦信誓三靈知珍重萬里別積素無垢緇至寶
不利缺

鉤梯盤萬仞捫壁青天下峰迴盡插天玉龍恣凌

使漢集下卷

六

跨回頭瞻絕巘猿鳥窺一罅俯視脚底山培塿拱
嵩華乃知下坂路絕險失驚嚇積雪何皚皚烈風
無晝夜

歲晏百感集風雪無停車百鳥返其巢子亦懷舊
廬蠻荒日以親骨肉遂成疎遠鄰兩男兒弄筆澗
窗書嬌女嚶春鶯學語呀呀初安得矯兩翼奮飛
黃鶴如

嶺屹十日雪勢隨春絮亂茫茫墮玉海眩轉失昏
且結珮充瓊瑤習陣鬪鵝鶴笑伊籬落間披斃作
近翫玲瓏濯肝肺萬斛供清盥飄飄遂霞舉冷然

肌骨換

朝飲澗底水暮採山上薪騰擲如猿鹿嗟爾黔中
人風雪塞井竈手脚成炮斂坑谷一窟亂翻墮為
塵塵停觴慘不樂擲我頭上巾東風融凍雪立聆
天迴春

頂站

山霽日亭午雪乾風始晴吾生幾緬屐梅柳上查
城

李都督座上觀女樂

貌貅擁坐氣如雲玉帳橫開驃騎羣鵠血雕弓虓

使漢集下卷

轡劔幾人長揖大將軍

屏後刀光映翠眉金盤割炙酒行遲軍門夜半看

苗火鄭谷詩亂火夜防苗六纛猶懸雁翅旗

虎牙笳鼓慣饒歌法部霓裳小隊多今日軍中休

劍舞九華燈下出青娥

歌聲窈窕貫珠如犯羽含商入破初扇底衛娘羞

薄髮玉蟬金雀畧粧梳

月色裙拖約六銖蘭堂香澤滿瓊輪腰支低似春

眠柳知費侯家幾斛珠

舞雪迴風掌上身珊瑚堆裏翠蛾顰麝臍火煖香

如霧莫怕春寒瘦着人

除夕時寓鎮遠

燈火孤城黔地斷春風明日楚天長為歡五白誠
無謂自蒸空庭一炷香

花底朝天劔珮遲行吟躑躅亂山時松風庭院陶

弘景四十頭顱定可知

炙雞祀竈餉比鄰翠柏紅椒欲轉春取次燈前小

兒女遙憐萬里未歸人

淺泛屠蘇上玉樽嚙殘脂印不曾溫天寒被薄無

憐惜苦為顛當牢守門

使漢集下卷

登舟

點點蜻蜓漾淺舸小灘山市種篳篥春風弄袖剛

三日溪水湔袞未半篙滿貯紅柑香伴枕吟看青

壁坐含毫黔靈別緒難分處安得并州快剪刀

棉花溪

澗水建瓴下巉巖見底清遊魚鱗可數薛石錦難

名殘雪杉松禿寒流鶴鶴輕萬峰相壑疊灘勢幾

時平

舟中遣興

東風散餘溼蒲柳年齡改心賞隨時消襟趣無人

解濤波喧夜枕况茲九灤滙烟塢水蒼苔澤蘭石
磊磊山明望松雪弭楫如相待幽人好冥絕山根
茯苓在九丹鍊金液蒔藥願已每歲去疾流煙虛
恬念多悔晏起復科頭三晨識吾罪歸閒愛德素
慎軀託蕭灑焉能飾邊幅低頭就模楷之子眇天
末芳襟襲蕙萐素琴有清聲久掩流塵掛一彈宿
鳥驚再鼓游魚駭良訊把尺書叙意貫珠琲緬邈
感飛沉五情劇虛餒山杏照輕舫幾枝紅蓓蕾蚨
蝶欲趁人蘼蕪漸堪採懷哉返漁蓑佇立渺雲海
不待秋風起春衫自投効張邴宦情輕巢由山議
買君其騁逸軌無暇問真宰

使漢集下卷

九

銅槽灘

銅槽灘下水激灑藻荇淪漪窺玉鑑往聞浪駕白
頭鴉雪柱冰車路交陷怪石摩牙利如劔舔談恐
爲蛟龍嚼逆浪挽斷千夫纜十日常艤沙頭店即
今波平一葉泛魚吹細雨爭喁噉輕雲羅靡傍船
行江上春風來閃閃蹈危履險邀天念野庖不礙
星中飯漁火熒熒江欲暗篷窗趺坐吾何欠

望龍標城

龍標城外暮雲低遷客愁聞蜀魄啼沅水春流平

似席孤舟今在夜郎西

沅州舟次

長年烟際問銅灣竹站楓塘看急湍叢木陰陰沉
夕照晚雲淙淙作春寒山過沅口天方濶水到洪
江岸始寬爲報五溪明月道峭帆已下鷺鷥灘

茶溪

塔火沉沉映遠川春颿停處破江烟朗溪新月茶
溪雨正是推篷客未眠

激溪

楊柳渡頭春水新溪煙羃羃石粼粼鷓鴣飛下前
灘去日暮檣烏啼向人

使漢集下卷

十

楠木洞

楠木洞中烏帽偏驚看八尺沉香船夜深風定昏
鐘歇想見臨流多古僊

浦市

烟塔見層層帆檣吳楚仍人聲喧夜市水影亂春
燈沙店寒星動山樓缺月升沅湘沽酒處門外盡
漁罾

瀘溪縣舟次述所見

綴屋懸厓萬仞梯明窗洞戶棟雲飛三危露入金

人掌九子鈴聞玉女扉天外紅墻城隱隱空中黃
篋路依依鵲巢向背蜂房亂蜃海樓臺見亦稀

砂井

芝田蘭畹楚人家神井常漂玉洞花不用苦求勾
漏今辰陽隨地足丹砂

閃電洲

玉清官府有無中鸞雀分明嘯半空處處僊人露
踪跡石碁枰與石屏風

壺頭

追念平生馬少游不應老子困壺頭憑他薏苡誰

身後親管飛鳶貼貼愁

水心巖

好山如靜女態濃意自遠窈窕一水間春波清而
婉婉嬋月隱樹淡冶雲出巘漁子踏舟立笠簪烟
中返遙岑出半帆知是柁樓飯徒倚寂無言春心
傷晚晚

桃源

先世避秦人於焉長子孫寥寥魏晉代曖曖桑麻
村詎事漁弋樂相忘雞犬喧桃川門外路惆悵訪
仙源

送李肖巖吏部往長沙

輕帆指汨羅幽怨奈君何小市空三戶餘音散九
歌紅蘭春露少斑竹晚烟多莫更彈瑤瑟黃陵廟
下過

瀟湘杳無際春雨暮紛紛玉笥山前水銅官渚外
雲殿廷思賈誼環珮弔湘君卑濕長沙地歸鴻不
可聞

江上一分手離心滿洞庭不知千里外何處九疑
青芳草樽前合梅花篋裏聽熊湘有飛閣知爾醉
春星

常德

楚墟遺恨虎狼秦賓客三千事已陳更向何門跋
珠履開元寺外弔春申
橘洲陰淺樹千株霜信酣時愛木奴啖盡洞庭三
百顆韋郎風味似君無
蠻祠簫鼓劉賓客盡譜哀音入竹枝唱罷迎神送
神曲一時風雨颯靈旗

白沙渡

灘平沅水盡沙澗楚山低摩利天中客回頭別五
谿

過洞庭湖作

洞庭波綠搖晴烟紅蘅碧杜紛芳妍孤槎陰陰宿
水國被衣夜半生春寒北風湖上三日顛浪捲銀
屋浮湘川模糊不辨郢中樹蕩潏欲吞雲夢田軒
轅咸池大合樂叢鈴碎珮雲旗翻魚龍空濶舞曼
衍巴蛇積骨空丘山蒼梧帝子去不還雲和寶瑟
無人彈窳窳山鬼嘯春竹二妃玉泣啼痕斑懷沙
恨遠迷江潭楚雲湘水天聯絲章華路迥鄂渚斷
漁歌夜悄空江船繁星歷亂春風旋君山松檜旭
日鮮湖心浪偃玉盤出赤沙青草無鉤連沅澧清
波漾明鏡衡巫遠黛拖高鬟神鴉舞棹不肯散鴟
鳩聒耳鳩鵲喧吳舸蜀扁交若織巴童羌客帆爭
懸中流簫鼓亦怒激老龍畫抱驪珠眠揮手辰陽
八百灘楚天淼淼湖雲寬巴陵堞樓忽在眼岳陽
霽色明高椽

懷查夏重

笑指君山一髮青明湖容易見春星思伊月黑寥
天句能使湘江泣百靈

月黑蒙天夜有光
君洞庭湖中詩

洞庭禱咏

凝碧宮前柳毅居曉粧閑話牧羊初涇川龍女無

梳裹橘樹春陰一紙書

上清淪謫十年遲玉瑩珠光世外姿寄語包山張
碩道杜蘭香去不多時
明璫翠羽滿湖湘冉冉僊娥雲際翔為問樊夫人
在否碧桃花老怨劉綱
玉色香膠入禁廷武皇春困不曾醒樂巴自醉巴
陵道涎墮金門老歲星

岳州

三江雨氣晝沉沉麋子城昏未夕陰陶侃軍營無
斷甃周郎絃管有哀音三苗野草迷征轡七澤春
波擅賦心盡寫岳州悽婉句燕公樓上助微吟
北渚輕陰上女墻五豬吐納盡湖光空山樓閣春
雲少晴岸鼃蠹白日長苦道秦皇能赭樹怕遭周
穆叱成梁冷冷清響葳蕤竹長笛吹時江月黃

二喬墓

魯肅屯兵事寂寥二郎霸業恨難消英雄年少無
回日哭倒江東大小喬

望君山

白蘋風色漲江樓山樹微分杜若洲安得携他方
竹杖盡登一十二峰頭

懷真集下卷

七

懷真集下卷

七

嘉魚

西南風急噪檣烏江市人家水竹居纔到臨湘聽
津鼓郵籤已報過嘉魚

望嘉魚赤壁

驚濤拍岸鼓聲東兵敗三湘恨亦同指點烏林破
曹處捲烟旗幟半天紅

武昌

江漢交流畫鷁輕春風吹綠武昌城晴看峽蝶粘
衣近暖逼絲楊蘸水生玉筋劇憐魚味美胡牀常
愛月輪明兩城鎖鑰軍門壯樓櫓鳴鳴暮角聲

使漢集下卷

五

筆路開疆漢沔通直從江表溯雄風竹枝舊曲來
巴水楊柳新陰到渚宮觴咏幾時逢庾亮騎兵何
處得蕭公水軍慣使船如馬犀甲牙旗巨浪中
赤壁爭雄又一時伯符公瑾不凡兒荆江鐵鎖空
存壘夏口艤艫幾出師運去英雄無霸業時平笳
鼓失哀思茫茫大別山前水黃鶴城陰白浪吹
鸚鵡洲邊草又新傷神每在楚江春祇知輕傲能
嬰禍不道文辭竟殺身鼓罷老瞞猶可罵賦成黃
祖爾何人文人刀俎爭才命雙柏南岡哭景純
鄂王城郭俯樊山湏口春帆意自閑黃鶴難迴仙

客駕桃花如映楚姬顏江流吳蜀長天外人代齊

梁逝水間步屐放顛非泥酒頭陀寺裏看碑還

鄂州節度武昌軍重鎮湖湘自古聞荆峴山從江

夏斷岷峨水到漢陽分潮生湧月臺邊棹風散晴

川閣上雲對岸郡樓江影動渡頭水鳥自呼羣

漢陽

沔口烟波潤春風颭戍旗古來蠶食地無處問諸
姬

漢水夜留賓能傷遷客神郎官湖上酒念爾謫仙

人

使漢集下卷

六

遺廟楚江濱桃花一樹新嫣然更無語渾似息夫

人

花月漢川迷陽臺渡口啼何妨成小別只在甌山

西

別武昌

鬱鬱樓臺映蔚藍溫庭筠詩武昌鬱鬱雙搖艇子自湘潭一枝

忍折西門柳留取清陰覆漢南

江上風便作

西風滿帆腹為欲下西洲銅斗敲漁浦青旗出酒

樓烟濃烏白樹水暖木蘭舟江漢離憂滿歸心際

海流

武昌縣

何處松煙九曲亭蕩舟樊口一簑輕祇應夜夜風
潮便聽取黃州鼓角聲

風利過黃州不得泊作歌寄興

鬣吟龍泣江風作孤雀橫空天漠漠柁樓鼓近齊
安郭十幅蒲帆那得落黃邾古國紛星纏斬春戰
地叢戈鋌吳魏過眼如秋烟團風鎮口兵火纏木
蘭女兒麻秋姑羅田祠廟粉黛俱松竹萬籟鳴笙
竽義憤何減偉丈夫杜牧平生睡足處雲夢風流

使漢集下卷

十七

映淮楚髻絲禪榻誰儔侶破額山前多佛祖逝將
去汝不得留橫江館外風脩脩黃岡遼復聳竹樓
定惠海棠香最幽蘇仙遺蛻臨臯亭雪堂冠珮留
餘馨毛髮震竦魂魄醒空江水石常清冷

西塞山

風定巴河繫纜遲眾師遙踏暝烟歸餘霞散綺春
江晚西塞山前白鷺飛

蘄州

笛簫堪珍處江南梅雨時携歸梧竹底八尺展風
漪

舟中望匡廬積雪與白雲相際

翠擁銀光出蒼厓百里蟠雲陰和雪厚山色壓江
寒勢逼瓊樓隘根藏水府寬他時尋五老作我故
人看

九江絕句

宮亭月出鏡奩開羅襪凌波不起埃何事大孤山

影動潯陽江上暮潮來大孤名
鞋山

曲終酒冷月舟斜憔悴青衫淚點加永憶江州白

司馬半生魂夢恨琵琶

白社風流舉座傾此心比勝客兒清松枝欲入宗

使漢集下卷

十七

雷席也抵微言竺道生

脫巾解帶愛淵明應有鏗然曳杖聲忽倦山行因

脚疾籃輿一笑累門生

名山囑累意常深廬阜星龕好重尋他日虎溪添

故事遠公香帔出東林

湓浦陰陰看夕曛渚禽沙鳥各成羣碧天春水流

無盡彭蠡前頭九派分

水簾垂處白雲遮萬串珍珠整復斜紗帽籠頭須

待我康王谷下手煎茶

清風陸羽貯名泉萬仞親題玉峽懸好事誰能具

鏡瓷一泓也寄九江船

杖策經臺聽講回寺門兩地滑青苔東林微月一

林影知辨昏鐘何處來

成佛誰居靈運前如公慧業自堪憐香臺倘也繙

經罷徑向池邊看白蓮

檀公戍壘俯春流有酒難澆萬古愁吳子紛紛何

足憚江邊空唱白符鳩

湖口縣

吞天白浪海山長受盡春帆上下狂膽落洞庭纔

幾日驚濤重此看鄱陽

使集下卷

彭澤

九

解纜潯陽城落帆彭蠡口沿月更進艇彭澤映烟

藪冷冷無絃琴湛湛盈樽酒不見柴桑人春風吹

五柳

皖城

龍旗薄樅陽舳艫蔽江濟至今五色雲時遶射蛟

浦

緬邈鮑叅軍皖口春陰暮欲報大雷書誰續蕪城

賦

池陽

鱗鱗秋浦雲粲粲銅陵瓦天半九華山影落梅根

冶

昭明埋骨處九子清波展彩筆溯流風續兒誦文

選

蕪湖夜泊遣懷

秋浦一帆青鶻去月明隱映鳩茲樹可憐姑孰好

笙歌只許桓公聽白紵更訪青山謝朓家蛾眉一

半楚雲遮錦袍弄月徻狂客夜向天門放短槎

抵金陵

我向武昌夜掛席疾趨金陵才八日船旗飛過落

使集下卷

星石往往宵行三百里月黑風顛推舵起今朝穩

飲建業水風波流轉豈非天昇元閣外人安眠男

兒性命真可憐溢城鄂渚看何在一望滄江連大

海海門烟樹勞相待洞庭雲夢追前遊夜郎况墮

天南頭點蒼絕域增煩憂崎嶇萬里上玉京迢迢

閭闔朝天行髻髮一夕繁霜生燕子磯邊風色惡

且就石頭深處泊迷濛已辨真州郭

白下三首

華林魚鳥散風懷笛步雞籠處處佳江總陸機俱

有宅可能卜築離秦淮

靈和殿裏柳條新
王謝烏衣跡未陳
他日詩成過

江集署名重作冶城人
謝公絲竹好清遊
盧女何妨字莫愁
人物六朝忘不得
就中東晉最風流

真州

春潮夜半生烟帆
入揚子不見瓜步山
先酌南冷水

使真集下卷

使真集下卷

三

〔清〕王譽昌撰

含星集四卷

清康熙刻本

序

吾黨稱詩之士固不乏人然從余間關道塗跋履山川感時觸物之際揚挖風雅有起予之助者獨於海虞得三子焉瞿子有仲從余遊淮南翁子寶林從余遊楚江間有倡和附於余詩之後矣今自黃山歸舟次駕湖王子露潛出其道中詩合平時所作繕寫成帙再拜乞余言序之先是歲甲辰余習靜破山僧舍正春夏之交當清泉白石之間齋鐘粥鼓之後說偈論詩露潛未嘗不恂恂屬屬以從也始學詩語已驚人嘗謂余曰世之詩人或凌厲排莽者意無倫次使人莫可端倪或軟美圓熟者語無軒輊使人無可刺

合星集 陳序一

非則後學者果何從乎余曰否否詩發乎情然必有所止焉雖盧玉川之聱牙佶屈樊紹述之海含地負無不可以理詰韓致堯之斜行小字韋端已之寓目緣情未嘗不以義勝彼凌厲排莽而不合于理軟美圓熟而不協于義者同歸於腐壞泯滅而已露潛唯唯別去忽再闕矣今讀其詩不排莽而奇警不圓熟而清穩凡燕居交友道路懷人之作無不憂深思遠含蘊以出理無不該義無不備真得詩人溫厚和平之旨者與往余船窓據几酒闌燭跋時嘗評二子之詩有仲抑塞磊落有玉川紹述之遺寶林瀟灑出塵有致堯端已之風露潛之詩又寶林之匹也嗟夫有

仲之不事王侯而至窮餓其身愁苦其心腸也宜矣寶林露潛竝以高材生志于用世苟逢其時雖使上下馳騁于著作之林作為雅頌贊宣盛美而有餘力今者一則牢落燕市一則跼踖荆山文不敵命且不長安之琴何時而碎秦庭之玉何時而獻也哉余序露潛詩而輒瞻懷于三子者之出處之間有餘悲矣露潛之曾大父笠洲先生以進士歷官大叅所為制舉業實出其鄉瞿文懿公之門家世貴仕至露潛而為文益昌明博大饒有乃祖風蓋不獨以詩名者也余益以幸吾黨之不孤矣夫

合星集 陳序二

蔚邨七十二蓮潭主人陳 瑚撰



序

昔者吾友王子徹孫扶桑在

國初好為奇文以號召羣彥驚動海內有霖書了閒之刻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扶桑至禠其衿子微懂而免其後扶桑成戎及第一一人子微竟老於諸生不競當二子刻文時余斤斤持正論講先輩引繩排根二子屈服子微因以其子露濟來游藝於余邑之子弟及余門者露濟始也然露濟時弱冠余知其能為文不知其詩比露濟補諸生為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余益知其能為文不知其詩也自余顛蹶世網游走東西俯仰二十餘年老而歸里而露濟之詩成

含星集 錢序

一

矣蓋我之不足以盡露濟之才殆有如王湛之於馬魏舒之於射云爾虞山之詩推孫氏子長馮氏已蒼定遠皆出先宮保之門今又推王氏王氏露濟也同人鑄其詩問叙於余余惟

國朝以來詩人無慮數千百家即以王氏論遜聽則孟津王氏近交則新城王氏孟津相國鐸新城今太史阮亭士禎也孟津之詩專學杜氏獨得其渾雄新城之詩無所不學自得其深秀論孟津之詩見於侯朝宗傳其家司成公恪曰為詩推杜甫洛陽人王鐸能為詩既第家貧甚公推薦之入館後卒以詩名自唐杜甫切大雅不作雖李何倡之得鐸益著此所謂

專學杜氏余曩頌繫湖上手錄其五七律千餘篇真

獨得其渾雄者也論新城之詩見於先宮保為其序曰阮亭之詩文繁理富街華佩實別裁偽體轉益多師此所謂無所不學已亥相聞於都下乙巳相見於揚州前後寄我禪智紅橋冶春入吳諸刻已又先後得吳孟舉盛珍示刻本真自得其深秀者也兩王氏之學為近代詩人宗決矣露濟豈有意於其間乎何其渾雄深秀之問出於其篇也惜乎露濟之文猶未大雋於世則孟津未第家貧時也而新城方貴於侯司城一旦露濟挾策入京師首以詩謁新城公公必吐哺輟洗迎而勞之曰汝師錢子不妄言虞山果又

含星集 錢序

二

有王氏詩矣抑余因露濟有感焉吾邑自官保云亡孫氏馮氏老宿俱無在者余又不能為人軒輊五際無聞六義不講徐陵韋澈守一先生之書間或流於鄙俚率易虞山之詩季世矣賴有露濟與孝穆補之賜谷玉友諸子能昌其詩洵後勁哉已亥余下第南還扶桑別余言曰恨恨不聽子早讀書何日罷官相從討論詩文千古事扶桑旋死不克踐其言無隻字人問矣惟榜上姓名在耳竟何益哉露濟之文雖未大雋於世已能昌其詩以俟後之不朽子微而在其快幸何如哉

康熙丙寅友生錢陸燦撰時年七十有五

序

余與露涇交歷三十年人知余與露涇善而不知露涇之厄余甚也余始總角與露涇同里塾好讀經史百家書露涇既穎異又少長于余于書讀不過三編盡卷不忘也余久讀未熟塾師以露涇故數詬厲余此露涇之厄余一既長同為科舉之文露涇心好之余不好而強為之露涇執筆輒灑灑于言余雖數易草無以過也即稍懈或不及遠甚余用是棄去絕不為此露涇之厄余二始從陳安道先生游同好為詩露涇每一詩必俯而吟仰而思者竟日輒下筆復止不肯苟而為余為詩既效露涇之勤又回轉一室中

舍星集 詩序一

履聲出于戶若無人者露涇或竊笑之詩既成露涇之工余之拙人見之者若黑白之不待別而知此露涇厄余之詩三也既而先生教余與露涇為古文露涇投筆熟視余曰是當讓君余好古文其勤若向之為詩而至于累日擬一文露涇輒稱善余欲鉞之板以就正于世之君子露涇曰未可也再三云余不聽乃屬先生以書來固止余此露涇又厄余之為文四也余以露涇厄之甚則出而之秦之晉之齊之魯者六七年不見露涇又未嘗不旦暮思之露涇里居亦與當世之名士深相結納于是時文益有名余歸讀之益嘆不及露涇讀余文則曰是可以序我詩矣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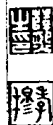
故不為露涇造而請者無三日不至于是為余閉戶

匝旬臨摹宋元人山水縮本至十數幅又做文三橋汪尹子私印贈余皆極工余受之序益不肯為又時時置酒食召余或餽余人事物請益堅余然後諾而為之以露涇前之厄余甚也余讀露涇詩未終卷急召梓工助之鉞板露涇曰余向止君君今助余何也余曰余之助君即君止余之意也余方悔其少時作然君詩非余之少作也不自收拾後恐有悔余因憶塾師詬厲時露涇厄余直至于今余厄露涇以見兩人交相厄正兩人之交相成也交斯善矣乎露涇曰未也先儒云貧賤憂戚玉汝于成天之厄我兩人俾

舍星集 詩序二

窮愁著書庸詎知非所以成我兩人乎余曰有是哉久不見露涇露涇其知道乎殆聞之于安道先生者乎

康熙歲次壬戌秋七月同學弟薛 熙孝穆序



含星集目錄

卷一

對酒

山寺曉起

舊築

侍陳確菴夫子過歸元恭先生齋次韻

同吳漁山宿高林鑑公房

破山寺阻雨呈牧雲和上

題畫

村居題壁

秋杪屏蹟山寺東楊曰補先生

含星集目錄

偶成

題墨梅送友人

鸚鵡詞

木芙蓉

昔年

郊墅雜賦次高青丘韻十六首

贈漁者

送鐵牛道人歸闕中二首

對雪

上元夜同馮補之黃子鴻步月西山

過二十四桐樓有感

書示同志

讀薛孝穆依歸集慨然有作

江行

雲起樓為吳伯成先生賦二首

江上逢陳方中

戊申八月寓梁溪洞虛觀夜夢入一室推窓

見孤峯壁立于風濤萬頃中口占仙山滄

海之句醒後足成之

小遊仙十首

淒涼

題金氏貞壽堂卷二首

題梅淵公先輩畫松

雜感五首

酬許賜谷見寄

咏朱魚寄許南交

宿超果寺

投郡司馬魯謙菴先生二首

賦得春雪間蚤梅用韓昌黎韻

宿錢羽王齋

重過浣風和尚止宿草菴

寄楚游友人

重到

坐雨

卷二

宿三峯寺呈榮菴和尚

曉發

題忘菴畫

春草用楊孟載韻四首

酬陳鴻文翰詔

送蔣文從

和元人東陽十題

舊簡 殘書 焦桐 破硯 敗裘 舊劍 塵鏡 斷碑 廢棗 臥鐘

讀戊申年詩稿

含星目錄

新安道中

過章腹菴夫子學舍

謁新安太守曹冠五先生二首

感舊同腹菴夫子作

釣臺

西湖口占二首

舟中感懷

舟泊武林城外因憶新安會稽一路之勝賦

呈確菴夫子志別

絡緯

與孝穆夜話

雜感六首

和今吾集琴心詞八首

雲

爲翁嘯亭題美人圖

投錢玉友村舍

過東郊故園追和家大人韻

次韻錢旣白見寄之作

上元後一日集陳劔浦學圃堂得村字

題石谷桃花流水圖

過孝穆謀野堂題壁

投宿江村

含星目錄

別龔員石數年矣忽於鹿苑遇之感賦十四

韻

同何天植過僧舍食笋限黃字

江館桃花限青字

晚步二首

棧杏

江行

宿亡友王庸周存樸堂

過韓臯看花

江村簡羽王兼懷城中諸同志

南橋

寄方中

憶新嶺上雲

重過惠山

集錢湘靈夫子山齋

送槩巖和尚

趙安臣北歸賦贈

重陽前一日山樓坐雨

壽家比部蘭陔先生

賦得柳塘春水漫

舟中偶贈二首

穀日集巖氏讀書館得耕字

聽單曾傳彈琴

賜谷雪中見招次來韻寄謝二首

讀書高林菴寄陳西山

病起言懷四首

卷三

曉望

集映山堂得成字

呈尤悔菴夫子

和嘯亭三峯採茶詩四首

題姚江趙右文垂綸小照

送閩中張超然之京師二首

酬軍中從事

初夏集琅玕書屋得翁字

寄子鴻

再題謀野堂次韻

題陳錫賢遺照二首

簡馬硯菴

上督學趙閩仙先生二首

宿蔚洲村

題董文敏畫

長至夜集謀野堂得陽字

賦得高臺紀彩雲

分咏瓶花得水仙

醉鄉二首

夜坐寄風上和尙

臘月廿四日辛峯夜望

除夕次孝穆韻

元旦次孝穆韻

疊前韻二首簡寄

過安臣齋看雪

正月五日友人過湖庄卽席分韻

飲後步過第二橋口占志別

遲硯菴不至賦寄

人日集賜谷剪雨齋次湘靈夫子韻

上元夜集琅玕書屋得花字

雨夜宿天植山齋

賦得春草送錢臨臯

寄呈閩中翁勉齋先生時宦滇南

牡丹

題賜谷濯足圖

贈補之

壽蔣翁七十次元恭先生韻

贈張履貞總戎

同孝穆賜谷坐眼環和尚二樂閣得樓字

舍集目錄

謀野堂新栽竹為孝穆賦二首

題黃麓隱畫冊

南湖村舍

送宋既庭夫子秉鐸海陵

惆悵和顧吾廬韻

與嘯亭夜話

題蔣星來言志詩後

此情

子游墓

接友人書中多策勵語志謝

感舊寄陳子莊

喜孝穆賜谷投宿湖庄限韻

江陰道中

江亭

題文從泛雪圖

簡羽王

贈家仲兄安禮先生次黃岡汪明府韻

和繆念齋夫子志圃十六咏

雙泉草堂

似山居

兩山之間

丘壑風流

小桃源

更芳軒

白石亭

瑞草門

蓮子灣

青松塢

不繫舟

媚幽榭

杏花墩

大魁閣

紅畫亭

卷四

舍集目錄

山祠詩一百韻

題古風和尚梅花書屋

放鶴

江亭

春日漫興次唐六如韻十首

三月三日集天植書樓得青字

題陳鄴仙華林詩卷

有嘆示安臣

錄舊詩呈汪鈍翁尤悔菴繆念齋諸先生

贈不出院僧

九齡堂壽讌次韻

午日集湖亭次武翁韻

聽張廷宣彈琴

石谷南歸賦贈四首

墨梅次超然韻

寄呈蔣莘田先生

贈鍊師

壽錢翁六十

子鴻五十誕辰賦贈

閒泛

題山爽閣次徐松之韻

壽武翁二首

金華集 目錄

函碧亭夜坐

寄天植兼懷玉友

題張孝女卷

湖田

莊博望花燭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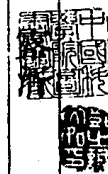
暮春集函碧亭限韻

雜詞次友人韻十首



含星集卷一

常熟 王譽昌



對酒

平生千古意應在酒杯中玩世才逾橫依人氣漸融
蓬蒿三徑雨湖海一帆風底事非吾分還教叩碧穹

山寺曉起

小窓殘焰耿孤檠坐隔霜林曉氣清十里破山三里
寺五更鐘磬半松聲

舊築

舊築漁磯占綠灣一身長伴釣竿閑煙波出沒東西
路竹樹參差大小山已與羣鷗分荻浦但留孤鶴守

金華集 卷一

松關賣花翁在前村住日載春醪竟往還

侍陳確菴夫子過歸元恭先生齋次韻

得隨高步訪荆扉小坐空庭話夕暉意似寒花經雪

點跡同孤鴈伴雲飛林泉風景悲滄海詩酒交遊重

布衣為想幽芳同擷處柴桑黃菊首陽薇

同吳漁山宿高林鑒公房

密棘編籬石築關暫邀清話竹林間半潭波浴一輪

月午夜磬飛千尺山落葉打窓吟骨爽亂雲籠榻夢

魂閑來朝會得攢眉意好貴松醪醉別顏

破山寺阻雨呈牧雲和上

一林松竹舊祇園有石亭亭侍小軒萬事總隨風雨

散算沙輪劫亦多言

題畫

千仞孤峯萬里流月光寒浸秋花秋不知此景誰探
得點破空濛有葉舟

村居題壁

尚湖西畔石城東光景全收十畝中幾葉芭蕉池上
雨數株楊柳檻前風荻簾影重山當午芸帙香清月
半空自是地偏心更遠片雲孤迥逐飛鴻

秋杪屏蹟山寺東楊曰補先生

十里嵐光幾度過今依瓶錫住山阿榻分小閣秋燈
淡窓受空林夕照多一徑苔痕封露葉半巖泉響隔

含星集卷一

二

煙蘿雙肩聳立吟何苦擬和先生扣角歌

偶成

草莽棲塵跡蓬蒿紀歲華豈緣春稅重不敢盡栽花

題墨梅送友人

墨花零亂筆花含寒入霜練雪意酣携向孤篷明月
夜暗香疎影夢江南

鸚鵡詞

翻為多情損性靈斷魂還認隴山青何因得證摩尼
塔一卷籠中般若經

木芙蓉

平池秋水綠于苔移得芙蓉夾岸栽忽憶去年粧閣

上鏡中侵曉一枝開

昔年

昔年事事悔思量大抵艱辛已備嘗萬里山川無坦
道一番風雨又重陽詩尋荒壁孤僧寺夢斷寒鷄舊
草堂未必名心銷得盡竟拋身世事耕桑

郊墅雜賦次高青丘韻

近結幽居伴南村白髮翁柴荆溪水隔杖履野橋通
鞭犢犁春雨鳴榔溯晚風相過無早暮坐臥竹林中

其二

是處經年住閑情已漸增饕餮分飼鶴葵蕨半供僧
柔櫓花溪艇寒檠竹塢燈置身蕭散地翻幸百無能

含星集卷一

三

其三

尚湖寬幾許占勝在鷗沙傍戶添株柳編籬間采花
春吟題野寺午睡寄山家何事難消遣還愁鬢解華

其四

一枝筇作伴得得繞村行瘦竹風前韻疎楊雨後情
池寒涵照淡石老徧苔生未泯雄心處還標白社名

其五

忘世兼忘我飛潛自可親全生惟息影避地恰宜貧
簪組成何事江湖著幾人百年今四十所得是閑身

其六

結屋當溪口閑閑十畝居雪扉高掩後風榭苦吟餘

蹋凍賒來酒開水釣得魚賞心隨處好何況是吾廬

其七

爭席人初散歸來薄暝時吠獨驚響屐孤鴈落荒陂
亭約波光小林邀月影遲此中閑淡趣獨許杖藜知

其八

趁雨新移竹春溪發數竿洗懷風自爽晞髮酒初乾
書卷隨身在雲山作畫看可知高臥穩無夢到長安

其九

豈是柴桑宅門前五柳青已成田舍計肯負草堂靈
耕輟人煙冷漁歸水氣腥小闌挹西爽晚醉一時醒

其十

合巽集卷一

四

既有山為障何須更著垣浮魚如聽語幽鳥未忘言
楓影寒教散溪聲夜覺喧黃花無恙否誰與過西園

其十一

一水平如鏡無風豈有波俗淳遊惰少鄰洽往來多
伏臘因時儉追呼絕吏過殷勤講農事邊徼已拋戈

其十二

幾家疎樹外煙火隔橫塘鷄落寒灘月人殘曉市霜
陰晴頻課候種植每傳方卽此板援意交遊尚未忘

其十三

離郭纔三里疎慵覺路遙琴書惟楚楚竹樹自蕭蕭
荒圃搜朝饌空厨待晚樵經旬來往絕并卸柳邊橋

其十四

野性隨麋鹿山坳與澗隈夢迴蒸黍熟吟苦煮茶催
僮壘書窓雪兒描紙帳梅中庭還有鶴閑步慣追陪

其十五

蕭然孤影外一劍掛床頭帙亂憑魚餌糧空共鼠愁
草廬談管樂荒逕接牟求早已尋漁伴移家住荻洲

其十六

可能同季子負郭竟無田白水曾輸稅青苗已課錢
溝塍新約法婚嫁喜逢年擾擾城中事何由到耳邊

贈漁者

家住江頭杜若洲平分風景是浮鷗粘天浪裏瓊爲
島積水雲中蜃化樓豪飲氣吞滄海月浩歌聲帶洞

合巽集卷一

五

庭秋隨身七尺漁竿外一領蓑衣一葉舟

送鐵牛道人歸閩中

火養爐中候書探肘後方世人都不解歸臥舊山房

其二

鶴夢常依月雲蹤祇寄松更携仙侶在七尺一枝筇

對雪

坐覺嚴寒著敝貂竹窓飛雪晚蕭蕭莫教灑入雙蓬
鬢恐向春風不肯消
上元夜同馮補之黃子鴻步月西山
午夜重城燈火新六街無處不飛塵一輪月照千山

路誰是閑行第四人

過二十四桐樓有感

手栽桐樹漸成林一畝空庭半綠陰今日小樓吟倚
檻雨聲風色盡傷心

書示同志

踈點金徽細整絲此中山水有心期迴思得遇知音
處剛是孤桐入夔時

讀薛孝穆依歸集慨然有作

今文不讓古文奇太僕流風更屬誰從此揣摩何日
了就中甘苦幾人知春風常繞藏書閣夜雨頻添洗
硯池終有光茫騰秘笈他年應傍斗牛窺

舍集卷一

六

江行

涼生蘋末入遙空秋氣旋侵一葉中千里烟波江上
下數行雲樹路西東鄉心碎滴篷窗雨晚夢驚回統
扇風已負十年垂釣約舊磯應沒荻花叢

雲起樓為吳伯成先生賦

琴堂寂寂印床空小築層樓倚碧穹繞郭水窮青嶂
下連山雲起翠湖中桑麻春暖村村雨桃李香生樹
樹風最愛檻前橫一榻臥聽巖溜滴芳叢

其二

閑凭闌檻足清娛水淨山明在玉壺十頃蓉湖羣鷺
浴一拳珠阜九龍趨飛來嵐氣縈衣帶添得松聲入

畫圖每到日斜朱旆轉亂花深處下雙鳧

江上逢陳方中

塵容悽惻骨查牙忽漫相看起嘆嗟作客十年重話
雨渡江三月不逢花計輸舊屋管巢燕夢繞荒村壓
樹鴉翻喜萍踪無繫著偶隨風浪遇天涯

戊申八月寓梁溪洞虛觀夜夢入一室推窓見

孤峰壁立于風濤萬頃中口占仙山滄海之

句醒後足成之

松窓深揜一燈紅聲伴幽吟四壁蟲微覺夜寒侵枕
上漸牽清夢入壺中仙山樓閣層層樹滄海檣帆葉
葉風待得麻姑消息至便驂鸞鶴返珠宮

舍集卷一

七

小遊仙

下際滄溟上碧空不過沙粒聚壺中因憐烏兔飛騰
性長轉雙丸在一籠

其二

蓬島嵯峨浪渺茫肯隨塵世共滄桑素書曾注前因
在試遣青童問玉皇

其三

一水縈洞鎖碧烟銀河倒影接銀川就中指與通天
路八月靈槎犯斗躔

其四

突兀仙壇倚絳霄白榆歷歷水迢迢寶車應待黃昏

後不敢分明過鵲橋

其五

置屋懸崖四壁虛五雲飛下紫微書仙童刈得瑤山草明日朝元餽白驢

其六

任他勝負漫爭持未抵仙翁下子遲枉自爛柯看一局算來先著不曾知

其七

愁坐珠宮歲月長人間偶爾墮霓裳排頭一百年來住歸去前山未夕陽

其八

一道霓旌上碧穹星壇猶覺氣瞳矐祇留化石青牛在長臥斜陽蔓草中

其九

約略塵寰幾度春不須辛苦事庚申憑君爲檢東王籍我亦名山舊主人

其十

道氣雖濃骨未僂漫追陳事劫灰前無緣得抵燕家鼎一墮黃塵五百年

婁京

枕簟寒深夢易醒西風颯颯雨零零淒涼故入愁人耳不是愁人著意聽

題金氏貞壽堂卷

維貞得其壽高楔表雲端珠樹三秋老霜閣五夜寒多年松化石方丈玉爲轡千古如昨還從青史看

其二

開卷尋芳蹟揮毫寄苦吟維持孤子在感激九泉深曾不遺餘力惟無愧此心因茲思往事雙淚暗沾襟

題梅淵公先輩畫松

托根巖壑長龍鱗勢拂雲霄迥絕塵聞說廟廊須柱石肯容長作薜蘿身

雜感

年去年來緒萬端一生心事半凋殘豈能幽憾經時散未必雙眉至死攢運轉乾坤人草草夢依山海路漫漫忽驚雷雨中宵起可得深淵學螻蟻

含星集卷一

九

其二

七尺匡床一短檠通宵魂夢不分明似從紫陌塵中過渾入黃茆瘴裏行高樹引風傳漏點敗簷飛雨捲潮聲朝來檢得彈碁局試看中心却未平

其三

雲自飛揚石自沉不相關處却相侵凝燒荆棘開平路肯放風波起寸心多事日翻耽病過長年人覺積愁深也知備歷艱辛後一刻安閑抵萬金

其四

棄繻投筆豈無情兩鬢微霜已暗生鹿苑鶯花三月暮
暮漁灣風雨九秋驚井間擾攘蜂衙聚山岳縱橫蟻
垤成豈是獨醒人較苦不辭把醖向春晴

其五

上騰碧落下飛埃勢絕雲泥亦可哀顧我語言忘忌
諱任他形迹起驚猜詩酬劍客襟期壯酒飲江樓眼
界開未必窮途偏積恨春風日日轉蒿萊

酬許賜谷兒寄

新愁舊恨兩無端每到尊前得暫寬北郭早梅牽曉
夢西山小雨作春寒乾坤老我雙蓬鬢湖海輪君一
釣竿肯待十年塵事了數椽蕭寂共江干

金粟集卷一

咏朱魚寄許南交

一夜春雷起釣磯寸鱗爭挾浪花飛未容衣白瞻龍
袞太液池頭特賜緋

宿超果寺

吳淞江上日初沉偶宿金沙獅子林壁月皎懸經閣
迴盞燈寒照影堂深正悲岐路迷歸夢忽覺疎鐘警
道心此處烟波通萬里一枝枯葦縱幽尋

投郡司馬魯謙菴先生

一帶嵐光起會稽獨攀青漢躡丹梯柳深官閣聽鶯
囀花滿春城放馬蹄玉局布來俱勝算碧雲留處有
新題祇憑樽俎風流在海上樓船息鼓鼙

其二

手捧丹書蒞上州高賢能事未全酬冰心共鑑三秋
月風骨平凌百尺樓山到越中多峻嶺水歸吳下盡
安流朝來碧落風雲起旋擁朱輪徧十洲

賦得春雪間早梅用韓昌黎韻

梅雪兩爭春相依自有因風情兼寂寞標格並清新
凍處冰堅骨開時玉糝塵皚皚寒入座淡淡影偎人
積片當窓亞和香點砌頻墨蕉詩寫意紙帳夢傳真
帶粉粧逾媚凌波步得神月將霜共冷松與竹交親
縞袂虛聯彩芳醪喜及辰平章佳句在收貯篋中珍
宿錢羽王齋

金粟集卷一

爲結鷗盟海上居不緣賓客掃庭除論交又到三年
後話別剛憐二里餘寒夜雨開缸面酒小窓燈引案
頭書多君卓立風塵外高閣長懸一榻虛

重過浣風和尚止宿草菴

十年前喜此身閑長得隨叅講席開春澗試茶松外
雨夜爐煨芋雪中山久拋猿鶴棲蘿崦更攬煙霞護
竹關今日與師回首處梅花應笑鬢毛斑

寄楚游友人

鸚鵡洲邊草又芳歸程應早計吳航筍盈荆玉光難
闕衣紉湘蘭氣更香擁萬卷書名士座約千金費美
人粧天涯處處堪行樂只算虞山是故鄉

本浙人僑居吾處

重到

王洞千年一度春而今重到半迷津
憑流水寄桃花道此後溪頭莫賺人

坐雨

柴扉十口未曾開坐看庭除沒草萊
忽聽簷前山鵲語湖邨風雨得誰來

舍星集卷一

舍星集卷一

舍星集卷二

常熟王 譽昌 露潛

宿三峰寺呈堯庵和尚

標格孤于月心情澹似秋何當千仞上
更臥最高樓

其二

人怯山中夢天醒雨後鍾不知雲出岫
何處著孤蹤

曉發

一陣尖風掠面輕布袍旋覺曉寒生
不成破屋三更

夢又趨橫塘十里程夾岍短蘆殘雪影
半村斜月亂

雞聲躬耕自是平生事翻冒星霜賦早行

題忘菴畫

舍星集卷二

曲曲清溪漠漠苔碧蕨深處一花開
若教幽夢能爲

蝶應逐香風入盡來

春草用楊孟載韻

露洗煙和色漸濃繁根延蔓自茸茸
恨深麋鹿荒臺

下春入池塘舊夢中垂柳低縈芳砌綠
落花輕點軟

茵紅江南江北人何處隔斷裙腰一帶風

其二

新吐芳芽淡未濃如何轉眼便蒙茸
魂銷岐路微茫

外愁在危樓悵望中遙接江頭春浪白
平鋪天際夕

陽紅王孫應計歸程遠萬里湖南待好風

其三

一庭細雨著來濃。遍觀殘花。疊紫茸。白鷺暗浮芳浦。
上鳥隼橫。臥暖香中。銅駝陌上。荒煙碧。金谷樓前墮。
粉紅。畱取夢魂。隨蝶化。悠揚春思。泥東風。

其四

望遠懷歸憾轉濃。天涯何處不茸茸。古今人盡芳菲。
裏南北。塵分散漫中。廢苑半籠庭。薜綠高原。淺映野。
棠紅。最憐絕域。畱香骨。坏土青青。自晚風。

酬陳鴻文翰詔

石室揆來篆筆雄。每標新句附郵筒。靜中志業遺塵。
網物外交遊。見古風。部有亂蛙。供鼓吹。夢為雙蝶。駐。
花叢。而今率土。無荆棘。莫指銅駝。說故宮。

送蔣文從

路入層霄豈自疑。為君約略料前期。書生果有封侯。
骨四十功名。未是遲。

和元人東陽十題

蠹簡

斯文天所惜。秦火未銷亡。篆蝕龍章暗。雲侵鳥跡荒。
名山金作匱。秘笈錦成囊。更為添芸草。開編發故香。

殘書

雨氣兼嵐氣。蒸殘一幅絹。依稀雲外樹。想像雪中焦。
丘壑雖全現。煙霞已盡消。閑牕還展看。亦復伴無聊。

焦桐

賞音人已遠。一撫一歎。歎素壁鄰。孤劔方牀。伴散書。
操傳。山海外。紋裂雪霜。餘自得。無絃趣。松牕夜籟。虛。

破硯

幾年攻苦力。敢謂已磨穿。靈壁山初裂。銅臺瓦不全。
池荒猶帶雨。墨重尚含煙。曾入明光殿。濡毫挾九天。

敗裘

漫說輕裘好。千羊與一狐。故人寒至此。濁酒典來無。
函谷隨金盡。桐江擁釣孤。煖猶勝。敝絮為謝雪中襦。

舊劔

十年攜作伴。能使壯心傾。飲血寒曾嘯。聞雞夜欲鳴。
霜花今半濕。秋水舊全明。磨洗憑誰力。猶堪報不平。

塵鏡

玉臺銅一片。漠漠久封塵。愁絕青鸞舞。羞看雪鬢春。
萍浮池歛影。雲重月埋輪。畱取菱花樣。清光想再新。

斷碑

亭廢碑猶在。秋風臥淺莎。滄桑虛採鑿。雷雨漸銷磨。
燒入文多闕。苔深篆亦訛。力能畱故蹟。還豎石嵯峨。

廢檠

幾經更漏永。長對小牕中。黯淡孤吟斷。玲瓏子影空。
竹溪曾照雨。珠箔自飄風。壁下今相棄。爭忘五夜功。

臥鐘

山閣懸應久。何年墮草萊。韻沉寒水。山聲斷暮雲。隕。

蠶紐幾垂線，螭紋半染苔。可能隨候鼓，重報曉晴來。

讀戊申年詩稿

排纂詩篇記戊申，大都傷別復傷春。就中最憺判花句，小疊紅殘白與人。

新安道中

窮日馳驅意愴然，路穿屈曲練江邊。煙埋翠壑渾無地，雲擁丹峰直上天。投驛夜逃林外火，擔囊朝涉雨中泉。不聞虎嘯傳幽谷，却有腥風過馬前。

過章腹巷夫子學舍

二月風煙正黯然，客裝還疊舊寒氊。空林斜日江南路，小店荒雞夜半天。千里輪蹄來此夕，一編歌咏省

舍集卷二

四

當年教攜班管隨，鳩杖書破山陰九萬箋。

謁新安太守曹冠五先生

廿載聲華玉籍仙，魚符分領舊山川。兩京才思垂金石，南國清風入管絃。片月高懸鈴閣上，萬峰閑繞訟堂前。春來十里城西路，五馬嘶殘碧樹煙。

其二

百尺長橋卧碧波，酒樓高並嶺嵯峨。新安江濶風濤壯，問政山深霧雨多。翰灑錦箋開象緯，尊攜紅袖散春和。車塵遠負煙蘿意，來聽西園一曲歌。

感舊同腹巷夫子作

紀月編年得未真，枉將文字託貞珉。煙銷竹帛坑中

火風捲滄桑，劫後塵暗水有聲。傳恨咽孤城，無月見飛燐。只今湖海知誰在，還憶山陽笛裏人。

釣臺

把釣分明是壯圖，江天長見客星孤。中興事業真勞苦，猶占山河一寸無。

西湖口占

剩有湖山稱勝地，可無花柳媚晴天。淒涼心事繁華夢，憑着遊人說往年。

其二

此身無計住杭州，但儼年年一度遊。最是鐘聲留客夢，夕陽江上看潮頭。

舍集卷二

五

舟中感懷

西風又送晚潮迴，一片歸帆落日催。臨水樓頭沽酒去，過江船上載花來。難銷五夜離心苦，肯放三春笑口開。為問夢魂何處著，淡雲微雨拂瓊臺。

舟泊武林城外，因憶新安會稽一路之勝賦呈

確巷夫子志別

四月河橋綠耐濃，篷牕歌咏自從容。人間草木餘春夢，劫後湖山又晚鐘。學邇考亭開霧障，書探禹穴破雲封。重期此後追隨處，知在煙蘿第幾峰。

絡緯

中宵聞絡緯，豈曰念無衣。帶葉驚秋信，和砧響月輝。

銀燈初罷剪錦字已停機不用聲聲促天涯有夢歸

與孝穆夜話

漫期筆底花爭發祇恐胸中竹未成風雨西牕留片
席敢拋黃卷負孤檠

雜感

併成惆悵處舊事與新情已是心如醉無勞酒更傾
兔憑三窟狡烏得一枝驚自有前途在胡為羨倒行

其二

久留湖海上未必是身謀別緒難消夜雄心易感秋
風聲庭走葉月影水明樓一片蒼涼境何人禁得愁

其三

合星集卷二

六

可惜平生意年來漸覺非身隨人作主時與命多違
秋入三更夢寒催九月衣雲山空結想未得脫塵機

其四

迴塘繞書館几席托風波胸次雲成市生涯盡作窠
病憐佳日去詩寄遠人多不是耽杯酒憑他起笑歌

其五

學詩兼學劍應笑一無成薄俗分寒煖危途置死生
愁量深淺水魂怯短長更自墮黃塵裏何時掃得清

其六

自嗟旋自慰底事在胸中稼穡三時雨江湖五夜風
人生何草草天意正萋萋倚伏終難會還詢失馬翁

和今吾集琴心詞

漫勞投合駐香車自此無心更看花為報仙山閑地
上要乘春雨種胡麻

其二

煙籠楊柳霧籠花此景依稀舊館娃門外水通何處
路東風早晚候星槎

其三

溫嶠臺前玉鏡寒空留形影舞孤鸞此身剩有靈犀
在試拂清光為照看

其四

碧霄寂寂路迢迢肯馭鸞車渡鵲橋為望秦樓在何
處天風吹落一聲簫

合星集卷二

七

其五
誰傳音信到香奩方勝黃綾繫綠縑最是人前心較
苦不容愁上兩眉尖

其六

轉燭添香倦倚屏春愁如醉未能醒無端對影朦朧
語可許簾前鸚鵡聽

其七

夜閣幽吟帶憾聲錦衾寒重欲三更近來愁病兼妨
睡并覺無緣夢見卿

其八

睡并覺無緣夢見卿

燕來畫閣豈單棲鶯到垂楊也自啼畢竟有情無著
處一天晴雨判東西

雲

路入重臺迥祥呈五色餘敷天旋作雨捧日欲蒸霞
朝引峰頭夢晴連洞口花遙瞻雙闕下層疊擁鸞車

爲翁肅亭題美人圖

國色寧煩粉黛工花含纖露柳含風十年冷眼看燕
趙止竟相逢是壽中

投錢玉友村舍

疎籬密竹暮煙生來宿孤村襖被輕慙與林鴉分壁
落剛隨山雨到柴荆濁醪力挽春溫淺短榻寒添睡

舍集卷一

思清漫蹴劉琨中夜起十年還負曉雞聲

過東郊故園追和家人韻

昔年亭館築城闌此日重遊自愴神十畝僅傳三世
業一身已作兩朝人門前碧草埋荒徑樓上青山認

舊鄰記得趨庭分彩筆也教題咏藥欄春

次韻錢旣白見寄之作

奚浦分流鹿苑東結成村落數家同身閑長卧江樓
雨客到纔開竹戶風五口饔飧裁雀料一春歌哭寄

花叢斜陽影裏垂楊下誰共扁舟理釣筒

上元後一日集陳劔浦學圃堂得村字

衝泥三里路來款竹間門曲館春燈宴環溪暮雨村

詩寒梅得句酒冽雪消尊不用投車轄閑情正細論

題石谷桃花流水圖

自送漁郎一棹還石羊堆嶺鶴常關澗泉也絕人間
路畱作長濠遶故山

過孝穆謀野堂題壁

小結茅齋傍碧巒絕無門外事相干過頭漫惜雙丸
轉容膝深知一席安夢繞風篁魂亦爽詩裁霜月格

逾寒得依蒙叟藏書地膏火終宵細檢看

隔一垣

投宿江村

百里江程一葉通暮帆旋卸柳邊風小橋半接荒溪

舍集卷二

下細路斜穿廢廟中月漸高時和露白煙初合處鎖

燈紅行踪不及鴉成陣每趁昏黃返故叢

別龔員石數年矣忽於鹿苑遇之感賦十四韻

羈緒從頭數流光屈指頻居仍依海角跡自散江濱
苔徑榆堆葉蓬門蓆掩塵閑愁增索寞小病得因循

書札經年斷襟期有夢親寸心悲往事此會恰芳辰

未覺朱顏改旋驚素髮新野亭方對局荒渚復垂綸

刻燭詩成淚看花酒泛春擬招丹洞侶與結白鷗鄰

別業開青障高風寄綠筠葦鹽腴道味草莽任天真

但許長逃世何勞更問津西牕他日雨剪燭爲重陳

同何天植過僧舍食笋限黃字

小橋南去有僧房
刷得林間苦笋嘗
雷茁冷芽穿土
碧露和春饌
伴盡黃笑拈玉版
叅初放飽噉香厨
瘦不妨自聽鍾山金
偈後宵緣齋日遺何耶

江館桃花限青字

槿爲籬落竹爲屏
曲護穠桃自一庭
天上露和丹雪
種洞中春與絳雲
停日遲芳艷熏成
醉風暖嬌紅倦
未醒妬煞一枝金
綫柳解窺牆角眼
偏青

晚步

三月春光海樣寬
芳林簇簇遍江干
自家繞屋穠桃
樹翻過溪橋隔
岸看

其二

揜映春風點歲華
一川芳草半籬花
喃喃雙燕營新
壘知在村中第
幾家

殘杏

步屨平沙晚貪看
樹樹花已經寒食
雨猶帶曲江霞
小店飭羹熟遙村
酒旆斜探園如有
路無事悵年華

江行

一夜江流漲蒼茫
失遠汀波搖帆影
碧煙抹嶂痕青
急雨詩初就輕寒
酒半醒秋來龍要
睡若爲起雷霆
宿亡友王庸周存
樸堂

荒寒亭榭暮煙侵
壞壁經題有夢尋
休向西牕重剪
燭共畱風雨十年
心

過韓臯看花

欲徧江干路還經
淥水園斷橋微露
徑孤權遠環村
柳似標漁舍蘿全
隱寺門幾家籬
落下春去有花存

江村簡羽王兼懷城中諸同志

不過三里隔相見
近來稀况復孤城
遠但憑幽夢歸
醉殘雲館冷吟倦
竹燈微遠札封題
未賓鴻莫漫飛

南橋

數點昏鴉一樹煙
夕熏初換燭初然
不知江口潺湲
水肯送南橋夜到
舩

寄方中

江城雖近故人疎
况與君違百里餘
數載未聞歸有

計三秋不道寄無
書銀塘帆影吳門
路茅屋鷄聲海
角居躡躡擔簦成
底事眼看金壁半
生虛

憶新嶺上雲

十里籃輿度夕曛
重重寒碧渺難分
只今胸次悠揚
處猶帶山中一片
雲

重過惠山

松門蘿逕自幽深
又探名泉上翠岑
絕澗寒光懸玉
溜平池清影浴水
心風迴旌纛虛春
吹雲想笙歌結
晚陰還到碧紗籠
字處恨無紅袖拂
塵襟

集錢湘靈夫子山齋賦呈

二十年來立雪初
明明履跡記軒除
花生斑管占成

夢松長蓬門驗著書路就針鋒分子午聲藏筮葉待
吹嘘講堂禮數原依舊但比彭宣恐不如

送肇巖和上

猛將草衲換貂裘遂得閑身汗漫遊三島怪松原待
霍五湖危浪不驚鷗風欵詩笠投蓮社月展經函上
石樓畢竟浮蹤何處著白雲茅屋事焚修

趙安臣北歸賦贈

鳳在高岡雀在林居然聲價抵南金逢時自覺文章
貴入世還憑道氣深四五年遊霄漢路三千里寄別
離心相看若說風塵苦兩鬢曾無點雪侵

重陽前一日山樓坐雨

獨酌村醪醉不成破牕蕭索暮寒生天公亦記重陽
句故作山城風雨聲

壽家比部蘭陔先生

庭槐生意自青葱高幹偏承雨露功一第聲華隨膝
下與尊甫餘姚公同榜兩朝耆舊臥山中教僮製得驚雷莢留
客栽成入爨桐可是阿戎餘逸興林間觴咏每相同

賦得柳塘春水漫

江城閑眺處楊柳覆橫塘雨足春三月煙籠水一方
乍驚青草漲漸覺白蘋香孤嶼浮空澗平橋接渺茫
鷺衝飛絮起魚怯掛絲長蕩漾天心淡低迷日色黃
雲鋪清影薄風捲碧紋涼最是輪漁父持竿坐野航

舟中偶贈

舊夢新情別有因百花洲上又經春渡頭艇子排雙
槳不解迎人只送人

其二

水牕終日不開關春雨春風慘別顏十頃平波明似
鏡可能重照舊雲鬟

穀日集嚴氏讀書館得耕字

草閣傍山城人標白社名剪蔬開午饌畱客咏春晴
竹吹綠琴澹花光逼酒清爲思祈穀意相約事深耕
聽單曾傳彈琴

山自嵯峨水自深漫攜焦尾寫幽心廣陵舊是神仙

曲肯向人間覓賞音

賜谷雪中見招次來韻寄謝

同雲冷壓六街塵雙展輪君得句新恐踏一庭寒玉
碎閉門聊作臥遊人

其二

朔風次落玉山塵驢背紅衫白帽新我有灞橋圖畫
在看來君是卷中人

讀書高林菴寄陳西山

背郭當山占小洲少離塵市便風流愧無靜業依蕭
寺羨有閑身上釣舟半榻琴書龍澗月一簑煙雨鏡
湖秋春來釀得看花酒與醉巖前百尺樓

病起言懷

托蹟閑房鎮揜扉一身還與病相依霜和藥杵寒初
解雪壑茶煙溼不飛莫倩壺觴銷積憾且依瓶鉢學
忘機平生若受人憐意爭擁牀頭敗絮衣

其二

誰言落葉與飛塵已覺紛紜累此身日漏覆盆應得
路浪驅孤棹不知津一緘書札空相慰廿載交遊半
未真具有歲寒風骨峭任他花艸漫爭春

其三

小樓橫榻對層巒手展遺編讀未殘世路儘隨針孔
窄愁懷爭與帶圍寬燈迴敗壁看成暈月轉疎櫺坐

舍星集卷二

十四

覺寒還憶江亭梅樹古一枝擬寫帳中看

其四

蝸角紛爭隙影過漫將心事托悲歌詩囊剩貯丹經
在酒醖兼聞藥氣多別宦中宵驚露冷凍枝生意轉
陽和烹葵餐菊遺風在是處青山有薜蘿

舍星集卷二 終

舍星集卷三

常熟 王譽昌 露

曉望

爽氣如吹宿雨醒平明風色在湖亭一灣粉堞千重
嶺斜拂蛾眉入鬢青

集映山堂得成字

烏目峰前一徑橫小堂新蔭白茅成人緣坐雨聯春
咏天爲看花放晚晴莫笑風塵頻失計未容松竹遠
寒盟少須重理山居操得引閑廳客思清

呈尤悔菴夫子

文壇吟壘氣何豪不道冥搜萬象勞早歲才華驚

舍星集卷三

一

帝庖全家名氏冠仙曹星臨藜閣光逾遠雲擁龍門
勢漸高若問西園舊桃李幾株芳艷在蓬蒿

和嘯亭三峰採茶詩

新栽溪上竹製得採茶筐喜遇丹丘客同尋亂石岡
雲籠仙掌潤日暖穀芽芳要取松間韻攜鐺在薜蘿

其二

曉風收宿雨晴色在山巔節入雷驚後人來火禁前
摘時分竹翠蒸處帶松煙會得趙州意休叅一指禪

其三

山足開茶圃荆扉帶棘屏露凝雙井白風展一旗青
小掬清香聚輕團碧玉零僧厨留夜火端爲試中冷

其四

結伴來山寺青林葉半空一經傳陸羽七椀得盧仝
槐火烹應細晶鹽製未工憑君為品第好寫附詩筒

題姚江趙右文垂綸小照

可能投筆便封侯他日功成得縱遊想到鏡湖新賜
後釣竿閑占一灘秋

送閩中張超然之京師

缸面初開綠醞新肯辭飛蓋送行塵相逢自是天涯
客轉作天涯惜別人超然僑寓我虞自號天涯道人

其二

萬里川原計客程壯懷爭與淚俱傾却嫌楊柳牽愁
緒為寫梅花一贈行

酬軍中從事

多君青眼漫相看骨相雖寒膽不寒彩筆已投繻亦
棄袖中惟有劔雙丸

初夏集琅玕書屋得翁字

夜來新綠徧芳叢猶見殘紅點砌中泥飲喜逢留客
雨困醒食挹爽懷風嘯歌須解隨時有湖海寧愁去
路窮若把山癭標畫卷十年前已嘆衰翁時僑作雅集圖

寄子鴻

沙浦繁廻略杓橫兼旬來往斷柴荆懷人句向春殘
得入道心從病後生晚檻就花移小榻夜牕容月掩

孤檠西風不與雙魚便爭放江湖過石城

再題謀野堂次韻

縛棘編茆小築初不離城市得閑居未須門巷容盤
馬剝取簞瓢好著書泥酒襟懷原蕩漾入林風骨共
蕭疎我來亦卜幽棲計尚父湖頭有敝廬

題陳錫賢遺照

無絃琴在膝寂寂寄高蹤誰解忘言趣牕間立瘦筇

其二

喜看風骨峭約略似孤峰更為尋遺韻中庭一樹松
簡馬硯菴

澗泉紆曲石崔嵬是處尋幽日幾回載宿夜浮湖上

簡馬硯菴

月跨驢寒揆雪中梅詩囊已富還搜句酒戶雖貧不
放杯萬樹碧松環小閣肯容塵跡破蒼苔

上督學趙閩仙先生

千古高風清獻家尚留琴窟共行車青衫舊裹山中
玉絳帳新裁海上霞文運暗隨星斗換頌聲爭入管
絃賒試看江國陽和轉一帶寒林盡著花

其二

風教遐漸四海成最稱南國玉衡平絲綸合處都為
錦金石聽來總應聲銀漢更經秋雨淨瓊山還蘸曉
霜清幾多文字留碑碣光燄長合化日明

宿蔚洲村

野氣蒼茫夕照低花牆竹柵繞寒溪結成茅屋巢同
淺暫著雲蹤鳥竝棲犬吠能分村遠近夢遊多快路
東西最思立雪三更後一點星光照夜藜

題董文敏畫

分明北苑舊風流筆掃溪藤一片秋為憶桐江殘夢
裏亂山風雨送歸舟

長至夜集謀野堂得陽字

蠟屐同過舊艸堂恰逢葭管轉初陽竹緣人靜舒清
籟花到更深發異香暖入青尊環座火冷銷銀燭隔
簾霜朝來誰紀高臺瑞可有紅雲駐日傍

賦得高臺紀彩雲

應節占雲氣登臺思自豪一陽回玉瑄五色散霜毫
有路何愁阻無風亦漸高煙中橫翠嶂日下拂銀濤
化澤濡龍甲成章映鳳毛天孫酬好句新賜錦為袍

分咏瓶花得水仙

裝束黃冠翠帶新耐寒情味得天真風流全在凌波
步枉費蕪詞賦洛神

醉鄉

醒即狂吟醉即眠自無閑事到尊前中山氣味還醇
悶住得三年勝百年

其二

無水無山無酒樓祇須酩酊占風流伯倫荷鍤開疆

後更有何人襲醉侯

夜坐寄風上和上

兩年卓錫放魚潭今返吳昌舊竹巷師有慧燈能遍
照我如頑石得隨叅溪亭聽雨寒三鼓山寺籠雲夢
一龕此夜現凹呵凍墨敷行詩艸寄經函

臘月廿四日辛峰夜望

朔風初轉雪初晴山徑紆迴逼暮行石上筇枝空瘦
影林間蠟屐帶吟聲煙埋萬井平浮塔雲擁千峰半
入城寒突可隨人祭竈吳俗于是日祭竈一時燈火望中生

除夕次孝穆韻

檢點流年半索居忍教身計負三餘此心誓向中宵

會集卷三

五

靜何事能隨一歲除書疊縹囊空飼蠹劔拋塵壁不
歌魚平分海雀無多地葉似煙舸笠似廬

元旦次孝穆韻

隙影寒榮逐水流年年新曆掛牀頭飲拚栢葉淡盃
醉吟欠梅花好句酬得一日閑書更讀儘三春與燭
還遊漫憑風物占農事曉色瞳瞳已滿樓

疊前韻二首簡寄

草戶蓬樞陋巷居春溫可轉雪霜餘癡狀面目嗟猶
在觴咏情懷喜未除梅偃苔堦寒守雀燈移煙岸夜
曾魚每憐梁父吟成後辜負南陽一艸廬

其二

粘住飛丸挽逝流不容輕雪漸蒙頭懸符門第仍蕭
索隨俗盃盤且勸酬路繞空槐關寒夢騎裁寒竹海
山遊好將名紙分題字高榜城西舊酒樓

過安臣齋看雪

朔氣朝來緊層陰凍碧虛霏霏粘壁落寂寂下庭除
漸失青山徑真成白屋居松埋虬髮短竹綴雀翎疎
映箔寒生榻棲簷夜照書火添爐榻冰結硯蟾蜍
坐嘯飛觴後行吟閣筆餘帶霜愁點鬢夾雨怕霑裾
響散林中屐騎回灞上驢歸時有三尺堅臥舊茅廬

正月五日友人過湖莊卽席分韻

曉來晴色徧湖村喜得三間老屋存全卸軒廳山得
勢靜看鷗鷺客忘言味添菜甲辛盤滑坐着苔錢釣
石溫爲檢庭前題字竹幾畱稽阮共芳尊是日會者七人

飲後步過第二橋口占志別

客散茅齋夕照低蹋殘荒岸雪和泥此橋南北湖山
路莫笑緣君過虎溪

遲硯巷不至賦寄

出郭緣溪二里賒閑行不到野人家想攜琴傍風前
竹或倚藤看雪後花霞照暮林山一帶煙分寒蔓路
三叉請看小閣新聯句醉艸烏絲字半斜
人日集暘谷剪雨齋次湘靈夫子韻
屏間金綵一時新人日茅堂聚故人初放小梅知送

臘易消層雪解迎春鉢催倡和兼師友盞叙寒暄略
主賓但得排頭歡笑去不勞冠劍拂埃塵

上元夜集琅玕書屋得花字

燈喜人環坐旋開四照花有情隨節序無句答春華
竹榭寒消酒松煙暖試茶散時斜月在城上鼓三搗

雨夜宿天植山齋

門掩茅茨夜火明空堦寒雨滴淡更江湖未老英雄
骨爲舞荒雞第一聲

賦得春艸送錢臨臯

凍泥忽解漸回春煙雨相和細染勻香醒嫩寒分淡
碧露滋清曉洗纖塵遊韁爭挽平堤滑拄策輕扶小

徑頻日自遲遲風自暖一條芳影縹通津

御筆屏間特注名且持使節擁雙旌雲蒸鯨海三山
暗風掃蠻煙六詔清鄉夢定知迷嶺道家書翻喜到

寄呈閩中翁勉齋先生時宦滇南

江城時令子岸前部封花木今何似閩闔遙通雨露
情

牡丹

紅藥檀心旋旋舒一叢鮮艷繞堦除絳綃新剪東風
候翠幕高懸穀雨餘香暖畫堂人共醉夢傳彩筆葉
誰書洛陽池館裁應徧剩有芳菲托草廬
題暘谷濯足圖

擬向天池跨玉鯨坐看風捲雪濤傾人間塵土埋雙足不是滄浪濯得清

贈補之

避得征塵占得閑置身詩卷藥爐閒心緣早慧通三乘骨為長貧鍊九還輟未已無田負郭捲簾還有屋當山持書一報東華客不敢回頭望帝關補之以宏博被

壽蔣翁七十次元恭先生韻

一劫纔過七十春且傾金醴醉芳辰伯齡氏族通仙籍三徑交遊憶故人元恭先生詩為翁六十時投贈物外衣冠多別製眼前魚鳥足相親松間新起看山閣總攬煙霞作

合星集卷三

八

比鄰

贈張履貞總戎

江左推儒將才雄氣自豪依山開壁壘邊海障波濤破曉旌旗炯秋鼓角高絳雲停虎節紅袖捧龍韜暇日延參佐清風息議曹春溫同挾纊膏澤在傾膠幄密還籌筆裘輕不帶刀連槽堆首蒼合座醉蒲萄不忝投壺雅寧辭運甓勞山河功蚤誓金石志彌操廣庇瞻巍蓋餘光到緼袍片言兼頌禱此意托秋毫

同孝穆賜谷坐眼環和二樂閣得樓字

籬落橫斜一徑幽湖山佳處結高樓波光迴帶流雲動嵐氣兼隨暮雨浮倦客心情宜結夏閑臆風味鎮

舍秋從今白社容疎放自有新詩擬惠休

謀野堂新栽竹為孝穆賦

山館新栽竹數叢喜他標格與君同移來小嶼初秋雨添得寒臆向晚風簾解露華滋玳瑁竿抽碧玉並梧桐林間客去應相念各與平安報一通

其二

骨自珊珊翠自濃最宜蕭颯傍孤峰三秋雨洗風梳淨十月霜欺雪壓重實秀煙梢終待鳳影搖雲幹欲成龍不愁寂寂中庭夜常伴寒梅與古松

題黃麓隱畫冊

一澗縈紆落碧汀亂山層疊俯郊坰我從第二橋頭過認得君家舊典型相傳黃子久時登城西大橋眺望故其畫法全為虞山寫照

南湖村舍

沙迴淑曲繞荒村未晚人家已閉門依約菰蒲最淡處一痕漁火入黃昏

送宋既庭夫子乘鐸海陵

雷起沉淹燭破昏條風靈雨更清溫江湖舊契全分席簪笏餘輝半在門重以時名心轉下拙於身計道彌尊邗溝春水來天上澄碧應涵太液恩

惆悵和顧吾廬韻

萬事須臾變古今漫勞惆悵費追尋鬢邊霜雪欺人早世上風波較海深梅忍峭寒思鍊骨燭垂清淚解

傷心近來此意能超脫擬作山翁白石吟

與嘯亭夜話

十年閩海隔江流一片南雲更結愁遊人遠旅食漸
看生計減交情翻許異鄉酬花開詩苑燈消夜字寫
涼天鴈報秋頗有清風與宣暢卧聞琴韻五更頭於

題蔣星來言志詩後

以詩言志志何如四十年來已半虛知已祇看龍化
劍前程猶問蠹殘書花枝近水寒初放草蔓充庭雨
未除但費蝸牛閑氣力好憑蠻觸守吾廬

此情

合星集卷三

十

曲曲長垣鎖桂園亭斜日下松軒此情不逐香魂

化同證三生石上言

子游墓

十尋華表在雲蘿那見千年雀再過下邑幾人曾學
道中原何處是絃歌松蟠怪石長含雨草沒寒潭不
起波影下有除却仲雍留片碣此山誰與並嗟峨

吳世家云葬在海陽山與仲雍塚並列

接友人書中多策勵語志謝

仙桂高高月裏栽一瞻芳影一徘徊何曾萍礪輕言
命若要攀援愧乏才鬢雪留根徒費剗心花嚼恨可
能開泥蟠豈有昇天翼肯與風雷變化來

感舊寄陳子莊

仙舟同泛子陵灘風雨頻催別夢殘不道情懷惟感
慨大都時勢到艱難經秋草木聲如怨入夜河山氣
自寒聞說傳家有心史可容人啓鐵函看

喜孝穆賜谷投宿湖莊限韻

野煙生竹塢漸抹隔溪山荒落寒偏早農家夜未閉
犬聲驚路口屐響到林間須踐南村約江城絕往還
江陰道中

江陰道中

五更霜落曉寒生路入荒原慄客情多為家貧憔悴
早可堪年長別離輕水初斷處江聲轉日欲沉時野
燒明三十三山俱在望幾多心事托前程

合星集卷三

十

江亭

山河殘照裏竹樹苦寒時多少傷心事江亭獨詠詩
題文從泛雪圖

題文從泛雪圖

夜來積雪滿林巒誰共扁舟得縱看天入鏡湖惟湛
澈地連蓬海足清寒吟毫鬪彩霜逾艷盡本辭春粉
未乾我欲披簑還戴笠就中添一釣魚竿

簡羽王

地屬荒涼任剪裁長垣寬柵護池臺城中近事曾聞
否江上新詩且寄來沙鳥舊盟期晚釣庭梅芳信待
春醉芒鞋自識尋幽徑漫躡林扉雪凍開
贈家仲兄安禮先生次黃岡汪明府韻

飽啜藜羹噉芋渠幾年蹤跡謝軒車
謚成慧業還諾俗酬却名心再讀書
鄒魯舊傳惟簡切老莊新語更清虛
故人深識文章重阜俗功勳被井廬

已行世時
復註老莊

和繆念齋夫子志圃十六咏

雙泉艸堂

雙溜涓涓注一庭待爲霖雨溉滄溟
自非升斗鎗中物豈特標題陸羽經

白石亭

招尋石友位丘園薜帶苔衣侍小軒
知是香山詩酒伴當時風度自能言

石爲白樂
天所遺

金皇集卷三

圭

娟幽榭

小榭全收氣象幽坐消清夏最風流
垂楊影裏閑吟處自有鶯歌與唱酬

似山居

疎柳高槐白日閑就中塵事不相關
似山最得居山意門外輪蹄是世間

瑞草門

兩板巖扉掩綠蘿五芝煙甲透青莎
聖朝不要言符瑞採入商山一曲歌

杓嶺

曲磴懸崖俯碧汀陰成藤蔓晝冥冥
夜來嶺上看分

野斗宿中間第幾星

兩山之間

一水紆迴勢自遙山分南北並岩堯
天台總是神仙窟關鎖煙霞有石橋

蓮子灣

翠蓋紅衣覆錦苔喜聯芳蒂一莖開
不知雙瑞堂前石闕幾滄桑兩見來

紹熙間
府治有雙瑞堂
因池開
雙蓮得名
白公石即自池上移

杏花墩

芳墩高下接煙巒樹倚雲栽路幾盤
寄語馬前惆悵客園中原向日邊看

金皇集卷三

圭

丘壑風流

吳山花木喜春融着屐風流屬謝公
正是承平好時節儘羅丘壑在胸中

青松塢

一塢青松障碧虛肯容柱石老巖居
笑他閉戶窮愁者但指龍鱗說著書

大魁閣

突兀重岡枕具區衆山如拱復如趨
每斟明水星壇上歷歷晴峰浸一盂

小桃源

萬里川原錦繡連域中雞犬亦登仙
小桃源自無多

地只算紅泉渡口船

不繫舟

一粒恒沙一點塵不須熬首冠嶙峋芥舟浮處風波

惡肯向均堂更問津

紅畫亭

蜀國丹葩發早叢分明金炬照巖樞野梅山杏飄零

盡最領穠華是海紅

更芳軒

仙樹蒼蒼迥絕塵秋來花發露叢新從教栽徧閑田

地和影和香在一輪

含星集卷三

十四

含星集卷三終

含星集卷四

常熟 王譽昌 露潛

山祠詩一百韻

舊築留殘址新祠構小堂敢云弘似續用是奉蒸嘗

四世祖槐隱公案西城即創家祠中梗槩存應綴

祀至登部公率族人謀復之踰於舊觀

源流溯自長史編參顯晦譜牒半淪亡近系推元紀

遐蹤昉古塘名雖通仕籍身竟避虞陽滄海經時變

冥鴻任意翔既為明且哲復獲壽而臧始祖太尉以

行事莫考矣其元孫均才公元至正間以學錄起家

居江陰之古塘里明與伯子與鄰修鄰議成滇南公

以勝國遺老愬為編戶徙居常熟守甲乙初標第東

身遠善獲享大年是為遷虞之祖

西並啓祥由茲兼創述厥後旋蕃昌

二分之祖積慶流祥子令緒崇門戶丕基托井疆藩

孫漸衍於成弘間矣

離聊聚族居處遂聯坊成家築室山塘址聯橋錯族

人聚居皆公遺澤

也是為創業之祖

架步姓氏起膠庠編戶者百三十年以耕讀世其家

其間槐隱竹溪俱授散秩至五世祖思本公治經學

有名以講授為業舉動有儀里人加敬其隸博士弟

子員者

自公始

亦壺觴眺覽邀嵇阮澄虛悟老莊

書好古時借翠從柱粘珠燭影竹溪公鼎新劉武穆

登臨詩酒清譚

葺神應以雙卷漬寶榴香

山城公石田寫海榴圖以茅屋秋頰破蔬畦晚愈芳

贈且祝以詩曰世德必昌

五川先生題曰槐川堂公因為號鄧梓堂先生繪

賦 千年流雋雅一日快騰驥絕學探伊洛雄材就

棟梁曾祖嘉瑞乙卯山江陰籍舉於鄉為縣文蔚公之

得士科第自始政還承澗水心共照清漳城公山

縣諸生入太學伴澗水值阿頂之變公典諸餉微調

得宜賦卒就擒懋著勞績比空洲公迎養清漳不決

歲山城公曰官舍有親日彩賜中臺管甘詒越國棠

營三釜非養廉法也遂歸彩賜中臺管甘詒越國棠

惠有加量移部署備兵東浙以少參乞休威騷車孤發

朝御陌踵鳴璜接翼看騫翥飛鑣喜頡頏僊梯羣得

路玉筍擬連行公砌披蘭蕙干霄挺豫樟漢南稱綺

賦江左襲青箱遙奮魚龍會咸叨日月光科名誠赫

濯志業更輝煌雖脫投囊穎刀舒砥石鋒羽儀煩展

布夙夜殫助勤望并河山著勲和竹帛藏曾祖以來

明經上舍通顯仕從伯祖徽吾公澄吾公恐卷公

方輪公從伯父翊明公忠亮公從兄旭泰公際虞公

俱有宦因之中企慕非以侈褒揚祖德能垂裕孫謀

績紀載

豈倖償貯書勤誦讀簡器務耕桑謹飭敦於行規為

挈乃綱肇脩先孝友餘事足慈良獄訟平翁孺閭閻

畏彥方拯饑吳郡粥設法鄭州倉嶽拔撐貞骨水浙

洗熱腸真淳傾酒醴特達捧璋允矣邦司直巍乎

禮植防典型資泮勵名教藉開張裴皞旌三眷康成

立一鄉槐知施蔭庇燕肯入尋常奕奕春芹薦班班

汗簡詳道隆休必應善積慶彌彰學錄公伯子既成

和士怨兩公遙望南雲朝夕飲涕厚其饒遺不忍

堂上憂備致色養洵稱孝友嗣後數世俱克上承先

德而先王父抑吾公先府君子淑公尤具至性迄今

族里稱之若夫束躬勵行敦族睦鄰濟歎拯困讓產

郡金之事我族往往有之器載邑乘申其祀祀鄉賢

者亦二三人今幸族繁昌繼繼繼繼繼非祖宗食

之推本如此均仰弓裘好那容治荒安靈期靜

宇選勝占崇岡域為登高小人從引領望玦彎圍粉

堞夔曲鎖蕉隍異塔雙尖聳辛峯幾尋障川原何匠

匪風景益微苾盤磴裁崖碧繚垣聖土黃蓬茨粗費

剪丹雘少需裝闌檻依濃薛樓臺映瘦篁瑤林羈駟

騷帶草遠牛羊刈棘驅泉鏡栽桐待鳳凰雲霞褰布

幙溝塹抵金湯烏影朝呈海蟾波夜轉廊語鈴傳複

閣齋磬報禪房冲鶴遙停唳遷鶯巧弄吮窓虛涵鼓

吹澗逼引笙簧瓶淨巖花供孟明雪液量潔涓盛黍

稷芬苾散椒漿菜止收蘋藻腥齊剖鯉魴拜稽殊秩

秩升降儘踰踰棖桶尤瞻切軒除盡肅將悅然親杖

寫儼若賁冠裳盼蠶神隨契栝椽擇忍忘芬楣題綠

字碑碣勒鴻章鈞畫銀融鐵鏗鐸角叶商片辭據筆

札敷聞錫練細王烟客孫本芝歸元恭徐子能諸先

聯額俗美還追晉思深欲咏唐撫今緣弔昔濡露忽

疑霜代謝終難定肩持詎易當就中增感慨是處獨

彷徨顧我程才劣憑誰挾策強窮途空守轍織力不

專場仔細淘沙礫分明被批糠氣凌杉檜抄手種芥

菘秧蝸笑廬偷樣懸憎舊貯糧夢魂驚遶鵲寒信怯

帝蟹儉腹饑同朔焦衷渴似羗經營寧樹橘潦倒自

炊梁有待蟠泥內無成築道傍縷煙生土銜榮火費

松肪星劍猶懸壁芸籤且滿床衣母緇頰洞縷可濯
滄浪漫比蠶誇績仍如蟹仗筐養文沾霧雨整翻控
榆枋橫逆平情制妖氛素履屢晏溫輕蕩漾瑞靄極
飄颻總戒趨涼薄休教負恐惶寵榮原所尚隱約又
何妨寤寐爭明發高深懼毀傷事都歸冥漠念只凜
羹墻遺訓須無替純禱正未央故園喬木在百禩共
蒼蒼

題古風和上梅花書屋

怪石岡頭一錫還白雲層疊護松關知師自具凌寒
骨高臥江南雪裏山

放鶴

養成六翮起層雲雲際流聲一一聞畢竟風塵能具
眼等閑相識在鷄羣

江亭

碧柳垂絲草拂茵就中無處著纖塵江亭好景成追
憶一幅春山帶雨皴

春日漫興次唐六如韻

自嘆無奇得擅場年來兩鬢漸蒼浪志甘冶鐵憑錘
鍛路笑風鳶趁線長藜可充腸真鼎食蘿堪製服卽
金章學成農圃分疆理稻隴蔬畦各一方

其二

半生生計在青衿日午微煙到釜鶯自挽江湖身入

市誰提箏笛耳聽琴山容黯淡同朝睡竹意淒清入
夜吟止竟何尤更何怨羹墻已見古人心

其三

懶從岐路躡飛塵一領荷衣一葛巾敢謂有才妨以
命那知無病過于貧草心寒吐空庭日柳眼睛窺別
苑春自顧鏡中麋鹿相斷非麟閣上頭人

其四

山郭江村盡酒樓隨時隨處可閑遊笑憑妄想迎如
願喜製新歌號莫愁漸得人憎雙雪鬢後爲身計一
竿裘近來破屋多風雨赤腳長鬚共釣舟

其五

白社青林總掛名算來閑事儘多能條風少散平巒
霧新水初消斷壑水偶入畫圖隨寫照新裁詩句半
酬僧品題應得同樗櫟無用爲材悟未會

其六

一龕燈火學枯禪檢點吾生見夙緣山雨故淹過驛
騎江風偏壓上灘船手張弓弔終嫌曲足入球場敢
惡圓平地青雲需大藥十年烹煉可成仙

其七

年年蹤跡滯金閭亦趁疎慵亦趁狂習氣并除詩酒
社躁心翻釋利名場松間藥竈雲霞煖花下吟箋雨
露香織得新菅雙履在試隨兒女踏春陽

其八

不爭時勢不依人可得幽棲自在身
江館有期聽響
酒草堂無夢落車塵半灣曉漲圍寒玉
一簇晴嵐鎖翠擘剪盡夭桃三百樹
孤松長攬野園春

其九

猗狂蠕動亦堪憐莫謂蒼蒼只醉眠
斲彼聰明惟肉食增他顏色幾金錢
蝸分蠻觸寧無地蛙占池塘自一天
未抵晚來幽夢覺鶯聲正傍小樓圓

其十

車上鸞皇架上鷹不如織羽息巖藤
敢將驕擬金門客剩有閑偷竹院僧
明吐肺肝期綠耐暗消筋力怨

合星集卷四

六

青燈何當四十無聞日猶說人間愛與憎

三月三日集天植書樓得青字

東閣餘詩興春醪且滿瓶人同修禊事
天聚少微星樹帶新煙碧燈依舊雨
青耦耕他日計無負北山靈

題陳鄴仙華林詩卷

華林散秩悟前生喜有詩流世上名
天地且和孤跡寄山川從入寸心平
三彭已解書還讀一局堪容藥漫成
每夜朝元憑夢去歸程猶趁曉鷄聲

有嘆示安臣

石自硜硜水自流暗中形迹費追求
論心酒已爭寒煖鐫骨言隨有去留
計日背飛鴻與燕候風分逐馬

兼牛可知此意惟君會且為維持到白頭

錄舊詩呈汪鈍翁尤悔菴繆念齋諸先生

至範親承幸微名寔致難十年編故紙
一刺謁驂壇淺薄無廻照淵通有靜觀
百篇雖製得五字可吟安茅或開胸
次塵猶犯筆端翠蛾應愛淡金醴定
嫌酸擊石垂絲竹抽蔴間綺紈玉非
陳以席珠不走於盤堂奧何能測藩
籬且自闌眼光燈燼暗心血研池乾
長短衡斯判媿妍鏡肯瞞執鞭甘御
駿跨杖擬驂鸞寰宇登山小川流到
海寬品高全為道望重豈緣官並假
餘芬引俱從大雅看發芒巖下土換
骨鼎中丹雪助松標老風傳鶴唳寒
雲霄高步在寧恨路漫漫

合星集卷四

七

贈不出院僧

幕天席地亦拘囚方寸明明得自由
踏盡畏途看定力坐拋孤影事清修
隱囊花月供閑賞欹案山川足臥遊
新製枕屏高七尺更為提筆寫滄洲

九齡堂壽讌次韻

平頭六十年來事兩見名花映壽盃
樹橘田園隨海變聽鶯樓閣傍山開
金門猶駐朝天夢斑管空閑作賦才
行見九齡重錫瑞光風日日轉蘭陔

午日集湖亭次武翁韻

四啓軒窓對野田詩中豪客酒中仙
碧筒香帶銀灣雨青鐵寒生石嶺煙
簷角鳥驚榴火散渡頭龍奪錦

標還會憑觴咏遺風在一叙幽情一暢然

聽張廷宣彈琴

高深共渺然遺响托水絃太古心猶在薰風曲自傳

松濤驚澗雨竹籟破湘煙來鶴堂中聽空庭月正圓

廷宣尊人以輜作來鶴閣諸名人俱有題贈

石谷南歸賦贈

名歷寰區未可逃一時金璧起蓬蒿介乎生死交方

重試以風塵品愈高去逐亂蟬過驛路回從落葉下

江濤就中寫出冥鴻意幾許煙光上彩毫

其二

燕臺吳苑去畱爭十里寒煙憶舊耕石谷名其堂曰耕煙祇許

含星集卷四

八

高風傳翰墨那容清夢見公卿鶴臨華表無多語笛

起山陽自繫情卓爾藝林三十載肯教心跡負平生

其三

年得肩隨住得鄰溪知畫品入于神山經寫照從增

勝樹為標奇盡占春最喜煙霞多傲色自餘丘壑置

閑身相看已會忘形趣不用寒暄到故人

其四

鳥目高高琴水溪平分秀色與清音我憐病驥羈馭

足君悟閑雲出岫心函碧亭猶萍聚葉余所澄懷館居也

已竹成林石谷畫室探囊便覺丹青貴應笑支離學苦吟

墨梅次超然韻

水影澄清月影斜自留粉本在山家霜尖雪竇冰紋
蘭併作高寒數朶花

寄呈蔣莘田先生

獨立雲霄最上頭一山能障百川流蓄葵滋味涵濡

淡丘壑襟期次第酬悉計轉輸新鼎鉉起衰風雅舊

弓裘丹青為畫金為鑑自是明時不暗投

贈鍊師

一瓣心香五夜焚神遊踪蹟逐飛雲銀灣漁舍曾來

否正是三更夢見君

壽錢翁六十

檢曆重經甲子年長留人世作頑仙江臯箬笠三秋

含星集卷四

九

雨釣瀨竿裘五月天誰識風塵真面目獨遊淳樸舊

山川柳間樓閣鶯歌好那要催觴奏管絃

子鴻五十誕辰賦贈

家從江曲卜山隈總愛荆扉寂處開樸挽世風歸道

履瘦標詩格在身材飲燒紅葉傾新釀殮給金英憶

舊栽却厭人傳書法好長安時寄俸錢來

閑泛

尚湖新漲起煙靄極蒼茫墟落人全棄田疇雨半荒

蘆侵遙嶂碧沙衍夕陽黃未有絲綸掌閑閑坐野航

題山爽閣次徐松之韻

一層門隔處已似出塵中山迥形全得潭寒影自空

霞流金盞碧雲裳彩箋紅就裏延朝爽惟君許我同

壽武翁

肯將世事掛眉端想見襟懷萬頃寬身為守祠成隱
約家緣經亂覺高寒交遊飲社兼吟社裝束儒冠與
道冠一領羊裘併拋却不教星象動江干

其二

詩酒排場第幾人自然豪爽自清真白麻勳業滄桑
夢華髮風流草澤春品石可加今組綬持竿還展舊
絲綸明朝山館南榮下且索梅花笑一巡

函碧亭夜坐

山迥看天逼村孤覺地寬月中殘雪影併作一亭寒

全皇集卷四

寄天植兼懷玉友

燈自昏昏漏自遲不堪孤坐費相思直從山館封題
夜想見星郵寄到時煙起峯頭看一炷江來京口判
三枝秋風南北煩魚雁盡道新霜入鬢絲

題張孝女卷

淑氣鍾淮左深閨得孝名剖心天自轉京鼎藥初成
玉屑鐫來貴花香剪處清撫躬惟有恨膚髮負平生

湖田

雪消雲絮薄寒天肯捨荆扉白日眠最是湖田好詩

景上山驢子下湖船

莊博望花燭詩

藜花細草盡芬芳別有丰姿映玉堂缸護曲屏初吐
艷珮溫重帕旋生香每拈飛絮聯春詠自寫寒梅並
曉粧應喜小山供遠眺攬將新翠畫眉長

莫春集函碧亭限韻

盤飧有兼味笏嫩蕨芽肥矮屋春寒淺平林暮雨微
湖山隨處好杖履及時稀壓檻繁花在香生合座衣

雜詞次友人韻

珠館論心咏石蓮彩箋名字拂雲烟不知誰探閑消
息却似青禽到處傳

其二

一從飛夢斷巫山愁煞神遊寂寞還剪却行雲團却

全皇集卷四

雨併成春雪散人間

其三

路入煙雲杳莫分長嘆飲泣料難聞春來偶到花前
立不道看花是見君

其四

心如懸旆無停影跡似浮萍祗趁波莫怪流鶯棲不
穩夜來楊柳受風多

其五

莫說吳宮與越宮東風消息杳難通不知離魄招何
處約略橫塘暮雨中

其六

爲見春光引得愁深垂簾幕護重樓鶯聲婉轉蜂聲
細又送春愁到上頭

其七

洞房深夜有佳期玉鏡臺前燭一枝若道燒殘心自
見未會燒已見多時

其八

軒窗臨水易生涼况入秋宵細細長縱是金龜成佩
日早朝須負錦衾香

其九

蠟炬爐香盡變灰平明樓閣夢初迴怪來夢裏寒于
雪被有蘆花帳有梅

含星集卷四

其十

漫言銀浪隔紅塵一點星槎得問津爲報牽牛銷別
恨支機石已屬他人

含星集卷四終

跋

從弟露濟氏鴈行中俊才也吾宗以諸少竝佳爲古
今嘉話數十年來亦悵見魯靈光已耳露濟少余四
十歲有五行俱下之天資濟以過庭詩禮三餘靡間
之問學以故工舉子業蔚爲譽髦卽右丞繪事子昂
篆刻亦已知名吾獨有取乎其詩學之成也而器之
士無窮達遇無早晚必溫柔敦厚以繕性正情使靜
氣不搖於英氣實學不徇於虛聲夫而後羽翼風雅
救正浮靡執牛耳爲主盟也不難言念在昔父兄子
弟大半爲奏銷例黜落時從叔子澈尚賴階前玉樹
以解憂嘗於易簣以前追維故明末造吾兩人西齋
聚首賞奇折疑之樂已而有感曰吾今而知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有定分焉大抵樂天知命可以始終
自得而甚難之矣吁嗟乎言猶在耳何日忘之露濟
久讀父書安安焉閉戶自精開卷獨得宜其發爲古
文詞度越平流數等也余耄且病無以鼓吹填篋乃
見獵之餘輒爲評閱得若干篇授之梓人不疑於好
事者之所爲歟方今文治蘊隆思皇應運執此術也
以征知必有有道君子進而教之相與斥浮崇雅而
不容已也七十七叟履昌跋



〔清〕朱載震撰

京華集一卷

清康熙刻本

京華非詩境也今使九重闔闔萬國衣冠唐人濫
觴於前而後之襲詠帝京者復刺刺不休可乎雖
然京華非詩境也而多詩人之聚古大儒遊學京
師者兩漢至多不可數即如唐宋諸大家往往以
布衣入京國豈皆急榮進之人哉學問經術不見
之施行不歷覽朝廷典制不磨礱以公卿大夫碩
德異敏九州技能之所輻輳山澤儒生一旦攝尺
寸臨事解不喪所守矣劉伯宗有言馬遷世史官
留京師猶遊行天下為文章地今草莽士欲總攬
諸家以文自見宋序反不當與京國觀哉信斯言也吾
友悔人哀其五入長安所咏而以京華名其集也
固宜曩子辛未秋讀悔人章江集詩愛其蒼涼綿
密兼唐宋之長辛未距今忽忽一紀悔人五入長
安與當代名公卿及四方之高才生交遊其唱酬
繁富妍詞傑句尤為漁洋司寇所賞曩子序之固
云他日入長安就正于阮亭諸公或不河漢吾言
今果然矣悔人才大而能鉅又鍊習時務久今宰
巴西一小邑政簡務閒將益得肆力為詩且其山
川益奇其人文交游當不減于京華之聚比及三
年政成入長安倘劔外復有集不知諸公矜賞其

詩更何等也康熙壬午長至綿津山人宋學書

京華之人情風氣每閱三二年一變變即有今古之殊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吾友悔人京華集乃五入長安所作者嗟乎後之人讀其詩亦知其人之世何世乎悔人詩最富清華樸茂格調適上神合乎古而不襲其貌蓋自幼承其先人石戶先生學辛酉貢入成均從大司成家漁洋公遊而其爲人安厚和讓無畦町自卿大夫以及布衣之士之能文者莫不與之交乃余自乙丑還都門迄今十五六年道誼之友凋謝殆盡鄙吝陋劣齷齪之徒以安于世俗爲得計者往往而是及見悔人相與握手慷慨太息而悔人與人交知故益廣讌遊倡和無虛日詩益工而率多和雅之音無感激不平之調噫人之性情學術相去烏可以數計哉是時家漁洋及吳廬二公澤州陳公說巖長洲韓公慕廬並列六卿以德望文章扶持世運遇悔人益厚獎勵士類日益力數公主持于上悔人與二三同志倡率于其下相與力挽澆漓而復之于古然則讀京華集知其人初不知其世者論其世不更可以知其人乎悔人需次爲縣令雅量弘度其惠化所及將必有以移

京華集 王序

上

風易俗然而士君子之遭逢與閭閻疾苦有志者千古同悲讀陶淵明歸鳥元次山春陵行諸作又何能不慨然掩卷而三歎也康熙辛巳重九前三日北平王源撰

京華集 王序

三

京華集者吾年友潛江朱悔人先生五至都下之作也先生之言曰凡來茲土者皆挾其所有以釣聲譽取利祿而去術有工拙即效有遲速是以擾擾於此而不止也吾非敢云爾也由其道不辱其身名公巨卿世所仰望而願一接其言論者余從之遊未嘗不蒙其知而卒無所私也而知我者又非肯有私於人者也余心安焉而世之人或嗟嘆以為不遇也余少稟庭訓嘗學詩時時作之逆旅中懷人憶事所作尤多是故風雨晨夕朋從讌游雖其偶有感觸一忻一戚往往見於余詩而絕無怨誹悲憤以委托於古之騷人蓋所謂時鳴自止之音道其欲言者耳玉與拙豈暇論哉嗚呼先生其知道者歟先生於余十年以長余幼居江南即聞先生名及壯北遊與先生共事成均當是時先生久于京師名聲藉甚然性謙謹不伐其能與人交外若汎愛而曾中涇渭截然故所交皆天下賢士辛酉以後溘然既平

天子銳意文治簡當代名儒相繼領國學事辟雍鐘鼓之盛近代莫比先生以績學明經為諸儒領袖然竟株守不獲遇戊辰僅與余之駑鈍循資試

吏部尋各歸其鄉別去歷十二年中間彼此各一至京不得值比奉檄偕來相見邸舍追念往時師友升沉存沒恍如隔世而余兩人亦憊矣然余觀先生行日益高學日益進嘯歌不輟無改於初非知道者誰能若是顧以為古人懷抱利器困頓淹屈者不可勝數若鴻飛冥冥復謀鴈鷺之稻梁無乃為有道所笑耶既用疑先生又自疑也雖然韓子不云乎天下一家四海一國舍此則去父母之邦矣世之忠臣孝子特立獨行而猶隱忍小試以卒就功名者其出處要自有本末焉豈若鈞聲譽取利祿者之違道以徇俗哉吾聞朱氏世有令德其先公石戶先生抱道不仕知必有未竟之志待於先生者然則先生之僕僕茲土而以名其集也殆有合於詩人忠孝之旨矣乎先生曰是余心也遂書於簡首康熙辛巳嘉平十日良常于舜枚謹

序

地臨豐鎬宜頌臺沼之觀才埒京都盍賦闕庭之
麗而迺托身羈旅餬口故人碎子昂之琴名傾都
下擊漸離之筑淚灑市中少輒工詩晚仍作吏賢
卿歎息雅道淪夸若東浦先生僕故長言不足也
先生潛水之靈辟雍之選挂名吏部寓跡步兵竹
林則引為酒徒鳳池亦驚其詞伯看花舊觀送客
東門舞蔗彈棊頗盡南皮之樂琴亭書庫數陪東
都之游用此歡呼抒其豪蕩然而士衡赴洛何妨
撫劍振纓仲宣依荆未免風蕭日匿長安之鮮華
如驚京室之妖冶甚都彩筆徒飛素衣自染夫

帝尚文儒人尊名宿中朝啟事不乏山公當路薦
賢豈遺杜牧而青衫未脫黃綬虛纏思謁帝以三
年擬叫閭而萬里氣排霄漢力屈泥塗終古平蕪
孰問昭王之館滿天落葉空吟賈島之驢道豈非
與興猶不淺大則金相珠貫小則刻葉雕蟲高類
虎驤卑同蟬怨傳之四座篇必擅場唱以雙鬢字
皆合拍今也將反江漢入歸峽巴西小縣劍外孤
臣依北斗以目瞻巢南枝而聲響虞翻骨鯁詎必
迤邐龐統才高終當施展過吳都而贈縞比季武
之殖棠諷此清音疏其大略謫居荒遠峒溪盡識

仙人樂府流傳宮禁仍稱才子康熙壬午歲仲秋
月聖嘉定張大受序

京華集

漁洋先生批點

潛江朱載震悔人

同梅耦長查夏重林吉人錢亮功飲陳香泉

戶部宅用一先韻

綠蔭空階語靜便相畱竟日失炎天流觀還往鴻

鱗跡並結徵求翰墨緣香泉耦長各出新城十載先生手札卷冊互題

遊都成過眼重來人已半華顛可知餘味含蔬笋

遂有新詩洛下傳王赤杆舍人有聞香泉設素饌甚美賦簡十二韻古詩

八句中無限曲折

香泉設素饌餉客赤抒舍人聞而美之作詩

簡同集諸子次韻一首

大室侈於味堆盤苦翳壅紛陳見已數雜選賓亦

冗食罷又之他奔命寧無恐陳侯有佳招蕭齊絕

全浦釘鉅羅脆芳肥濃謝疣腫晶瑩滑類脂毳細

輕若飜寒冰薦時果市近致種種室欲匪矜廉寧

儉實賴勇勿教此鮮新消受讓田壠蔬食與綺筵

雅俗判辱寵美德洵足尚夫何妨作備主賢客尤

適來往可接踵

題宋二山言學詩圖四首

圖為禹尚基之鼎寫照王石谷輩補

景中丞漫堂先生臨石凡聯論微笑山言執卷侍坐

蕉綠桐陰竹影寒清嚴研兀就中安此間幽意吾

能會不是滄浪便北蘭蘇州滄浪亭南呂北蘭寺皆宋中丞遊燕處

寫真最好禹鴻臚烏目山人補作圖自有詩名傳

二宋未應家學讓髯蘇

緯蕭風格本高道不作詩家第二流得力趨庭親

指授一門才調屬商丘

綿津驅觴與漁洋大雅中原各擅場便可圖中添

二老聽詩著我又何妨

送王呂倩宰興化用東坡送劉景文韻

到門立馬聞高呼皚皚積雪明路隅揖我來朝出

都去寒風古驛無時無君才廷推堪大邑君望早

已雄千夫連歲興化大苦水產蛙漂粟顛須扶

帝軫溺饑吞汝往謂汝好未蒼眉鬚客保教思兼

所任救時豈厭儒術迂况逢大賢為節鎮引肘無

慮歡樵蘇讀示淮揚官吏作信廉可為遇必殊商丘

中丞有奉命賑濟示淮揚官吏詩見君倘蒙相問訊煩道羈愁仍

故吾春暖凍拆桃花發好貽雙鯉平望湖

題漁洋先生寫真

雪谿詩思圖

西山雪色隱雲端。氣壓園林好耐寒。捨地竹梢迷
鶴徑。橫溪梅影亂漁竿。坐疑刻艇情何極。吟比揚
州興未闌。解辨清光莫頻掃。朝回畱待月中看。

放鵬圖

歸心觸撥向誰傳。坐對流光曲檻前。月好乍浮烟
際樹。露涼遙下雨。餘天閒情如客。應同愛清影。依
人祇獨憐。縱汝遐深尋海嶠。機忘性適兩悠然。

倚杖圖三首

山倚夕照晚烟沈。如綺餘霞散遠林。閑倚孤筇發
清興。一株高柳半天陰。

遠風嫋嫋送蟬聲。林缺波光刺眼明。小立多時聽
不厭。舉家清亦似先生。

迴拂澄瀾小洞庭。蒼茫蠶尾一痕青。結廬何得湖
山勝。俯對長吟戶不扃。

琴嘯圖二首

露下清宵風滿林。綠筠深處散冲襟。偶然操縵成
孤賞。片月中天共此心。

素琴橫邨坐蒼寒。舒散空林蒼鳳鸞。欲寫遥情寄
明月。開軒先種碧琅玕。

禪悅圖三首

將相能兼大丈夫。聊從禪喜寫新圖。試看七滿天
人表。何用談空伏野狐。

松陰獨鶴舞晴空。十丈飛流落鏡中。識得楞伽言
外意。白雲茅屋舊家風。

青絲白氎對朝嵐。拂置烏皮經在函。認取人師今
魯叟。前身應是老瞿曇。

題赤孖舍人豆花圖二首

吟斷莎雞燕語棚。多時立聽曉風清。短籬蔓引柴
門窄。記取江鄉老圃情。

蕭閒數筆寫蛾眉。扁豆一名蛾眉花作餘妍莢弄姿。可

愛田家風味好。紛紛甲第見來遲。

賦得楚草經寒碧。同查德尹王赤孖湯西厓
歲暮縈鄉夢。虛庭歇晚芳。紛紛披仍接戶。作意欲橫
霜。且向幽叢裏。還分宿蘚光。誰為共茲賞。汀畔引

歸航

賦

赤孖招集看梅用庾子山枝高出手寒句分
隴花催臘節陰霰遠邨垂影亞侵書榻香生逗竹
籬試攀空有念欲贈只虛持遂及寒爐畔孤吟寄
所思

劉雨峰農部招同吳樵貴陳健夫飲又來軒

分詠席上一物得鰲魚子

記客大江南。春帆逐桃浪。入饌美不厭。市近鰲爭上。狹薄以類從。刀鱗乃俗狀。但比三鰲鮮。未省子可餉。誰何貪無藝。方孕濫所向。細碎和甘芳。干頭一箸放。辨味若新交。感舊傾名釀。翻怪飲不食物。亦有微尚。鰲魚俗名刃。鰲飲而不食。

此篇欲不減梅聖俞

和樵貴詠醉蟹

紺甲出沮洳。稻登率執穗。緯蕭承其流。掩捕無唯

類名擅揚雄。知味侈何能。嗜豈其厭獨。醒故欲甘

沈醉既醉亦復佳。縱橫兩無意。瞢腹任雌黃。失塗空舉刺。聚眾赴酒泉。開懷向吟地。顧我強作客。花

前一揚解。強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倘陸魯望酬皮襲美寄海蟹句

妙甚已上二篇皆絕作也

和健夫詠糟蚶

登盤名最佳。米汁浸魁陸。虛負此甲堅。曾不衛肉縮。法以瓦餅盛。啖宜久始熟。憶厥貢明州。奏罷緣惜福。尤奇感入夢。報謝活汝族。詎識禍有胎。啓口朽已速。賓至發清吟。配酒藉旨畜。嘗服饕餮戒。恐

以累口腹

和雨峰詠蛤醬

花蛤負文繡。沙蛤凝膏乳。二物遠莫致。鮮非凡味伍。別種小微蒼。江介縱所取。帶殼滌涎腥。漬之以良醪。名敢竊元靈。亦未方越鉤。庶近芥與雞。或備膳夫數。沾脣佐滄房。二酒名冷滑沁齶輔。嗟爾化後身。避羅還入罟。

雪中過陳叔毅寓樓畱飲次同園主人韻

胡孝廉光鳳字翹羽

園林一夜換新圖。俯檻分吟興不孤。豈少樓臺擁

歌管。消寒得識此歡無。

雪窗遣懷仍前韻

往憶江村雪霽圖。跨驢放艇未全孤。而今擁襪依禪榻。却比閒僧一事無。

與叔毅感舊述別次壁間嚴獲菴少司馬看

花絕句韻兼簡同園主人四首

園林名著亦多年。小隱風流尚宛然。每到花開謀所向。西斜街畔好春天。不見陳髯近十年。舉杯驚歎各蒼然。縱來未及春葩發。且伴寒香媚晚天。時盆菊盛開

天桃得氣醉芳年。啓戶迎風徑杳然。寄語惜花人
解此重遊好。認武陵天。小徑桃花滿當門。獨樹栽
芳林。休繫馬。畱取向春開。

同園主人
題壁詩

酒場詩壘說當年。樂事於今竟不然。花意也隨人
意懶。祇將榮落付高天。

三月三日胡茨村觀察招同顧九恒孫愷似

魏禹平查夏重曹渭符希文俞叔音同園看

花余適以客至畱飲未赴分韻得職字賦此

奉簡兼呈翹羽孝廉

晴雲靜西郊。輕煙動如織。驚心春欲殘。羈愁困京

國。窮巷門常關。勝遊託空憶。名園賢主人。曉傳花

信息。東皇昨布令。司花盡舉職。時至榮自敷。芳妍

隨各得。柯葉密無地。拊萼開有力。翻笑剪綵工。鬪

艷只頃刻。頗遭市眼誇。對此失真色。良辰集少長

坐列多舊識。觴行絲竹陳。興移忘語默。二阮蹤可

追。一暢胡云極。我亦愛花者。亭館夙所卽。愛客尤

我性。談諧式飲食。二者不可兼。此遂彼則抑。所以

阻佳招。負春如巧匿。臨風增悵望。永言抒曾臆。

題曹渭符待詔采菊圖四首

十年不見曹生面。執手驚看各老蒼。愛有幽懷尋

隱逸。菊花之頓忘居在禁林傍。

磐石蒼松不受塵。坐來詩思總清新。眼中豈止繁

佳色。寶翰摩抄亦未貧。渭符近蒙
賜趙文敏六體干文卷

書法元常約略齊。秋芳宣賜憶封題。原來異種人

間少。只在蓬山太液西。

目送孤飛出岫雲。黃花采采對斜曛。歸歎讓我師

彭澤。謹護東籬緩待君。

題家翠庭中翰載菊圖次顧十一俠君韻四

首

寒花滿徑酒鷺黃。開向籬根茂早霜。名種購多原

不厭。又尋佳色過鄰牆。

爛熳秋英置兩行。愛他晚節有餘香。真成佳友逢

年少。踴躍寧辭累十觴。少年飲酒踴躍
見菊花呂黎句

花觴中流逸興催。蓬窗題品漫須猜。練川烟水吳

趨月。新得都從譜外來。翠庭買菊茸城過吳門於
桃花塢復買數本皆佳種

翠葉金翹亂落暉。秋光搖蕩榜人衣。松醪正熟霜

螯美。遇好湖山到卽歸。

看翠庭載菊圖有感次松坪太史題卷韻兼

寄遐曠二首

無端孤負菊花天。來結騎驢未了緣。安得寒香叢

裏住笑看孺子自能仙

高柯密葉傲霜華遠憶城南處士家準擬明年賦

歸去荷鋤帶雨辨新芽

北山孝廉兄取放翁梅花詩不惟豪橫壓清
癯聊為詩人洗寒餓之句倩臨平沈君寫照
自為補景繫以斷句名洗寒圖索題用東坡

松風亭下韻

吾兄履道栖江村獨對寒梅清夢魂一枝凌霜斜
覆徑烟深香淡娛曉昏充腸何用五千卷食力不
芸三畝園春風晻靄良足適誰惜養花天氣溫踞

石濯足且為樂翠袖侍立明朝職豈知冷瘦寓妍
暝絕勝求飽過屠門興來落筆自寫照舉酒酬花
忽大言三萬六千春長在嶽可豆登瀛可櫂

極似
坡公

久雨新晴同諸子集隱綠齋題耦長所畫山

水即送歸宣城分得古字

梅耦長陳子文查
夏重德尹潤木聲

山湯西厓劉陂于王赤村吳元明徐大
臨替元彦仲緒林吉人錢亮功張青兩

層巖靜以深空江浮天宇孤亭攬清暉歸帆遙可
數此中有幽人署作雲山主誰令苦拘役生憎沒
塵土積霖得新晴良朋偶然聚落落宛陵翁貌與

筆俱古逸興會毫端江鄉景如觀我家連吳頭歸
思此觸迂瞻彼敬亭雲悵悵漢陽樹

送周枋楫之任密雲次雷別韻十首

畜德無久潛時成無終元君子信所遭百里行亦
壯巖邑連紮塞雲峰屹相向秋色東郊來策馬一
騁望

通津往何許無從叩靈氛一經困奇士白頭歎辛
勤結習不可除但飲常取釀不如其舍諸覓路排
層雲

抱道濟斯世惟其任乃堪膨脝朽外炫彌綸章內
含豈知瑰璋子蚪駕螭可駮紛紛彼奚為寧解大
小慙

吟壘張銳軍酒場競分曹持茲才與勇攸往看奏
刀由來循良吏亦屬詩酒豪為政貴以實焉用博
名高

作令固所難大行乃其兆託身復近天清光未云
香之子有遠操無妨試以小俯川仰晴雲游翔樂
魚鳥

嵯峨白檀山東望惜分襟君為此山長我猶棲故
林有山不厭高有林不厭深舉頭引秋陽兩地若

為臨

昔作將軍客

庚午冬枋樞同顧近容寓王孝揚將軍所

我方息塵軌別

來手重執轉燭逾一紀。蹶然追疇曩。執行孰知止。

永言念金粟。

近容浩蕩隔江水

塵埃既屈跡。趨走亦降志。古北鄰黃花。頗聞供億

瘁。莫憚衝疲區。借才文學吏。端襟視所為。肯滋平

生媿。

酌酒攬行袂。我歌君還留。涼颺動秋柳。烟外月一

鈎。想到為官日。徜徉恐末由。且當借素心。即日以

泳游。

選人笑相逢。何必更讀書。君獨把一卷。長年鐵門

居。揮手去作吏。得朋復誰如。掩關感離索。聊伴蠹

字魚。

題曹希文山靜日長圖四首

覆徑幽花插架書。烟鬢排日到階除。先生吟倦渾

無事。趺坐松根對碧虛。

垂藤壓戶竹梢檐。檢帙畱香畫下簾。牧笛一聲驚

鹿起。苔痕蹴破也無嫌。

山中為樂四時宜。不是幽人未許知。祇恐春風騎

馬去。却教巖壑付將誰。

傳神寫景最高開。王禹風流伯仲間。三尺生綃峰

萬笏。翰君占此好溪山。

結綠硯新城王氏舊物也。昔得之大槐根下

製銘為傳家之器。已而失去。幔亭以端溪石

做舊式。請於大司寇漁洋先生銘勒以志其

憾。康熙己卯有客構原研來歸。驚喜出示。屬

馮鴻臚繪圖徵詩為作此歌。

平公石硯杜老篇。曲寫異狀垂千年。清比波濤光

雷電得之巴峽流。激澗看山老子號硯癡。購來龍

尾名天然。終朝摩挲愛入骨。雲窗隸几長周旋。王

氏今亦有結綠。矜為傳器貽自先。其形橢窪質蒼

潤。翠點一角苔。樣鮮沈埋不知何代歲。熊熊幽光

出。眼前扶自槐根土。花拭顧彼隱見寧。非天涵星

沈泥。漫足擬取嗣阿祖。深劔鐫吾是取之嗣漫教

簾閣慎藏。弄巧偷豪。斂成棄捐。累日追思。忍暫釋

彷彿形。製空畱連中。郎逝矣。不可作。庶幾其似虎

黃傳。漁洋先生銘語豈但結習類如此。好物珍重情所牽。

精靈呵護。原有意貪夫。懷璧徒恣專。依然完好反

故主。亂真勿使名相沿。君家世德。瑯琊盛。清白之

遺。同栝棧。由來聚散亦常耳。眼底存亡何有焉。失

而復得良可喜撫茲慨想追先賢繪圖示後永相保與爾砥礪期貞堅

西厓赤杼招同元朗亮功異亭飲餞耦長吉人夏重吉人出雲起圖索題用壁色立積鐵

為韻分得立字即席賦

三山重掩天外岌派江吻海蛟龍蟄斷崖飛瀑絕人蹤獨對青冥沆瀣吸晴嵐鬣鬣足底生一縷亭亭石根立繞岫凌霄只須與舒卷無心自闢翁人

耦長以收天泉詩見簡次韻奉和

誰遣煩襟特地開密雲釀雨自西來涼風入座簾初捲急溜濺階戶半推霑灑不辭水簟溼轟轟唯恐朽牆墮并華且緩兒童汲滿貯餅罌亦快哉

再次耦長後收天泉疊韻

炎威偪昃抱難開又喜天邊送雨來注甕即看簷瀑掛翻盆已省水車推幽窗點染情偏暇耦長每雨必活火催煎興未墮旅况如君差不惡分茶鬪韻

轉雄哉

題畫海棠

獨立爛芳春臨風擬仙侶瞻彼上林花幽妍誰似汝

庚辰初夏方拱樞徐學人招同魏禹平查夏

重德尹吳山掄汪武曹徐大臨張日容錢亮

功查潤木注東山集永寧菴寓舍用昌黎短

燈檠歌韻余病不能赴走筆答謝

鍵關不消夏日長奔輪詎可隨飛光忽枉招邀過僧院坐對遠綠追新涼聞此欣然神已往其如病卧六尺牀久作放廢江湖客重來燕市已失策舊交相望判泥雲有目何須辨青白兩君致辭向我

前勸我強池勿聽眠高歌狂飲聊自恣相遲頽陽橫紫翠眼中落落祇數君君不能來余肯棄

贈別徐學人三首

我昔別朋舊東歸老耕漁十年不復出戢影世緣疎未絕交遊夢重騎燕市驢燕市有何好文士所羣居况值四海英畢致此公車晚從新城座得見毘陵徐余與學人相見於漁洋先生座間揖罷語無多已識聞匪虛結交在傾蓋此語信有諸特茲落落心相向欲何如

竹林沙徑僻乃在斜街西丈室寓兩賢方拱樞才徐學人

名南北齊聯鑣等拾芥北彥列金閨拱樞得選庶常君才
比澗松豈終櫟社栖且然未為失顏肯向人低綠
陰覆殘甕早月促分題悵別立須臾厭聽驕馬嘶
掉頭君弗顧涼風滿雲谿雲谿草堂學人別業

五字

君家好兄弟才美稱連璧伯也與我友廿載懽疇

昔學人伯兄與子訂交在辛酉之夏我老懶失學長作漂零客插

脚又軟塵窮巷息弱翻宋二山言風所善過從每

晨夕更得錢亮功與顧使君予汝追陳迹後先漸

雲散雅遊大可惜君歸慰倚闥瞻拜則憚倘邀

故人問為道長相憶

題耦長抱膝圖二首

筑市重來過宛陵慘袪驚得舊交朋舉圖示我雲
巒好却遣長閒恐未能

不受喧沙歲月侵瀑松深處足棲尋斯人也住空
山裏抱膝吟成自賞音

題希文我與我周旋圖

陶公曠千載贈答形影神香山任縱達酬和只心
身自得理超妙抗志邈風塵出門交有功古聖重
所因豈無斯人徒可為吾德鄰遂謂交可息此論

恐未真金石託傾蓋毀譽起緣夤離索與泛愛其
失正相均知人為入知斯義難具陳所以廉讓子
世路閱艱辛幡然用我法我與我為倫展圖還一
笑相見合相親攜手且歸去莫逆送主賓何當繪
陶白尚友成三人

此題甚不易作起手四句已獲驪珠

送沈元洲翰撰假歸橋李次西厓都諫韻六首

四月櫻桃入市新朝衫嬾傍馬頭塵憑誰忽動還
鄉思樂在溪山欲待人

荷檻頻探抱子危餞春唱斷柳枝詞燕昭臺畔青

青草幾向人間曾別離

虎觀今稱極盛年公才公望更無先偏多櫻筍關
情夢抽得閒身號列仙

綠樹搖陰覆練塘滌鑄挈榼正尋忙落帆亭下呼
煙艇趁取荷花五月香

清晝題牋拂硯池小長蘆問釣魚師竹垞先生號小長蘆釣師

花間曳杖微吟處可似蓬山引步遲
奇峰縹緲盪晴雲烟水低迷映展帚到日楊梅紅
滿眼尤欣賓至各能文

同園坐雨分韻得揮字

一徑蒼烟合山亭引翠微貪趨竹林飲拚取雨露
來宴坐花光杳移情塵柄揮良朋兼勝地此會近
來稀

題喬無功兼葭書屋圖即送歸白田用東坡

寄傲軒韻

喬髯澹宕者別久髣微禿風貌儼晉人吟向水邊
屋豈徒愜幽尚略無暇偶俗得也匪遺榮且然謝
點辱顧瞻車馬客塵全但接轂誰復解棲尋有曾
具嶽瀆插架車盈五臨池書究六祇此徵清娛夫

何求不足作市盛後銀家肥亦樂集秋隱烟白

萬舫盪波綠叢叢羣鳥喧斜日照雲水君歸樂如

何到門及稻熟

帶經堂花木六詠呈漁洋先生

紫竹

蕭蕭中庭竹移栽宿土大綠影亞拂階宛彼幽徑
過風雨時一來浙瀝疑萬箇紫籛負材良簫笛用
汝作箇籥貢已渺韶濩音猶和清書搖深寒尋聲
午寢破所思在朝川悠然嘗獨坐

桂

鬱被雙桂樹森列文砌紛敷自成林輕陰落簷
際於以幽貞懷聊作巖廊計蜀薑許同心楚薪感
階厲何事伐月窟清光始無蔽浩然風露下引酌
飄香細寄語山中人長歌當澄霽

散蘭生山谷莓華徧林薄不紛亦何傷已勝當門

託輦致踰關山滋培珍几閣掉頭忘開海傾心向
京洛獨攜天然姿秀韻凡豔削輕颺畫回芳清泉
晚宜瀟灑影一再彈天際如可作

有寄

茉莉

冰蕤產嶺表種移自蠻航濯濯涵翠葉瑩瑩吐瓊
芳娟靜曜清暉及茲初夏長譬彼遠來客爭致善
逢將雙華名亦佳合置讀書堂哀露對輕盈罷浴
追晚涼開摘念物候暄炎豈其常

梔子

五月揚清芬林蘭映牕碧隨風越比鄰朝暎氣相
射肥葉綠苔綠素華白玉幽深媚祇園繁植傳
樓石曾解聽臥輪冥心對禪客移近明月牀色香
兩莫逆試拈微相示一笑誰今昔

語近禪悅
易入妙境

秋海棠

秋花能拔俗。秋光劇可憐。秋日坐虛堂。對此相新
鮮。輕紅隱殘照。芳心含晴烟。時有澹香發。微蠶生
酒邊。灼灼晚妝靚。清影伴嬋娟。詎比委牆陰。遺世
徒矜妍。何嘗秉燭遊。勿使花欲眠。

傳神寫照在阿堵中
少陵江頭五詠語多可笑亦不成章二蘇記園
中草木各十一首差強人意耳下此則李衛公
詠平泉草木鏤鏤能新非洪丞相盤洲草木雜
詠所及梅人六詩晚出欲與衛公二蘇公抗行
又非杜洪前詩所及也

題香泉戶部畫像

京華集

九

清影幽香散坐隅。蒼茫獨立興偏殊。暫拋草聖烟
雲樂。却入頽仙笠屐圖。爭笑也應隨孺婦。游心聊
自託江湖。澆人不分黃塵裏。輪爾疎襟一點無。

澤州太宰陳公午亭先生招集點翰堂示其

季君禮叔太史新著即事抒情賦詩奉獻

舊德秉機衡。風度重疑遠。升階聞且肅。寶翰光琰
琬。大儒功在世。踐陸游經苑。致君稽古力。下直戶
長鍵。已識百揆敘。用端萬事本。鬱宣滯亦達。操鑑
若風偃。乃知靜以鎮。頽波良易返。賤子駑鈍質。負
鹽困峻阪。狂歌慕隱淪。屏跡事蘆葦。重騎京華驢。

滄江臥未穩。兩逢大火流。羈樓歎偃蹇。何緣雨露
滋。凡草濫九畹。更得才子交。賦手擅華婉。荷公一
字褒。雲霄垂手挽。知已古誠難。感激慚內反。願言
勵素節。報稱寧論晚。

似后山上
大蘇之作

七夕登曉晴臺午亭先生命用此三字賦詩

同黃自先陳子文吳元朗

顛氣凝高天。庭散清芬遠。屋角起暝烟。斜陽忽晚
晚。耿耿秋河明。平林倦鳥返。擊盃一以登。曠望列
層巘。蒼霧隱西郊。挂簷新月偃。萬井紛喧息。微言

京華集

十

及藝苑指授超。已領流傳觀善本。公有唐如彼百
詩選

尺臺匪基何由建。置身忘崇高。俯視塵寰衰。右晚
字

銅街露下暮雲生。迢遞雙星入望明。高樹平分温
室影。浮嵐遙接太行清。會看繡幄逢仙馭。應為佳

期放夜晴。到此渾疑天上坐。何須物外訪蓬瀛。右
字

蒼茫落日散平臺。烟火層城面面開。天近先知商
節改。風高頻送杵聲來。無梁詎信銀河迥。有路還

憑青鳥。回不是我公真愛。士誰將作賦。命非才。右
字

憑青鳥回不是我公真愛。士誰將作賦。命非才。右
字

送楊楠岑孝廉教授衡陽

旅鴈排燕雲。迢迢渡湘水。適彼稻梁謀。遠勝肉食鄙。羈客亦何為。朝暮灰洞裏。好友當明發。行邁何靡靡。吟苦令人窮。我病正坐此。君愛吟能工。激賞非溢美。往攜白雪詞。價高衡陽紙。芋魁取無悛。十年但一畧。秋聲滿關河。先入歸人耳。延佇云誰思。嶽色天外倚。

題千巖萬壑圖四首

綠崖架屋俯潺湲。徑轉松蘿香靄間。為問遊筇吟賞處。幾曾得勝此家山。

京華集

主

蘭渚鳴泉出翠微。雲門薄霧冷巖扉。讀書堂隔緇塵外。一展溪山一當歸。

白下寓公淹洛下。羈棲長日竟奚為。雲林小閣清溪艇。空付何郎入夢思。

左車會稽人
僑居江寧

畫法山樵大可傳。生成巖壑落吾前。幽居也悔輕拋却。與爾相看但惘然。

一畝居分詠秋海棠得滑字

托根傍崖陰。厚葉翼石髮。愛此幽艷姿。垂垂素秋發。淺紅桃含露。淡白梨映月。秋海棠有紅白二種羣卉自作叢。妍斌不可越。或云類當歸。舉似殊唐突。湘簾燭

影深曉。曉鶯語滑。亦復生清香。有恨庶以歇。安所得徐熙。抽毫寫沒骨。

康熙庚辰夏六月 御書帶經堂三大字賜

司寇尚書王公阮亭先生先生因取少陵細

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句屬禹之鼎鴻臚寫

圖命題卷後

昔聞兒公貧。未遇曾事都。養兼躬耕。帶經而鋤。行且讀。起贊盛節。文昇平。吾師才德本天授。青編况復傳新城。通籍于今五十載。獨以經術高公卿。御史大夫 帝所簡。曰惟臣寬庶可并。爰頒宸翰

京華集

主

彭有位。升堂仰見稽古榮。因之忽發滄洲興。嵒華悵望春雲橫。一抹明湖波浩蕩。遠綠如蒼蒼。烟生清猿嗽。嗽挂絕壁。疎林漠漠呼倉庚。此時風景最堪憶。細雨著笠青。蓑鳴。何得農桑有此容。荷鋤立

映寒潭清。乃知 我后重耕稼。臣勞敢忘胼胝情。

一德殊遭詎。漢比虞典周。幽同拜賡。

起將倪寬提明便如破竹
看其章法井井不走一錢

中秋前四日孫松坪王崑繩徐壇長蔡甘泉

孫燕叔過寓小飲得休字

傲居陋巷又經秋。忽枉羣賢竟日留。漫笑騎驢原

失策須知得蟹亦良謀。月盈霄漢窺。擔好水瀉東
西入地流。友朋年來多聚散之感各有心情傾不盡。引杯跋
燭未言休。

中秋漁洋先生招同孫文益貞伯兩戶部馮

大木舍人李文眾庶常蔣靜山孝廉令弟慢

亭集帶經堂看月徵事詠物分賦五七言古

詩各一首

謝希逸

良宵陰雲斂澄暉。偏下土高林葉微。脫遠峰歷可
數誰能對。清好含毫寫。妍嫵江東卿。獨秀南史袁淑語

京華集

敏瞻疇其伍。光祿具才辯。應聲折談塵。前言聊戲

爾。帝掌為之撫。祇此亦復佳。縱誕良所取。千里豈

云遙一輪無。今古月照今人。流風宛如覩。

鮮荔枝

荔子佳種產非一。交州涪州傳漢唐。近稱三十有

二品。格高味厚推閩疆。奇苞離離火駢實。楓亭四

樹尤其良。夏季之月正。及熟隸視北。盧偕南。楊南

諸楊北村盧東坡詩謂星綴珠排曜。滿眼絳繒玉

盧橘楊梅皆不知也質含瓊漿粹。液入口快新摘。經宿頓失色。味香繪

圖題詩寄朝士好事。曾煩白侍郎。江鯨河豚美無

厭坡老略舉差相當。天之生物限以地。炎雲崢峴

空相望。永元天寶跡已往。此果今亦充尚方。不用

麤官走重馬。穩載萬斛泛海航。傳送連根植上苑。

寧比置侯嗟勞傷。時平方物匪難致。一年一度聊

為常。今夕廣除集羣彥。堆盤累疊明月璫。豈其宣

賜來天上。風枝露葉浮清光。如此甘鮮非易有。愧

無詩情亦得嘗。放箸相看還發笑。能不小別顏微

蒼

波瀾壯澗筆力排界
直逼長公未甘和苦

八月十八夜大宗伯王吳廬先生招同顧九

京華集

恒王東發赤杼查潤木曾黃邨吳仁趾牟東

山家漢源集思匡閣對月分韻得明字

廣庭列嘉樹。綠靄布簾旌。退朝愴無事。延賞得合

并愛士。有佳招俯仰。多遠情。昨日風雨過。秋氣晚

來清。莎雞吟當戶。旅鴈急宵征。翳空浮雲淨。萬里

同一晴。舉杯望天宇。坐待月華生。莫以蟾兔遠。出

海殊虧盈。稍稍露林際。皎皎挂欄楹。澗澗浸傑閣。

窈窕浮增城。須臾四座滿。寒光向人明。好月與良

宴兼得。何可輕酒至。命還酌月高。市無聲。持此一

片月幽懷若為傾

題鄭思覲垂綸圖

投竿千仞淵。剖粒引盈車。操約獲已侈。為願無乃
虛。亦有烟波客。垂釣不設餌。取舍兩無營。興適忘
憂喜。哲人寓意意不留。綸竿在手肯浪投。釣龍臺
峙閩海陬。龍去已遠遺空湫。黃蘗山下桃花洲。勝
比武陵滄浪幽。此中大有漁人舟。鄭顛家近頻來
遊。愛倚高柳清溪頭。坐對空濛豁遠眸。一竿聊爾
絲無鈎。淺水蘆花風浩浩。暮雲春樹心悠悠。我亦
扁舟從此逝。兩漁天各還。相求禹鴻臚為余
寫江上圖

得心應
手之作

京華集

畫

九日大宗伯思匡公走札招往黑窰殿登高
余先同諸君侍漁洋先生宴集碧山堂未及
相赴思匡公以詩垂示次韻奉答

霜信頻催木葉黃。不堪留滯又重陽。斜暉欲落銜
青嶂。鳴鴈爭飛下野塘。候過授衣驚晷短。情馳采
菊怨途長。登臨偏有先期侶。悵未從公度石梁

元彥畫空鈎蠟梅於姚方思便面野航舍人
題詩其上邀余同作

欲從世外覓佳人。水墨幽閒為寫真。撚蠟獨標宮
樣淡。含英還與蜜脾新。貽來懷袖留香久。攜共吟

觴索笑頻愛汝檀心先破臘。不隨繁艷鬪芳春。

無一字
不佳

題王十八思遠松林飛瀑圖

圖為王
石丈寫

懸流千尺曳雲峰。磴轉林幽掩更重。渾是黃巖曾
到處。聽泉兼對六朝松。

又題寒山雪屋圖

研光彌望滿溪山。人在瑤林玉島間。除却尋梅來
孟浩。同誰消得此時閒。

呈大宗伯韓公四首

黃河天上來百川。俱奔赴狂瀾。浩無邊盤渦莽迴

京華集

未

互夫子文章宗。詞源稱砥柱。滔滔得所歸。於焉盡
東注。隻手披天漢。健筆掃雲霧。卓哉霄壤間。大名
習孺孺。德秉不倦仁。淵賢勞孔鑄。乃知大臣心。作
計已人樹

昌黎唐中葉。衰敝起往代。公生際 聖明制藝闢
茫昧。一燈接心傳。前賢孰行輩。矧公擅著作。煌煌
六經配。載道乃立言。大文於茲在御書萬志中
經學堂額
襟敦雅尚。生敬尤生愛。猥邀片語褒。撫膺發深慨
顧影忽迷方。守身頗知退。知己幸所逢。寧復傷棄
廢

尚書踐文陛容臺典清要任兼經人師羣彥依先

覺珥筆看繼美苞羽復遠耀謂祖昭恬澹實素性

辭豐願處約知臣莫如君春溫溢宸詔超懷與

殊遭千秋誰同調先生上疏辭禮部尚書乞專任掌翰林院事上不允

金闈昔追侍長夏開芳樽同儕二三子列坐聆緒

論層陰覆疎簾早月下前軒悵悵一為別車息及

馬煩祇今十年餘猶被春風溫烟霄分懸絕感遇

心自捫願言挾敝帚重掃司隸門

題汪東山修撰看劍圖

蓬島飛仙作劍客不搦斑管提三尺脫帽擁膝踞

繩牀摩抄終朝不忍釋此物何年落君手一試再

揮心寶獲金鐵之英信有神表犀飾玉隨其身欲

決浮雲未出匣土花拭盡光鏗新世上恩讎奚足

快此中久不平古人古跡已陳今人孰可因吾

曹磊落自有真尋常肯遽相情親十年藏器有如

此凝眸仰首觀蒼旻君乎劍乎深相結寒燈展圖

歎奇絕初日芙蓉依秋水電影流空質耀雪銛鋒

盡識寶吳鉤餘勇誰能憶楚鐵今君撫此胡為乎

賦獻咨嗟遇最殊聲名一日滿帝都致身虎觀

領羣儒會心草聖興不孤他時帶之殿上趨高詠

寶劍篇可夫

結語

題東山南浦送行圖

海虞深水環城陣雲峰霧樹相參差溪頭挈榼至

者誰五六人立柳影垂含情似欲歌將離舟人頗

訝解纜遲踟躕分手非爾知高堂有母雙鬢絲豈

獨良朋繫我思江風蕭蕭正滿旗乘流鼓柁快所

之蓬瀛萬里一瞬馳馬知人間有路岐日斜寒蘆

鴈在湄回首惜別曾幾時

如此詩便不減古作者

贈別元彥

廣塗結層冰寒烟隱日脚策馬欲何之飄然去京

洛攬袂酒家樓小住為緩酌吾子蠡崎人放懷寄

寥廓抱璞亦何傷于祿心宿薄飛揚仰雲鴻幽潛

俯尺蠖澤水余再筮萬事成大錯拙遲信所安天

高終難託淪躓慚昔賢是非殊今昨因茲感分攜

兩萍寫約略狂歌激金石醉眼送榮落

題汪柯亭援琴圖

昔者吾友周管谷亟稱長水有二汪伯也豪邁季

俊逸結客掉鞅詞翰場我游江左交臂失其名久

已中心藏今來燕市遇季子襟懷落落眉宇張手
出繪冊索題句曰余舊隱梧桐鄉。削桐辨絃頗足
樂。手撫目送冥鴻翔。自入洛騎朝天馬。九衢塵土
空茫茫。聊寫幽興寄遐抱。道在丘壑洵難忘。聞君
此言發長喟。知音宿草寧無傷。謂管谷處士莫愁古調
乖豔俗。應有披幙來明光。

荅別夏重書蘆塘放鴨圖冊後

查田先生龍虎姿。與時潛見殊縱誕。早負大略恣
冥摅。疋馬遠遊辭里閭。歸圖空山吟梁父。為爾寂
寂嘗撫案。君有抱膝圖胡然更作放鴨翁。雅慕天隨脫

京華集

五

羈絆園花里。近接松陵澄陂一碧流。泃泃蕩漿竟
入蘆花中。閒泛舒鳧倚櫂看浮逐。圓波啞喋從出
沒。菰蕖飲啄喚呼露。寧必皆升藻。呼名且復避。急
彈遙天野鷺時。飛來投羣漾影相凌亂。機忘對此
任所之。涼颼霽月楓林岸。記與君交有此圖。攜共
舟車足耽玩。十二年前逢北固。述往感舊增長歎。
禪燈短榻耿中宵。曉帆如駛惜袂判。思君不見邈
關河。人生難必是聚散。今年重傾燕市酒。厚意不
遺溝中斷。君今有子題鴈塔。有弟才高躡蓬觀。休
訝此翁遇較遲。操筆瀾翻衆心憚。豈似落魄一浪

士趨起埃塵。旦復旦贈我錄。別篇淋漓頗怪老。醜
顏凋換君去仍。來水始冰去太匆。匆冰未半再展
此圖動咨嗟。瓊琳滿眼逝者半。聊寫心期送汝歸
江鄉。水暖雲霞爛扁舟。定過太湖滸。兩鴨將迎會
逸翰。太湖有東鴨西鴨二山

結亦新出

送胡祈公之任灌陽

踐更閱時序。分攜及蕭晨。並馬出西郭。去住念艱
辛。徵名記丁丑。循例作選人。取四僅餘兩。旅食歎
積薪。湖北截取四人候銓除者惟君與余始知居非易。坐困氣不振

京華集

五

相望巷西東。愛君情性真。君舉三十載。君壬子一舉於鄉一
綬涉通津。憶我銓次日。於今十四春。余銓試達亦在戊辰
何惜晚惜損。志士神今君之灌陽。眼看發硯新邑
僻。連湖湘。士秀土風淳。喜與簡靜宜。仕也非為貧
地。無論善否且脫袞。袞塵况得過里門。奉歡白頭
親。互寒歲將晏。珍重衣綠身。君如摩空隼。我尚涸
轍鱗。排雲引滄波。離心逐征輪

題王幔亭春風把卷圖

讀書誠貴多。其難在有獲。坐擁萬牙籤。矻矻恣探
贖。掩卷或茫然。如逢不識客。又如衆未訓。所向不

我役羣言得新貫。觸類引千百。擇精會於心。啟處焉能釋。誰云眼前書。信手厭披繹。先生領其要。一編隨所適。昨雨過園林。護門莎茸碧。獨行詠春風。緬懷開徑益。

臨野閣歌為胡抑齋侍講作

仙人好樓居。亦復愛青山。買宅長安何地勝。宣武門右水一灣。荆門先生志清曠。築臺背堞除榛菅。廊迴徑邃緣欄楯。丹梯數折勞躋攀。規制雅稱無雕飾。凌虛有閣高且閒。北望上林浮蒼靄。晴牕西敞招烟鬟。忽來驚濤放肺溜。恍對巖瀑鳴崢嶸。白

東華集

辛

雲荏苒親舍遠。心馳陽春郊。郢間芸編縱橫陳。几榻下直獻詠常閉關。奔車碾沙十丈起。市聲不斷通闌闌。乃知此中宛天際。翬氛不到蓬萊班。良辰往往集佳士。真意酬對禮法刪。賤子飄零違時好。披帷頗得邀疎頑。紀年庚辰月仲夏。日星煥采宸翰頒。拜捧驪珠二十八。貽親娛勝萊衣斑。伏讀詩中臨野句。知臣不忘田舍艱。雙鈞大署自天錫。來章永宜斯閣顏。誰云十二樓非是。神仙豈必離塵寰。

為彭西叔題獨酌圖即送之長寧次王孟毅

邀西叔遊南嶽韻

彭郎一官何太奇。三踰嶺海辨四維。都荔碧蓮青窈窕。飛龍馬退雲委蛇。辛苦啓事稱異等。當關虎豹紛交馳。天門咫尺不可上。却立忽生岐路悲。再行作吏赴南粵。感勞嵐靄凌荒陲。莽榛岑崟盤黎境。清河瓊海環渺瀾。思賢猶覩鷗波蹟。歸途載誦浯溪碑。讀君屬和坡老句。行藏略似夫何疑。奔晷難停白日速。義馭安得援戈麾。鴻鴈洲前今又去。長寧舊為怪底遠。別仍邊陲。空庭獨酌誰貌汝。餅餌塞座看纍纍。鍾期既已逝。尤難逢安期。惟有陶

東華集

辛

潛真可師。得入醉鄉無今古。遑數乾坤大小兒。繩牀堅坐有至理。左手據膝右持頤。世間何者是有為。三萬六千常滿。厄徑煩麴蘖。來破悶。預愁壘。取還攢眉。營營笑彼將安施。寧解糟丘堪遨嬉。酒人同調我竊愧。風流查王古可追。君再至都下與查夏重德尹王赤行及余為三。未信磨折因工詩。但飲且吟吾奚辭。白鶴峰影插天外。孤帆好及春遲遲。為政清靜民所宜。報最趣裝寧後時。重來莫便飲興衰。不見平陽終日嗜醇酎。坐令大業天壤垂。

章法好

寄題胡先生餘生菴用歐陽公寄梅聖俞韻

先生高隱廬陵西。名園樂事大可稽。圖寫生綃到
都下。清辭麗句盈赫蹏。螺峰入望壓城角。吟溪曳
練懸青霓。曠奧斯兼據其勝。春遊嘗聽驕馬嘶。種
蔬萬畝生計得。一名萬畝園行藥一徑芳叢迷。遠過庾
郎貧。好客囊儲三百新。黃蘗英雄晚節誰與識。不
行則藏龍蟠泥。伊昔戰艦列江滸。憑城仰造高雲
梯。猶及全身伍樵牧。庶免敦迫腰通犀。寇平松菊
竟無恙。亭館重葺成幽棲。乃知吾生天所予。餘年
能解萬物齊。俯仰悠悠樂可樂。翻笑舞影憐山雞。
舍宅空王古何恡。人間得喪猶稗穉。我與伯子天麟
友相善。燕臺縱酒傾坡瓊。硯席追隨十七載。心同
無復言笑睽。顧我蹇拙老轅下。郎君騰跨天閑驪。
行看綰綬趨子舍。祿養已勝芝朮畦。先生林泉志
可肆。南山坐對延朝躋。拜瞻有願在他日。登堂豈
待相招攜。展卷益信吾土美。安得比舍同鉏犁。
庚辰除夕同赤抒集西厓扶質堂和錢考功
歲初歸舊山即用原韻
蒼巖隔天外。興發亦當還。鶴跡迷南浦。松烟認北
山。忘機靜者妙孤枕。醉侯閒憶往。慚留滯疎狂合

閉關

辛巳正月四日寅谷夏重趾肇赤抒震一亮
功潤木叔音無亢小集寓齋用郎左司宴張
舍人宅鶯歸漢宮柳花隱杜陵煙為韻分得

烟字

暖氣滌凍塗。啟戶霽景鮮。轍跡紛九陌。朝昏但喧
闐。旅人滯京華。兩見歲序遷。造物久余棄。任運彌
欣然。端居理殘帙。垂幕留篆烟。及茲首春暇。開樽
枉羣賢。漫笑飲最後。誰屬得句先。他時憶良會。回
首悵各天

似陶

穀日同夏重趾肇亮功介于飲帶經堂即事

賦呈二首

送寒逾十日立春在去臘廿七日麗景靜年芳。庭草懷新意。

遺編發古香漁洋先生較刻先公紅燈明向客。白

首愧升堂。禮法捐何有。深論夜未央。

更愛陵州酒。清如出澗泉。嘗時逢輦致。命酌得陶

然。正對寒梅放。何來海蛤鮮。有餽西施舌還將六

從事呼。取辨誰賢。飲羅酒後復出青酒

送姚方思之任濬縣四首

駕言出薊門于邁古濱州長溪引林麓淇衛交清流
屢折滙為黎厥功潤良疇鬱鬱望大任截喋稱
地喉禹蹟久已湮指點尚可求緬自天聖年改邑
因浮丘綿絡扞畿南與衍烟火稠所貴賢長吏能
與民力休春風轉寒谷攬轡聽鳴鳩

如觀水
經注

紫金何峻嶒西迤太行道玉女不可見雲氣接蒼
昊宵冥黑子居峰壑傳幽討言采千歲芝曾此後
天老安得授大還長使顏色好我聞證列仙功行
貴自考大功苟在民譽聞永相保君往事誠求應

捷風偃草

挽合本題
筆力勁拔

陟彼雍榆城俯瞰枋頭水悲涼古戰場平原沃且
美鹿臺斂何愚朝歌樂已侈商末迄大業積粟但
遺隄鉅橋黎陽倉
俱在濟境聚散等朝暮富強竟誰恃有道
守四方足民洵深旨海宇今清晏守令易為理勿
為輕小試致貽孺術取

儒者
之言

取妍桃李姿抱貞竹栢心結交重投分異苦本同
岑京洛得逢君情以淡益深素尚兩相許所願利

斷金好鳥各鳴飛爰止擇一林單車向黎陽別離
思不禁所慮邑太劇名虛實難任七絃手靜揮何
患無知音

五古本梅本勝場四
詩益後境詩臻到矣

大司寇漁洋先生請假遷葬上優詔許

往尅期五閱月竣事仍命吏部懸缺以待

賦送四首

欲作歸田計未成時清寧許竟遺榮陳情固爾解

高尚知已真難遇聖明一代文章還白首兩

朝匡濟仰蒼生即看得請仍虛席不遠崇班聽履

聲

帝廷獻納首臯謨一德交乎古不殊忽夢松楸依

丙舍早懷耕釣寫新圖公有荷
鋤圖村鄰到日爭相識

猿鶴迎人莫浪呼自是君恩最深重暫閒詎忍

說江湖

蠶尾烟嵐入望賒歸旌遙逐柳條斜都人擁路瞻

三事長物隨身載五車真率還同洛下老風流原

屬鞞川家堂開清霽成嘉會宸翰高懸爛曉霞

御書帶經
堂額

一從涉上拜溫綸游歷中臺十二春自信樸忠

能報主。每逢霜露倍思親。心傾舊德知誰是。手挽
狂瀾更孰倫。獨喜秋深車北向。待公猶及拂埃塵。
載震尚以選人滯都下

中有破的之句

查聲山編修以趙文度修竹吾廬圖屬題用

卷中原韻二首

抱節捎雲聳百尋。此君合與說交深。一從視草留
中秘。常對溪山憶舊林。

竹風初過柳烟消。硯北花南逸興饒。記得先生吟
倦後。恰逢佳友問東橋。

京華集

幸

與王十崑繩泥飲次耦長韻

欲遣牢愁但引卮。憑將醉眼送芳時。論交同輩多
先達。作計平生自拙遲。戰羽頗哀曷且息。凌風休
羨決雲兒。藏山業在非。憎命說與悠悠豈得知。

黃文碩索題小照次其留別韻送歸海陽

難得重逢悵遽離。含情又作送君詩。羈棲塵土真
非計。獻詠湖山大可為。錦瑟佳人渾漫興。名花清
酒慰衰遲也。知尋樂歸須早。不誤春風颭柳絲。

題劬孺弟雲山爛熳圖即送之諸暨

吾家仲子愛幽討。高懷夙與雲山俱。嘗言名勝徧

寰宇探奇躡屐。何時無耳目。偶經足可到。偏失所
願空嗟吁。豈盡勞勞車馬客。不識巖壑多清娛。塵
土驅馳無日了。坐待終教此興孤。故寫是本置行
笈。通神畫手煩鴻臚。丹碧重掩信所設。浣溪一水
明菰蒲。君今真作雲山長。往酬所好遠從吾。烟嵐
晨夕恣眺詠。暫閒能忘鳳在笄。豐年之玉荒年穀
相君豈類山澤癯。我昔遨嬉亦有圖。騎驢戴笠風
塵趨。困人頭白萬念徂。獨餘此樂老不殊。短蓑篋
舫尋常有。竟欲從君下五湖。

跌宕有氣

京華集

表

與劬孺弟寫別次見簡二首

山館秋雲別到今。坊鄰宜北復追尋。何來紙屋梅
香遠。忽漫河橋柳色深。過日能詩推好手。逢人寡
術抱方心。相期余汝仍同調。肯使緇塵易素襟。
休道文人作吏難。水山佳處且之官。非同縱壑游
鱗樂。差善聞梅入齒酸。翠嶂飛泉簷外得。紅蓮畫
舸鏡中看。懸知政簡多吟賞。屢展風流憶謝安。

揚青村之官新昌用東坡韻賦二詩留別次
韻送之

蘄州使院枕江水。授經早識君才美。
往謁陶雲觀察公於蘄州

君年尚少為政越餘最風流漸鴻立鶴惟吾子君初令

我翼一停蘭溪擢訪舊再曳洪都履平未余兩商

丘先生把君詩激賞之言猶在耳頗怪兩地失交

臂咫尺何殊隔千里扶質堂湯黃門西厓前榴正花既

見迷往心則喜示我和蘇留別篇情致綿渺具微

指休嗟一刀已三用舉杯相向但莞爾石用送江公知吉州韻

兩載傲居宣武門掩扉陋巷如深村君來長書開

襟抱袞袞聽倒三峽源濁醪呼取浮藥玉寒水薦

果堆瓦盆遠憶片帆濯湖去鷺峰烟靄浮石根黃

蘂禪杳子真逝聊與湖山結弟昆筠州洞窅宜豐

最奧能包乾兼括坤如此名勝行作吏揮手無復

岐路言人生行樂乃所貴噉蔗食蓼誰輕軒右用介亭

錢揚次公韻

尚基以下居圖索題久未報長夏展卷漫成

四絕句

十五年前見此圖簷竿筍笠認潛夫重逢馬首還

相笑得脫朝衫鼓枻無

平遠江村筆有神鬚眉澹宕復誰倫此中欲著歸

漁客除是含毫自寫真像為尚基對鏡自寫

竹深草閣畫蕭蕭風物田園入夢遙莫怪圖成歸

計晚羸將題句似牛腰

澄波縈帶綠楊疎揀得溪山便是居許寫扁舟閒

泛意釣師新署待君除

曠曠圖同夏重次大宗伯韓公韻

映谷輝林螢計斛與晝日爭光豈足以瞽遇瞽行

長夜操奇懷珍誰寓目就中一老負鑿衡察察以

耳便便腹趨走茫然凡七輩手捫鼻嗅空在握低

昂任意孰偽真棄取隨綠恣翻覆譬令走者盡可

驂麕麕將無殊驥駿賞音舉世類鳴缶抵鵲何人

解惜玉倘得盲目不盲心猶善雙瞳逢滅燭

極似蘇門諸賢風調去坡公不遠

為江魚衣工部題畫扇

色香占斷曉雲邊作意啼烟鳥弄妍不化峰頭蓮

十丈祇隨團扇倚君前

送周燕客之官揚州書盧溝送行冊後

曉霽雲峰帶郭明盧溝冰泮水初生爭看騎馬新

緋客難遣分襟舊雨情官柳欲青辭帝里林花

待放指蕪城昔遊賓從還餘幾應雜扶車父老迎

襟圖先生昔官廣陵

雨後赴江工部觀蓮之約戲成

為趨潞水看蓮約故踏新泥到日晡一笑重來花
欲放似留清艷待狂夫

都有真趣可喜

魚依工部潞署盆蓮開放二枝用汪東山修
撰水中桃花韻四首

似對娉婷喚莫愁疎簾乍捲遠香浮隨肩更愛娟
娟好欲向芳筵作並頭

露裊輕紅窈窕身一枝又報曉來新化工各有天
然色邢尹相看總可人

北郭荷風欲滿池使君清興愜幽姿魚依種蓮郭外明朝

京華集

望

正是觀蓮節可及吳閭展席時六月廿四日為觀蓮節吳門遊船最

次最盛

高柳叢筠河曲遮田田深處道人家十年我重逢

佳會水部題詩籠上壁紗宋漫堂中丞官通州余每同河曲遊燕距今十

年後有此遊

補齋太常垂和前詩仍前韻奉訓時太常邸

齋盆蓮亦放

靜客追尋得破愁綠衣雲萼鏡中浮與君到處成

欣賞不倚紅妝笑白頭

獨立緇塵不染身水芝名已占清新洛陽多少看

花侶誰辨花開遇主人

紅蕖灼灼照臨池太常為君子書扇君子心情遺世姿坐對

嫣然如解語穩帆齋名顧曲納涼時

迴廊複閣影周遮實並花駢伯仲家夢到池塘傳

好句幽香隨月透輕紗

再過潞河魚依招同諸子泛舟南浦開觀所

種荷花疊前韻

何地能驅客裏愁招攜畫舫淥波浮晚烟深處香

風細只少吳歛出水頭

漫向花間置此身花開南浦正秋新裁蓮不減裁

京華集

望

桃李佳士由來比美人

望入紅舒百頃池霞蒸宛宛出塵姿采蓮更借漁

人艇醉把歸途月上時

隄繞河渠綠柳遮清妍未許效東家夕陽回首輕

盈色似隔新蟬一翼紗

魚依惠佛手柑兼示雅什次韻奉訓

吟成七字寫雲藍。香色綠從指上參。珍重題封勞

遠餉。維摩慮不厭分柑。東坡荅晉卿傳柑詩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蒼齒有

餘香

附原倡

佛手柑寄悔人賦此奉簡

江藻魚依

秋窓雅潔類精藍。文字禪中著意參。飛穰香清堪供養。不須玉指破黃柑。

魚依寄佛手柑四枚程堅池駕部見而索其

一仍前韻戲簡

黃於梅子綠於藍。莫作慘慘兩樣參。一顆攜歸置香閣。不妨竟當合歡柑。

題李吉四置身丘壑圖

圖中之子何高開。踏徧飛瀑窮雲山。清才雅抱古誰比。紫烟客偶來人間。白嶽黃海未云遠。興發探

奇便忘返手招五老下層霄。目極九疑羅翠嶽。更

隨使節浮湖湘。君同令兄都憲祭告南嶽題名紀德留衡陽。君書

嶽廟遊蹤繪事兩奇絕。山川歷歷生輝光。黃山匡廬南嶽

君俱有碑却笑尚平日復日。蹉跎有願嗟華髮。安得

如君恣幽賞。到處吟筇逢水石。丘壑藏曾樂稱身。

奚必巖棲谷飲親。鄴侯未肯空山老。白也豈是中

阿人聊寫蒼寒太古色。展向晴牕尋舊識。看君小

隱兼大隱。不待他年已陳迹。

少司農山薑田先生招同寅谷亮功潤木靜

山飲古歡堂詠秋柳限五言古體二首

有苑百尺條旖旎。覆清墀。昨夜涼露下。排空鴈聲遺。撫茲爽颯。颯候。緬彼媚斌姿。濯濯洵可愛。蕭蕭詎非宜。榮悴轉環耳。攀折歎奚爲。不見今年稊。乃生去年枝。

深于竺乾之音乃能道此

移將靈和種。軒窓坐相悅。萬縷搖秋陽。商飈變時節。翳蟬葉微脫。作浪烟若滅。記從青門道。曾縮同心結。亦復怨無情。依依感離別。裴說詩思量却是無情木不解迎人

延佇玉河春。珍重美人折。

題叔毅桃葉渡江圖二首

花點風鬟柳拂頭。來迎有客學操舟。殷勤兩鬢空隣汝。爲寫春江憶舊遊。

根連葉映最天紅。水態雲容曉露中。憑仗好風吹送去。與郎並載任西東。

題香泉桃花流水圖

端居念江湖。欲往從釣師。胡乃舍犬隱。長歌漁父辭。君家鄰雪川。爲復連蒼湄。遺蹤景樓道。千載結幽期。春風二三月。桃艷柳垂絲。坐見水木妍。挹彼清曠姿。興移浮篋舫。來往亦無時。有書目不寓。有竿手不持。武陵信所適。嗚夷行可追。此樂恐不遂。

作圖聊自怡

益都孫相國文定公著書之處三松在庭名曰叟齋其仲孫貞伯官戶部郎以累傳肄習其中嘗念三松不置因取温飛卿暫對山松如結社偶因麋鹿自成羣之句繪圖寫照屬

余賦詩

落落三長松托根顏山下號未擬秦官圖已類偃寫為問年所歷得名記昔者相國手植時離立不盈把愛傍讀書堂盤桓無暫捨授經亦累葉先澤思良治時序感踐更鱗鬣覆古瓦冢孫叅地曹氣

東華集

岸稱高雅氣岸高雅武備衡事家園渺雲山日騎朝天馬嘗

懷叟齋中蒼涼驚濤瀉坐看麋鹿遊風貌何瀟灑與君共歲寒寧歎知音寡翻笑蔽日櫟老大空依社

題胡天麟鷺渚觀泉圖

繞澗鳴泉雨後多棲尋風日正清和到來啼鳥翻花影坐久游鱗蹴錦波隔岸芳菲分白鷺掉頭烟靄指青螺此中大可賡招隱未得長閒奈爾何陳月巢嘗欲尋太華王屋武夷羅浮諸勝擇地隱居而不果近思歸築於石公銷夏之間

顧天山作圖賦詩送之劉介于鄭賈生次韻

邀余和余初識月巢於鐵門周子寓舍知其樸雅高閒不以家人生產為事年踰四十尚未娶客京師十二年今再見於密雲署齋月巢將歸矣余謂買山之計固宜決偕隱之人似不可無故未語及之並示鐵門

東華集

身世信所遭廊廟與丘壑或出亦或處期無負宿諾兩誤良足惜冉冉將焉托頭衛署倦客此籍無妨削白檀再逢君夏夜月生魄更得見鄭子談深鈞風幕示我歸隱圖是非辨合昨言窮太華幽嵐影天外落兼之訪王屋俯流仰崖嶧武夷羅浮間覽勝寧厭博庶幾全壤曾盪除資良藥佳遊竟不遂空爾費籌度故鄉好湖山何事遠尋樂一區買匪難屏跡離郊郭雙槩洞庭西聊以息行脚放鴨亂野鳧天水相漠漠我老困風塵回頭成大錯豈無田園興撫膺失早酌遽寒海鷗盟乃從枯魚索何若君決計飄然釋羈縛木榻紙窓前籤軸消寂寞千疊三萬頃此中山夫著稱身衣以布弁首冠以籜清福畀爾躬所得豈云薄還視彼勞勞奚啻霄與壤他年款君扉將迎倒芒屨誰謂神仙居烟

艇不可泊鹿車會當挽鴉背時須鑷餉客具中厨
暖老仗操作請以質鐵門斯語未可略

題胡茨村按察庚辰寫照

用唐李洞四五句竹二三千卷書

句作

會稽之山鑑湖水茂林修竹相參差亭榭紫紆入
杳靄遠綠浩翠環漣漪先生家世本於越把卷長
對千巖奇崔巍甲第起燕市鄉關畧畫空爾思代
興持節歷名勝芳辰麗景傳新詩忽輕軒冕恣幽
討還從尚友尋心知連屋有書居有竹李王孫句
寧吾欺越山綿邈不可即邢州有園名以隨擅場

京華集

單

好手工繪事茅舍蕉窓圍檜籬紛陳圖史擁一座
樂在其中知者誰行藏由興亦由已胡大夫乃天
人姿習習竹風來檻外宛接伊人蘭渚湄

禹天秩索題冊子即送之還廣陵

禹郎畫筆妙通神風貌圖來自得真興與烟霞差
不淺坐尋松石合相親抗懷忘物能觀我脫帽拋
筇便出塵歸向湖山覓粉本知家法外有傳薪
將之石泉用范石湖謁南嶽三十韻述事書

懷留別鐵門

密雲畿北隅四境羅莊屯古北道所由行幸來

至尊君為劇邑長供億敵外藩清泚帶複郭浮嵐
渺林端時平烽埃靖陽回黍谷山名在寒行宮

峙東郊 駕至車塵奔時維夏六月避暑出塞垣

駐蹕列千帳羽衛森九閣 聖朝大無外威德屆

普天率舞騰鳥獸和寧戢神姦君操三寸管匹馬

隨行軒拜手紀厥盛仰瞻來往轅匪從遊畋樂耕

斂省黎元游心萬幾暇濡毫起文瀾上有過密

異數邀寵錫宸翰賁丘園上賜御書坊節紀

頌寶翰寵光小臣有老親奉以娛晨昏所遇有

如此庶不負一官我作西川遊崎嶇歷烟鬢孤城

京華集

單

萬山中吏事想能閑野鳥互磔格邊雲盡態妍或
言窮寂地聊洗塵壤喧何異投荒客凝眸望鄉關
逡巡向蠶叢悵悵撫刀鐔計日合當歸劔徑理藥
欄回憶引彤墀咫尺覲 天顏載震五月六日引
觚稜上曉日暗綠籠輕烟眼看趨走吏半登侍從
仙敬瞻君特達踰踰我疎頑期君致通顯立事除
名根近別復遠別留待他日論

贈顧梁汾舍人以下追錄舊作

瀟灑襟期任所之清時閒放復何辭功存吾道應
須友業訂名山細檢詩難遣茫茫塵土夢空餘落

落歲寒知東林往事西州路獨倚晴檐廢舉危

與栢鄉魏相國同日生

通州南溪寺和商丘宋相國壁間韻

高臺聊縱目野樹似紛麻孤岫兼天迥奔湍帶郭斜棟頽詩在版榻靜客分茶猶說當年事文康此泛槎

次韻送吳青壇侍御歸語溪三首

觚稜迴首隱晨光心逐春歸旅鴈行就列肯隨三品料投閒空憶五雲漿豈知松菊真堪戀故使幾微有過防淥水峭帆花月岼襲裾應勝軟紅香

京華集

卷一

崇班突兀見斯人天近何難託此身公論自存能不負臣心可鑒豈須陳夕陽芳草柴車駕細雨荒

烟荷芰紉羸得姓名傳驛路許歸將母即君仁冰漸便與國門辭春滿家園柳拂池襟被蕭條從

所好軸籤檢點得相知居鄰黃葉欣同調

黃葉村莊孟舉

舍人別業夢繞青蒲感異時迢遞女陽亭畔路一樽他日話幽期

題吳仁趾小像

結習前生文字緣好將行脚問詩禪而今解得無為法坐對長空月一圓

西城別墅十三詠和王清遠

石帆亭

山亭如虛舟湧出層波上譬如涉大川君子利攸往悠然千里心恒作江湖想

樵唱軒

斜曛暖林抄織月挂屋角輕風送樵歌逸響入雲邈延佇向空軒賞心唯自覺

半偈閣

我譯三車書不如一半偈嘍囉文字外於此得真契坐看檻外山青青盤五髻

京華集

卷一

大椿軒

蒙莊紀大椿婆娑不知老高柯傍庭階流盼怡顏好其上盪層雲其下蔭瑤草

雙松書塢

九九雙松樹移自徂徠山白石壘作塢色映蒼苔斑共此千歲鶴松根長閉關

小華子岡

攬衣步平岡暝烟澹林樾巷深寒犬吠寺遠疎鐘歇不見輞川人宛對輞川月

小善卷

曩聞陽羨里一壑風烟具洞門闔兩扉彷彿昔賢
住馴鹿向我鳴似與故人遇

春草池

雨過百草生草色綠於染好風池上來微波翻碧
激白鷗還往熟飛來四三點

三峰

三峰拔地起並立不相讓介然各天性無意分背
向漆園有妙喻庶幾等天放

嘯臺

阮公遺世人白日但埋照高蹤渺難攀千載誰同

京華集

李

調爲築百尺臺願學承風嘯

石丈

嶒嶸聳烟霄四顧無儔侶我愛石丈人堅貞能久
處落落眼中交同心吾與汝

竹徑

娟娟百竿竹生此半畝園黃頭鵲爭棲月出時一
喧唯有愛竹人風雨期勿護

綠蘿書屋

雲蘿踞地垂蒙籠舒翠縷色侵半牀書風吹一硯
雨遺製學騷人秋衣閒自補

京華集

題朱悔人京華集

陳廷敬

說巖

榮華寂寞在斯須一卷新詩酒滿壺君看昭王舊
臺館至今秋草不曾無

京華集

〔清〕馬惟敏撰

半處士詩集二卷

清康熙四十八年郎廷槐刻本

半霞士詩集

子榆卷本

吾友起驥馬生非詩人也蓋古隱君子亦偶寄興於詩以造其遠適時嫌俗自號曰半霞士子甫弱冠慕其梗概時就正焉幸不我棄成忘年交有知之者勉以隱舉子試笑曰人生如夢也富貴於我何加卒不應以隱適終天年嗟乎水陸草木之華有富貴隱逸君子之別而愛之者任乎其人牡丹之愛詎止李唐菊不遇陶五柳蓮不逢周濂溪千百代無知已矣馬生落落襟懷老死甕下世莫之知縱彼不求人知而予以親炙之久私心痛之搜其生著述遺忘者多僅得詩一百七十一首藏者篋中

小斯邑即使君攝我縣事雅

重小之名
予因過其磊落孤踪相與嘆息者久之已一春於予讀書繫馬臺畔擔囊以往馬生詩在焉使君一見拍案驚曰是誠斯人語乎遂授梓以傳噫嘻生不遇知已死而獲神交是猶菊之遇陶蓮之逢周也誠不易觀欲賦古風一章以誌時漏下三鼓率不得就倦而寢忽夢同邑孝廉子開張先生過書舍欽容默坐若有歛歎狀未接一語而寤不禁喟曰文人之身不能百年文人之神足以千古豈張子廉有慨於馬生之遇特來予夢以示異耶然今日之舉使馬自愛斯人使君自愛斯人之語問之斯世斯世不知問之使君

使君不知問之冥冥中之斯人斯人更不知也請問諸
淡淡漠漠之天同里曹文敷禹功氏叙

半處士東臯延安鎮人也少穎悟意氣磊落不與俗同
見名利人如背負芒刺輒白眼視之喜與野史樵童遊
把臂而談皆農家務不及時事識者卜其以處士終而
先生猶恐盜虛聲僅自以半云性嗜飲飲輒醉每於曆
日誌醉大小歲終通校間有一日不書即曰負我時光
矣嘗有達人慕其高風遣使婉招堅不往曰我自我爾
胡與若輩相周旋邑宰賈公石臣過延安敬訪托辭不
面其傲誕如此然性崇孝友成童後曾領青衿屢拔赤
熾爲三齊士林冠五戰鄉閭不利時已四旬嘆曰我之
折節干祿爲異見計也既不可得曷從養志可乎遂輟
舉子業教授明徒不計倚凡來去弗拒追凡歲所得盡
以娛親先生先大人年登耄耋酷嗜樗蒲戲先生曲意
承之時以青蚨暗納囊中不使之其先大人竟不知所
從來且朝夕定省樂效斑衣舞其先大人悅曰吾兒不
讓老萊子矣至今延安人猶能道之先生行二上有兄
一下有弟二分析時曰吾讀書力不勝耕稼且有教讀
資燈火體粥無慮兄貧弟幼安忍循世俗態悉以善者
歸之至其租庸竟出館穀代輸故乃兄弟無胥吏擾終
先生世無異鄰莊有兄弟閭墻者聞先生風輒自艾曰
吾輩狗彘不若安可令馬先生知也遂相洽如初其德

義足以感人又如此先生四十後益曠達不拘恆於月
夕花朝晦明風雨之候持觥滿飲每大醉必有詩
其孤介冰霜之操違世嫉俗之態溢於言表令讀者生
敬畏心昔漢處士汝南安定先生周盤立志高尚淡於
名利嘗就令職以養母既而賦汝墳之卒章以去及母
卒廬於墓側教授弟子盈千人朝廷三聘之終不就以
此知先生應舉子試蓋亦此意非本懷也中晚行誼介
於栗里少陵之間有識者自辨然猶有爲古君子不可
及者先生捐館日諸弟子痛先生負伯道傷一切衣食
殯殮塋墓各於厥誠共勸而無勉強至發引日四方來
會葬者不啻千百自先生居達墓所約四里許設奠號
哭絡繹不絕其中多有與先生素昧平生者嗟乎民之
秉彜好是懿德不謂末俗澆漓而竟克有此余與先生
素不相識緣丙戌冬攝東臯篆訪逸德邑士大夫以
先生品誼對余愧不得多耿光爲恨戊子夏奉委按查
齊災有馬生率童叟百十餘迎途道左頌余攝篆時政
聲余抱慚遜謝問其名曰恂問其里曰延安余思前所
稱半處士此地人也急詢之恂曰族叔父且受業師余
即停轡語其平昔事馬生備述梗槩歷歷如目前道旁
觀者聚益衆僉曰此吾邑高士也致余低徊留之不恐

全處士詩

二

去已丑春余徵東臯曹子禹功來桓署教讀諸豚子偶
見曹子案頭有詩一冊乃先生遺草不禁驚喜欲狂恍
如親炙其人遂授梓因憶馬生及諸鄉八語十錄二三
而爲之傳先生諱惟敏字超驥生於順治甲申八月二
十四日已卯卒於康熙乙酉七月二十九日庚寅年六
十二歲無子葬於莊西之清水源至今封樹其墓主者
秋祀事者皆其諸門人云廣寧卽廷槐頓首撰

絕句四首

卽廷槐

誰人不是夢中身難得先生夢裡真樂此清真忘此

夢莊周那有蝶傳神

半處士詩

三

崛強由天過一生幾篇詩句偶然成誰知入骨三分

透留下千秋拍案驚

自許清名半處士祇須三字志生平天邊尚是當年

月問月何如阮步兵

薑桂性成雙老辣雪梅天合一寒香半處士蓬心不

敢窺機袖祇覺山高共水長

附舊序

韓昌黎讀醉鄉記及五柳先生詩知其有所托而言也。大抵騷人韻士不遇於時，觸景賦詩，聊以吐胸中之奇耳。吾邑超驤馬先生，天下士也，少負奇氣，食餼費官者有年，試輒冠軍，而數奇不博。一第數年來，勅遊矣。舌耕筆耘，淡愁無所求於世，故於晦明風雨，美景良辰，寄情詩酒間，不佞心折已久而相距三十里，不獲樂數晨夕。每與邑中詞人郭子乘霞，仰止高山，乘霞較予為閒人，時棹孤舟訪戴山陰道上，接其杖履，又最久。一日携一冊索序，則超驤先生詩也。嗚呼！余被線才管，窺蠹測

序

安足以知先生哉！第讀其詩，風輕雲淡，好景逼人，壁峭嵒懸，勝地奪目，穠桃艷李，髣髴上苑之風芳，芷馨蘭依，稀天台之景，曾中之奇，真汪洋若千頃波，固不特醉鄉五柳之有所托也。余愛之重之，不欲自外，兼不欲絕乘霞之請，為贅數言，用附不朽。然余更有期者，泉石膏肓，烟霞痼疾，篤嗜翰墨，兼以成癖，余與乘霞實又有同病。烏異日婚嫁畢，跨蹇北遊，燕趙訪盤谷，高賢聆其議論，風旨旋即駕舟而南，覽風土人物之美，谷山大川之狀，庶幾眼界一潤，文章其有進乎？超驤不我遐棄，異日能偕我一行否？康熙辛巳歲，同邑友人張長齡鶴麓氏題。

自序

蓋余應世材疎，謀生技短，數年來從熱鬧場，開冷白眼，在繁華局，煉閒散身，覺天地皆幻，名利皆空，百年富貴，固為身外浮雲，一副皮囊，誠屬夢中泡影，惟有守拙安貧，偷閒學懶而已。故冉冉光陰，人以忙度之，而止苦其短，我以閒度之，而殊覺其長。悠悠世界，人以熱處之，而頻嫌其窄，我以冷處之，而反覺其寬。驚怖不來，逸豫不去，課業之暇，無事縈心，不揣醜難，技拙敢舒，麤鼠微能，或于花晨月夕，或于雨楚風淒，睡魔不染，酒病初痊，遊屐方懸，唾壺纔碎，撮拾糠粃，陶融野性，效顰之婦，自不知其醜，逐臭之蠅，自錯認為香，不過聊遠踈狂，野興而已。非敢云詩也，倘逢同調，見憐不鄙，卑陋場之削，斷甚，勿以詩律律之，甚勿以不知詩，哂之，實野人之知己矣。康熙壬申歲，東臯半處士馬惟敏超驤氏自識。

半處士詩集目錄

卷上

迷懷

四十七歲初度有感

狂興

避暑自遣

感遇十五首

煎茶

讀山海經

自嘲

目錄

飲酒

夢得鶴子梅妻一聯醒成一律

遣懷

夢陟懸崖陡見瀑布峭壁大書雪濤二字

聞東南諸山多勝地思遊未果賦以誌之

偶成

流民嘆

齋前棠梨盛開有感

見石人有感

寒食醉歸

清明偕友郊飲

暮春

夏夜

夏夜睡起獨飲

夏日雜興二首

夏日小樓睡覺即事

夏日大醉川上濯足

七夕醉友人齋中

對月有感

八月十四看月

目錄

八月十五夜看月

八月十六夜看月

九日有懷

九月燕未歸

九日河邊獨步

九月雪

秋夜聞歌

歷下秋夜

咏雪

霜花

咏膽瓶桃花
梨花
花影
新雁
挑燈杖子
登白雪樓懷李滄溟
登華不注遇雨
大明湖
登泰山
大夫松
徽宗廟
天寶遺事二首
嚴子陵
感懷八首
贈同庚新貴
鳥
重陽
麥浪
牛
秦堤晚照

目錄

三

卷下
魚字碑
田家詩
遣懷
紀夢
五十初度
偶成
夏夜
夏日偶成二首
九月望夜看月
次韻郭乘霞夏日南村即事
宿滙善寺
灤水弔齊魯
雨中秋漲
映雪讀書
剡溪遊興
袁安僵卧
程門立侍
謝庭咏絮
贈友隱居別業十三首

目錄

四

醉趣
圍碁
戍婦秋思
醉歸
聞秋蟬
榆錢
醉友齋之明日再訪不遇
讀歷城郝使君半字詞
聞赦
清明杏陰小飲
贈丐者
中秋賞月
秋夜獨酌
傲悟
落花
九日對酌
閒中歌
漁浦
遣懷
醉後寫懷

目錄

午夢
有感
野飲
水邊偶成
寒夜鴉啼
寒夜聞雁
正覺寺觀劇
過舊讀書處
望友空齋
飲友人書樓
讀晉史有感
晚步
題友人齋
旅况
隱居
寒夜雞聲
感落花
燈前獨酌
醉花
製菊枕

目錄

偶成

春日泛舟

夏夜獨坐

秋日小樓即事四首

元夕獨坐

夕眺

粉鶴翎菊

金鈴菊

登夜光樓

五大夫松

挽醉僧

閒居

牧童

夢入青城山

踏青醉歸

半處士詩集目錄

目錄

七

半處士詩集卷上

東臯馬惟敏超驥甫著

廣寧即廷槐梅路甫閱

述懷

兩鬢空驚鏡裏霜。絲絲惹起舊清狂。以奴呼巧言多驗。為病辭貧法不良。薑桂性成雙。老辣雪梅天合一。寒香於今淡泊還。真素只有吟聲出肺腸。

四十七歲初度有感

一萬六千八百日春秋似鳥正翻飛。莊周舌弄青雲遠。子羽頭驚白髮依。多過七年猶見惡。少差三歲未知非。

浮生半老後何羨。浪碧桐江打釣磯。

狂興

掃盡牢騷吐吐心。好從物外快登臨。千年山水留天地。一刻雲烟寄古今。載酒頻來人問字。彈琴幾見客知音。寒林雪剝梅花味。收拾奚囊獨自吟。

避暑自遣

林隱高軒靜不譁。一壺一枕半仙家。黑甜栩栩風纔午。紅暈飄飄日又斜。湯武征歌憐蟻陣。唐虞揖讓笑蜂衙。北窓睡覺無人到。起向芭蕉問落花。

感遇十五首

秋色春光入夢空。幾番楚雨幾淒風。是非不到海濱叟。
得失何關塞上翁。掃盡貪嗔忘物外。恐留星嶽滯胸中。
羞將白眼逢污世。一任蜂衙蟻陣雄。

年來頽影喜龍鍾。蝸角蠅頭事事慵。富貴任他爭僕碌。
清貧許我獨從容。子猷雅興風前竹。靖節幽懷月下松。
博醉何須煩信史。腹中無物酒頻攻。

古今興廢幾家邦。月滿長空影落江。金谷須知墮有日。
鴻門漫羨力無雙。花添錦上翻新樣。調譜絃中失舊腔。
吹萬春風多少恨。一時齊赴醉翁窓。

石火光中莫謂虛。無端韁鎖費躊躇。百年事業幾杯酒。
一世清狂半卷書。看竹逢人皆是伴。種花有地即堪居。
悲歌何必分貧病。月到樽前味有餘。

綠野風清戀敝衣。五陵何事作輕肥。且從青史交今古。
莫向紅塵問是非。垓下已無逐鹿跡。江邊猶有釣魚磯。
殘書濁酒當窓客。雲送山光對落暉。

休誇五桂共三槐。無意閒花隨地開。王謝堂空春燕去。
秦隋宮廢暮鴉來。拔山莫展沐猴力。作賦難留倚馬才。
風月有情容我醉。醉中何必覓瑤臺。

不知倒烏不彈冠。菜苦齏酸隨分安。壘塊未消天亦大。
風濤正起地仍寬。功名滋味歸雞肋。文字機關付鼠肝。

半處士詩集卷上

二

昨見花開今又謝。白頭人向醉中看。

靜掩柴扉即洞天。紅塵知趣避窓前。逃名有意學梅叟。
玩世無緣逢橘仙。踈懶何妨由彼笑。清貧不敢受人憐。
乾坤也怕書魚蠹。遮莫滄桑幾變遷。

卜居無地避塵囂。日引村醪強自澆。喜淡未裁君子竹。
厭濃何種美人蕉。清風輕拂華山枕。明月光浮潁水瓢。
鳥語窓前催好句。吟成暮暮又朝朝。

點鬢星星奈老何。不隨人世鼓風波。閒情最喜穿花蝶。
冷眼還悲撲蠟蛾。縱到窮途休痛哭。且尋餘地作狂歌。
幾時得似緱山客。騎鶴吹笙觀荷戈。

半處士詩集卷上

三

潦倒青衫寄此生。羹藜何羨五侯鯖。襟懷小樣陶彭澤。
踪跡大綱阮步兵。不利不名塵外客。半顛半癡醉中情。
市談聒耳渾難洗。且向林間聽鳥聲。

閒閒兀坐久忘形。萬壑波漂一葉萍。歲月催毛昨夜白。
風塵眩眼幾時青。筆端曲屈傳顛旭。鍾底深沉瘞癖冷。
塘外蛙吹成兩部。那知客向醉中聽。

繁華人去杳難尋。處處寒釐作暮吟。後世憶今今即古。
何年作古古猶今。看花且自留青眼。步月休辜待夜心。
試問朱顏還在否。當歌不及酒頻斟。

桃花流水遶茅菴。好酒一樽書一函。永叔居中朋自六。

諸仙月下影成三。麝頭怪我眼常白。鶴曉經人面。盡藍
噴必濟貪。難得脫輪他。跌坐老瞿曇。

片刻光陰風底帆。蛩聲方靜燕呢喃。三分比似吟梁甫。
一夢爭如築傅巖。須向暗中忘白黑。莫從淡處釀酸鹹。
花畦竹徑成疎懶。跌足科頭半掛衫。

煎茶

醉餘無計奈梅天。檢點龍團手自煎。竹裡烟塵烹活火。
花間香鼻瀟新泉。風翻謾謾秋松外。水落潺潺春澗邊。
識得茗爐功候到。何須再讀陸生篇。

讀山海經

半卷詩集卷上

四

壘塊頻澆酒。每沾為坡。虞夏海山圖。禽獸奇還異。
魑魅魍魎有也。無耳目未經休。作怪乾坤不測。漫云誣。
悠然讀罷襟懷濶。添箇啣杯阮籍徒。

自嘲

三百青銅一斗漿。舌耕日日作俳場。清閒有意真成懶。
踈野無知不避狂。識類醜難天。自小技侔鼯鼠。我為長。
萬鍾何苦樊籠耳。盡菜餅中別樣香。

飲酒

麴蘖叢中別有天。竹林獨坐月娟娟。荷隨身後無非鋪。
掛在杖頭總是錢。醉去誰分賢與聖。興來我忘病和

顛心標直豎。凌千古。莫謂柴桑合掌傳。

夢得鶴子梅妻一聯。醒成一律。

一榻風光入夢賒。乾坤生我即為家。委形又暫塵邊草。
幻遇榮枯鏡裏花。鶴子梅妻清眷屬。漁山樵水好生涯。
個中且把閒身役。露滴空庭夜煮茶。

遣懷

玩物陶情不解狂。那知誰靜與誰忙。浮生我愛愁中過。
世味人嫌淡處嘗。詩酒琴書真事業。山川風月大文章。
百年三萬六千日。澆莫花稍下夕陽。

夢陟懸崖陡見瀑布峭壁大書雪海二字

半卷詩集卷上

五

半世拘牽醜。夔間忽從夢裏陟。仙山醒來猶覺身飄渺。
想去常如意。往還海外奇峰多。杳杳囊中名嶽自班班。
何時得逐煙霞志。瀑布懸光對雪海。

聞東南諸山多勝地。思遊未果賦以誌之。

長白烟巒勢若何。夢中曾向翠微過。秋光似繡迷紅樹。
春色如屏抱綠蘿。百里勝遊難謂遠。半肩行李不為多。
幾時着兩東山屐。萬疊高峰一嘯歌。

偶成

莫向茅君學。駐顏利名攻破出。函關乾坤容我道。遙樂
詩酒隨人自在閒。洗耳不須尋潁水。軒眠何必問華山。

眼前豈少鳶魚趣。月窟天根好往還。

沈氏嘆

凄涼風露點窮途。庚癸空殷何處呼。舊國雲濤歸夢遠。他鄉日暮客心孤。鴻飛鰲野聲先咽。鶴面衝寒色欲枯。翹首九開塵漠漠。倩誰重繪監門圖。

齋前棠梨盛開有感

關徧棠梨三月天。池塘春草翠浮烟。留春富有尋花興。買醉貧無貫酒錢。魂夢欲隨蝴蝶化。歌聲不乞燕鶯憐。叮嚀風雨須迴避。零落芳華又一年。

見石人有感

半處士詩集卷上

化石山頭事若何。問君閱盡幾風波。昏昏旦旦常如是。暑暑寒寒自不磨。漫作淳于嗤土偶。空勞索靖嘆銅駝。無言暗合金人口。釣叟樵童悟得麼。後得先生改本末句云。樵童三緘悟得麼。

寒食醉歸

興到渾忘天地寬。酒旗招客遠盤桓。青山隱隱思携屐。白髮蕭蕭懶著冠。影暗林邊煙蒂冷。灰飛塚上火餘寒。年年腸斷清明節。幾處花梢鳥弄錢。

清明借友郊飲

節到清明逸興長。一樽對酌杏林旁。烟籠草色呈春色。風送花香帶酒香。半面紅桃臨淺水。千絲綠柳掛斜陽。

東臯逸叟超驥子。拄杖閒吟入醉鄉。

暮春

東風呼我一登樓。極目天涯望不休。已老桃花紅雨亂。將濃柳葉翠烟浮。翩翩燕影穿簾舞。啞啞鶯聲出柵幽。春色三分何處覓。黃昏鴉睡月光流。

夏夜

銀漢稀微玉露中。何人斜倚碧梧桐。一簾槐柳樓頭月。半棹菰蒲鏡面風。思入妙來諸品淨。神遊象外萬緣空。蝶飛夢裏尋莊子。格格雞聲日又東。

夏夜睡起獨飲

半處士詩集卷上

半榻驚回夢未成。開軒靜對冷三更。庭花乍動簾香細。簷樹微遶竹徑清。殘月婆娑留蠅影。輕風淡蕩送蛙聲。倩誰傳此閒中景。付與窮途阮步兵。

夏日雜興二首

詩腸久已盡成灰。不怕炎蒸四面催。化蝶魂隨風蕩漾。狎鷗身逐水滌涸。閒情遠寄花間鳥。宿塊頻澆竹裏杯。直上千秋尋好伴。癖伶顛旭與鄰枚。

茗椀蒲團靜不譁。北窓待得火輪斜。柵間對幾聲鳥。塘外喧闐西卻蛙。老至又為天地客。興來偶作釣萊家。料頭箕踞忘筌叟。醉數前村未落花。

夏日本樓睡覺即事

午夢新回萬慮空。悠然兀坐意難窮。神遊蝶影參差外。機息蟬聲斷續中。蕊寒香桃自雪襟。披爽氣扇來風。樓高百尺無人到。眼底蓬萊一粟中。

夏日大醉川上濯足

嘯傲乾坤奈醉何。清流濯足不知他。顛狂莫問樵童笑。科跣魚妨汲婦觀。千古有情真即假。一心獨得少為多。歸來陣陣薰風送。興寄滄浪孺子歌。

七夕醉友人齋中

金風玉露正悠悠。七夕相逢又是秋。日下腹無書可曬。星前伴有酒堪酌。且從玉學評今古。莫向銀河問女牛。醉透野情聊寄興。何須作賦做登樓。

對月有感

碧玉天懸古月輪。人間一見一回新。照人月是當年月。對月人非舊歲人。牛渚閒情餘野水。庾樓佳興半飛塵。明秋今夕知何處。醉倒清光此在身。

八月十四夜看月

中秋節近望蟾天。似水澄澄月滿川。素影難尋此子缺。清光早見九分圓。廣寒歌舞擬明日。牛渚壺觴憶去年。隔夕陰晴渾莫定。桂香今落客樽前。

八月十五夜看月

一碧長空萬里天。琉璃影裏問蟬娟。也知望夜盈魚缺。最愛中秋分外圓。狂興頻添忘宿醉。良宵錯過又明年。幾回思做羅公法。飛上清霄桂闕邊。

八月十六夜看月

飄香桂影酒杯傳。滅燭空庭月可憐。誰道清輝今不足。依然皓魄昨團圓。徘徊明日知何處。躑躅前宵似隔年。身在故鄉心是客。渾疑醉態入霜天。

九日有懷

寂寞重陽雁陣哀。聲聞孤館客徘徊。憑今那復龍山會。千古空懷戲馬臺。漫問紫萸何處插。任他黃菊幾家開。倚門不見白衣到。且把秋香當酒杯。

九月燕未歸

九月林疎社日遠。霜前猶見燕依依。呢喃似共黃花語。來往相隨紅葉飛。祇識梁間成舊壘。多忘海外有烏衣。情深不覺譏張翰。見起秋風即欲歸。

九日河邊獨步

擬登萬仞臨無地。滯跡河干氣亦豪。落帽有情空想孟。白衣不至正羞陶。狂來莫惜親賒酒。興到何妨白押餽。短髮簪花斜欲墮。秋殘心事半牢騷。

九月雪

頃刻同雲鎖。兼秋黃。花密霧兩悠悠。涼韻晚。蛩偏咽。
慘淡香寒草。亦愁着地無痕。成兩落。漫天有象。趁風流。
誰知一椀山陰興。直赴柴桑作隱遊。

秋夜聞歌

何處悲涼。弄楚聲。天空鶴唳轉分明。秋商入律。音偏苦。
夜籟相吹。調更清。聽去雲中疑有樂。暮來世上盡無情。
今宵逸興增多少。茗椀仙風兩腋生。

歷下秋夜

穿窻風勁。報清秋。我本無愁天付愁。欲卧仍留。聊剪燭。
將興還住。暫啣。既簾前。隱約華山。月夢裡。依稀濟水。舟。
蟋蟀不知人是客。又添旅思到床頭。

咏雪

凍雲垂幕。晚寒生。積素凝輝。客眼明。淡合乾坤成一色。
輕依草木。盡無聲。不香花發。千林滿。帶潤粉埋。萬壑平。
點綴河山成玉琢。庭前先送竹梅清。

霜花

郊原無地不瑤瑤。葭閣苑瓊花。迤邐裁鳥。向白雲深處。落。
人從明月影中來。千林素合。孤烟碧一色。寒凝萬萼。開。
野外且舒空濶眼。何時劔刃動春雷。

咏膽瓶桃花

小窓斜映一枝春。絳蕊含香半未勻。靚色久辭繁。兩露。
清姿遠避惡風塵。瓶中淨插非無意。案側扶疎別有神。
林外應嫌素世界。幽情只合伴幽人。

梨花

冰肌玉骨占春叢。寂寞黃昏小院中。帶雨一枝披柳綠。
凝烟幾樹壓桃紅。溶溶冷艷真欺雪。淡淡清香暗逐風。
疑是霓裳仙子降。翩翩影落粉牆東。

花影

天然一幅花枝畫。晝夜月光中。繪出來整整斜斜。移小徑。
踈踈密密上高臺。露珠屢洗痕難滅。風帚頻揮掃不開。
也應騷人臨座右。澄江水色為君裁。

新雁

書空草聖影悠悠。霜信傳來報暮秋。幾日啣蘆離北塞。
一聲驚客過南樓。乘風自許凌河漢。帶月誰憐宿蓼洲。
不到衡陽應有意。瀟湘江水萬年愁。

挑燈杖子

枯莖一動轉輪驚。常守更深伴短檠。膏內原無貪潤意。
燭邊寧有赴炎情。心偏待撥方歸正。光暗經挑始就明。
長夜漫漫功佐旦。莫因微細為君輕。

登白雪樓懷李滄溟

弔古高臨白雪樓，凭欄無語思悠悠。山容飛翠懸詩料，日影沈丹壓酒甌。壁上殘碑空歲月，窓前老柳幾春秋。文壇橫槊人何在，只有潺潺釣竇流。

登華不注遇雨

石磴攀緣興不窮，披襟極頂領高風。函峰渺渺濃烟外，碣水濛濛細雨中。目濶山川原自濶，心空塵世久成空。此時此意此番景，騎鹿人遊海角東。

大明湖

子固當年作勝遊，七橋風動芰荷秋。長空爽氣侵紈扇，短棹清漪漾酒甌。自是芙蓉花解笑，非關酩酊客凝眸。

半素士詩集卷上

十一

南山千佛晴風起，倒入湖天螺髻浮。

登泰山

歷盡嶙峋幾度攀，籃輿如鳥上雲端。空于眼界三千里，超彼峰頭十八盤。弔古不搜秦漢蹟，探奇創獲越吳觀。舉頭尺五天何近，兩腋清風面面寒。

大夫松

曾受強秦錫命無，虬枝欲吼不如枯。盤根錯節操原勁，嘯月呼風影自孤。抗志瑋瑋天莫尔，虛名泛泛世難污。從今拗作巢由伴，那許人稱五大夫。

徽宗廟

花石網來良嶽成，封丘門外鼓鼙聲。上清冊錄徵金亮，御絹裁書懷蔡京。萬里昏公嗟往事，千秋教主笑佳名。荒村古木斜陽裏，寥落爭如五國城。

天寶遺事二首

太液池邊樂未央，風流天子倚沉香。銀橋那得仙翁跡，彩筆空留醉客狂。一曲寧王橫玉笛，幾回魏國試霓裳。千秋最恨漁陽鼓，兩落紅梢泣海棠。

龜年手板念奴唇，幾調清平醉太真。羯鼓聲揚花萼破，騎塵影動荔枝新。更兼玉燭調楊李，况復金門入魏秦。

半素士詩集卷上

十三

蜀雨淋鈴曾譜曲，蚕叢西去涕霑巾。

覆子陵

明月一竿兩一蓑，羊裘影落碧烟波。故人不為君王屈，天子其如釣叟何。漫把文章求捷徑，且隨花鳥作狂歌。洛陽厭煞風塵滿，江上漁磯浪打磨。

感懷八首

半世拘牽愧井蛙，心空宇宙自無涯。女媧難信補天手，夸父何縈追日懷。二十年婚皆是蟻，五千里戰莫非蝸。若從幻境求真趣，濁酒殘詩處處佳。尋香逐臭兩成塵，消息文章不隔隣。海若可填非怪事。

天○如○果○墜○亦○愁○人○泉○臺○自○有○千○年○夜○逆○旅○難○求○百○歲○春

一○寸○光○陰○夏○后○惜○醉○鄉○莫○認○武○陵○津

不○忝○消○息○在○忘○言○酒○盞○詩○箋○列○小○軒○鴛○頸○鷺○飛○成○化○蝶

鳳○毛○零○落○換○啼○猿○幾○者○話○柄○留○千○古○一○刻○形○銷○到○九○泉

喜○得○塵○囂○人○跡○遠○秋○蟬○頰○向○夕○陽○喧

唐○宋○文○章○那○可○攀○詩○書○駐○得○好○童○顏○風○流○事○過○湮○金○谷

豪○俠○人○空○閉○玉○闌○桐○水○無○魚○何○處○覓○孤○山○去○鶴○幾○時○還

坐○評○今○古○亡○羊○道○不○及○柴○門○看○白○鷗

踈○拙○憑○他○笑○且○嘲○醉○餘○得○句○漫○推○馱○浮○雲○過○眼○忘○堤○柳

素○月○當○頭○見○屋○茅○蓮○社○無○緣○僧○不○侶○竹○林○有○興○酒○為○交

幾○聲○好○鳥○諸○人○意○旦○暮○閒○閒○出○楸○梢

沈○腰○端○合○配○滿○毛○卧○雪○眠○雲○枕○亦○高○顛○倒○榮○枯○憑○造○化

平○章○風○月○屬○吾○曹○常○思○放○誕○讀○莊○子○不○耐○難○愁○看○楚○騷

世○外○波○濤○君○莫○問○長○吟○抱○膝○樂○陶○陶

飄○零○到○老○似○枯○藤○羞○對○寒○種○乙○夜○燈○問○已○曾○驚○蜀○犬○雪

逢○人○難○說○夏○蟲○水○琴○書○落○落○閒○中○事○花○鳥○悠○悠○物○外○朋

安○得○追○隨○三○徑○客○杖○藜○遠○覓○虎○溪○僧

識○得○浮○生○髮○已○秋○漫○從○身○外○惹○閒○愁○讓○他○濟○濟○誇○麟○鳳

忍○我○匆○匆○作○馬○牛○百○歲○休○憐○伯○道○冷○千○年○不○蓋○景○升○羞

有○無○委○蛻○渾○閒○事○洛○北○印○山○纍○纍○丘

贈同庚新貴

桃○浪○輕○颺○舞○竹○枝○懶○從○春○暮○問○參○差○我○羞○驥○尾○稱○雄○日

誰○踞○床○頭○解○悟○時○靜○裡○何○妨○戊○子○小○閒○中○謾○說○甲○辰○雌

乾○坤○一○箇○吾○廬○大○縱○有○窮○愁○萬○里○馳

鳥

鳥○不○知○書○性○自○優○閒○從○林○畔○叫○鉤○翰○巢○間○向○背○占○風○鵲

楸○上○飄○零○辨○兩○鳩○難○到○五○更○悲○旦○夜○燕○逢○二○社○識○春○秋

沐○猴○作○偏○爭○時○尚○戴○個○儒○冠○愧○楚○囚

重陽

雁○陣○呼○寒○報○暮○秋○風○吹○庭○榭○葉○颼○颼○欣○逢○九○日○龍○山○會

忽○憶○三○年○堪○水○遊○白○髮○滿○頭○羞○落○帽○黃○花○驚○眼○好○啣○甌

醉○來○懶○把○茱○萸○插○一○任○霜○殘○蜂○蝶○愁

麥浪

麥○秀○渙○陽○萬○頃○華○芄○芄○陸○海○望○無○涯○有○山○正○擬○雲○橫○翠

魚○水○偏○驚○浪○湧○花○雉○雉○叢○間○疑○伏○鷺○蜂○飛○隴○畔○似○浮○蝦

難○言○繡○陌○農○夫○徑○一○艇○烟○波○漁○父○家

牛

隴○頭○服○輓○影○沉○沉○日○暮○歸○成○捲○鼻○吟○漫○把○威○誇○尾○後○火

何○須○富○說○囊○中○金○只○宜○披○繡○羞○清○廟○未○許○襟○裾○傲○綠○林

讀○史○當○年○誰○掛○角○溝○滕○卧○老○想○知○音

秦堤晚照

鞭石三山不見踪秦堤千古說東封當年曾駐旌旄燦
今日惟餘草樹濃緜野殘霞紅縷縷繪空返照紫重重
蒼茫一片斜陽影贏得千秋吊祖龍

半處士詩集卷上

半處士詩集卷上

十六

半處士詩集卷下

東臯馬惟敏超驥甫著

廣寧即廷槐梅谿甫閱

無字碑

矗矗秦碑立天門日觀間茫茫無篆跡隱隱有苔斑
草楸榮乃悴雲煙往又還古今猶且暮山靜客身閒

田家詩

風動碧痕流徜徉事隴頭翻朝露色携去晚烟浮老
至偏忘悴動時自有秋田歌相唱和鼓腹更悠悠

遣懷

野性今成癩難工媚世方偷閒貧亦好覽古拙何妨與
到詩成帙愁來酒滿觴去留都是寄不肯逐人忙

紀夢

彷彿新晴夜寒侵望月臺橫天一片玉挂樹萬重梅嘯
去顛狂疾吟來凜冽哀憑他醒與夢只欲酒盈杯

五十初度

歷年今五十迂拙我偏能忽忽忘情容蕭蕭有髮僧贅
疣難問世方柄自無朋不作知非想虛名可莫矜

偶成

天地無何有偶然寄此身星星石裡火耿耿陌頭塵鮮

我是竹客問誰為主人眼前生意滿惟酒自成鄰

夏夜

微涼披短髮半榻夜沉沉月映花浮面風吹楸弄琴百忙非世味一淡即天心自覺饒幽致神閒少夢侵

夏日偶成二首

畫長魚箇事靜坐自生涼跣足行花徑科頭入醉鄉誰言世路險我覺酒杯狂試聽梧桐裡蟬聲噪夕陽僻居城市遠無事即深山簾為延風捲門因謝客關清貧依我嬾白髮愛人閒月起推窓看浮雲自在還

九月望夜看月

半處詩集卷下

九月月三五圓輪碾玉波雁孤光更遠秋老影偏多黃菊凝青女丹楓舞素娥君平空解卜不泛斗牛槎

次韻郭乘震夏日南村即事

竹楸成籬落間觀世外天推窓山鬱鬱抱屋水涓涓興發清流側涼生小砌邊野花名不得對客笑嫣然

宿滙善寺

有客欲孤斟禪房夜氣深隔溪群犬吠透壁亂蟲吟海水空明月滿蓮清妙心果然塵不到迴合只還岑

樂水弔齊魯

偶來樂水上佳會已千秋雲物猶含恨川波仍帶羞諸

兒鼓棹至齊子駕車遊遺臭汚青史幽人忽起愁

兩中秋漲

草色漲汀洲空濛弄早秋烟波分兩岸風雨合中流水勢橫摧楸人情懶上舟渡頭名利客冷落抱閒愁

映雪讀書

玉琢乾坤繡光流稽古居清暉臨几案素影滿庭除朗朗珠爭耀澄澄月不如何勞太乙火始讀五車書

剡溪遊興

此夜天如畫山陰道更幽故人家未遠相憶意綢繆岸有長嘯犬流凝不繫舟往來隨雅興歷盡越溪頭

袁安僵卧

高卧渾忘冷柴門四壁空寒凝天地合清峭古今同鴻去仍留跡花開不畏風松梅堅節並何羨洛城東

程門立侍

朔風吹絳帳蓮漏鼓孱孱洛水承洙水龜山接泰山惟知時兩化不問在寒艱若計門前雪歸來恐失顏

謝庭咏絮

謝家饒玉楸天籟女郎音滿楸瓊瑤並一聲錦繡吟因風裁柳絮借雪吐冰心千古傳佳話香生字字金

贈友隱居別業十三首

贈友隱居別業十三首

林塘深且遠高士托孤踪垂釣何非學耕田也是農懷
空○山○色○活○心○淡○月○光○濃○獨○得○閒○趣○青○來○幾○點○峯

流水柴門迥悠然隱者居煙霞堪寄傲風月好藏迂梁
苑今何在蘓臺久已虛還從寥落候心事寄鳶魚

洞天人不到小院枕清溪但覺乾坤窄何妨戶牖低閒
來惟狎鳥靜坐可談雞醉醒眄庭畔林梢日已西

種桃花夾岸中有讀書臺茅屋和烟築蓬門向水開棋
枰消白日發齒印蒼苔獨望林巒外孤雲天際來

濯足滄浪水閒閒不累身琴書花作主詩酒月傳神觸
處無非性盈前盡是春夜登高巔上遍地起青燐

半庵士詩集卷下

四

鶴汀連鶯渚迴遠草蒼前詩酒琴棋地風花雪月天靜
中忝大道夢裡見先賢不啻滄桑變吾生亦偶然

勝地不可得高人已結巢村醪邀月飲俚句對花嘔鷗
作忘機侶盡成稽古交無窮清淺興風動柳青梢

獨有忘名者結廬豈避鷺開樽情自遠拈韵興偏豪筆
古○慕○秦○篆○心○閒○化○楚○騷○光○陰○何○代○客○也○款○屬○吾○曹

半畝林灣墅問君意若何屢空顏子巷安樂邵公窩避
俗風塵遠潛踪歲月多閒臨幽渚上獨坐聽漁歌

睡覺東窓曉浮生一葉輕仰天尋舊樂俯地避時名遣
興酒堪醉消閒棋漫爭花間蛺蝶路栩栩夢魂清

避跡清流曲漁樵世外朋詩壇連牧豎書室見魚曾耕

罷三春兩讀殘五夜燈元龍樓百尺獨卧最高層

犬吠深林裡仙居結構幽淡中無別味物外豈多愁種
菊追陶令蒔瓜踵邵侯田園生野趣何事亦松遊

莫道蓬壺遠溪山迥不凡楓林流夕照石屋倚秋巖款
款天邊鳥匆匆水上帆門無車馬客何必整衣衫

醉趣

囊中不問有錢無興到濃時卧酒壚典盡春衣君莫惜
夕陽幾度叫提壺

園基

半庵士詩集卷下

五

動靜方圓一局閒非貪賭墅學東山無人識得猷棋意
借此聊偷半日間

戌婦秋思

塞外征夫九月初寒衣未到思何如深閨頻望南飛雁
兩打風吹遠寄書

醉歸

醉罷歸來月已西柳陰小徑渡深溪聲犬吠柴門閉
庭院無人樹影低

聞秋蟬

閒中不耐乍涼天非為傷秋意慘然檢罷道書無箇事

隔窓仔細聽寒蟬

榆錢

桃李爭妍柳絮鋪青錢到底讓粉榆漫誇費貫枝頭滿能買春光不去無

醉友齋之明日再訪不遇

重到草堂戶半開小窓深閉樹徘徊書童拍手迎門笑又是昨宵醉客來

讀歷城郝使君半字詞

半中消息有誰知持滿求全總是癡惟有東臯半處士愛他滋味月明時

聞赦

愁雲點點鎖陰山長遊孤魂何日還萬里春風空浩蕩金雞不到鬼門關

清明杏陰小飲

迎風細柳萬條斜紅杏枝頭散錦霞如許春光人不醉眼前辜負滿園花

贈丐者

浪跡江湖嘯傲遊乾坤何處不虛舟一瓢一衲閒中趣那屑拘拘萬戶侯

中秋賞月

俛仰千古皎皎一輪更樓之上牛渚之濱人皆非舊月則長新晶盤有彩寶鏡無塵瑩斯景渺渺此身誰賤誰貴何富何貧舉杯相邀嫦娥為隣人須玩月月不待人倏焉忽焉影落虞津

秋夜獨酌

月明星稀仙鼠橫飛徘徊庭畔空翠沾衣風過生涼送來花香不須秉燭遊隨興狂紱烏簪纓久忘我情青蓮居士五柳先生且樂今夕一杯自傾伴形影者四壁虫聲

傲悟

半處士詩集卷下

俯仰古今茫茫傳舍多似豪雄水流花謝逝者如斯不停晝夜慨當以慷不容假借借師錫戎衣何是非千層禍網一片天機螳螂臂奮鷓心遠黑霧紛搏紅塵爭飛彼依此敵雷轟電擊不周騫崩虛泉沉溺項主烏江周郎赤壁時過境空清風寂寂我具冷眼看破迷關踈籬之下環堵之間盟花主月樵水漁山呼牛呼馬意自閒閒何必貂裘何必龜紐幾冊錢書一杯濁酒林鳥吾朋池魚吾耦以翔以游物外之叟

落花

若家桃花猶似去年紅花下看花人不與去年同轉

眼今年花又謝滿前歷亂競逐風花開花謝流年度黃
鳥聲中春又暮東皇何苦太匆匆不使韶華暫留住香
兩紛紛艷雪堆鏡裡白髮暗相催明年花好明年事一
瓣落花酒一杯

九日對酌

又到重陽日秋與雁爭哀一杯白酒籬畔共徘徊把
菊幽人已杳杳囊裏仙翁去不回晚烟慘淡滕王閣斜
日淒涼戲馬臺去年九日登高處水咽灘聲怪石踞明
年九日登高時林霜飛紅人是誰今朝九日登高節爾
我相看頭如雪拚取衰顏一醉醉黃花白髮趣偏多來
朝霜冷寒香歇帽影其如風落何

閨中歌

且高歌閨中誰識樂如何一歌一簾非為少千乘千鍾
不為多君不見金谷園中情春戀凌煙閣上像巍我
不見子鵲妻梅林叟宅柳風梧月邵生窩百年瞬息千
秋話貧窮富貴抵消磨且高歌閨中誰識樂如何腥風
飛灑淮陰市慘月常臨楚水波孰如華山煙一枕孰如
嚴陵雨半菘且高歌閨中誰識樂如何朝見鬢邊青絲
滿暮見鏡裡雪婆婆何必節鉞登壇上何必文章掇巍
科花前興到堪長嘯月下狂來自吟我仰天大笑乾坤

在一樽莫惜醉顏酡忙人漫問閨中事把酒獻詩外無
他

漁浦

一棹中流蕩碧烟漁村人坐水中天囊錢沽得蘭陵酒
醉看沙鷗溪畔眠

遣懷

濁酒三杯棋一盤松濤壓屋亂流寒斜陽促轉投林鳥
好與閒人作畫看

醉後寫懷

富貴如雲鳥自飛杯中另有一天醉來渾覺乾坤小
不向人間問是非

午夢

衆計支吾春晝長幽花又向枕邊香何時尋得華山路
好取希夷出世方

有感

癩把炎涼問世情鷗遊海上好同行閒來偶話不平事
劍匣轟雷又一鳴

野飲

楊柳陰濃覆綠苔一樽相近野花開莫愁林外斜陽下
更有娟娟月影來

水邊偶成

隔水桃花遶岸開。春山粧點好天台。何須遠覓章安道。也有胡麻出洞來。

寒夜鴉啼

剔盡燈花獨掩門。一生偏愛住孤村。寒鴉啼落三更月。夜半無端逐夢魂。

寒夜聞雁

冷風如刺透疎櫺。伴影殘燈倚曲屏。鴻雁一行天外喚。鬢邊添得幾星星。

正覺寺觀劇

半虛詩集卷下

風送笙歌裊篆烟。陽春妙曲勝鈞天。劇中色相空中味。啼笑誰云不是禪。

過舊讀書處

小院依然曲徑新。庭花不識主人貧。窗前笑指丁香樹。空結經今二十春。

望友空齋

蝸涎鳥跡徧蒼苔。庭院無人花自開。蜂蝶也知傷寂寞。紛紛舞出粉牆來。

飲友人書樓

樓外森森蔭綠槐。一樽斟酌小窓開。湘簾隔得紅塵遠。

只許清風幾陣來。

讀晉史有感

好箇竹林劉伯倫。樽前忘却舊清貧。石家金谷何能比。一曲魂消在孟津。

晚步

晚霞斜映鳳仙紅。野景偏宜淡泊風。徒倚不知天欲暝。一庭秋散月明中。

題友人齋

花徑深幽滿綠苔。秋葵相間鳳仙開。柴扉不掩無人跡。惟有孤雲自去來。

旅况

鼙鼓聲聲漏欲殘。客從秋裡怯衣單。山雲携得閒風雨。為助新愁一夜寒。

隱居

欲卜仙源隱釣臺。桃花切莫傍溪栽。春風枝上黃鸝轉。惹得漁郎錯問來。

寒夜雞聲

娟娟霜月嘆人忙。付與長宵伴夢長。最是雞聲多惹厭。亂催傀儡又登場。

感落花

紅雨紛紛滴翠苔。林花又是一回開。東風暗裡催顏色。碧水無情勾引來。

燈前獨酌

倒樽原欲使愁降。花月窺人弄小窓。獨把漢書下濁酒。醉歌狂影忽成雙。

醉花

醉來仍酌卧芳茵。廿四番風共一春。我愛名花花愛我。不知誰主與誰賓。
後得先生改本末句云賓中有主中賓

製菊枕

採得黃花製枕。夢魂應帶冷中。周柳南華蝶。飛入陶家籬。練傍。

偶成

穆生高卧非關酒。張翰歸思豈為魚。明月清風用不竭。滿庭花影上殘書。

春日泛舟

柳蘸春波彩鷁輕。樽前風解送歌聲。烟波日落蒼茫裏。醉倚篷窓待月明。

夏夜獨坐

樹影移窓月弄明。蕭然兀坐近三更。色空味淡聲稀處。正是詩中一點清。

秋日小樓即事四首

殘暑仍蒸午夢長。覺來簾外草花香。秋風也解迎人意。半榻輕飄一線涼。

夜半樓頭秋氣清。雲開月出照窓明。更饒佳趣無人識。樹影橫斜畫不成。

小樓秋日淨無塵。面面烟雲若比鄰。獨對一壺誰是伴。陽簾紅雨最宜人。

寤歌樓外夕陽斜。縷縷橫雲繡晚霞。粧點秋容看不足。斜疑龍女散天花。

元夕獨坐

元宵無酒也堪澄。兀却胡床學定。只道靜中佳興淺。晴空一碧月波澄。

夕眺

秋色橫空看落暉。寒鴉爭帶暮霞歸。孤懷不必尋詩料。月在山頭逸興飛。

粉鶴翎菊

仙子雲中跨鶴歸。凌風幾度掠毛衣。幽心欲作陶家客。啣得秋香不肯飛。

金鈴菊

何人花上繫金鈴。緩步離邊仔細聽。風過葉聲還有色。

香生清影滿中庭

登夜光樓

樓近南山積翠開白雲黃鶴兩縈迴竹間一派泉聲起

正是清風送月來

五大夫松

尋得山阿欲避秦魚端鳳詔一時新離奇不是關中客

黃犬東門笑煞人

挽醉僧

禪心散淡日啣杯一去頽然再不回借問西方天廣大

如何敵得醉鄉埃

半處士詩集卷下

十四

聞是

乾坤酒一瓢今古書萬帙高即北窓幽一日是兩日

牧童

短笛橫牛背隨風三兩聲羲皇應不遠古色滿山生

夢入青城山

何處青城山飛來魂夢間危崖一道士鶴髮又童顏

踏青醉歸 六言絕句

原上花飛宿兩堤邊柳散新烟詩思曠懷酒興宛如明

月當天

半處士詩集卷下

後序

兩間大戲局也百年真夢境也營營胡為乎我年五十有一矣鼓盆者三茲者復罹西河之痛長卿家徒四壁休文髮有二毛潦倒於一領青衫束縛於二三童子鍾期不遇子牙絕響捫心回首真傀儡棚前演兩折丑淨雜劇春睡濃時做半夜顛倒幻夢而已從前悲歡種種竟安在哉彼得意子錦衣玉食喜賞怒刑出則旗旄導前入則笙歌盈耳便倭承風肯蛾眉供色笑他如丘壑文人一堂聚順庚癸不縈問倡隨則上追德耀視膝下可媿羨荀龍自謂煙人生大快一枕遊到頭來不

後序

過熟了一著黃與二一一番南柯八耳彼何得我何失始知伶人演戲極盡悲懽迨至鼓板歇時夜闌人散轉眄皆空夢中好惡難唱漏終醒覺過來存求而不得此中消息尚可問哉問壘愁城不攻自破遇花縱目逢酒狂酣隨境隨意儘可自適若夫世路險阻人情翻覆目之所觸心之所感則寄之於詩又何掛礙至格調之高曠卑靡意興之飛揚苦澁聲韻之繞屋膠牙皆勿計也仔細想來此又戲場中幾句譚科睡夢裡一回嚙語而已書畢不覺擲筆一笑康熙甲戌歲東臯半處士馬惟敏超驥氏自識

〔清〕陳儀撰

陳學士文集十八卷

清乾隆五年陳氏蘭雪齋刻後印本

不見學士陳文安先生三
十年矣見其文如見先生
焉憶初識先生於淮嵯張
公座上聆其言論丰采宛
序
然神仙中人予來京師過
從手把拙稿賞歎指余語
客曰此商周間舊器嗟乎
先生之愛予至矣嘗與余

論文謂南遊車中攜玩廿
一史文抄始悟筆法每有
作先取古人佳篇雜誦然
後含毫濡墨一借筆一換
序
氣云偶見先生批宋介三
古文旁註此句我不能爲
此字吾不敢下其虛懷樂
取如此先生之文陶鑄南

華太史慧心慧眼膺合聖
賢語妙落筆飄飄乎御風
而凌雲南方作者未之或
先也余受知于先生最深
序 三
愧負所期老冉冉其將至
同曹令嗣君出先生藏稿
見示謹書數語誌今昔之
感九原可作其以予言爲

伯牙之琴絃乎乾隆庚午
夏邗江伍起

序

四

文以載道也表乎道則其文不
朽即道之所以常明也顧道一
而已而文之體則日變恃智者
驚為竒怪博觀者任其支浮狂

序

於所嗜迷於所往反之於道均
未脗合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
素殆日與道漓烏覩所謂能文
者歟文安

陳公象先篤學嗜古淹貫宏通

研窮乎經史百家而發於文以
析其蘊體會乎身心性命而根
諸道以正其宗詩賦辭歌傳記
雜體皆能方軌前哲垂範後昆
至四書文藝理本程朱體兼韓

序

柳成弘之脉王唐之法備於胸
中杼之腕下焚膏繼晷兀兀窮
年康熙乙未登進士第旋即選
館品學兼隆體用咸備

世宗憲皇帝特用簡拔

命以翰林學士經理營田事並觀察

京東一帶通永各地方乃知經術

湛深考究乎修己治人之故者

已非一日其於道也躬行實踐

體諸身豈徒見之文而已哉余

序

三

前幸與 公同館每相遇瀛洲

亭畔或

朝事齊集處親其道貌領其詞論

因知學邃養深想見其著書立

言必有異於人者戊午冬余奉

命署理福建藩司而 公之子瑗度

亦越僊霞嶺以候補府司馬來

閩廼出 公之文若干首付之

剖劂而求存於余予案牘餘閒

沉吟把玩其言近其旨遠或渾

序

四

融而淵奧或雅淡而空明兼衆

體而自成一家要皆載道以行

也余向之想見其文之必有異

於人者今始欣然一見已且瑗

度為庚戌會榜之雋官振農部

京察膺上等循例來閩中思祿養
其親并藉以表其尊人積學之
苦則夫本諸家學蔚為

國華治稱循良道濟天下亦不徒
在文而已也余蓋於瓊度有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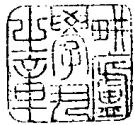
序

五

望也夫故不以鄙陋辭樂得而
序之云

乾隆庚申小陽上浣同館第河

東喬學尹拜撰



序

先生負海內文望五十餘年自朝之名公
貴卿館閣諸先達以科第起家者識與不
識莫不推重先生之爲文而經生習舉子
業苟幸得先生一二藝卽藏弄篋衍心摹
手追儼乎拱璧不足喻其實也余自少時

序

一

卽贈灸先生文暨游京師聞都人士稱述
先生之爲人抑又若有不徒以文重者歲
癸卯登賢書旣得與長公同譜於先生爲
年家子迨入詞垣又於先生爲後進士因
益得盡讀先生文並備聞先生出處本末
甚悉而後果知先生不徒以文重而天下

之重先生文者誠有所以重者在也夫士不通經無以致用績學力行之徵卽爲事業勛名之券書曰明試以言禮曰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胥是道也先生自其爲童子時已崇本力學卓然自命凡經史子集之編藏金匱而秘石室者靡不

序

二

發而爲文章是則先生之重於天下者不徒以文而其文之所以重于天下而卓卓可傳者亦要不外于是也余又嘗觀古之立言者或藏之名山得其人而後傳要不若家學相承及身而早已重於天下者尤爲著述之盛事彼夫談遷彪固之作史向

序

三

歆之校書審言子美之詩律蘇環蘇頲賈會賈至之制誥以及眉山父子之文章指不勝屈矣而其間或本無足重或僅以文重而未有其所以重蓋三不朽之事如此乎其難兼也今長公昆季旣得天下之重先生者以芥拾青紫而又得先生之所以

重其文者以處爲儒宗出爲循吏而因以天下之所重于先生者公諸天下以觀前史所稱世承家學者不尤有足多者歟抑予猶有幸焉八閩爲理學名區人文淵藪昔賢視學此間所謂當以三十年精神從事者而余適以菲才膺

序

四

命承乏是職方慮無以楷模多士令諸生各有以自重其爲文者而季君方以名進士守興郡彙先生之文如千首以就劄劄夫先生之文重于天下也久豈惟閩士然鑄萬石之鐘者冶氏先聞其聲構百尺之臺者匠石先居其下是文甫出吾知不脛而

走茲誦必先遍于閩中矣而余乃得藉手以爲多士式令諸生學其所以重以無負國家取士之意則予之所自幸而重爲此都人士幸者也辱季君屬序于余余言無足以爲先生重者仍舉先生所以自重其文者跋於簡末焉

序

五

乾隆己未菊月年春姪金壇于辰向之甫頓首謹序於莆陽試院



陳學士文集總目

文安陳儀 甫著

第一卷

疏表頌賦銘詔

第二卷

事宜志議咨

第三卷

序

第四卷

陳學士文集

總目一

蘭雪齋本

序

第五卷

壽序

第六卷

壽序

第七卷

書

第八卷

書啓

第九卷

論

第十卷

傳事略

第十一卷

記

第十二卷

祝文祭文

第十三卷

陳學士文集

總目一

蘭雪齋本

祭文誄

第十四卷

墓誌銘

第十五卷

題辭跋

第十六卷

疏引箋贊雜著

第十七卷

古今體詩

第十八卷

古今體詩

陳學士文集

卷總目一

蘭雪齋藏本

陳學士文集卷一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請修典禮疏代蔡大宗伯

康熙六十年頒歷擬禮部請上尊號疏

請修營田工程疏

請增先賢配饗疏

請飭綠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謝賜上諭表

謝自陳畱任表

陳學士文集

卷一目錄一

蘭雪齋藏本

賀景陵神芝表

萬壽頌

潞河頌

辟靡頌

躬耕藉田頌

青海平定頌

臨廡視學頌

冬嶺秀孤松賦

擬寶座銘

擬興水利詔

擬減刑詔

擬賑貸詔

擬舉山林隱逸詔

陳學士文集

卷一

目錄二

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一

文安陳儀甫著

疏表頌銘詔

請修典禮疏代蔡大宗伯

奏為題明事竊聞仁莫殷于事天孝莫隆于假廟義莫大于尊賢三者禮之大本萬化之權輿也仰惟我皇上健符乾則廣冒坤輿擴累葉之丕基振千聖之鴻業奠乎上哉莫與京矣乃始虔輦勞謙兢兢業業自御極以來歷周甲子而祇事上帝明且維嚴靡閭夙夜致養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本

兩宮虔奉

九廟修文王視膳之儀執武周事存之

節至仁大孝慈著神明臣等備員驟從郊廟之祀忝

與駿奔窺聖敬之翼翼瞻天顏之穆穆於時昧

且丕顯燔燎屬空帝天鑒臨皇祖昭格靈風被

人神光隱物惟精誠之所召通幽明而一致以故上辛祈

穀靈雨告以康年寢園展敬停雲駐其永慕凡茲神異

書契曠無間焉至若默契前修潛通至道親臨闕里釋

萊尼山澤起松楸敬流琴瑟屈萬乘之尊修私淑

之敬六經用以表章羣賢蒙休似續天章所垂雲爛星

陳尊賢貴德于斯極矣夫道有所統事有所兼綱舉者目張根培則華茂欽若 上帝得天統矣因是以禮于六

宗徧于羣神百靈效職四時攸序至順也孝共 宗廟

建人極矣因是以敦睦九族辨章百姓朝有行葦覺驚之

風家傳蓋考引年之義至和也尊崇 聖道立教本矣

因是以興學造士論才辨官在泮懷集鷦之好音位著厲

羔羊之雅操至肅也是故兩儀清明萬物暢遂人風物穆

嘉祥雲集薄海內外涵濡大化者五十九年于茲矣而孰

知 一人建中和之極秉肅雍之德聲律身度心經意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 本

緯未嘗斯須忘祇敬也夫古之聖人言為世法行為世則

一時見知諸臣類能紀述盛美昭茲來許今我 皇上

不思不勉天秩天叙婉伊耆之欽文邁姬周之郁郁宜垂

示萬禩而一時闕于紀載此禮官儒臣之責也 臣請自康

熙元年迄于今所行禮儀會集成書以敬 天尊

祖宗 聖為之綱餘各類從條貫勒為 盛世憲章繼

周公三禮之後 編次于明年 萬壽節前

進呈 御覽嗣後 一年一修者為例 無任云云

康熙六十年頒歷擬禮部請上 尊號疏

奏為億萬載之昌期伊始六十年之寶歷維新振古希聞

普天同慶懇請誕受鴻稱用昭盛典以愜輿情事竊惟至

德乘乾天同流而不息神人御宇道運世以無方粵稽遠

古之初攝提循飛之紀以八千歲為春秋視數百年猶早

暮莫不執中涵和紹物開智蒼精協瑞柔祇效祉于時書

契未開靈蹟丕顯千世而後猶可記聞豈不以實有所至

者莫得却其名愛有所積者莫得闕其口是以義黃為紀

功之號勳華亦載德之稱未聞遂其謙冲謝茲盛美者也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 本

欽惟我 皇上貫三才而首出配兩儀而獨大語開創

則皇古遜制作之精言守成則于聖賴表章之備巍巍蕩

蕩靡得而名聲矣顧惟管蠡窺量厥畧可觀焉伏思帝王

之長世也道莫大于敬天德莫隆于法祖職莫切于勵政

業莫盛于勤民白 皇上御極以來一歲再郊有虔對

越四時格廟務竭精誠 等備員陪乘忝與駿奔窺

聖敬之翌翼瞻 天容之穆穆儼其來格綴我思成靈

風被人神光隱物上辛祈穀靈雨告以康年寢園展敬停

雲駐其示慕幽明一致如響斯答此從古所未有也基不

已之命于夙夜無一時而忘自強不息之心凜有赫之鑒
 于早明無一事而釋不顯亦臨之畏聞千百世之太平而
 告成于 九廟可謂禪繼述之隆合億兆人之順應而
 致孝乎 兩宮斯以儆尊親之至此從古所未有也夫
 蒞政之術非寬即猛齊民之要惟德與刑畸重畸輕則勢
 積而難返救偏救弊或寡過而未能惟我 皇上不剛
 不柔不競不練執兩而用其中無私而得其正萬幾協于
 克一森然綱舉而目張庶司百職拱手受王釐而未逮八
 荒涵于在宥悠然民胞而物與窮簷僻壤終身蒙帝力而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本

不知最重者人才自一命而上罔不詢事考言一見而悉
 其器之所受至慎者民命凡法司所讞莫不酌輕疑重三
 宥而求其情之可矜水利河防生民之大命也經畫出于
 睿慮則禹績攸同指揮受自 親臨則河伯允翁灑灑
 西北漕挽東南慶平成者數十年省金錢以鉅萬計此前
 史所未見也蠲租賑貸哲后之令舉也計 特詔之類
 蠲累萬億而未已徧九州而盡復期三歲之必周一兩偶
 愆興發之恩已下三秋微歉平糶之令旋行此前史所未
 見也若夫奮武揆文軼今邁古尤有不易殫述者我

皇上冲齡御極神畧天成內除三孽取臺灣則扼吭蹈股
 功以持久而收其萬全清二十餘年之伏戎而全隄無缺
 外平察哈爾則電馳靈擊計以迅發而殲于一舉臣四十
 八部之藩落而玉歷無疆凡茲 廟謨悉由 聖算至於
 噴爾丹侵我屬國擾我邊陲張皇三路之師嚴翼六飛之
 駕 親踰瀚海立靜鯨波大耋定于窩中揚 皇威
 于漠外自我天覆悉主悉臣東至琉球暹邏西至青海烏
 思藏南至交趾北至鄂羅斯諸部罔不鳥集麇至共球獻
 琛聲教所訖版圖之廣未有競隆于今日者然而 聖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本

謨獨運安不忘危拔墟虎于戎行儲鷹揚于環衛待英雄
 以不次之擢故三陟節鎮人人懷修戈敵愾之思優卒伍
 以不測之恩故百萬貔貅在在有士飽馬騰之樂練技則
 火器雷殷弓矢雨集所向無堅城結陣則進如潮水止如
 山嶽當之無勁敵九圍有截四海未清此從古所未有也
 粵稽圖書啓秘于羨吳執中垂統于虞廷治法心源于茲
 備矣自文武以降道在下而不在上故漢唐而後治宗霸
 而不宗王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接聞知之統決圖疇
 之奧義故先天後天之論折萬古之衷得鍾律之元音故

正宮旋宮之法契九招之妙關五經之微言大義日月布
而江河流考六書之轉註諧聲本草登而龍鳥辨若乃喬
皇 聖製典謨雅頌鏗鑄而出毫端揮灑 宸翰義

獻歐虞驅策而來楮上以及星經圖緯之學悉探精微紀
元章節之書成窮闔域誠所謂綜百家而貫天人被四表
而格上下者矣因是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典曠世而未

聞事千秋而一遇 親登闕里之堂澤起松楸綴流琴
瑟而洙泗諸賢之裔咸子世官 特躋紫陽之祀旁搜
佚集手定遺文而濂洛羣儒之家均沾異數以故儒林競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 本

勸多士克生鳳麟游雲蒸霞蔚野無良而不錄教不肅
而自成此從古所未有也 臣伏惟自古帝王代興或功德
殊途或文武異道各極當時之盛聿開一代之祥惟我

皇上神聖文武萃于一身集百王之大成擅千秋之絕
業溯唐虞夏商周以後暨漢唐宋元明以前莫乎莫與之
京矣而乃虔肇勞謙典學圖治無一日不延見廷臣裁決
庶務無一歲不巡行郡國咨訪民艱 宸鑒歷久而愈

益清明 聖躬無逸而愈益強固事無微而不燭人經
見而不忘蓋惟以至誠無息為心故能建久道化成之業

貞符在握造化從心今當十月朔日六十年之玉歷初頒
此在萬年有道之長特如日月升恒之始然而考之史冊
則自唐堯以下四千餘載益闕如焉四海臣庶幸際昌期

莫不雀躍高呼衢歌巷舞而 鴻號未建無以揚洪庥
昭來許戴高履厚莫甚懷慙茲據京城直省士民合詞請
上 尊號天人協應不約而同老幼歡呼不謀而合 臣

等忝列禮官樂觀盛典不敢壅于上聞敬達 宸聰伏
乞 勅賜允行以慰輿情用垂典策並祈 皇上于
來歲元旦令節御殿受賀庶萬國之歡心遐暢瞻雲日以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 本

來同聖朝之大禮光昭並乾坤而永久 臣等中外臣工及
軍民人等不勝翹首頌望之至為此謹具奏

請修營田工程疏

奏為請修營田工程事竊查玉田豐潤兩縣負山襟海地勢北高而南下泉河溪澗之水匯聚低鄉沮洳汗塗本宜種稻惟向無圍防溝洫是以僅莠早禾一遇雨澤偶多往往失其收穫自雍正四年蒙 皇上天恩創舉營田代為經理固已濬築兼施變汗萊為膏腴矣此外可營之地尚多小民望營之心甚切所當推廣 皇仁亟為開築者也查有玉田縣屬之蘿葡萄高等村在還鄉河西蘆運河東兩水繁廻中間數十里土膏洋潤天然稻鄉第以霖潦陳學士文集 卷一 八 蘭 雪 齋 本 藏

所歸民力不能捍禦即種高粱麻稗亦常多淹沒之虞臣測其形勢還鄉河高于蘆運河四五尺若從還鄉河開一橫渠引流灌溉築圍成田水多則可洩于蘆運河內如此措置似可旱澇無憂即行令該縣知縣馬鴻俊確加查估據稱還鄉河西岸孫家園之前建造石開關東西橫渠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高七八尺不等圍內溝洫貫通各隨地段形勢套作小圍溝口建涵洞十座木閘一座橋三座其計田二百餘頃其餘各村地土皆屬可營但恐小民僥倖貪多則耕種或致潦草是以先治兩圍來歲再行擴充

則事半功倍疆理更易為力等因豐潤縣屬之陡河兩岸歷年營田多至十圍屢獲豐收小民視水田之利爭願開種 復細加相度將軍庄舊圍之下梁家灣等處及副使王鈞田圍之外胡家等泊俱可營治但田愈增廣則需水愈多而陡河源高勢峻易長易消雖有王鈞所造攔水壩一座然處下游不能蓄水逆上徧澆諸圍必須於上流造中之地添建木壩一座停蓄水勢庶俾灌溉咸周行令該縣知縣周傳昌確加查估據稱梁家灣一圍田三十四頃餘畝臨河應築隄六百餘丈高七尺內挑圍溝一道長一

陳學士文集 卷一 九 蘭 雪 齋 本 藏

千一百餘丈挑溝之土即以修圍胡家泊一圍田七十餘頃即接副使王鈞圍外引河挑長三百六十餘丈接界之處建開節水築圍一千九百餘丈高六尺兩圍進水涵洞七座其副使王鈞所建陡河蓄水木壩應令其移于王蘭庄橋下改修石工居十圍遠中之地上下皆足引灌等因各造具料估細冊前來 臣逐一查核無異已飭行兩縣出示曉諭各地戶泡種養秧預備耕治其隄圍築壩工程據革職員外郎程志仁呈請情願懇公代民修築 臣委令玉田縣知縣馬鴻俊豐潤縣知縣周傳昌等協同辦理如

果盡心効力功程無悞臣當遵 旨奏請倘或怠惰遲延從重叅處臣仍不時親身巡查工完咨明直督查取地方官叔管俟秋間田成工竣之後另行核寔具題所有修築豐玉兩縣營田工程緣由理合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陳學士文集

卷一

十一

藏蘭雪齋本

請增先賢配饗疏

奏為請增先賢配饗以廣崇儒之化事竊見我 皇上德本生安道兼仁聖闢六經之精義集百王之大成緬契儒修宛聖賢之相得博觀羣集恍臣主之同時特眷朱熹于衆儒之中爰躋配饗居十哲之次良以存誠主敬學庶幾乎孟醇繼往開來功不在禹下故彰 曠典以示褒崇神臣更有請者微言再續首賴周程聖道浸章並推關閩濂溪之圖太極輝易理之精微橫渠之著西銘盡仁道之廣大明道似顏子和風慶雲伊川似孟軻山陳學士文集 卷一 十一 藏蘭雪齋本 巖壁立朱子以程子得聖人之心又曰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三復斯語並極推崇是固非有宋諸儒所可及而世有孔子當不止冉閔之具體而微游夏之一詞莫贊者也臣愚推廣 聖意合無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與朱熹一體俱 賜配饗益其生平典學同升夫子之堂固宜曠代彙征共入聖人之室謹止斯文之慶寔為至道之光多士具瞻羣情率作於我 國家崇儒重道之化非特小補而已如果 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施行

請飭錄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奏為仰體 皇仁通幽滯以廣作人之化等事欽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加意人才無遠弗届無微不燭于雍

正元年特開鄉會兩科所得人才皆極一時之選又念額

數所限或有遺才 諭令閣部大臣及翰林官公同檢

閱進呈 御覽 欽賜科名仰見我 皇上體天

地生才之心繼 聖祖育才之志廣搜博採務俾多士

之彙征不忍一夫之不獲雖古帝王闢門籲俊夢卜旁求

未有如斯之纖悉靡遺者也四海之內巖穴之隱莫不鼓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本

舞奮揚彈冠相慶而猶有獨抱向隅之悲於 聖明之

世者 敢為我 皇上陳之查定例文武生員錄事黜

革報部及審明收復應令該提學院道續報是生員錄事

暫革就訊者所以伸法也審明無罪續報收復者所以全

才也然天下學臣報部冊內黜革者歲不乏人收復者百

無一二此等率皆孤寒之士逮訊結正身家已盡得免罪

戾已幸再生雖例應開復而承審衙門勒索無獲不與申

詳學使學使但知其應革而不知其應復遂以黜革報部

矣間有呈請學使查案收復而冊已達部書吏憚于駁查

不為申理禮部亦但知為已革而不知其應復遂以革黜

除名矣使其果有罪愆則已經詳革之人誰復顧借而為

之寬縱審係無罪則誠無罪也審係應復則誠應復也以

無罪應復之人而上下衙門互相推諉遂至廢棄終身直

省內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其中豈無懷才負異之士而偶

以無妄之灾自錮於光天之下 殊恩盛化沾被無由

臣 竊痛之我 皇上廣甄收于廢棄之餘雖經督撫參

劾之員苟非貪酷大罪皆許都察院具呈誠以人才寔難

不忍以一瑕而終棄也况無罪應復之士若悉其沈淪如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本

此則 聖心隱惻又不知何如矣去年 恩詔內廣

入學之額成童莫不沾 恩則此無罪應復生員合無

勅令學臣查其原案委係無罪例應收復者准與收復報

部嗣後凡有生員錄事暫革聽審者審明有無情罪俱令

承審衙門報明學臣以便分別造冊達部如此則天下孤

寒永無冤滯皆得沐浴于雲漢菁莪之化矣謹奏

謝賜 上諭表

欽惟我 皇上聖由天縱學自性成心源接堯舜以前
 方將陶鑄三代治法超漢唐而上固已度越百王建天下
 之非常適運其所應爾開生民之未有祇因其所固然顧
 小民多日用而不知俗吏或循習而不振提撕警覺端賴
 王言開導指陳遂成至訓或一事而周詳反復義尋
 釋而愈精即一時之告誡丁寧道引伸而益大蓋 聖
 心之存者冒天地以為量故 聖諭之發也類萬物以
 為言但比事屬辭雖見規條之繁列而會通歸極未視綱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
 蘊之大全何幸老載之 恩綸彙著千秋之 謨語錫周
 三事實自九天 臣見等管窺志專葵向生逢 聖作喜
 快觀于欽文祇聆 天言矢心儀于明且開函誦讀多
 心思耳目創獲之奇掩若尋維皆日用飲食自然之妙恥
 躬行之弗逮悚懼交深儼天威之式臨祇承罔敢自此僅
 耕隴畔垂髦士而詳與敷陳翻獲田間進野老而曲加開
 牖務使家喻戶曉羣安耕鑿作息之天庶幾道一風同共
 成正直蕩平之盛矣

謝自陳留任表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 臣因自陳屆期恭疏具奏得敘
 三朝恩遇非尋常奉職之能酬內省數載愆尤皆賦
 性驢愚之所致披陳煩瀆甘譴斥以何辭 聖度優容
 乃 溫綸之更責 臣于本月某日接准部文奉 旨
 云云跪讀之下慚懼彌深念 臣本屬凡材兼之學術幼識
 致身之義長懷報 國之忠遇事直前不知險阻之可避
 有言必盡不顧仇怨之交攻蓋緣 列聖鑒其愚誠誓
 畢此身捐其頂踵因積勞而致疾恐填溝壑無以終報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蘭雪齋
 國之心故乞罷以就閒與幸獲安痊得以遂致身之志是
 臣之求退與慕進之衷無二致也仰荷 聖慈原其心
 以觀過知寔出于葵誠畧所短而錄長不欲棄茲老馬所
 以獎 臣之既往正以勗 臣之將來 臣敢不藉資藥餌淬勵
 心神體 聖慮之憂勤已溺已飢常念一夫之失所宜
 皇猷之博夫必誠必敬勉率百爾以奉公苟一息之
 尚存矢寸衷于無懈以期仰報 高深于萬一耳

賀 景陵神芝表

題為 聖武揚丕承之大烈 景陵錫威喜之神芝

未 疏慶 賀事欽惟 皇上德備中和功隆位育協

萬幾於克已森然綱舉而目張正百度於維新允矣禮明

而樂備 光昭四表景星現而慶雲興 澤被八紘威鳳

來而祥麟出河清海晏固有瑞而必呈岐嶷嘉禾已無美

之弗備茲者 景陵寶地挺毓靈芝白石為莖暈五雲

之紉縵紫霞成色權三秀之精英考之圖經洵稱上瑞求

之史冊已屬希聞乃獨鍾美於 景陵彌見 天心

陳學士文集 卷一 六 蘭雪齋 本

之眷注仰惟 聖祖仁皇帝貫三才而首出集千聖之

大成厚澤深仁丕冒六十餘載經文緯武垂裕億萬斯年

我 皇上念切敬承志弘續緒紹庭儼在措施一本

心傳對越思成播告咸遵 祖訓惟純孝感通於微

顯斯精誠貫達於神人在昔噶爾丹螻拒西陲 天威

臨而霆擊風馳鯨波立靜今茲準噶爾鴟張北路 廟

謨授而禽穢草薶沙磧永清大耋定於寰中後先一軌揚

聲靈於漠外述作同符露布饒歌又覩凱旋之盛策勳飲

至重逢捷奏之年上契 鑒觀求莫之心大慰 陟

降在天之意休和所召靈異斯旨玉權玉葉于 寶城昭

玉歷萬年之瑞挺金柯于盤石兆 金甌百世之祥

告 郊廟而薦馨香益信天人之合垂簡編而畫盛美

聿彰繼述之隆 幸際昌期欣逢瑞慶東郊覲土喜聞野

老之衢歌南畝丞髦願效封人之嵩祝 無任云云

陳學士文集 卷一 七 蘭雪齋 本

萬壽頌有序

惟天以 帝克肖厥德全付所覆為有家以四海為池

以五嶽為阿以萬國為基以九州為庭既堂既構既除既

治無飲我池無矢我阿天乃殫厥所有集休于 帝躬

日麗乎陽月察于幽俾作 帝聰明露沐雨浴暘煦風

養俾作 帝膏澤霽擊霜滌俾作 帝武怒雲蔚霞

綉俾作 帝文章列宿卽次各恭其度俾作 帝臣

庶星含曜各從其好俾作 帝民執天之紀周天之行

紀歲五十有六惟 帝六十四齡得易之大全乃授圖

陳學士文集 卷一 六 蘭雪齋 本

于河發策于洛用乾之貞致不已于 帝命曰惟

帝予同爰啓下民俾言自其口出其辭曰

日所明雲所雨羣有生鞠而孺飽以嬉無驚怖海可漁山

可採蛟筴筴豺不吠虎質白麟章赤 帝圃遊交其跡

耕青春穫陽秋淪清泉緇褐裘歲功成星紀周 帝雖

力何所求雲縵縵錯五章露垂垂凝芝房 帝不有貴

稻梁物豐成人老壽攜孫曾將羔酒嶽形五疇圖九進君

王祈黃耆斗之樞氣之母握璇璣長在手

潞河頌有序

惟五十有四載秋雨集甚風潮流潞河溢夾岸漂其百塵

有司以告 帝曰谷河其欲徙夫天動而有紀故七政

經經列宿秩秩往章來察未以終古惟地奠居諸有動所

含水為鉅海運川徙靡常厥道夫土理通疏絡交脈行縱

橫縮轄譬諸人身百川膚陳動氣內運相應以攝河流用

翁其或下有壞壤氣闕旁行地脉從之則改卜道防者罔

覺惟事故常卽怒溢橫流其發也以風雨地氣通而涌沸

物族乘之故爾禹導九川迺脈潛流寧惟視地之膚今有

陳學士文集 卷一 九 蘭雪齋 本

掘井闕地恒得螺蚌川流未徙地脈密移水族內生彼惟

得氣之先人乃弗及爰以次載春視河迺經迺度循潛之

流作我新渠自某所訖某所方幾里乃復厥常道有司稽

首受 命整鼓召徒兆民蟻奔萬鋏攸發上膏流潤羸蚌

若積克齊克敏以某月日河成有司潔牲醴皮告神明用

致 帝命迺導以往洋洋活活初若旣建下漑故流迺

綺縠紋以逝岸人頻矚若見文魴赤鯉跳波弄沫于足咸

呼 萬歲臣聞而頌之曰 帝之功未疏以人潛流既通載潮載泗

舟楫攸同滔滔靈河遵 主之路脈土非折平流東注
唯唯蛟龍不雷不怒滔滔靈河順 帝之則漢築宣房
河伯不力曾不崇朝維泄維澁滔滔靈河奄禹之迹先天
下憂安萬邦宅有龍負圖日授 帝策

陳學士文集

卷一

序

蘭雪齋
藏本

辟靡頌有序

辟靡載見詩大雅大射禮行于斯然云矇眊奏公則肄聲
合舞於是焉在不獨以射也文王作之武王京鎬因以為
天子之學說者曰辟璧也靡澤也旋工之水以節觀者
竊以為內方法地外圓象天靡澤周環可以四達故曰鎬
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聖人命名既實意
蓋有在毋寧節圖橋之觀聽而已諸侯聲教訖於方隅故
半之而作泮宮魯頌稱在泮獻馘獻囚兵刑之政咸受厥
成不止雍容揖讓習彌文飾太平已也矧天子學無所不

陳學士文集

卷一

序

蘭雪齋
藏本

統後世不深惟其意徒以為文事而已漢之武帝嚮儒術
置博士求遺書辟靡明堂百廢具舉而明帝數幸學乞言
拜老諳然可觀爰及殊俗遣于受學然元狩以還兵刑之
氣被於海內東漢之士慎矜狗名儒風邈矣毋亦上所以
率勵之者寔不足副其名歟貞觀之治庶幾刑措此自太
宗天姿英邁納諫用人之效其學不足術也至為浮屠作
序則廣厲學官亦具文耳宋世聾于強鄰文弱不振雖大
觀之典禮淳化之文物皆詞翰之末章縫之習也違道不
遠程效彌疎要之漢唐希聲迹而禮樂不興宋明尚儒修

而兵刑無紀苟非大聖曷能超軼近迹合規隆古斯名斯
 寔有始有卒者乎 皇帝以上聖之姿建維皇之極武
 定九有守之以文義正萬邦畜之以仁 御極五十六
 年乾乾維天孜孜維日張弛無迹剛柔有方于是聲教東
 西朔南暨天祥臻物瑞應廼章六籍綜百氏集厥大成堯
 舜禹湯文武之化洽而周公仲尼孟軻之道備其於辟靡
 之名乃可謂彬彬質有其文云 臣躬逢厥盛而為之頌曰
 於樂辟靡維水縈之四海來同維 王成之於樂辟靡
 維水疆之民具爾瞻維 王康之於樂辟靡於錄
 陳學士文集 卷一 圭 蘭 雪 齋 藏 本

王師三藥既拔獻馘于斯於樂辟靡於穆 王心有鵠
 集止懷以好音於樂辟靡不謂以告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於樂辟靡鼓鼓淵淵壽考作人遐不萬年

躬耕藉田頌有序

雍正二年二月癸卯 皇帝親率羣后藉於千畝之甸
 先時有協風至吏詠祝告 上既齋宮祗祓百官御事
 各致其齋三日所司奏種及其既備既戒既省乃事甸師
 野廬清澗載路遠宮靈址位置朽陳及期太常啟行朝曦
 升闈闐開鯨鐘鳴 龍駕出霓旌翠於千騎萬乘靡不
 有聞無聲秉 皇轂之肅雍載 天容之睟穆矣及
 藉乃先有事于靈壇列辟陪位多士駿奔既盥既濯或肆
 或將式百禮之孔洽紛五音其繁會一人奏格而神既右
 陳學士文集 卷一 圭 蘭 雪 齋 藏 本

享發薦屢豐所以欲福敷錫兆民也少焉 上乃步自
 帷宮詣乎廣野游揚樂屢恭已南面三王九卿咸肅于次
 司農秉耒躬跪而進之 上親載而措之參保介之御
 間綵旆撒揚田歌迭和 上耕一撥三推乃舍于是王
 五之卿九之各以其班即事庶人終焉是日也天氣澄霽
 暹陽和柔土清蒸潤若時雨後邑老田父環聚欣囑莫不
 協暢以爲 聖德洽于上下 大孝格乎天人是以
 圖靈叶瑞柔祗効祉迨用康年于斯兆矣小臣躬陪厥盛
 用敢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思樂句畿平壤如砥避陌引繩清渠激水順時與土土膏
載起弗震弗渝歲其矣恃 皇心成歲淳濯告虔禮于
先穡躬稼大田軒承早日旌拂游烟青壇岳立翠幕雲懸
有格秉耒率先羣后教養致敬撫茲御耦耕一班三終于
千畝所社勸農歲其大有惟富資教立我烝民百室既盈
五常載陳大官惟稷雅樂惟幽于斯萬年洽于神人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詩

蘭雪齋
藏本

青海平定頌 有序

國家疆寓萬邦盡日月風雨所至罔不承流濡澤是育是
正今 天子撫有鴻業覃深仁于累洽暢 皇威于
無外重譯効贊百靈叶瑞方以三月初吉 親詣辟雍
薦芹藻舞千羽說經論學穆穆棣棣際斯盛者咸以為游
闕里之門生中天之世也而西征之師振旅凱旋卽以是
日捷奏繼至臣民抃舞歡聲騰涌僉曰羅卜藏丹津世受
國恩罔識禮義殘其種族擾我邊陲 聖德如天屢
加訓諭乃敢怙終不悛負眾螻拒爰彰 天討密授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詩
蘭雪齋
藏本

睿謀將士倚仗 天威智勇齊奮所向無前師出旬
有五口而剪其蕃落執其羣醜俘其旄倪收其畜牧獲其
輜重羅卜藏丹津僅以身免青海遂定邊徼永清自古尅
敵制勝未有神速若此者惟我 皇上以安民戢暴之
仁用知人善任之智動非得已謀必萬全是以天人助順
日辰協吉饒歌羽舞萬里同時帝世苗格于斯信矣 幸
獲躬睹敢拜手而為之頌曰
穆穆良朝洎茲辟雍芹芳藻潔千羽雍容萬民具瞻四海
率從 帝修文德有此武功 芒芒區夏八表同天雲

開滴博雪霽祁連伐鼓振旅於時凱旋不介以孚執使之
然 帝育羣生同符大造苟可以容成歸懷保三有靡
悔六師致討除人之殘用天之道 王猷允塞定我西
陲崑崙為阿星宿為池日所入鄉聲教靡遺於萬斯年于
時保之

陳學士文集

卷一

美

蘭雪齋
藏本

臨雍視學頌有序

皇帝洪纘丕基懋昭明德于天下庶政惟時式序在位卿
尹百職罔敢不虔之綱之紀厥惟 王心之一是用式
于萬邦莫不從欲 皇帝曰咨予一人何有惟古訓是
力無偏無陂以無愆於 先聖先師予敢忘所自乃以
雍正三載三月初吉 親釋奠于 聖靈五氏之齋
咸在先時 詔禮官追崇 孔子五世進秩為王是
日皆受祀已乃 御講幄于彞倫堂進師儒說經論學
圖櫺而聽者如登闕里游于聖人之門矣 幸獲陪列仰
陳學士文集 卷一 美 蘭雪齋藏本
惟啓席上師祭藻舞戚在古而有顧德未臻而行事化未
洽而具文禮雖希虞道匪超漢今 皇帝制心制事克
一用協允執厥中止於至善聖經帝興既踐言而果行矣
寧與師匡憲乞升觴折俎者同乎哉溯道所從來厥成集
于 聖躬敬獻頌六章章八句其辭曰
道原自天烝民之生中惟恒性皆備曰誠形氣彼感靜逸
于情微彼先覺曷為民正 道在唐虞中天之日放勳聖
作重華明述執中之傳十六言悉惟一乃中惟精乃一
遂開有夏亦越有殷聞知接統極於周文寶易垂象姬公

載勤世遠迹熄羣言糾紛 大學之作章教立極中惟至
善先知後得道匪外求在明明德大哉 孔子為萬世
則 先聖之言我 皇之躬竄思作睿聽德為聰靡
邇弗察好問用中人效其猶協于大同 聖治日新乾
行不已知本端化圖終于始慎厥身修垂裳恭已萬方所
瞻辟廡至止

陳學士文集

卷一

无

蘭雪齋藏本

冬嶺秀孤松賦

以題為韻

維礫石之奇姿生叢業之峻嶺挺勁節以干雲攢修柯而
傲景無春華之耀目桃李笑而不言乏秋實之分甘枳橘
驕而弄影世之相者舉肥時弗濟兮尚幸以上既而集霰
壓崑窮陰藏岫霜花剪夜颺輪行晝榮木化為檉株勁草
失其故守鬱彼宗生蔚然獨秀參天黛色滴石幹之銅青
徧體鱗紋皴霜皮之雨溜以上若乃東光未啓烟霜正濃
橫枝玉綴細葉瑤封旭朝暎之洒洒冷翠膏之溶溶飛鬣
參差睇女陽阿之髮墜針倭鬢適予新沐之容非關愛日
陳學士文集 卷一 无 蘭雪齋藏本
可以禦冬以上至于月榭選峯雪迷樵路萬壑空明彌天
積素竹掩綠而吟風梅飛香而墮霧雖娟娜于空山僅點
綴乎冷趣何敢望夫上材曾不改其常度亭亭結益上成
龍虎之文鬱鬱棲神迴盼熊彪之額側影而月觀千陰飛
花則雪山一樹以上賦是以白鹿息其蔭兮龜守其株暖鶴
巢其顛警龍穴其膚傑託其材則診之以夢人珍其怪則
寫之為圖知希乃貴義立不孤以上五柳先生望而歎曰
迢迢之嶺兮上有松不彫貞於歲暮兮何大觀之霜顯幸
遺形於萬景兮夫何羨夫秦封道暹以上無為其下兮將御

風以相從以上
松韻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辛

藏蘭雪齋
本

擬寶座銘

有嚴有翼念茲在茲辰居垂象厚地為基乃位天德保佑
命之維庭斯紹維堂肯構一人明作萬邦瞻就四門聿闢
八荒在宥攸躋攸莘亦臨亦保所其無逸率時 昭考
馮翼仔肩維賢為寶九重雖遠兆人所依厥中允執作極
會歸歛時五福端拱垂衣

陳學士文集

卷一

辛

藏蘭雪齋
本

釋興水利詔

水者生民之大利也周禮遂人掌溝塗川澮而時宣洩之故多有年今井畝之制既粹難復溝洫陂澤之利可毋亟講歟非土平衍本古井田地民不知灌溉旱澇聽于歲南方以水為田而古塘廢陂或為豪右占耕蓄洩無所田比不登朕甚憫之已下郡國二千石以時開修而厥功未奏夫小民難于慮始庸人憚於改作事有勞費利成無窮者此類是也丞相御史大夫其以是課長吏而殿最之無忽

陳學士文集

卷一

五

蘭雪齋藏本

擬減刑詔

且夕望雨若饑渴而雲氣甫蔚風輒敗之雲上施而下不應歟四月將闌雷始發聲五月決旬猶可快濟將陽微而陰不時解歟夫咎不虛生冷由人作赦令屢下矣而逮繫者尚多是所司拘闕文法而德意不下究也獄者民之大命陰賊之吏以刻為能司憲庸懦避嫌違責輕入重出不敢毅然有所申理如此則已成之獄寃濫必多矣朝廷之意方將解澤祝網與人更始而沮格于文俗吏俾海內之人聞諸虛喜不被誠恩矣天疚戚謹不以象朕甚悼思焉

陳學士文集

卷一

五

蘭雪齋藏本

以聞

擬賑貸詔

春澤告愆二麥失穫穀日增直民將苦饑實惕予懷旦夕莫敢寧息念廻天意先濟民艱古者春和議賑貸無俟陰陽愆伏補助已行矧今涉結旣形其可須臾緩也其令郡國長吏發倉賙施以救饑飭其中人之家願借牛種者與之無責其息夫救荒之患吏胥作姦戶貲相質家猶濫恩澤貧瘠委溝壑此皆有司之罪也直指使者其督察無稽貸

陳學士文集

卷一

書

藏蘭雪齋本

擬舉山林隱逸詔

國家興賢育才法治甚備自制科外旁求博採所以登進俊良者厥途甚廣是以多士蒸蒸鱗鱗雲蔚幾於無畱良矣然而冥冥飛鴻逸翮網羅之表皎皎白駒絕塵維繫之外豈無人焉夫翊贊元化謨弼大猷類非章句筐篋刀筆口舌之材唯嗉奔走所能爲也古之君子無慕于世斯可以輔世無求于人斯可以長人木食澗飲而千駟不以動其心三公不以易其介故能灑濯王躬達于上理矣朕寤寐斯人有若饑渴中外大臣良二千石其屏遺俗慮拓開陳學士文集

卷一

書

藏蘭雪齋本

理

陳學士文集卷二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直隸河道事宜

文安河堤事宜

營田志

四河兩淀私議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後湖官地議

治河蠶測

陳學士文集

卷二

目錄一

蘭雪齋藏本

與天津清河兩道咨

陳學士文集卷二

文安陳儀甫著 男鳳友孫雲校

事宜志議咨

直隸河道事宜

直隸之水源派繁多不可勝紀迨其瀦為大澤滙為巨川則約畧可數矣朝宗輻輳厥惟一途爰自下而上擇別經緯指次枝榦暨修濬事宜著之于篇

海河一道南非運河淀河之所會也自天津城東非之三岔口迄海口之大沽長百有二十里決廣崖深濬決湍駛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蘭雪齋藏本

潮汐迎之則逆流而上非抵楊村南過靜海西至王慶坨每遇夏秋之交二運並漲旋水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距之狹狹洄澹而不時下則二運淀河宣洩不及汎濫妄行上游之隄岸田廬皆受其害所謂尾閘不通胸腹皆病雍正三年被水者七十餘州縣其故未始不由於此也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 怡賢親王于南非運河建堤開河減水分流使之別塗歸海豈止為運河計哉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非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

二清流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朱子所云治水先從低處下手正此意也

〔北運河〕白河潮河沽河榆河沙河通惠河諸水之所會也
以白河爲經流自通州歷香河武清至天津之西沽淀河
入焉抵三岔口與南運合流長二百九十五里潮白沽河
自塞外來源高流遠勢若建瓴榆沙通惠近出西井諸山
積雨未歇怒流已至每伏秋漲發矍刻尋丈非徒恃隄防
所能捍禦也 怡賢親王於雍正六年奏准拓筐兒港舊
堤寬六十丈展挖引河束以長堤而注之塌河淀又恐淀
不能容七年疏濬賈家沽道洩流水入海河故自筐兒港
以下運河安流楊村至天津一帶隄工穩固惟河西務上
下去堤稍遠山水暴至遂至漫決上厘 聖懷發帑遴
員授之方畧于河西務以上之青龍灣建堤四十丈開引
河而注之七里海仍展寬下口之寧車沽洩入井塘海河
上下分洩區畫盡善但筐兒港堤增加灰埧青龍灣填口
面過高業經督臣奏明減降改作從此宣洩暢利自無泛
濫之虞矣惟青龍灣填口拗折背流倒漾而入宣洩不暢
華家口河西務不能無意外之慮仍煩經理耳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二

藏蘭雪齋本

〔南運河〕衛水淇水淇水汶水之所會也以衛河爲經流自

故城入直隸界經山東之德州復入直隸之景州吳橋東
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至天津之三岔口與北運合
流長八百餘里河形曲折寬不逾二十丈深不逾二丈加
以全漳入運湍急浩瀚尋苦羨溢爲隄防害 怡賢親王
親臨相度于滄州之磚河建石堤一座開挖引河長一百
二十里青縣之興濟建石堤一座開挖引河長九十里分
洩水勢注之海港滄青兩岸河平堤固居民賴之至靜海
縣距堤已遠地勢更低故議于縣井之權家口再開減河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藏蘭雪齋本
一道業經動工以積水未就止賴二堤宣洩而堤口寬不
過八丈減水無多不足以消全河之漲計惟于德州上流
相近古黃河處相度善地建堤三四十丈開挖引河而注
之古黃河不惟直隸運河永免漲溢卽德州一帶工程亦
皆獲寧謐矣但地隸山東在此爲切已之憂者于彼未免
爲秦越之視八年七月德州第九屯隄岸潰決直隸自景
州以下十餘州縣皆被淹浸水利衙門雖屢行咨會而決
口訖未堅築益山東地居上游水過猶堪決麥而此間形
如仰釜有所受而無所洩縱竭力捍御隄工晏如亦無解

于田廬之湮沒也莫如將臨清以非河道工程歸併直隸
總河堯理為濬為修得以自從其便庶上下不致阻格而
一河首尾成率然之勢計無便於此者

（淀河清河永定河子牙河之所會也起自河頭至西沽入
非運長四十里淀水茫茫至此始有崖岸來束東流故名
河頭自西出長洵河而來者為永定河即桑乾之下流也
自南會子牙河而來者為楊家河乃七十二清流之總匯
也

（永定河）源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四 藏 蘭 雪 齋 本

發為渾泉雁雲諸水皆會焉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
州過懷來行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二里石徑山之東地平
土疏衝激遷徙不常舊由看丹口南流逕固安縣至霸州
入會同河兩岸無 欽隄祇有民墾固霸村庄每被衝
齧康熙三十七年 詔撫臣于成龍經理若順其南下
之性束以長隄其患自息乃撫臣自護埜域奏改故流而
注之淀池之內以濁流入止水不數年間而信安高橋勝
涉辛張等淀墊為平陸駸駸乎淤黃汶抵台頭淤塞清流
幾無達津之路雍正三年 怡賢親王奉 命查修水

利 上諭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勿使入淀大哉

王言已攬河道全局而居其要矣蓋淀泊之用有翕受
之功亦有停蓄之利眾流競趨滙為巨澤容與蕩漾有以
緩其奔突之勢然後安流弭節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
易禦正定順德廣平之有南莊二泊順天保定河間之有
東西兩淀皆天地造設自然之妙納眾流而節宣之不使
之一往衝突而不可禦也西淀之水為一河分為三汊
而滙于東淀南泊之水注于北泊北泊之水出滄陽之道
合滹沱之流亦由子牙河歸于東淀則是東淀一區所以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五 藏 蘭 雪 齋 本

蓄直隸全局之水游衍而節宣之乃永定濁流闕於梗噎
則上流之氾濫無歸衝堤潰岸亦何怪乎 怡賢親王欽
遵相度于郭家務改挖東行開下流之長洵河引歸三角
淀而注之河頭與清河會又以水性善淤奏明逐年挖淺
籌畫可謂盡善而河員積習不利于挖淺而利于築隄改
河之後隄日增高而河亦與之俱長長洵河淤成斷港三
角淀所餘無幾于是散漫南流頭道二道等河皆斷續不
通清流剩有楊家河盈盈一綫耳經汛之後再淤而南則
清水無路歸津側注于楊柳青一帶而濁流復從而注射

之其不至穿運而過者幾希此目前之大患全局之深病也為今之計惟有疏挖長洶導之東注河頭南面接築長堤至楊家河而止雖不能保其不再淤而旋淤旋挖亦可暫為補救矣若欲為長久之慮則莫若復南行之故道仍歸固霸而注之于會同河蓋以渾入清滌蕩衝刷已失其塞淤之性而會同河岸深瀆急泥沙不能暫停自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皆由此道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惟從前未有 欽隄但恃民捨故衝斷所時有耳若如今之專管有官處修有備築兩隄而守之尚何患乎奔潰哉河形水勢未有久而不變者論永定河于今日亦變而思通之一會也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六

蘭雪齋本

清河為東淀之經流其派有三分自會同河之三汊口經台山出紀家淀而入勝滂河者此西派也由趙家房徑托蓮泊出郭家窪而入勝滂河者此東派也由下馬頭徑崔家房入張家嘴至左家庄泊入石溝河者此南派也循大堤而東徑西馬頭左家庄會于石溝則其支流也勝滂石溝二河總歸台頭一河逕揚分港而出楊家河楊家河至三汊口計長一百四十里自永定入淀之後勝滂河

淤而東西二派無下口張家嘴淤而南派無正流惟沿隄一河寬不過二三丈深不過五六尺其何以容西來潏泆無涯之巨浸乎雍正三年自崔家房以下決隄九處文安城郭幸而僅存然亦已危矣 怡賢親王親臨相度開勝滂河十七里而東西二派下口遂通挖張家嘴河五里而沿隄一支分流北注又于上流開挖中亭河自口頭村起分引玉帶河水入台山河其下流石溝台頭淤淺之處隄行疏濬數年以來清流遄駛隄防晏如霸保文大之間禾黍豐而杭稻熟民享樂利皆 賢王治淀之功也然諸河多經由泊港菰蘆葦草叢生密布壅水過流泥沙留滯則淤而淺淺而塞不加浚治一二年間復成斷港矣雖分隄河道統轄但河官習氣不知有河惟知有隄蓋修築易于見功漫決或以致罪故動色相戒耳至于淀之通塞河之淤暢俱在茫茫積浸中為考成所不及誰復過而問焉殊不知淀河一塞分消無路西來之水并趨隄下一遇積雨暴漲頃刻數尺雖有人力將安所施三年之患將復立見故防隄而不加意于河非計之得也十年六月子奉 王諭委令防隄繞一到工即以清理淀河為急務督同地方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七

蘭雪齋本

官廳集人船交除變考刻刻菰蘆下流之滯碍甫通則隄下之水痕頓減秋汛疊至旋即消落爾時扁舟往返徧歷諸河所勘情形瞭然可數也中亭河苦淺趙家房河

家黃河挑挖未達于淀泊沿隄一河自堂頭以下至埧嘴

頭亦苦淺阻石溝通勝滂一河苦隘勝滂至台頭一河苦

淺計其里丈總非大工若干里甲隄夫內抽丁分浚抵免

伏秋防汛民皆樂從調劑之宜一良有司足辦矣若欲規

其久遠則設游船募役夫添專官定考成有缺一不可者

淀民以船為業船一隻長一丈二尺五寸者可業三人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八 蘭雪齋 藏本

三人之力撈取埧泥日可三方一月之內十日撈泥二

十日營業盡可度日每一船月撈泥三十方自三月至

九月每一船撈泥可二百一十方十船二千一百方船

五十隻可撈泥一萬五千方計淀河一百四十里內淤

淺者未必及半也可設船五十隻每船募役夫三人共

一百五十人釋以船與之為營業不必復給工食一船

每月責令撈泥二十方應撈之處官為測量計其丈尺

之數訂椿而標記之既撈之後核數收工所撈之泥運

送附近村庄或墊作房基或堆疊圍圃任從其便惟不

許阻碍河流所募之夫必淀內居住之人入水取埧素

所習慣取其互保免其雜徭給以腰牌而登之冊籍雖

分工段務令各近其家所用之船不必旋行制造隄內

積水新涸民間所有之船盡皆陸置每隻不過三四金

稍加修驗即可乘駕若將拏獲私鹽船隻無令變價揀

擇取用亦可省其採買如此措置人不勞而帑不費淀

河日深清流倍暢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然須添

設專官一員督率管理或縣丞或主簿駐于淀池適中

之地往來稽察仍令廳員兼轄河道統轄倘有淀河淤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九 蘭雪齋 藏本

塞應照隄工漫溢之例分別奏處庶上下不致玩忽隄

河兩有神益矣

會同河出自西淀之茅兒灣三十餘河之所會也逕保定

曰玉帶河至苑口曰會同河濶者二十丈狹則十五六丈

每秋濤西漲怒浪東來一川不足以容萬派之流則蕩蝕

隄岸決何家道口決鹿曠決下武各庄決保定縣幾無虛

歲自雍正五年中亭河成分流去而玉帶之水十減其

三矣但河身本淺于正流而新開之於牛河自其來會汛

發之際水挾泥沙復行壅淤則挑濬之工誠有不可一日

後者杏亭河堤上下六工係舊里甲民夫修補伏秋防
汛動逾兩月亦與文安大隄之例同然上六工隄並無衝
險且支河平穩無汎可防不若于水涸之時令隄夫挖河
抵免防汎以速易久民必樂從但令河底與正河齊平則
分水愈多不惟玉帶安流而下六工隄內之田皆可引而
灌也

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既廣且深西非諸山之水皆滙焉
北自雄縣入者曰白溝拒馬河之下流也拒馬發源山西
廣昌之涑山至房山鐵鎖崖分為二派一派東入涿州過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十 蘭雪齋本

新城而南挾河琉璃河廣陽鹽溝諸水白玉塘西城寺甘
池諸泉皆入之一派南入涑水經定興而東易州之濡水
武水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迺欄河女思澗子莊溪
諸水俱來會之二派合流為白溝河入柴伙淀西自安州
入者曰依城河曹河徐河一畝雞距方順龍泉諸水之所
會也徐水出五迴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一畝泉
出滿城東南餘小泉以百數雞距紅花名最著流經清苑
城南至梁河橋而方順水來會之方順即曲逆河祁水之
下流也五雲石白二泉流為放水河五郎河入焉流逕石

橋村至梁河橋與一畝泉河會流逕新橋而滿城之龍泉
河自南來入之至善馬廟與徐河合流為依城河入雜淀
西北自安肅來者曰雹河源出石獸崗灌河入之由新安
之黑龍口歸雜淀新安三面皆水惟城非為乾土而地處
容城下流雨潦南下則大激淀一帶盡為鄰壑墟里蕭條
最稱貧瘠 怡賢親王親臨相度於三台村開引雹河逕
小王營尚村之北至柘河頭入燒車淀南岸築隄建閘以
裨節宣隄內大激淀數百頃皆引流種稻屢獲豐收澤國
已成樂土矣南自高陽入者曰豬龍河唐沙滋三水之所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十一 蘭雪齋本

會也唐河原名涑水源自山西靈邱入唐縣為唐河橫水
自西非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
之鎮里高門所澆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
謙王釋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入曲
陽界合平陽河南流阜平之當城臙脂二河行唐之鄧河
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新樂歷定州沿流多資澆溉
滋河發源山西之枚回山經靈壽為慈水七祖寨岔頭大
明川壅流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孟社而
復出遼縣北旋經深澤之龍泉固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

然水利也三水頗稱鉅流畢會于邳州之三岔口爲豬龍河逕博野蠡縣高陽而入白洋淀豬龍河水性湍急奔騰最難捍禦雍正三年決柴淀口而東潰麻蠡口古隄直衝鄭州驛路十里浸爲巨澤怡賢親王親歷相度疏通豬龍故道決口始塞駟路復通然下流入淀之處河道紆迴停沙壅溜易致潰決復令清河道王敏于出岸村開挖引河十里至孟仲峯出口入淀東岸築堤以防其軼西岸截沙以順其流然後安流而北去又放水口斜築長隄以禦倒漾麻蠡日殘隄數十里亦一例加修以爲重障豬龍河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蘭雪齋藏本

之治未有如今日者也但隄土挾沙木可深恃濁流善潰護岸爲難夫有岸而後有隄岸既塌矣隄將安附前人創爲挑水迎水等堤皆爲護岸計也護岸者所以固隄之根也應令清河道相度頂衝埽灣之處建築挑水等堤則河流順軌隄工永固矣

趙北口居淀之中舊有石橋八座白洋諸淀之水皆由橋下東流寔西淀之咽喉也向苦卑狹碍流雍正四年易之以木升高加濶又添建三座俾積淀之水暢然東注可謂快矣然白溝濁水出河門而橫截清流不得驟下至藥王

行宮前益復拗折土人謂之鵞鶩此所謂咽喉已通而胸膈未利者也雍正四年曾經委員挑挖經汛之後其淤如故蓋白溝漲時近自諸山而下推擁泥沙所至填淤四十里之柴伏淀涸爲桑田者十三四矣不加浚治則西來諸水漲溢無歸若歲歲撈挖是勞費無已時也渾河入淀其害往往而然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必不使之入淀而後可查白溝故道自新城之王祥灣東行至王槐而南經涑河邨而東至望駕臺迤運東南過胡各庄神機營而入茅兒灣河形宛在橋座猶有存者然工費浩繁非局外之所敢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蘭雪齋藏本

輕議也爲目前計惟有濬支河以分其勢猶爲差謬于十七年秋奉委查勘舟至龍灣村南有一河東去水濶甚急濶十餘丈遂加測量深六七八尺不等凡十八里直至藥王行宮東乃與大河會已過鵞鶩之阻矣詢之土人稱係淀內船道逐漸衝寬舟楫通行遂成大河此水勢自然非人力所致惟中間經泊之處頗覺平漫不加疏導恐通而復塞深爲可惜若于水涸時挑濬深通則白溝全流必改由東注然後將河門淺阻鵞鶩拗折之處盡行開挖則西來之清水適行東注之濁流受刷亦補救之上奇也

子牙河滄沱之下流也過悍迅疾勢如激箭滄陽河復挾寧晉今泊之水附而益之勢逾洶湧過臧家橋以下地勢漸低蕩擊益暴康熙三十七年發帑築隄自獻縣歷河間大城青縣靜海至王家口而止河亦分爲二支一西北由土橋灘里入淀一東北由岳庄黃汊台頭入淀與清河會流土人謂之老河焦家口別開一支東出而非流至陳家泊入獨流大坑亦有隄束之土人謂之新河兩河之委相去二十餘里兩河之隄南連而北缺所謂其形如環而缺其十二三者也環中卹落數十地皆肥美然其向無隄每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古

蘭雪齋

遇淀池漲溢二河倒灌則數十村宛在水中而河員猶守兩隄惟謹幸獲無虞則自以爲功此如防盜者守垣牆而開後戶盜入肘腋發置而去矣垣牆之守者猶巡警做夜可發一噓也愚以北面之隄斷宜接築然非徒築隄而已查王家口南東岸有古河一道名三家淀河卽蔡家窪之下口緣東隄出瓦子頭橋下迤邐東北與新河合而入淀雖已淤淺河形宛然若挑挖深通不惟分老河之流亦可洩蔡家窪之漲挑河之土用以築隄補缺成圍水無倒漾圍內之地分別高下疏列溝塍于西南建閘引溉東北洩

而出一舉而河隄俱成營田最美誰憚而久不爲此再老河北至台頭往往涸清流而淤河道不若新河之勢西南高而東北下直趨獨流大坑之徑而利也但河身淺狹隄岸殘缺展挖深而修築固深則正厠可移固則潰決無慮焦家口分流之處建挑水堤以逼之將全河之力盡入新河而老河兩隄之間不過溢流蕩漾其抵台頭而壅清流者鮮矣南來之黑龍港雖係無源而獻河青大四縣之積潦藉以宣洩其裨益于田廬豈淺鮮哉廓淀池而消野水亦當事者所應留意也再新河東堤距運河西堤十餘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古

蘭雪齋

里舊有民埵一道起自東賈口東北至劉家營與運河隄接亦所以防淀池之倒灌自護田廬也自三年經水衝坍無力再築倒灌之水恣意南流運河隄根受其蕩盪不止害及民田而已亦應行令該道查勘轉飭地方官料估量給食米督勸民力接築成隄則迤南數十卹庄皆成樂土而運河隄岸亦無內浸之患矣

永逸之計惟有隨時補救之方雍正三年非徒決晉州之
洲頭而東九股漫流東鹿深州皆被其害 怡賢親王親
歷相度于洲頭築堤截流自第四溝開引歷晉東冀衡之
境挑河八十里由焦岡而注之滏陽河數年以來東深始
有寧字八年秋木邱斷流遷入東南故瀆者十餘里仍歸
新河避灣就直水性應爾不必強爲濬築空勞民力但東
深晉冀之間故瀆甚多徙而東南應從其勢之便若西南
入泊之路則富力爲堵築毋令再濶清流復成淤塞耳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六

蘭雪齋
藏本

永年曲周雞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之境貫太泊而出至
冀州與滹沱合流所至之處疏渠引灌盡成稻鄉而磁州
之民閉關截流以專其利下流州縣水田盡廢雍正四年
怡賢親王奏請改隸廣平刻時分水上下均沾營田多
至二千餘頃但沿河隄岸例係瀕河村庄修築工多力寡
年年不免潰決惟隆平令馮元方勸諭邑民闔境公修而
隄工遂以完固八年大水滏陽河所經州縣漫決屢告矣隄
岸殘缺尤非瀕河民力所能備任應照馮令修隄之例將
該州縣所有滏陽河隄工尺丈查丈明白按通邑里甲均勻

攤派不許一毫偏累造具印冊存案永爲定例隄少人多
工程自然鞏固矣唯出泊以下水勢倍增會以滹沱湍悍
之流所有民隄難資捍禦八年衡水衝決溢流淹及青縣
前轍可戒宜爲預圖自臧家橋以上至衡水冀州民隄應
令地方官查估動帑興修修成之後應照千里長隄例令
民間年年修補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七

蘭雪齋
藏本

爾北二泊卽古大陸澤之地正順廣三郡之水會也汶河
治河沙河泆河泆河槐河午河李陽河七里河皆入北泊
百泉河牛尾河野河澧河沙河泆河劉累河程二寨河聖
水河順水河柳林河皆入南泊諸河源出崇山往往建甌
而下加以千巖飛雨萬壑懸流若無二泊爲之翕受而節
宣之其奔放橫溢爲何如哉故南之有二泊猶北之有二
淀皆治水者所當加之意也二泊俱恃滏陽河爲宣洩之路
自漳水入滏滏河淤高而南泊無所注自滹沱入泊滏河
淤斷而北泊無所洩二泊漲溢三郡皆被其害 怡賢親
王親歷相度于穆家口開河北注而南泊之漲全消于黃
兒營營上村展挖河口而北泊之流始暢近歲營田多在
二泊之淤成效可睹矣衡是入泊之水除浚治滏聖水牛

尾百泉恒流不竭外其餘本無盛源常多枯涸然前人開之載諸圖誌構有橋座蓋以為攝水歸泊之路也春夏澗時曾無涓滴之流一遇雨集山漲則由此沛然而注之大泊之中田間無宿潦焉其為利不亦溥哉有司無識不加浚治或反聽民佔耕以致山水暴來瀾漫四野為田疇害雖經 怡賢親王屢檄地方官隨宜疏濬勿得聽其湮塞而有司狃于故習視為具文遂無一人應者八年秋雨稍多環泊十餘州縣處處湮沒獨復賑貸上厪 聖懷既過之後又復晏然不以為事此最州縣錮習深可歎恨者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六 蘭雪齋本

也應 勅下直督嚴飭各地方官查明各河源委督率民夫量給食米隨宜開濬務俾周通告竣之後咨會總河通行查勘如此則山漲有歸三郡田園盡獲樂利矣至古河故瀆可以行水者別有條議附後

直隸地方地勢平衍雖有澗水之淀泊並無行水之溝洫雨水偶多即漫流田野淹浸禾稼是以 怡賢親王於通州武清地方開挖鳳河于香河寶坻地方開挖窩頭鮑邱二河于良涿固霸等州縣開挖牯牛河收攝野潦俾有所歸故以上各州縣數年以來不受淹浸之害

自此而外古河舊道所在多有與鳳河近者有古龍河上源本出盧溝久已淹塞而下流河槽具在惟近六道口入淀之十餘里墊淤平漫雨多水溢則為東安害與南運河近者有古漳河來自大名歷廣平順德冀州河間之境皆有河槽至交河縣地方又有古清河一道自阜城來會土人謂之清漳河杜林鎮之大渡口前河臣王新命開橫河一道通入鮑家嘴河收攝野水而歸于運河但以上所經二十餘州縣之境不無墊淤平漫及民間佔耕之處雨水滙聚往往溢出為害與滏陽河近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九 蘭雪齋本

者則有滏泚故道深冀等州衡水武易等縣皆有之又 有武強縣之龍沼河歸古漳河名岔河衡水縣之古鹽河察強縣之黃欏古河長者百餘里餘亦不下數十里上受雨潦下無所洩亦溢出為害又有馬頰朱龍二河上自河南下歸山東中經大名之清豐南樂二縣雨多水溢亦漫流為害此等古河雖係無源皆集行水而地方官不知經理沿河小民但知利己或就其平處種植為業或地處下流曲防攔截故脈絡不通水至則共受其浸甚至有源有委載在圖誌之水如宿鄉之槐午等

河任縣之蔡馬等河祇以泉源微細時常乾涸而民間常于河身種麥地方官不加查察一有水發則瀰漫遍野所謂貪尺寸之利而受害無窮也陸龍其為靈壽令浚治衛河其始人以為開無水之河迂而無當河成而兩集水至賴此河宣洩木稼無損迄今民猶懷之此賢臣之遠見也其言每以為溝洫之利不可不亟亟講求今各地方所有古河其寬深過溝洫遠矣但使流而不窒厥絡相承近泊者導之歸泊近河者導之入河近淀者導之入淀淤者挖之平者濬之斷者聯之隔者通之勞費諒亦無多而潦水各有攸歸無氾濫之害有屢豐之慶其為利不亦溥哉應請 旨勅下直督通飭各州縣同心僉議寔力奉行此即古人盡力溝洫之意也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蘭雪齋本

文安河隄事宜

文安受六十六河之灌注滙會通瓦濟易水者經縣之西之北滙漚沱者經縣之東之南俱達於武平雍奴下直沽入海武平即勝滂淀雍奴即三角淀也西北之水上游則霸州保定縣雄縣安州高陽等處東南之水上游則大城任邱河間等處俱以文安之勝滂諸泊淀為下流停蓄眾水而委輸於海下流之受水者寬則上流之洩水自疾是文安一邑河淀寔三郡數十州縣之咽喉也自滹漳之水從石溝村入淀永定河之水從柳岔口入淀沙泥敗草闌淤一平往日舟楫通行之處今已成陸現今河道所經唯左家庄石溝村富官營一線之流耳以一線河身洩六十餘河之水壅塞倒溢勢所必然是以西北之高陽安州雄縣保定霸州等處東南之大城任邱河間等處河隄一時俱決不惟文邑罹昏墊之災已也治之之法一在分河之上流以殺其勢一在導河之下流而使之通上流則霸州之苑家口是也查苑家口西北原有永定河故道但河身淺溢隄岸殘缺今可自霸州之老隄頭大為展濬引會瀾河水由榜棧園臺山村東至王家庄入淀則上流之勢分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蘭雪齋本

矣下流則蘓家橋之三岔口是也會通河之水至此分爲
 三支南支經堂頭村左家庄石溝村入黑母柴火等淀蓄
 水東注中支由蘓家橋至趙家房之東經崔家庄之南勝
 澇鎮之北入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蓄水東注北支由蘓家
 橋之北經王家庄中口村無梁關藥王廟入趙家泊並柴
 城新張諸泊蓄水東注近年二支俱已淤塞惟南支僅存
 今宜疏濬深廣其二支淤塞之處故道可循疏鑿頗易惟
 黑母柴伙勝澇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趙家柴城新城等泊
 或僅存淺瀨或竟變桑田此等皆支河所由蓄洩尤爲達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蘭雪齋藏本

沽入海之要路爲今之計相其流形尚存者用蘓子瞻開
 浚西湖之法去其敗草撈其淤沙至全無淀形者宜順三
 支河下流之勢多挑引河直達東沽港楮沽港以入河泊
 如此則下流之勢亦可以稍通矣上流既分則隄工永保
 下流既通則衆派安流不第文邑免潰決之害而上游三
 郡數十州縣亦享平成之利此一勞永逸有利無害者也
 至文安大隄之內形如釜底河流雖殺積潦難消及水涸
 地出雨澤偶愆卽種不入土前人有言旱則涸及三泉澇
 則水深五丈非虛言也康熙三十三年河間郡丞徐元禹

來署篆正值河決乘舟周視四境慨然曰文民止受水害
 不享水利亦人事之不修耳豈盡關天行哉議于保定縣
 界立閘引水可以防旱于龍塘灣立閘洩水可以防澇于
 中疏鑿溝洫聯絡相通高仰之田以聽民種耒引水資溉
 低窪之田則教民種稻蓄水爲池旱澇兩無所虞瘠土遂
 爲沃壤矣已具詳各憲因受代而罷邑人至今以爲恨今
 誠倣其議而見之施行是亦百世之利也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蘭雪齋藏本

營田志

雍正三年秋直隸水既賑既貸悉民既乂 天子乃臨
 軒而咨命 怡賢親王曰 酌酌畿甸非三代井畝之區乎
 雨未浹旬而禾稼在水豈地利之逾于古蓋人事之闕於
 今也平衍千里率多汗下而無一溝一澮流行而翁注之
 不達于川乃澮在田非水之能為人害由人之不能用水
 耳夫水聚之則為害而散之則為利用之則為利而棄之
 則為害其往視之轉害為利在此行也倣遂人之掌輿稻
 人之稼無欲速無惜費無阻於浮議於是 以大學士朱公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蓄 蘭雪齋 藏本
 賦為輔行徧歷三輔所以為疏濬排決計者甚備事具河
 渠志中而于其間經度高下酌畫蓄洩一切用水成田之
 法課導補助旌叙鼓舞之方成條列以請 指授乃遵
 而行之四年先之灤玉諸州也濬流圩岸建閘開渠皆官
 為經理而工本之費倍倍以給歲納什一焉是秋田成歲
 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之聞風興起自行橋種者
 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頃
 有奇皆于積潦停淤中墮方插蒔盡獲收穫于是爭求節
 水疏流以成水利而四局之設自茲起矣一曰京東局統

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深州遷安白河以東

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統轄宛平涿州房山涿
 水慶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定州行唐新樂滿城自
 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南局統轄正定平
 山井陘邢臺沙河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滹滏以西
 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天津局統轄天津靜海滄州茌
 清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局
 各有長有副有劾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築建造皆委員
 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農本則專責之地方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蓄 蘭雪齋 藏本
 官田成工竣工程交地方官收管工本令地方官認徵取
 具結成達之水利管田府當是時 上方以和衷協助
 期地方文武之吏而 特諭 賢王舉劾之故以勤干
 田功立膺顯擢者有矣一時守令皆慕而思奮夫官之所
 先民罔敢後是故事易集而功易成自五年分局至于七
 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天心助順歲以屢豐總積積于
 場圃稅糧溢於市廛 上念其人不敢食稱恩運糶不
 時售大豐居積則賤而傷農于每歲秋冬發帑以糶民獲
 厚利向所稱汗萊沮洳之鄉率富定安樂幽歛諧鼓相聞

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八年 賢王薨司局者無所承稟令
不行于令牧又各以私意爲舉廢而地方官既無所覲忌
且屢易其人皆視營田爲多此一事往往倡言水不足或
土不宜聽情農改廢自恣九年大學士朱公軾河道總督
劉公於義 奏請遣太僕顧公琮乘傳稽覈之除距水較
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隨便種植外其餘水足
地平無煩汲升之處取地方官未遠可爲水田結狀著籍
存戶部荒廢者查叅如例議設觀察使二員兼以憲職分
轄京東西督率州縣開營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之
陳學士文集 卷二 美 蘭 雪 齋 本

京東局

京東諸郡負山瀕海負山則泉溼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
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其
可疏鑿成田明臣徐尚寶貞明盡詳載其言之矣萬曆中

申相國時行特主其說以貞明兼二職董其事乃之薊州
招南兵之習農者畫地耕作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
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中官在上左右者爭言水田不便
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神宗意亦動時行上疏極陳利便
竟不可回而垂成之功廢於一旦議者惜之雍正四年春

怡賢親王奉

命查修水利徧歷諸邑陟嶽降原尋

泉覲土以貞明之言爲信而有徵 奏請委員營治爲農

民倡畝收三四石不等五年遂開局經理并及京西京南

天津等處畫界分督次第開種而肇端試可則自京東始

陳學士文集

卷二

毛

蘭 雪 齋 本

京西局

京西諸河皆匯于西淀益宋人塘濼之遺也六宅使何
承矩於雄鄭霸州平永順安等軍築隄六百里置斗門引
水種稻經始之秋以霜早不熟浮戶滋起承矩不顧卒成
之次年大稔輦程枯進於闕下衆乃皆服自是軍糈取給
水田而邊民因以富實後人言水利于畿甸者多稱之然
其遺跡已湮沒無可尋求獨以地多沮洳居民于雨多之
歲秧種灣澤以爲幸慶而己雍正四年 賢王親蒞相度
一切疏泉引流壅淀事宜 奏請報可次年開局新安始

自大滌淀漸及諸邑東至霸州西抵滿城北自宛平南及新樂凡可成田者次第就理町畦滿滄宛似江南風景過而覽者如在何宅使蓼花園中也

京南局

京南一局兼正定順德廣平三郡之地西帶重轡源泉並注而交流畢會於大泊所謂形如聚扇而溥滄二河為之外榦也民於其間壅流莠稻無煩導謀而建閘築岸具有條理獨是食利者自私貪得者無厭踞高則不知有下恃源而欲絕其流以故灌溉之餘陂池以浴鷺鷥而下游之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天

蘭雪齋

舟楫餘通渚澤以養菰蒲而鄰邑之香菰盡稿故南局田不思其不營而患營之不廣水不苦其不足而苦水之不均賢王親歷而稔知之開局委員均平水利遠者刻以日近者分以時於是靈泉流潤河澤旁通廣順之間增田至若干頃而溥冶上游瀕河沙礫之區自古不毛之地立過建礮排石雷泥淤為膏沃得田若干頃尤為從來未試之奇也

天津局

天津營田全資潮汐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潮來

渠滿則潴而留之以供車戽中間溝膠池梗宛轉交通四面築圍以防雨滂皆前明汪司農應蛟遺制也汪公至天津見白塘葛沽一帶地斥鹵不耕種間有近河菽豆者每畝收不過一斗以為此地無水則嫌得水則潤若以閘浙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為稻田而一時

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者公乃以身倡之捐俸買牛制器開渠築隄先于葛沽白塘二處種水稻二千餘畝收四五石餘種菽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礮立槁于是軍民始信閘浙治地之法可行于北海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天

蘭雪齋

而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為膏腴也于是疏請于朝以防海官軍萬人分田墾種屯政大典至今土人營傳十字團所謂求仁誠足與食力古所貴者是也惟是民雜五方逐魚鹽之利取足且夕而不為久遠之計雖禾黍之植亦鹵莽從事至沽塗升挽之勞益視為畏途以故旋舉旋廢雍正五年營田十圍冷存者賓家口葛沽兩圍而已開局之始賢王深思遠慮以天津當河海咽喉為神京膺戶而謹俗偷情遂未忘本野多未闢之土家無擔石之儲闕熙穰田疇蕭寂無以仰副聖天子加意郊圻移風

易俗之至意又覽左忠毅光斗屯政諸疏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茂密因慨然欲復注司農之舊蹟發帑委員尋求經理而積習粹難丕變美意未及觀成然劉渠遺跡現存稍加修葺未始不可溉冀沃淤長我禾黍也爰記梗槩不忘厥初云爾

陳學士文集

卷二

手

蘭 齋 藏 本

四河兩淀私議

按原奏別疏永定子牙二河于西沽南北分流不使入淀清濁攸分水患永息 此與 怡賢親王相國文端朱公敬陳水利第一疏意見相同疏內廓清淀池一段所謂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于淀內築隄使河有河而淀自淀是也但彼時淀水寬深堤工難以建立今三角淀王慶坨一帶淤高永定河改流而其田鄭家樓魚垣等口入于葉淀于葉淀之東漸為疏引使入西沽之北此所謂依北岸分道東流者也子牙新舊兩河各有堤堰舊河東隄與新河西堤南連而北缺缺處凡二十五里每兩汛水漲則倒灌而南其間三十餘村皆宛在水中而汛官猶防護兩隄唯謹是猶盜已入室外守垣牆徒發人一矇耳今于門畱二庄開舊河東隄則蒲淀窪要窪朱家窪等處皆可淤成膏腴其中有劉家河三家淀河舊潰疏引而東過楊柳青使入西沽之南此所謂依南岸分道東流者也至黑龍港馬家橋胡家店等河雖無上源而灌注澀水漫溢為青縣大城田盧等今議閉焦家口使子牙濁流並道通行而疏濬新河俾受黑龍港等河積水洩之入淀尤于地方

陳學士文集

卷二

手

蘭 齋 藏 本

有益。再按原奏北運河灣多工險查下游有灣冲必上
游有沙嘴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
漸平。昔潘印川治河之法逢灣取直遇嘴切沙于於雍
正五年查勘南運河記沙嘴之應挑者數十處具啓。賢
王沮于司議而北運流沙推擁沙嘴較南運尤甚憚挑挖
之工而糜草葦之費費而無益者也挑嘴裁灣最爲良法
南運亦宜推而行之。原奏南運河吳橋境內安陵鎮地
勢高而與老黃河相近議于安陵鎮再建一堤濬減河三
十餘里卽入老黃河可以暢達入海俟安陵開成將捷地
之開閉而不用。考水經大河故瀆北經修縣故城東又
北經安陵縣西修縣卽景州安陵卽今吳橋之安陵鄉也
雍正五年予查勘南運河見水勢浩瀚非興濟捷地二堤
所能宣洩因詢訪土人另尋消滅之路惟安陵去古河三
十里地近而工費不多請于此處建堤挖河古河廣大直
達于海填面開寬數十丈則漳流離滯可以盡洩而下游
隄工永無潰決之患文端公深以爲然啓。王議行而山
東方議開建四女澍堤河其事遂寢今議于此地建堤須
面寬四十丈其高下夾尺以興濟堤爲準則底水足以濟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十一

藝文

運而有餘其羨溢之流俱消歸古河入海洵治南運扼要
爭奇之上策也至捷地之河原係前明弘治間舊瀆原估
河寬八丈兩岬築隄而清河道王紘遂別駕選奉委查核
減去河面二丈不准築隄遂屢致潰溢爲患然漫水濁流
淤瘠爲腴者不少矣若堅修兩堤將大浪淀等低洼之處
圍築小埧照子牙河淤滯淀等窪之法引水填淤自上而
下則滄南薄減之區漸成膏壤似亦不必汲汲閉塞也
再按原奏經理兩淀之議言西淀趙北口舊有十橋九橋
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白溝水漲往往倒灌是
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在橋東爲衆水所會止由張青一
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議挑白溝故道由龍灣至霸州之
魚津橋以入中亭河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查白溝原
向東流由龍灣道務等村徑吳家臺至老隄村以下名中
亭河後決雄縣東南之大灣口而入淀遂致壅遏西水柴
伙淀亦墊淤大半今議復故道于計誠便橋南另疏一河
于于雍正七年曾具啓。賢王彼時原有小河徑藥王行
宮之南爲捕魚小艇往來之道請加疏濬出張青口以避
藥王行宮前鵝鵝之阻准而未行今河形是否有無卽旋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十一

藝文

加挑濬亦工費之不容已者也至九橋不通流水因因白溝倒漾亦緣橋西所有河道被民間夾取堡泥墊成圍圃佔碍河流之所致似應查勘剷去其阻碍于淀水淺澗時視舊河之通九橋下者浚而治之橋底淤泥挖而去之再將清河門疏濬由茅兒灣開口從十望河故道別派分流則胷膈利而咽喉暢西淀可以承清矣展濬中亭河添建苑家口橋座亦屬應行 又言東淀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宜洩不及議將上游三泖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再于下流楊家河下家河低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並行而東同會于西沽 查三泖河者東淀之上口也在文之樞家櫛玉帶河全納西淀之水至此分而為三一泖自台山村北流逕高橋淀入信安鎮為信安河一泖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勝淀為勝勝河逕辛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為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八里為東沽港河又東十餘里為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泖自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嘴河北流逕任家庄東流入左家庄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勝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

陳學士文集

卷二

書

蘭雪齋藏本

而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合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逕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逕葛浪泊出楊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泖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泖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入左家庄泊逕傳官營入石溝河者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泖之正派矣自永定河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泖并入勝勝勝勝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家房二泖并入台頭張家嘴河淤而下馬頭一泖并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于翁受之難楊家河者東淀之下口也

陳學士文集

卷二

書

蘭雪齋藏本

宜接開至左家庄泊以分沿隄水勢至沿隄小河自堂頭
村東至填嘴頭淺阻闊流宜挖濬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
隄工

陳學士文集

卷二

美

蘭雪齋
藏本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查治河之法欲疏導上游必先以廓清下口為急務督河
諸臣奏改永定河原議導之南流不設隄堰以逐其散漫
之性城池邨落逼近河流者建築護隄以防其衝鬪之虞
疏引濁流填淤窪鹹以收其肥饒之利措置上游皆可謂
善矣唯東西兩引河下口籌畫未周不能無遺慮焉西引
河下口入中亭河夫中亭乃玉帶河之支流耳淺而狹容
納既苦不勝且其溜緩弱無冲刷之力濁流一入不一二
年即成斷港下口一塞則泛溢為田廬害此西引河下口
之不利不可不慮也查督臣于乾隆四年條奏四河兩淀
議內言趙北口橋東為眾水所會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
河洩水不多應桃白溝故道由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以
入中亭河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等語未審此河曾否挑
挖如未施工今應議令速行開濬並中亭一律寬深令與
玉帶河等分引西淀白溝諸水暢迅東行則溜急勢強濁
流雖入足以灑刷推涌庶免停淤為患且可分減玉帶河
羨溢之勢即保定縣一帶遶隄無煩更築矣此轉害為利
之道也至東引河下口由津水窪開高橋以南民埝放之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七

蘭雪齋
藏本

東淀尤為不可夫津水窪卽土人所謂金水窪也高橋以南民捨卽康熙間河臣王新命奏建中亭河之下六工欽隄也隄內地形低凹隄外毗連淀水以此爲壑則永定全河之流沛然莫禦其勢非不甚順獨不思取快于目前而貽憂于事後乎昔于成龍改河以柳岔爲下口遂致淤淀爲河道全局病今津水窪在柳岔口之南相去無幾耳且正當蘓橋三汊河入淀之衝若舉決濟之渾流決隄而注之幾淀之中將使柳岔之淤而未盡者必至闕塞無餘而通省六十餘河之水何地爲之翕受何路爲之宣洩乎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蘭雪齋本

此東淀下口之害更不可不慮也爲今日計姑爲補救之術莫若將高橋以南之民捨加築堅厚藉爲範圍永定漲發不過三四日而隄內窪地形勢寬濶引河入之散漫闢淤儲堪容受俟水停泥沉之候然後開掘民捨用椿葦裝頭決水放出如此則泥陷窪底水洩淀中如南運放淤之法庶免目前淤淀之患迨數年後津水窪淤高不能受水徐圖更議耳再查督臣前歲所奏經理東淀議內欲將東淀上游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淤寬深等語查三汊河在文安蘓橋之北卽玉帶河入淀之上口也北一汊名台

山河北流東折中亭河入焉合而東北爲勝涉河運幸張策城滌河港東沽港王慶坨南入長子河滙于河頭與楊家河合自永定入淀淤成平地思慮意先將此河開挖寬深上承中亭西引河之水卽東引河津水窪所放之水一并導入可以直達河頭與石溝台頭一河各道分流庶清濁攸分永無壅淤之患此疏其疏濬淀河之工而成渾河別由一道之利似爲長便也

陳學士文集 卷二 三 蘭雪齋本

後湖官地誌

玉田縣之後湖受迤北一帶山漲之水並藍泉螺山泉之
沉下注小河口而委輸于蘄運河即徐尙寶潞水客譯所
謂後湖庄疏湖可田者也小河口歲久埋塞水無所洩遂
為潞潞之區荏葦蕪蕪其為不耕之壤久矣雍正四年春

怡賢親王巡行水利過而瞻矚久之曰此稻鄉也經畫

營田宜自茲始于是遴員發帑而手一圖授玉令吳士端

曰汝其董厥成啓而諦觀之則圖上有說指畫詳盡其略

曰疏濬小河以瀉積潴建築圍隄以禦山漲開渠設閘引

陳學士文集 卷二 旱 藏 蘭 雪 齋 本

納藍泉螺山泉之流以資灌溉而湖心凹處荏葦之所生

者釋而勿墾留為潞水之地士端等奉以從亭工竣田成

比歲大熟士端以功擢永平守割玉田豐潤二縣隸焉而

在工各員亦陞賞有差然則後湖一區實營田之始基

賢王所心經而手緯以為畿輔州邑之表式者也而其措

置之妙尤在爾湖心毋墾以為潞水歸宿之所蓋外周圍

堰山漲固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亦難外洩爾湖心

以受之田功乃可以萬全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

害後之人所當遵守無大者也五十年吳守以湖心所出葦

草之利頗為近湖豪猾占奪乃交而籍之官收其值之所

入以為園堤歲修之費而以玉田丞掌其事俾縣令稽核

其工具啓其事於 王王報可自此崇卑增薄圍不毀于

水而田以屢豐焉八年 賢王捐館水利營田府罷局員

既撤而浙省游民申有山乘間披隙借墾葦之名遂冒耕

湖心之地葦利既絕而修築之費無所取給園日以圯予

准任後有稻戶宋紹先訟言之不勝惋悵乃徵其案于吳

守吳時已擢任霸昌道矣錄案見復即檄縣查有山冒墾

之故杖而逐之然葦已成田無復萌蘖之生矣縣令衛步

陳學士文集 卷二 旱 藏 蘭 雪 齋 本

青乃召民佃種額課之外仍輸租為修圍費于是江生維

翰遂以當年陞科為衆人先仍外納圍租如令此其意徒

欲得地耳一地無兩稅定制也既科糧而又出圍租是兩

稅矣以之報部必以成例見格若止報額課則圍租不登

部冊祇名私費耳勢不便與正課一例追比或完或欠或

多或少一任其意之所為官民其將誰何是修圍不過虛

名而十餘頃墾熟之腴田已歸其手矣其為狡獪路人知

之衛令不之察而達于司司如其請取結冊而將達于部

此嚴令崇嘉所以漸斯然有歸官名佃之請也其言以為

稻田地戶不下千有餘家如令江維翰四人獨認則偏枯不均不惟無以服眾心且維翰倚衿健訟尚未種地即欲坐收籽粒甫經具認復又疊控不休似此多事之徒必非急公之輩即此數語已可謂洞見江生底裏矣其歸官召佃之說以爲該縣縣丞經管河務園地開洞是其備司此地應責令該員經理召人承種除舊有學田錢糧外凡屬無糧之地令該員議立官戶冊報陞科仍照例輸租銀八十兩爲修園之費收齊彙繳縣庫遇有園地開洞應需椿葦之處會同該縣勘明動項修理工竣報查庶無悖從前陳學士文集 卷二 聖 蘭 雪 齋 本
 立法之意是時稻戶朱紹先等爭認者紛紛予深惟吳守立法 賢王照行之意嚴令所議尚屬存羊故排眾辭而批允之誠以爲後湖工程計耳夫 賢王當日豈不知湖心之地可以爲田而故棄爲荏葦之場哉蓋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吳守之令王數年矣豈不知湖心爲田可以增課賦而祇收葦草之利哉蓋額課之陞報益國賦猶錙銖而園租之歲俗保田功千久遠也及一變而爲申有山之冒墾已違 賢王措置之苦心再變而爲江維翰之認陞又失吳守立法之美意自茲以後修費無出闕隄漸廢

雖日督地戶以事奮銷然而利既備于一人勞則遺之大眾其孰肯俯首就役焉爲長久計不若歸此地于官召種而籍其所入額課出其中園租亦出其中國賦無虧而營田永賴則嚴令之說似可俯從不必執前案之不可移而遺營田將來之害也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聖 蘭 雪 齋 本

治河蠶測

從來治河者必通計全局之利害而後可定一河之會歸
必先定下流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此理勢之當
然古今之通論也明胡體乾論江南水利以為高山大原
眾水雜流必有低凹處為之壑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
澤是也旁溪別渚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為之
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南既如此北亦宜然
以畿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于餘河畢匯于
南莊二泊翁受而滹蓄之然後合為一川出北泊逕衡水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蘭雪齋
之焦岡耶會滹沱之流奔注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
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
子牙一河為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三十餘
河畢匯于西淀翁受而滹蓄之然後合為一川出茅兒灣
逕保定縣曰玉帶河逕霸州之死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
蘆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
腹臟而會同一河為之腸胃也至東流一區南納子牙之
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之滙為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
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餘河之滙為西淀者又歸之舉

畿輔全局之水無一不畢滯于茲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
塞淤暢所關于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淺鮮哉康熙二十
七年以前森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以縱橫
週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 命開築永定河不為全
局計而祇為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
口注之東淀于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自不
勝其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舖遂成平陸淤勝涉淀而
辛張策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歸乎既失地
于西北則傾注于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與運河僅限一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蘭雪齋
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益岌岌矣故曰淀病
也且淀池以翁受為功容納之量隘于下則灌輸之勢停
于上一遇秋伏汎漲決濟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
隄潰峴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鄭州官道子牙河決而
北文安大城皆冠在水中而南峴 欽隄增高二尺水猶
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
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
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
辨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

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為深病治之之法但當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釀之渠以減殺之寬築陂陀之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堤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何至折而東之導之淤淀為全局病至于此極也自改河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堤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今去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甌直下為田廬害豈足數哉總由濁流入止水溜散泥沉下流自塞歸整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即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也夫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吳 蘭 雪 齋 本

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為無足憂而卒至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我 世宗憲皇帝智與神謀深悉渾河之為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為全局河道病于興修水利之始即特降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益淀為定水無冲刷之力故沙入而沉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百有餘年矣舊所經出之處沙痕的礫岸迹分明豈象橋以北崖高底深牝牛河借

以行水者即其故瀆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為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何以經久不涇而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即利于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于郭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流故經王慶坨則王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駭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閘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于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永定于今日乃全局利害之所關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為之熟籌而審處

陳學士文集 卷二 吳 蘭 雪 齋 本

也哉愚以為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為文縣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冲刷泥渣沙散已自失其滯濁之性矣即如濇沱潭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滄陽衛河其寬深亦不逾玉帶濇入滄而滄未嘗淤濇入衛而衛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何足慮乎或謂南長阻文大二邑民命之所係也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屢告矣皆清河為患未見有濁流也如

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仰釜之地早已填平何以低窪如故也况經相國鄧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于隄外加以埽鑿草埧數百丈以備不虞尚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汎濫妄行蕩卹庄豁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既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強來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陳學士文集 卷二 吳 蘭 雪 齋 藏 本

靜家房東北流入勝勝河爲勝勝河運幸張築城至磨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可八里爲東沽河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漢自下馬頭東南流運雀家房東入張家嘴河北流運任家庄東流入左家庄泊又東北運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勝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合流至羊分港又分三支一北流運瀾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過蒿浪泊出楊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漢皆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漢之大概也其陳學士文集 卷二 吳 蘭 雪 齋 藏 本

危哉愚向有未議設壑船募秋夫委專官計丈里携泥控
 淺除若開淤家幸顧公已採以入告矣其事一行則台頭
 一路上接左家庄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閘
 而愚猶以爲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泖故
 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挑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
 張家嘴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
 庄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填嘴頭淺阻
 礮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
 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雷活板使帆樯來往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辛 蘭雪齋本

以暢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若草菰蔣
 停泥壅滯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袋船
 之所有事矣而尤關緊要者在開挑勝滂舊河此河上承
 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運辛張策城肅沽東沽二港過王
 慶坨北運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
 而東北最爲徑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埋塞已久遺蹟
 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艱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
 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鍤憑高作岫無事隄防導三泖
 于西北分流減台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閘暢豈緊
 旋池廓清卽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矣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辛 蘭雪齋本

與天津清河兩道咨

為清下流以分水勢事查霸保文大一帶長隄介東西兩
 淀之間當七十二河之匯故上有何家道口下至龍塘灣
 七十餘里隄工在在皆屬險要所恃以分其流而殺其勢
 者唯支河數道而已在保定日中亭河在蘓橋日三汶河
 在崔家房日張家嘴河自中亭河淤而保定鹿瞳下武各
 庄隄全受玉帶河之衝年年潰決自勝滂河淤而蘓橋三
 汶河遂無下口會同河二十餘丈之流併東于崔家房沿
 隄二三丈小河之內而張家嘴河又復淤塞以故上馬頭
 隄學士文集 卷二 聖 蘭 雪 齋 本
 西馬頭堂頭龍窩老母廟等隄一時潰決往事已然歷歷
 可鑑雍正四年冬 和碩怡親王奉 命查修水利親
 臨相度洞悉利害奏請開挖中亭三汶張家嘴等河中亭
 河自口頭分流而玉帶之水十減三四三汶河自勝滂開
 通而會同之流十減二三張家嘴河雖未完工而上口既
 開下流河迹猶存沿隄小河之水亦十減一二分水之路
 多則浸隄之力少以故五年秋大水幾與隄平而本坊帶
 領委員親督夫役得以搶護無虞者以但有風濤之排蕩
 而無衝溜之攻擊也今歲一汛安瀾隄防鞏固黍稷秬稻

高下皆收吏恬民熙若以為天之佑此一方民故無橫流
 暴漲之至殊不知此處河水皆自西淀來西水暴發非一
 次矣高陽河陡長一丈四五尺亞古城隄決府河陡長與
 南門橋頂平大小石閘盡被冲壞高陽河增漲三四次閘
 七月初八日猶陡長八尺此水皆安歸乎非沿隄河道受
 之而誰受之然自六月至今此處水長不過一尺八寸所
 尺餘耳漲于上而不漲于下此無他故皆由
 中亭三汶張家嘴諸河分流而北滯于遊窪之內也向使
 無此數河而全流併東于此一綫之渠則隄工之危險不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聖 蘭 雪 齋 本
 知何如官吏之倉皇民夫之荼苦又不知何如矣本坊生
 長此邦頗諳水勢自七月初九日奉諭至隄督率印河官
 加謹防護外即加意支河恐有菰蘆葦草當港叢生阻滯
 填河致成既通復塞之患于是委員細查泛舟親歷經分
 緯合脈絡瞭然紆直通塞可指數矣查中亭河下流會于
 台山河即三汶河之第一支也經花達墓十間房王家庄
 王家箔崔家庄歸勝滂河入火浪紫草等泊是台山河受
 中亭河之流而中亭河又受牯牛河之流勝滂河則并受
 牯牛中亭台山河三河之流一有淤塞即三河之水倒漾而

并集于沿隄河內能受乎不能受乎乃花達墓河內有柳
 河箔一道壅水停流王家箔東紀家旋北河一段若草塞
 滿者一里又東一段蘆葦蔞蔞佔河面僅可容舟者二
 里又東一段至崔家庄西河口密若共四里又東一段崔
 家庄東至勝勝新河口北邊密若寬一丈者四里若不亟
 行芟除則目下之闊流不一二年間復成斷港將動帑挑
 濬之 欽工坐視廢棄矣即飭行霸州將花達墓欄河箔
 立押折毀已據申覆檄行文安縣督令鄉地人船將王家
 箔一帶蘆葦逐加芟除迄今未據報竣再查趙家坊河即
 三汶河之第二支也由蕪橋對岸宮家嘴東北流經趙家
 房崔家審斬家舖頭入托蓮泊北由郭家窪會台山河而
 歸勝勝今郭家窪密若圍塞北流已斷南北樓之間若鬱
 不見水面東港不通水無所洩南折而注于左家庄西仍
 歸隄下雖行令文安縣芟除不過崔家審邊托蓮泊口稍
 為拓清而南北樓間長濶數里工力頗繁究未及通導積
 流而東去也再查張家嘴河即三汶河之第三支也由崔
 家房東經任家庄南王家亮痘北入左家庄泊而歸石溝

河向係巨流其沿隄東下者乃一小支耳此河淤塞遂以
 沿隄之小支為正河寬不過一二丈深不過四五尺往
 往上流漲溢即至平隄故開挖張家嘴以暢舊流而工未
 及竣然現今測探除河口填基未除止深三尺外其餘槩
 深四尺五寸及五尺不等與沿隄之河未甚相懸殊也若
 通暢無闕亦大可資其分減之力乃今任家庄上下數里
 蘆葦叢生密若如織全不見有河形本坊舟至此地膠滯
 不行篙師并力方移一步如此而欲水之不壅其可得乎
 蚤已檄行文安縣責押該鄉長刻日芟除亦迄今未覆夫
 分流減水不使並集隄下此曲突徙薪之計也加高培厚
 修殘補缺使水來可憑以為固此綢繆殫戶之謀也大汛
 臨隄張皇搶救幸而獲全此焦頭爛額之功也該地方官
 秉承責道章程所屬隄工俱為完整亦可謂未雨綢繆足
 資防禦矣而於 親王發帑開河分流減水為曲突徙薪
 之計者則槩乎未之聞也是以本坊巡視文流開暢下口
 雖從令應酬而宋肯實力任辦其意將以為不急之務而
 已豈果州縣之令不能行于一鄉地哉愚意以為此事乃
 堤工第一要着且下芟除不過暫為小試耳仍當于明春

水涸時遵照制臺疏濬淤淺之機或請貴道親臨或遴委
 廳員將以上諸河淺阻之處逐一查明督令地方官鳩集
 里下人夫量加挖濬便可計其工力抵免二汛防修古人
 云挖河一尺可抵築隄一丈如此那兌河隄兩有裨益至
 無煩挖濬之處只須于伏汛時將蒺藜荊草壅碍河流者
 盡加芟除一經伏水灌入根即腐爛不復再生所役人船
 亦可以防汛夫額中抽抵年年如此支河愈暢分水愈多
 沿隄無遊注之險而防修工程可收全效矣本坊奉委在
 此事非尚司貴道持節行河權歸統轄合行咨會為此咨
 陳學士文集 卷二 蘭雪齋
 商貴道煩為查照如屬可行即轉飭印河各官實力奉行仍
 祈示覆以憑具咨須至咨者

陳學士文集卷三目錄

文安陳儀 補著

柳廬四書集解序

金剛臆說叙

天游錄叙

甘忠果公專祠詩序 代蔡大宗伯

青瑤草堂詩集序

使秦草序 代張司寇

龍東溟詩序

陳學士文集

卷三 目錄

蘭雪齋

玉鑑堂詩鈔序

楚游草序

徐君詩序

偶然草序

蓮峰上人詩集序

制義自序

吳井遷制義序

張天池制義序

李澹明時文序 代

女式集序

朱乾御詩集序

楊石湖詩集序

林素園詩序

韓歐文序

南游草序

程樂天小試文序

蔣節婦詩序

葉貞女傳後序

陳學士文集

卷三

目錄

蘭

雪

齋

花朝後七日續舉文會序

約遊西山序

陳學士文集卷三

文安陳 儀

山著

男 鳳友孫 雲校

序一

柳盧四書集解序

聖人之言如日其光無不燭也人不能正視惡能辨其真
 色哉眇者生而不識日扣槃摘籥自解自障豈有既耶凡
 不識聖人之言而依家作解是皆眇之語日也然則無解
 可乎曰惡惡可言與言合言與無言合而成書析言與言
 析言與無言而離之肌學理分之餘乃得絲牽脉貫之妙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一 蘭 雪 齋 本
 如丁解牛諫然也如風解凍渙然也解亦胡可少也故善
 解者以不解解之非不解也昔之解者百家其俱是也其
 俱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吾正之以聖人之言於
 聖人之言有諫然者有渙然者口不能言舌不欲語于是
 以吾之心用百家之口與吾言吾言代吾語語我固未
 嘗解也雖然三十幅共一轂其無有轂之至聲之錘採
 花成蜜花又不損蜜又早成此善集之效也柳盧解四子
 之書集百家之說其攻也輪其和也蜜吾是以云然吾因
 之有所感矣吾嘗有志乎斯事二十以前曾手纂宋紫陽

之語解大學中庸如采鑛金如拾玉屑不相融浹流就拋
置已而授徒天津屏居主人之別墅人事既絕神明澄徹
聖賢之言窺其稍稍乃日與諸生坐長林臨大河掉舌抵
掌當是時也頗自謂謙然渙然欲筆之卷帙以志所見而
嬾不自力訖無成書柳廬積四十年之勤藁十餘易而成
是編其好學篤信弗可及也已今予之齒雖少于柳廬而
僕僕索長安米神氣凋悴胸胃塵土迴思樹下所談若追
理殘夢豈復可得故不禁循覽是編而爲之徬徨三嘆也
因書于其卷之後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二

蘭雪齋
藏本

金剛臆說叙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如來爲諸菩薩說也菩薩位中自初
地至七地有俱生我執俱生我執者雖七識已斷捨執藏
識爲我是爲我執自八地至十地有俱生法執俱生法執
者雖捨藏識尚執能捨者爲我是爲法執執情雖有差別
其爲不能捨我一也圓覺經云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
能入清淨覺此經因空生之請住心降心而說法總以破
菩薩之我而已故應以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
相爲四句偈無疑也但空生爲初發心衆生而請說法如
來則爲現會諸天比丘衆說法言說章句起情絕謂似非
初發心者所能信解故第五分說經甫畢卽有衆生生實
信否之疑也及如來層層剖析節節發明幾於理極言忘
義臻極則空生乃爽然自失恍然有會自嘆向之未始得
聞而以解信之人爲第一希有益已深領此法之爲菩薩
說猶未釋然於初發心衆生之果能信心清淨否也况如
來明言提唱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其贊信經
功德又以爲超軼佛因則空生愈疑此法之不爲初發心
衆生說明矣故復申前問殷勤啓請也獨不思發阿耨多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三

蘭雪齋
藏本

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即所謂發大乘發最上乘之人乎一聞是經如時雨化若六祖惠能言下大悟者政自有人也但恐現會諸比丘眾法執難破我相未除故躡前案而究竟其義以蕩法空所以降伏其心者至實無有法名為菩薩通達無我法者真是菩薩護念付囑方無剩義矣五眼之問破盡緣心福德之無點明幻果無所住而生其心義竟於此然後本身相見如來之意而言具足色身之非具足色身具足諸相之非諸相具足蓋諸比丘日侍慈顏日承法誨人人眼中有佛人人意中有佛說法度生現以色陳學士文集 卷三 四 藏 蘭 雪 齋 木

身諸相雖聞諸相非相之言而色見聲求政復不免故一向破除至說法者無法可說度生者無我所度而後第五分之義披露無復餘蘊故知此經後半仍然發前半之旨特其言愈暢其意彌切耳全顯性真不著名句不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本屬強名即說法度生之如來亦超身相而菩薩猶沾沾然自執有我法聞斯言也能無承解凍釋乎而空生以青龍如來示跡故御資唱和用拂羣疑結經云皆大歡喜信受奉行諸賢誠有會心非尋常流通分中隨例語也惟是經以金剛為名而篇中知一

切法無我得成於忍之外並無多說人或疑之竊嘗細釋經文所謂一切法無我者闡發盡矣獨恐之一言非可言詮祇須心領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即此一語攝身攝念秘要盡矣多言云乎哉六如之觀舊多以為觀世觀身而吾獨以為觀法有為法對無為法而言前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知此之有為法者政反言以申其義為演說者垂訓耳予讀此經十有四年惟欲以經還經不敢屈經從傳臆見所測隨筆之頁上行間稿凡三脫然未知果有當於先佛之意否也爰撮其大要而為之序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五 藏 蘭 雪 齋 本

天游錄序

莊子有言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夫神者吾心之天也好和而惡姦一受其成形心與接為構行如馳而不止神弗能堪也一旦入山林即開曠洒然若執熱之得濯也則神之所好天之所游其不在耳目口鼻心知之間亦審矣陶元亮作桃花源記世豈果有其處耶抑五柳先生胸中丘壑耶王摩詰有輞川莊不減仙源靈境矣然左掖梨花省中啼鳥此時輞水淪漣不幾悅然隔世乎固不若陶公意中仙洞可以夢游可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六 蘭雪齋本

以神遇如天宮殿隨身而具為忘適之適也建德之園何國無何有之鄉何鄉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知之濠上出游從容是魚樂歟然空中書般若之經荒址現竹林之寺眼意識界外空相森然鳥得盡以為夢幻也且吾又烏知人世間之所樂舉羣趨者之不為櫻桃一籃黃梁半胸也哉檉仙乃居地下堯京亦在耳中佛說彼岸即非彼岸故天游者亦游於心耳心豈蕉蕾之謂大地山河皆其影現雲將鴻濛拊髀雀躍於其間恢恢乎有餘地矣夫人形有所繫而神無所關人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予之神之

不勝也久矣大林丘山寒暑未得而仙源靈境內視輞逢爰集而錄之與世之能游者共焉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七

蘭雪齋本

甘忠果公尊神詩序 代蔡大宗伯

忠果公致命之四十二年中丞公奉命持節開府于滇至則拜公主于三忠祠哀慕流涕自矢所不繼先公之志煦茲滇人者有如日于是窮日夜殫思周諏凡民所欲及不便下令罷行之請大僚益厲雅操親民之官若令長無不下拊循其人上求當乎中丞公訟者平役者休租賦之外無所與滇人大和父老謂其子弟曰忠果公死而為神此邦福吾人阿禁妖厲吾有不得乎天若人者禱忠果公輒著靈響今中丞公撫公遺民一秉公意公實式憑之以究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藏本

直指滇南逆賊計沮遂稱康東敗遁當是時三桂固已膽落于公矣嗚呼公不去黔則三桂必不敢發即發矣公必能辦賊夫以公之智勇居中而扼其吭以國家全盛之勢環四面而蹙之豎子計日成禽耳何至蹂躪吾民幾無子遺若此哉嗚呼太夫人之歿于黔也天也太夫人歿而公以歸葬去去而賊以其簡籠官兵而貨取之黨援既結聲勢已成公雖再來而已不可為矣公有料賊之識辦賊之才不幸不以功顯而以節死固不可與義憤所激慷慨引決者同日而語也別為祠而專俎豆之固宜于是合詞請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九 蘭雪齋藏本

當年未既之德德厚矣而俎豆之報未有專祠其別為公啓宇相率告其士大夫士大夫相與議曰強藩作逆吾滇人幾無孑遺今之存者蓋鞭箠鋒鏑之餘也忠果公早見而豫防之裁協夫以寬民力核勘合以肅驛政措施之間已足以制逆藩之驕而奪之氣矣方三桂偽稱康東肆悻悻而陰煽羣蠻凱里等九股四十二寨乘間竊發一時人心惶惑公揣知其計置康東不問帥師直抵凱里且勦且撫不數日斬其渠魁率服羣醜聞風効順者復數十寨皆唐宋元明之所不能臣也公威名震遐邇于是擁得勝之師

于中丞公而啓宇平南門之內負五華而崑水左金馬右碧雞落成之日士女輻輳牲牢簫鼓闐咽逖查遠自五溪九賧奔走恐後羣瞻共矚鬚髯見公之靈雲旂風馬披髮而下大荒也傳之輦下以為盛事一時名公鉅卿作為歌詩以志之而能詩之士屬而和者若干人積成卷軸將以遺中丞公而屬予為之序予以忠果公事在國史名在千古其神昭日月挾風霆塞天地無乎不之祠不足為公重而何有于詩然滇人報德之誠君子所予而名篇佳什揚屹忠烈可以鏤金石而泣鬼神有合于大雅之音苟有聖

人所必錄也故樂為之論次稱比古詩大小序之遺意焉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

青瑤草堂詩集叙

唐宋以來詩文名家者數十人獨推蘇長公以為坡仙其運思以神不意屬詞以氣不以言去來無方行止非我蒙莊之後一人而已眉菴亦今日之坡仙也風神散朗非作達也意性傲讎非好奇也與人無町畦而碧梧翠竹鸞鶴迺然自遠任心無崖岸而高山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與之周旋永日清言遠旨間以諧笑一觴一咏而凡情已隔矣矧夫挹文海而觀雲瀾入詩林而聞靈籟者哉眉菴之文未嘗為部伍行陣灑氣迴薄變態百出如龍斯噓雷霆起於呼吸如蜃斯吐樓臺生於俄頃焔燄所極則青霞朱雲躡澹如何則稀星織月子平生自矢不為凡筆及讀眉菴之作不覺規規然自失如馮夷之驚心於海若也每嘆長公之後復見斯人其詩境凡數變童少時發奇峭於鮮穠在昌谷義山之間既壯遊帝里則喜為鉅麗宏肆而神韻自爾矜貴洎侍宗伯德清公賚秦軍徧歷關隴伊涼院塞之險洪河大山之雄峻邊雲朔月之蒼涼曉角暮笳之悲壯一一譜為眉菴之詩抗聲擊節而歌之如誦少陵前後出塞篇及秦州雜咏也迨成進士官禁林廻翔殿閣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

左掖梨花省中啼鳥之句為多而載酒題襟折花贈遠兀
白長慶之體時亦有之然眉菴未嘗規撫何人盡與與境
會古與情謀稱心而出初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東坡之詩
陶冶百氏而自成一家或以為陶謝或以為杜李或且以
為皮陸如觀隨色珠互說互異而究莫名其為何色其斯
以為眉菴之詩而已予別眉菴近十載今以視學北平經
過之便以嵩恒使草見示展而讀之玉磬和平朱絃疏越
諷繹之下令人忠愛之意油然而生因以見聖代堂廉之
交明廷穆如之美熙朝教化之隆益駭駭乎進於雅矣轉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主 藏 蘭 雪 齋 本

思坡老集中此類絕少迹其平生出入奔竄曾不得久安
其身於廟堂之上而眉菴遭逢神聖心契道台界以文柄
十餘年中兩典試事三督學政褒寵殊尤生館閣之光增
詞臣之氣吾又以為悲坡公之不遇也抑聞之坡公夙世
為鄒陽而眉菴之生也有異兆而早慧故字之小眉又烏
知非公之後身而詘於昔者俾取償于今耶因為之序其
集而申以問之

使秦草序

方麓蔡公歸自使秦出橐中稿得詩若干首見者爭相傳
誦為之叙者數家子秦人也其山川形隘人物風土畱諸
記睹者頗悉今讀是編恍閱龍眠居士山莊圖如見所夢
所謂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
恍然者久之然欲執筆臨摹雖形于心不形于手豈人之
才分固有所局而不可相及乎今試為之捲卷而長思則
蒼涼綿邈淒淒露白秋水渺瀰接泱泱而無窮也為之抗
聲而歌冷冷淅淅清吹曉角零榆霜而孤漢月也又為之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主 藏 蘭 雪 齋 本

緩頰而微吟則鳳律鸞音冲冲雍雍宮徵之外自成節奏
也其衍與雄富則洪河大山重扼交繫神區中拓而天險
外距也其奇秀峭拔則蓮花玉女削青萬仞武功太白去
天一握也當其激昂振厲則千落萬羽長弓大戟俱游而
而齊呼及其操縱變化頓挫瀾灑則風雲迴而蛇鳥轉也
穆肅融怡祥風集而靈雨來寥瀟邈邁太乙况而天馬下
也東坡之謂龍眠有曰居士不畱于一物故其神與萬物
交今公使秦而即事為詩亦猶龍眠之自盡其所見益天
機之所合公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或曰 天子施大

慶海內同時頌賢者非獨公一人而關隴河湟之士莫不
歌舞以俟其來及其歸也悽戀不忍別皆慷慨泣下賦鴻
雁者銘其言于石森相望若玉林公獨何以會之俾不斷
然而然予曰謝萬非征召集諸將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君
皆是勁卒諸將甚憤恨之李絳在朝左策魏博右揣淄青
若合符節夫不能者一言而失諸將之心能者得之于千
里之外公之致此得毋如呂黎所云行事適機宜而風采
可畏愛故耶然予不足以知之故第論其詩云爾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詩

蘭雪齋
藏本

龍東漢詩序

東海有詩而人者曰龍子東漢人命之曰狂人予求狂於
人久矣而卒不得豈獨予不得稽叔夜亦不得也有人於
此不痛而呻呼不怒而號且詈不喜而笑不悲而哭則人
相與狂之是故被其譽者不怡遭其罵者不校以瓦礫投
人人趨而避之使稽生而能若是雖罵鍾會而瓦礫投之
無忤也郭恕先庶幾得之而其畫爲之祟故猶未免乎累
東漢獨何修而得此於人哉東漢自命曰廢人命其所居
曰玉紅草堂命其邨曰棗邨予謂之曰嘻子其爲櫟社乎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詩 蘭雪齋 藏本
櫟社之言曰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
用雖然吾懼子之詩爲恕先之畫也哀其集而觀之則不
呻呼而痛不號詈而怒不笑而喜不哭而悲試與人觀之
則不痛而呻呼不怒而號且詈不喜而笑不悲而哭夫人
不知其喜怒哀痛之所在雖謂之不喜不怒不悲不痛可
也人謂之不喜不怒不悲不痛雖呻且呼雖且言笑且哭
可也吾將使東漢抗聲而歌於燕之市高漸離擊磬而
和之吾將使東漢爲變徵之聲於易水上則荆卿當浮之
大白吾將使東漢托鉢歌妓之院鼻節哀吟薛濤草將以

金釵黃酒將使東漢為田橫客挽而歌則薤葉墮淚白
楊風悲吾將使東漢為成連弟子援琴而奏之則海水汨
沒山林宵冥羣鳥悲號吾獨不能使東漢索解於今之人
也今之人曰不痛而呻呼不怒而號且詈不喜而笑不悲
而哭是狂人也已矣東漢曰不狂則崇子何取乎玉紅子
為我叙而藏諸棗邨之中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
藏本

玉鑑堂詩鈔序

玉鑑堂詩鈔如干卷子友張子隆雲之所著也寄自江寧
而屬為之序三請益勤子竊以謂張子累年大邑繁劇為
天下最方日夕鞅掌不遑啓居寧復有支頤嘯咏之趣哉
猶能刪舊句綴新篇裒然成帙何其好整以暇若是昔子
官翰林時與少司農苾遠王公為粉榆之會同人既集觴
酌流行篇詠間作或爭奇于片言或鬪捷于八韻意興所
至波湧雲盡一時流輩謬相推許子亦自視魁然一旦託
賢王後乘行畿輔河渠奔走後先其勞且劇尚未若張子
之甚也而機慮相關雅懷頓盡遂無一篇一詠者殆幾十
年今張子于繁劇鞅掌之中獨能支頤嘯詠刪舊句綴新
篇好整以暇若是豈人之才分固各有所限而不可相及
者歟何懸殊之至此也予嘗與張子論古人詩文以為凡
工于是者必其人有餘于是者也負非常之才艱一當之
遇適其奇而無所施胸中之氣嶽嶽隆隆不能自抑一傾
寫之于翰墨之間或蒸如雲霞或幻如芝菌屈之騷馬之
史皆是物也使其遇合當世發皇于事業之間有以用其
才矣何騷與史之暇為張子曰不然才之有餘者微特餘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
藏本

于文章亦且餘于事業古之人任艱鉅當盤錯而神明異
 然以才之餘于事而事有所不足為也夫安往而不暇若
 以為無暇是周公無寧雨之篇吉甫缺清風之誦也豈通
 論哉子是時趨其言而志之而不虞張子今日之能允蹈
 之也相國泰安趙公前撫江蘇軍子曾以張子之才為言
 洎還朝稱其治狀曰御紛以整遇猝能暇彼固未嘗見全
 牛也又聞張子宰常熟時海水溢人民蕩析撫而綏之皆
 安其所無一人流移境外者明年麥大稔人不知災今治
 江寧民議官而不識吏士知師而不知官所謂才餘于事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六 蘭雪齋 本
 而事有不足為者豈不已信矣乎宜乎其俯仰湖山支頤
 嘯詠刪舊句綴新篇裒然成帙也今讀其詩骨蒼而外秀
 節緩而中深舊作多子所素賞者近復風格超然避韻鏗
 爾風雅之家必能識而寶之不待子言以為重而予所重
 乎張子者獨以其才之多不可為量數既用之於世功見
 言信矣而以其餘者為詩猶復若是然則子才之不逮奚
 啻什伯而已耶子自退閒以來謝絕人事重理章句時為
 一篇以自娛然精力衰耗不復能求工自校舊作尚覺不
 及若以視張子是集益踴乎其後矣則子言果不足以重

張子也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六

蘭雪齋本

楚游草叙

少司馬凌公冰成前年夏過于寓齋出其視學楚中時所為詩見示且曰君其為我叙之于固瞿然謝不敏也蓋古之為人叙者必其學老才鉅如歐陽子所云子既無是二者矣今之求人叙者必於其位與名足以取重當世而子為時所棄又姓字不出鄉里其何敢以辱簡端公固屬之辭弗獲也已而取其詩觀之又反覆而尋繹之其骨潔以廉如姑射之潔以冰雪方壺之漱上海濤也其貌清以腴如玉理之涵輝如鼎彝之生色如優曇之敷暈也韻則冷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辛 蘭雪齋本

而逸其點瑟之既希昭琴之不鼓悠然絃指之外者耶神則閒而遠其孫登之長嘯雪子之不言冥心乎物之初者耶以故牢籠百態蜃嘘氣而成樓舍吐十虛雲無心以出岫作者不關文字叙者易落言詮是以運思甄窮濡毫伸紙而不能就也昔昌谷之作牧之為之叙聖俞之集末叔為之叙蓋其才相伯仲乃可以發其奇而闡其蘊若予之視公猶三山之縹緲即之愈遠其何以稱焉今公官益貴望益崇名公鉅卿日與周旋海內能文章者日輻輳于門下其可以頌穆如而揚肆好者多矣固不待予言為附贅

也而予又衰病昏耄掃迹杜門若空枝斷人採拾則公亦不必問言于予矣然而其意益勤至六七而不倦然則公何取于予予又何辭以謝公哉蓋公之為人一如其詩潔以廉者其骨也清以腴者其貌也令而逸者其韻也閒而遠者其神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陶靖節有言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夫素心人非公其誰是故苑枯炎寂不入其舍又何知名與位之足為重輕而不求知我者為之言也昔公官翰林時與予衡宇相望與之數晨夕者久矣此公之所以不忘也予雖不足叙公之詩而竊知公之為人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辛 蘭雪齋本

其何能終已于言言公所以命叙之意與予之所以不能為叙者是獨辨叙也乎哉公以為何如也

徐君詩序

昔李唐以詩進天下士其業是者莫不比律應節爭長于章句對屬之間而奇謀遠畧雄智非常之人如嚴武裴度李德裕輩非不工詩而未嘗以詩顯豈不以遭時避會發策抒慮成不世之功故詩不足言歟向使此數子者終其身放懷山水吟弄虫魚之間雖第謂之詩人可也 國家興太平于今六十年海內無事風雅遞作智畧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莫不束首齊足受程有司之尺度而銳思奇藻旁溢橫奔不自遏抑則發為詩歌長言未歎以寄其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三

蘭雪齋藏本

意之所未足故予嘗喜觀今人之詩謂可以得其意思所在以陰識其未試之奇然而其詩則是其人則非者多有總之有言之屬皆可襲取詩亦言也述懷感遇人人自以為東山梁父之徒而不知其才之不類也然則非常之才絕不可以詩得之詩果不足以得天下士乎然而予之得徐君也又以詩予始見君友人之舍既而君以古詩五首見贈讀之廉峭勁快如其人交其人俠烈精銳又過于其詩每過予予或過君過而談談事會則中其繁談古今則朝其要至于迎機億伏雖小事而奇筭開發若與神謀嗚

呼太平之世時無關事事無關人故君無所試其奇而繼于位若令遭時避會發策抒慮就功名如古人可稱道無足為君異者而暇論其詩哉歐陽子常有宋之隆思求天下奇士獨愛石曼卿而并及惟儼秘演子每高其識而心慕效之今得君自以為所獲足慰而所蘊未施獨得以論次君之詩其亦可惜已矣君詩甚多自芟刈而存者猶若干首奇幽思于鬼工發鮮穠于意匠皆可誦者雖然君年方壯他日際會為 國家屬大事不可董吾恐其詩又將為人掩也故亟表而出之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三

蘭雪齋藏本

偶然草序

東光蔣大令仁山名其所為詩曰偶然草蓋自以執筆之餘弗能專且工或有所作不期其然而不能不然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以是為偶然耳論者以為古人之詩皆偶然而生其不出于偶然者舉非其至也勞人思婦感時觸物稱心而言脫口而出聊以摠其情之不容已本不索解于人或不欲令人解而采風者登之為樂章卿大夫賦之以見志焉迄今按而誦之猶令人咏歌淫泆而不自已惟其發于偶然而不期其然故能感人至此後之作者如携手

陳學士文集

卷三

書

蘭雪齋藏本

河梁清晨隴首之句悠然脫口亦復何所為佳而至今讀之別緒離愁悽然滿目政不必攬其全篇而味其餘句也至妙不關文字情與境會偶然得之問之作者彼亦何能自知其所以然耶柴桑任真往來宴會李杜韋王時造闕與東坡五言古及和陶諸篇所謂日月至焉餘子專家渺然莫即正以求工而失之轉遠也仁山之詩以偶然自名其將軼近代之亂流追風人之伏韻者耶予曰否否仁山勞吏也令東光十年矣上官亟易韋弦異性而張弛殊軌為之下者或順風而揚翻或承流而倒尾仁山循循終不

歌乎此度也官于是是固吾家爾矣民吾家人也事吾家事也善吾誰見德勞吾誰見功是故身無赫赫之名而里有淳淳之俗下無能誦亦無恟焉上無能譽亦無毀焉識者以謂漢代循良之吏如是然而去年秋予遇之于河上則頭發半已白矣惟其朝不遑朝夕不遑夕故行治所至如是如是而猶能尋章句逐聲病為今人之詩乎哉如是而為詩必其情與境會不能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以當勞者之歌也云爾即以偶然名云胡不可

陳學士文集

卷三

書

蘭雪齋藏本

蓮峰上人詩集序

王摩詰輞川集妙諦微言超然象罔字字可以悟禪中有數篇徑作禪語反令覽者意盡以其有禪相也為文而不離乎相定知非佳文矧詠歌之旨不以言而以聲不以聲而以韻不以韻而以神古風人之什任人賦之可以見志不復問作者之義何居斯詩之所以與也嘗見宗門語錄往往不離窠臼與談理之家拈定一二語以為公案者總之習氣未除任塵着相口雖不敢非之吾神者不與也佛本人情所拂者凡情耳近讀金剛經頗窺此指蓮峰大師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三

蘭雪齋藏本

一轉語

制義自序

予年十四五便知弄筆聞人所謂奇不可幾者則欣然神與之馳愛莊愛其仙也喜賀喜其鬼也人皆非笑之以為其子若弟鑒也家大人獨珍之縱其所如十六七時學於存夫井公而思益壯公評其所為文曰玉臺朗照出天人

之表矣又曰風氣至此一變子其首倡者歟王念菴先生時方為古文之學以訓後進疑之者十八九其從者亦不能領畧其所以然見予邑試文而奇之遂訂忘年之交無日不見見則娓娓談忘晨夕或謂先生少所可何為與此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三 蘭雪齋藏本

孺子契先生笑曰孺子非常人也因指授讀書為文之要間處着想冷際傳神此兩言先生口授也又曰古人之書獨其字句在神情意態舌吻緩急長短輕重之間字句所不能傳者須會而得之當如少翁攝魂帳中坡老摹影燈下耳又曰古人之文順逆反側橫斜各盡其致正面不過一筆兩筆而已善畫者峯巒離立林木森闔水浪若有窪窪今人之文所謂印板山水者也予受之以耳印之以心追之以手先生每太息生平不遇知者將老而授于予必以文名世我乃為予守以待也嗚呼詎知予之不遇與先

生等而徒守以待不知誰之人則又可悲夫子弱冠時見
 知于日照愚菴師二十七邑之士與試者爭識其面是秋
 舉于鄉同榜百餘人集報國寺同謁座師子後至揖而言
 者目不給視口不給應索其文而欲爲之刊以問世如張
 君長史姜君萬青者相屬也子雅自喜不欲借人成名卒
 不與俯仰二十餘年來擯于有司六七而未已家貧親老
 食口近四十人無負郭二頃之田可以卒歲遂逐然携陳
 篋抗冷面蹈形勢之途厠訓詁之位仰錐刀之末果溝墮
 之腹怯轟隱之場丐幽冷之地藏寒酸之態恣迂誕之談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天 藏 蘭 雪 齋 本

度也亦猶念菴先生守以待之之意云爾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天 藏 蘭 雪 齋 本

吳井遷制義序

制義之體莫難于代言既以我意為彼意以我口為彼口矣是文即題也題祇隻句而文或數百言要之數百言不溢于隻句也題或順布而文以逆行要以逆行肖其順布也題或層累而文以省徑要以省徑了其層累也昔人比之傳神貴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余嘗比之度曲低徊宛轉音節百變歌辭之外何嘗增減一字耶今之為制義者不知此法文中務見題面夫既以文代題而又欲見題非二題耶人面之上復有一面解不駭而笑之矣至于語脈有

陳學士文集 卷三 手 蘭 雪 齋 本

自來語勢有未駭或意在彼而方發其端或義已竟而此為之結若此劍者什伯而未已一切置不問而必欲有首有腹有尾其為支離割裂壅闕而不通甚矣予少學為制義受同邑王念菴先生指導期于盡變此習而唾丁人者屢矣見予文則曰題惡在予私自喜或曰是無首也或曰是未竟也予益喜自負見他人文往往不如是喜自負益甚壬寅夏同年潘南垞過予言有吳髯井遷者從龍眼來文奇絕予所自負而傲人以所無者髯蓋有之子逢一強敵矣袖出其文擲凡上曰試觀之纔展卷讀未終篇則肺

腑浹冷精神躍躍起讀盡一帙凡十餘篇情移神奪不復

知髯之非我也遂攫筆評騭立盡是後逢人說吳髯不去口有索其卷而觀之者或噤不語察之則被唾如予少時并以唾予相賞之謬予因以已所作示之則又激賞不去口予竊怪之豈予文與髯不同調耶復取其文反覆讀之乃自知其弗及遠甚向所論文在予為精分在髯為麤分凡予所謂刻露以取快頹脫以取雋者髯皆已脫落不顧而其所俯仰唱歎者則予心與予之所未經也昔念菴嘗言郊行見二人將車而陷于淖老者詰其少者曰特之轅

陳學士文集 卷三 手 蘭 雪 齋 本

平犢之轅乎此必駕車時老欲轅特而少強轅犢既陷則恨其言之不用氣急語促乃云云耳然非親見其情事而聞其聲氣則二語豈復可解古聖人之情事不可覩聲氣不可聞獨其言在耳言不盡意不逆其志而詰其言此與扣盤揣籥何以異予聞而心志之形于手則未能也今髯獨能之將母子之失在索解而髯之符在不解乎叩之而不吾告也然予亦轉進矣他日為文賞者盡唾不知我之非髯也則庶幾乎髯不遇于京師將經山東臨當別也屬予序其文予無以應即書是語以贈

張天池制義序

制義之難非唯其理之難也而法之難非唯其法之難也而神之難如度曲者寧獨舉其辭而已雖舉其辭不能成曲也抑揚頓挫長短徐疾于無辭之間一聲一拍應律合節而後曲成焉未始加於其辭之毫末也題猶辭也文猶曲也文未始加于題之毫末而抑揚頓挫長短徐疾於無字無句之間然後能如題不如題而為文吾不謂之文也今夫寫照之難豈徒貌其人之形而已乎童子瞻燈下自見其影就而模之不施眉目見者大笑皆知其為子瞻也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五 蘭雪齋 本

神相似也故曰傳神之難在目其餘皆可增減取似也又曰傳神者得其意思所在而已苟形體具而神不借來見者誰能識之制義亦然制義者代言之體也代其言則必肖其聲情氣韻而後可聲情氣韻栩栩欲生斯亦文之至也而今之人不知也予知之予友天池亦知之故吾兩人

之文皆行于無字無句之間而不必形體之備具也然吾兩人

之文亦有不同者吾文多輕利而天池則按之以沈鬱吾文多抗爽而天池則出之以紆餘吾文多一往奔放而天池則演漾纏綿有唱嘆淫泆之效蓋各肖其情性而

然不能強而同也而吾以為未始異焉者則法與神之為

也我無我法而題為之法我無我神而題有其神雖欲異諸則烏得而異諸微特吾兩人不能異凡前人之工於是者舉不能異也臨川與嘉魚不異也義仍與熙甫不異也畧其世代而神與法是求則東坡之與漆園未叔之與龍門何異乎若今人之文則人人異矣不以題為法是無法耳不肖題之神是無神耳自以其意與辭為之無惑乎巴里之歌喧于衢巷而東塗西抹人人自以為顧陸也天池第子近百人皆不屑誦習今人者天池鈔子文數十篇示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五 蘭雪齋 本

之曰此非古人也而子以為吾之文即天池之文而猶不若天池之文之音和而味永也故序其文而言其所以然以喻其第子俾知伐柯之不遠云爾

李澹明時文序

余昔奉 命視學山左校六郡士萬異之才往往而有
 獨惜其尚清辨而乏根柢理致未臻風韻雖饒殊乖雅正
 竊思國家以制科籠天下之材而收其用將相卿大夫舉
 出其中其下者乃為郡縣長此皆 天子所與共治天
 下之人而其所由以進者乃在干制義然則世之號為時
 文者以代唐虞之敷奏也學之淺深心之邪正才之通
 窒皆于是乎辨故舉于鄉試于禮部然後貢于天子之廷
 而當其始進于學校也則使者持節拔其秀良明其激勸
 閱三歲更兩試而後及命然則士之所以進身者不越乎
 時文而時文之所以端其趨而裁其偽者責在學使予其
 敢不慎于是勸宣 朝廷所以造士之意務以崇實抑浮
 通經稽古相期勉建松林書院取士之雋異者業其中為
 之購五經十七史性理諸書以肄之而時課督焉又令童
 子能通三經者即補博士弟子由是六郡之士翕然相從
 一出于醇古典雅而山左之文為之一變然方其初變也
 儔伍之中必有尤雋異者為之倡其人必高才卓識足以
 厭服衆人之心其業必強敏精刻足以贏出羣材之上舉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本

乃相與瞻其進而躡其蹤所謂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其勢
 固然然則文體之變端其趨而裁其偽雖在學使而鼓
 流輩而為之倡則二三君子之力顧可少乎哉李于澹明
 以雋異見知于予最早其學于書院也最勤其文最先變
 故予尤惓惓焉澹明早慧十歲有文名累試輒冠曹伍乃
 不自是所見聞余之說而樂之期年通五經博覽諸史子
 集其為文精刻沉摯而出之浩然立言具有根柢而議論
 多有發明于每覽其一篇輒激賞稱嗟不能已多士爭慕
 效之矣已以五經獲高成成進士書院之士前後取科
 第者不少而澹明聲尤籍甚坊間人爭請所為文將以公
 之海內澹明辭不獲已乃哀其稿若干篇質于余曰恐未
 足以問世子以謂士之所以贊其身者既惟制藝是問而
 未獲者必視已獲者道所從如子之文所宜亟為流布俾
 海內學者見而慕效之以端其趨而裁其偽決拾之勸豈
 獨于齊魯之士哉因為之序并述曩時共相期勉之意見
 崇實而抑浮者固未始不過焉是亦正人心之一助也澹
 明有孝友至性風骨偉然他日必能以功業效當世克其
 所言則是集也其行己之外篇歟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本

女式集序

女式四卷柯君猷猷之所集也為之叙者同館莫君隆吉
 及蘇生倫五其言質而章指次是集之義備其子無以加
 矣獨有感於猷猷之為人也猷猷門曾清華少為諸生一
 不得志有司輒棄去從某官某黜某棄有官勳調隸天津
 鎮為客將射常冠其曹伍鎮帥將以名上授之官猷猷固
 請讓其同列某曰是實教我射敢以一日之長掩其上乎
 帥賢而從之久乃題授琉璃河部主調補文安營日與邑
 士大夫商確風雅所為詩婉約清麗一往有深情含煙雲
 陳學士文集 卷三 美 蘭雪齋 藏 本
 侶與之倡酬籤往箋還每苦應接不給也而嘯歌之餘能
 舉其職上下安之性好客而家貧晨雅集一觴一豆風
 味泊然然至愈難同袍輒奮身不顧俠激之樂往往露眉
 蹙問也始予見其詩已洒然異之及覽所集女式又以雲
 信言得其為人之詳然後歎猷猷有國士之風非徒材武
 之能文者而已夫進取之際豪傑熱中而推善辭榮不忘
 所受冲襟高節豈易得之今人哉聞其閨門雍睦蘋藻之
 閒儻儻如也夫家有未繫之內子而後國有素絲之大夫
 閨人競雜佩之風斯君子祛枝求之累女式一編猷猷蓋

先特而後從矣乎故表而出之使讀是集者知女之式非
 式乎女式乎身也然則猷猷之詩必有如二南之風者惜
 予未攬其全然亦可以想見之矣

陳學士文集

卷三

美

蘭雪齋 藏 本

朱乾御詩集序

朱丈乾御先生幼而工詩於近體尤喜採擷六代繁組三
 唐如蜂王作蜜飲百花之香而自成芳者也以冲秀之
 韵運圓靈之筆雖剪刻幾俾鬼工而吐屬自挾仙氣蓋天
 賦殊充非人功可等期矣長游安溪李文貞之門特深契
 可予偶以所作六鏡詩呈高安朱文端公公亟稱之語學
 使七雲吳公以為冀北之良也彼先生欲然不自為是下
 問嘗殷殷曰子盍為我轉一境乎先生于予為丈人行而
 齒少于予十歲少同研席長相狎也因戲謂先生君亦知
 陳學士文集 卷三 美 蘭 雪 齋 本
 夫雲乎徘徊太虛之間盡為疊嶂涌為怒濤平鋪而為遙
 岑遠水則殊態矣蒸而為霞爛而為霧變而為虹為霓則
 殊色矣態絕思議之表色出丹青之外而雲本自然唯一
 氣之卷舒而已君能為雲乎則轉一境矣且夫盛之為市
 亦古今之至奇也忽為城郭忽為臺榭為橋梁為車馬人
 物盡人世之所有無不備而欲變則海天混茫而已
 吾願君為蜃蛤吐一切有物之神而遷其相則又轉一境
 矣先生悅而頷之有予讓陳水因執筆十餘載而先生亦
 橐筆走四方浙吳楚粵之境往來殆徧以此間澗都不開

消息今忽若然見過握手歎歎者久之已而謂予曰曩子
 所言轉境奇則奇矣然尋之不得其端吾無以進于是退
 而理陳篋出選詩而讀之代溯而上及三百篇析肌理
 字比自稱乃知古人之律猶三十幅共一轂又若指馬之
 百體而不得馬也向乃以一往之意求之不知其理解是
 庖丁之目但見全牛而不得游刃之間耳吾今乃規規焉
 循其步趨而猶恐失之烏覩所為一氣卷舒含吐一切者
 乎于是出其近作一卷示予開帙閱古體數首已灑然異
 之此非唐人篇法也先生既去復篝燈卒讀反覆尋味脩
 陳學士文集 卷三 美 蘭 雪 齋 本
 然意移不禁喟然而嘆曰異哉其鄴侯之仙骨耶支分節
 解而連絡鉤鑣拂之珊珊其王宰之方壺圖耶洞瀕洪濤
 中作飛龍雲氣而漁舟浦溆萬里為遙尋所謂方壺者則
 隱然筆墨之外唯密之至故能疎唯法之盡故能變也已
 復讀其近體落單行若亡比偶覆而按之紀律森然向
 所為先生轉境者予姑妄言之實自不能然不謂先生已
 進于是而猶欲然不自足也少陵有云讀書破萬卷如先
 生之讀書可謂能破矣下筆如神為雲為蜃吾烏能測所
 至耶爰題卷端而歸之

楊石湖詩集序

石湖先生古之君子也古之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中世士大夫怠於自修而相與為繁爰焉人長下焉者及而付之上焉者俛而挽之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豈不或濟然固其命也夫且得之者以白為功未得而睨於其旁者不知凡幾也甚矣其勞也先生則不然泊乎其無營渙乎其無朋其行已也若近若遠其與人也誰親誰疎夫安得而挽之而安得而附之然而自通籍以迄於今毫毛不挫而致位乎上卿天下之士知與不知莫不曰先生君子也然則陳學士文集 卷三 早 藏 雲 齋 本

先生自得於天人之際者視世之誣誣者奚若也是以行年七十而人不知其老兼攝數官而人不知其劇迥翔臺省之間從容 殿陛之上意思閒遠望之若長松孤鶴之在林臯也退食之餘焚香晏坐篇咏間作又集其平生所為詩為若干卷去歲十月遇予於西苑謂予曰子為我芟而存之予以為論古今之詩者必合其人觀之古稱陶謝而康樂不足以媿彭澤唐稱元白而微之不可以並樂天蓋人之相去遠矣蘓子瞻希慕此兩人若恐不及故其詩超然獨往雖不必規撫一家而神韵未隔亦其出處進

退卓乎有以自立可以附友其人於千載故也先生自似陶而近體則出入白蘓之間蓋非刻摹以求似唯六經特而行獨所窺於天人之際者與三君子無異故不必行迹之盡同也予不知詩而深知先生之為人故表頌之以俟夫世之論先生之詩者為高問乎竹曰我其得樛木而移風雨霜露咸資蔭賴焉故附之以為高而葉滋殖今予之亭亭然而生亭亭然而長且茂獨不何曰吾亦任吾大斗吾無歆羨吾無攀援風霜之與不知其有變異也今予有與為榮亦將有與為悴也且陳學士文集 卷三 早 藏 雲 齋 本

之何古人以竹為君子今試以先生為竹而以其詩籍可乎

林素園詩序

林子素園齊人也而楚遊則家於楚生平所未嘗遊者漢與蜀耳餘固所嘗遊或一再至或三四至久或數年近亦期月若山若水若城郭道路隘塞亭障謠俗美惡田賦上下物產貨布之湊舟車商賈之通以及蠻貊羗番所仰中國權利海上諸邦所通市貢要害莫不綜其情而鈎其隱質其目而挈其綱非特覽勝探奇採風問俗為文章之助而已蓋素園少孤奉寡母撫弱弟妹田園所入不贍則橐筆硯佐其所親谷劇邑邑太治令籍甚有聲上官皆奇令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聖 蘭雪齋 本齋

幕中富有異人既聞知素園皆爭欲識其面自是素園之聲又籍甚自令以上及制府皆爭欲得素園客之而素園審去就慎取舍千金之幣不苟留也一諾之誠不苟去也於是素園無一歲安其身於家因得以徧歷諸郡國而家亦用是日給母夫人養生送死弟妹婚嫁咸無憾焉然素園遊踪所至孟酒意氣激昂感慨憐范叔而解衣哀王孫而進食者不知其幾三十年來窮交半海內豈止累散千金已哉蓋金子定力之稱素園者如此去年秋同年生潘南垞以書來曰君識詩人林素園耶其內淳蓄而淵深其

外澀解而峻潔意感高遠而指事深切氣韻沈雄而見端微渺當其鬱勃慷慨一彈三歎荆高燕市之筑歌也及其荒忽懸杳形神俱釋成連海上之琴絃也君嘗自病其詩言意俱竭而味無餘或情境未盡而神已索今素園之不竭可以知其養素園之無不盡可以知其才矣及取其詩而讀之良然夫百家之事凡工於是者必其人不止於是也老也丁之庖廩之輪技耳而日所好者道屈平之於騷也子長之於文也少陵之於詩也彼寧區區欲為騷人文人詩人終已耶使其如是即為之必不工唯其所志與所能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聖 蘭雪齋 本齋

之不止是也而一無所發而獨發於是是乃獨絕今素園於天下事無不綜挈鉤貫既已施之而嘗試之而効矣而年幾六十曾未沾一命而性又恬厚無一言矜炫譏議為不平之鳴雖酒酣耳熱座客辨論岔涌而素園沉默自若也然則生平所志與能豈終能無所發於是盡發而為詩而詩之為道也比物托興淫泆唱歎而一歸淵柔敦厚之指非若餘文可以稱心率臆而出之也於是素園之盡發於詩者猶有餘於詩者存故非一端之美一變之味也已昔歐陽子為秘演性儼二序論者謂其文似史遷蓋深有

息乎其人也子與素園遊竊謂知其人矣而文不足以形之於是以前聞於二子者爲之論其詩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

韓歐文序

小子超也十四而從子遊莊而慧與之語似有知者然年太稚予所爲文之指其大者遠者不足以領之也聞其淺者近者而已夫淺近者人人可以語超超可聞之人人不必予也予所爲文之指遠且大而非人人之所知者超獨不聞而予又踪跡未可預期不必長視超則夫超之可以與聞之時而予不知何在超不知其誰與之遊矣予于超能無慨然哉計此一歲之間日與之俱雨聽風簾月樓秋樹短燈遙夜莫不相對而超也又莊且慧而獨不得聞予所爲文遠且大之指徒聞其淺近而予又踪跡未可期則予負超也大爰就其所受韓歐文二十首評以付之披微藻窅予所以爲文者盡焉超今日雖不解而他時神識漸壯讀而思之則庶有以盡予也斯予之不負超也雖然予嘗以去年之冬爲佛生評莊蘓而付之矣而今已飽老蠹則此文也此評也吾何以知其不爲莊蘓之續也則超負予也寧超負予予不負超遂爲之序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蘭雪齋

南游草序

此子辛丑秋抄南之維揚涉履所經隨意題咏逍愁消日之所爲作也時先妣八十有三不可且夕去膝下而家無澹石之儲索逋者追呼無間日不得已舉債治裝告急於巖使圖園張公公介不名一錢恐推解有情而傾篋無物則予無以歸不歸又無所詣且如八十老人倚閭何輒轉愛思日以憔悴家弟子厚從行慰予曰事未可預計兄不憶古彛兄遣責事乎索逋者碎食器務面啾號訥訥而主人方奕不爲輟拈子覓劫若弗聞者座客皆踖踏乃猶陳學士文集 卷三 巖雪齋藏本

畢局數道徐納子奩中而後起出與訥訥者語問何以能爾古彛笑曰是卽所謂主一無適者也予恍然若悟於是絕前後際一意祇對現前現有山且看山有水且看水現前有古蹟且憑弔古蹟敲吟鈴馱聲中慘淡板橋霜裏日復日夜復夜一切遣一切忘比至揚而顏復神王矣前後得詩若干首令掄山姪錄成一帙置案頭時省覽焉乃爲誰何攜去心稍閒輒念之不忘如尋舊夢如得闕編者蓋十餘年于茲矣今鳳兒檢故簾忽出一冊乃其手鈔別本以備散佚者閱之洒然若重慶舊夢而闕編得補也尋

其兒童時便有心理又感歎曩時之境與情爲題數語付而存之且示以攝心之法過去任去未來亡來前後際絕只應現在所遇之遇無不可過者昨第三兒闖行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亦曾拈此公案而爲說法矣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七

巖雪齋藏本

程樂天小試文序

文章以科名重乎哉古有文章傳後論矣人口當其身曾
 不獲一第者科名烏足以重文章哉世之豎儒小夫日不
 辨五色遂以科名得失定文章幸而售者雖壓飯土羹亦
 厭飲而歎羨其不幸而不售即錦繡煥燦如衆敵履而以
 為不祥而文之真者泯矣更有僥倖一第豈為論文以科
 第有真訣誠返而自思當棘闈甫徹郵報將至心忤忤色
 皇皇敢自信其必售乎是訣不真於執筆之前特真於俸
 邀之後耳科名烏足以重文章哉若樂天程子則肆力於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吳 藏 蘭 齋 本

文章不計其售否者也所以立身制行謂古人為必不可違
 故其學也古其文也朴於理求是不向人求可困躓場屋
 怡然不悔其初志其及門諸子能窺其師之所學亦不以
 得失較將集其小試之文付制闈以期壽世非同世也嗟
 乎使讀書懷古之士盡如樂天之所為文大家風軌至今
 存焉或使樂天變其所為文以彼聰穎積學以趨世時流
 或亦有當于世然而樂天寧肯躓困而不肯為者其中有
 定見而意有所不屑也夫文章發於性科名成于命降文
 章之格以求科名是棄性以徇命也且枉其文以求名即

今接魏科登臚仕亦何足多程子者豈如僥倖一第而遽
 言真訣者哉况程子老益壯窮益堅吾惡知異日不博取
 高第出其文以為科名重也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吳

藏 蘭 齋 本

蔣節婦詩序

忠孝節廉異名而同實也節婦之先有忠臣某公者為邑宰有民人而無城郭寇且至或曰盍去諸公毅然曰吾以眾志為城以士氣為兵以必死為勇以無懼為勝而已矣

天子守斯土委而去之如臣節何未幾賊前鋒至迎擊之大颯而去賊帥怒悉眾而來公竟以戰死死後數日邑人某見公誓師於山曰將往殺賊旌旗部伍殊精整良久乃隱已而賊果敗於旁郡其魁賊焉邑人祀之以為神節婦其某世孫也適于氏夫早卒于幼節婦曰死須臾事耳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辛 蘭 雪 齋 本

甚易嘗聞古人言立孤難吾將為其難者卒以成其子而克其家蓋飲水茹藥者四十年矣鄉人士舉以白有司有司上其事大府大府以聞於 朝詔旌其門以棹楔於是節婦之名著楚粵而其第東尤令仁山者廉吏也狀節婦之行乞言於所知士大夫士大夫重仁山之為人而高節婦之義相與為詩而詠歎之京師之長於詩者又從而和之於是節婦之名著於長安駿驥乎達於海內矣仁山乃哀其詩將授之粹而問序於予予識仁山逾十餘載矣憶昔護水利營田之象往來行視循河竊以其留訪風話

而觀吏治唯東光不與他等其士奉法而不奉官其民知官而不知吏歸述之高安相國曰此真廉吏無投金懸魚之跡而市廛井里間自貢稅外無一粒一絲之費俯仰寬然民亦不知也官亦不言也高安嗟賞又之是時吏道尚綜核考課矜名迹而仁山闇然簡淡自持而已以故十年不遷卒以老去然亦可謂無忝厥家者矣夫忠孝廉節異名而同實也某公以死殉國故名之為忠節婦以不死立孤故名之為節仁山以無欲守官故名之為廉事雖殊致厥惟一心耳嗟乎廉即士之節也不廉則失身廉即臣之忠也不廉則負君失身而負君不孝孰大焉故曰異名而同實也節婦之行詩之所咏備矣不復贅言因仁山之請有感於其先世之忠而推廉之義以為士君子立身事親事君之本或亦留心風教者之所樂聞也

陳學士文集

卷三

辛

蘭 雪 齋 本

葉貞女傳後叙

甲午冬客長安篝燈讀明侍書史仲彬所撰從亡錄至編
 修程濟不禁拚卷流涕也嗚呼彼何嘗立朝從容有一日
 君臣之悅哉區區為岳池諭與女之字而未婦等耳非若
 方正學周是修諸公受顧命結主知死生不可背負者也
 靖難前一歲上書言西北兵以某日起幾見殺泊兵果以
 是日起然後脫桎梏授編修護軍非行已而國破君逃奉
 以周旋艱難險阻數十年卒以其君歸首邱終老嗚呼既
 知兵之以是日起必知國之以是日亡智數若此苟以之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圭 藏 蘭 雪 齋 本

佐靖難之師運籌決勝亦是文皇之伯溫也姚廣孝輩豈
 足道哉計不出此而集枯茹蓼甘守死而無聞何哉方為
 之咨嗟洩涕徬徨不能釋適友人以貞女葉氏傳見跡者
 反覆觀之夫然後愾然而悟慨然而嘆曰噫嘻程公之心
 吾于葉女遇之矣人生忠孝節義本乎天性激于名義不
 知其然而然一切所謂感恩知己皆末俗之言行骸之見
 耳其傳曰貞女金陵人明經葉冠女字同里蕭成蕙蕙遊
 太學試見柳于有司蕭督客死貞女聞之哭幾殞誓殉焉
 家人防之力不克死請生歸蕭奉舅姑歸蕭十餘年孝養

備嘗味口與問竊榻下食飲祭意所適體寒煥進衣扶詩
 不去左右笑語有孺子色以娛悅老人老人亦訢訢然忘勞
 獨之戚矣方貞女之以死自矢也或喻之曰女未成婦何
 自苦為生識蕭郎何面顧欲捨父母徒為之死乎女曰受
 其委禽名義斯定夫一諾許人者終身弗渝况名為夫婦
 耶雖未面心許蕭矣一朝易心喪面與禽獸何異嗚呼貞
 女之心即程公之心也既字即為婦委贖即為臣雜名與
 義不可以內欺諸心而非外說于世程公以為教諭雖卑
 猶之臣也既有臣之名與義矣敢自外乎故建言于舉朝

陳學士文集 卷三 圭 藏 蘭 雪 齋 本

不虞之日其以為僂臣分也不僂而囚以待言酬而驅策
 之臣職也大命既傾用智數脫其君以走流離辛苦與之
 終始臣節也國一日未亡則固一日之圍君一日未死則
 効一日之命臣心也嗚呼程公豈不能如景鐵諸賢喋血
 殿庭穴胸都市哉顧以為死者死矣族者族矣而吾君誰
 與偕亡吾與激烈一死何如留此身奉吾君崎嶇患難中
 是君無臣而有臣也故吾以為程公之心即貞女之心也
 貞女既制于父母不克死轉自念吾與死而傷我父母無
 寧以一日未亡之身養我舅姑是舅姑無子而有子也以

謂于父母遂得行其志悲哉忠臣烈女誰謂其有二人
 說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此古語俗之言非所語
 于君臣夫婦之間也至眾人國士之語亦出戰國食客之
 口要非篤論以視程之忠棄之節渺乎遠矣若二人者真
 所謂性之也程之智庶幾于前知而不肯擇地而蹈自苦
 於其身葉則稚女于耳非士大夫斷斷談禮義修名行者
 之有所忌且慕而為之也獨率其孺子之真而成節孝之
 奇然則至性之發雖智亦愚雖弱亦強以此見天之體乎
 人者不可易而傳所稱先後聖之同揆同以此而已矣率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書

蘭雪齋

本

性之謂道效性而動之謂學若夫斷斷然言道言學而行
 不出于至性苟可以說于世則為之者是誠棄貞女之所
 羞也貞女歸齋時年十有七今二十有八矣太守長沙陳
 公鵬年旌其廬而郡人某為之傳

花朝後七日續舉文會序

寅階既歷春門肇開節過花朝夢裏筆花爭放典開踏草
 池邊帶草叢生莢將淡旬辰惟用九蕪居士之松風落蕊
 夢接前宵杜少陵之春水平灘眼明三日爰聯舊雨共擘
 新箋集宋玉之秋堂振梁園之賦藻時則青蘋不動白日
 方遲烟爐爐山香自生於鼻觀犀垂簾押塵不起于毫端
 刊穠華于澹泊之餘瓶梅脫萼發靈籟于聲聞之外簷鳥
 啼春得心雖藉筌蹄至妙不關文字於是就抽密緒各屬
 微詞挹碧玉之春流言泉出谷換輕羅之天色意匠摩空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書

蘭雪齋

本

草色有無之間神來象罔鶯花爛熳之候意竭言前俱成
 幼婦之詞莫負陽春之召若夫曲江挑菜浪擲韶光上巳
 臨流馳情掃屐斯虧居業有忝素心者矣敬布同人無忘
 永矢

約遊西山序

京洛三年軟塵十丈空街羸馬忘西笑于烟嵐散帙乾魚
絕東歸于林木然而雨餘清曉驚積翠之忽來雪霽寒空
訝玉臺之突兀徒懸望眼未果遊踪坐使山靈笑人豈真
宦情悞我也吾輩性本疎慵官仍蕭散望不同于臺府動
則具瞻職不列于局曹遊而廢日詎止十旬休暇可堪一
半山林爰結同懷共乘幽興青絲挈酒高梁漱碧玉之流
翠黛迎人聖感蹋來青之閣恰值南風之解愠始得西山
而宴遊水流花開峯迴路轉至處胸中即壑恍惚夢回踏
來望裏雲山如行畫上門頭邨外紅櫻半映青帘寶珠洞
前雪瀑飛籠紅藥筍與終日聽其所止而休節竹卓雲不
造其極不已具堪濟勝猶非食肉之身景要磨心早辦烟
霞之句

陳學士文集

卷三

三

藏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四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贈張園園侍御巡視兩淮序

送吳東巖歸歙州序

贈汪有章序

送任迴瀾歸養序

送錢修亭奉母南歸序

贈房山令彭棣芳序

送鴻臚寺少卿張園園致行序

陳學士文集

卷四

目錄

藏蘭雪齋本

送陳庶庵令金堂序 代太倉相國

送張式玉明府移任三河序

贈督理街道工部主事張覺軒序 代黃太常

賀尉氏二子入學序 代

贈趙生入學序

那紫淵孝行序 代

贈永濟令潘蒼全序

文安陳儀

甫著

男鳳友 友孫 友樹 友校

序二

贈張園侍御巡撫兩淮序

戊戌十月

詔以兩淮都轉鹽運使張公為江南道監

察御史督理兩淮鹽課公既拜

命則舉前御史所派

私費百二十八萬盡除之而勝之門聞者咸愕貽歎說有

私於公者曰惜矣何不以百萬上供而私十萬以營菟裘

焉餘者捐以與商猶之見德也公笑而不答公繫之龍里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藏書

人也壤接古州八萬與彘徠雜俗自太公以行誼為鄉里

矜式春秋佳日杖履行游鬚眉皓白儀觀甚偉公左右侍

肅容孺色見者莫不聳動僚人往往要迎臨其家小大環

觀如堵或遺其子弟從公遊聞仁讓禮義之說歸告其曹

轉相傳誦必曰張先生云云有爭者至詣張先生取平益

奉之若神明公有田百畝為之耕稼薪糧必代其出也

則兩門人以監與昇之子之知公也在令做邑時以死為

民爭水灾事公自肅寧調文安未旬日而河決鄰邑水夜

半至城下平地深丈餘婦子哭聲震野公即馳牒繪灾狀

而河道分司朝奇扼之且以上費內帑不貲治隄防大府

既報竣告有秋矣何得以浸上上則當獲重譴用以挾撫

軍而恐喝公公不顧連牒撫軍撫軍不得已行踏灾舟至

蕪橋蕪橋者夾河為聚落聞大憲至從岸上觀者千餘人

公駕小舟迎撫軍船而跪撫軍怪其朝服問所以公抗聲

曰職今日以二事請苟不獲命即湛身洪濤故具朝服來

拜辭 君父乃就死耳今縣民罹沉溺之慘若能邀恩

題達蠲賑並施尚可救其萬一職將濡手足撫子遺雖

捐糜無恨即不能即乞不肖之身終為鳥之養亦感且不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藏書

朽撫軍意難之又嫌其懇激遂巡未應公即前再拜曰天

平將使我立而視其死歟且此地 上所歲臨幸也昏

墊已極而有司莫告罪當死死有餘媿吾寧無媿而死即

踴赴水撫軍大驚呼吏急抱持之岸上觀者千餘人皆哭

失聲撫軍曰令何太急吾為若報灾十分奏今上矣公即

搏額謝岸上人羅拜呼聲徹數里時庚辰九月間事也公

性恬泊薄名利守身奉親蕭然不待外而足雅無仕進意

父命迫之作吏故任肅寧時陳情屢上而撫軍惜其才未

之許及來做邑嘗忤忤不自得甫兩月而太公計至殞絕

者數焉未幾而秦州之命下初撫軍嘗薦公廉能

上心識之適秦州缺刺吏即以授公實忘其以憂去也

人皆為公賀公曰嗟乎父死不葬而冒利貪榮非人子也

辭于撫軍不得辭于吏部不得皆曰上命也誰敢復

秦公流涕陳訴不已復力爭之曰上之用某豈嘗憶

某之以憂去職哉一復奏必改命且秦州不忠無官

而吾父祇有一子官君寵而棄死父朝廷將焉

用之九關不達某且呼天自列矣吏部不得已奏之

果如公所料秦州改命而咎吏部之奏不早也奪其

陳學士文集卷四

傳許公終喪即以州牧起當是時公名震京師公之歸也

予送之三十里外歎歎執手相語萬里之別寧復有見朔

否知公素無世念恐此去如巨魚之縱壑攸然不復返也

公曰某小吏乃蒙天子記憶又不廢私情還回成命

俾得歸父骨于九原恩厚矣及一日之未填溝壑尚

欲竭其犬馬敢以泉石自逸不負高深哉蓋自是而公之

報國義無反顧矣服闋補知潼川州治行第一內召為刑

部員外郎改兵部遷武庫司郎中出知湖州府求至官用

舉者大臣言追遷授兩淮都轉鹽運使公之才尤長于治

藏雪齋本

郡其地潼川也潼川地曠不耕人民稀少榛莽彌目公勸

民墾執擇隙地親耕以率之所獲倍民爭慕效疆場益闢

又募人種桑教之蠶織令民各畜牝馬孳生駒曰三年之

後俾吾民桑麻被野畜牧滿山谷矣已而果然流民歸者

踵接公計口授之田與土人錯耕而並處均以和無爭訟

歲以類穰于是潼之殷庶甲于諸郡矣公乃興學造士躬

行以教化大行鄰邑之民聞公名者恨不一識其面同

列以此多枝害之撫軍年公初至入諛將劾公藩臬力爭

未釋會某縣民不堪其長吏之虐而執之閉城門將為變

陳學士文集卷四

撫軍遣他縣令招撫並執以拒命撫軍憂之公請行單騎

至城下大呼開門潼川知州張某在此民從城上呼相應

曰我曹得覩青天矣下擁公馬入縣坐堂上且拜且訴令

虐狀曰他令之來撫者猶吾大夫也將紿而殺我公今至

吾生矣公慰諭之皆泣聽命立出兩令付公盡解散其眾

城中帖然年公大奇之疏薦公治行第一遂內召為公為

部曹時儲居清泰僧舍屋三椽食止蔬豆客至則烹三雞

不酒宿雜常十數蓋蕭寧之民凡負賧來京師者必候公

遺篋雜麗漸而公不能拒也予嘗以冬月詣公留宿止

藏雪齋本

絮被一遂抵足話至曉室中凜然爐無火公攬敝裘而起
 面無寒色子笑謂公可謂水曹矣公至維揚商人盛供帳
 服御玩好璀璨奪目公一切峻拒絕去襪被入署蔬食糲
 袍如平生歲省商人錢鉅萬蓋自兩淮設轉運使以來未
 嘗有也而輩下諸君子知公者絕少唯大司農武進趙公
 於公赴潮時至寓取別親見其澹泊清苦之狀及上
 問可以當兩淮運使者遂舉公以對然亦第言其嚴于守
 而已豈知公之忠孝根於天性猷為發于真誠知天樂命
 超然于得失毀譽之外其視千駟猶敝屣也區區廉介曷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五 蘇 雪 齋 本

空之數然則 上之期于公與公之所以蘊兩淮者亦
 既觀其效矣而淮之商方欣欣然相告語以為且有借菑
 之喜也子與公分至深每恨世之知公者不盡故述其前
 事以信于今而樂觀其後焉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六 蘇 雪 齋 本

送吳東巖歸欽州序

元年七月 詔求山林積學之士助修明史俾公卿各舉所知于是海內耆舊彈冠而起欽州吳君東巖居京師四年矣一朝東行滕謝所知飄然去歸其鄉東巖好網羅散佚尤畱意忠孝高節非常之人朝聞一事暮而書之汲汲若不及常聞子言明處士李安節之賢咨嗟企慕恍然如或遇之退而為之傳計其平生足迹所及耳目所接數十年來書而藏之篋中者其人與事不知凡幾矣出付史館列為傳志垂之無窮顧不偉歟夫不以成一代之書而必欲為名山之藏豈拾遺闡幽之本志哉輦上有知君者惜其去而畱之欲以名上聞東巖謝不敏也卒辭去夫修史之難局非一人人非一意逐逐然載筆而進受牘而退文成矣或曰筆則筆事具矣或曰制則制誰能以衰老之年作太史公牛馬走耶古之立言者意必已出書必手定舉世非之而不以奪吾是也丘明之傳龍門之史異世猶多訾議然其書彪炳共日月終古豈淺夫小儒所能黜湛哉梓慶之為鍊不敢懷慶賞爵祿不敢懷非譽巧拙然後鍊成而疑神金一子者逐逐然隨眾史孰簡請事是亦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七

藏蘭雪齋本

眾史而已且予知東巖之意不但已也嘗讀所論錢幣反

西非水利諸篇識超近代其事確然可施于今今人見之

鮮不笑其怪且迂也吾邑王念菴嘗言孟子而後儒者判

身心家國為二物于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置而不講唐

宋君臣各以私智小數因時便利而為之制其盛僅可苟

安其弊遂至不救尤歎明之立國內外俱輕雖開創之時

而衰危之形已見作史論一卷深切著明見者亦以怪迂

目之東巖之歸必將絕人事窮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俾

從之遊者得其說相與切劘淬勵砥其學于有用是則東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八

藏蘭雪齋本

巖之志也東巖曰否否久別黃山昨夢見之聊欲一見耳

遂辭去

贈汪有章序

匹夫為善于鄉仁孝廉讓悉蒸薰人其力足以佐刑政之所不及刑政之所及迹焉已人有不叔恤其骨肉而苟于得喪其事不麗于名與法刑惡得而及之人見其然也習而不非且以為固然耳是將蠹俗而敗羣夫人至于蠹俗敗羣其罪亦大矣而刑卒不及然而鄉有善人仁孝廉讓悉蒸薰人則之人也必且赧然愧之思越跡而避之州里之會不擯而不敢與人見其然也亦且眾醜而羣棄之恐或似焉是不賢于政刑之力遠乎哉 聖天子初嗣位

陳學士文集

卷四

札

蘭雪齋藏本

即詔海內舉孝廉之士榮于車服以示風厲覽此至深也而其人必皆恬退敦默遠于聲迹終身不踐長吏之庭州府無自聞焉其敢居然出應 天子明詔乎然則苟有其人司土者不可不深察而力致之能文之家亦宜急表章之不宜聽其泯沒也子雖不文而職為史官有采風錄善之義每欲求當代獨行之士論次其事用資簡策以所聞張鴻臚綱鮑翰林孝逸述汪翁之行亦其一也圖園之言曰予官於揚者七年有善士而予不知亦論予之為俗吏也洎以對簿至揚方待罪旅次其人始來謁發眉皓

然儀觀甚偉與之言近而遠惟恐其去已既去而訪其行

歛人而揚居五十年未嘗至公府其季父饒于財歿日以萬金分遺昆弟子人三千獨讓而不受曰季父教我為人今老矣卒無大恨嘗念此恩無以報亦何心貪其賜乎且一身生死足給無所用三千金為嗟乎今人嗜利而忍其親兄弟爭遺而牆闔親戚乾餒而速獄比比有之良由于士失恒心官虧素節源之不潔流其清乎推君之讓延陵子臧同其風節可也子瀕行特造其廬與之結友而別謂之曰君生盛世篤篤行表于鄉閭足以砥礪頑薄維扶禮樂

陳學士文集

卷四

札

蘭雪齋藏本

其仰牽之變龍乎徵其名曰文煥有章其字也因憶宋山人岸圃所作三節母傳謝氏子文煥出為程氏後者是已節其廉之母乎節生廉廉生讓讓生仁仁者孝之物也鮑孝逸曰有章曾大父元功前明進士官察政大父昌明父子襄皆諸生家世儒也有章早孤兩母皆茶苦遂棄儒而行賈以養季父胡周鹽鹽揚州有章亦用鹽為業自以勤苦節奮起家不使季父力然季父特愛之異諸子時大父母在歛季父母歲時起居供奉皆遣有章行以有章孝謹得大父母意及大父母喪而葬襄事亦唯有章能有章既

饒則修先人祠墓振施自宗族始里黨待以婚喪衣食者數矣而卒無倦色平生未嘗一言及之新安太守鄭晉卿舉鄉飲酒禮特重賓筵之選日無如汪翁者有章辭曰某闕闕之民不可以辱鉅典太守固欲致之堅辭不可予代為謝事乃已汪胥原霽者有章之姪也慕予為文以為有史法屬叙有章行事將歸為之壽予以謂有章五十年不入公府三拒郡守之命其間修獨行隱君子之風歟微吾子言予固急表而出之

送任迴瀾歸養序

同館任君迴瀾以太夫人年滿七十請于朝乞養以去君河南之涉縣人少孤有兄以目疾廢家累二十口田不及百畝君嘗力耕而以其間援書取直以代贖兄以不飢而太夫人奉養備既官翰林廩祿所給纔足救口不能迎奉太夫人於京邸太夫人亦不忍以一塊遺長君而獨來就養於是君惄然嘆曰子吾母以官之虛榮奪吾母以子之實奉于今三年矣南畝卒荒伯氏其憂予不可以終日同人有人惜其去者相與勉而留之曰頃者宋蘊奇之歸也吾輩羨若登仙夫居有良田廣宅園林陂池之饒稻秫以為酒醴芻菜以佐饗殮舟車以任登涉春秋佳日攜稚幼奉高堂散慮騁目夸然不自知樂也見者以為喬松今子之歸養則不然若不沾衣塗足種豆南山即手口卒瘡求童蒙于墟里耳其苦烈于今日而輕棄一官蹇裳而就之何子計之不審也任君曰不然吾母老矣殫心勞形供其朝夕猶懼日之不給奚暇至于有所擇且力養吾素也浸假而樵于山則我將弄斧柯浸假而屠于市則我將揮鉞刃浸假而撈蝦于渚擲鼈于江則我將腰笻筇荷可以奉吾

母矣爲而不可况吾母生平勤苦是習澹泊是安庸詎知
盤蔬之不甘于鼎烹也庸詎知先疇之不安于詔祿也庸
詎知漁樵之不逸于令僕也無求以爲貴無營以爲富無
憂以爲壽此吾母之適而吾之所以適其適也于是諸同
人高其義各爲詩贈之如蘊奇去時而文安陳儀爲之叙
曰懿夫中州之多君子也宋君有以爲養有以爲養者可
無歸任君無以爲養無以爲養者無可歸而一子翹然偕
逝也脫榮利其若履蘊奇之過人遠矣甘艱辛而如飴起
瀾所爲極難耳予旣不得爲蘊奇而又不能爲起瀾也徒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藏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三

藏雪齋本

奉三老人于逆旅相與蒿目顛顛憂朝夕芻蕘之不繼其
于爲人賢不肖何如哉太史公有言雖不能至心竊嚮往
之任子駕矣吾願爲之執鞭

送錢修亭奉母南歸序

錢子修亭越人也奉其太夫人官京師廩祿所給煙火裁
通而甘旨之供未嘗暫缺每風日晴美則乘以安輿奉游
城南其地林木蕭澄有廻橋在渚宛作故鄉風物借以娛
悅其意而太夫人性畏暑久住京華非其樂也體中小
不憚則悵然越吟修亭曰人生適意耳其可久違母志今
年夏得請於朝奉之南歸一時能詩之家咸歌詠其事而
文安陳儀其同館友也感修亭之去仰而嘆俯而慚已則
黯然以悲曰儀之濫竽詞館十年于茲矣實與望俱不逮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藏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四

藏雪齋本

修亭有四宜去修亭年方英達神明內徹晶晶如春坊之
劍函而未發儀已朽鈍塊然獨以其形存修亭文章瞻逸
詩思縱橫七字歌行與青蓮爭其奔轍而書法特工當其
抽毫振藻騰起鶴落觀者詫爲雙絕而儀無一長修亭夙
擅民譽館閣者彥咸所欽遲一時典冊之篇多相推屬今
之行也雖旋返有程猶重惜其去而儀上下無交去在不
能爲有無譬之鴻雁飛集何損於江湖之大哉修亭深自
矜惜嚴於取受而儀無子公之博達而有其貧尙貧無節
不爲州里所稱居然猶不免於飢乏况老母之年今已八

十有九矣眷懷鄉故寤歎為勞加以僦屋湫隘暑雨歔蒸
雖獨樹荒村每依依入夢然則宜奉母以歸者固莫如儀
其先於修亭也審矣而徒以家累日重耕無田行無資澳
忍次且沉吟未果而修亭翩然逝矣既嘆其能養志又益
以見予之不材進退失據徒自悲其命之窮也

贈房山令彭棟芳序

乾隆四年春不雨麥蝗乃生之圻向之間繩繩如也制府
下令所在捕撲已而房山之境蝗皆抱葉死往來者競傳
其異子聞之曰何異乎災沴之興自修則弭史冊所云容
有附會形日之篇載于尙書寧弗信也後人反已之學疎
故視天彌遠房山令彭君棟芳我知其人豈第君子也蝗
之甫生卽閉閣自責曰令其有稅政歟抑吏而蠹晉而螟
者令弗之察與洎捕蝗之令下則又自責曰災由我生而
重勞我民咎滋大矣則躬赴蝗所屬其父老自引咎而告
以不忍勞之意父老咸感泣稽首而言曰令君之畜我至
矣豈尚有闕事此吾儕不率之所召也且去茲孽以活我
苗吾事爾何勞焉于是各屬其子弟而告之曰若知今日
之安于猷畝而恬然作息者誰之賜乎吾邑正供之美十
而一吾力不任也而不敢不及也追呼先之而鞭朴隨之
以是為定額矣令君憫其弗堪兩籲于上官而減其半吾
與若今乃得食其半且向之徵索于羨賦外者驟矣茲數
年間所謂上官衙門繕書錢諸曹吏書使費錢獄卒工食
錢牢園薪油錢歲歲賣絲糶穀稱貸以益之者今皆安往

平乃吾令君捐所得養廉金代之輸也吾與若耳不聞吏呼之聲目不睹白版之跡者幾年于茲矣則令君之去吾蝗也多矣此蠢蠢者而弗能去以貽令君憂吾儕真為匪民也哉于是老壯咸奮婦子率從若敵所愾以後為羞而彭君載餼糧具壺飧而隨其後時其飢渴而飲食之行不乘輿不張蓋衆不盡食不嘗食夜則露坐而草宿焉如此數日蝗之蝻者殲焉其蜚者皆抱葉而死禾無一莖傷者蓋房人李生本滋之述如此夫蝗之生也氣為之也陰陽不和則沴結而成今彭君自反而不忍民之勞民被彭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七

蘭雪齋藏本

君之施又自反而不以勞為勞彭君復從而勞之上下之間相感相應悱惻纏綿皆益然太和之氣足以格陰陽而散沴結何蝗之能為抱葉而死不亦宜乎不然官以殲蝗為能而督其民以捕蝗為苦而慙其上鞭籠驅率之令嚴飢渴勞怨之聲作沴結不和孰大于是而欲以力勝之蝗可盡乎盡而復生未見其能弭也故吾樂以彭君之事告諸令長為弭災者法不止一蝗而已也秋七月大府嘉君行治調繁三河秦既上房人惶然若失慈父謀走上谷請留君謝曰非制也切止之房人徬徨流涕不知所為

其父老相與謀曰令君之去既不可挽莫若屬能言者劾令君所以畜我狀張其事而永其傳俾我人知而君之以無讓君子之德于是介李生而丐言于予予以為彭君之始至也吏治方尙精強一時才賢爭以敏幹自見君獨循循然捐其民而丞其士不輕有與利而拒馬之堙流避矣抗稻復而民不知不輕有除害而陵車之重役減矣供億省而民不覺吾故曰豈弟君子也至于民之所心知而口頌者前子所述父老之言備矣撰次其語足以傳信皆房人之所欲書也是為序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六

蘭雪齋藏本

送鴻臚寺少卿圖閣張公致仕序

雍正元年十月鴻臚少卿圖閣張公引疾求罷章下部議許以原官致仕卿大夫重其去也多愛而惜之或曰

天子眷顧老成黃髮在位奏其壯猷不敢以年自退圖閣

雖七十尚未衰雖病嘗賜醫藥旋就可鴻臚閒官也圖閣

歸臺甫匝月次應巡城 上念其病不欲勞以煩劇

內批授之俾得優游養病意厚矣圖閣可無罷且以圖閣

之清節一時無出其右淹留旬月何難坐致顯大而亟亟

求去為或曰圖閣恬澹人也官兩淮七年視金錢百萬如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九 蘭雪齋藏本

恐澆食祇單味衣無重襲 先皇帝嘗遣視其家薄田

老屋自若也雖位卿相泊乎無以加焉孰與蕭然引退願

其壽而塗其天夫欲富貴者皆有待于世也圖閣內足乎

已何好爵足以縻之或曰君子澹於世矣君臣之恩豈其

澹於心圖閣受知 兩朝今 上遇之特厚方餘銀

之案急也部議持之于內故督閣內之于外造無以為存

朝廷遠大臣往察之揚之民遮道訟張縱使寬衢路

如沸大臣皆知其無有即入告而部猶持前議奏徵所謂

三十六萬者以充餉徒援放命免科罪而已賴 天子聖

明洞知其誣並所徵除之 召見圖閣于便殿褒嘉而慰

勞之者無不至頒內府金四百以旌其廉又賜第一區曰

不忍清吏無家也夫讒誇之興可以銷骨古人遭此莫能

自明者何限而圖閣蒙十日之昭受湛露之施獲譽處之

慶得君如此雖一息之存皆報稱之日也况老未耄而疾

未篤哉或曰人臣報主義非一途竭心營捐踵頂悉病讓

夷之死靡悔此以進為報者也明止足之分執廉媿之節

寵方渥而自引年甫及而求罷使天下士大夫聞之超然

釋其繫累洒然洗其熱中相尚以淡泊之趣以成其廉讓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九 蘭雪齋藏本

之美漢史所以大二疏也此以退為報者也今 聖主

圖治方殷求賢若渴山澤之士耆考之儒彈冠畢至任事

不患無才也夫英毅果敢乃可以應明作練達機敏乃可

以佐屬精羣策競奮以進為報者豈少也哉圖閣一去朝

野餘思使長林豐草間有致仕老臣杖履所及歌詠太平

是亦一朝之盛事也圖閣聞之瞿然曰是皆非知某者何

索之深耶其實病平生不敢欺行路况君父乎一足短左

耳聾食甫輟而輒飢事一過而旋忘雖行立言笑僅不異

人然無所可用久矣 國家設官豈為人休老病哉某嘗

兩縣刺一州未嘗敢一日自逸是故目不給焉猶懼弗
見耳不停察僮懼弗聞心不遑慮猶懼非常是故目不辨
臧否而委視于左右謂之瞽耳不辨情偽而竊聽于毀譽
謂之贖心不辨是非而易慮于利害謂之狂以此而治天
職代天工謂之天之刑人况如某之朽鈍形與神俱不逮
矣而猶然竊祿備官幸 上恩不我去其罪當何如也
某受 國恩厚豈敢懷安以引退為前職儀公之友也知
公之言為信而前之論者義類各有當焉遂次其語以為
之序

送陳庶菴令金堂序

代太倉相國

十一月某日 上御澹寧居史部引所選官以次 奏
對至金堂令陳君舜明 上溫顏問之再四已復日送
之曰大好男子予方在班親聞 天語已有意乎君之
為人也夫 天威式臨非意所措氣體改其常度占對
或至失詞今君初覲 聖顏無震懼局促之態有方雅
委蛇之觀苟非器重而質茂則其神完而宇沈以此覘人
十不失一古之人往往於瞻視行步之間定人生平若燭
照而數計者蓋人固不易知亦非難知昧者失之交臂明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三 藏蘭雪齋
者得之立談况 聖天子懸十日之照類萬物之情操
鑑持衡未足為喻然則君之所以仰副 上知 上
固已知之無俟三年考績也既而同館諸君子來言於予
曰金堂令需次輦下者七年矣其人渾然端且厚明密軀
幹而無喜事之心以武爵世其家輕施予喜賓客而無輕
俠之習與人立異同而岌然無阿附意以此守官効職
潔已奉上吾黨知而信之各為詩相期勉而欲得一言以
龍之行予既以 上之知君者有意乎其為人又聞諸
君子言乃益稔夫循良之吏莫盛於漢漢之取人最為近

古所重多厚重疆力上者可以屬社稷召不來麾不去臨
大節而不可奪下亦不失爲長者可以直上德意休養小
民而亟疾苛察沾沾簿書期會之間則以爲俗吏朝廷取
舍如此天下翕然化之今君以疆厚之姿具長者之意一

奏對問遽荷

主知竊窺

聖心豈不以深文苛

察之害治厚重悃福之近仁厭刀筆筐篋之小才思豈第
敦龐之良吏此指一倡百爾成喻莫不相期於君子長者
之行政平訟理庶幾成風矧夫君之首蒙嘉賞者乎其自
効豈顧問哉諸君子其執簡以竣書治行附漢循吏傳後

陳學士文集

卷四

書

藏
蘭
雪
齋
本

送張式玉明府移任三河序

歲癸酉五月巡撫直隸郭疏稱文安縣令才最首八郡三
河員缺應補謹按選員無如張允請調授之 制曰可

于是邑之父老黔首星奔雲集赴上谷者數十百人號請
兩道弗許會撫軍路經文邑籲留益衆撫軍溫詞慰而遣
之秋八月張侯治裝就道邑民追而送之河之滸填衢溢
路偃僂雜沓繫其舟而流涕焉號呼之聲聞數里侯乃凄
然泣下而慰之曰予何以及爾婦子予心缺然予到縣以
歲之丙寅歷今將八載奉委他出者數矣其所得撫摩爾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詩

藏
蘭
雪
齋
本

者僅矣丙寅之明年奉委署章武並攝其學博越戊辰二
月阿陵需員往署之是秋八月益津缺刺史往治之歲在
辛未予再有阿陵之役今年涿鹿之行越月而歸歸則三
邑之命相促矣其餘勘獄走差不百而足計惟一歲之間
得撫摩爾者纔三之一八歲之間得撫摩爾者纔十之三
惟爾飢予弗遑哺惟爾寒予弗遑煦予自視缺然予何德
之與有于是邑之民雜然而前曰此正吾曹之所以悲且
怨也民各有牧衆各有母吾邑之貧且陋最矣乾溢之餘
嗣以鞭朴差科之下甚于飢寒歲以百餘未之有療吳天

不棄以侯賜民用拯其溺用滌其焚民乃獲蘓夫水火之
災計歲以百拯溺之恩年僅而八以八年勞瘁不遑之父
母撫百年水火日甚之灾黎而章武益津阿陵涿鹿之民
從而奪其半大差巨獄又從而奪其半三河復從而奪之
予又何辜儀乃起而慰之曰不然侯之才遠矣其遇合也
屢矣戊辰之冬三道會薦異等向非京兆奏罷則去此已
五年矣庚午之夏撫軍于公特疏保舉是年秋保疏再上
向微銓部駁議則去此已三年矣辛未十一月三道再薦
異等向非限于人額則去此已二年矣尚待如今而始有
三邑之命哉故八年于茲天所以屈侯之久者乃所以憐
民之深也而又何尤乎父老聞之流涕再拜舟乃得解去
民遂請其衣冠而歸葆祠之是時八月四日也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七

蘭雪齋
本

贈督理街道工部主事覺軒張君序 代黃崑圖太常
天子歲命起部郎一人督理京師街道所以正其界址道
其溝渠察隱占時宣洩平爭訟除灾祲冬官之職未有劇
且勞于此者非賢且才未克以勝五十七年吾鄉覺軒張
君以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特膺是命既期將代鄉
之士大夫暨父老嘉君之績而蒙其休者羣徵予言以為
君贈予惟尚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禮月令之文季
春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命司空循行國邑道達溝瀆毋有
隨塞周禮雖闕冬官而地官所載均人之掌一曰均人民
謂治城郭涂巷溝渠者其職隸大司空下元翰林學士吳
澄取而列之冬官是也君之所職其即均人之掌歟而時
與勢之難有倍古者三焉古之民各居其所士農工賈不
相易截然可知也使之五家相保五比相受推之族黨州
鄉莫不聯屬故其人可指數而臂運也今則雜五方之人
魚選而鳥集莫可究詰旂民錯處莫可約束強者兼弱者
欺尋尺之地利則冒焉一丈之溝力則委焉爭訟之興輒
成大獄此其難一也古者人心淳懇執法奉公先儒有言
五人之長亦皆賢士是以法度雖嚴而甚寬雖詳而甚簡

陳學士文集

卷四

七

蘭雪齋
本

今之吏胥皆市儈無賴子專為姦利鞭笞未脫于膚而機械已萌于心民有兩壞其垣而經年不敢葺者市有誇酒書旗而終歲不敢植者豪門勢家雖歷長衢塞夾巷而吏多方為之地則有以果其腹也此其難二也古者土狹而勢分邦畿千里自卿大夫士列采而外諸侯之入為卿士者湯沐之邑參焉計其國都輪廣不能及今三之一今京城方四十里衛宇鱗次術陌縷分溝渠脈貫雖老于其間者未能周知其處而以一人之耳目心力理其勞而按其擾此其難三也乃君為之期年而鄉之士大夫暨父老莫不嘉其績而蒙其休何術之操而能若是觀君之為人遠遼退讓言不出諸口才與力不形焉察君之政非有鉤距之巧擊斷之威也出則肩輿從兩胥寂然行街衢中不驚其市人入則泊乎偃于一室嘯詠自如面無鞅掌之色心無簿書之勤然而訟者平爭者息圯者完塞者通勞逸有節閉洩有時吏不得售其奸豪不得恣其暴京兆四十里中夫家以億萬計君不啻徧歷而周知之所難盡于是乎去果操何術哉蓋君靜者也靜則無慾物之擾者蓋寡矣夫內不羣于慾而外不撓乎物則不察而明不怒而威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夫 蘭雪齋本

不勞而事集不速而功成君雖兀然几席之間而長安億萬戶其涂巷溝渠心經意緯若圖畫然凡所擊蓋皆運之掌上耳君以乙卯名孝廉由井陘論遷令秦鞏之漳縣撫凋瘵之民未嘗以催科施鞭朴而賦無逋者犬吠之盜遁跡鄰境井閭晏如斯亦靜者之效也余與君同里聞知之頗深故詳其治行以塞士大夫之意而備言此職之難以告後之繼者俾知治劇之術不在矜其威爽而在持以鎮靜也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夫 蘭雪齋本

賀尉氏二子入學序代

國家臣一四海興教化以詩書禮樂造天下之士者六十餘年而奇傑卓犖非常之人往往踵集羽翔為賢公卿大夫下至爾絲粟粒之才亦莫不衡程尺度靡有幽滯蓋得人之盛近古以來未之有也我 皇上欽明文思允慎選舉每以為制科之本端于學校故簡拔學臣嘗于便殿 賜見試其所學而訓敕之 龍章御書海內傳誦督學諸臣月能仰體 上意絕關通慎取舍而京師為三輔首善之地近 天子耳目故學臣之檢校愈慎而陳學士文集 宋四 堯 藏 蘭 齋 本

人才之取舍倍嚴苟非通經嗜古之士可備制科之選者不能一掛名其間而尉氏二子皆年少一朝穎脫眾材並列妙選聞者知與不知莫不羨之以為必通經而嗜古者也他日由制科登 朝廷為賢士大夫者必是人也子獨以為人才之生自古難之而二子同出一家其才同其學同其遇合又同豈天之所鍾獨厚于尉氏歟抑以 國家教化休明靈氣翔洽所以生才者不直以多而已且往往並鍾一家以呈其奇巧如花樹之交枝連蔓而二子者亦受培于造化邀靈于 聖治而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雖

然苟非其器氣不虛集二子之胄自其父曰某皆長者也與某部楊君為姻姪楊君為子盲之許矣且索于盲為贈乃不辭而書此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半

藏 蘭 齋 本

贈趙生入學序

黃子敏公甚愛予文纔脫稿輒取去予好思務勝讀古人
 書喜為創解往往與訓詁家相抵牾津門人士聞者愕眙
 獨敏公意移心醉以為從前所未有是時敏公已輟業持
 籌與程卓伍矣而蹶蹶然有挹塗握炭之思一聞予言如
 逃蒸藿者聆其親戚之聲效也予嘗語及門諸生以為人
 生得閒歲月讀古人書此至不易一朝櫻世網迨家累冰
 炭滿中塵埃積面迴思此境若追好夢豈可復得汝輩居
 靜慕紛是日薄祐他日能如黃君倦客思歸當不無後時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圭 蘭雪齋藏本

不稍置有書來述其幼子漸解人意甫下筆即了了而趙
 生為文詞致清綺超然有遠韻頗得臨川牙慧平生之望
 為不孤矣六月一日敏公以其事走京師顧于叙澗因言
 吾壻今以第幾人入學其文為學使所嗟賞向會讀公之
 書有私淑之雅求一言以勗其來可乎生之文予未之見
 也然學使有殊鑒其所拔者皆畧其毛骨取其神駿于兩
 姪頃與試俱以別趣見賞其論文之指以澗雅冷雋為佳
 今生獲售此其技必不凡敏公所謂超然清綺者殆庶幾
 乎雖然人非有才之難而有志之難也世紛易甘靜境不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圭 蘭雪齋藏本

再津門奢麗之地形勢之途苟非夙生慧業以青蓮花為
 心者鮮不有蕙蘭薰艾之歎矣生勉自愛敏公贖子此言
 應亦為之俯仰生平而忽忽不自得也

邢紫淵孝行叙

今上御極十有二載海內翔洽 詔舉山林孝友士量
 能授官做古事君資于事父之義畿內有司以諸生邢公
 紫淵孝行狀上監司及臺使者首列薦劾以 聞蒙 賜
 棹楔旌里廬此曠典也宗黨謀具卮酒為賀因問序于余
 余職司風憲何得以譽言進請贊言之公先鄭人代有名
 公自大中丞計部郎兩公後先俱丁丑成進士遂為文安
 世族是為公祖公父文學先生四子公行三有至性卯角
 善綴文舞象補博士弟子員輒冠曹偶才名為奕弟于非
 陳學士文集 卷四 書 蘭 雪 齋 藏 本

軸多散佚乃自六籍百家以及醫藥卜算山劍碑篆之屬
 皆抄纂標序細加丹鉛揮汗呵水樂此不為疲也當事者
 念公久困學官會有德行文學拔入國子監趨公稅駕公
 笑曰老蠹乾螢儒者事也遑問其他余嘗讀邑志載公高
 祖事繼母李氏又遠祖兄弟事母傅氏俱以孝聞公家何
 世多純德耶曾誓之後有曾參曾參之後有曾元嗚呼是
 可以風矣

陳學士文集

卷四

書

蘭雪齋藏本

贈永濟令潘蒼企叙

永濟令蒼企潘君吾師葦村先生之子也令永濟九年教
行化洽諍訟哀息固圉虛無人圍扉洞開者近二載行治
為山右第一乃一旦以非罪左遷永民如失慈母去之日
扶老攜幼哭而送之者數十百里不絕其士大夫狀君治
蹟郵四方徵詩文張大其事而抒其無窮之思焉媿媿萬
餘言予取而讀之其大端有五曰均丁徭清積欠除灘糧
定民變開米禁而已此皆有關生民利病禍福施及其子
孫宜乎永人之甚愛而難忘也其畧曰吾邑丁徭之不均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圭 蘭雪齋藏本

舊矣大戶地多而丁少貧戶地少而丁多其弊由于死絕
逃亡之額歷久不除而貴之近門旁戶為之包歸轉牽
累以致田漸鬻于富戶而丁無所管丁日積于窮民而田
益以亡當事者雖有丁歸地畝之請然貧戶之地既不足
以歸代包之丁富有之家又不肯以傭戶之包丁歸之
已地是以上令格而不行雍正九年值編審期環懇于君
者紛紛君曰欲惠貧寡當令豪右咸諭 上意于是召
集公所諭以丁倒累戶戶倒累甲勢已不可復又夫地者
丁所自出買其地而遺其丁如功令何且此滴商者大可

卷四

圭

蘭雪齋藏本

畏也反覆曲譬豪右皆悚然聽命自是丁徭乃均又有鹽
丁匠價二項偏累尤甚君力請并入地畝民困以蘇其均
隨丁議曰永邑額征老鹽丁冊皆明代姓名其人與骨之
朽久矣例供鹽池築牆之役每運司提調則里下歛派騷
然康熙十六年新增鹽民以之輪流往役裹糧荷鍊往返
勞費民咸苦之雍正六年裁鹽歸民免提築禁牆方幸息
肩矣頃准部咨仍令照老鹽丁舊額征納徭銀不得不將
此無着之丁仍于新增鹽民丁內派納但此新增鹽丁即
民丁也本身自有徭銀矣堪增此賠累查老鹽丁五百一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圭

蘭雪齋藏本

十七名加增徭銀四錢四分有奇共加增徭銀二百三十
四兩九錢有奇實屬無籍可征當與丁徭一體均攤其均
匠價議曰永邑應征匠價銀七十九兩六錢有奇向係舊
匠一百七十七名公同辦納但歷世已遠昔之工匠丁亡
籍換間有一二子孫未必世傳其業而原額故在不得不
于其名下追賠無子孫可追者即輾轉指撥甚至着催辦
之匠頭代納今永邑工匠多屬隣邑之人一聞催征立時
星散而本地匠役寥寥無幾每名納銀兩餘方能足額且
工匠亦民丁也既征其丁又征匠價是力役之徭入供其

一而匠供其一向隅之泣能無閱焉亦當與丁徭一體均
攤以甦其困者也吾邑錢糧積欠至八萬餘兩山南北鄉
各居其半自雍正八九年溯之康熙四十八年幾三十載
官斯土者率視欠戶若菴茂追猶莫可如何君曰寧有是
哉則屏去胥役單騎從兩徧歷山南村堡至則呼其父
老諭之禍福責以大義情辭曉暢懇惻聞者皆感動君乃
擇其長老率服一鄉者立為總約禮貌之而委以印牒俾
分地督催欠戶有率先完納者資以羊酒或銀牌力不能
者後勿亟力能而屢催不應者曰此桀桀之秀眾所觀望

陳學士文集

卷四

毛

藏蘭雪齋本

為去就者也摘而懲之以警其餘于是人心畏悅輸納者
絡繹不兩載而山南之逋賦清矣非鄉之欠實不在民蓋
甲頭里長包収而竊餽之乘山南頑梗之勢而詭言民欠
者也君廉得其情捕一二積猾真之法餘皆震懼完納于
是南北鄉積欠八萬餘兩皆清吾邑西界黃河迤河居民
皆以淤灘為利然河性暴漲無常遇則膏腴漫即洪流民
愚但顧目前而不圖其後雍正七年薄饑一邑人爭界相
鬪殺事聞 命朝臣文勛悉報陞科共三百六十餘頃畝
應徵充餉穀幾千幾百石已而水溢所墾地或淪沒或鹹

鹵瘠薄不足供課賦而陶城黃龍鎮等村有自前明萬曆
間徵墾暨本朝康熙十六年報墾者半已成河半存砂鹵
與今同每至催征鞭朴盈庭疲瘵載路君怒然傷之力請
上官言新舊報墾河灘原非恒產小民肩一時之利爭認
陞科不旋踵地去糧存輸將無力 國家課賦祇有空名
閭閻之間已不勝凋弊矣應請一概豁除而前令自雍正
七年陞科後自顧考成輒報征収餉穀貯倉者數千石府
司不察率轉撫軍已據以題咨故不肯盡如君請擇其尤
為累者新舊共地二百三十九頃疏請豁除歲免征穀二

陳學士文集

卷四

毛

藏蘭雪齋本

千餘石銀二百餘兩君猶以為憾然亦人之受賜已無窮
期矣初君與前令交代時查所報河灘穀石寔無一粒徵
存念欲發覺其事則府道以上皆將以冒轉徇隱獲罪乃
密緘稟請進止上官皆愕引咎而以催征屬君期于安全
無擾民之累者偵知之相與謀曰催征非令君意也特迫
于諸上官吾今以大衆請縣作欲變然俾令君有辭于上
官上官既懼誰奏于前復恐激變于後勢不得不各出私
橐為吾輩代填此項于是數千人蜂擁縣署胥吏輩咸惶
擾不知所為而同城道府諸公聞之亦大驚請事且不測

君笑曰若曹非敢爲變故作此汹汹以脇上憲耳然此風一長則民不復可使非細故也乃命發柙擊鼓出坐堂上神采毅然衆見之皆却退立階下上視不發一言君厲聲責之侃侃數千言衆相顧莫能對門廡間散而逸者過半留階下者百餘人耳君召使前各自言姓名顧吏錄之自東過西陰察其主計者數人叱令跪而數之曰吾百姓素淳朴畏法獨若輩爲之抗糧聚衆是曰亂民若爲渠魁罪當死命械繫付獄而揮其餘衆曰去于汝等無治也衆皆惰伏欲散去數人者大呼曰汝曹推我等爲首今被執且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堯 蘭雪齋 藏本

在民及所以緩征故府君內慙且怒以情征爲君罪君奮然曰情征罪也捏轉則當罰賠將若之何府君默然君笑曰公勿亟職終不敢以賠累貽公即今完矣于是多方那移追署年月不數日批解訖各鄉欠戶尚未之知也已而聞之莫不感激泣下咸尸祝君子家當是時君名聞旁郡民有疾其令君者皆自恨不爲永濟人也未幾榮河有衛漢如之事漢如故積猾與安常村某豪相倚爲狼狽雄長其鄉時西陲用兵飛調軍需船隻縣令教迫過峻漢如遂聚衆拒汹汹欲爲變事聞撫軍遣太原太守捕漢如置獄訊之辭連某豪指爲謀主益逆知其儻不就捕與緩其獄也某豪聞果誑衆言官軍且暮且下將洗蕩吾村坊衆信之大懼遂閉堡拒守榮河尉夜至則呼噪執兵械相抗尉遁去不敢復往而撫軍羽檄責府補治某益急府君計無所出盡起郡中兵欲自率往捕君聞之亟見府君陳不可狀曰安常榮邑大聚落也居民千餘家聞公以兵來剪滅是懼將擁衆相鬪鬪則殺傷必多傷兵傷民均爲激變矣且安常逼近黃河河西陝西韓城地村民一聞兵至即

陳學士文集 卷四 堯 蘭雪齋 藏本

蟻聚韓城令能不馳白督撫督撫能無上聞乎上聞則公且任其咎今公所欲得者某一人耳某乘鄉眾擾亂駭竄之際渡河亡命深匿山谷間捕何可得名犯不得而徒激變驚眾罪孰大焉語未卒府君矍然避席長跪謝曰非君言吾蹈禍機矣君料事如燭照數計吾不及遠甚今以此事累君君幸無辭君慨然任之初安常人既拒捕走榮河尉固已日夜懼兵來及聞府君調集郡兵則益恐相與裹糗糧裝篋宮扶挈老弱奔集河岸者如歸市以舟不具未渡而君適至一騎二役兵壯無一人從眾望見且喜且驚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聖

蘭雪齋藏本

君迎謂之曰汝輩胡為者上憲捕不靖自有主名于汝輩何預而擾擾若是我求濟令潘某也奉上令寧嶺汝父老汝其旋反復爾字眾故信爾君聞是言則驩呼拜馬首慶若更生于是數千人擁君騎還遂安堵如故君乃謂其父老令捕某來是妄言惑亂汝鄉里藉眾力自衛者也幾陷汝于罪罪不測若縱之逃匿則一村自此無寧宇矣眾歡諾而去少頃縛某父子三人至君曰犯只某一人耳一子何為釋之去而以某付諸父老言君從者止二人尚欲詣汝縣計事汝等即議遣數人押某持吾手書送府署至自

有人叔之府君之遺君行也竊慮事未必濟已聞從行者祇兩人又虞其單危恐致不測及鄉人送某至則大驚復疑其賈呼而諭之乃真也于是駭服而畏惡其能乃益甚然君固坦懷不自為功亦不知人之見忌也居亡何復為府君取首檄所提板犯某于薛稽鎮之附堡村先馳片紙開諭某禍福及堡民繼乃親至某家呼而出之不加羈縶而致之府獄人皆歎異以為難君曰何異乎天下無不畏官之民亦無不可化誨之人惟擾而迫之斯挺而走險耳然是役非君其敗裂延蔓禍及官以者不知于何底矣後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聖

蘭雪齋藏本

二年而荷民又有抗糧聚眾之事荷氏某令攝也僅科嚴急時民方燻麥當停征吏胥以為言不聽差役四出繫累老弱屬于路民不勝忿遂相結聚拒逃攝令譎張幻詞以聞大憲檄君往捕之君微行至荷氏得其隱曲先密緘白大憲然後詣聚所慰諭正解散其眾令推首事十餘人隨至郡城見道府具言攝令違制苛征激變狀此十餘人實皆無辜請于薄責以安眾心道府是君言據稟大憲從之十餘人者得全軀命一方賴以帖然皆君之力也後三年而承濟南鄉復有爭灘聚鬪之事南鄉陘河諱郭上源獨

頭等村地淪于河流者已八八年後河徙地出民爭懇請
 既無籍可稽唯以力強弱為先後此疆彼界競論不相下
 遂各糾其黨操挺械而鬪數且萬人君聞之馳至南鄉召
 集鄉長父老諭之曰若等不憶蒲朝爭界事乎負眾鬪狠
 殺傷數十百人兩省會題立界捕誅首惡若而人破產者
 幾何家刑斃戾死者幾何命其罹此者未必無汝親戚族
 黨也而不懲往事又蹈覆轍萬一 朝廷震怒謂蒲民帖
 惡不悛窮治無赦是時身命不保離地何有焉幸從寬典
 貫汝死必復丈而田陞而科黃流遷徙靡常一旦地復為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聖 蘭 雪 齋 本
 河而糧註比冊不可去累貽子孫欲如頃歲之申詳豁免
 再邀難冀之恩豈可得哉吾為而父母哀而顯愚不憚反
 覆曉諭若迷而不悟吾何難立查詳報陞科註冊如往日
 爾等思之得非自貽伊戚乎眾聞之皆大悟流涕稽首曰
 令君活我敢不唯命是聽于是命鄉約數人徧傳所諭數
 村居民各推讓均地立界永誓無爭矣君獨深念以為永
 邑地狹人稠米粟之產本不能給向常仰食關中自軍興
 閉糴秦粟不至市價翔貴民苦艱食以故河城尺寸之壤
 驚趨宿爭而不顧其後亦其勢之然也為今之計惟告開

厲禁俾商販通行庶可以濟遂力請上官言過糧之令原
 以留有餘糧米備捐運之需以佐軍興此乃權一時之宜
 非以為長便可行也今大軍凱旋捐運皆停而關津閉留
 如故致晉民有乏食之憂秦粟多紅朽之患彼此兩受其
 病應請據情入告開禁通商金粟流通兩省之民均沾樂
 利撫軍從之具摺以聞而礙使入覲亦以便宜面奏得
 旨弛禁由是三秦之粟泛舟而下自雍及終日夜無絕
 米價頓平蒸民乃粒食君之德者不止永邑一區而已嗟
 乎君之美政不可勝書即此大者數端皆人之所不敢與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聖 蘭 雪 齋 本
 不能為者真足以風當時而傳後世今 聖天子勤求
 民隱加意循良之吏誠知君之治狀卓卓如其褒嘉寵
 異不知當何如者而乃以能見忌遏抑隱蔽之下即會城
 數百里大憲尚無聞焉况 帝閣九重 君門萬里
 哉以此滯迹九年曾不克轉一階今日以非罪貶秩去此
 吾永人之所為抑鬱歎嗟而不能平者也倘得當代之賢
 士大夫作為文章君之歌咏以備他年太史氏採錄列傳
 循良君雖屈于今猶可伸于後則吾永人之志庶藉以稍
 慰云爾子嘗謂君子之用于世也遇不遇有命存焉而其

志之不回才之不可掩者則不以時地易也吾師葦村先生館閣者宿久負公卿之望而一麾出守乃得滇之廣南郡廣南瘴癘絕徼也無屬邑所部皆峽苗仲卉服鑿齒之倫不識禮義法度為何物而城署荒榛與蛇虺雜處官斯上者例皆逢賦省下未嘗一至其地吾師曰彼亦人耳何地不可以為治者乃怡然之任督撫而之不得至則接見諸酋日諭以朝廷律令大體及綱常倫理生民日用之當然俾各傳喻其部人又親歷各部召其長老通華言者勤懇誘導情意如家人諸部聞所未聞莫不感動甫及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聖一 蘭雪齋 藏本

暮月教化翔行其夫知劫殺之為非其女子知廉愧之為節嗚呼嚮化漸變夏風近古以來所未有也泊罷郡還朝聞城門而不聽其去赴省籲留者千餘人獨惜其惟魯不知畫不能狀治理之詳如永人耳永人愛戴循良而以其見忌左遷為恨故條列君之善政播諸四方以鳴其意之不能平然如其所言過抑隱蔽者在上宜若無可為者而治狀卓然皆人之所不能與所不敢此非其志之不回才之不可掩者不以時地易歟然則君子之用于世苟可以行吾志而盡吾才亦已足矣官之高卑去留何足計也

不然碌碌無所短長之人乘時遇會顯榮富貴矣而平生乃無一事一言可稱述者雖十年令僕又足多乎哉吾舉此以復永人永人亦可以無憾矣

陳學士文集 卷四 聖一 蘭雪齋 藏本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陳學士文集卷五目錄

文安陳儀 甫著

西林相國六十壽叙

華亭相國八十壽序 代蔡大宗伯

大宗伯德清蔡公七十壽序 代湯少宰

武強總憲劉公八十壽序 代朱總憲

郝少司空七十壽序 代勵少司寇

柏鄉魏觀察五十壽序 代太倉相國

鄒復庵侍御壽序

陳學士文集

卷五

目錄一

藏蘭雪齋本

薄勺庭學士壽序 代

行唐徐王筆峰壽序 代黃太常

豐潤令吳澹庵壽序

新安令甘敏齋壽序

薊州刺史張公壽序

冀耐庵居士七十壽序

鹿善田封翁六十壽序

王少司馬七十壽序 代華亭相國

陳學士文集卷五

文安陳儀 甫著

壽序一

西林相國六十壽叙

昔相國文端朱公編次歷代名臣傳以其序目見示某因

歎古今人不相及文端公曰子獨未見西林鄂公耳其剛

明清肅似王景畧而雅德過之趙庶幾諸葛武侯之亞乎

當是時公方節制滇黔破烏蒙平鎮雄皆以少擊衆成功

三旬之間其定泗州也不以兵出奇破險機畧如神以故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一

藏蘭雪齋本

風行徼外峒樓詩梁鳥言升服之倫從古未通聲教之地

莫不麇奔麟輳願隸版圖 世宗憲皇帝方倚注爲心

膺諭戒內外臣工動以公爲法式用舍大吏時以咨之以

故羣情翕習海內之人咸想望風采然而文端之知公也

則於公布政江蘇時江蘇財賦甲天下而糧額之重亦爲

天下最通負之積有至二十餘年者自擬解耗羨之議興

各省咸已奉行公獨持以爲不可文端公奉 命視海

塘受 上指諷喻之公曰餘省賦重江蘇固不可江蘇

糧額減捕賦調即可此時固不可且吞之意以爲可乎否



耶文端公曰固也如 上命何公曰公大臣知其不可
即當為 上別白言之獨奈何以辨願為美也文端公

以此重公因相與深論經世之務及古今成敗人材升降
政治隆污之所以然公言必舉要義必造極文端歎息自
以為不及故為某述其風概如此某曰今 天子躬神

聖之姿明作庶政西林公既才不世出以之老稜政地敷
融 皇化一德一心不難登斯世於三代之隆而顧置

之選歐以四海之霖澤茲一隅何也文端公曰昔范希文
為參政建言今之中書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位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蘭雪齋本

王之職非治法也請做前代以諸司之專各委輔臣兼判

然卒不果行今閣臣之掌尤非宋比虔恭朝夕仰承進止

而已西林以天下為己任慷慨論列無所回撓若居斯位

而行其志違眾獨異嫌忌易生其能如方鎮之政出自獨
裁者可以朝程功而夕計效哉范文正公經畧陝西功名

反著於居二府時專與不專異也雍正十年冬 詔公
入朝時西域用兵 天子臨軒而思頗牧公既累立奇
功一時推將畧者無與比議者咸謂公之來也必將膺推
拔之重為犁庭之舉通瀚海銘功豈啻唯其亦以為然

而文端公曰否否西師之興二十餘年矣所費以鉅萬計

者不知其幾終不得其要領夫千里饋糧士不宿飽况迢

迢萬里外哉以數十石致一石士卒猶有饑色而積中水

草斷絕馬駝多損耗未見敵而我已道做矣縱使竭天下

全力殲茲小醜而 國家元氣所傷世多况其地不可守

其人不可臣留兵轉餉以有益奉無益此古人所謂漏卮

者也公忠於謀國明於至計雖善用兵要出於不得已茲

之來也其將力請於 上罷西征養息天下以無事寧

肯負其材武以功名自喜哉公既至 詔尙方為之治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蘭雪齋本

第論滇黔平寇功賜爵伯曰汝遂相子并總理軍機事務

已而檢視文案見有未適機宜者以為行間一切非

廟堂可以遙度也乃自請行邊親臨塞外馳沙漠數千里

歸奏其狀 上於是益知軍中曲折又言勞逸主客形

勢既懸致人致於人利害亦倍我師苦於饋餉賊眾保其

巖阻深入窮追誠未見其利不若罷兵屯田築城列戍反

客為主彼必不敢近我邊陲若果難與遠來我以逸制勞

必成禽矣言甚切至會虜中亦困做苦兵遣使求降

上猶未許公復力言之遂命大臣往守約束定界域既行

而廷臣或言虜不可信懼且見欺 上以問公公以為
必如命已而果然 上乃益重公先見遂下 詔頒
師而忌公者即以是為口寔所以短毀之者無不至矣公
乃力辭封爵並解機務以厭其意然 世宗知公素深
雖勉從所請仍令給與全俸留侍 內廷嘗語左右此古
所謂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也卒受 遺輔政令

皇帝嗣位遂為額命元臣封爵如故而文端公亦以 東
宮舊傳蒙殊眷同為政府公隨事獻替知無不言文端以
虛公共濟若柱石公之於韓富識者兩賢之公雅性堅正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四 蘭雪齋本

每預大議務極事理當否不徇人意出入殿陛神采毅然
誓御貴近見之莫不敬憚在直廬正色危坐百僚望之咸
自檢飭或有勸公宜少和顏色以洽羣情者公曰人面生
而已然其能迴易悅人耶公自 世宗朝弁冕羣公以
一身繫天下之重文端嘗從容語曰公所履之蹟也正已
格物為庸已多固不備以譽譽為奉職矣公忘身殉國危
行危言文端頗以為慮故規及之乾隆元年八月某罷營
田之任來京師謁文端公於邸第留語移日徐及朝賢疊
疊言公近事甚悉且曰子他日見之當知古今人未始不

相及也次年秋畿輔大水公奉 命視河奏以某從行

某既風仰風規在葛王之間獨以未獲親炙為恨今得橐
筆從事左右竊自喜償所願焉然猶以公位望絕人功畧
冠世雖重臣宿將至其前者莫不逡巡自詘况如某之庸
狃而為世所棄者乎乃一見叔接宛如平舊俾得伸眉捩
掌盡所欲言且若以為可教也者循循開誘反覆而不倦
徐而聆之妙義淵旨引人入勝如登山遊邃壑陟而彌
高探而愈遠也要言直指不容擬議如電發發駭明來聞
謝也化我專壹灌然冰釋如成連實伯牙於海水汨沒山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五 蘭雪齋本

林宵冥之間而移其情也誠不自意衰朽之餘得聞真人
之譽歎使某早見公十年志力尙堪策厲顧不當在請事
之列乎然聞公之言因以見公之心廓然無所有不惟位
業勲華不啻靈府即生平忠謨謹議偉畧奇節人見以為
不可企及者公初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蘓子瞻所謂造物
本無物偶然非所難而或者以有心測之則非也回思曩
日所聞特公之迹而已今之所得於公者乃其所以迹乎
乾隆四年歲在己未三月十日公年甲子初周 朝之公
卿大夫為詩文以介壽者既彬彬有作矣某辱公之知不

能獨默敢以所聞於文端公者參以所見列著於篇或可
以補諸公之所未備云爾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木

藏蘭雪齋本

華亭相國八十壽序 代蔡大宗伯

歲辛丑為我 皇上御極六十載而相國華亭王公適
登八袞益夏望日值公嶽降之辰在廷寮案咸謂公以帝
賚良弼應五百年昌期君鄰同符曠千載而一遇相與為
歌詩以壽公公自清華視草為海內文宗者數十年矣已

萬壽加科公總裁禮闈乙未復首命公余亦忝襄厥
事今乙未詞榜諸生將介祉于公而請余言以為壽余惟
自古神聖廣運之主必有亮采惠疇之佐以祗承之堂簾
一體天地泰交宸宇彰疊疊之盛公孤無赫赫之光其時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七

藏蘭雪齋本

庶績熙而三才位詩稱燕及易贊無成厥風尚矣迨觀後
世鋪陳相業罔不焜耀丹青聲流金石乃至八柱後承天
之烈四時歸亭毒之功遂使股肱義著元首道微升降有
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今我 皇上躬上聖之姿當貞
元之會乾樞內運鴻纖畢舉闢鴻蒙所未有一統而無
外文武卿士雲從駿奔唯恐後時而公以耆年舊德默契
宸衷恭贊元化袞無關而何補日方中而奚浴從容
鼎鉉之間隨梅酒醴應手而調心管肱肱不言而喻凡澆
澤之覃敷多膚功之屬協譬之手樞運處不分職耀之光

坤極順天乃底清寧之績書曰咸有一德殆非二代以下
 之君臣所能彷彿也天下之士聞公之名見公之文章頌
 公之詩以為著作之盛綜貫百家涵濡六義可以跨唐軼
 漢上視典謨雅頌之隆而不知公之心氣和平韜函萬有
 故能窮至治之雍穆成王風之皞皞其發諸詩文者特其
 緒餘耳然而餘芳溢流已足以沾溉一世造羣材而興多
 士矣公自視學畿輔一變其奔朴之習典試秦關野無留
 良而癸巳乙未兩闈得人尤盛今之詞人碩學才更名卿
 聯翩彙征潤色鴻業者皆公所育而成之而 國家于以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八 蘭雪齋本
 大收其用然則公之勲庸豈在一手足之烈尋常耳目間
 哉余在館閣於公為後進公為大司空時余以掌憲同九
 列日有隨公右而公翁雪澗先生與余同榜交最篤儼齋
 大司農先生出先世父舅賜公之門今掌坊長君又曾與
 余同侍 直廬習于公而知之深者莫如余此諸生之所
 為請也若乃名德重光風猷相映乘景運而為國積德貞
 符以受繁祉綿喬松之上壽追韋平之芳躅借寶歷而無
 疆本軌行而不息此則舉朝皆以頌公又不待余言以為
 重者也

太宗伯德清蔡公七十壽序 代湯少宰
 自古聖皇肇世忠賢翊運應貞元之會作風雲之合克建
 非常之功並受無疆之福垂光史冊復乎尚矣我 皇
 上躬神靈首出之姿振曠古無前之烈天地叶符川嶽効
 職于是降甫生申繼與星共相與弘式廓而贊時雍其人
 類環偉卓犖才由天挺兆與神謀契 帝心於密勿荷
 龍光于殊尤則其平生皆宜紀載以彰盛世明良之遇如
 大宗伯德清蔡公厥事可睹矣公以壬戌成進士入對
 大廷時值滇黔初平 王師凱旋 上方覃敷文教思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九 蘭雪齋本
 得才賢如吉甫之倫秦廟堂穆如之美 覽公策深嘉悅
 之遂 親擢第一公之受知 聖明從此始矣公幼稟
 異敏讀書日數行下光炯炯射楮背音吐清遠如秋鸞展
 空夙解不由師授時人以聖童目之三歲時太公夢神人
 示以甲第顯署今名聲錫未加而靈徵已告壬戌八月再
 夢如前然則天誕異人用襄文治固若是其不偶然也乙
 丑 御試乾清宮 召對裕時抵暮 命撤進炬
 送歸館閣榮之自是擢東講學再侍 經筵由宮允除詹
 事歷閣學晉掌憲遷禮部尚書皆出自 特達之通誠當

隨而授之菴公之忠愛懇款根于性情見于辭色達于吟
 詠之間者足以感動上意而聖天子知人之哲
 一見而識其微斯其契合在神明而豈循資歷歲者之所
 敢望哉以故殊榮異數疊膺洵至有加而無已辛未春臺
 臣上言詞臣例不得乞假公毅然以省覲請獨報可是
 時兩尊人皆未及六十鳩杖齊眉公憐鸞章拜慶于堂
 下聚觀空市里至今越人歎為盛事公雖高閭而秉德清
 素三世尚未克祔特賜內府金俾管吉兆錫類殊恩
 古所未有也再入京師則賜第苑西之雪池器什畢煥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十一 蘭雪齋
 仍遣中官詢視蓋侍臣賜第者自公始出入直廬近
 二十載上每呼狀頭而不名陸敬輿之稱內相庶幾
 近之至若天章寶翰文綺珍羞絡繹宜賜雖侍從所
 均霑每視恒而加渥公子紀恩諸什益詳哉其言之矣然
 而讀是編者不詫其恩遇之奇而若以為公之所宜有
 則公之平生可以當之而無愧也公貞諒抗直不避權要
 每承顧問竭誠盡臆侃敷陳或有所臧否必當其
 人無一語阿附上嘉納之未出綸扉而風采隱然繫
 朝廷之重海內咸想見其為人矣已三月奉命賚

秦兵特使無副有與從數騎襍被蕭然將吏迺境上者皆
 驚供頓不煩俗人聞井晏如民大悅時昔阜公所至則雨
 隨之人呼為蔡公兩為公內察外和治劇鄉暇是役也周
 還數千里歷重鎮八營堡不可勝數賞軍士十餘萬無一
 人濫以遣者校閱之日憫三軍久立之勞令坐隊以次呈
 技雪後風寒則席廬周設軍中人人若挾纊既畢獎厲將
 領宣上所以勞苦士大夫及子弟在行間者意甚厚
 無不人人感泣當是時公名震秦隴番羌爭識公面所至
 擁馬首不得行及事竣東還而軍士銘德之碑樹于路隅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十一 蘭雪齋
 者千里不絕也乙未主禮聞得人最盛士論服其無私掌
 憲日刺京師大猾姓名數十人榜于路狀其奸如鑿鼎象
 物而魁魁無遁形其黨駭竄市獄無擾民以獲安其時九
 卿奉詔會勘盜庫獄比年不決所連染數十百人多
 富人子前後被家者纍纍迄無定案皆囚與奸人為市故
 滋蔓無窮期公洞燭其情立雪之奸人復叩行在
 上遣公候各一人主讞奪用公議題覆得俞旨以奸
 人禦魘魅都人士走相賀也公既遷宗伯以去而五城父
 老相率具香花合辭羅拜頌公于庭有泣下者曰天

于何不稍留公活我百姓耶六卿之掌宗伯最為清秩優游養望可以坐致政地而公愛知既深復審諤成性思所以報稱者靡不至每與廷議正色昌言意所未安即持之愈力而于人才進退獄情出入尤斷斷馬雖不盡行而所全于政體者亦已多矣至于保任才賢多見委任入為卿士出為方岳者踵相接于茲見上之信公者篤公之自效者誠堂簾之間無間若此可謂盛矣舉朝之論咸謂天子方柄用公將委以機務而公忽請假以歸改卜先人之兆論者以為必不聽公去即去矣上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藏 蘭 雪 齋 本

意得毋稍拂耶已而優詔批答且懸缺以待陛辭之日天顏溫霽預問來期賜御書七十四函聖情眷注宛若家人眾皆莫測及讀公奏摺纏綿悱惻述此日松楸之慕追當年錫類之恩忠孝深情流溢言表恭後歎至誠之動上格宸衷而表皇上寵禮大臣遂其孺慕明良一體之風超越百代此國史之光非家牒之榮也同朝僚友慶公之遇相率為詩以道其行而愛公者復欲以祝嘏之辭預為來年七袞介太倉華亭兩相國既彬彬有作矣復以予之習于公也而屬以繼其後予嘗

叙公紀恩之集忘其謏陋今不得以不文辭而鴻文盛業已見于一公之篇者不復具道顧惟公篤生之不偶遇合之多奇曠千載而一觀于知之既悉故言之獨詳亦以見盛世賢臣皆由帝賚作朋楨國與天無極則參蕭之令德與篤鶩之遐福所立互廢而並詠也計公赴闕之期不過淡歲而聖壽七旬之節伯矣公將具儀酌典率薄海臣工上萬年之觴昭千秋之盛而亦且宅公揆席慰四海望霖之心君都臣俞以永太平壽起之詞當有播之管絃者斯非子之所敢望矣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藏 蘭 雪 齋 本

武強總憲劉公八十壽序 代朱高安總憲

前御史大夫武遂劉公可謂有道者也無環堵之宮負郭之田罷政歸則教授生徒以自給束脯所入烟火纔通行年八十而顏如渥丹鬚眉皓白日炯炯有光方袍綦履往來林水間粹然遇之皆以為東園用屋之流不知其為

天子大臣也近世士大夫以清節著聞者有矣然畏人不知其清與使人畏其清豁刻矜懷復為知道固然哉公家本不貧田以百畝者三十通藉四十年而鬻之幾盡為少司空時司將作及賈人以羨金進却之吏曰舊規也公

陳學士文集

卷五

齒

蘭雪齋藏本

曰然則可令 朝廷知否卒不受為御史中丞洎掌憲考核天下巽政例有私遺而准礙為最公一切拒不納凡兩典試一視學皆在蜀率稱貸以行歸而田償所負親知餽問者稍厚則亟反之曰吾不敢私譽一人亦不敢私營一事何以塞其望耶以故位登九列而衣不重襲食祇單味公未嘗一言于人人亦無聞焉 國家重清白吏類加顯擢蒙殊錫所以厲廉隅之節成素絲之風也清素如公可謂盡介然之分矣然而實不彰于朝著名不達於九重罷政之初尚隨諸學臣築宣房以自効今少司馬牛

公時董厥役欲上章列公之貧公固止之曰某平生食祿

多矣自顧無涓埃可以報稱者猶有瘠田三百畝與先人之數廬在請質之以塞罅隙于是田宅皆盡而公乃怡然歸鄉里矣方公之望吏議也朝論多以為過公深自引咎

曰朕僕隸之未能何能特邦憲肅百寮于罷固當益公之居心幾于情感兩忘怨尤胥泯矣故可謂有道者也公深于濂洛之學諸經皆有疏解多先儒所未嘗言者今雖年

八十手不停披猶時時經書於簡端與生徒講肄以立誠居敬為宗而要歸于動靜之一致嘗言為人之學患在不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五

蘭雪齋藏本

能忘已夫忘已者幾于仁矣十有一月某日公八十之初度也門下士某某各壽公以歌詩而屬其序于余余受知于公舊矣義不敢為奪辭唯道與仁公所自有故以所知質言之若夫純嘏眉壽引申乎魯頌之義者諸君之詩備矣予何言

郝少司空七十壽序 代勸南湖少司寇

少司空郝公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為其七十之誕辰士大夫同梓里者祝公之祺而各以一言為之壽公皆無負也而予以為猶未足以盡公古之論人也必先其遠者大者言雖畧而實已既今之論人者不探其本源雖當耶偏而不舉知言知人辨官論材無二道也壽公者曰公廉一介無苟取自通藉以來三十餘年系踐華要位為九卿而門業蕭然自非祛物遺情將不免孔門之歎夫取于人者約則償于天者豐矣或曰恭德之基也今之君子體陳學士文集 卷五 六一 蘭雪齋 本 以位崇氣與寵盈或方賤而忽尊即始約而今泰勃志態色故人不識也公抑然善下與之處終日不知其為貴人然則意氣何時而盈不盈不露所受安寢或曰公之勤于職也舉其大不遺其細力乎已不苛乎人昔典銓衡吏無敢執法非智計過人也唯時意逸故祭以周公奉官之掌劇矣公年又高而鉅工益興公心籌日營口諭手揮幾不遑食與息而安之若固然習也習勞無勞其神全矣夫無欲而善下勤位而不息有一于此皆足以壽而况其兼之然吾以為未足以盡公者何也舉其偏而未探其源也

公之先公忠于謀國折逆節于未著甘嚴謹以如餘質誕生公於謫所已而所言皆齟齬起成籍帶倚注沅歷方嶽為時名臣而仇怨構于身後惹苒之讎禍且不測公跳身詣闕下內隱憂我之痛外執明夷之節蹈危履險卒廻九重之聽察新息之謗賜卹賜謚置仇于理當是時公大孝之名聞天下夫孝始于事親中于立身終于事君故見得而忘義寵增而負恃位高而倦勤皆非孝也然則公之平生惟孝足以盡之矣 天子大繼述之業廣錫類之恩風厲有位以孝為先可謂本治矣而公以先朝舊德贊元陳學士文集 卷五 七一 蘭雪齋 本 化應昌期介眉壽以基我邦家豈一人之事而已哉士大夫皆曰子之言是也遂次其語以為之序

栢鄉魏觀察五十壽序 代太倉相國

吾師栢鄉相國宮傳公受知 世廟為國元臣開濟

兩朝前後凡二百餘疏贊決大政多人所難言而

優詔褒答立見措施一時君臣魚水之契海內聞風想慕

以為 帝治遠邁貞觀而以宮傳嫺文貞庶幾無愧至

今廟堂耆舊猶時時稱說若前日事云子庚戌釋褐為門

下士拜宮傳于邸第巍巍峩峩如華嶽之不可攀也渾淪

浩瀚如河海之不可探而窺也次年春致政歸林下著書

凡數十萬言綜貫經史根極性命子每受而讀之輒掩卷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大 蘭 齋 藏 齋

三歎以為吾師功業既變絕當世而著述之富又足以繼

往聖開來者吾輩忝列門牆景行雖切未嘗不苦於希跡

之難乙未正月子方侍直西苑謁者入奏漳州守魏某遣

子乾敬進其父大學士某所著理學諸書 上恍然

憶之因問在朝及里居時載甚悉乃顧謂 諸王此

先帝朝忠直名臣也是書皆理學正宗其付懋勤殿收存

以資披覽子時於班聯中仰見我 皇上眷注先臣者

特厚而吾師生平著作苦心乃蒙 天語褒稱於數十

年之後定其是而永其傳深以為快而又歎宮傳之有子

嘉漳州之不揚前烈也漳州為吾師少子其守漳多異政

為令約屬邑法十六條致必行官吏悚息絕訟衰民宅

以和建仰文樓以企紫陽聚十城之士肄其間月有課日

有程綜誦大典修郡乘網羅散失搜剔幽隱補三百年之

缺而又能於政事之暇校訂先集遺子走七千里詣 闕

上之深蒙 獎諭可不謂善守善述哉是年冬以治行

第一膺特薦入觀奉引之次 上遜識之此栢鄉魏相

子也時江鎮觀察使缺即以授君然而君之被主知也不

獨以舊恩亦其材與勞自有以致之其倅鳳陽督撫交章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大 蘭 齋 藏 齋

稱最名烈 御屏而君益奮勵以為大臣子世受 國恩

不宜與眾齒當急病讓夷以圖報稱於是自請督運非輸

者二如期至而糧無損折時值山左告飢 詔以米十

萬石往賑君請於朝欲具舟楫領賑東平汶上諸邑而又

傾家資買二萬石佐之所全活數十萬人 上嘉其勞

是以有漳州之 命在漳歲歉即乃自上官發帑糴湖

南米航海而至減價平糶民以不飽君之長于幹濟多此

類方其自漳來覲也時過予叙瀾與之言經世之畧論古

今之變洞中機宜具有體要蓋所得于庭訓者深矣

聖天子寄以旬宣旋行海疆之重豈不知人善任使哉夫
崇明之在海上一邑實東南要地也君至鎮之歲

詔以兼轄移節駐之至則修城垣起樓櫓閱軍實營伍兩
足餉給絕扣剋士飽馬騰軍恬於部民熙于廛於是海外
孤城屹然有金湯之固信乎君之材華資文武既試之而
效矣行且蒙殊寵陟方岳建牙開府樹奇勳炳竹帛與宮
傅功名後先輝映是旦暮過之也十二月九日爲君攬揆
之辰中朝士大夫與君之子行人遊者羣欲壽君而屬子
文以介觴予與君通門世好又稔知其才且賢能繼吾師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手 蘭 雪 齋 本 藏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手

蘭

雪

齋

本

藏

鄂復應侍御壽序

壬子六月雙芝生乎麟院之庭客有賦而頌之者謂其輪
困榮煌如威喜之木揚葩偃蓋類旌節之花以是爲侍御
鄂公瑞予竊惟天下之上瑞惟賢在家則家瑞也在國則
國瑞也侍御昆季比德繁材珪璧判方圓而齊其粹潤山
河分流峙而各極高深每於公退之暇連榻分宵怡然笑
語不知年位之既茂也而言必砥於義道趨乃篤於君親
一時談調朝貴中罕有其儔若皆薰而化之咸於有家不
顯亦世其爲瑞不既多乎今 天子躬神靈之德冒開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手

蘭

雪

齋

本

藏

物之智凡有措注超超乎駕唐軼漢與勳華齊軌大小臣
工承令奔走唯恐或後然香閣陰陽同德而異撰所以奏
亭毒之功宮商異調而同和所以諧律呂之妙此吁咈與
都俞並稱所以成唐虞之至治也大司馬澄襟對物莫得
而親踈正色立朝無從而加損譽譽謬如鳴鳳在崗而
凡鳥自遠此 盛朝之瑞也相國出膺旄鉞咸定百蠻
入贊密勿奮熙帝載爰立甫及旬月所以發聖人之蘊貢
萬方之情折廷議之中糾百工之愆者固已無微弗彰無
遠弗届以故 王澤洽於天壤 皇風翔於渤穆甘

澗徧浹祥麟來止所謂應昌期而挺生佐 聖皇而運

運者也侍御天稟英敏夙承家法以賢昆為師友得相圖

之弘深有司馬之清毅而忠愛兼篤厥惟一心 帝歷

其誠俾代 賢王行視三吳水利一切暨畫具當 上

意朝奏而夕報可如響答焉予嘗請其疏而讀之恍然置

身湖柳塘浦間目遇而躬其事乃自歎才之不逮不止相

什伯也既底績報命復以監察御史理鹽政長蘆簡而辨

廉而寬威而惠奇羸之侶翕然化其凌競儂巧之習而雍

雍有士風焉即其敬陳管見一疏便商安窳塞奸利之源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圭 藏 蘭 雪 齋 本

絕遁逃之藪俾海濫數百里之間皆得以遠罪返本此數

十年來深計之士所長慮而却顧者一旦不動聲色而潛

消默奪之所謂事立而迹不見功成而人不知其智度不

可幾矣夫賢才之在天下也舉一事而邦家攸賴出一言

而生民蒙福故美之者比之星雲而章于天擬之川岳而

紀於地然則侍御之賢其瑞于世也大矣不是之頌而沾

沾于草木之精英詎為奇異乎容曰固也惟侍御之為瑞

而瑞乃從之休協之氣感召自然天人之理有不可誣者

烏可以不著且夫威喜之禾萬年之符也旋節之花三錫

原缺第二十三葉

薄勺庭學士壽序代

翰林侍讀學士勺庭薄公以四月二十日生歲在己亥公

年登六十朝之大夫爭以言為壽某等與公之子圖南為

同歲登堂稱觥宜不在諸君子後而生平所得聞見於公

之盛美者為倍親其敢獨已于言往于坊本中誦公之文

蹕厲振蕩才不可一世而意趣所極融微旨雅要歸之自

然當是時固已神往於公矣東南諸名宿遊洛下者無不

與公結驩而去咸稱公愛才嗜友汲汲每若不及一善一

長稱說不去口尤好振人于窮阨患難不問力能否惟義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吉 藏 蘭 雪 齋 本

所嚮亦不問利與害以故俠烈聲驚海內為孝廉時家屢

空而風義標映出一時卿大夫士卿大夫爭相引重然公

峻于去就潔于取舍義不苟合當世故久而後遇云壬辰

某等與圖南同舉禮部誼得引分拜公于庭竊喜曩時所

神往而未獲一見者乃今親炙之又計夙所聞于公意氣

足以傾動天下之士意其風采詞致必將出乎耳目尋常

之外及進而見之其容簡以易其言溫而質貌若與人遠

意若與人近豈向之所聞不足以既公耶抑年位轉升歛

華為實所蘊不可驟窺耶數年來奉周旋于公者久稔公

者日以深乃知公之爲善不近名好義不近俠才足以應
會而無善功之心智足以利物而無見德之迹可謂與道
偕適者也其視學于楚不察而明不揚而清下怒而教行
楚之士視公猶其父兄師保也其所欲及所不便不言而
罷行之士有凌湖波之險而就試者公爲之請分校之而
風濤較暴之患息矣苗裔子第之慕化者公爲之請立學
置籍而鳥言卉服之鄉彬彬乎文學蔚起矣此其充大彰
明較著者也公周一人處一物必屬意精審得安其固然
其爲人地往往于人所不知而相視仍若泛泛然者生平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讀一 藏 本

行唐令王筆山壽序 代黃崑圖太常
余季弟分訓行唐爲其少也南望而不釋然已以計偕來
京師一見洒然徐而聽其言犁然有當也余喜而徵之曰
于何有獲而驟進若是弟曰進則吾不知顧邑令王君有
道者也吾往而見焉內顧而不自得也與之言益聞所未
聞其翼我也似友其嚴我也似師其親我也煦煦然似昆
弟久與之處超然乎遺形勢起凡近若與古君子游也余
聞王君之名舊矣往以視學之役徧識東省賢士大夫門
閥功行掖之有君猶東山之爲魯望也其子弟率力學而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讀一 藏 本

手批耳受口論訟者平爭者息霍然發除而庭下樹影纔
 移數磚耳侯退就舍則拂几焚香取所蓄古琴撫弄終闌
 悠然嘯咏彌日或單騎至玉城書院授課諸生疊疊忘倦
 諸生人人自喜所業益勤玉城書院者侯所建也鄉有塾
 塾有師師有餼皆侯輟俸入給之四境之內絃誦相聞隣
 邑企羨比之建德之國云定州去唐邑僅三十里恒麓中
 丞稔君之治嘗以文壽君其所述率與此合獨所稱旬日
 之內奉委馳決吾州大案者四以此見君才之有餘而唐
 人相與薰染安育乎豈第清靜之化轉若忘之益以此信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天 蘭雪齋 本
 君之政之爲上理也已亥清和初吉又值君攬揆之辰邑
 之士大夫所以躋堂而壽君者猶昔也前胡羣屬舍弟微
 余言爲之序予既早慕君之才地而又感其以古誼敦勉
 吾弟而進之其治理之詳出自邑人之口者已無以易而
 殷殷期望君之施極君之遇爲聖主領賢臣則中丞之
 言備矣予皆不復道獨舍弟嘗稱君至孝孺事太夫人先
 意承旨殆以神遇而不假乎形聲凡所以治唐人一體太
 夫人之志然則君之措諸事者皆其彌于性歟此古君子
 所以誠乎身順乎親體之信而達之順有非後世循良之

吏之所可及也則信乎君之爲有道者也道可久可大壽
 于是乎在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天 蘭雪齋 本

豐潤令吳滄庵壽序

縣之有宰猶身之有心也心宰乎身五官四體莫不從令而一身之痾養疾痛心莫不知之宰之于縣猶身也一縣之中其為痾養疾痛也多矣有所弗知則心君失職肝胆楚越也而况耳目手足矣所聽令乎古之官于縣者曰宰亦曰令而今則曰知知之義大矣不知則宰失其宰令非所令縣非其縣矣浸假而鼠生于社知其社不知其鼠也浸假而狐生于城知其城不知其狐也浸假而犬生于門知其門不知其犬也浸假而虎生于里知其里不知其虎也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三

藏蘭雪齋本

也如是者田為石而不知閭為河而不知民為鴻為鳩為魚而亦不知故曰縣非其縣也予奉命行稻田于圻東雖無察吏之責而仰惟聖天子為官擇人之意每屬城令長來謁未嘗不以此相告誠然能領其意者數人而已吳君之宰豐潤也其來以去秋七月予方督賑渠陽未及見也今春歸署始見之與之語不自以為知而竊竊焉惟不知是懼已而察其治狀則城社清寂門庭闐然向之憑依譎幻乘人之寐而跳梁吟嘯為妖妄者皆安睡乎未見有掃除薰室之迹而自以消滅則必有以知其情故

也方今法令具吏道嚴嗜敢與若等市以干罪戾病由下

不知耳不知而自為知之孰敢以告雖或告之則以為欲毀其城社門庭小者池而拒大者嚇而仇矣今吳君不自以為知而不知是懼此其所以能知也歟去秋之沒也環山瀕河之邑以十數予既領督賑之命則不得不與其令長相可否與之相可否則不得不攘其狐鼠以集其哀鴻有勉而聽者有悅而從者然池而嚇者固亦有矣唯吳君之來也揚耳滄溝也官未習其地吏未習其官偏舟而涉洪濤幾溺者數矣舟之所不能至則橈而行于泥中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三

藏蘭雪齋本

履其墟入其室諗其人而後籍其戶與口之數未及至者十七村斷斷有矣後之誦予檄以詰之君不以為恨復予曰今至矣與此埒者尚有七邨焉何當一體予賑即增入籍時奉委而來仗者非一人矣君欣然與之共耳目腹心曰以公等之所知補我之所不知庶幾無濫以遺于吏無所施其巧胥無所售其欺比閭族黨無所容其蔽匿以故賑四閱月村落一百十有三而無一人譁者迄今行其野觀其井里原隰流泉禾黍稻稻皆備穰鋤之老稱令君勤苦指去秋覆舟處猶咨嗟涕泣也夫事有難易時有緩

急急且難未有過于賑者此之不知更何所用其知既漫無所知而且忌人知之此如愚者諱疾忌醫身之餘者幾何其視吳君賢不肖何如哉君子急且難者而知之琴絲既已就理然後絮其綱而張其目決其壅而振其弛無事乎掃除薰室而城社門庭固已肅然矣歲秋八月佳穀既登百室盈止幽歛蜡鼓比社相聞邑之父老介其髦士而來告曰今之崇墉比櫛室家溱溱者固向之為鴻為鳩為魚之衆也微 帝力之賜不及此抑令君之瘡瘡拮据如疾痛之隱其體者實亦有成勞焉夫天錫康年而報成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五

蘭雪齋

于方社則以真宰之德難名而敷施之工較切也望後二日令君攬揆之辰吾儕小人將躋堂而為之壽敢乞重以一言且去秋之賑固公之所督而理也予既望屬城令長以知其官而舉其職其不知者無足與語若吳君則可謂知之矣視民之災如身之病病既社而氣體充則心悅懌災既弭而歲物稔則官尊榮宜乎豐人之有是舉也亦足驗官民一體之相應而為吳君者充其所知則寧弟宰一邑而已哉

新安令其敏齋壽序

惟 帝單厥心于兆民慎簡司牧親試其能否試可而後遣之其有行治茂異者輒待以不次以故得人之盛如龔黃張趙之倫數十年中名迹前後輝映無絕六十一年三月 詔以涑水令攝新安者其君敏齋易吏部所上新安令新安新安畿南水會也 巡幸所道歲以為常供億紛如惟不辦是懼于是上官急令急里胥里胥急其民寧供而無用勿用而無供民于是乎不勝其病集舟數千艘而維繫之匝月其人纍如也君曰諱一日用之

陳學士文集

卷五

五

蘭雪齋

而三旬飢渴之乎與之期先一日畢集立遣散之則歡呼鼓柁而去上官之括舟者至則無一舟以詰君君曰舟今至矣及期則數千艘鼓柁而至無一人後者責京芻于民且千億而萬騎不從無所用之則入之運廩而沒其值于橐也君罷徵之上官之省侍者至則無京芻以詰君君曰芻已具矣指運廩之積口是豈不足于秣也其他省民供臆不可勝數而材官騶卒聞君名咸相戒曰是涑水縛鷹師其令也寧可犯耶卒無一人譁者當是時君雖攝也而新安之人惟恐君之不為真令矣初君令涑時有近侍為

上調御鷹者暴于民間君縛而治之事 聞吏議免

君官 上嘉君之節 特諭留之及 幸新安復識

于水次故有是 命以此見 聖天子深思遠覽恤

窮簷之隱訓貴近之勢破尋常之格而申小臣之志誠足

度越前古而又慶君之遭逢盛世得以當官盡職而無所

避也新安歲飢 詔轉安肅之粟以賑前令憚于運值

僅取其半而餒者之腹不果矣君俾民自運石以斗為之

費于是民立赴粟立至餒者立起新安民為五社社有長

以歛其賦而輸之官為其稽也社以兩胥督之胥各食其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詩 蘭雪齋 藏本

社月一金君毅然去之民以為便而賦不逾時訟者至則

署其牘尾俾自拘拘以來則立剖無留者既數月庭闈然

井里晏然吏閒閒然也君方構學舍召諸生與弦誦之業

而隍陴樓櫓之傾圮者且次第就治矣涑之人相與跋而

怨焉曰曷奪我君不我來復新安之人益自矜且喜于九

月某日君攬揆之辰謀所以為躋堂之祝介諸君子之官

于朝者徵言于余余識君舊矣家世清節至君而大茂以

異行端氣和抑然有以自下者不知其當官盡職不畏疆

禦遂以結 明王之知而才識之卓絕如此乎歷盤錯

原缺第三十五葉

蕪州刺史張公壽序

京師東非二百里山而州者曰蕪蕪之山以百數而盤為

之宗巖立平仞網紀數縣神靈攸宅以庇下民而衛天子

苟蒞是土者優于其職則幽與神謀神必福之四十一年

詔曰刺史張某前治蕪才且廉為三輔最今不宜授閒地

蕪吾股肱郡其仍以為其刺史于是公持節乘傳赫然再

臨公既益知州民疾苦所與廢損益皆州民之所不能自

言民以為神而雜然謠曰盤之雲作吾雨公為霖澤下土

今眾母昔眾父獲我心神相語夫天子卿之主也民神之

陳學士文集 卷五 美 蘭雪齋 藏本

耳目也公前之治蕪也俞于 帝心今之治蕪也理于

民口其于職可謂優矣其與神謀也審矣盤之山既巍巍

然網紀數郡出雲雨滋百物為天子庇下民而公配之于

明謀之于幽儼然與之並峙然則是山也其君之侯牧而

公也其帝之方嶽乎十一月十有八日公之生也州之大

夫士及諸父老罔不拜于庭各獻其所為岡陵之頌而文

安陳儀公之門人也為之申其說曰昔小雅美申甫而維

嶽發其詞端今公之守寔為山川主而功與神謀神必福

公夫士得乎 君而下得乎民者公所自有也無事神

神之福公亦維俾公之壽考而臧有如盞之山焉而凡頌公者皆得附于小雅之例不為無據也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毛

蘭雪齋本

冀耐菴居士七十壽序

東坡謂范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晚年清慎一物不芥帶於心予於耐菴亦云金剛般若經言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又言寶無眾生如來度者予以佛之布施即孔子所謂立人度生即孔子所謂達人也布施不住布施之相度生而無度生之心是為菩薩行即孔子所謂仁者之立人達人直以滿己之欲焉耳佛之與孔迹異而道同也耐菴平生無一事為己謀者皆以為人也急人之急難人之難病人之病唯力是視而無所揀擇其身本綽然無所累而往往為人累人或負之不以介意人或德之亦超然不屑也故其行不著於立達而近於施度然口未嘗一言及佛乃其性然耳至於居處服食隨便而安絕不一措意觀其意蓋直以寓吾生焉耳所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者殆庶幾乎今人蹙輟所有或偶救一人則沾沾德色人亦嘖嘖然誦之若耐菴隨所有而施隨所遇而救救已不可以為量數矣而過輒忘之人亦忘之已又忘人之忘之倘所謂無伐善無施勞者非耶實無眾生如來度者義蓋如是耐菴既不學佛亦不學聖人任天而動若出於不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毛

蘭雪齋本

得已如火之必熱冰之必寒而已矣不踐迹不入室其儒
宗之善入禪門之散聖乎是故齊得失一炎寂離垢淨悠
然自適其適蒙莊所謂與造物者游是也是故行年七十
而鬢眉郁然有嬰兒之色身無長物而孜孜汲汲方施且
度不稍衰獨飲酒微醉有時調侃世人或嬉笑訶罵亦不
測其主名也意其真入謫墮世間行出世間法以度世者
歟若然則其去來固自操之豈山澤之癯松喬之固可得
而點之也予自謂知耐菴之深故於七十而紀其爲人之
略如此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堯

蘭雪齋
藏本

鹿書田封翁六十壽序

鹿氏在前明忠直孝義之聲震海內父子祖孫四世濟美
自古名德之家未有若斯之盛者然吾獨以成宇太公爲
尤難當是時蕭然野處非有各位於朝廷間也雖鉗舌網
虐焰方張而覆壁劇金卒俾覆巢有完卵聞者莫不咋舌
而毅然行之砥世道之頽波拯人心於陷溺立懦之風興
起百世豈特以俠烈稱范陽男子哉忠節公之忠孝子公
之孝固皆太公之所薰習陶鑄而成之者也閱四世而復
有書田先生者異代而同揆識者嘆典型之如在矣先生

陳學士文集

卷五

早

蘭雪齋
藏本

侍御誠齋公之子而紹聞給諫之父也讀書不覲榮進蕭
然野處其地與太公同然而守約養恬樂貧居易趨趨然
超乎塵累之外於世澹如若無所關其意者門以內穆如
耳戶以外閑如耳迹其趨操似與太公異而予以爲同者
何也夫善論人者必先論世故同中可以見異異中可以
見同孟子所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者亦論其世而已矣
彼太公所遭之世何如哉魁柄移於婦寺鈞黨偏於四海
逆閹之毒酷於甫節楊左之禍慘於李柱迄今言之尚令
人悲填膺而恨銷骨也况太公目擊其事乎義激於中其

何能忍奮身忘家以赴諸俘孤之難立自行其心之所不忍而已今先生則不然幸生逢 聖世上有蕩平之化下無偏黨之風人物恬熙天日清明先生逍遙其間無所感於外何所激於中頤性樂天固其地應爾然每讀史傳忠孝節義之事輒三復流涕咨嗟而不能已至於忠而後罪信而見疑權奸蔽明羣邪害正則憤怒鬱勃捲卷不卒讀若使先生生太公之世親見忠良受禍之慘烈其感憤激發又當何如哉吾知其奮身忘家一如太公之所為無疑也譬之水然洋洋活活安流而逝耳一遇山峽齟齬則震蕩喧厲聲若雷霆蓋有所激而然也夫灑灑之驚濤與長江之靜浪孰謂其有二水哉故吾以為先生之與太公異者異其世而與太公同者同其心也嘗讀孫徵君所為鹿太公傳揆之先生行誼有歷歷若符節者傳言太公侍侍御公疾衣不解帶者三年一夕數起先生事親先意承旨殫竭心力誠齋公嘗有遠行以先生自隨歸語入我出門歷夏徂冬無異家居絕不知有道路苦及疾先生躬侍湯藥形神交悴既沒歲時哀慕至今不衰是其孝同也傳言太公篤念手足與弟直友歡垂白無間先生有一兄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聖

藏 蘭雪齋本

析箸時悉推負郭田歸之而自取荒遠瘠薄者是友乎同也傳言太公 恩命三錫年登八旬每出入安步閉中曰吾幸未億與里閭故舊遇諸途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儼耶先生已膺 地封為大夫矣而布衣蔬食如故有所往則安步以當車或謂宜稍自逸且體不當如是先生曰老夫尚健步且何遽爾耶傳又言有司至門太公恒踰垣以避而先生足跡不入公庭人言澹室子羽非公不至鹿先生雖公不至學鄉飲大賓辭不起舉孝廉方正謝弗居其高風古韻同見傳言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聖

藏 蘭雪齋本

其全傳則太公固恂恂德讓篤行君子與先生無以異也
太公際世運之窮故予以忠殉城孫以孝殉父皆有類乎
慷慨激烈之所為先生逢世運之泰故子為高圖之鳳而
身為郊藪之麟論世者莫不慶先生之遭而因以悲太公
之不過也歲在己未先生年六袞十月十有九日薨揆之
辰同鄉士大夫暨給諫紹聞與其兄進士佩節同誥之官
於朝者僉謀所以壽先生而問言於余予惟先生繼其祖
武既與太公同德同心而又運應昌期身安道泰弗祿壽
考抑若有加焉者太公年躋八十矣則先生期頤之慶正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蘭雪齋本

未有艾也

王少司馬七袞壽序 代華亭王相國

五十有八年 上以西鄙方用兵特重中樞之選乃以
少司空帶河王公為少司馬 詔下之日卿大夫相與
颺言於朝為 聖天子得人慶或曰我知王公其宅心
也惇以大其敷政也安以和當其假節無楚軍也承武進
澄清之後息養吏民以無事撤禁防省文書簡靜治大體
而已而州府及丞尉咸恪乃職秩秩然若網之在綱訟者
休悍者柔鳥言卉服之鄉皆奉法唯謹古所謂不震不動
者庶幾近之或曰公嘗開府於越而兼撫吳越之繁劇
難治為天下最矣其民習機巧豪猾吏多深文善傅會案
牘之委者山積公識精而才敏摘發若神雖湖山千里之
外若燭照而數計者每州府以成案上公悉凡披視日數
行下坐臬長於旁畧商決可否頃刻釁定莫不中其情偽
日數十事無留行焉縣無宿民訟無滯獄吳下之人至今
稱之或曰公敢而有氣官御史糾彈不避權貴為京兆丞
時衙司有鞭撻甯越以媚豪右者公持疏劾落其職而三
輔士氣為之一振夫惇大安和以立其體精敏果敢以致
其用於以贊 廟謨決勝算屈羣醜以不戰揚 皇

陳學士文集

卷五

四函

蘭雪齋本

靈之無外豈韻問哉是時公年六十有九正方叔壯猷之
 歲也越明年某月某日公年滿七袞向之颺言者咸請為
 公壽而屬予序之公與予同源而門望盛於山左白子第
 子武同公成進士榜下各出譜系乃知為弟昆自是歆好
 若家人焉邸第過從樽酒談讌叙平生之蘊意氣偉然俛
 仰四十年來今昔之感多矣公已七十則子之衰毫又何
 怪也然公神明彌王齒髮不衰豈天之篤生以楨 王
 國者所鍾什伯於人歟抑惇大安和之體固宜久而能貞
 精敏果敢之才所以佐至治而翊昇平者且方興而未艾

陳學士文集

卷五

聖

蘭雪齋
藏本

也夫上有萬年之

天子則海宇多壽民而况其股肱

心膂之所寄歟方將運其壽畧奏厥膺功靜鯨波於西溟

拓風壤於柳連畹屯地接極於無外然後愛召公之稱

第節侯之位次子雖老矣穆如之頌尚能為公賦賦之

陳學士文集卷六目錄

文安陳儀 甫著

查慕園七十壽序

李封君七十壽序

鄭伯倪壽序

柯猷猷壽序

李據公六十壽序

朱從如七十壽序

王于宜六十壽序

王于宜壽序

關君五十壽序

冀耐庵暨德配魏六十雙壽序

張母劉太君八十壽序

牛孺人七十壽序

方太夫人九十壽序

茹母譚安人壽序

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黃年伯母吳太夫人九十壽序

卷六

目錄一

蘭雪齋
藏本

周母何安人八十壽序 代湯少宰

陳學士文集

卷六

目錄二

藏 蘭 雪 齋 本

陳學士文集卷六

文安陳 儀一吾甫著

男 鳳友 孫 爵校

壽序二

查慕園七十壽叙

司馬子長著史記游俠貨殖皆為之立傳論者以為發憤之所為作也是固然矣然予嘗尚論其人如朱家少為信陵君客當楚漢之爭賈續屠狗者皆取封侯而家獨超然無所預既談笑而脫季布將軍之阨終身不見也雖魯仲連何以加焉郭解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天下知與不知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藏 蘭 雪 齋 本

皆慕其聲若使之効功於世豈遽出絳灌下哉貨殖首范蠡少伯彼以報吳霸越之餘策用之於家三致千金再散於貧交疏昆弟人稱朱公不知其為蠡也使蠡不遭勾踐將不與猗頓卓孔同稱富人已耶夫朝廷之秩祿爵邑不足以盡籠天下之豪俊久矣其人既不能槁項黃馘老於布褐其勢不入游俠必歸貨殖論者不察槩與豪強聚歛之徒擯之使湮滅而不見固子長之所深悲也雖微發憤能不為之表著哉予平生持此意以相當世之士器其驪黃采其神駿凡齷齪小謹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者概置弗

顧而環偉磊落非常之材爲名位所遺者往往狎而遇之於津門得吾亡友鄭伯倪已因伯倪而得查君慕園皆一時奇俠士也伯倪簡陋有遠韻意少可遠勢力如仇友必求勝已遇庸鄙人輒玩弄之以此不諧於俗獨稱慕園若不客口慕園胸存鑒別而外勤撫納雖下已什伯者皆有以慰其意而得其隱故人人爲之用然或以計力相陵轢必折其角距而後已故慕園每規伯倪之隘而伯倪亦病慕園之自喜而僂於任也兩人者嘗質於予予以謂伯倪識微慕園見大先幾億中什不失一伯倪有焉而斷不勝陳學士文集 卷六 蘭雪齋 藏本

詎知外物不可必兩人先後獲世患伯倪一挫而病因以不起慕園崎嶇百端雖免於難而不爲世用無所發其奇遂託於逐時居積以鹽菜終老爲可深惜也然太史公有言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其於居尊位食厚祿而無尺寸之効徒害政妨民以肥其家者賢不肖何如哉且夫巉政固國家之大計也 世廟初載允釐庶政加意鹽法委任才賢以長蘆爲畿輔首區尤重其選故前後蒞是任者至則問疾苦議與除十餘年來賦充商裕民寵安堵可謂極一時之盛而籌畫厝置率出慕園計策如裁南場以歸州縣防瀕河八縣以固藩籬尤其效之著者也以故節使都運皆加賓禮而慕園益退遜自韜晦趨然有遠引之志然當事固益留之用資延訪且一切盤錯糾紛碎不可治者悉以委焉慕園辭不獲則心經日晝指授僮客不數月而琴絲就理全牛游刃矣當事愈益奇之而慕園蕭然若無所事方杖履逍遙時詣園林治花木與四方賓客飲酒爲樂此非其才氣餘於事外故身心閒於事內之明驗歟是亦爲政何必居其位而尸其名也今慕園年七十矣恭遇 朝廷

單錫類之恩受于貽封綸誥之頒適與眉壽之期會親懿
朋好謀為躋堂之祝者以知慕園之深莫予若也徵予言
以爲之序于既惜慕園之才不克用於國而獨用之家又
嘉諸大夫之能采聽其所言施於有政而因以自信平昔
之論慕園者於斯而畢驗也特恐世之徇迹者不察本末
猥以少伯之奇與孔阜比類而同觀故推明子長叙傳之
義爲之表著焉若乃祝嘏導諛之辭非予所能爲亦非所
以施諸知已也故弗道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四

蘭雪齋
藏本

李封君七十壽序

汲郡李先生儼若可謂聞道者也先生之言日以約鮮失
寡過未能此兩言者吾終身誦之淑人君子其儀一而心
如結如結者約之謂歟約則寡過如結故未能彼自謂無
過者心之散其結也久矣心不約則儀不一其失可勝既
乎是故約其言言無逝矣約其行行無悔矣約其身則待
于世者寡約其心則役于形者絕矣謹獨以居抱一以游
故春秋日高而有嬰孺之色先生可謂聞道者也蓋吾甥
銳類之述如此銳類負人倫之鑒月且滄瀛之間非漫可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五

蘭雪齋
藏本

否人者其言信而可徵也銳類又曰先生有賢子某舉茂
才異等貢入成均擘嘗訪司成于太學遇之相與叙宗從
爲弟昆作家人語故得聞先生之概而某之爲人外和而
中堅治博而居要確乎能率其家法者也司成以爲才上
之天子天子以爲能試之民社今已補授順天
之房山令上有日矣試觀其所厝注必卓犖而不與俗同
也予聞而矐之夫中堅而外和者守有裕也居要而治博
者爲有餘也 國家重成均之選聚天下之材而教養之
特簡名行大臣爲之師肄以經義治事之法拔其尤

而材之位制已詳且備矣 聖天子猶慨然于古學之未復欲進多士于躬行君子之途俾天下收得人之效

特頒明詔揭爲己之要嚴義利之辨所以期待之者亦已厚矣竊以爲爲己之要不外于誠一誠立而道之五德之三經之九無不具舉非是則皆虛器耳故今之人不患才之不足今之政不患法之不良可患者誠不立于中則才爲逢世之資法皆飾治之具此 聖明之所深憂也使成均之士盡如李君之爲人而李君之爲人信如銳顛之所言豈不誠有德有造足以副 天子明詔成作人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六

蘭雪齋藏本

之雅化增四門之穆穆哉吾將以李君之爲政驗銳顛之言因以徵儼若先生家法故凡有客自房山來者必詢令君治狀人各有述焉而惟雲根李子之言則本末具見其言曰君慈和愛人長者也而風力隱然不可以勢奪而私干之蒞任未幾有王府莊頭訟民而奪其所與之田者君折之曰小民何知王府所與交易者莊頭耳舊者取值以去而新者來奪之田窮民堪兩失乎且若輩質人爲幻令安能識之已而王官來騎從赫奕口啣敕令曰地易主故莊易人其趨以田畀來者君執前斷如故迨部督之檄交

敦並下不得已然後聽然而禾之長于畝者已登于場矣

房人以是德君又曰君之政務爲簡靜與民休息催科徵欠不以屬吏胥令里人自爲期會故田間絕吏跡里門無夜呼而輸將亦無敢後者訟人至廷不加以聲色兩造各得盡其情辭君罄心平氣以聽之待其折服而後爲之判決故勝者無倖心負者亦無後言也君又愛士而崇師將大興絃誦于茲邑雖設施未究其意固已遠矣予聞之欣然慰不禁慨然而歎曰有是哉銳顛之知言也所謂卓犖而不與俗同者不亦信乎今之吏治惟錢穀刑名之是亟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七

蘭雪齋藏本

耳然催科愈工而民不勝其擾聽斷自喜而民莫控其寃于是論治之家目筐篋刀筆爲俗吏然寧能不治刑名錢穀哉但如李君之所爲行撫字於催科息忿爭于聽斷其爲賜于民亦已足矣乃知誠于愛人者慈和惻怛根于心隨其所施無往而非是者苟爲不誠雖日討周官之法度而講習之徒事紛紜於民何補哉若李君者真足副明詔維君子使矣而儼若先生之脩身而爲法于家以成其子之賢者不已於此可想見矣乎歲十二月某日先生七十初度也學博賈君暨房邑諸紳士將謀爲躋堂之祝

介雲根而問言于予予非能爲頌禱之文者而先生守約寡過每歎然自以爲未能將惟諛詞之惡聞且身無待于世而心不役于形寧靜誠一則壽考維祺固其所自有又何待于予言然予有不能已于言者以夙昔嚮慕之深又嘉令似之克紹家法而措之政事有古循吏之風皆不可不書而志也故卽先後所聞而論次之以應房人或亦房人之所欲言者乎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八

蘭雪齋藏本

鄭伯倪壽序

予交伯倪近十年矣初見時面目落落寒暄纔數語輒不復言神情似不對人者予竊訝之往來稍浹嘗共杯酒座上笑語謹然伯倪危坐直視無所酬接偶冷綴片言則理致微約味之彌旨予頓爾披襟遂忘其相詣之勤也或言伯倪深不易與雖一言笑俱有意予竊以爲不然蓋其爲人通脫簡要言未嘗欺人行未嘗欺已賤形貴意少語多默其天性耳故其矜也似倨其諧也似玩其澹也似無情而予獨深知之且以予之褊急踈狂其擯于世久矣而予亦深疾夫世之匿情而托于誠也飾態而忘其故也啗人于前而被人于旣也是故不斬畜乎樊中而欲逃之冥冥長此寂寂也獨見伯倪則向之意也消伯倪豈今之人哉夫津門形勢之區也曩之遊者蹇裳濡足墮名落節而去者不知凡幾雖今之通顯者嘗不免焉而予以剪劣困微之餘托跡于茲者久矣猶不失硜硜之守爲鄉黨自好之久則伯倪有以成之也伯倪沈敏有大畧于不具言言其知予與予所以知之者爲伯倪壽而綴之以誥謂曰鶴翎不可剪以君爲雲羅龍性不可馴以君爲滄波天雲日以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九

蘭雪齋藏本

高海波日以深寸鱗與寸羽安知龍顧心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藏蘭雪齋本

柯猷猷壽序 代冀耐庵同年

同年陳君子翺嘗以女式四卷屬予為之序予以為二南之遺教小學之權輿也有采蘋之季女而後有素絲之大夫有葛覃之夫人而後有麟趾之公子此集可謂知本矣子翺曰此柯君猷猷之所作也母寧言之維允蹈之門以內棟棟如嚴祭與賓僮僮如秩秩如也子聞而心慕之今所號為賢公卿者有此潔身脩家可以施于國矣而君位不過千夫長佐遊擊將軍軍鞞袴握刀請令從事而已持此將安施子翺曰不然官之以所部為漁也無文武小大一也好名畏罪苟知自愛者人孰無心而妻子之計撓而敗之矣既水不厭丁閨中則苞苴不絕于門外往往然矣今柯君偕其妻子而一出于真約清素櫛蔬而飯拾葉而炊雖晨爨不興亦蕭然不以屑意此其自損以無所漁于下其下樂之其上安之故言信而令行無譁于伍無呼于市嗟有望夜有警部下數百人猶臂指也于是民不知兵而隱然有兵之衛其所施不亦多乎予曰然則古名將之事也柯君何如人而能若是子翺曰吾未見其人也獨嘗見其詩吾兄子雲侶與之游唱和無虛日吾邑之能詩者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士

藏蘭雪齋本

招邀嘯詠分題聯韻清思勝句泉引風興雖敏者不能應也風流意氣髣髴晉宋間人然而勤乎事勞乎人無鄙夷一切之意君善射嘗隸津鎮麾下與諸牙校射冠其曹帥喜將命之官君辭曰某寔教我射其技良于我豈敢以一日之幸勝而掩其上哉願以官讓之帥嘉其意官某君居年餘乃補今職益雲侶之言如此余以為文武之道猶陰陽之不可相離也今上欲合天下之人才使出于一故互試而參用之然蹶張之材章句之業兼于一身非其選也如柯君者潔于身而修于家性乎風雅而心乎恬讓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十一

蘭雪齋藏本

乃可以當

聖天子之旁求而無媿矣庚子正月二十

日君年登五十邑之大夫士羣為之壽而介子翽以徵于

言子即以前所聞于子翽者綴次其語書以貽之所以著其

誠也

李據公六十壽序 代王苾遠少司農

湖津水而上可六十里有澤而村者曰范甓口其人數百家皆李氏衛宇修潔環以清流陰以喬木蔬畦果圃間港汊縱橫平橋曲接芰荷周映皆蕭然具盡意蓋李氏之先多隱君子樂志幽居寄其趣于蒔藝耕釣之間其所設施如此故畿東言故家推李氏李氏多賢子孫而予友據公為最著據公少通敏好學綜貫諸史廓然有濟時之志性喜交游往往致千里客客至如歸淹留輒旬日然不通輕俠所慕義皆長者相與為然諾久要終身不相背負以此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十一

蘭雪齋藏本

據公之名聞畿輔予與之遊垂四十年蓋未嘗不始終如

一日也憶余為中舍時見之于令兄子佩坐上意氣偉然

抵掌談天下事具有本末苟以此時遇知當世効能樹功

不難力致通顯即交遊中亦共相期待以為李氏之後世

宜大而據公意氣足為一時之傑厚蓄而暢發之其在斯

人與又烏知其命與才達幾通忽室且幽居以老也歲在

巳亥據公年登六十同鄉士大夫將以孟陬十有七日攬

揆之辰相率為壽而徵于言以介之子嘗歷覽天人之際

見夫徵召之理若桴鼓然富貴顯庸必其人足以自致不

則必其前人之所未足而償之于其子孫據公之先世積百餘年隱德茂矣據公紹休令緒積學發聞執信慕義足以自致者審矣而迄無以竟其施亦獨何哉論者每用以爲造物之憾而據公怡然安之課耕織蒔花竹釀秫爲酒臨溪而漁賓至則投轄劇飲顛倒而不厭閒時坐大樹下手一編哦不輟有子四人俱以秀茂聞庠序孫九人濯濯有令姿每宵永月明聽洛誦聲則悠然忘漏之盡也以故年周甲子而色充腴頭鬢如四十許人然則造物之所以待君者可知矣富貴顯庸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而名位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十四

蘭雪齋藏本

之所未酬者償之以壽考自茲以往耄耄期頤坐觀其子若孫扶搖青雲垂光虹霓家稱萬石門容列駟而君方優游丘壑間飲難老之酒杖靈壽之杖發高醜之謠其視十年令僕所得孰多也君聞予言必欣然浮一大白矣

未從如七十壽序

上之政教卿大夫與天子分治焉下之風俗天子與匹夫之爲善者合治焉人有善從而賞之而衆以勸人有不善從而罰之而衆以懲此政教之所及而天子卿大夫之權可得而行者也乃若賞罰之所不能加而勸懲之所不能及者善不近名惡不近刑雖天子之尊卿大夫之嚴亦將如之何矣今有人棄其兄弟之孤而慈子嗜利有司挾三尺而議其後者誰耶後其親而私其妻子者比比皆是也然而匹夫之賢修于家而型于里爲不善者怵然懼聞其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五

蘭雪齋藏本

名泚然耻見其面一言之予奪受之者不啻官于朝而捷于市也此其所以陰消斯民鄙薄之心而激發鼓舞以佐政教之不逮蓋與鄉大夫之賢者等苟有其人則宜尊而禮之深嘉樂道藉以風厲天下故予往往博而求之或有得于聞見之真者則稱之不容口今年三月友人鄭君履菴以書來述其親交某公之賢其畧曰公有兄而早沒遺其孀與孤家貲給生不舒愉而所以事嫂者奉養備衣服食飲損其諸子以與姪妻不敢與嫂齒子不敢與姪齒終率初公少有天穎嗜學能文詞酒坐棗言翩然自喜既傾

身以奉孤寡遂棄學治生自貶損刻厲用能康其家授遺
 孤室使有分業埒于已子鄉黨以此賢之言孝弟者推朱
 公公退然不居也今年已七十貌恂恂焉言若不能出諸
 口然杖屨所及見者起敬諸輕俠少年聞其來多斂迹避
 之子三人俱有所立公不復關家人事神明不衰益恭以
 有禮今津門士大夫謀于公之生辰四月某日羣登堂稱
 觥爲壽亦古者尊賢敬老之遺意也敢邀貺于一言可乎
 予復之曰足下素介慎許可今言若此則朱公之賢信矣
 予雖未見其爲人不可謂聞之不真矣方將深嘉而樂道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去 蘭雪齋 藏本

孰若朱公不棄其兄之孤不後其親而私其妻子今所獲
 于天若是善何負于人哉是則朱公之年愈老而禪于風
 俗政教者愈無窮也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七 蘭雪齋 藏本

王子宣六十壽序代

陳子翽庶常作王氏別墅記其所指次不過土垣茨屋雜樹叢竹基枕大河門臨曠野而已非有清華名勝之觀而深自矜詡謂津人士望之猶方丈圓嶠得一卽以為靈境而華門獨樹若施行馬遠邈不敢入今已身到蓬壺猶時時夢至其處曰村塾之適雖令僕不易也異哉所言已而聞諸客之津遊者皆賢王君之為主蓋子翽好奇負氣多所不可王君獨重之或謂王宜易師師之文怪駭不入時且性取適已不近人情難客慮防進取而交不終王君愈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十一

蘭雪齋藏本

益親之一切順適其意無所愛居之別墅召他人才子弟師所可者肄而食之師所愛客來治具留連彌日其所不願見卽預誠童僕閉拒不令前雖周親不敢闕其戶其尊下之若此宜乎子翽之雖去而不能忘也昔少陵居蜀嚴鄭公為築草堂浣花溪水映照千古王君何人斯趣尙如此賓主之間趨趨乎去人遠矣子翽之稱君者曰性篤孝早孤傾身奉母及兩兄負米問關終不言瘁家贏而母不逮養節歲甘鮮之薦輒流涕竟日事兩兄彌謹泊沒而婚嫁其子女營其田廬累蕩而累復之終無倦色于嘗讀南

史孝義諸君子如劉瑜徐耕劉颯等竊嘆以為乘理閭至匪由問學而風徽相感義發因心可謂盛矣今 聖人

御世風化醇美篤行之士必應倍古而事隱閭無聞視聽採風者旌勸益闕焉以子翽所言王君之行庶幾哉希跡曩哲矣子翽又言君沈敏有幹畧真率不自矜飾而臨事毅然雖患難粹至意氣自若嘗脫人于厄而自蹈危機卒以俱濟因公正發憤忤疆禦而折其衝拯救寡弱唯力所任恂恂鄉曲中存問殆無虛日漢人好稱長者君其似之若効能當世必將以厚重疆力自見惜其將老也已子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九

蘭雪齋藏本

惟盛世之才非一途可盡中林中達蔚然雲興公侯以為上選如王君者孝友脩于家庭而任郵行乎鄉鄰好賢厲緇衣之節蒙難履介石之貞雖名位未升而本末有具豈非沐 皇風而植根陶大治而成器者哉乃知薪樗之外械樸猶多唐虞之際于斯為盛非虛言也君年一甲子三月十有七日實其所生津人士欲壽之以言而子翽為之請子素不識王君覽別墅記慨然想見其人卽次其所聞者以為之序

王于宣壽序 代范太常

王君于宣者念庵舍人之族也予與舍人為姻故稔知君之為人也君世家新城為著姓當明之季有某公者俠而雄于貲名震三輔客往往千里歸之則君之大父也君少而孤與兩兄奉養寡母家既以兵毀則棄儒行賈歲時來歸解橐母太君前顧兩兄取辦家事未嘗以一錢私妻子也其與人交不輕為然諾苟意氣相許即千金不難立擲雖患難有所不避也客游天津與其賢豪長者相結而有無緩急嘗與窮交共每歲之除燒燈置酒呼故人酌以巨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序

蘭雪齋本

觥問所苦開藥篋出餘貲恣其取攜立盡意酒如也津人愛而重之因徙家焉為兩兄治生業故鄉縷視無不具共煥分甘無異太君在時子其子女其女衣食而婚嫁之益始終如一日也又與宗人約有貧不克婚沒無以葬者以告告者歲率以十數君不以為煩也方君家中落時有乘其意而抑直以取其產者至是貧不能有而求歸之君厚為償而不與校至生平所嘗受施若一飯以上必報以十倍雖無厭之請亦必有以塞其意而曩時故舊及其子翁苟可與共事無不引而致之即不可猶時時振其困乏不

忽置也嘗出覲黨之汲于旗者二絰于戍者一遇其人無德色若以為分固然也士大夫讀書談道義而允蹈之者

何事食其施者何人如君之篤行與書所傳古人亦亦有負焉否也然君嘗以未得卒業于書為恨有子早慧而厲之學為壘于津南之別業哀親若友之才子弟養殮而切摩之念庵之仲子壻于子者與焉每言君之子愿而有文終能成乃公志也念庵于君為叔父行遠宦于滇而以子屬君君故為之謀其家而就其業也即滇之行踔萬里迨王程而服裝與馬粹辦於旬日之間沛然就道者皆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序

蘭雪齋本

君之力也念庵之舊在輦上者聞其事而高其義爭欲識君君故自匿不肯見雖于予亦然然予已想見其為人也君之齒方強仕有宦階倘肯出而為世用必以功名顯行相見于殿陛即不然其子一旦取科第陟清華君將以馳封周旋公卿間吾恐韜光之志不果也歲在甲午三月望後二日為君攬揆之辰三津之愛君而欲壽之者介子壻而問言于予予既稔知君而又以未獲一見為憾因次所聞以達于君既以厭津人之意又使君知予之知也若君之篤行足以自壽則不待予言以為頌禱也

關平五十壽序代同年吳開宗作

昔鄉莊以任俠自喜每休沐置驛馬安諸郊存諸故人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脫張羽于岸聲聞梁楚之
 間跡其行事大類朱家而太史公不列之游俠獨與汲長
 孺同傳何也豈以其為大吏哉傳言莊慕長者如恐不見
 容至無貴賤無雷門者又廉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
 公好推轂天下士聞人之善進之上惟恐後夫內行脩潔
 而慕義誠篤有士君子風所異于閭巷之俠者以此予同
 鄉關君素以俠聞居京師上自王公下及褐素無不請謝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圭 蘭雪齋 本

下相訪叙世次握手法然已而若平生歡予因感其事知
 君之厚于本根非世之慕聲華為豪舉者比而益歎人之
 稱君者未足以盡君也京洛廣大無所不容奔走形勢宗
 彊比周之徒固不足道即人所稱賢者飾冠劍汎舍宇會
 食選伎彈箏酒歌爭趨之如鶩或緩急餽遺僅若簞豆而
 沾沾德色不可嚮邇而諸君子或肯降心以從嗜此曩者
 游俠所羞况敢望汝南足跡哉予觀關君抑然有以自下
 傾身接士大夫歡與人言若恐傷之慕長者如恐不見蓋
 庶幾鄉君之風龍門之所稱許也月某日君年登五十五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圭 蘭雪齋 本

存問尤厚于枌榆蓋君自童少時離鄉井多歷崎嶇嘗危
 矣卒自脫今治第長安中鐘鼎會賓客身及子俱有官階
 充然豐且樂顧念所生繇繇嶺海間一水一丘咸存諸慨
 想而况族黨親故之聲歎其側乎宜君之厚于鄉人宜鄉
 人之愛君而誦義無窮也然所言人人殊或謂君沈敏多
 智數能決策集務故人多委仗焉或謂君設然諾取與名
 砥行質以此取信當世或謂君好施與無德色急人如不
 及所謂士窮窘而得委命賢豪間者也予聞而未有以定
 之及與荔江同舉進士乃因以識君荔江君之羣從也榜

冀耐庵暨德配魏六十雙壽序

冀君耐庵以雍正乙巳十月廿有五日年登六十全官諸大夫為之移供帳選載酒稱觥以祝南北名雋皆與在席觴酌流行竹肉競作主賓歡愜樂一闕有援解而起者曰昔人介觴必有敬辭吾輩其可以已然耐庵名德徵實已奢無煩頌祝為也諸君子各以所見為言可乎或曰耐庵磴磴言不逆心行不違已樞機之發自我非世人尚同隨時桔槔耐庵笑之曷為其勞此古之遺直也或曰凡今之人各適其適一軀之餘妻子而已孰如冀公身之不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詩

蘭雪齋藏本

恤汲汲孜孜心人之腹急難釋紛離或負之泊然忘之匪忘其人實忘其我忘我者仁或曰萬物芸芸皆出于機巧伺捷鬪無往無之喜怒嘖笑有為而為坦坦耐庵行無所事人售其欺彼自欺耳我虞度之欺則在我是用方行無所疑阻同覆共載獨君俯仰寬然有餘是曰忘機忘機者古之真人于是各引一觴置耐庵之前合辭言曰旨哉之言直生之德仁壽之物也忘機而入于真庶幾與天為徒乎耐庵謝不敢座有張生者方外士也常醉而少醒酒中言八事輒奇中踪跡超忽靡常人目為狂生於是援三觴

云醇之曰至真無名可名乃非真也以為公直我烏知其

不以為許也以為公仁我烏知其不以為愚也以為公忘機我烏知其不以為黜黜也且其接物也似簡其遇事也似疎其言也似訥其于人無競也似怯其以官為寄以利為戲也似不恭是常與我游乎方之外而名其德于方之內不亦過乎山林墩廊廟墩使我熙熙而樂歟揄袂長歌而去追之莫及諸大夫乃促席合坐洗盞更酌同年生文安陳儀進曰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詩耐庵之賢固非世所恒有乃其夫人魏亦異人也博極墳籍詩追一謝詒入逸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詩

蘭雪齋藏本

品嘗與耐庵窮天地之始返性命之情持論每不相下是月朔三日卒亦六十今之稱雙壽者獨以年齊牽連及之今乃各據其勝詩不可與常格等諸君皆曰善于是擘箋分韻得古律如于首儀不能屬和爰綴次坐中語而為之序

張母劉太君八十壽序

昔孔子嘗言德以中庸為至而歎民之鮮能識者於此可
 以徵世變矣蓋忠孝節義民之恒性持而循之如日用飲
 食初無非常絕特之事不幸而際其窮然後激烈奮發以
 求自遂而驚世駭俗之行出焉此如水石相激霆擊雷怒
 漩濤懸瀑觀者以為奇絕而豈水之得已哉衰周之季民
 生狹隘忠孝節義之人出乎其間所以自遂其性者亦猶
 江流抵于澗澗奮其力與石爭遂成天下之奇觀而不知
 其出于不幸也此聖人之所深悲而不欲以之為教也後

陳學士文集

卷六

手

蘭雪齋
藏本

風猶有存焉故論文德者宜以此為則苟當吾世而有其
 人必為聖人所許無疑也乃今于王太君而庶幾遇之太
 君生于令胃嬪于清門相夫而成其名教子而世其業年
 躋上壽神明不衰可謂安常履順無生人之不幸矣是故
 奇偉之行不顯卓絕之名不稱焉然于與賢于鼎一游聞
 太君生平頗悉而歎其不可及也方于客天津時鼎一嘗
 延飲其家閭闔之內不聞人聲小大之倫以救以稷坐未
 終日鼎一十餘起入內視太君食飲予以為有茅容之風
 心重之與之言或及其家事及詢諸交游言太君者人人

陳學士文集

卷六

手

蘭雪齋
藏本

之論人者不察此義好言奇節庸則已焉嗚乎必欲驅天
 下忠孝節義之行盡出于奇是必欲其盡出于不幸也是
 誠何心至于閨閣之賢以順為正無非無儀詩人著之或
 不幸而以節顯又不幸而以烈顯 朝廷旌其門志乘傳
 其事用以慰荼苦之心而示其厲俗之意云爾非謂安常
 履順中無賢者也而論者槩置勿道何哉雞鳴之詩弋馬
 飲酒雜佩贈賓不過士女相與警戒之言日用飲食之事
 耳而風人歌之聖人著之于經以教來世予嘗誦其辭釋
 其義悠然想見乎其人雖雖肅肅穆穆棣棣關雎采芣之

洽于鄉國傲音隱于閭中其亦極人倫之善而增伉儷之重矣何居乎必以奇著哉方今治化休洽風俗醇美上有關雎麟趾之祥下有芣苢鵲巢之應所謂忠孝節義之事出于和平樂易之中其不幸而有激考蓋亦寡矣故予于大君之行每欲傳諸咏歌以庶幾風人之指為當世勸而津門親故有以書來者曰十月某日太君八旬初度也請一言為壽子故樂而述之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三

蘭雪齋藏本

牛孺人七十壽序

昔牛君次經之寓吾邑也朝夕過從因出其家乘而屬為之叙世望爵里名行之畧往往見于予文矣系遯奇章歷歷可數自明初居上黨代有令人至中舍見垣公始徙津門而家焉當明之末造寇氛蜂起懷土者徃怡堂之安避地者輿靡騁之歎惟公早見而去就之未幾上黨殘于賊而天津迄無警次經言準提實示之兆以公所建庵為之徵云康熙壬午予授書津門次經以其從兄信臣之子孟書來受業曰吾兄有子四慕先生高義欲令畢出門下今陳學士文集卷六三蘭雪齋藏本先以其長者來餘當以年次第執贄矣予客津門凡十有二載孟書之弟仲詩叔易先後從子游時習俗豪侈比閭共巷皆門羅車騎庭列簫鼓而信臣獨蕭然却掃若在林泉子每過之則倒屣出迎畱連竟日諸子侍側洗厄滌茗不令暫去曰聆君清言庭軒簾幌倍增虛做雖門外塵十丈豈能全入坐間耶信臣既簡抗違俗又性濶達不問有無多寡家愈中落羣從各失業離居子去津門時故第歸然僅存已而亦為他人有矣予每竊疑牛氏之先代以德顯雖資業雄富未嘗不以禮治其家貽其子孫况卜地定

居寔由神貺衰相未見頓爾陵替天人之理豈盡無微昭
 茲來許必有振而興之者次經曰若然其在吾信臣兄之
 世乎吾兄寬厚愛人長者也博施而未食其報嫂張孺人
 順而能義豐而能嗇和而能整識微而見大夫先王父之
 所遺厚矣叔父享之未及中壽雖吾兄揮霍不計出入而
 內助之賢義以匡之嗇以留之整以居之方盛而預圖其
 衰當剝而徐規其復以待諸子之壯必能有所振起蘓子
 云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一朝發憤更爲之計則簪之資
 亦足以富先生第識之雍正丙午予奉 命攝官蒞津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辛 蘭雪齋藏本

之必顯而愈以嘆夫內助之賢必能識微而見大乃可啓
 後而承先其所關於廢興消長之機誠非淺鮮也歲在
 壬子孺人齒登七袞三津士大夫將以二月二十五日設
 饗之辰爲登堂之祝而屬其詞于予予惟孺人之內行宗
 黨親串中皆知而能言之然亦婦職所應爾獨其卓識定
 力于鼎盛之日作持敗之圖于陵替之餘爲振興之計卒
 能轉苑枯之會享熾昌之盛則非尋常閨媿婉聽從者
 之所能幾是宜標而出之以爲爲人婦與母者法也孺人
 年雖高而耳目不衰神明益王令嗣風期日上行爲世資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辛 蘭雪齋藏本

孫枝蔚然亦鬱爲國寶申錫自天正未可量而予以通門
 老友他日目擊其盛尙能抒思染翰爲期頤頌今日之言
 聊以引其端云爾

方太夫人九十壽序

昔余侍先子側聞儼侯方翁話黃山雲海之奇其始如縷如續達達出諸峰間者雲而已微風蕩之秋水平遠彌望渺然已而雲勢益積天風乍作怒浪瀆湧洶洶欲崩山羣峯漸小若青螺點點浮沉渾茫中萬壑在下松濤震響如錢塘潮達瞻天都蓮花兩峰屹立海天之外俾所謂蓬萊方壺不知其有無于茲睹其髣髴語未畢予已徜徉形遺置身十洲三島中矣然時方童少未知黃山為何處翁為何人也先子多世外交竊視翁神骨超然意其為列仙之儒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三

蘭雪齋藏本

乎稍長奉先子命詣翁起居與二子某某遊拜母吳太太人于堂上舉止辭致具有林泉之韵予灑然異之歸而質諸先子先子笑曰若知世有異人耶則翁夫嬭是已翁有過人之才而不斬自試有高世之節而不欲自名吾嘗以之仿陶靖節夫人則其萊嬭也翁生于歙而僑于茲實維密之先生裔若所聞黃山雲海之奇其趨操可睹矣余聞而謹志之已而客遊四方繫官京洛更事稍多見聞畧備乃知世局物態變化反覆何地非黃山無時無雲海也彼其變之初生是雲而已矣乘風力之蕩激刻頃而成溟渤

一時沒滅如羣峰者不可勝數唯有志之士立身萬仞之

上下視驚濤洶湧不遇浮雲變幻漠然無所動于中當翁之時一切風標之士自甘為小青螺浮沉雲海而翁歸然獨存太夫人與之偕隱以成其志吾將以翁夫嬭為天都為蓮花又烏知黃山雲海非翁之寓言也耶翁乘化久矣太夫人年登九十神明愈王二子皆克其家有孫四人長者以文章名江表長至某日為太夫人初度粉榆姻睦將舉登堂之觥以予之為世講也而屬為之序夫婦德不踰闔家人之常不足為太夫人頌即所問于先子者栗里柴桑比德偕隱已可以想其高致矣更以蓮花之峰為蓬壺之境人耶仙耶何必索之方之外也

陳學士文集

卷六

三

蘭雪齋藏本

如母譚安人壽序

予少時侍長老側聞吾邑之賢徙居異地者有樊茂宰墨君譚太守慎伯二公並委心任物不恡情去畱所謂與道偕逝者也樊年八十時自桐栢跨一驢出門放轡北行且憇且游來閱令威城郭畱數日忽不見家人尋至言失公月餘矣予時幸接風標儵然作黃綺想獨恨未見譚先生也壬午館津門於張勉齋席上見一韋布客談諧自得旁若無人訪其姓名曰茹允吉心竊異之酒半就予而問焉若縣有譚家郭平某某無恙否因話勝蹟故家若親履而陳學士文集

卷六

三

蘭雪齋

本

意也今老矣居牛屢暇菽飲水湛然安之唯誠不肖曰無以物累形物多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以形累心形充而心不存者有之矣吾父昔典大郡泊然無與終日劇茶而部下治脫富貴如敝屣也貧何有于我而汝乎役役役而富富于我何有哉子聞之瞿然以思俛而慚仰而歎曰典型斯在予其可以自失于是展登堂之拜安人親慰勞之其言溫以文其貌肅以安其神明閒而無事恍然山間林下遇異人觀隱君子也退而喟曰仙乎仙乎譚先生其未亡乎自是與允吉相砥于退耻之節動止必偕愛憎者亦並目之已而歲饑三津多流殍守土者義喻諸程鄭出資以賑餉之而思得廉察不倦之士董其事學博某推允吉為之井灶廬舍區處條理井井繩繩男女有別強弱不競日食三萬人無不屬厭以去而出入經費毫毛無所控于是守土諸大夫賢允吉謀諸程鄭為之僦屋居老母而月給其廩餼焉家遂小康于是允吉召諸弟有非安人出者聚食而課之讀友朋之客茲土者舍而飲食之朝饗夕飧一一皆安人手視允吉室有萊婦能順適安人意安人日披書課孫及女孫暇則理琴一二闕或為小詩一章詞

卷六

三

蘭雪齋

本

皆清妙如王輞川之作情與道會是以行年八十而有嬰
 孺之色孫壽官年幾歲女孫某年幾歲並天慧腹為經笥
 口洛誦如瓶瀉水安人顧而一笑世常說桃花源中童叟
 並怡然自得以為不須更求神仙然則安人家塵中桃花
 源也予自前年去津去年官京師不造其門而升其堂者
 三載矣恍惚如武陵漁迷失雲壑今津門親知鄭仲樞以
 書來屬為文稱安人八袞之觥于十一月十有六日設悅
 之辰躋堂而祝予既不獲辭又不宜為世人誦禱之厄言
 卽以生平所得于安人母子之間者書以貽之是亦漁人
 不能再至仙源徒向外間人稱說如此耳

陳學士文集

卷六

素

藏 蘭 雪 齋 本

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

代黃銀臺崑圖

予與子翽同年為總角交頗悉其家事厥先有贈同卿者
 刺平度州舉家殉城賜恤與蔭及崇明公以破海寇功贈
 常伯卹蔭之外 特授世爵階三品乃知陳氏忠義世
 篤不獨以司農門胃貴也其尤奇者獻廷公奮布衣之節
 雪戴天之耻乞師 本朝為王前驅位躋冠軍恭掌禁
 旅豈非烈丈夫之雄哉前丙子畿輔被兵陳氏婦女懷貞
 抱石湛于河者二十二人子翽之曾大母大母皆與焉乃
 又知陳氏忠節義烈不獨男子為然家室之靈蹈芳履潔
 其所出來遠矣張太孺人者獻廷公之子婦而子翽之從
 伯母也今年十月十有三日壽登八十潘南垞太史為之
 乞言而疏其行于引予覽而奇之昔練夫人釋將士之當
 戮者卒以全其城鄉人尸之俎豆而史氏編之汗簡今孺
 人繼偷兒而獲其報二十年之後事固有小大耳其智意
 豈出練氏下哉石衛尉知奴輩利吾財而不能散之以自
 免世之擁長物挾重寶不憚以身殉者比比皆是矣孺人
 師曲逆之智賞所有致之質庫藏舟于壑不若是固也積
 錢門中活覆壓之人以數千百計而里中少年至為之守

陳學士文集

卷六

素

藏 蘭 雪 齋 本

聞仁人之利溥矣懷清臺徒自衛耳何足比數哉樛黃氏
 孀姑共處十年卒立厥孤而定厥家明嫌微遠勃谿果于
 棄以爲守丈夫猶難之夫審幾者識也敏斷者才也沈氣
 者量也幾不審則蔽于小斷不敏則敗于需氣不沈則僨
 于溢孺人有千金之產一燬無子遺而意氣閑遠無介于
 懷視失得去來如雲浮屣脫夫其量暇故識遠識遠故才
 裕使爲男子効功當世則常伯之辦賊冠軍之首義豈所
 難哉旣爲婦人而遭時遘會出奇立名如練夫人輩固其
 度內也而不幸事不出于家人名不越乎鄉曲徒以老壽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天 蘭 雪 齋 藏 本
 爲闈閣師然則人生之遇不遇固不獨士君子而已也然
 以南垞之言輦上諸大夫及詞人之在京師者皆歌詠揚
 厲足以發未耀之光雖予之訥于辭猶以子嗣故不能已
 于撰述以附穆如之美則孺人之於世其亦斐然弗可誼
 也已有子四人存者叔季能養母志而交撫兄孤稱敦睦
 焉孫素有儒才能詩髫年補博士第子陳氏自子嗣外登
 賢書者五人丙子已卯雋者少司農之孫也崇明之孫以
 戊子癸巳雋同鄉之曾孫以甲午雋忠節義烈之門天必
 啓之冠軍之後素其早達者也孺人半觀其成而食其祿

受 褒顯于 聖朝舍飴之樂豈有艾哉

陳學士文集

卷六

天

蘭 雪 齋 藏 本

黃年伯母吳太夫人九十壽序

黃母吳太夫人膺 殊錫 憲皇御筆所題為德門

壽母者也越十有三載今 上乾隆二十一年齡登九十視

聽從心動履未嘗扶杖顏貌如六十許人見者莫不聳然

嗟異以為德壽之隆符於 帝謂也如此五月四日實

維設脫之辰中朝卿大夫外洎方鎮僉謀為躋堂之祝凡

與太夫人子若孫同榜第者合十有五科之士各為詩文

以申其頌禱之意名句鴻篇積成卷軸彬彬乎無美不彰

矣然吾於此獨自有感也夫人之心而未始有獨立也則

陳學士文集 卷六 早 蘭 雪 齋 藏 本

與物為緣與物為緣則緣物為體物不可必故境變於外

而心播於內順逆交平斯夕憂樂殊於俄頃而况鼎鼎百

年之內炎寂相乘數播迭變則我心之為我有也幾希矣

以予觀太夫人九十年中物凡幾變而境凡幾遷所歷炎

寂之味何如也自長君崑圖先生辛未通籍後由禁林歷

鄉試陟臺閣掌銓衡開府越疆聲迹物望卓然第一而諸

第亦蟬附鵲起先後掇高科官通要出者為藩伯為良二

千石畱者為侍御史其季猶以名孝廉弼教大邑一門貴

盛時莫與京縉紳談者嘖嘖以為勝事已而謗與蕙苴運

落風波崑圖先生賜罷賢昆季皆相次去官蕩析離居烟

火裁通翟公之門遂可謂雜雀于時以通家猶子登堂問

訊起居而太夫人意緒泊然與平素無間不知菽水之異

於甘脆也不知綿緇之異於文繡也不知衡茅之異於華

屋也今士大夫身都通顯意氣偉然 旦失時落節則形

神為之銷萎抑鬱佗僚磨磨若無以為生其生平之所以

居心可知矣心不自得而以物緣心非營營於富貴即戚

戚於貧賤俯仰之間念念遷謝所謂真宰者果安在哉太

夫人生閭閻之中席尊養之盛逢意外之故居匪康之境

陳學士文集 卷六 早 蘭 雪 齋 藏 本

而泊然若素則夫人世境緣一切富貴貧賤炎寂順逆之

感不入乎泰定之宇也久矣今 天子嗣大位加意先

朝舊臣次第擢用起崑圖先生於家俾提刑山左難弟王

圃侍御亦奉 命觀察中州而諸孫以是科成進士者

三人丁巳加科復一人獲雋門業熾昌駸駸乎復當年之

盛而太夫人適登九袞中外咸懿共相慶慰以為德門再

盛天人之理宜然而壽母遐齡親觀其後此則羣情之願

望而不能必得者幸而得之其暢愜何如哉然而太夫人

視之泊然如故夫樂之所不能加者憂之所不能入也憂

樂不能入故其神全所謂綠虛以葆直視千百年猶旦暮耳其於耄期也何有予之所得於太夫人者如此若夫女德之美母教之彰所以型於家而化於國者諸公之述備矣予其可以無言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蘭雪齋

周母何安人八十壽序 代湯少宰

禮內則詳言婦職織紉滌織悉畢具而於母教子之義蓋闕焉詩國風所列采蘋采芣雄雉鳴歌咏彬彬矣夫家有采蘋之內子而後朝有素絲之大夫閨人競雜佩之風而後君子祛岐求之累翊德禪化豈其微歟然亦第言相夫不言教子何也嘗論家庭之教父嚴而母親嚴則耳目多所不及固不若慈母之前言笑飲食皆得以施其教也故天下人才之成成于父教者計七成於母教者什九史傳紀載羊母教子仁恕燕母教子禮遜陶母剪髮歐母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蘭雪齋

卓耀采揚聲如得震翼雲漢足增四門之穆穆秀而不實
 士論惜之別駕清素民譽所歸退而養志白華之情篤矣
 岐年早登賢書藝林爭相引重擢乙未進士第需次選人
 方將龍躍天門垂光虹霓寃難兄所未施慰賢母之慈望
 論者推本而言皆以子之才成於母之教方安人於陶母
 及崇國夫人足以流芳史冊補禮與詩人之所未及而余
 忝以婚姻詳其家事竊以爲安人之奉姑嫜卽內則之婉
 婉也安人之供蘋蘩卽季女之僅和也安人之相夫子卽
 雞鳴之靜好也善教者身爲師固未有已不能而能教人
 陳學士文集 卷六 蘭雪齋藏本

者觀三子之賢則知安人淑慎其身於詩禮之教蓋已久
 矣歲某月某日安人年登八袞士大夫與岐年遊者咸壽
 安人以予之親而習也微言以介前安人七袞時祝嘏之
 辭予實爲之歲月易得俛仰十年予髮漸白已成老翁而
 安人神明不衰顏貌怡然期頤之徵無煩頌禱矣聞日課
 家人作絮襦儲以給寒者而衢市流離之人冬以溫夏以
 涼而飲且食之所活至不可算好行其德如此行將坐視
 其子之貴累受國封爲世之爲人母者勸爭各教其子以
 成天下之材所裨於邦家豈淺鮮哉

陳學士文集卷七日錄	文安陳儀甫著
答徐撫軍書	
與趙撫軍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鄂相國請開銷積水書	
陳學士文集 卷七 目錄一	蘭雪齋藏本
上趙相國書	
與何廷尉書	
與潘老師書	
與顧漕臺書	
與定河臺書	
上某相國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答李樞府書	復劉總督書	與鄭藩伯書	與謝藩伯書	與張藩伯書	與宋運使書	與蔣運使書	與彭運使書	陳學士文集	卷七	目錄二	藏蘭雪齋本	與保定倪太守書	與永平吳太守書	與保定李太守書	與灤州朱牧書	與馮州牧書	與遵化杜牧書	與連東洲書	答楊司馬柳奇書	與梁明府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徐明府書	陳學士文集	卷七	目錄三	藏蘭雪齋本
-------	-------	----	-----	-------

陳學士文集卷七

文安陳 儀甫著

男鳳友孫雲校

書一

答徐撫軍書

太史公序游俠曰緩急人所時有也又曰士窮窘而得委命豈非所謂賢豪間者耶第嘗讀其書而反覆太息以為外物不可不必必患難顛沛之既來然後謂之緩急也尋常尺寸之間稍不及水則暴鱗裂鬣之難至矣往者水利察屬慶君昌以俸抵官屋所不及額纔數十緡耳求部司

陳學士文集

卷七

藏蘭雪齋本

為註完而本旗查叅竟以欺罔抵罪使慶君當日有故人援手如老先生之高義者何以至此雖至今朔翔即署可也第去冬之事所缺浮於慶君而季限已逾該曹以前事為鑒敦迫不遺餘力時鎖印將屆展轉無期若非隆施大沛適赴所求則姓名已墜劾章為慶君之續矣以此思感感何如也以此頌義義何如也然此義得之於游俠之士非難而得之於寡交遊嚴取舍之君子為最難老先生介然獨行身無長物無所待於物物亦莫敢干焉獨於弟之緩急惻然疚心至於輟日月之需損室家之費以赴所求

而濟其暴鱗裂鬣之難是豈僅哀其窮乏而至此乎必於

其人獨有取爾也于是感激之餘竊以自負念昔少壯時

頗以功業許身而識寡才疎訖無所就固讒忌之沮其成

亦誠信之未孚不能昭融於 盛世也若如老先生之體

然而不可溜卓然而不可撼志格 九重名顯朝野孰

能關抑之哉故每自愧其弗如而因自疑其不為大君子

所採錄矣乃手書賜答辭意肫然分少絕其情如骨肉論

心話舊歡若平生遂令荒祠涼月恍接舊遊衰柳殘隄續

其前夢而且鴻文雅什駢錫朋來紛珠玉之盈懷爛雲霞

陳學士文集

卷七

藏蘭雪齋本

之滿目開緘展卷喜動鬚眉然後知朽鈍放廢之散材尚不為大賢所棄如此此管子所為三嘆於鮑叔東坡所為寫心於文潞也來詩字字性真制義言言理要而芒寒色正令人不敢狎視謹置硯非朝夕諷咏如親聲欬自顧平日述作但覺客氣未除矜心未化嗟乎其後矣然年雖老而志未衰亦欲簡錄成編受斷削於風斤之下苦乏書人繕寫未就今以熊滌齋太史南歸之便先寄一言以紓感謝稍俟抄就再正大方滌齋者名本弟三十年前素交也時授讀津門春闈累躓文雖漫浪入咸目以為狂生滌翁

喬寓相隣披襟成契揚聲振采唯恐弗及泊乙未濫厠禁
 林常為導夫前路蓋嗜才愛士其天性固然而賞我於屢
 剋之餘寔懷九方之感其子學鵬侍御鄉會皆與兒輩同
 登兩世締交久而彌篤昨來自江寧一樽道故說中丞公
 不去口以為潛庵先生後一人而已弟亦縷述高誼聞之
 慷慨咨嗟不能已因言曾於徐鳳陽座上一把風標今之
 歸也猶欲一見以為快滌翁非以猪肝累人者樂賢慕義
 一抒其望洋登岱之志耳老先生加意富賢欣然延接於
 禮未為過而光風所被俾其容與安處坐嘯於秦淮烟月
 陳學士文集 宋七
 手 蘭雪齋 藏本
 之間不為俗物擾即弟之所藉手以酬知己者也承索驅
 龜怪文稿一時檢覓不得有驅螻蛄文一首夕致禱而朝
 已絕謹錄去即候新祉不宣

與趙撫軍書

張倅嘉誠賞奉一紙諒垂清照矣十月二十三日恭承
 恩命觀察畿東營田任重才輕深切惶懼安得傅之羽
 翰飛來左右面領提示俾有所遵守獲免隕越也伏審老
 先生長兄德師羣察化洽多士洗蠻烟于霽月拂瘴雨以
 光風傾耳之餘誠欽誠愜夫隆治之規護人心如元氣培
 俗之本育善類若阿陵雖計日無赫赫之功而百年垂豐
 臺之迹雅稱樂只基我邦家每一諷詠輒令人流連三復
 而不忍釋翁福心隱識希難能之功持取快之論由今思
 陳學士文集 宋七
 四 蘭雪齋 藏本
 之皆足悔尤乃益念吾兄之蘊藉弘遠也然有時義激于
 中怍怍諒直一往而發或頗為君子所取聞之採錯薪者
 必愛翹楚今有孝于家廉于里優于庠序其為翹楚也何
 如而或加之摧折恣其剪刈行路者傷之矣矧君子之譽
 髦斯士也若大陵之育微草極拔而轉移之一舉手之間
 耳若眩誦方輿而寧越任遭鞭撻芹藻鸞旂之色得毋黯
 然也耶適于紫陽座上偶有所聞兼承婉惜敢以為作人
 之君子獻附候台履憑頹馳切

上朱相國書

永定河去秋作二股分流一自王慶坨之西南流而東折
 一循吳瑤所修隄根北流而東折水勢旁分則正流力緩
 此長洶河之所以淤也今長洶河開通水勢暢然東注誠
 為可喜但恐所分二股尚未闢闢其王慶坨一股無關緊
 要惟沿堤一股不無隱憂蓋修築之時凡應建閘洞之處
 皆缺之以待雍正五年淀水大漲某飭工員各於缺口之
 外築護壩以防內灌五月間 王令筆帖式薩爾琿傳諭
 云三角淀隄閘洞尚未建成若遇北水大則掘隄放之淀
 內若遇永定河水到則堅塞決口勿令灌入隄內此事交
 與陳翰林時刻留心已而北運河決水勢大至即開掘護
 壩注之淀中 王之言若有先見今缺口數處兩經北水
 衝刷皆寬八九丈五六丈不等倘永定河汎水大至則沿
 隄一股自缺口溢出誠恐害及田廬所關匪細某愚以為
 應行文天津道轉飭武清縣將所有缺口之處各築護埝
 高不過五六尺寬不過一丈即可保其萬全况委該縣修
 隄錢已發而詳請寬至秋後今令築埝以防漫溢其又奚
 辭且士民李奇鈔等尚欲代毛鳳翽賠修隄工而築埝乃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五

藏 蘭 雪 齋 本

自護田廬之事應亦民情之所樂從也管見所及伏惟大
 人裁示遵行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六

藏 蘭 雪 齋 本

上朱相國書

身在田間神依函丈四月初刑曹常籙來言尊候未平懸
 結形之夢寐昨做世兄劉名自潔者過玉閨之朱少卿云
 大人已全愈矣不勝喜躍神氣為之俱王也豐玉營田自
 奉 俞旨即並力率作馬令廉勤士民素畏其清奉行
 恐後故新田二百餘頃早已種蒔現在菁葱彌望甚覺可
 人而開築修建一切工程皆孫局長起裴指畫監督無間
 暑雨蓋渠以從事水利受知頗深而未殫厥長每懷耿耿
 今瓜期將及故欲借此附垂不朽耳圍圻宏峻望若堅城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七 蘭雪齋藏本
 渠道深通長如巨港石閘築底已完惟欠安砌亦月盡可
 畢也此工一成似堪經久明歲展拓二三百頃不憂灌漑
 之不足矣豐潤工非甚鉅而周令頗見奮發兩圍俱成圍
 內百頃新田畊蒔甚早良苗與與長已數寸舊田十圍亦
 無不蒔之速而長之齊者蓋此地得雨尤先土膏潤發故
 民情踴躍不費深催而天澤頻施每旬日輒雨雨足輒晴
 似亦有默助焉數日前隴內螻蛄蕃生稻根間為所齧晚
 潔心致禱為文以告田祖方社之神冀日忽已絕踪或賢
 王之靈陰相于宜漠知大人垂注田工故縷觀奉聞以謝

雅念時序向熱伏惟起居自愛臨啓曷勝瞻依之至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八

蘭雪齋藏本

上朱相國書

頃具一緘付原肥鄉令陳紹芳賈上諒塵台鑒矣買米之事既霸州奏請晚本不欲復瀆但承辦之人奉行多不盡力不得不略為條奏而其間情委素摺所不敢盡者敬為大人獲陳之向來州縣買米鋪墊雜費並不報銷而交納通倉亦有使費遂以賠累畏阻故領帑之時求免求少無有肯踴躍從事者豐潤去秋大收而該縣所領米價不過千金即王副使初撥豐邑亦祇五六千金而止晚再三開諭其任事之人始益以三千之數然王蘭庄現產之米兩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九 蘭雪齋藏本

廠所收未及十分之二地戶皆大失望甚非所以推廣皇仁鼓舞勸相之意也晚咨商制府凡州縣買米雜費准令開銷又面與倉場塞公極言交米勒索使費之弊亦嚴察禁絕此後買米之官可無賠累之患矣而有司習氣諉事圖安尚以買米為分外之累今請以營田頃畝之數為領帑多寡之分則渠輩無辭推卸而民沾實惠矣至副使縣計不知買米之舉原為鼓舞營田往往設廠之地非產米之鄉甚有營田寥落之州縣而年年占買其實所買多運販之米非盡營田地戶之米也如豐邑米廠舊設豐

台販戶素專其利去秋晚始令其改設王蘭庄地戶乃獲售焉今亦令照定田畝數目分撥銀兩採買夥計雖弗便而種稻之民則甚便也至收成豐歉兩觀察使目睹深知應令咨會參酌並可杜採買人員捏豐為歉希圖諉卸之弊此等情節奏摺內未敢盡言恐涉訐奏然大人前則不敢不盡耳晚素非喜事干進之人獨念 聖主賢王之良法美意奉行不能實心實力推暨及民竊所深痛故不得已而言大人必能鑒諒也再營田收用効員罪廢者格于部議已令其散去尚有候選者數員奔走勞勩已逾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十 蘭雪齋藏本

半載工程農事亦已悉諳若一併遣去而另請部發人員不惟現在者無以償其辛勩亦恐發來者未必熟于農事欲仍照原議咨部註冊則銓曹以刻為能倘効以違旨之事何以堪之祈大人主持誨示遵行臨啓曷勝瞻切

上朱相國書

頃於邸報中見大人論墾荒一事讀之如越營平條析羌中事宜又如東坡代滕甫論西夏書心字忠懇非老臣憂國愛君不能有此卽此一事所以培元氣而固邦本者深且遠矣 聖心契叶有如響答蒼生何幸而際斯盛也年來吏治不思爲民而日圖所以奉上故按其名迹則卓然考其實效則蔑如殆不止墾荒之一端而今而後其亦可以稍變矣乎卽如水利營田正令長分內職業也而視爲分外惟玉田嚴令督課動誠肫然思所以善其後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三 蘭雪齋藏 木

其餘皆文書塞責耳自今春收有効力之員揆縣委查凡溝渠之壅淤圍墾之坍殘秧苗之缺少種種之繁雜者成前期呈報嚴飭地方官濬修增補舊有營田方無虧于原額矣及秋伏汛漲時又令其分占各圍督率團長溝頭巡查防護每五日一報以故雨水踴躍而王蘭庄新舊十二圍一無疎虞遂獲豐稔若徒付之地方言之手則彼方以刑名錢穀爲已事其執肯僕僕圖圖獄獄官署爲觀察使作農長乎憶初設此官時大人議稿第一條卽以用劾員誠爲深慮遠見至此而益知其不可易也今以銓部參劾

霸州廢員數人已負勞而散矣尚有候選數員皆神沮色喪如幕上燕晚亦無言以對之昨蒙台諭一二年後著有勞績再行咨部然至期能必部之不駁乎一駁而散則積勞既久發付更難若叙其勞績徑題請叙則銓部又以未經注冊濫請議叙具劾矣如此掣肘搢手動足輒犯禁忌誠不知如何而後可也或將前經部議覆准之案竟置不論而另行奏請揀發乎抑將現存數員奏明留用乎或咨請部示以爲進止也伏念晚本大人屬吏今所承辦之事仍是大人經營慘澹之工 賢王在天實式憑焉想大人必不忍忍然于懷也仰求審示遵行謹將閣議霸州原奏併戶部覆議晚奏二稿錄呈茲因遣力賞奉 大行皇帝硃批備叙當年 特賜緣由繕摺恭繳具稿呈覽卽候鈞安臨穎瞻切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三 蘭雪齋藏 木

上鄂相國請開銷積水書

去秋之山水漲谷涌百川羨溢潰隄岸者不可勝數不止永定一河而已也卽以近京保河二郡言之高陽河決雄縣任邱水子牙河決河間大城文安水高阜平原雖已涸出而低鄉所積尚深五六尺不等綿亘一二百里茫茫皆巨浸也此等地方今歲不惟無麥亦且無禾目下人民唯仰賑爲命 皇仁有加無已賑限又展一月此從前未有之 曠典也然寧能賑之終歲乎又能賑之來歲乎賑施一停則溝墜立卽雍正三年情形與此正等 賢王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古

藏 蘭 雪 齋 本

初興水利晚曾自高安相公以爲 朝廷賑施百端不若民間收獲一稔今積潦在田布種無地若坐待消涸三年乃盡民其餘幾莫如啓請崇邱飭令各處工員開掘隄堰放水歸河水既淺涸則瀕水居民就水秧稻可望有秋明年水愈減則稻愈多矣高安從之是秋文大保定開種稻各數十百頃俱大熟次年秧稻益廣文安一邑至二千餘頃大城任邱亦各二三百頃民間豐稔不知水之爲病也四年五月 賢王查歷淀河命晚作令諭行四局河道凡今春開堤放水之處俱就其形便建設斗門或作涵洞以

備多雨之年低窪積水無所宣洩久淹民田之害而四道皆以提防爲已考成所係意在持牢而已迄無一奉行者惟寶坻大隄工員遷建石洞二座至今無聚潦之患夫設隄所以禦外水也外水既潰隄而入矣乃不洩之令出而牢築其隄以閉留于內使之淹害至二三年而聽其自涸是猶關賊丁內室而嚴守其門垣者也豈不惑哉今隄內之水現高于河面二三尺若決而放之則二三尺可立減也凌汛初開尚爾若至二三四月河水益耗則所放益多矣計北地栽稻之期必至五月至五月則減存之水適可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古

藏 蘭 雪 齋 本

揀秧則此二三百里之決決白水皆變而爲與與青畦此安坐而轉凶爲豐之一奇也孰與下之人枵腹而望賑貸上之人蒿目而籌撫恤也哉仰惟大人體國憂民饑溺由已凡可以紓窮簷旦夕之憂而憫 聖明宵旰之意者諒無不喜聞而樂舉之且去秋 上諭切切然以積水不消爲慮而 命督臣查古河舊渠之可以行水者禁人佔耕然紆廻千里皆有隄堰古河舊渠率在其內不一開掘則積水終閉留而無由去耳若以此入告恐亦宸聽之所忻聞也但一 勅下河臣查照雍正四年春

消洩積水之側開掘隈堰注之于河俟內外水平乃行堵築再于出水順利處所修建斗門涵洞為永遠宜洩之用即將來溝洫之利興亦無煩更造矣晚延訪既確實為目前救民之急務輒敢以聞伏冀鑒酌施行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六

蘭雪齋藏本

上趙相國書

延登東閣坐我春風情話款然猶是西淀聯舟海門結契時也至人無已地望名位一切皆忘而并使人忘之昔唯朱文端今唯閣下耳承念兒子玉友久羈閩海繞樹無棲欲為一言曾有南鴻施之款唾否頃接家信備言缺少人多皇皇如幕上燕去住無圖鄙懷為之振觸故敢瀆聞耳外啓者清河故令劉永清例可開復前已面陳今錄部議呈覽唯春吹之噓枯俾新禎之罔棄是亦矜惜人才之雅意也臨啓瞻溯不宣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七

蘭雪齋藏本

與何廷尉書

榴獻丹圖蓮開香國太夫人榮登八表諸君子躋堂稱咒
共祝維祺相與和雲璈之曲賡南山之篇而侍介在海濱
不獲瞻拜遙瞻壽域縹緲如十洲三島攀躋無從寸丹莫
罄敬修蕪東虔具一芹遣力代叩崇階伏冀老先生俯鑒
微忱堯存為荷臨啓可勝瞻溯之至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六

蘭雪齋
藏本

上潘老師書

青門拜別俛仰忽已四稔遙瞻秦雲溯從奚自每于夢寐
中親聆警效覺而忽忽如失者數日吾師蘊經世之畧具
非常之識挺不回之操固宜早秉樞要弭其讜議奏厥大
猷乃僅以遲暮之年持節西陲造茲多士毋亦不盡所蓄
而獨以其緒見乎然軒車所歷山川隘塞兵民氣尚農戰
機宜寓於目而會於心必將經分縷合卓有碩畫以備

當宁之顧問即不然抒之筆墨勸為成書亦一代著作
之林也儀雖朽鈍願于歲杪入都拜聆而請事焉辛亥二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九

蘭雪齋
藏本

月老母見背受代者未至遂奉畱任之 命強顏墨經

心神已亡十月復蒙 恩觀察圻東農田衰疾交深頭

鬚俱改無復能有所建立惟耿耿寸心不敢隨流改錯隱

負賢王知遇貽師門羞耳然子立無援知將來復何所屆

因念吾師標挺絕特亦落落難合而年齒俱暮興言及此

不能不為之黯然也昔師母之變地遠聞遲未能一伸其

哀慕死罪死罪閱世兄奪情邸報同一脚悲今已題補大

邑前堂翁佐自晉來言官聲藉甚為吾師一慰獨鯉庭聞

寂能無慨然增悵也程戶曹在都曾晤尊顏言精神卓錄

與復不減深副私期已囑兒子代為時叩起居伏冀賜之
提命今因羽便肅候鈞安西望神移臨啓不勝瞻戀之至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年

藏蘭雪齋

本齋

與顧清室書

前聞老先生膺清督之命喜而不寐者數日蓋河督
之事天與人參焉者也歲時之診而為汜溢既不可以智
力與之爭勢又不得大為更張而糜費于一日之間待效
于數年之後雖有賢者難以必其成功若清督則皆人事
耳老先生以淡泊之心蓄沈毅之力而出之以和平要之
以齊速何務不舉何弊不清何人不率以此報最求之已
而裕如者也此第所以為老先生喜也然自念此身子然
無援踽然無侶有急誰與語有疑誰與質則又默默自傷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主 藏蘭雪齋 本齋
夫近在津門尚恨伐柯之遠况迢迢數千里外哉加以衰
年多病倍念友生離羣之悲與孤生之感駢集方寸矣前
囑小力持名紙代叩兼探行期乃蒙賜函並叨念珠之貺
展接潛然即欲修柬致別而大病兼旬憤憤不知人者數
矣賴醫藥之力方保餘生然氣體至今未復頃接大移知
行有日矣不能握手面別知此後復有相見之期否也謹
泐數行端力代送即賀新禧臨頽可勝馳戀之至

與定河臺書

卧病僧蘭過蒙關注兩屈威重慰問慇懃既失倒屣之迎復闕踵門之謝而老先生畧其形跡憐其衰疾撫存之意靡已有加焉感激之忱銘之中懷以為永好而已非弱毫之所能宣也別後台履應佳不勝遙企第于前月廿三日始克啓行廿六日薄暮方抵署途中見鵲巢多在樹杪今歲汎水不高而二月十八日雷已發聲計百日水應至此占書所載歷年頗驗敢以附聞預告安瀾之喜茲特遣役代為叩謝即候新禧臨穎依馳不一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五

藏蘭雪齋本

上某相國書

某少時誦閣下成均試藝艷若春葩曠若秋空發解穠于幽澹出險峭于蕭疎不盡之言悠然音節之外竊嘗心摹手追殫歲月而不得一語之似夫以塵埃下士望天人而欲希其萬一亦自笑其狂且惑矣然眺三山而瞻海市者雖不能至未嘗不神往焉已而見閣下所為當代鉅公集序辭潔而骨廉神遠而氣逸起伏轉捩絕人思議之表誦而思之如陟絕巘天風颯然塵世都隔如入邃壑斗折蛇行恍然不知所向因嘆息徬徨通夜不寐不知閣下胸中陳學士文集卷七五藏蘭雪齋本具何神異而出之日與手忝問乃如此也又見使黔草氣體高妙鏤光刻景鞭霆御風來無端而去無迹不復有人世一語夫古人之詩文必肖其性情思之騷莊之于馬之史千載而下讀其書者想見其為人竊以閣下之詩文若此意其為人必置身太華之巔出塵埃而峙物表者也必游心造物之始參希夷而謀鬼神者也自傷卑賤伏處鄙野不得一觀光範以信其意之所期然而行已立朝之大節著于天下播於章茅之聽者則已詳矣其他姑不具論當閣下之為使視學中州也冰壺方潔水鏡比照八郡之

士試膺千萬無不自校于定未嘗勞作一人而甲乙去取無毫髮之憾以故士氣振厲其文一復于古夫風氣之開學使者之權視主司爲重他人有閣下之清而明不逮或有閣下之明而勤不逮若以閣下徧試天下士則天下奇尤之士何患不盡拔天下庸庸之習何患不盡變哉然而天下之學使者強半出于翰林翰林者才之萃亦才之本也而今也以閣下爲之師其造門而請業者如登太華攀援路絕莫不疑神竦息矯翼思奮進而觀閣下之容如對冰壺塵想頓盡如覩水鏡形神俱釋徐而聞閣下之微言

陳學士文集 卷七 藏蘭雪齋本

恍然契造物而與神謀閣下復日以其詩與文而甲乙校定之如中州之士之受裁于大鈞也其振厲而復于古豈顧問哉以若而人者奉使回出分造天下之士板而取其尤則是天下奇尤之才皆出于門下也某雖未獲登閣下之門觀丰采而聆言論然誦習閣下之詩文者餘二十年固已想見閣下之爲人矣又以章句之未得交於熊蔭齋太史每以所想見者質之因得聞所未聞乃知閣下以天人之姿而獎誘不遺于下士于是矯翼思奮不以太華之峻絕而自阻倘亦可比于汴州之士乎哉曷味輒敢以書

自通惟閣下裁之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圭

藏蘭雪齋本

與李樞府書

拜讀來教辭旨隆殷爛然雲錦之章被茲枯朽之質且感且愧跼蹐靡寧念侍才不任職衰不待年上無以結

聖主之知下不能求容于貴近而且夙惟讒謗譴阿是虞

何以忽有量移之命哉伏惟老公祖大人愛惜人材保

全善類前干對揚之頃旁及河務立霽聖顏此侍

所親聞者則夫春殿從容必有一言獎借為故人地雖

口耳無聞而神情可會斯恩命所由來乎遷一官不

足為喜獨為大君子許可顧生平亦可以無負矣唯是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天 蘭雪齋 藏本

精力衰耗遇事輒督唯望時加提誨俾得因事遵循庶幾

稍免詿誤不致貽羞于知己耳至于別紙宣示更勿關懷

梗槩初聞已識天心之有在詳委備悉愈卜聖

治之彌隆夫以韓范司馬之賢功業卓鑠而黨議一興國

是立變論世於元祐之末未嘗不歎諸賢之不遇也然則

聖主賢臣心符氣合如魚之於水隆中而後豈非千載再

見哉君心為國是之本人才寔政教之原跡見後又彙與

庶績成熙此運會之隆世道人心之大慶也忻忭之至莫

可名言茲因遣力支領養廉特佈微忱囑令叩謝即候新

禱未盡之言另單附啓統祈台鑒臨頽曷勝翹企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天

蘭雪齋 藏本

與李樞府書

恭聞老公祖大人迎 鑿面 聖天眷彌隆行則扈蹕

勾陳止則對揚帳殿 思深三接 錫極便蕃而且

令嗣二賢咸邀 帝鑒是父是子世濟夔龍難弟難兄

資兼文武斯乃瑞符 景運詎止慶集家庭而已哉側聽

之餘不覺投枕起坐沉痾為之一爽自古英賢或用而不

遇或遇而不竟其用往往遺歎惜于後人蓋必有不世出

之主而後能用非常之人上下千數百年寥寥可數矣當

吾世而躬逢其盛豈非千載一時哉夫 恩寵浹于公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天 蘭 雪 齋 藏 本

忠則孤臣奮跡亟直行于 皇路則俊士彈冠侍雖不

才竊為世道人才慶非私喜而阿其所好也唯是衰疾逆

乘少間復作徒有竹柏介然之心其如蒲柳先零之質纏

綿藥裹已復再旬今幸較痊乃得脂車東指自茲跋履阡

陌督理開築日與鹵莽之農人烏合之夫役卒瘁從事勤

勞固所不辭疾疹即復難免所謂老馬長途聊竭力命而

已不敢計其至耶否也因思天池兄滄皐比羅才雋坐對

小西湖掉廣長舌談說名理視之如烟霞中人真不可攀

躋矣何時能一覽其勝耶茲因遣力支領養廉囑令叩賀

卽候鈞安統為崇照臨頌曷勝瞻馳之至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天

蘭 雪 齋

藏 本

與李樞府書

原題內原有郭家務建堤減水一條然必引河挖通隔堤築成然後開堤放水方無淤淀之患今聞兩河臺之議先于郭家務建草堤四十丈放水歸淀既無引河導之東流又無隔淀隄障其南下任其散漫淀中是仍蹈于成龍之故轍必至淤斷台頭一河中截清水達津之路其害較之淤斷楊家河更大更速矣若慮下口宜洩不利何不遵照原題于半截河改流而東由魚堤入夜淀而出鳳河直歸大清河去高就下借清刷渾之為有利無害乎侍奏托陳學士文集

卷七

辛

蘭雪齋藏本

持之

後乘令參謀議既有所見敢不預陳祈于會議之時力主

與李樞府書

案查永定河原奏蓋兼用遙隄故道二議而各遺其半者也遙堤起自張客改河東下漫流于曠閒寬衍之中者二百里而後入魚堤口出鳳河而會于大清河故上無潰隄之虞下無淤淀之患今自半截河始改河流是用其下而遺其上則自半截河西仍行于舊隄之間即皆去年冲決數十口之故處汎水一至難保無虞故加幫兩隄猶恐不能捍禦此圈築月隄為急治其標之計者勢有所不容已也渾河故道由鐵狗南行逕固霸之西于口頭村對岸陳學士文集

卷七

辛

蘭雪齋藏本

之下河門入玉帶河其時東衝西淤利害相半故民間有京南霸井涿東武西自在豬龍之諺而總未曾入淀今自金門開開堤減水南流至牛坨之東由黃家河勝勝河逶迤東行逕三河頭之井而會入大清河是用其上而遺其下也則自勝勝以東皆行于淀地之非所恃者唯隔淀一堤耳此堤若不堅固則以金門開八十丈之水加之郭家務四十丈之水合一百二十丈之渾流直衝淀腹此與引黃河而淤洪澤湖者何異是隔淀一堤其關係洵非淺鮮也昨大人親至工所會議將金門開堤日減寬二十四丈

郭家務堤口減寬十丈而下游先開引河隔淀堤亦令砥
築堅固業經奏明在案是全河關鍵固已操縱在我矣而
侍猶有餘虞者則引河口尚須細加酌定也查進 御
圖底引河逕三河頭村北而東與半截河之下游會其隔
淀堤起于勝勞村東直抵青光村西會入大清河之處而
止所謂線兒河董家河楊家河者皆在隄南使清濁分流
此隔淀之所由名也乃聞去冬河臺委員料估引河則自
線兒河入董家河經楊家河而後入大清河如此則隔淀
堤築至線兒河而止而兩堤滾出之渾水直灌董家楊家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圭 蘭雪齋 藏木

二河沙泥填壅淤斷清流下口俾通省河道無路達津勢
必漲溢而南獨流楊柳青一帶淀運通則靜海天津俱屬
可慮是費數十萬之帑金迂迴二百里之河道引而使之
斷塞來河之尾閘豈不真成笑柄哉伏祈斷自鈞裁移咨
河院飭令承辦委員遵照原題並進呈圖式開築引河與
隔淀堤務逕河頭之北而東與半截河之下游會勿得希
圖省便貽害全局則河道民生均有利賴矣

答李樞府書

拜誦教言彌深慨仰夫人才之進退消長所關陰陽之消
長盛衰所繫也君子先天下而憂杞人爲世道而喜矣侍
本凡材過蒙獎飾效忠雖其夙志宜力實無寸長惟茲不
貳之心平生以之自矢既有大賢知我夫復何恨哉但才
分所局建白良難議論或有可採而臨事乏標核之能叅
畫時亦過人而當機無決勝之力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曩
者受知 賢王載以後車令珥筆從事從容獻替以待
擇別而行之竊自謂得共職矣中罹讒謗妖幻橫生雖賴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圭

蘭雪齋 藏木

恩蓋之深保持無他而事會之失者多矣迨媚嫉屏逐委
柄方殷而鶴駕忽驚蓬生孑立歸田之下于斯決矣時以
奏銷未竣局案未清不敢言去未幾遂奉有觀察圻東之
命以水利之舊僚續 賢王之成緒履先疇而思明
德殫竭心力敢惜餘年哉而其中實有難爲者民則州縣
之民也事皆令牧之事也乃有司錮習刑名錢穀而外卽
以爲無預于已地方一有水利營田視若荆棘之在其體
也內而幕客諱其不諳倡言無益于民外而書役實爲憚
煩和言有害于官官不察其虛實則蹶蹶然惟營田之是

惡而其情又不可顯言也則旁撫一二奸民劣生影響之
 談而密陳于上官自托為地方條利弊上官不察其虛實
 則相與咨嗟懷愠而疾視之特以為 邸府所行莫可如
 何耳益自 賢王舉事之初畿輔官吏早已貌承心違水
 火之勢成已久矣夫以 賢王所不能勝之勢而觀察使
 承之叔殘局而延餘氣難乎不難乎雖精明強固之才尙
 不能破其習而轉其弊况如侍之踈拙衰朽淺植而孤立
 者哉有司之意當年既視為多此一事今日即視為多此
 一官緩之則農時坐廢急之則詬謗繁興不得已從其強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書 蘭雪齋藏本

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聊以免患耳尚望其立難成之功
 垂永世之利乎進不能有所為義當退以避賢者路且自
 頭風之後右耳右目視聽偏衰校閱稍多心輒憤憤自念
 若即閒曠或猶可不至顛廢林莽之思所以積時愈切者
 也所幸老大人懷平生之舊成千古之知故欲秋後就商
 求全末路更思營田善後別請良規意所願言非面為傾
 寫不能盡其端委也還陡二河工程小移畧述其概貴鑒
 全不知營作之事疾聲厲色幾于唇徹頰充然實仰藉威
 靈方得以次告竣作何會勘查收題銷保固之處伏冀明

賜指示以便遵行目下圻東秋稼次第登場豐稔為年來
 所少各圍杭稻亦蕃盛倍常秋稼間生旋即撲滅各屬自
 有稟報無俟縷述也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書

蘭雪齋藏本

復劉總督書

津局營田水土相宜惟車具不能如式引岸多勞人力蒙
老先生大人垂注農功遠召南匠傳風車之製于海濱升
萬頃之波于地上俾潮汐往來皆成靈雨殿輪旋轉盡灑
恩膏自茲斥鹵遍為稻鄉皆大人之明德也捧讀鈞諭欣
荷曷極晚雖調委東局而天津之田皆所區畫得此利器
人力省則地利自饒無憂墮廢受賜靡涯矣晚自前日照
料新局已經知會頗亦欣然晚因行歷畿東日在道路郵
遞輾轉以致上覆稍遲統祈鑒宥。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書

蘭雪齋本

與鄭藩伯書

齊魯為山東大國其餘滕薛曹莒侯伯子男之封以十數
今盡舉而畀之藩伯雖有督撫為之節制然職在將領教
養斯民之事維方伯專之會典所列炳如也寧第司出納
權錢穀而已哉老先生理鹽政於天津所司者課與商耳
而慨然以厚本易俗為己任是以人各革其舊後之習而
奪其玩愒之心初若甚苦既則甚安今且樂而思思而頌
矣夫事有本末治有機權為此事而但于此事求之者未
有能善其事者也非天下之至明孰足與于斯明生於敬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書

蘭雪齋本

敬生於虛敬者惟知有君虛者不知有我神明之內無我
而有君則毀譽趨避之私去而明生焉此老先生所以自
靖而第所願學而未逮黽勉而不遑者也今茲受簡
在之知任方伯之重統齊魯滕薛曹莒十餘建國之大且
繁而專教養斯民之柄何以正其經界何以殖其農桑何
以省其徭役何以簡其訟獄何以革其囂詐何以興其禮
讓
聖天子必有明訓賢方伯必有雅規千里故人側
聽下風方將拂簡含毫矜記盛美而臨風南望遙寄一言
者誠以夙叨知愛時聆切箴非晏游一朝之好而已也夫

博採則達輿情兼聽則得隱曲而以至虛至敬之心權衡
 參伍而用其中則措施之下焉有不當者哉第職察農田
 日事道路隨在體訪乃知州縣之事州縣官不知者多矣
 官以知爲名卽以知爲職而知縣者不知縣事知州者不
 知州事則夫等而上之位愈尊則勢愈隔又安望其知之
 明而措之當哉懷此有日欲以奉聞適有原岳州守李君
 渭者邂逅于途言將東邁卽以爲郵而申鄙意焉李守外
 沈內朗蘊幹濟才曩官京師每以事業期之亦靈臯先生
 所器賞也與之言能開發人意老先生集思延覽倘可進
 陳學士文集 卷七 藏 蘭 雪 齋 本

而教之耶其人清苦堅忍非敢干人者也

與謝藩伯書

恭惟老先生挺不世之才而韜光斂銜退然若不及炳無
 前之照而海納淵渟穆然如不識綜核萬端而天宇恢廓
 如無物酬酢百務而神明暇豫若無事每瞻對風標側
 聆緒論未嘗不悅然意移灑然自厭其煩也每私自嘆任
 事任道原自有人世之樓臂掀髯而語事功游談勦說而
 矜才畧者固不足道卽果有集事之心勞與怨皆不避而
 輕狹踈漏有始無卒不克有所建立如第輩是也過蒙不
 棄屢奉清誨雖周旋之日無多而伐柯之則不違勉自淬
 勵久當轉進忽膺 簡命藩彼中州自顧迷津疇復導
 之前路也况今大功未奏羣品雜揉鍊金聚雷中外交構
 夫材不辨其真事不核其是言不窮其底而欲望功之成
 此必不得之數也老先生行矣羣情茫然失所倚恃寧第
 一人之私憂哉何以清其源何以善其後此事成敗俱足
 千古老先生公忠體國籌之素矣此時不言何時尚可言
 也不能握別揣此代面憂心如結臨穎悵然可勝馳切

陳學士文集 卷七 藏 蘭 雪 齋 本

與張藩伯書

頃接手教如飢清言即諭宋牧赴省自析代務矣做局營
田地界延接二州一縣瀕海俗雜漁筐不事稼穡且事屬
初始各懷觀望第輩雖家喻戶曉聽之藐然所恃地方長
吏督勸兼施乃克有濟而葛沽一帶官民荒蕪地至一百
三十餘頃熟者皆已改藝官荒亦墾至六十餘頃勞來勸
相則滄州李牧之績也秧針繡錯車聲雷殷宛似江南風
景良由藩伯力助大工故下吏奉行風指如獲有秋則人
情競勸海濱數百里斤鹵盡得秬稻明德豈有既哉挿秧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李 蘭雪齋 藏本

候近祉臨啓馳溯

與宋運使書

曩治河間與做邑風壤相錯在河潤之中久矣都運之
命下眾商走相慶咸曰來蘇第時竊難之有友張公圖
圍名應詔者以循良受 主知然督運兩淮雖譽擅飲
冰而自謂政理絀于治郡時豈不以撫字易于見德理財
難以爲功緩之則負公急之則困私况當凋弊之餘承大
獄之後乎乃老公祖何術之操而強者不兼弱者不肉貧
富相濟公私交利向之鹽筴拱手授人而人莫受者朞月
之間設重購而不獲第在津十年知交頗多昔之困於追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李 蘭雪齋 藏本
呼者今勃然有起色嘗與退谷先生論當世賢才以爲釋
紛妙于批卻餘地綽于游刃用衆狙乎環中理棼絲于指
上廣平一人而已商請立石以垂來法附以片言意有餘
而詞未足也夫非常之人乃能行度外之事第向有馬龍
圖舉債一事負累頗深以家兄五典之一言遂蒙諭登之
簿籍豈有生平之雅哉每與輦上諸公述其慕義者舊矣
去冬查友赴津囑其先達鄙意回時傳語竟荷相知喜慰
之私非可言喻夫慕歎積于中而不以達諸其人者懦也
有知已之言行度外之事而有情不以相告者惑也故因

杳友而以一言自達於左右其所望于轉移之力以祛數
年之累者惟垂鑒焉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書

藏

雪

本

與蔣運使書

兒子回述老門長兄雅意注存兼關念子壻季龍家事古
道隆情迥非俗中所有又聞侍養志切將趨然遠舉懷止
足之分申孺慕之情尤令人欽羨無斁也茲有方世兄者
武昌師之幼子以物業零替奉師母之命非來觀其風貌
吾師容範宛然令人悲感交深內顧匱乏無以資其行李
負慚存亡今將赴津奉訪微鄙言以為信老門長兄義篤
淵源溧陽師常盛道之矣弟輩何庸贊一辭特泐數行介
而致之座上耳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書

藏

雪

本

與彭運使書

二月內於渠陽郵遞一緘叙潤申候諒已早達典籤矣溲
邑僻介東陲久隔津門聲問縈懷耿塞於廿二日閱邸抄
見解任質對之論中夜徘徊未知何事牽連然聖明如
日臣心似水自無不蒙洞照者唯明內柔外占象昭垂
君子所貴遜志耳數程攸隔汎水方來未便輕離職守專
役代叩即候起居至前項久懸深懷愧歉今乃反瓊然感
佩之私何時能緩也希驗入是荷未盡之語屬傲門人口
佈

陳學士文集

卷七

四

蘭雪齋
藏本

與保定倪太守書

前托王令原泗寄上一札想久登記室矣抱病月餘心氣
虛損夜不能寐日則昏昏然食飲都減恃杖而行近有醫
疏方用棗每劑一錢數投有驗然家無長物典裘以買之
且救痲苦樵微溫煨楮未始不可禦冬也官保之變出
人意外病中不勝感傷作誄抒哀聞公頗見賞想亦賞其
真耳宮保偉人行狀叙述非庸手所能公識解既超又深
于史法可任諸公近捨遷固而遠徵荒倉何也即令叔母
家傳一篇反覆循味萬非拙筆所能及踈奇濃密兼史漢
陳學士文集
卷七
五
蘭雪齋
藏本
之長第文或有其一不能其二也諸公親面失之得母文
章以政事掩耶公負揮霍之才蘊沉雄之氣可以任屏藩
專節鉞一麾出守未足展其驥足而乃能孜孜然察閭閻
疾苦與父老婦孺輩相酬對務得其情凡所以懷定安集
之者隨手隨口綽然具足以此益見素位達心如獅王全
力無大小無不到也西林公聞之口非觀察而識其槩詢
之鄙人即以此意對復以所作新橋記呈之非為公作曹
邛也當今聖人在上而庶官乃若乏才口給便佞之
夫冒曰有守而奇傑磊落之人閱千百而不得一則何以

贊 皇猷而言 聖化哉此第之所以奉率于公而

不能置諸懷有或叩之則暢然一吐一發其胸中之鬱積
而後快豈謂瓦缶之聲足為賢使君重輕哉疾病之餘懷
想愈積恐痊徼無時會期難再也三小兒揀發閩海需次
臺灣臺灣公舊治也民情吏治若何而可雖言者紛然鄙
意未敢遽信祈高明詳示之俾奉為模楷幸撥冗抒寫多
多益善耳近作數首並宮保輓詩二章錄寄請政即候近
社臨穎曷勝馳溯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書

蘭雪齋藏本

與丞平吳太守書

水利肇興老寅公祖即以敏練特達受 賢王知遇命時
忝托後乘得識荊州一晤披襟有若夙契六年春調委來
局共事幾二載越陌度阡課晴量雨無不協心並力甘苦
同之一自鶴馭西騫梁園客散回思曩事頓成夢游知已
啣恩欲酬無地想高懷同茲耿耿也今弟過蒙 恩命
觀察茲土才輕任重惶弗勝所幸舊雨一方伐柯不遠
匡其不逮自應無愆指南若何而成業無荒若何而新疇
日關所需官吏皆在屬城凡茲現在之經營寔賴 賢王
之遺緒繹思弗替則弘贊彌深弟雖踈陋知獲免于隕越
矣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書

蘭雪齋藏本

與保定李太守書

老公祠茅率八郡惠流百城卓績循聲 九重倚注建藩
開府指顧可待頃歷屬邑美稼遍野民氣和樂僚吏蒸蒸
益羨德化及人不待嚴急而後可以為治也古人風軌去
茲匪遠矣第年來東西調委奔走弗遑是以久疎修候然
欽企之私與日俱積無間于河干握手時耳遠荷注存感
而曷既隄防任重殊切悚惶而河無羨溢雨不決霏上流
安穩故餘波之及我者舒徐演漾修補之力獲施幸保寧
謐寔泰下風反蒙褒飾詎所克承率佈數行聊申素悃伏

陳學士文集

卷七

聖

蘭雪齋
藏本

冀清照臨穎馳溯

與灤州朱牧書

前小力回辱手書秉承分俸拮据中尚能那轉足仍古處
久而不渝非時沉度量所及也官保忽然星隕是國家可
惜人病中聞之不覺駭惋歎詫者累日年兄有知己之感
諒深悲悼也侍卧疾月餘今乃杖而後行三小兒棟發閭
海望七老人未免傷離念遠情緒作惡不能洒然于懷耳
又欲作數行抒寫蘊結適族第實言來問疾並述新政清
簡羣情翕習甚慰遠懷實言系出同源遷籍灤水力農課
子外毫不知戶外事曩在溲陽禱雨唐山必以其家為弭
節之地推分盼矚想雅懷所不吝也外官保輓詩一章寄
覽即候興居不既

陳學士文集

卷七

聖

蘭雪齋
藏本

與馮州牧書

當年共勦水利稔悉長才形迹雖疎而情悰甚洽自賢
 邱仙逝局曹雨散舊路星離老長兄馳驅王路第亦
 輒繫農田音問濶絕幾歷年所矣近聞擢典名州治聲
 卓鑠大為水利同人生色慶欣奚如也茲有啓者敝房師
 給諫方公諱文瑞湖廣武昌人曾令豫之考城分校鄉闈
 貴治王老先生名某者乃其所拔士也不止文章相賞而
 且恩誼交深在輦下時曾為第輩言之猶以得人自詡徂
 謝以來家難紛紜物業零替長子久櫻心疾稚男寡母撐
 際學士文集 卷七 辛 蘭 雪 齋 本

與遵化杜牧書

八月間薊門嚴使君見過以通門世講樽酒叙澗詢及東
 諸侯行治以世兄為弁冕以為精明強幹而出之以和平
 熊熊非百里材也愚聞之竊喜竊慰而感慨係之憶昔尊
 公長兄抱負非常卓識奇猷遠出人表而未竟所施天所
 以償其未足者將在後賢乎因與嚴使君言此吾亡友果
 齋先生子也子與先生俱以講求水利愛知于朱文端公
 先生與文瑞言于津門體切詳辯娓娓數千言文端嘆為
 奇才坐客咸有妬色既退文端目送之日非諸君所及也
 陳學士文集 卷七 辛 蘭 雪 齋 本

歸言之賢邸將以...上聞而僉人計沮之不果文端
 每以為恨予才遠不及先生而所見畧同先生雖身不用
 而當時設施大概多採其議予撰畿輔通志河渠書所論
 斷皆先生遺意也往歲西林相國奉命行河奏以予
 輔行有所開陳過蒙激賞與先生受知文端同歸以入
 告欲起之謫籍亦以沮者有力不果相國嗟而恨之亦
 猶文端之遺恨于先生也先生既沒而予亦已老矣士君
 子之遇不遇豈不各有命焉何吾兩人之髮鬢若是嚴使
 君為惘然者久之愚生平遭過既與尊公約畧相同尊公

退閒之後猶能卜築河干蒔花種竹嘯咏以娛遲暮意致
悠然而愚一爲老身之計認買官屋一區便致狼狽至于
累及親知愈見其才之不逮非第水利一端而已也自元
年回京之後家累駢集飽舍苦無偃息之地故以身及兒
子之俸扣抵屋值已而左遷停俸兒子時在戶曹悉力支
拄者年餘泊奉發去闔遂成無抵尚有新野舍第處寄資
代交去秋舍第一病危困接濟不前逾期頗久而追呼迫
于前叅劾懸于後矣不得已四出告急賴查慕園力乃解
一結今春則定與王大尹原泗之所助也茲秋俸之期已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李 燕 雪 齋 本

與連東洲書
年來持節者視柘木津爲侍御廻翔之地遂令繡斧之尊
下同權吏今得大君子風節自持激揚劾刺如清秋霜烈
商吏肅然有抱水臨淵之思斯謂克舉其職不忝古埋輪
之風者矣又聞篤念舊雨存問遺孤俾道左練帚得以通
門賜問如可久楊君之子者振萃噓枯尤非今人所恆有
老公祖一舉盾而廉頑敦薄足以正人心厚風俗若此豈
不卓哉第輩得之下風不禁心折口誦太息而不能自己
也楊君脩潔尚氣節病廢九年實恨千古諸孤有轉壑之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李 燕 雪 齋 本

思久遠之計此會一失則長逝者恨無終窮也故敢輟塵
清慮伏惟裁察不宣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手函

蘭雪齋
藏本

各榜司馬御奇書

蘭雪本不知河務而性喜監議此自制科人習氣乃墮水
因屢蹈危機幸而免者天也今與言河真如談虎色變矣
綠野慨然念桑梓愚獨能不凄然念邱隴哉然人微言輕
無足徵信憶有高安公雍正八年總叙水利工程一摺其
稿乃手授水利府供事張瀚鈔清復加刪改勾點遺跡宛
然日向做麓遍搜而後得志即以奉上閱之便曉然各河
開建始末即賢王經始規模備矣無煩蘭雪饒舌也所
示各條具佳實為今日切務間有出入隨筆釐正綠野自
不病其狂直然求秘之無言我一字為感獨流開河賢
王曾建此議以事關運道先帝慎之特調河使某公
商榷而止此事係乎氣數綠野總之自盡其心而已至漕
水不能疾清以三岔口為兩運爭趨駢進之所阻耳兩運
分減如法抽薪釜底其沸自止似不須另起爐灶也綠野
通敏逼人若有信任之者竭其所蘊可以集事愚衰老畏
人陰叅未議不欲彰之俗間耳桑乾上半尚未圖出前所
授乃皇明職方圖陳坦綬所輯出也留心訪之當可得原
奏稿幸無遺失以高安手跡存焉爾

陳學士文集

卷七

手函

蘭雪齋
藏本

與梁明府書

青旂乍轉春自東來珠十初迴恩從非至冲襟茂對受祉
曷窮項絲報謝親賓周行行落人無慘悴言有益藏居然
樂郊頓忘澤國詢諸父老咸頌仁賢乃識廉靜所貽愈足
和平之大迴憶五載前凋傲在目豈復知有今日哉已乃
稅足傲鄉風景亦異湖淀半成阡陌檣櫓多變輪轅族黨
畢來相為勞苦弟乃備宣風教之美誠以奉公之義因言
本村所苦只在船差府衛交衝往來旁午近蒙鑒其偏累
准令減半應差六人手額如重負釋肩然賢父母有曲諒
陳學士文集 卷出 五 藏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

卷出

五

藏蘭雪齋本

之慈窮于民生無妄之念皆以年來水涸漁化為耕船既
無多不堪撥遣誠恐 皇差臨邛差押隨營兩船須入
夫四名往返匝月計其經費既苦維艱而本村迎送運載
不敢稍稽晷刻又難兩顧若蒙更賜鑒原准免其隨營留
供本村差徭雖窮晝夜不敢言勞合具稟詞免兪代請兪
以先靈歸窆宗黨間勞役為多難斬片言不用酬其意
倘可上邀恩貺便為澤及周親謹附原詞呈取進止

與徐明府書

查賑賢勞不能兼顧兪所深知唯夫料不集天時難測徒
手周章不得不仰呼求助耳即承飭催足仍舟誼今日未
刻王差二人至隄明晨當相陪查閱老父臺未審可暫來
一晤否彼欲面宣 令諭甚望責然至冒雨集眾徹夜星
馳所以為做邑生民防護者弟已詳悉言之矣率此佈覆
諸容百鑿不一

陳學士文集

卷出

五

藏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八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與王念庵先生書

與符幼魯書

與吳赤谷子論文書

答鄒太和書

答李銳巔書

與同年冀隆吉書

與同年黃崑圖書

陳學士文集

卷八

目錄一

藏書本

答某學政書

答費懷谷書

與才步武書

上安溪相國書
代王念庵

代人上當事書

代人上當事書

代人上當事書

與程某書

與某人書

與某人書

與楊石湖書

上劉制府啓

答沈總河啓

答孔太守啓

上永平太守張公啓

家言

陳學士文集

卷八

目錄二

藏書本

陳學士文集卷八

文安陳

甫著

男鳳友孫雲校

書一啓

與王念恭先生書

佳藝三篇竹氣高寒月稜纖潔到此境界送君者自涯而返矣論古二則卓識邁倫架漏千載某素自謂頗有所見視此爽然自失在古人篋中未出也近批孟子稍得其意度波瀾之所以然已于去臘卒業現在讀論語官然離帖括訓詁而求之一有所見便記之頁上殷因夏禮一章語

陳學士文集

卷八

藏

蘭雪齋本

云非以知來亦以垂訓合之尊指萬里如面訂然抵掌古今論世知人校之百不及一此後由斯二則推而準之或更有所觸發不止於夙見之固陋也下第甚以為憤不足復言得失但念束髮受書蒙指授遂有所入雖不敢追步前人亦不可謂之不知甘苦矣終此寂寂與斷煤敗紙歸于零落豈不悲哉欲收其散逸撫其可存者錄為一帙付之子姪輩使藏之乃自序生平所學為文章之原委因憶南樓會課受命函交間景色聲情宛如昨日而西江萬里一信為難不覺黯然神傷超然夢越也忽接手書如清泉

滄溟襟通體俱爽快也何似九叔日相伴慧而受善所造

益優當年所得之提命者盡以還之所謂青瑣我家舊物

耳近所論著繕寫不及謹錄叙一篇呈寄賜覽之下得毋

有超然默然者耶老親幸健餘口粗安附聞異地同天何

時一會萬望自愛以慰輿情臨筆結戀曷既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二

藏

蘭雪齋本

與符幼魯書

五月九日接手書并領所遺清俸魏荷不可言書中所云
王寶成何人乃好賢愛士如此也古之方鎮如于頔韓滉
皆能優接賢俊往往見于篇咏今乃亦有其人哉然賢契
方不憂客次之匱竭遽念鄙老之困乏而分沫以濡之如
此襟期自宜為王觀察所傾倒耳賤體已復舊唯艱步如
故診者率云服參不足不能令氣下際既限于力之不能
亦安于年之可廢從此畏足不預人世未始非天之所以
佚我也仰承造物之仁亦不敢無所用心虛糜日月從事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三

蘭雪齋
藏本

簡編時有新得詩三百篇俱有評註已于穀雨日卒業益
子七篇皆至文也亦評點一周矣二書皆子弟輩童稚時
所習熟唯其熟也如沙彌等誦功課經渾不解其味及為
制舉業則又泊没于章句訓詁之間遂令亘古妙義奇文
面目塵封不知幾何年矣今一一為之洗剔而出雖于聖
人大義無當而令子弟輩讀之另換一副手眼如獲異書
則所啓發之者為不少矣現已覓人鈔寫寫成不敢畧外
人如賢契家中子姪輩可共觀之也外九歌及古詩十九
首亦有臆說容錄寄呈正此皆病足杜門閒中功課也近

詩數章附呈一笑便中可轉致程素菴知之餘再悉不一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四

蘭雪齋
藏本

與吳赤谷子論文書

世之無古文矣交宋介山知古文不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如鍾太傅書一點一捺一波一直散之成體合之成章非唐宋人先有結構而後有辭致者也第心慕之而不可及也繼以介山而又得吾赤谷子蠹書一編亦經亦子欲閣下自言所見自文所言適與經會耳若有意擬之不加束誓之補詩王通之貌論語哉而又烏乎子也漢人變三百篇為樂府其古與奇挺若前乎三百篇乃正其下之二階也蠹書亦然下經一階故似子苟欲擬子則風格已趨晉人下尚何子之能為吾故以蠹書殆繼經而作豈第願自成一子哉此又第之心摹而不可及者也閣下曾一過我而不獲一遺耿耿者彌旬然日玩蠹書則既神遊矣特未遘其面耳書所言皆人所未始言者竊嘗謂魯論最平易人人可曉夫果人人可曉孔子何屑屑言之哉唯舉世不曉故言以曉之而人以為可曉孔子言之而不曉如故也予每為四書文有人所曾言者輒吐棄不復道或以為離經然不襲注疏耳自以為與經合也至此之蠹書則逕庭甚何者意之也非得之也閣下幾于得之矣久欲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五

蘭雪齋藏本

作一札自道所見去冬有舍甥李之崑為領運千夫長其第之擘同讀蠹書而有窺者也將以為南鴻而弟忽病不果作今相舍親永祥者亦以千兵之任遂作數行附之轉達蠹書畧識數字并呈覽拙稿數首_中匠石繩削之嚮慕之誠不暇匪醜點定過仍付舍親寄來倘厚賜答教以為文之旨幸甚非所敢望也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六

蘭雪齋藏本

答鄒太和書

讀大序且喜且媿平生不敢以文字示人知其不入時目
又未敢自信果有當否也十上公車老博一第即同榜中
亦未有以其為能文者數十年心力分飽蠹蟬耳老先生
海內巨公所選刊諸家文流布天下乃蒙許可如是豈拙
文真有當耶雕飾之過枯株成青黃自顧亦覺生色遂以
誇示子姪輩居然作者之林矣發我狂疾恐品題者不得
辭其責也知已難逢論文不易迴憶從前嘔心鏤肝追光
逐景頗謂不讓古人而寂寂者數十年乃今而得剪拂發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七 蘭雪齋
皇于大方之手昌黎所謂侯喜死不恨者也先此道意尚
當踵謝前奉借 三朝實錄摘要檢付去手列傳有
脫稿者賜觀以為模楷無吝是幸

答李鏡巖書

賢甥剛腸勁骨如松栢之性力可抉石直下此君子立身
之本人臣勵節之原也去秋八月廿三日往謁西林相國
語次偶及人材深以時流多媚骨為恨愚因以吾甥行誼
脩潔氣節堅峻之槩縷舉其事以告盧林公聽之媿媿以
未及一見為憾夫加意入流宰相之職也樂道人善士大
夫之分也豈以私吾甥哉風聲所及或俾天府聞之為地
方收得人之效亦仰裨 聖世之一端乎至內誠外和
乃吾輩脩身接物之準的所見及此便是冰解凍釋之候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八 蘭雪齋
也欣慰不可言司馬別駕離閩官而贊助郡守接遇令彼
一言之開濟一事之救正和以出之使不忌誠以動之使
不疑彼之善即吾之善矣而身居局外智出旁觀雖宰臣
猶居土耳其况高齋清燕坐卧嘯咏與山接詭文之曠逸古
澹尤異向作何怪其然乎愚平生喜奇負氣老而未已別
後沈思金剛楞嚴之指頗有倒却剎竿之意而長安無舊
識恨不能與賢甥商榷耳毛詩已卒業僱人謄寫草本未
竣若清出即以草本寄覽取正也家計蓋不可問大抵如
頭陀募緣度日仰布施為活施者拒者欣者厭者種種不

一亦付之一緣字便了蓋收受明白報施自在差勝使作孽錢者故亦恬然不自爲愧忤也唯諸姪之在故鄉者向皆賴吾舉火自舌耕時已然婚嫁喪葬之事成力任之數十年如一日此賢甥所知也今則欲相顧而不能十二姪兄弟猶時有濡沫之及五姪處則聽其自作生計矣二三年來敝村田疇在水渠食指漸衆糊口已自拮据而錢糧之逋數積纒至四十餘金一屆開徵追呼激比何辭以謝官府此則鄙心所憂而不寐內慚而有負亡者也不得已令其西行作一扎上和順族叔免貸其半餘則不得不累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九

蘭雪齋藏本

吾甥矣冷暑無餘資愚寧不知之然管其地尚有轉移之力賢甥友于情深或能諄于區區之懷而不惜一援手乎大武昆弟甚感高義前語悉致舉亦自咎其十之不曉事也附候近好言不盡意

與同年莫隆吉書

一葉齋中默然作別未知古兄元兄何以卒歲而意所懸結者則吾兄內城二數坐守不去爲難遣也周二至詢知此項竟清清寧度歲心始釋然弟廿九抵家諸逋皆爲黥補除夕團老母坐強作歡顏老母意頗愜適新正已過一旬康稅過于往年雖家無一月糧然八十六歲老人做邑亦無兩得遣一日卽難得之一日豈不可謂獲祐于天耶親家處催娶小女甚急辭旨苦切不知其南來之資蕩然若此然顧念弱息年已廿四尚不克遣歸爲人父者寧不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十

蘭雪齋藏本

愧心姑許期五月矣不知作何計也魏閣學已赴楊未此公清節素重圖圍而開明過之于圖圍必能鑒其廉操不至逢迎部議陷以侵蝕也但浮議多以每引三錢之費爲口寔因以爲圖圍罪不知此自兩淮公費自有准議未嘗一日能去非鹽院道所能取亦非所能革也魏閣學雖廉察欲去此項則鹽法不行芻用之克當稽之有法不爲司事漏卮則得矣而竟以此入圖圍而實其侵蝕豈非冤抑之尤乎保全廉吏世教攸關奉常先生以激濁揚清爲已任公議所由出也吾兄爲一言之自能致此意于新使耳

與同年黃崑圃書

窮措大遺其兄女乃就長安貴公謀嫁資市儈中有意笑其癡者至潞河敝邑與試之親友握手勞苦問其來故相貽以目意亦以為癡也入都徬徨旅舍自疑因自咎然既來不得不見見不得不覲顏言之不謂年長兄寬假之不禁笑其癡不違其請殷勤慰藉以至于此也少以文字見知使家吹拂長其聲價廿載以來所以噓植之者至矣弟雖愚陋尚明止足之分自惟生平無絲毫可以報稱者徒恃故舊屢有干求即使此來拒而不聽亦其分應爾何則位陳學士文集 卷八 十一 蘭雪齋本

尊而愛博求多則施倦也慷慨存恤有加無已固已出乎人已意料之外矣寧敢復較遲速旬日之間哉然遺嫁之期在來月中旬貧家一無所儲買置裁縫勢須預辦此月之終方叨嘉惠倉猝措置必將不及均之為施也年長兄倘力為轉移五十金不難立致直須書一紙付之質庫耳俾弟賁之疾馳到家奉之堂上博一老人開顏一笑使親若友聞之慨然知吾兩人之交有非世俗之所及料亦借以關市儈之口而奪之氣即弟之聲價因以益重也豈非決舉哉士伸干知已而屈于不知已使吾兄一見而悄然

則不敢言言之而漠然則不復盡言矣言之而益復藹然此弟之所以暢聽言之而忘其瀆且厭也惟年長兄裁而示之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十一 蘭雪齋本

答某學政書

禮著論秀詩賦丞鬣蓋野有俊良德教斯沛士暗經術民俗鄙嗉故造士卽所以化民而掄才正所以弼教也古之造士以藝本之掄才以文藝以肄其事文以奏其言厥制雖殊爲道則一然則督學之職蓋合古司徒司馬之掌而兼之苟非才可以經世藻可以揆天育人材於陵阿之間識神駿於驅黃之外者未足以拔奇尤而陶羣品也往者三輔之地人文不競相尚以帖括章句之習識趣庸陋無翹出之英自熊鐘陵蔣虎臣兩先生相繼視學而人材爲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三

蘭雪齋藏本

之不變數十年後其流既衰矣日照李愚庵先生起而振之鼓舞激厲五六年間士皆通經學古各以軼出爲奇而訓詁之家斗筭之子俛首息喙不敢和其似是而非之莠說一時秀傑之才彬彬輩出夫秀傑之與庸陋其損益于世奚翅逕庭哉秀傑之士上可以黼黻大猷下亦可羽儀鄉國不此之求則庸陋者進矣庸未有不妄陋未有不俗者知不足効一官况能化一鄉耶人材之衰也率由學使者之以官爲悅而不以文爲悅也曲謹以旌其廉隅小察以誦其綜核吾可以告無過耳與賢育材拔奇賞異轉若

非其所意也如是則庸陋者乃得以濫竽而充額夫使職

之設豈端使然哉抑亦求之已而無其具故也唯老先生以盛朝麟鳳之姿秉家世珪璋之重涵負海嶽咳唾風雲而又與善若不及愛才如恐失侍之獲奉周旋者二十餘年矣每念吾鄉人才近復不振目未涉乎墳籍身已職夫科名得之者旣不以僥倖自居慕之者亦皆以速化爲術通經稽古視爲迂途而學術人心日就苟且非得名賢如老先生其人者曷能激頽波而挽之乃豫人多幸奎曜南躔側聽之餘不能不代爲稱慶也夫中州古勝地河洛嵩少清淑扶輿之氣鍾焉乃文近朴而俗近儻視直隸爲甚豈風氣應開轉移化導必待其人故得而先我歟彼中州士氣久已蕭然矣芹藻夷于蕭艾甯越等於氓隸薪已非翹楚也何有老先生至而煦之以光風興之以化雨旂影車聲俱挾色笑而後人人自喜亦人人自愛也泮水清澗泮林肅茂魚有相忘之樂而瑞麟始生鳥有好音之懷而奇毛斯出夫板其尤而羅其雋表其一而勵其凡所謂大目視之大鈞鑄之河洛嵩少之靈必將蒸蒸盡出其奇以助 聖朝作人之化此千載一時也方欲寄一言以達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四

蘭雪齋藏本

忻暢而陳盛美乃先辱手教之頒獎飾注存疊疊無已捧
讀之下且喜且慰小兒家信中備述優藉逾于等倫但童
子備官常虞隕越尚望老先生賜之督教乃見雅愛之深
耳肅候起居臨頴曷勝瞻溯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五

蘭雪齋
藏本

答賈懷谷書

別來忽已六載何歲月之易得也憶昔共事賢邸接席西
園遙夜深談倍叨關愛於時宵人構譽庸妄附聲唯老先
生長允鑒昭質之無虧締素心而彌永此義千古何日忘
之泊七載冬渠魁以賄敗伏其辜羣黨解散弟以銷骨之
餘卒賴 賢王之明眷留勸理方將剔揚一切就此大工
以副知已厚期曾未數月而仙駕雲飄羣僚雨散俛仰便
成今古可勝泣然弟雖過蒙 聖恩存錄觀察圻左農
田而志廣才疎上無 賢邸之稟承下無良朋之規指縱
踴駑鈍終恐無成每念及茲未嘗不瞻嵩雲而神往也前
辱手教遠頒正嬰肺疾不能行鄙意以酬清問而寒臆常
語又非所陳於素交之前故闕然未報老先生知我之深
自能垂諒也屢接小兒家報深蒙訓誨如親子姪弟標標
之材未知尚可受工師之尺度否茲因羽便敬佈積忱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五

蘭雪齋
藏本

與才步武書

春明握別歲驚頻更翹首南雲飲闌芳烈老年長兄忠孝
 本於堂構經術蔚為事功誠于已舉而措之於人基于下
 漸而達之於上凡所別歷具有本末非徒遇合之隆而已
 也年來梓里耆宿凋謝殆盡同榜諸賢振起者尤落落無
 人垂不朽而建非常非年長兄其孰望焉前明劉忠宣為
 一代經濟名臣平生每以不獲作令為恨外轉叅政數求
 攝府兼因以接令長察民情嘗謂州縣之官於民最親閭
 閻疾苦吏胥情偽上官所不能深悉者唯州縣知之士大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七 蘭雪齋藏本
 夫不自州縣起家雖有志經濟終恐民情尚隔措施未必
 曲當第每誦其言而趨之凡親知為長吏者祖送之時必
 以此語為貽然能卓然見之行事者幾人哉第因久困公
 車已就庚辰揀選古今吏治頗屬究心已以僥倖留館浮
 沉于辭章筆墨間未得親歷其境故所見多坐談空議及
 奉 恩命觀察農田雖竭其心力而猶無當焉乃益嘆
 服忠宣之言之不可易而因以益嘆服年長兄之事功誠
 于已而措之于人基于下而達之于上微特非弟輩所及
 亦近今士大夫所不數數見者也久欲致一言以申導志

意而江山迢遞郵寄為難今近在中州小兒又隸屬部內
 得藉佈惻素伏惟起居為時自愛以慰同人以先梓里幸
 甚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七

蘭雪齋藏本

三代以上致治以道詩書所載君臣相與浴傲廢賦皆執
 中主敬之微旨而厝注之迹畧而不言者多矣豈不以法
 百變而不窮道與天而無極歟孔孟以還道在下而法在
 上治天下者多不以道有道者或無以易天下則守先待
 後獨以其言傳論世者常以為悲程朱之徒不遇也數極
 理復景運斯啓 聖天子躬堯舜之資我夫子居伊周
 之位協于 睿慮施及萬方軼漢唐之故迹契勳華之
 許謨朝不聞拂弼之言野不見更張之事而兆人從欲重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九一 蘭雪齋
 譯向風不惟 帝德之難名寔維至人之無已頃在內
 閣每深觀而默識之我夫子所與 聖天子商畧表章
 近思切問者皆孔孟程朱之遺言執中主敬之微指夫源
 深則流長表端則影正化理之隆厥由此矣故常言之于
 同人述之于後學以為 聖神相遇道法同揆千古一
 時也某幸備官于朝得出于門下又以先人遺行獨蒙眷
 注異于尋常爛然雲漢之章被茲枯朽之質是以感奮砥
 礪求一言之幾于道或一事之濟于人雖荒陬僻郡不敢
 以為遠冷暑寒員不敢以為冗祿舍僅敝風雨妻孥日食

杞菊不敢以為貧薄書之暇沐手展夫子之書潛思而莊
 誦之怡然有得則進郡人士而與之講解聽者皆欣欣與
 起如畏壘之民見庚桑而思老子也因選課士錄詳為批
 注旁及唐宋之事稍加論次謹繕寫一二仰塵鈞鑒外鄉
 試擬墨一學道觀風文一俱極荒謬然敢干呈覽者聊以
 表寤寐羹牆之思雖在萬里外而執經問業如親函又云
 爾倘蒙矜憐俯賜訓誨俾其學粗有所成行稍有所立不
 負生平親炙之望感且不朽

無罪者也。讒佞之人妬某之遭掇拾形迹而加之媒孽，謂中丞之政欲以相軋而某亦舍其舊而新是謀。

之深然此豈足以惑明公之聽哉？節制秦蜀生殺予奪唯命某依然部下之末吏也。何新舊之云若中丞更張之事

在壬寅秋冬間以為相軋誠無以辯乃其時庸功甫奏帝眷方隆吹噓可以致雲霄指揮可以迴天地中丞而

君子也受恩新而思報切必不相軋即使中丞非君子亦必明于利害之數矣又豈敢相軋哉唯其內不負心外不

負友是以至于被謫入藏而不悔某親見其如此也遂欲陳學士文集 卷八 藏 蘭 雪 齋 本

以報中丞者報明公是以相從于患難之中徇以微軀而不顧至于中途而返則亦出于中丞之別指其情事已具

于前稟矣臨當北上走西安上謁面陳所以值憲節再入

覲瞻幕府悵然而行歸故鄉展墳墓即奉老母同發安養舍第二河署中計以補官之夜請假西來仍珥筆

依左右時獻芻蕘以終初志而奉引之下 明旨所降適愜素心長安親故不知本末以 上有善于鑽營之

論以為此必明公銜之而致此某笑而應之曰不然某之受知于公也無一言之容左右之譽一見而蒙殊遇此何

所鑽營而得之及受知中丞非中丞能知之也亦由公以為相與切磋之人故特見禮遇又豈鑽營之所致哉此乃妬某之遇者私計揣度以為某之于公非鑽營不能入遂以蜚語 上聞不惟陷某且以累公知人之明猶賴

上信公之深故不重斥某而即令屬役于麾下是某之今日猶然受大厦之庇也于公何疑焉時屈鎖印部咨未可

即得裝已素辦領文即發先馳稟以申其志意伏念明公爵位愈崇朝野之責愈備勲業益高盛滿之戒益深當此

之時道古今而譽盛德者不知凡幾矣夫以一身係天下陳學士文集 卷八 藏 蘭 雪 齋 本

之安危則一言一動即關一世之重輕善作善成善始善終此非承令順指之人所得而知其故也某以不肖之身

蒙國士之過誓將盡其愚懇効捐糜之報于幕下不敢貪功何暇計罪哉唯公知我必有以察之于形迹之外矣

一代人上當事書

草木至無知也然而時雨淡風日晴則無不欣欣而向榮
况在人乎聖人作矣大賢為輔下無不達之情上無不察
之隱澤無所不加害無所不去賢無所不庸才無所不錄
堂陛一心朝野一體于此之時而不感奮自効是草木之
不若也况如某者世受國家厚恩累被聖祖殊遇
兼以葭草之未謬蒙一顧之知每謂犬馬之力尚可馳驅
惜其年力未衰坐成廢棄夫才德冠世而不遺片長地望
絕人而不忽微賤此泰山滄海之所以成其高深而非近
陳學士文集 卷人 圭 蘭雪齋 藏本

代人臣之所恒有也某之坐廢幾年于茲矣非有職守不
修之愆廉隅不飭之恥直以守太堅意太執等主庇民之
心過求其當謂鹽價必不可增商賄必不可受小民之疾
苦必不可忍上官之威令必不可屈遂失督撫之歡勒令
病歸田里生平親故往往笑其迂愚如大人之愛而惜之
者復有何人古人云得一人知已死亦無恨况此知我之
人乃天下之大賢才德冠世而地望絕人者哉比者
詔舉孝廉方正風勵人倫族黨間不察某之不類僉意合
詞上名行于當事既勢不能止眾不可喻杜門拊心深懼

玷茲曠典已而旗校沮難都統索賕無論某貧即不貧豈

敢嚮孝廉而沽方正以汗 聖朝之雅化哉此舉本不

克堪以此得官懷慚沒世寢罷固其分耳頃奉某日

上諭收遺佚于廢棄之餘仰見我 皇上體天地生才

之心繼 聖祖育才之志拔幽通滯巖谷生春某于是

忘其庸劣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乃具呈都

察院又以不合例報罷歸而悵然自失忽忽如有所忘中

夜而起徬徨顧念以聖人作睹之期大人輔治之盛萬物

利見羣材彙征雖夙有過愆者亦皆洗垢有瑕以一長自

陳學士文集 卷人 圭 蘭雪齋 藏本

見而某初無罪辜獨為盛世永棄之物斯不能已于向隅

之悲者也性至愚闇誠不知當事之例如何其不合者安

在謹錄原呈一紙恭奉鈞覽伏冀憐而教之以生平寤寐

服膺之人惜其才而恨其廢者積幾年于茲矣苟有可以

噓其枯而收其用必無所惜其力尚待某之仰首而悲鳴

也哉如大人以為不可是必真不可也即欣然就農執

耒耜輪租食力為太平之民終身歌詠豐樂以沒餘齒萬

萬無恨

天下之事有言之而即信者雖智者不能知其妄也有辯之而即明者不待智者能知其妄也天下人人苦貧人人喜食人人務苟得况某江夏之事乘萬眾之憤怒持賂賂之實據挾壯往不顧利害之聲迹當是時上官氣奪豪賈胆落人人不知所終乃始也奮焉忘身繼則稱病求罷此非有重利以中其心而靡其骨何以至是故謂某脅故督而取其金此言之而即信者也故督既以賄敗矣身幽囚團體誅金木楚毒之下無態不呈雖其所親愛受餽遺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三 蘭雪齋本

纒一三百金者無不欵以寬其刻之慘痛若某果有營取其金數萬則連染之下宜無先干某者而寂無一語何也則事屬虛謬所謂辯之而即明者也三楚士民深悉某心引病之日千人環署不聽其去論以身孤仇眾不去且見害乃泣而解散然猶聚巷語金令若不獲全則吾儕走闕下訟之是以欲發之頃送者塞路護之出境始號哭別去使某之此舉以義始而以賄終則唯罵方且不免豈能感動民心若此哉某雖樸樸未嘗學問而負氣矜節竊有志于東漢之賢好善若饑渴慕義忘身命是以海內有

舊如王虞章梁質人諸君子皆相與定交而王豐川不以某為不肖而重之以婚姻則某之立身或亦有本末焉非苟而已也然嘗以為諸君子隱而未仕志章于已而道不及物猶思得在上之君子德足于已而其力足以運世者為之馳驅効其尺寸故服官以來竭節奉公不避險阻四宰劇巨累蒙制府佛公額公中丞徐公陳公劉公剡薦然而未敢以之自負者以諸公多汎愛其所拔未極一時之選則某之流品猶未定也惟老夫子大人陶鑄萬類整齊羣品取舍所判榮辱攸分而某以廢棄之餘過蒙甄拔獎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三 蘭雪齋本

飾所加羣情聳異撫已內顧喜極淚下以為此生幽沉不復見天日今乃為大賢所稱許侯喜死不恨矣已而見格于吏部既復棄察其所由則怨家以江夏之事誣某故督而取其金疑似之間致回尊聽夫毀譽之不足以定人也久矣喜則堯而怒則跖有志之士不以屑意唯大君子之月旦則終身之人品關焉故不可以不辯辯之而明則某固較然為老夫子大人所甄拔而獎飾欲令効其尺寸者也然後可以仰首長鳴而待其剪拂矣情隘詞促不知所裁冒瀆威辱無任 待命之至

與程某書

草次移居僅置床席前堂後圃一任荒蕪畦蔬之藝治無期匝月之饒直又迫乃知萊傭亦不得輕作也如何如何日漸鬱蒸而家人尚曳絮縑豈吳綿有情乃爾乎兼之老母生辰已屆適 誥軸纔頒鄉中親故有不遠二百里來者禮應款接卽九十老人情須稍暢而猶然半菽度乎此日內苦悰種種第可爲知我者言不足與外間人道也往來雖多一有緩急便屈指無開口處老門長兄洞悉人情試一代籌不吾兄之謀而安適乎蒿目連朝故不禁言之感盾也

陳學士文集

卷八

无

蘭雪齋藏本

與某人書

寒夜聯床殘燈角酒老長兄雄情儁識目所僅見款叙既深因及家常得悉太夫人懿則固欲付之管城列之內則第人與言俱輕故遲遲未果今逢佳慶又蒙見委何敢過自外以不文辭卽當竭思含毫以揚盛美不日便可寄上也雞肋一官窘迫萬狀真不堪爲知已道如何如何何日來京一話積愆耶附有啓者湖州筆客久往來敝房師潘穎少先生之門選毫精而製法善武英殿沙書皆用之今遊津門須得善書家爲之賞鑒然則莫長兄若矣便令奉

陳學士文集

卷八

无

蘭雪齋藏本

與某人書

久睽芝宇每憶風標忽捧瑤函如親警咳老先生脫屣時
榮僑居山左冥鴻雲鶴可謂與物無競矣而狂易之夫繫
風之語無端干及已屬可駭且案結經年人皆遣放總復
檄提將誰與質耶即將此意大聲疾呼而人言俱微恐亦
無濟于中情委令叔老先生自能口悉耳承惠珍品媿無
以報諸容續佈不一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三

藏蘭雪齋
本

與楊石湖書

三復佳篇曷窮哀悃讀者如此作者可知然每諦思世間
化工如蜃山河大地皆所結幻影樓臺世人寓形此中聚
散往來更屬影中弄影觀彼化者無復稍存應悟存人亦
非實有惟茲妙明性體不逐生死有無來自往歸昭然有
處令即君慧業清淨不染世塵緣盡形遺非居忉利天中
定住芙蓉城裏迴憶生世宛如新夢初迴而乃翁猶于夢
幻中體悴神傷聲悲影泣毋乃多乎何當已矣夫至痛難
以強抑空化可以達觀雨中山果落去何因燈下草虫鳴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三 藏蘭雪齋本
來何意識剎那之變滅悟舟壑之遷移老長兄先生貞抱
冲襟皜然塵表委形返視頓解奚難已託人借楞嚴貫攝
得時馳上虛室危坐鑪氣微馨一塵不動于中領畧可以
忘憂矣

上劉制府啓

恭惟某官誠協天心庸熙帝載襟期似海浩浩然注江河而東之喉舌司天昭昭乎攬星辰而下也良由所見之大故其所受者弘平成肩禹稷之勞只行其所無事分陝任周召之重若安其所固然總庶政而洞中機宜君子之守約矣建一言而安全上下仁人之利溥哉某分是部民職兼末屬幸以淵源之舊早附門牆遂忘禮數之嚴累親几席載色載笑恍坐春風言示言提如披霽月識景行之有自冀率履之無違頃緣 聖主之誤恩昇以農田之重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三

藏蘭雪齋本

任才庸識淺惶懼寔深非無足溉之源泉而人戶素安其媮情雖有可開之隴畝而官吏率狃于因循總相度之多方實興作之不易惡之則恐以操切致謗寬之則又以怠緩隳功苟未泯其競練將難辭夫隄越所賴典型在望越陰非遙凡茲畊耨之區盡在涵濡之內來咨來茹願無悛夫指南是訓是行矢不忘于瞻非茲值履端之節擬申燕賀之誠介在東偏徒然西笑泐寅衷于東牘神已先驅塵內鑒于台端心乎永托臨啓曷勝瞻馳之至

答沈總河啓

恭惟老門伯大人勳闕承家公忠體國望繫中朝之舊斗樞依帝座之前任膺分陝之隆底柱鎮星河之渙峙見甸安原隰平成績禹之功行即調燮陰陽奮庸熙帝之載某分兼末屬誼忝通門人殷仰止之誠向大東而瞻岱近切來思之望喜小學以逢春直綠職事所羈未趨節下何意德音先沛降自雲中慚褒飾之過深顧光榮之已極欲使塵途老馬奮兩鬣而一鳴第恐櫟社散材運風斤其無施敬肅蕪束先布謝忱恭候崇禋仰祈鈞照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三

藏蘭雪齋本

答孔太守啓

恭惟老先生績者為霖功隆作楫棠陰正茂耆民瞻幡蓋於雲中河潤旁流屬吏仰旌麾于天上卯贊平成之烈旋開嶽鎮之雄弟忝係通門幸叨末契對秋旻之霽月懷抱頓開坐泰宇之和風心神欲醉一自銓車南返倏已歲籥潛移欽矚為勞常形夢寐德音忽昇如覲芝眉蒙獎飾之太深感存注之已極豈止親之懷袖直當鏤之心胸至小兒鳳友童子備官稚犢負輓何圖萬幸仰托二天破格栽培多方擁護睇慈雲之遙被遠慮方榮詎福曜之祖光關懷獨切但能免于隕越便已荷其生成欲報無從永以為好

陳學士文集

卷八

七

藏蘭雪齋本

上永平太守張公啓

老夫子榮膺天眷澤被名邦雖同五馬之儀獨繫九重之念小草附陵阿而生色列星依日月而流輝吾道之昌平生所望某自容歲罷整而家俯仰之間無復資賴併日而食以為固然當六月之棲棲棹扁舟之泛泛冀假途于故舊欲託命于門牆而到津以來又窘陰雨負塗載道無力自前遂寄食平居停寔羈身於卽次留連荏苒已逼殘冬泊人家祀竈之辰正倦客歸之日積愁成疾除日方歸所以北望徬徨奮飛無路者也逮今春之正月陳學士文集卷八七藏蘭雪齋本曳殘聲于別枝動輒因人食纒救口糜霜蹄于樞下畜澤雉于樊中貧過少年已忽忽而若失病侵多事每咄咄而書空回思我夫子一顧空羣三薰入幕指雲霄而延苾施剪拂以長鳴詎意有今日哉每欲攄之尺素用達衷丹而鱗羽不逢迹成踈情茲因友人梁子薛一旋任之便稟候興居兼疏積抱惟夫子之垂有焉梁友者向分邑鐸便叶嚶鳴近客津門愈深蘭契久荷帡幪之及切懷感激之誠歷語鴻慈兼許異政今以老母抱病未遑其行既仰賴乎至仁自見容以偉度伏冀誨之無倦賜以曲成不啻某之

身受矣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孝

蘭雪齋
藏本

家言

人生大本孝弟而已然今人只知言孝不知言弟弟善其兄謂之弟兄善其弟亦謂之弟否則皆不弟不弟即不孝兄弟不翁父母其能順乎我有十五六時即信定此理行之至今千辛萬苦不肯失兄弟之歡不惟不分彼此亦且不論曲直數十年來心血耗盡祖父兄弟以及姪輩吉凶大事分所應為力所難勉者亦稍稍完成無大遺憾却無分毫取之于家此處靠不得才氣不過師友間皆深知我厚於同氣能曲體兩大人不言之隱所以成竭其力以相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孝 蘭雪齋藏本

飲助幾番大事幸無隕越實由一念無私非有他能致此也我既不私汝母佐之以不爭成之以能忍二十五年以來親戚族黨頗無訾議在京五載聲名播于縉紳間同鄉同年言婦德者皆以為賢人生最難得者名耳既有嘉名光及父母榮施子女雖艱苦屈抑適足以成就德行孰與人家放志逸樂受人清議者其所得輕重何如也祖母年已八十五歲風燭草霜念之令人心碎舍忍一日免老人一日煩惱便是孝順一日舍忍一月免老人一月煩惱便是孝順一月此乃我心第一件大事故雖知過日不如

法亦知汝母子之苦亦知自己苦苦奔波却無遊岍至于
 生路欲絕亦憤不欲生然甘心受此而無悔者只為八十
 五歲老母只為孝弟二字再離不開只為我一生苦行砥
 節立名已成九仞不肯自成自毀辜負上天鑒憐之意及
 師友平日愛重之心所以得一日過一日得一步走一步
 卽勢窮數盡此身殞亡亦死有餘榮矣汝母相助作人到
 此時亦是功成九仞若不能忍一朝之忿舉平日榮名一
 旦棄之亟令我不能終其志豈不貽百年之悔乎自家骨
 肉分不清是非總之忍者是關者卽非也閒言閒語不
 陳學士文集 卷八 秀 蘭 雪 齋 藏 本

見不開付之便是善提三昧法免老人生氣一善也始終
 成我不爭之志一善也保自己之令名三善也忍讓二字
 可以貽子女無窮之福四善也至于日子難過我自能變
 通點補諒可免汝等饑寒若不能忍而至于乖爭是舉我
 生平而盡喪之矣我一生受苦無一毫生人之趣只剩得
 一點人品若並此亦喪則視此殘生真不足戀矣思之痛
 心言之墮淚汝可將此字念與汝母聽之如不盡解可逐
 句解之想他自能領畧也作人之道全要能忍外人橫逆
 相加忍之便可轉禍為福况自家骨肉乎汝等生稟聰明

天性淳厚讀書作文皆可以望大成禁不得根本之地稍
 有破缺便是一生之玷所謂根本非止父母祖父母伯叔
 昆弟之間同氣連枝者皆是也立人品培福澤全在乎此
 今寄去太上感應篇一本汝輩常常尋覽與汝母共閱之
 天人之理呼吸可通非影響之談也汝有至性故與汝詳
 言吾意知汝姐弟皆知愛父不棄其命耳辛丑年後六月
 廿九日示

陳學士文集

卷八

單

蘭 雪 齋 藏 本

陳學士文集卷九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河圖陰陽老少進退饒乏論

學顏子之所學論

禮理也樂和也論

樂本乎政論

一故神兩故化論

湛一氣之本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

陳學士文集卷九

目錄一

蘭雪齋藏本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

大易不言有無論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論

太虛者氣之體論

陳學士文集卷九

文安陳儀甫著 男鳳友孫葵校

論

河圖陰陽老少進退饒乏論 館課

河出圖陰陽呈數天地之道聖人之權行乎其間奇之陽也耦之陰也兩行而互宅陽禪于一啓于三以七而盛以九而窮而陰即生乎其盛乘乎其窮是陽再進而陰已在其內矣陰伏于二壯于四以六而老以八而極而陽即生乎其老乘乎其極是陰再進而陽已在其內矣陰在內者

陳學士文集

卷九

一

蘭雪齋藏本

陽之退也陽在內者陰之退也然皆及陰陽之盛時是以進為退也陽左行乎陰之中至南始得其位而出陰之外陰右行乎陽之中至北始得其位而出陽之外陽窮于九而一生于陰位陰窮于八而一生于陽位如環無端此天地之道所以無間也一生而六成之二生而七成之三生而八成之四生而九成之生於內成于外如勃有偶此天地之道所以並行也然奇者命之曰陽耦者命之曰陰于奇之中而命一與九為老三與七為少于耦之中而命四與六為老二與八為少則皆聖人命之也聖人以為有陽

不能無陰而陰之數倍于陽欲使陽常處饒陰常處之故
陽三進而始窮陰再進而已老使老陰退處無用之地而
八之少陰同三之少陽合而得配此扶抑之微權所以作
易以持世道人心之大機也

學顏子之所學論節課

效性而動謂之學學不至於復其性之本然是猶未學而
已矣聖門弟子七十人獨薦顏淵為好學由之勇賜之知
求之藝皆世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聖人未嘗以好學
與之豈其所學者各得其質之所近而於其性之本然者
猶未復歟周子言顏子之學既稱其不遷怒不貳過三月
不違仁因為學者決學之趨曰學顏子之所學斯誠有契
于聖人之指矣聖人欲人學以復其性必先化其質之所
偏故勇如由智如賜藝如求雖稱之各當其能而多致其
裁抑之詞恐後之學者不惟性之復而惟才之務雖學之
終身卒與道無與即以三子之賢得聖人為之依歸而性
與天道之間猶憂憂乎難之况後世去聖人遠遠各以其
意之所安為學之所嚮縱有英達絕人之姿而其所成就
者有限自孟子而後漢唐諸儒極其能事不過專功才氣
之末而性命之旨無聞焉周子出而探聖學之真源闢絕
學之要指太極之說昭然揚性體以示人而通書之作廣
其義而博其趣故言學斷以顏子為法夫顏子之學復其
性之本然而已矣性之體則中也其發則和也學者不知

涵養其未發之中則賾聞之先已有偏倚感物而發過差失節喜怒哀樂乘于私意而不自知雖欲不遷不貳而不可得其于仁也遠矣如是而言學雖終身學吾不知其所學者何事也中庸言君子戒慎恐懼雖不賾聞猶不敢忽斯非涵養其未發之中歟所謂依于仁而怒與過已澄其源矣慎獨于隱微推之應物之際無少差謬何至違仁于顯有所謂怒而遷過而貳者此卽顏子之學授之夫子而子思傳之孟子繼之周子尋墜緒于千載而發明之者歟學者可以知所用矣

陳學士文集

卷九

四

蘭雪齋藏本

禮理也樂和也論 館課

昔聖人違而禮樂之說不明後儒率以爲太平之彌文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以示崇增美故曰禮樂非百年不興吾獨不知百年之前其所以成功定治者出於何道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苟求其本然後知其爲天爲性爲道爲教爲聖人所不得已而非故爲是繁委飾治之具而已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旨哉可謂知本矣天生人而命之性故有物必有則其端視聽言動其倫君臣父子其感而發也喜怒哀樂莫不有其當然而不可易自然而不容已者當然者理也自然者和也聖人因其當然而禮以生因其自然而樂以成今夫孩提之童喜而笑怒而啼持以手行以足愛知親敬知兄教之拜起坐立則居然拜起坐立此何嘗知有禮樂哉聖人曰其體則禮之體也其情則樂之情也秩之而節文詳焉宣之而聲容備焉密其數則進退俛仰大其施則朝廟邦國精其說則天地鬼神庸其事則飲食男女禮經之而樂緯之禮別之而樂通之使人各安其當然而不可易各得其自然而不容已無一事一時而非理與和則無一事一時而無禮與樂以之治

陳學士文集

卷九

五

蘭雪齋藏本

心而心平以之為政而化洽施之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當此二帝三王所以脩已治人之善物也自周之衰為禮樂之說者切切於文物聲明器數之末而忘其本及秦壞王制並其末而亡之漢人不知以禮樂致太平而謂禮樂為太平之極軌卑論儕俗而不敢議復嗟乎豈知其為理與和哉苟知其為理則天下不可一日無理知其為和則天下不可一日不和孜孜講求惟日不足何待百年乎惜乎其未聞周子之說也

陳學士文集

卷九

六

蘭雪齋藏本

樂本乎政論 館課

樂也者生乎聲也聲也者生乎氣也氣也者生乎心也心之所感氣至斯作而物來應之其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其哀聲感者其聲焦以殺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然則人心其樂之本乎而濂溪周子以為樂本乎政蓋嘗求其說矣人各有心而哀樂不能以自主也政實為之今有比閭而處者其家富以完御其人者寬以逸則臧獲僮客皆于其容喁喁其聲已而視其鄰之人呻呼愁嘆之勿絕也則畜之者蹙而御之者迫也以家例之國亦宜然以國例陳學士文集 卷九 七 蘭雪齋藏本 之天下亦宜然昔季子札觀魯樂論十五國之風貞淫儉奢皆若入其俗行其野親接其士女無他以其政考之而知其當然也強國之政考其人心驚以辟故其聲囂弱國之政煩其人心懼以思故其聲促亂國之政慢其人心惰以淫故其聲靡治國之政簡其人心靜以舒故其聲平然則政之應在心心之應在氣氣之應在聲樂也者政之聲也則政也者樂之本也今有御琴者調絃撫節操先聖之遺音雍容雅奏矣而忽有觸于其目而動乎其心者則手與器之間劃然變之而况乎朝廷之上刑賞之大操人心

哀樂之原乎哉是故咸池之奏軒轅之治譜也簫韶之音
虞氏之風謠也立乎千古之下而聞其聲想其風俗之美
恍然陟其庭見其君若臣之相與委裘正芻意諭色授而
舉而措之也者此子貢所以等百王而莫之能違也周子
可謂知樂之本矣

一故神兩故化論 館課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可謂之兩乎陰陽可謂之一乎一無
體有體則不能神兩無方有方則不能化不神不化不可
以為道善言道者見一于兩見兩于一忘乎兩與一斯遇
夫神與化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斯言得之其所謂一合
兩而一之也非有所為一也非有所為一則一而已矣一何
以神其所謂兩分二而兩之也非有所為兩也有所為兩
則兩而已矣兩何以化張子之意蓋謂兩之神神于兩之
能一一之化化于一之能兩陰陽相體而不測不測則神
矣陰陽相待而不物不物則化矣是故一藏于兩一不可
名神藏于一神不可見張子于兩之非兩者而見一焉言
之所以窮神也兩生于一兩不可眇化生于兩化不可窮
張子于一之非一者而見兩焉言之所以達化也天地萬
物皆待化以成體而化本于神神本于一一者所以立命
也天地萬物皆待神以成始而神乘乎化化乘乎兩兩者
所以正性也若張子可謂得性命之精者矣

湛一氣之本論

人生於氣而役于氣若馳若驟而莫之能止凡有所為無非氣者無非氣矣我安在耶天載我以形而生我以氣生我者適以役我則氣之狎性也甚矣氣之生豈端使然哉請尋其本張子曰湛一氣之本也試申之今夫水激而為湍揚而為波沸而為清洄而為湍當其衝擊奔怒不能自止雖水亦不知其所以然然而水之本未始爾也涵之在泉澄之在淵湛然一水而已矣非有為湍為波為清為湍者之設乎其內也唯氣亦然人生而靜其有氣也如未始有氣也如未始有氣者氣之湛也其未始有氣也其止有氣也其止有氣者氣之一也湛則虛湛則明湛則靈合虛與明與靈而畢合于靜故湛若一則純一則專一則寧合純與專與寧而總極于沖故一若其然也故可以載維皇之衷故可以受萬物之備故君子持之以戒慎恐懼以養其未發之中故聖人主靜立人極焉由是而歸于志充于體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皆是物也流行而不可禦充周而不可窮而所謂湛一者一如其本然而已矣世之人昧於攻取之欲以為氣之固然而言

陳學士文集

卷九

十一

蘭雪齋本

為之役是猶撓水而濁之激水而怒之搏水而蹕之及其奔逆橫流則以為固然無足怪是豈水之本也哉

陳學士文集

卷九

十一

蘭雪齋本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 節譯

不偏之謂中無窮之謂大定大之體中無不周盡中之域大無不適二者異名而不可相無也而求中者必先之大張子所謂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者請得而申其說今天之體若此其無窮也可謂大之殷也而測天者定天之中必合周天而計之無不適均焉夫中非有處無不適均之處即其處也譬之射期于命中中地蓋無幾耳然必見其所不欲射而後得其所欲射然則中也者羣不中者之中云爾聖人見道之無窮而名之曰大聖人見大之無窮而陳學士文集 卷九 主 蘭雪齋 藏 本 定之曰中中即大之中也大即中之大也無大則亦無中焉矣今之學者以所見為大以所大求中是猶坐井觀天以天體為盡于是而因以所盡者之中為中豈得為中也乎然且語而不舍者非其所謂中者不中而其所謂大者不大也非不大也大不極則大非其大也有方則不大有方之大則大不極見隅則不大見隅之大則大不極極之為言大而不自知其為大者也不自知其大者化乎大者也化乎大而後大無方者絜其方而中出焉化乎大而後大無隅無隅者周其隅而中見焉得中則大在我

從心之矩錯綜之而不窮也付物之則曲成之而各當也斯聖者之性與天合而豈巧力之所得與哉

陳學士文集

卷九

主

蘭雪齋 藏 本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 館課

天下之物有息生于有間有間生于貳有外生于有內有
 內生於私聖人之心不貳也 一者成無息之久以
 無內成無外之 漢集
 聖人之所以肖 一者不貳之
 謂也兼者 一者不貳之
 如析言之 一者不貳之
 久析久而無息也 一者不貳之
 間固不貳也 一者不貳之
 陳學士文集 一者不貳之
 則無息無外也 一者不貳之
 一而其意也 一者不貳之
 而已矣 渾言之曰大者兼之富論 館課
 無外而得無內有內固不能無外矣張子曰兼兼則不私
 不私則無內無內則無外無外者大之殷也舉不私而無
 內與外者約之于兼而其意已泯然若曰聖人無所為大
 也是兼之富論者而已矣 一無體兼無量聖人之無所有
 者不可名名之曰一聖人之無所不有者不可名名之曰
 兼惟其無所有故能無所不一之所以兼不一也惟其

無所不有故能無所不一之所以兼於一也乾易坤簡
 聖人肖之張子於是乎知聖

陳學士文集 卷九 五 蘭雪齋本

大易不言有無論 節課

天地恢恢其道一也萬物芸芸其性一也四時覺覺其運
 一也鬼神洋洋其德一也大哉易乎闡天地體萬物推四
 時之變顯鬼神之情狀而為言言其一也其言不一正所
 以言其一也或言理或言氣或言數或專言之或兼言之
 以不一言其至一而已矣理與氣一氣與數一數與理一
 本末精粗幽明隱顯皆通為一學者知通為一則有無之
 說不生有無之義不立且夫天地鬼神四時百物孰隱孰
 顯孰幽孰明孰本孰末孰粗孰精將以有象有形者為有
 陳學士文集 卷九 蘭雪齋
 無方無體者為無乎哉則是有天地而無鬼神有萬物而
 無四時其不可行明矣若以為有生于無則是行之先
 有一無先有一無無亦成有若以為凡諸所有總謂之無
 有既不成無亦不立聖人知隱微之一體幽明之一致本
 末精粗之一貫也故作易以闡其化而窮其神而何至言
 有無以自破壞其說哉太虛者氣之體也其理謂之禘又
 謂之性無形無感不可謂無客形容感不可謂有也太和
 者氣之用也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散殊而可象不可謂
 有清通而不可象不可謂無也且夫易何所生易生于卦

卦生于畫畫生于二一變而無恒動而不居是以相錯而
 八相累而六十有四凡易之所有皆自一生而所謂一者
 天地鬼神四時百物之蘊無不備焉而不可名故名之曰
 易既謂之易矣且得為有乎既已謂之易矣且得為無乎
 有無不足以言易故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此橫渠之見
 易知道而非往而不返物而不化者之所敢望也學者當
 合太和參兩諸篇讀之則易之理思過半矣

陳學士文集

卷九

七

蘭雪齋
本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論餘

積氣之謂天積質之謂地時為山嶽為石結為崗九為墳
腴為壤汗為塗皆質也集萬質而為地析地而為山為石
為鹵為塿為壤為塗然則地無質乎哉地以萬質為質是
無質也地無質而有道其道若何曰剛柔而已矣張子大
易篇言一物兩體而曰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試論之道也
者地之所以為地也非質之謂也所以質之謂也法者道
之迹也效者法之徵也有道則有法有法則有效效者效
其法而已矣法者法其道而已矣其道剛則道所造之迹
陳學士文集 卷九 太 蘭 齋 藏 本
亦剛法所徵之效亦剛剛之必不可為柔若有畫之而一
者矣其道柔則道所造之迹亦柔法所徵之效亦柔柔之
必不可為剛若有律之而齊者矣故曰法也山為剛亦有
柔壤為柔亦有剛剛柔錯出而不可離亦並行而不相悖
於其不可離者觀法之經於其不相悖者觀法之緯經則
疏而主通緯則密而多理經緯合而地之為地成矣於是
有無質之地立於萬質之先而後有有質之地持乎萬質
之下故曰道也道者太極而已矣太極一物而兩體曰乾
曰坤乾在天為陽在人為仁而在地則為剛坤在天為陰

在人為義而在地則為柔故三才言不兩而兩莫不一張
子深於易故言必逢其原豈若異學之析地為塵視地為
塊者之泥迹而遺乎道哉

陳學士文集

卷九

九

蘭 齋 藏 本

太虛者氣之體論 館課

聖賢之於道真見其然而莫能贊言也於是多方以形容
之子思子所謂未發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張子所謂太虛
言雖各殊義寔相發皆真見道之所以然而形容之無不
盡使學者因其言而想見其所以然得言而象可忘也得
意而言亦可忘也乾稱論曰太虛者氣之體請得而申論
之太虛之為言未始有氣之謂也亦未始無氣之謂也使
其有氣何以謂之虛使其無氣又何必謂之虛既已虛矣
且得有氣乎既已謂之虛矣且得無氣乎不可以為有不
陳學士文集 卷九 三 藏蘭雪齋本
可以為無有無之所不能分者有無之所不能倪也不得
已而謂之太虛子思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曰中周子言
動生陽靜生陰之本體而曰太極皆其不得已之詞焉耳
中亦極也極亦虛也虛亦中也未發謂之中未發非虛乎
太極本無極無極非虛乎張子真見夫氣之體而無以言
之不得已而謂之太虛若曰人之所見為氣者氣也而非
氣之體也氣之體太虛而已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聲臭
俱泯而聞見之無所加也思為俱絕而擬議之無所容也
故曰太虛知氣之體之為太虛則凡氣縕布濩浮沉升降

往來屈伸萬有不齊之變皆以太虛視之曰其體本爾
也皆以太虛忘之曰其體不爾也而世之人方自囿于
氣之中執其有而不化或思超乎氣之外淪于無而不返
也不亦惑乎故君子守中而體極所謂太虛者在我而至
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矣

陳學士文集

卷九

三

藏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十目錄

文安陳儀 甫著

洪尼雅喀傳

薩布素傳

開雲老人傳

胡岫齋傳

杜碩夫傳

李月巖傳

梁明府傳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目錄一

蘭雪齋藏本

龍東溟傳

朱孝廉傳

陳孝子傳

井太守傳代

查氏一門七烈傳

李惠姜太君傳

毀將老太公傳

歐陽際隆事畧

趙節婦事畧

陳學士文集卷十

文安陳儀 甫著

傳事畧

洪尼雅喀傳

洪尼雅喀噶哈里人也與弟薩蘇喀等並以材武為鄉里

豪傑所推 太祖初起時扈倫諸國爭為雄長而烏喇

尤橫東西略人為兵洪尼雅喀為所虜中途棄妻子亡走

噶哈里攜父母諸弟及部族四十人來歸 太祖嘉之

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天命三年從征明力戰有功晉秩為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蘭雪齋藏本

三等阿達哈哈番從 太宗攻錦州未下奮勇登其城

毀堞隕而傷足第某馳救免追兵至第鬪死乃進洪尼雅

喀秩為二等阿達哈哈番任工部尚書罷起為戶部侍郎

順治三年卒年六十五四年 太祖配天禮成加

恩舊臣再秩為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襲罔替子伍拉禪襲

伍拉禪沈毅有胆畧初授護軍參領守副都統已為真終

刑部侍郎王師之擊流寇于潼關也伍拉禪以右翼從營

甫立賊眾來犯擊却之又敗其步兵潼關外以前鋒擺牙

喇設伏扼賊衝擊其騎兵破之復連破其步兵二營賊無



固志遂遁伍拉禪臨陣安間敵迫輒領霧深入為諸軍先
 故所向有功取平湖擊敗湖上敵船獲船十一艘從端重
 親王取杭州擊敗馬士英方國安兵于郭外從將軍譚泰
 征江西攻南昌賊五犯陣以右翼兵連却之軍還為後拒
 却敵者二渠帥金聲桓王得仁以步騎七萬薄我疾圍大
 破之聲桓死江西平取兗州擊敗偽總兵朱翊銑兵千五
 百人土山上定郡一縣二由一等阿達哈哈番加一拖沙
 喇哈番七年天下大定上 皇太后尊號禮成 軍
 恩進秩為三等阿思罕尼哈番九年 皇帝大婚禮成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蘭雪齋 藏本

前職為一等阿思罕尼哈番世襲罔替康熙八年卒初為
 刑部侍郎知英王藏刀事不以 聞削一拖沙喇哈番餘
 如故子胡拉禪襲有罪免朱馬喇襲朱馬喇者洪尼雅喀
 少子也洪尼雅喀三子襲父職者二人中子朱拉禪自以
 戰功授阿達哈哈番任副都統兼佐領而伍拉禪之子伍
 舒亦以戰功授一拖沙喇哈番任護軍參領朱拉禪之子
 四格亦為副都統朱馬喇卒子未成格襲
 薩蘇喀洪尼雅喀之弟與之同歸 太祖者也累官至
 副都統禮部尚書兼議政大臣初從 太祖取廣寧擊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蘭雪齋 藏本

兵從城上觀者皆備恐莫敢出戰取額哲額附于邊外也
擊圖爾格所敗兵右翼莫肯窮追薩蘇喀獨追殺之濟入
濠壑死者無算授一拖沙喇哈番初圍錦州取蘇班岱家
屬于杏山擊敵騎兵敗之守木魯河錦州兵兩犯陣擊却
之克錦州外城內兵出戰連却之圍杏山敗經畧洪承疇
兵于郭外杏山援兵乘夜薄饒黃旗守地往援奮擊大破
之擊敗寧遠突圍兵于郭外 世祖順治元年明亡

王師入討賊從擊流寇于山海關陷陣中礮殺贈三等阿
達哈哈番子阿蘇喀襲 覃恩晉秩為一等阿達哈哈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四

蘭雪齋
藏本

番卒無子弟繆其納襲任江寧將軍卒子桑格襲仁本旗
佐領

贊曰自古 帝王代興一時佐命立功之士率皆天挺
豪傑識畧不世出之人洪尼雅喀兄弟間關亡命捐妻子
糾義眾獨歸 真主當是時 王迹肇造勢不過一
成一旅耳而攀附恐後奮勇不顧身豈不真知去就大吏
夫哉伍拉禪累立功伐丕振前烈可謂世篤厥忠者矣慶
流子孫多以功名顯為將軍列校至十餘人豈不盛哉

薩布素傳

將軍薩公布素者姓傅茶氏自其曾祖哈木都祖哈爾蘇
始以約克通鄂城長歸 太祖而其先故噶哈里約克
通鄂城人也始祖充舜以勇力聞能手格猛獸而好義愛
人遠近慕之嘗獨獵深山中獲介麋焉遇扎喇爾五人欲
奪之舜曰孰能手曳此去者即贈之五人互曳莫能動舜
挽其角曳行踰三重壑五人者大驚相語此必傅茶氏所
謂充舜者也由是名益著歸附日眾乃為之分田授室人
給牛種而立之約東于是所居成邑遂世為約克通鄂城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五 蘭雪齋 藏本

長及哈木都以所部來歸乃徙居長白山之東尋遷盛京
至公父隨哈納始授職冠百軍領一旗駐防寧古塔撫綏
老幼矜恤鰥寡不留餘貲益好義愛人其家法然也閱兵
使者滿河以狀聞 上褒異之公為人沈勇好兵略尤
喜觀山川形勢嘗曰兵因地為形猶奕因枰布勢用兵不
知地是奕棋不識枰也以故阨塞險阻道里遠近多所延
訪無不究悉順治九年初仕為寧古塔將軍筆帖式康熙
元年改驍騎校三年以驍騎校擊鄂羅斯于黑喇蘇密有
功署防禦七年論功遷佐領九年將軍奉 詔徙吳蘇

烏喇之瓜爾察部族遣協領布朗阿護其行驍騎校昂吳等拒命殺我兵三人射傷布朗阿公請任力戰敗之近甚衆俘其子女昂吳僅以身免吳蘇禮烏喇人擒送斬之十二年論功遷協領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遣內大臣覺羅吳墨訥等祭長白山命公偕往至諾因河彌望千巖萬壑莫識長白山所在公素聞朝鮮長老言長白山在會寧府西北四百里而會寧在諾因河東南七百里意長白必在此間因請爲諸公先遂率二十人渡河行數十里登高峰東南望樹間鬱鬱若白雲伐樹視之則山也曰是矣乃陳學士文集 卷十 六 蘭雪齋 本

安之築室均田皆手爲經畫俾各適所願新至如歸焉已而黑金之驍騎校顏奇喀者得罪以十五戶進公追擒之送京師十六年諾羅西喇心等處新滿洲三百戶以徙至公拊安之如前十七年將軍巴海赴京師以公構其軍事十八年晉副都統二十一年 上命前鋒統領朗坦等覘鄂羅斯之雅克薩城 詔公與俱鄂羅斯者北方大國也其地延袤數千里包蒙古四十九部外東接界黑龍江侵偪索倫鄂倫春諸部落而雅克薩城其要害形勢遂與朗坦等至其城下指畫言可圖狀附朗坦以聞陳學士文集 卷十 七 蘭雪齋 本

二十二年大兵遂發公別以舟師由黑龍江泝流而上抵特爾德尼城遇鄂羅斯舟八艘見我師而遁公追及之宣上德意降七十餘人送京師 上知公可大任乃擢授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統兵駐阿蘇里經畧鄂羅斯之事悉以委焉阿蘇里者進取雅克薩城之要路而鄂倫春部中遮之爲之咽喉雖內附我而畏鄂羅斯之偪尚陰冀之通公欲進兵慮其爲梗乃使其族長朱爾空額等諭之布 朝廷威德示以禍福令與鄂羅斯絕鄂倫春部衆咸感悟遂殺鄂羅斯四十餘人送其首爲驗公厚賞之則

復殺二十餘人自是鄂倫齊與鄂羅斯相仇而我兵進攻無復却顧矣公以事聞二十三年遣兵取恒滾河鄂羅斯遁去進至圖庫兒河獲四十七人送京師是年 詔贈公三代二十四年公率兵取雅克薩城先遣精銳擊其哨兵盡擒之大軍猝至城下用炮急攻聲震天地守將厄里克賽莫知爲計遂以城降而鄂羅斯于是失其險矣捷聞

上大喜顧念鄂羅斯大國亦可猝滅兵威已振更欲以德柔服之遂釋厄里克賽回國二十五年厄里克賽復率衆拒雅克薩城公奏請進剿 上遣都統朗坦至軍傳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人

藏蘭雪齋本

命 賜公孫子兵法公遂引兵由平武進遇其哨兵擒之遂抵雅克薩城下鄂羅斯出戰擊敗之次日攻其城不下圍之一日大霧公料敵必乘我乃嚴陣以待果驟出復大敗之擒生口問城中虛實知敵已力竭計窮城且暮且下而罷兵之 詔至矣先是鄂羅斯察罕汗遣使求和

上終欲服以德不肯窮極兵威故有是 命公乃解圍去鄂羅斯自是愈畏將軍而感 天子其欲和滋甚二十

八年 上命內大臣索額圖國舅佟國綱率禁旅將軍薩布素帥黑龍江舟師會于厄不禁城平鄂羅斯察罕汗

懼遣使費約多爾等求成以極爾必齊河爲界東南至圖古魯河拓疆六千餘里而索倫鄂倫春諸部始有寧宇矣是年有 詔于黑龍江墨爾根二處設兵築城浚隄造廬舍開屯田皆公身執其役時喀爾喀等部爲噶爾丹所襲

殺越興安嶺南竄索倫部復遮殺之俘其子女公聞立帥兵往救援凡收喀爾喀千餘尸至齊齊哈爾處以遊牧之地治索倫罪奪所掠子女悉歸之而蒙百子女爲鄂羅斯掠者亦贖歸親黨諸蕃落聞之莫不感悅有泣下者二十九年召公入見 賜御衣 命坐內大臣班三十年以公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九

藏蘭雪齋本

總管索倫等部貢物公以各部生計土俗採捕之事擬爲則例以七條上請 上嘉其誠悉從之三十三年 陞見時方有噶爾丹之役 命還所守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奉 命統盛京寧古塔兵以從三十七年以公累戰功多 詔褒美目爲將軍第一賜爵頭等阿達哈哈番承襲六世三十九年兵田旱災奏請賑恤從之四十年罷凡爲將軍二十載蒙 賜衣裘鞍馬尚食珍味甚多四十八年 上追念公功復 頒賜御物公生平忠直無隱勞于國事惟力是視用兵料敵制勝臨陣身先士

卒故所向有功既以兩戰之威誓服強敵而堅其請成之志廣斥絕激至數千里屬部又安而口未嘗言功歷仕數十年家無餘財以康熙某年月日卒子幾人其季常德忠勇有父風累官至將軍

舊史氏曰余嘗充 三朝國史纂修官因得畧觀開國諸功臣戰績偉哉可與樊鄴滕灌爭烈矣獨恨不得見其家傳無從知其性情言語行事之詳吾友顧用方以薩將軍家傳示余紀載頗悉予讀而嚮慕之輒為之論次焉然將軍勲名藏盟府國史自有傳固不待予言為之表著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蘭雪齋本

閒雲老人傳

閒雲老人者順天文安人姓紀氏名遠宜字肖魯圻南人士所稱可亭先生者也先生以靈壽教諭領康熙癸巳鄉薦成雍正癸卯進士知黃陂瑞安二縣用舉者助教國子監構丞遷宗人府主事年已六十餘矣故自號為閒雲老人云在易之需曰雲上於天君子以飲食宴樂說者以需為有待以飲食宴樂為無為夫雲而閒信無為矣閒而老彼且惡乎待哉先生之雲不雨不晴隨風往來自謂無補於時以是為閒也云爾然而兩宰劇邑皆卓然有異政先陳學士文集 卷十 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蘭雪齋本

生固濟世才也不二三年輒罷去所施未竟君子惜之其令黃陂也俗雕悍多姦民好剽劫而尚爭訟或謂先生宜放趙張之治擊斷以立功名且時所尚也先生曰不然惡石攻疾豈不暫已然元氣見伐傷人實多民各有心抑豈不可化誨強教而悅安之顧獨不足為理乎是時甫更赦令羣盜在案者餘七十人渠魁三人主坐二人皆已置勿問先生傳集庭下反覆開諭令改行為良人言出至心羣盜皆感動悲泣有自愬不為鄉里所容者無以營生故流離匪竊先生即為傳諭保甲長聽其居住自新咸流涕而

夫竟先生任二年無一人為盜者先生又曰息訟莫如審聽折獄唯在知言言各有情情得則偽見偽見則辭訓辭訓則訟息矣先生初上時受訟牒日三百紙率多翻舊為新有累經讞斷而實名易辭以進者尤生剖析無遁情一一為之判決立案兩造莫不驚以為神自是講張之幻賴息訟牒日減後有至者而稀矣會 詔覈天下墾荒田額令下楚省州縣承指率以多報為能先生獨無所上曰官以足額邀功則民以加科受害礙瘠奇零具登畝籍他日按冊徵輸民不堪命卒至流亡究於國賦何裨乃白上官言今之報墾本於昔之報荒黃陂故是狹鄉昔既無地報荒今復有何田報墾上官不能奪也然亦以此奇之屬容美土司估長陽民田民訟之縣土人儻不就理反虜掠數十人以去制府聞之遂命先生往勘議者謂宜以兵從備不虞先生曰無庸也彼雖小自偃蹇良由從前養以姑息非有桀放之才跋扈之志也開以禍福而責以罪之可受示以局之易結彼必弭然聽服今若以眾往令其駭而生心則事未可知也乃單騎之荊州先移書諭之然後檄提案犯其會喜且懼居亡何卽還所虜數十人譏罪土目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三

蘭雪齋本

並案犯解送聽勘先生論如律與定界而還土司由是歛跡邊境晏然先生沈敏有大畧而機明內運意思安閒不見所長故人鮮能知之然氣韻高邁不肯隨人俯仰義所可否卽確然不移以此多見忤流俗云在黃陂則忤糧道某在瑞安則忤太守某兩人皆凡俗吏也某道既誣先生劾而罷之賴遇相國柱來督楚直其枉而復其官再補瑞安某守復以私憾扼先生者無不至適以令黃時踈解流人降調去然後已某守之憾先生也皆以前令故先生之前為何詩何詩之前為薛儁聲儁聲惡於某守而懼捐陸陳學士文集 卷十 三 蘭雪齋本 員外郎以避之而催科不及額以已貲墊解莫道其行某守益怒曰是安得去卽白制府以為錢糧不清請委員查核核之無所得反餘千八百金卽儁聲墊解項也乃又以之為隱匿致儁聲罪嚙先生鍛成之何詩貪而誣某守之私人也邑有兄弟爭產而訟牒誤書雍正為雍正者詩恐之為大不敬而脅取其賄八百金已而事漸露則以金三百壽某守名曰罰錢修郡城樓尚餘金五百既被劾則又詭稱此五百充丈田費未入已而丈田費已據報于新灘地內畝派四錢矣所謂五百金者丈田案內既無佐驗且

吏胥皆見其入而未見其出也某守囑先生左右之先生
 曰嗟乎此宜無罪女反叔之彼宜有罪女反說之紀可亭
 何人而同為枉濫也于是辨僞辭之誣而證何詩之詐以
 此大忤某守嫉之如仇矣吏田之役所派新灘畝四錢者
 既苦不均而弓手算手所用皆外募人又不悉田中曲折
 徒供官吏乾沒而弓算手亦私有取受意為增減輿論皆
 不能平先生曰瑞安之事當與瑞安人共之此圖彼社交
 吏互勘弓算皆用土人董率責之紳士壤址相錯則耳目
 難欺儕輩相監則譏評莫掩坵段可得真形田糧可知實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蘭雪齋本
 數隱占詭寄弊何由生丈勘一定戶給由單收執此百年
 之利也乃召紳士耆民告之此意莫不翕然樂從事且願
 畝出銀二分為清吏費何煩復派新灘為先生上其事制
 府制府以為然而某守多方沮之卒格不行瑞人至今以
 為恨先生既去官家居跌宕文史流連篇咏無復仕進之
 意會十年冬 詔選名行經術之士充太學官司成孫
 公嘉淦鄂公爾奇疏薦 召對授國子監助教初先生
 在靈壽以善誨人能造士名聞右輔士大夫皆稱可亭先
 生而不名靈壽山陬小邑諸生文業奔郵自經指授悉蒸

振起受業生如傅鑒以癸卯聯捷成先生同榜進士傅採
 以甲辰傳堅以壬子登賢書前此數十年所未有也孫公
 視學時雅知先生行治故有是舉是時先生年已六十有
 一矣二公欽其名德與之均禮未嘗以屬吏目之已而邵
 公基吳公拜繼掌監事以先生攝丞一切 題奏章疏並
 屬手定而支分諸肄業生廩給出納皆先生司之在太學
 三年以才舉晉宗人府主事府堂官皆王公貴人官屬奔
 走鞠脛唯謹答問或至失辭先生占對詳明進退閒雅王
 公咸禮重焉府事既簡休沐多暇乃刪定平生著作詩曰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蘭雪齋本
 蘭齋集若干卷制義曰可亭存稿上下二編先生生而穎
 慧童少能詩出口便韻思理沈密為文無凡筆父都諫魯
 齋公器之嘗曰子才當取甲科雖晚達勿以岐途自墮又
 曰吾起家中舍不肯作縣令蓋灼知無可為者兩姑之下
 難為婦九牧之手詎有全羊乎小子志之洎先生第進士
 年已五十有二而兩為令兩躋皆以忤道府故果一一如
 都諫公言然為令非先生意也辛丑下第已四上春官矣
 所親為糧道西安筭事例請為先生指陞即黃綬可立致
 先生恪承父志謝弗受及癸卯登第 世廟方加意東

治親試進士簡堪爲民牧者遣發各省而先生預焉已而

罷官再起 詔見記名適浙督奏求可令瑞安吏即命

以先生補授是皆義所不敢辭者是以仰承上意勉修吏

職至于信孚化洽訟衰盜息社加賦之累而閭閻不知靖

夷漢之爭而邊陲不擾直枉發奸義形于色亦可謂功效

著見不負 明詔矣獨怪爲督撫者不以愛惜人材爲

心以 聖天子所簡在之人治狀又章章如是而狃狗

讒忌之口任其排陷推柳卒使能不得展此都諫公所以

灼見其無可爲而先生不得不以開雲老也可勝惜哉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去

蘭雪齋

陳氏儀曰先生余表舅也而年相若少同硯席爲忘分之

交余爲文耽奇驚險人皆笑之先生獨見賞先生之文幽

邃雋永人不能指其瑕而亦不能知其味也予獨含咀之

而不厭自以爲不及也厥後余益頽然自放而先生乃醇

而肆典以則超乎其不可追矣至其詩天秉既高學殖日

富陶鑄融冶一歸大雅而言意之外神韻悠然予方爲之

校理別有論次茲特著其行誼而爲之傳

胡岫齋傳

胡若隆者山東大嵩衛人字景初號岫齋康熙中循吏也

兩丞縣四署令皆以濟時利物爲已任若忘其位之卑與

力之微者然卒亦能行其志苟天下士大夫皆如君則事

何患不理民何患不安乎旣不能然而貌榮名取高位者

未嘗絕也君乃終老一官卒未有知而舉之者其何以風

厲在位余嘗覽君誌狀未嘗不歎其賢而惜其不遇也然

君之好爲利濟亦自其天性然初不以名位爲意康熙辛

未陝西告饑 上命大農福山王公某往賑之君時以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七

蘭雪齋

布衣游京師因召與偕至則流民就食者踵接王公謂此

輩蟻附鳥散不可稽核且使指未及難以併賑也君力爭

以爲不可且言之同使某公總制某公曰此獨非 朝廷

赤子乎 聖天子好生如天而公等乃計倉儲之費憚

勾稽之煩視其饑而死恐非 上所以遣大臣意諸公

肆其言乃悉賑之凡數萬人君爲人方直往往面折人過

而言衷於義不爲氣矜聞者多感聽否亦無忤焉見義必

爲不顧已利害惡人之難唯恐不及然恥言任俠壬申入

督授戶部寶泉局大使司鼓鑄大使庫官曹司遇等胥吏

而局有鑪頭者皆市僧子積姦得侵牟致富私奉給監督曹郎竊威福視大使蔑如也鼓鑄所役工匠數千百人開防特嚴不聽自出入日用百需一切取辦鑪頭恣侵剋物價較市中皆倍徙工匠無不負責者既無以償則錮身爲質至老死不能出君廉知其弊慨然欲除之懲鑪頭以法而爲之酌平物價匠困大甦歲終停鑄負者什償七八矣猶有錮者數百人君概釋之歸與約開鑪日畢至諸鑪頭相顧竊幸計速者必負約因爲君罪而及期則果至無一後者乃咸愕媿服自是鑪頭奉法唯謹而諸工匠始得安然力食矣君司鑄十三年秩滿遷江南涇縣丞君去而鑪頭復橫侵剋如故役者不勝其憤乃羣謀爲變既奪門不得出則相率乘高譁譟呼聲動天擲瓦礫投外人監督訶禁被擊傷頭面而走怡親王聞馳往親招諭之乃解於是捕鑪頭實之法議定食物價值衆始帖然此雍正元年事也夫以鼓鑄大政屬役數千人廩食於官而數鑪頭齟齬其間遂致窮極而變至煩親王指揮而後定當時司錢法者苟有一人如胡君之用心則何以至此以此見庶官修職之難而君爲不可及也君既至涇涇令郡丞攝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六

蘭雪齋藏本

語君以縣難治狀前令丞俱以士民劫持敗覆轍歷歷尚其鑿諸君笑曰水以風波官以賄餒士吾士也民吾民也雖欲爲不利如官之不賄何郡丞以爲名言於是訟獄之疑悉以委君君明察而斷物無遁情曩之姦黠者皆惴伏丁亥攝令旌德詳革雜徵之累民者如干項頌聲翕然有僧廬被火而死其徒者富僧也或怵以禍懼而餽金君叱之曰人命至重苟有故寧可以賄解耶卽無故何用此爲及檢訊果無他立命瘞之僧感泣去戊子涇縣大水漂沒廬舍舟人爭攫財物而不拯溺人君亟下令救一人者子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九

蘭雪齋藏本

環跪而泣曰以粟極無期勢不能久生寧宣死救且之耳
如我公言敢不忍死以待遂散去君歸趣令速開倉令以
憲檄未下辭君曰民情變矣尚何待為救民與變而不獲
上命者吾願傾產還倉不以累公也於是倉乃開倉開而
民乃戢君後廉得倡亂者二人重懲之曰數千人幾死汝
手撫軍劉公某勘賑至縣聞之曰微賢丞幾致大變賞歎
久之然亦終無薦君意壬辰涇令缺以君攝其事君乃悉
舉素所欲興除者一一見之施行癸巳大旱君步禱烈日
中行七十里至岑樓峯之龍湫有若蜥蜴者三游泳水面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辛 蘭雪齋本
見君為喜躍狀君以竹筒貯之歸纔及半途雷霆感發積
雲驟雨境內無不霑足而蜥蜴遂失所在涇人咸呼曰此
胡公雨也能文者爭記其事甲午乙未間以母老數乞歸
不獲請丙申母卒乃以憂去去之日哭送者空邑里壬寅
服除補丞浙江之奉化癸卯攝令鎮海時境內有綿蟲之
災積厚至數寸君齋宿城隍祠三日具牒以請蟲遂滅跡
如掃人咸驚以為神是歲也鎮海夏苦蟲秋復苦兩海潮
大溢民居蕩析過於涇縣時而君拯救愈力所全活不可
勝計逮賑恤之令下肇畫區處無不曲當邑人至今稱之

丙午以疾卒於官年七十三時 世宗在位之雍正四
年也 聖祖時官人以序丞簿微官得進於令牧者鮮
矣雖有才賢非獲大臣論薦不能自達於 主上故以
君之行治而位不過丞郎秩不至七品迨 世廟繼統
破格用人拔之側陋洊躋顯者往往有之而馮唐則已
老矣此余所為悲君之遇而惜其所蘊之未盡施也然君
子文伯以學博入觀受 聖主特達之知越數階簡牧
大州君猶及見也豈以此償君之未足歟文伯再補深州
政清疆所部肅然大府知其才累薦列擢郡司馬而年又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辛 蘭雪齋本
方壯所以殫君未盡之施者意在是矣
舊史氏曰曩在京師庶常李君桐為余言其鄉人胡孝子
廬墓事曰孝子喪其母年已六十餘矣猶孺子慕既葬不
忍去結廬墓側朝夕跪叩母起居掘土身自擔築墳至肩
破手瘃日采食野蔬啜糜粥憔悴骨立蓋三年如一日也
哭聲一發悽愴慘痛行路聞之莫不傷心墮涕遂令且慶
者與愛日之悲永悼者增寥莪之恨鄉人化馬為之建碑
表其處予聞而太息思慕如懷古人今見君誌狀載廬墓
事與李君之言同乃知十餘年來所思慕如古人者即君

也孝居德行之首爲文志君事者多矣不待余言而君生平長於政事沈抑下傷不獲顯自當世故爲之論次云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三

蘭

雪

齋

杜碩夫傳

杜君子藩字碩夫揚州江都人父仁傑明之末造以諸生率同學二十四人勅馬士英譏國敗常者也君性敏悟彊記雖治舉子業而好讀史傳旁覽百家之言能挈其要領用參合時務嘗曰士師心而不師古與泥古而不知時者皆俗學也爲文務達已見恥爲勦說浮辭以此不合有司既累舉不遇則挾策北上將求試於京兆時年三十矣至袁浦遇河督于公成龍與語奇之因畱君河上曰宣力此間亦足以自見何至束身舖舍聽取舍於一夫之目乎君陳學士文集 卷十 三 蘭雪齋 本 既生長淮揚雅知河防利害而歷代治河得失及前明劉東山徐元玉潘印川諸公所以導流塞決挑溜切沙諸方畧又皆所聞記與于公言歷歷如指諸掌故于公恨相見之晚惟恐失之然君亦自計百聞不如一見托諸空言孰與見之行事且地形水勢歲易而月不同吾烏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吾將就而學焉遂畱工不去於是意猶任勞躬親百役巨細之務靡不究殫雖老於河工者皆自以爲不及也至於規濇而知水情之順逆辨色而決土質之堅疏升高望遠關險爭捷寓於目而會於心得之心而應

之手者疑別有神解他人效之終莫能及故相國朱公每與君言河務未嘗不歎息稱善獨未及薦君耳君在工五年以勞叙授縣令河間之吳橋至則歲饑乃出令停徵比具牒請蠲賑而身自下鄉查戶口至一家但収其門牌周視屋宇而去比還署則登記疏別歷然滿紙而應賑之數具矣既以省開報之繁且使鄉保吏胥無所售其欺而措其手泊賑恤之令下則四分縣境丞尉諭訓各領其一皆以道里均至者為賑所俾饑民無往返之勞免守候之苦若則周行調察去來無定吏胥小不如法君輒至摘發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函

蘭雪齋
本

子杖於是四境皆莫測令君所在屢屢無敢上下出入有襍縷蓬垢而來者曰我饑民也奚為遺我君曰若非某鄉某即前至若家畜產儘可自給乃貌饑給令罪當笞則驚服稱死罪謝去又有婦女衣妝頗整飭或欲不與賑君曰此正饑民我識其家徒四壁耳且賑饑不必盡鳩鵠而後與如此則餓死者多矣僚吏咸驚以為神君笑曰此無足異我方查戶口時陰察而聞記之耳是時隣境皆行賑而無一人濫以遺者惟吳橋為能君以此見知上官而邑民亦由是德君服其教令矣君嘗聽斷不假刑威往往以

一言折難而得獄情嘗稱曰囚有辭有色官有耳目有口必恃金木而訊囚者則捕役獄卒皆可以為民父母即邑有殺男婦於道而賊不得亦不知被殺者姓名君方深念適某士以所買小婢至請立案舊例也君視其婢纔七八歲新衣而衷舊襦頗長因問誰衣汝曰主人舊襦長者誰衣耶曰吾母之衣也母安在曰死矣父安在曰亦死矣然則誰賣汝曰叔也叔為誰則曰不知君異之乃視其衷襦有血痕君忽憶數日前有兄首其弟掠賣人懼連坐而求立案者恍然曰賊得矣被殺者必婢之父母殺人而說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函

蘭雪齋
本

稱叔者即前所首掠賣人者也呼至示以血衣色變一訊而服邑有劫盜久之未獲一日捕七人至君訊之止一人實盜餘六皆非也所由白限迫矣可若何君憤然曰是何言也吾豈以六命易一官乎立釋之去而密跡其真者不旬日盡擒之君之詰奸辨枉皆此類以此名動三輔上官益信重之差委無虛月委攝縣篆者六攝廳篆者三攝道篆關篆者各一差供 巡幸者七供 御廡者六供水圍者九而在知君長於治河凡直隸有開築之役率以若董其事皆獲底績而功之最著者尤在永定一河已而

南岸同知缺人大府念非杜令真能勝斯任者遂題授之
是時君治吳橋已十有三年矣去之後士民思之相與立
祠省君像于縣西門外歲時禱祀迄今勿絕永定河者卽
桑乾水古所謂無定河也性湍悍昔衝齧慮溝則盪擊
益暴而隄土挾沙礫雖堅築不足禦水所恃惟埽欄鑲墊
以爲外捍耳然必審溜而知險扼要而措工則料不虛糜
變不猝發所謂賊奔東南我備西北一有弗察覆沒立見
者也君既至工則以所效於南河諸方畧施之永定無不
應手奏功三年南岸二百里無蟻穴之失而所省工料以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五 蘭雪齋本

弗聽意忽忽不樂歎曰絡首紮足坐享芻秣吾其爲驚駘
乎未幾當事者果敗而君亦坐累去官乃笑曰早知有此
然老馬解鞅差爲快耳是時君已六十餘矣於是置別墅
於直沽之西構屋臨流栽花種竹爲終焉之計雍正四年
上命怡賢親王相爾朱公興修直隸水利余亦備員
贊畫以待講攝同知天津素聞君名則訪之於別業一見
如舊相識自此時時過予每指次河道全局經分緯合如
披圖畫其畧曰驅萬馬而爭五尺之道誰曰能前今以直
隸數十百河之水迸趨於天津三以一河何以異此下隘
則溢其勢宜然莫若多其途以分之尾閘暢則消洩疾
此先務也其次莫急於治淀夫淀澤之象也澤以止水有
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競注滙爲巨壑容與蕩漾
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再節安流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
患易禦真順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保河間之有東西兩
淀皆所以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奔騰而不可禦
也治水者但言河而置淀泊於不問聽其闕於阻塞而豪
强者因以佔耕爲利今淀且日狹矣夫使三吳無震澤則
江南尚有平土乎其次莫要於疏枝夫防隄者非從事於

隄而已隄可以捍常流而不能禦異漲異漲之來頃刻寸
丈水可以猝而增土亦能猝而長乎枝流多則本流少
兒灣之十望玉帶河之中亭會同河之三以子牙河之焦
家口皆可以分本流而減水勢疏導而深通之此亦抽薪
止沸之一奇也其次莫急於建堤可以護岸岸存而隄
可守矣堤可以挑溜溜改而險可平矣堤可以攻沙沙去
而衝可禦矣以我制水卽以水制水南非運永定豬龍等
河水急土既皆宜亟講也余具述於相國朱公公以爲名
言其後公過天津召君相見訪以水利善否君侃侃敷陳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天

蘭雪齋
本齋

劉切條暢公不覺前席旣去目送之曰水利諸公復有出
杜分司右者乎實奇才也坐客默然皆有忌色自是每欲
薦君於賢王君以賸辭未幾遂卒年纔六十五耳相國聞
之歎曰人才難得胡遽爾耶惜哉

舊史氏曰益矣杜君之爲余友也君爲人謀忠其與余言
也蓋子日聞所不聞自君之亡也無與規余過矣故論次
其行事並其言著於篇時覽觀以自釋焉

李月巖傳

先生諱兆齡字仁選號月巖真定高邑人也李氏爲高邑
世家先生之父曰司李公伸大父曰淮海兵備公士邵曾
大父曰贈奉政公核核卽前相國文節公標母弟也李氏
旣故相家又世世仕宦貲產甲邑里先生生五歲而失怙
七歲而大父繼歿中外無所依庇猶令劉瑜者以孤童可
齟齬數教人與訟欲因以攫其貲產先生憤然走京師謁
棠村立齋兩相國以難告辭氣慷慨詳敏進止俯仰如成
人兩相國矍然動容曰奇哉此子司李爲不亡矣共護持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天

蘭雪齋
本齋

之姦人潛伏而難立解年十二試童子學使吳公珂鳴日
爲國器板補博士弟子員年十六值滇黔用兵轉餉不給
募能輸助者官之先生輸數千金議叙得縣令先生曰卜
式牧羊子耳尚知以家財助邊况吾家受 國恩累世乎
吾之爲此誠欲以涓埃助軍中一日費爲士大夫勸非以
爲仕宦階也且吾學未充敢以朝廷民社嘗試乎遂不肯
詣選人而殫心經籍旁及子史自治手治務得其要領求
爲有用之學于古今風會升降人材盛衰治亂成敗之所
以然無不窮其原委察其倚伏歷歷如指諸掌而卓識

議往往挾古人之所未發蓋先生具有風慧默識超悟其天性也而竭精問學者垂二十年乃出謁選曰吾將驗諸行事矣康熙甲申選授福建之閩清令邑居萬山中距會城百里民俗雕悍健訟而鬪狠訟多譁張爲幻窮年不可究詰鬪則數十百人爲曹持兵械相殺傷鬪俗大抵皆然而閩清爲甚督撫累申厲禁卒不能革先生曰此不應盡人無良必有主之者煽其譏而揚其波乃因以爲利于是畧倣趙張之治神而明之未幾具廉得大猾王名捕其尤黠鴛者寘之法餘皆驚竄伏匿境內肅然而會城蒙及上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序

蘭雪齋本

官吏胥之詭寄田糧于茲邑者咸自首歸正莫敢櫻其鋒者然後撫柔之政行焉先生善折獄辨色而知微不任口耳嘗曰吁而不吟東郭知其伐莒言徐色慚管仲知其釋衛得情者豈在多言吾能意之矣故詰姦伸枉如燭照神語吏民無敢或欺咸號曰神君嘗攝莆田篆定疑獄之更數令不能決者一訊而服凡十餘案諸生游溱以姦逼殺人論辟矣先生察其冤立破械而出之蕭人莫不悅服當是時先生名動八閩上官亦皆知其能然先生性峭直神采英毅不爲齷齪小謹嘗以辨獄忤撫軍張公孝先抗顏

力爭張公雖改容從之然少其不讓心弗善也其他上官有所論薦率不能無望其意氣而先生廉絕取受每減削其家產以佐官費未嘗有所獻納又義不肯呈身自售故終無有薦達之者居七年意忽忽不樂乃決計去官矣夫閩俗之敝至今猶是也至煩 聖天子詔勅督撫大吏馴服化導革其澆風顧爲政在人誠得如先生者付之操柄俾大其所施則鬻凌之習可以立變不得其人卽告誠之條日下擊斷之威數行無益也獨怪當時大吏旣稔知先生之能行治彰彰如是而莫肯顯擢而大用之聽其鬱鬱以去遂使倣俗流極不返至今爲 當宁憂吾不知諸公之所爲自靖者果安在哉嗟乎 國家之需才也殷而天生絕異之才也不偶乃生矣而不見用用矣而仍不能盡其才古今來如先生者不少矣此有識之士所爲重惜而深悲也先生旣歸遂絕口世故以課子爲事而諸子翩翩咸次第以科名顯長君渭允沈敏有幹畧自中舍遷刑部主事筦現審左司矜慎庶獄舉古人五聽之法以慮囚不以金木訊而情罪允當無一人稱冤者先生之教也世廟聞其名超擢岳州太守旣呈誤去官旋被薦授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序

蘭雪齋本

當宁憂吾不知諸公之所爲自靖者果安在哉嗟乎 國家之需才也殷而天生絕異之才也不偶乃生矣而不見用用矣而仍不能盡其才古今來如先生者不少矣此有識之士所爲重惜而深悲也先生旣歸遂絕口世故以課子爲事而諸子翩翩咸次第以科名顯長君渭允沈敏有幹畧自中舍遷刑部主事筦現審左司矜慎庶獄舉古人五聽之法以慮囚不以金木訊而情罪允當無一人稱冤者先生之教也世廟聞其名超擢岳州太守旣呈誤去官旋被薦授

武昌郡丞以母喪未上除服卽除嘉定太守人皆以爲異

數視先生之七載嚴邑政最而名不達于 宸聽者何

如哉豈士之遭逢果有幸不幸歟抑先生之嘗于遇者天

將昌其後而償之于其子也渭奉先生之官年七十卒于

嘉定府署既歸葬相國海寧公誌其墓而銘之渭今補彰

德太守以廉能名

舊史氏曰子嘗聞諸異耐菴中丞先生無昆弟獨有適高

氏姊其舅都運粵東以虧帑貸助先生傾貲與之又以夫

人平生奮具舉以遺之昔信陵念姊而存趙事雖殊義豈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壘

蘭雪齋本

有異也今人兄弟析箸則春令之意頓衰况姊妹乎先生

此舉孝友之思學如非直爲豪舉而已余既企慕其爲人

未獲觀止竊嘗讀其詩少陵云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

以之擬似可以想見其槩矣

梁明府傳

文安令梁君繼素治縣六年而卒于位民走哭空市里婦

女皆爲流涕列其治狀上官請祠而祀之初君之至也縣

方賑制府以所報饑民數倍前檄下核減君力請得無減

凡萬有一千人故民深德之君汾之永寧人也兄弟四人

君第三伯兄紹素孝友嫂賢克順厥志出已貲佐家家以

益饒嫂于氏清端公成龍孫而中丞準之姊也君雅志恬

泊泊父與伯兄相繼沒偕仲季奉老母同居而嫂以冢婦

操內政君益力治田園無仕進意嫂及兄弟強起之曰不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壘

蘭雪齋本

憶伯之歿以官未遂志不獲伸而屬而繼其所未足乎且

吾家既不待官而食可以行其意脫有緩急固不惜破產

相助爲理也君謝曰昔張釋之以貲爲郎恐久官減仲之

產欲自免歸吾顧反求出耶兄弟自此當苦貧矣初授山

東齊河令再補則文安二縣皆瘠且劇天下之窮處也齊

河道縮九省徭役繁重歲災民流賦逋而文安稱澤國九

河之所委注隄潰水輒至城下數載不涸其高壤則皆旗

人圍民無尺寸業俗皆雕悍少慮好訟而輕生君所至務

俾民休息其在齊河以救荒爲名經畫部署大做富青州

法日賑萬口人人屬厭而去大府嗟異之及賑文安亦然齊河之災也長清禹城之民定壑焉君上其狀撫軍畧曰地勢南高而北下長禹水則齊民災古令丞趙牛二公掘河爲界受其水東注徒駭仍隄北岸以防其溢邑乘所載至明其趙家蔣家二口以南北孔道久踏漸平渡口非水口也今長令祖其民指爲古口可以便水出入其說甚不經夫前人旣隄以防水復留二口以自壑耶至王龍口則長民王龍以決隄被刺死其處故以名旣非道口更無水口而併指爲宣洩之處是徒欲宜長禹之水而洩之齊耳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五 蘭雪齋本

有是理乎撫軍以爲然命塞三口而罪決者君率齊民既河深之以速下流仍橋趙家道口而勒石爲永禁自是水不爲災歲以比登流亡者漸復業乃蠲徭役什六七勸民息訟禁自戕及以婦女溷訟庭者微進賦准民以草豆絲棉絹布雜物照值折納民便之不勞鞭朴而舊賦皆及額當是時治聲爲六郡最大府將疏薦之會以母憂去職去之日送者塞路至不得行君之補令文安以丙申九月而河決于去年秋積水成淀君募工造水車置龍塘灣隄上日夜岸而注之河水痕日減數寸或曰是何異以蠶勺海

徒費無益然而明年春水益淺民杭稻其中收數十萬斛歲乃弗饑君曰此非所以規久遠也旱則水涸無稻潦則水溢且無禾若築複隄起鹿疇西東至蘓橋以遏衝流則水患絕矣條上其事以費重不果行君時以爲恨定旗民租地法文民旣無恒產仰租園地爲命糞治如已業而旗人以田事委庄頭率無賴子闖田旣治則勒民益租不聽者奪之而豪猾民乘機誘取或轉租以爲利于是窮民盡失業君請之制府令租戶親與地主交關值旣定不得意爲增損歲災則議減無災而通租一年以上者官追之另

陳學士文集 卷十 五 蘭雪齋本

募租原戶抗拒者以盜種人田強者律罪其庄頭私租勒索勿聽聽者旗民各以盜典田宅之罪罪之豪民包租者罪同仍追價入官制府曰善下其法被圍州縣一體遵行自是五府窮民皆有定業矣文民枝幹負氣睚眦與訟大與齊河同俗而密邇京師多中貴訟不勝者輒走 輦下譁張借力勢鳴府部動連數十人案累歲不決君旣以寧息爲事訟者至率諭令講息不得已乃傳訊付以紙皂白拘未嘗遣役下鄉兩造至則立判曲直各厭其意未嘗輕加敲朴其事經部府者反獲許釋多得解雖屢駁必據情

法力爭未嘗徇上意屈抑一人以此訟益衰廳事可以羅
 雀閭閻不知有官唯以四時上租賦詣縣至則自投匭中
 以去與吏相視而不相識父老曰自記賸以來民間安樂
 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辛丑三月君病疽劇民皆禱祀呼天
 願假我令君數年未幾竟殂年纔五十有六耳惜哉初君
 賑濟河時米不足自以家貲二千餘金益之及至文又以
 千金爲水車費病革時弟繩素至君執其手曰拙宦不持
 一錢歸今果然減昆弟之產繩素泣曰曩勸兄仕將以繼
 伯之志非爲家也今部民戴兄如慈父頌義無窮光流門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美 蘭雪齋 藏本
 祚雖破產安足道哉君一子曰拱辰
 贊曰君魁岸美鬚髯望之儼然而氣溫辭和久益可親與
 人交出肝鬲始終不渝急人之難若不及終無德色犯而
 不校其量固已遠矣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詩所謂
 豈弟君子民之攸暨者歟今 天子加意吏治吏爭以
 廉相尙然好爲豁刻操切其下民以滋擾或皓皓以爲白
 自謂足吾事矣而民間疾苦置若罔聞皆非壹意愛人爲
 天子拊循百姓者也藉爲名高以求速化此與俗吏
 何以異善乎太常黃公之論君曰善無近名仁心爲質可

謂知百矣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美 蘭雪齋 藏本

龍東溟傳

東溟龍震字文雷天津人也許身如杜陵野老與時抵牾
 訖無所就而托於詩老焉天津率用鹽起家相矜為豪東
 溟少有分業直數千金一夕徵通賦吏至門手一符目眈
 齒齟將發聲東溟迎謂之曰辦矣且且且上吏暗去立召
 富人售所業下其直若連賦之數且日納之家人皆惋惜
 嘆詫東溟笑曰取快吾意耳吾不鹽奴輩尚敢向吾門吠
 聲耶嘗治舉子業庚午與試鄰舖方呼唔屬草稿未定東
 溟已納牘求出御史疑其犯貼例啟視則七義粲然驚顧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秉 蘭 雪 齋 本
 曰何敏也既下第遂舍去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然不足
 再辱方東溟之棄鹽不業也人多笑其不能事事家人亦
 厭之東溟大言曰吾義不為公等所為為即可立致會人
 有引地求賃不售者東溟即與為券期三日付直而挾券
 說諸小賈約與共利遂出其金酬賃直餘以資舟而賃鹽
 載之於是募僮客飾車騎奕奕而去家人皆愕至其地設
 權任數與時消息鹽大行其獲三倍以償諸所賃操其贏
 以歸日市牛酒徵伎樂大會賓客向之笑者皆稱曰賢哉
 仲子不持一錢乃自致身若是東溟笑謝曰戲耳狙僧之

事公等乃斃之耶即易券界引地諸小賈而退偃于一室
 絕不與人交通獨愛張仲子笨山之為人也笨山名靈字
 念藝兄為藩伯門業甲三津而笨山蕭然無所與營科頭
 輟履蹙蹙街衢或為車馬客所辟易所居如村舍自題曰
 帆齋又營別室於齋之右則亦曰帆齋客徵其故笨山曰
 吾所居則帆齋也既為帆齋客有常處乎此帆齋之義也
 因歎歎太息人皆疑而怪之獨東溟心知其意東溟豪毅
 機敏踔厲風發如干將莫邪所向無不立斷雖斂其鋒鏑
 光燦燦逼人不可狎視笨山則蕭散恬泊如山間林下人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弄 蘭 雪 齋 本
 兩人所趨若不同而相得驩然無所間皆喜為歌詩以自
 娛笨山詩如其人尤稱東溟之詩疏蕩道逸如司馬子長
 之文渾脫瀏灑若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然東溟寔無意
 為詩東溟至性過人而窮於所遇無以通其志引而自疏
 又義不忍則激而為狂憤而為僻幻而為不近人情詭而
 為使酒罵座迫而為孤為曠為達要皆非其真其真無以
 自見則鬱勃輪囷發而為詩其遇窮故其音悲其痛深故
 其詞婉其刺冷故其指微隱而章顯而遠溫柔敦厚纏綿
 而悱惻庶幾乎屈子之離騷自甲戌至於癸巳凡得詩四

千餘首甲戌以前之作皆發去不存其言曰詩也者志也自是之後吾志定矣前此猶妄意將有所爲每與笨山道其故未嘗不相顧流涕也笨山已死漠然無所向更挫廉爲夷頽乎自放嘗開出墟市中沽村醪獨醉則吟嘯而歸或雜賓盈座不忍驅之去則與之飲酒自爲監飛觴糾令客噤不得語俱醉而後罷管再遊江南一遊山東遇山水幽奇處輒流連不忍去憑吊感慨至於泣下旣而發狂大叫同遊者皆蹶莫能通其意往往拉野人道士與之同飲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晚乃築別業老夫村自命曰玉紅草堂玉紅草生崑崙之圃食其實者醉三百歲云

陳學士文集

卷十

早

蘭雪齋

朱孝廉傳

孝廉朱君同邑天津人以好學工文獨步滄瀛之間自老師宿儒及鄉塾小子無不知有潔臣先生也前後試于學使者更十餘人皆拔君第一戊寅安溪相國督畿輔學政擢君冠八郡士貢入成均君性狷急不喜攀援所愛知多當代鉅公負海內文望奇君才爭欲出我門下而君卒未嘗往見每白諸公誠好士其關隸寧識此意嘗見公卿門前幾輦寒士攝敝衣冠與若曹整折低頭歛手銷蓋文人意氣而主人未之知方侈然曰我愛才能得士某某矣心竊傷之苦吾身以市名非吾所能也以故君之名不出燕趙而生平之文數變益奇其上者在臨川嘉魚之間卒無一篇行于世者年四十有二方舉于鄉八上春官卒無一遇爵爵客死于壁巖其命之然然其志爲可悲也已安溪相國最爲好士无加意非地之才士之至者攜襪被直入邸第閣人不敢詰而君受國士之知嘗稱其試牘詞致精簡字畫端秀在翰林中亦當爲領袖其屬意厚矣然君家最貧賴教讀以救口雖一再見輒謝去不能留侍左右又性畏人廣坐周旋常恐失詞取戾同儕益君好書言意所

陳學士文集

卷十

早

蘭雪齋

可不輒衝口而出若伺便而語見色而嘿其所不能也故
寧屏處投徒恣意竭詞析經義之疑發史策之難伸肩抵
堂意氣始得自豪曰古之人庶不余罪也其言具有條理
聞已筆之爲書而秘不以示人泊安溪之歿法然曰嘗欲
正之吾師而未敢今已矣安溪多推轂賢士或有爲君說
且慶者君曰宰相論材如良工之用木筵楹杙柄各有攸
施某好善聞人嫉惡忤物心如激湍砥之則怒口如劍首
吹之則快斯匹夫之硜硜安所施于天下哉吾師知我應
如我自知也其善自處如此然君實至性過人好惡所發

陳學士文集

卷十

望

藏

蘭雪齋

本

或不能自制嘗讀書室中忽拍案狂叫繼復戟手大罵罵
已復讀至于流涕被面聲嗚咽不能出則掩卷而起於來
中聞人問不平事即發怒罵不容口或有戲相抵拒者便
遷怒其人至加詆厲天津有大俠四方名士多暱就之以
爲利君聞而賤之見其詩文輒唾棄不一視俠間必欲誘
致之卒怒不肯往君屋鄰巨室屋已百餘年且做而衢日
積高臨其門數尺雨則水內注浸庭之階鄰欲三倍其直
以易君怒曰做慮受之先人某雖貧寧可以貨取耶君既
早有文譽又善教人經其指授者多成名故天津富人爭

迎君教其子弟厚糈卑禮恐不當君意而君階直往往面
折其主人主人謝之而陰忌其言意或稍怠則大怒
絕去天津皆用鹽鹽爲業居則連甲弟出則聯車騎列鼎
選技相競爲豪故家子往往棄所業爲之握籌自効異獲
重利諸生老于費序者求爲之指畫奔走然不得路也故
讀書者日環君獨視之如土蕘蕭然鍵戶課其子洛誦日
夜不輟雖貧無業瀕於飢寒之厄者數矣卒皜然不汚其
身且以成其子之才長函夏以工詩愛知安溪相國有名
公卿間次紉夏亦能讀父書爲詩有風調雨讀課自給天

陳學士文集

卷十

望

藏

蘭雪齋

本

津舊家能不汨于利勢歸然獨存門戶者孝廉一人而已
君既與津人齟齬乃館于靜海鉉氏之別墅曰邀鋪主人
隱君子也與君意相得君暫歸病暑聞門人輩將就試則
力疾馳至館是夜暴卒貧無以葬僉意黃公崑園聞而哀
之誌其墓而徧告于賢公卿曰孝廉力學潔行如此而生
死困窮無以爲好修者勸諸公相與贈賻之者蓋數十人
贊曰孝廉吾邑大廷尉廷叟王公之塔也以就學徙家文
安子年十七試童子孝廉見其卷大奇之日讀且索衣冠
趨造子家時夜漏已二下閉戶欲睡聞剝啄聲甚爲家大

人出視君前揖曰來訪即君家大人方愕君自謙于文曰能為某某語豈難見客乎呼于出見劇談聞晨雞始別去遂為忘年交孝廉最愛于文一篇脫稿即取去手鈔而篋之閒時吟誦喜形于色雖昌歎之嗜未為定論而憐才樂善高義固不可沒矣孝廉勇于義多激烈之行某年會試闈浙江省元伍涵芬歿棘闈前素不識其人則冒雨往哭之行淖中徧走所知為之聚錢以殮不足則祗其囊盡界之已乃典裘自給其生平急人多此類故修脯所獲半以供脫手之贈而妻孥往往有飢色君之家世行誼已詳誌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器

蘭雪齋藏本

狀中者不復具論其性情一往獨至他人或不及知則于所論次頗以為得其彷彿也云爾

陳孝子傳

陳孝子昇者字某浙之諸暨人生甫彌月父并其母絕之而終身慕焉者也杭之俗贅婿者迎之如娶婦儀以婦為家遭親喪奔赴而婦則否持服為位朝夕臨而已昇父孀贅於杭之周氏父卒周喪之如俗孀怒絕之日焉有為人子婦懼大故而不哭於極前者即縱及黃泉母復見矣別娶於徐生子彥宰本名儒楨字無名老蓮居士章侯先生子也先生性孤介受業黃石齋之門文行皆第一為詩不束於格律稱心而言蕭散塵外論者惟為逸品餘溢為畫陳學士文集

卷十

器

蘭雪齋藏本

筆奇放不規撫古人而超妙入神甲申後披削為僧意所悲歌感慨不可以言傳者一切寓之於畫畫益奇古士大夫寶之並重其人非獨以畫也儒楨承父志絕意進取續學工文蘊不自見獨以畫名於時得之者寶惜如老蓮筆故號小蓮小蓮喜遊遊屐所至莫不傾接延佇而小蓮簡抗少可好面折人意所不屑輒絕去或欲得其畫者非所欲畫卻千金如敝屣也與遊者率嚴憚之然性亦稍褻矣昇母既見絕乃衰服毀容屏居以鞠其子子長而告之故昇號慟絕而慕者數焉母謂之日我則已矣而其血胤也

孟待歸諸往而父拒不見見弟家相與泣各請所親說譬
 父以百端卒不許泣而歸曰父有豸也母我而下其敢以
 死請謹身致養奉吾母無忝吾父夙夜毋忘猶朝夕于庭
 也母疾病泣禱于天剖股肉雜糜以進尋瘳越歲歿以毀
 聞既葬廬墓側旦夕臨聞其哭者莫不流涕鄉人相謂咸
 曰陳孝子云孝子有子名異聞敏而文江東人士多稱之
 孝子念欲行求父我往乎異聞往也我往而逢其怒不可
 以再請父老矣其或見孫而憐之則子固其子也于是命
 子異聞北上遇豸于京師逆旅邂逅談鄉故乃知爲叔侄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吳 蘭 雪 齋 藏 本
 則相持而泣異聞述父意豸馳報小蓮小蓮喜遣豸邀昇
 歸侍曰吾固知昇之能子也更異聞名爲大本曰吾且有
 孫昇得命奔赴江陵而小蓮已卒距昇至日僅二旬卒不
 獲侍孝子幾以身殉自是屏絕人事蔬食奉佛日持釋典
 旁及方書治善藥救人疾厄見有人倫缺陷事必多方匡
 濟不遺餘力蓋隱痛傷心不忍人之有是也年八十五示
 微疾預刻時日誦梵唄而卒
 舊史氏曰大本字兩遊與子叙宗從故詳知其家事云孝
 子值人倫之變能發聞州里以孝傳而終回父志雖不逮

養固亦有命數焉而終身之慕益以成大孝之名嗚呼亦
 可以無餘恨矣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吳

蘭雪齋藏本

井太守傳

井太守者內閣中書舍人出為衢州司馬擢河南太守受命未赴而卒於杭衢人所尸而祝之者也公苦節自殤歿之日臥無完褥囊無一文衢人巷哭者相聞遂列其政迹上之學使者請以名宦祀春秋世世無替公之佐衢也衢當兵燹之後人物凋弊又制府移鎮於茲供應復繁公至之日蔬茹布衣不受民一詞不擅差一役自以職司捕務清嚴保甲禁絕匪人而論民以孝弟力田數年之間民安盜息非格於公之法格於公之誠也公天性孝友十齡即失其父號踊如成人及奉母以居能喻顏色學成即聚徒教授得館穀以供菽水而公妻贈恭人宮氏以辟繡佐之故母夫人甘脆無缺及歿克成禮以葬喪三年無愉容又篤愛兄弟赴衢之日盡以田廬給諸兄子以為寡嫂之奉而族子甥姪輩之困乏者皆以自隨至署共食粗糲久而不厭故衢人心悅其行而化之其為士者相與願學而請業焉公亦樂於作人講學寒暑不少間一時士風振厲才俊騰達旁及金華嘉興二郡季誠所拔皆素稱名宿其遠者聞風感慨以不得出公門下為恨當是時公名震兩浙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哭

蘭雪齋藏本

諸上官各加敬禮而撫軍趙公士麟尤愛重之故多所委

任兩攝金華嘉興太守篆及繪畫河山催運皇木分校文武闡清丈西安田諸欽部大案咸以安公公匪躬竭節勤敏清純不易佐衢之守而勞苦過之金嘉之俗素健訟公化之如化衢人而嚴飭屬員禁革火耗肅清清白兩郡稱治去之日襍被蕭然身無長物惟送者哭聲數十里而已繪圖運木供給皆稱貸以行不動父老一塵所過不知有官民皆攜婦子夾路縱觀以為歡笑而西安糧地至今平均兩關所得文武士莫非兩浙之膏撫軍趙公益重之故

陳學士文集 卷十 哭 蘭雪齋藏本

調撫三吳入朝陛見上問循良吏以四人對而公其首也詔以為河南郡守公得命即去署儼居杭州薪水之費朝不保暮時河南屬吏遣役投批遠迎所費長夫公費約千金公堅拒弗受併其批還之而自以典質度日是時也公已積勞而病作矣無以為藥餌資遂不使醫診視年五十三歲以卒孥與櫬不能歸上官聞而哀之各有所貽而中丞馬公如龍時守杭尤慷慨憤激為引以告同官及三屬之紳士讀者莫不流涕遂援以北還衢人悲思不已既以其主從祀復刊其惠政流布兩浙為名宦第一益公之所

為皆人情之所至難而坦然履之未嘗自矜異其見之決
而養之有素也公雖累世華冑而家素淡泊其在中書時
賃居道觀瘦重羸馬寅而出中而入盛寒酷暑以為常十
餘年不視妻子之面所謂甘荼如薺已定於平日故出試
郡佐榮擢五馬自視如諸生時乃能有所樹立如此公諱
睦字方思世為順天文安人壬子舉人癸丑進士

贊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兩言者人皆
聞而誦之至若達不變塞始終一節允蹈此言者惟公庶
幾焉予與公為同年公貌恂恂不異中人而所守不殊海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辛 蘭雪齋 藏本
剛峯之清介嗚呼其過人遠矣

查氏一門七烈傳

七烈者查氏三女子兩姊如一黃氏女子一廉氏母皆以
亡明甲申三月城破之前一日致命于查氏之廬者也黃
女查之自出廉母其女為查側室同居同死故附于查氏
云查氏四姑前已酉副榜忠之女適黃氏黃之族有顯宦
附客魏者勢張甚黃翁勤於往還四姑私誠其夫曰權貴
如冰山一朝傾頽禍其及我盍早自貳焉由是漸與之踈
後遂絕及客魏誅黃氏之族幾覆唯翁一門獨完中年夫
歿攜幼女依兄以居兄困英國才國英妻周氏嚴重有禮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辛 蘭雪齋 藏本
家政肅然婢八歲僅十歲即不聽出入視姊張氏若同氣
張氏國才妻也美姿容幽閒婉順通經史大義事周如姑
當是時二氏賢聲動州里四姑之依於兄也與嫂氏尤相
愛每挑燈談古今節孝事娓娓忘倦幼女四人從旁聽之
或至泣下四女者長字二姑周氏子次三姑四姑張氏子
黃氏幼女亦字三姑家人以其姓別之隨母四姑居於舅
氏者也性並聰慧張氏教之讀書暫聞于耳輒了了不忘
一姑好讀道書慕冲舉三姑博涉詩賦嘗自北班謝允喜
言烈女曰女子如是足以不朽矣黃三姑每謂二姊我於

此間不置可否顧所遭何如耳時京師有老嫗能通幽冥
 言人死生禍福輒驗一日欵門請見周氏家法素不通師
 巫至是國英已歿持門戶益峻嫗謂問者曰我非有求于
 人汝家兩小娘子與我有緣特來相問明年當仙矣言訖
 遽去二姑聞之頗自喜三姑曰彼所謂仙恐非飛舉之謂
 聞此嫗知人生死吾姊妹纖弱如此荷珠水月暫結幻緣
 或當不久于人世乎因與黃女歛歔久之時崇禎十六年
 事也明年甲申三月流寇陷宣府京師纂嚴周氏命二子
 允哲允著葺莊居榆堡將往避賊已猝至攻城甚急十七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葺 蘭 雪 齋 本

中出所剪髮以示國才揮泪狂叫真不愧我家兒忽四外
 呼聲動天人足音如萬馬騰踔周氏急麾國才出即髮
 羅拜天地及先人列縵中堂幼女四姑先投隕不死奔
 井若有物挾之上復來投縵周氏曰兒無怖死甚易一遂
 以次就縵黎明內城破賊引衆入見顏色如生疑未死以
 刀逼撥之乃信遂盡劫其藏以去國才至暮始得歸縵唯
 廉氏與幼女四姑一繩欲絕胸中猶微溫解之而蘇同縵
 者九人死者七人周氏年四十四張氏年三十六廉母與
 黃四姑俱長于周氏一歲二姑三姑黃三姑俱年十六是
 陳學士文集 卷十 葺 蘭 雪 齋 本

巡不決致成千古之恨者往往而有偉彼七人非其見幾
之明而養之有素曷克臻此哉允哲所聘劉氏早寡亦能
守志撫孤繼三世如綫之緒至以苦節動富宁而脫其子
于罕羅何查氏之門貞烈踵接若是嗚呼其所從來遠矣

孝惠姜太君傳

孝惠太君其氏姜吾母之女弟也姜氏自蒲汀大中丞起
家明慶曆間以方直沈毅為世名臣德配王夫人相之以
恭儉闈門肅然儼若朝府當時家法推姜氏故姜氏之女
多賢成其夫與子名行為公卿中二千石者多矣下亦不
失科第為令長身享其祿抑或沒而受貶贈焉曾外祖太
守公六女皆貴高相國文端公夫人其著也外祖恭持公
為太守家嗣至性孝友外祖母紀孺人克成厥志家庭雍
睦中外親黨以為矜式女五人吾母最長太君第居四外
陳學士文集 卷十 書 蘭雪齋藏本
祖父母嘗奇愛之曰吾女二三皆不祿小者性婉而氣寒
昌人之家而食其福者其在長與四乎時郡國求者甚眾
皆不與已而以吾母歸先大夫太君歸任邱文學李公小
鉞焉小鉞父陶字淑井河間高士也成順治丙戌進士自
以年少學未優辭吏部結廬幽境探墳籍窮博極輿然後
出就選人得沔縣令未幾以不能俯仰上官引親病解組
歸遂絕意仕進以林泉自娛夫人邊亦具林下風論者有
鹿門之自然性俱嚴重課耕問織臧獲每不中任使而淑
并公好賓客喜飲用里西園之侶往往與問字者逐至者

核醯醬一不當輒恚快不舉七邊夫人中年嘗病嘗力疾祝饋猶苦不辦自得太君為婦內外之事壹切任之淑井公家事不甚豐田園所入衣食之外歲時問遺伏臘祭祀僅而能給稍不節則置之是愛太君益之以勤而身之以儉僕婢無冗食之人田蠶場圃無不盡之利粒粟絲縷無不適之用法以益饒而身與子女糲食蔬衣獨以奉大家供賓祭豐腆優裕不計所費而又先幾承色無不曲當堂上意於是淑井公夫婦怡然安其養母嘆曰吾今而後始知有子婦之樂也太君外婉順而內強毅作事必有本末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美 蘭 雪 齋 藏 本

人情所不能忍者獨任之而無難故卒能康其家而成其志吾母亦然方來歸時門戶鼎盛而婉約自如及家業中落歲游飢烟火纒通而奉孀姑相夫子撫稚弱卒瘞龜勉用濟艱虞未嘗憂形於色泊不肖有官祿諸孫皆躐科名亦處之夷然終不以自喜蓋所見者大所養者全故不以物遷其沈毅不回殆秉之祖氣而然此外祖父所以早見而並稱之可謂知言也已邊夫人病疽經歲太君日夜侍進饋粥管藥餌手湯髮躬洗濯不以委婢妾及將劇瘡潰血淋漓氣甚厲邊夫人自嫌即子若孫亦不令近惟太君

服事無辱刻離惟無以分其痛而不復知其穢也時子女有未離提抱者啼號若不聞卒未嘗一顧及出而相見幾不相識其專誠若此此非人情之所能也昔先大母病歷十旬而吾母侍側衣未嘗解帶目未嘗交睫下至廁踰皆手自奉大母臨終顧嘆願汝子婦事汝如汝事我聞邊夫人之沒亦為是言嗟乎太君與吾母洵可謂兄弟矣淑井公自喪邊夫人居嘗寡歡太君所以事之者惟謹一味一觴皆手調而後進淑井公每為之加餐公晚年愛獨坐太君偕小鉞公率子女封侯門外雖嚴寒必蠶火相守不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美 蘭 雪 齋 藏 本

安寢終不敢去迄公之沒以為常小鉞公獨子也兩惟大故棺身之附皆誠信如禮若不知子立之苦蓋太君襄事之力為多云淑井公未葬而小鉞公卒既連遭大喪又歲比不登生事漸迫太君益勤苦節齋拮据凡數歲而養生送死之具漸備遂舉兩殯而葬之如禮心力瘁瘁至於嘔血不顧日未亡人所以終李氏之事者獨此耳事幸而集死固吾分也聞者莫不感動流涕焉年八十有四卒宗黨私諡曰孝惠然營於其行事之實則私也而公也論曰周易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剛形

於所動似體柔而用剛然方其德也靜其體也靜而不剛
動於何有是體剛而用柔也太君容濫而辭和平生無疾
言遠色而卓行特操乃若此豈所謂用以永正以大終者
歟是可以為坤德之全古所稱女宗近之矣故論次而為
之傳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矣

蘭雪齋藏本

嚴將老太公傳

蕭山縣金燕山之麓有巨石臨溪能與水浮沈相傳嚴將
管公為人時釣磯也公兄弟三人佚其名世居縣南之管
村義烈雄武力能扛鼎家貧以漁樵自給後唐清泰間縣
有妖人周段青者能打笠騰空作諸幻怪所居山曰董家
大尖峰巒險絕石林立伴劍戟人莫能躡青飛而上下疾
於鷹隼民間娶婦有美者輒劫而淫之以故婚嫁之女皆
蓬垢蒙巫者冠服以避青患然故不免公等不勝忿曰誓
不與此妖共戴日月乃與舅氏董戈十五謀為女子粧祆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矣 蘭雪齋藏本
服綵舉鼓吹而過青所以誘致之青聞果飛至公等不拒
給令俯而跽舉前請新娘子遂出不意斫之墮其顛青屍
蹶然起立頸血湧洒如霧雨振臂搏攫與公等鬪震撼山
谷凡七日夜乃靖已而事聞于朝勅封太尉一贈惠民侯
或曰太尉公兄弟惠民侯則董戈十五也然無所考據亦
莫能詳焉蕭人德公等作廟於鳳凰村肖像而祀之凡水
旱瀰疫虎狼之患無不往禱禱輒應如響聞閭婦孺皆稱
為嚴將老太公云墓在十一都第二圖
贊曰昔蔣子文生時嘗自謂吾骨青死當為神已而果然

管輅亦言吾但能泰山治鬼耳豈人之爲神者固自別有一類耶禮言生有功德于民沒而祀之其人不必自神而民神之則神矣管公等力除妖厲功德宜俎豆而事迹之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是未沒而已神矣蕭人尊其所親率曰太公而冠之以老蓋將祖父事之獨未達巖將之義豈以其處巖穴而立奇勲故云爾耶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牽

蘭雪齋藏本

歐陽際隆事畧

公名永昌字際隆姓歐陽氏系出廬陵其先有國勲世官所部遂爲貴州人文安令張侯其友也張侯曰某交際隆若干年其家能久以睦穆穆棟棟作息食飲咸就法度際隆之與余交也視吾父猶父也家相去三十里嘗以朔望至而拜于庭得珍鮮則馳以獻久而不輟某至際隆家太夫人亦以子畜之際隆好客能飲子每至則觴詠竟夕太夫人盛供具不寐以待以爲常際隆于書無不窺尤喜離騷與子飲則與巨觥屬子一觥盡則背誦九歌一章不遺隻字子既醉而際隆猶琅琅不休蓋博聞強記其天性也子生而子立無兄弟之親在先大人前獨與影俱一旦承父命遠宦數千里外先大人獨一子不置之膝下而令其遠宦數千里外咸以吾際隆在先大人子際隆某兄際隆際隆豈今之人哉先大人素強健忽而病病而際隆侍醫藥病而破歿而際隆手舍歛歛而執喪受弔如親子姪是後必十日一至喪所潔奠哀哭而後去然則某有父而際隆父之際隆直吾兄也蓋張侯之言如此邑人陳儀作而言曰異哉古所傳良友相與更患難託妻子相然信以死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空

蘭雪齋藏本

竊謂今世不復有是人儀雖少不敢過不肖其身竊欲追
古人之萬一然自料生平亦不敢望有是事乃今而得之
古之人不吾欺也吾雖頑鈍未嘗入于非人獨恨不得見
歐公而友之耳今之世而有古人古人豈不可學而至耶
雖然不獲友歐公而獲事張侯侯之來也邑方災浸侯為
之請命以去就爭之侯愛人以德治未三月而人爭傳誦
其言動以相聳勸非若人無以得若友今不幸以父憂去
官儀既恨不見歐公而于張侯之去尤有感也退而書之
時以自勵焉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空

蘭雪齋
藏本

趙節婦事畧

趙氏父楚臣婦於董明樓子為農任家庄康熙辛未夏賊
船登五露亦登岸庄之男子走皆匿澤中婦女惶急無所
避氏見執義不受污賊以白刃加其頸曰不從斷頭矣氏
辭色不屈願速就死罵賊愈厲賊怒反其刃之背以擊之
氏護痛手持其鏹賊遽抽刃而腕與掌俱落出血淋漓滿
地猶呼且誓不絕口賊亦為之愕適他庄救者至乃委之
而去頽然卧血中夫與姑來昇之歸幾死者數矣創既平
一手展不能澤是時年十有六也予聞而義之作壯哉行
歌其事屬而和者數人明府張公亦嘉其節明年編戶口
為復其父與夫二人

陳學士文集

卷十

空

蘭雪齋
藏本

文安陳 儀 五百甫著

王氏別墅記

借餘軒記

游園記

代潘老師為 莊親王作

雪峯寺碑記

大覺庵重修玉皇殿碑記

重修卯文閣記

重修廣濟橋碑記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目錄

蘭雪齋本

有竹齋讀論語記

江南戊午鄉試正主考熊公追思碑記

天津關部布公去思碑記

張氏新塋碑記

新安黃氏享妣專祠碑記

文安陳 儀 著 男 鳳友 孫 雲枝 王友 孫 雲枝

記

王氏別墅記

王氏別墅在天津東南十有五里距大河數十步風潮震夜則汨沒之聲崩屋撼枕也四面無隣土垣周繚可五畝許茅屋十許間軒窓疎豁雜樹數株扶疏掩映雖位置不適而野趣自饒主人以子愛竹植一叢所憩東室外風來瑟瑟作聲夏月取涼露坐不聞更漏惟睨星月為候往往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蘭雪齋本

聞鬼聲鳴鳴村人曰狼耳後每聽聲所發便同生徒輩尋逐之以為笑樂午飯後徐步河干東望渺瀰潮上海門濤頭如數點鴉須臾而至則漁艇風帆颯颯也雨過林光如沐蟬聲乍咽聞之爽然秋思唯秋冬之際曠野蕭寂風自大荒來欲攜蓬笠而走其勢恐人劇雪之後飢鴉飢鶩啼號振空林令人作墟墓間想然于斯時發奇談以壯醜怪幻彩以破空二三子奕奕神王轉覺城市中攤爐垂幕羔酒徵歌墮熱劫而失冷趣也當是時予自謂羲皇上人津人士視之亦如方丈圓嶠得一卽以為靈境而華門獨樹

若施行馬望之遠遠不敢便入唯老農漁父闔然相尋雖
主人不輕來過予棟而專之蓋三四稔矣及至輦下時時
夢至其處居然坐坦軒揚眉抵掌掉舌縱臆而生徒或默
以頷或笑以頷或目以受或俛以思而予口津津覺青蓮
花香生觀鸕間莊周爲蝶自喻適志也抱疴以來耳中常
作濤聲蝴蝶之鳴乍大乍細第一瞑目則不知身在何許
彷彿天風吹我還到舊遊枕流漱耳臨風聽蟬洒然會心
不覺病之在吾體阮亭云仕宦幾人爲令僕十年冷落鵲
山湖若子村塾之適雖十令僕不易耳嘗聞造物最惜清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藏 蘭 雪 齋 本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一

藏 蘭 雪 齋 本

借餘軒記
卽院落之餘地借三面之繚垣以棟以楹不雕不績可以
燕息可以晤言此李公借餘軒之所爲作也公以大司馬
制越令行化洽九年冬 詔入覲次年五月攝太司寇
七月奉 命節制是邦借也越人日夜望公歸羣出其
力爲公建使院崇極而趣成之時時偵於江上相驚喜告
公來者日以數焉是邦之人聞之而懼曰公其無意於圻
人乎雖旌節之不久淹然願借寇君一年出治越之餘者
以煦我我亦已幸矣已而聞公作是軒也則輟然喜曰公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藏 蘭 雪 齋 本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三

藏 蘭 雪 齋 本

其卽安於是歟不然以錢塘之雄富湖山之佳勝而使院
攬其全其視茲軒不過一茨耳公乃作之而俯仰燕息於
其間也若素其於彼也若忘則我邦之人其可以稍慰矣
八月念有七日軒成而予適至坐其中者移晷公謂予名
之遂名之曰借餘以誌公之簡且從民所望也或曰公之
自致於君也心無餘其獻替也言無餘敷政章教以咸民
也力無餘爲越人籌興除規久遠也思無餘察民情之拂
愉辨吏治之臧否耳目無餘今日借公之餘以煦我顧公
安所得餘而借之予應之曰無餘者盡已也盡已者忠也

忠則一一則約反是貳矣貳則紛矣僮僮然利害得失之
念交營接構於心思耳目言動之間日不暇給而又焉取
餘哉今公一忠自靖不知其他譬之水焉恃源而往者也
挹之而不盡酌之而不竭不擇地而施之而無不足然則
公之無餘者乃公之所以有餘乎餘則可借也以之名軒
胡不宜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四

蘭雪齋
藏本

游園記 代潘老翁為莊親王作

游園非園也園者占形勝治臺榭激為清流散為疎林抗
而為山墜而為谷極窮窈之觀窮往復之致而游園皆無
之然而有堂有亭有軒軒如有齋齋如庖福廩廩九圍所
宜有以供日用食飲行坐徙倚者罔不畢具而其趣之勝
一寓諸游游而山則帆隨湘轉青逐人來橫嶺側峯皆園
中之邱壑也游而麓則懸蘿深菁烟條風葉飛香雨紅皆
園中之林樾也游而水則驚濤聒天澄沏無地虹飲月浴
螺鳴鯨擲皆變現乎軒窓之下是即園之陂池也游而野
則綠疇千頃青畦百畹墟里孤烟柴門獨樹皆掩映乎欄
檻之外是即園之場圃也游之所至無非園者園之所至
無非游者昔人以畫舫名齋而齋不遷以浮槎名亭而亭
不移夫朝夕于斯縱有幽泉邃石嘉花美木而耳目之境
厭于習見性情之遇無復新賞雖梓澤金谷皆陳迹耳惟
張志和泛宅浮家可謂真道僭迹然江湖散人游方之外
心迹雙寂理固宜然今主人以千乘之尊忘情軒冕寄趣
烟波心有天游境通日涉推此意也殆將憑虛御風凌滄
溟超崑崙而游乎六虛之外所謂十洲三島吾烏知其非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五

蘭雪齋
藏本

園也耶善乎主人之自謂也澹然口足之懷竊有獨喻焉
者夫有人者累見有千人者愛澹然已足非有人非見有
千人也優哉游哉送君者皆自哂而返君自此遠矣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六

蘭雪齋
藏本

雪峯寺碑記

有寺于玉泉山之側龍山之陽曰雪峯剝削之者曰越凡
竇機大師落成之歲曰康熙某年師以四十七年秋探幽
西山得四果巷遺址恍然若有感遂跣趺兀坐不食不寢
而梵唄不絕者三晝夜遠近聞之其聲若一轉相驚動來
供蔬菓不謀俱集願同言協相與營寺乎巷址之上施者
雲合爭効所有材具工聚自然而成衆請師名之師曰是
宜名雪峯而徵子言以爲記子按內典調御丈人住天竺
義存禪師住閩俱有雪峯之名而玉泉諸山積雪我我經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七 蘭雪齋藏本
春始消師之取義豈在斯乎既而思之擲雪爲山巖壑皆
具及其既化卷石無存四大成毀得毋類此達者知雪之
爲峯則聚緣皆偶知峯之是雪則乘化歸空當年之四果
巷其鉅麗豈下于今日哉而何以散爲荒烟化爲蔓草也
未幾而琳宮法宇轟起乎荒烟蔓草之間師以爲無始以
來大地山河雪凡幾擲而峯凡幾化也而况于此寺乎哉
後之任寺者試以此叅之庶無負于師建寺命名之意云
爾

法聽者日千餘人各隨聞根有所覺以去故因所居為之菴而以其名之菴之左有殿三楹奉道家所謂玉皇像則師以其夢與宮監合求而得之八里莊迎歸為宇以居之者也重修之者覺師之法嗣行源行募于甲申之春閱七載而以庚寅秋乃竟厥事也左右之者保陽胡居士保而捐所有以助其成者三津之人士為多而名固不勝書也漆園之書曰道為乎往而不存言為乎存而不可今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八

蘭雪齋藏本

師瞿曇者非老子談泉妙者詆浮屠所謂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今夫蒼蒼之表果有帝耶帝果有號曰玉皇孰上之而孰受之耶玉皇果有衣冠鬚眉如世之所像而像果靈能胥宇而不喜驚居耶一字一像一像一靈蒼蒼之表分億萬化身而不憚勞耶儒者曰妄也佛者亦曰妄也即覺師亦曰妄也妄則何為求其所夢幸而居之其為之嗣者又何為募而復之子又何為記之子曰祀孔子者一郡一邑莫不虔共厥事豈不人人自以為吾孔子哉夫孔子則

一而已矣奉瞿曇者亦若是隨其所居則有瞿曇而居之

崇其禩厥其宇不如是吾心不安焉夫崇且厥而謂瞿曇在焉妄也不如是吾心不安焉真也非妄也然則奉玉皇者亦若是則已矣佛者曰道士奉之固宜何為乎於僧之廬子曰此師之所以為大覺也道為乎往而不存言為乎存而不可苟以為妄則如來之三十六相皆妄也琳宮法宇妄之妄也據其中而掉廣長舌說無碍法奚啻夢中占夢哉若以為非妄則天有帝帝有號曰玉皇玉皇有像像有靈靈能感夢而胥宇以歸舉非妄也師之說法因妄破妄故人各有覺而菴以覺名師之感夢因夢占夢故人各有夢而殿以夢建源之復也胡之倡也三津人士之助以成也皆夢中之人而予之記則診其夢者也師未始自以為浮屠源未始自以為浮屠之弟子故玉皇之殿如魯靈光之巋然存也而儒者以區區之見為道之封操同室之戈終古攘臂瞋目而不相下覺師曰請質其夢于玉皇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九

蘭雪齋藏本

重修廣濟橋碑記

有橋於新橋之西者其名廣濟其長如千步其徑七其高如千尺其廣如千丈其成以五月某日其董是工者安州賀生昌祖其往來巡工者清苑李丞逸客經其始而觀其成則守保定倪使君象愷也新橋在安州西二十餘里跨府河以濟行人東自安州西自清苑南自高陽任邱非自新安容城往來皆取道焉而府河挾一畝雞距諸泉滙卍蒲曲逆之流每夏秋雨集溢岸騰涌而來新橋之下不能容也則旁謁橫奔而道為之絕於是民又橋焉東曰普濟西則廣濟蓋以濟新橋之不勝濟普而廣之二云爾一濟中廣濟最衝則最先圯賀生昌祖以父志葺而復之僅三絃去夏水大至則又圯使君賑所部過之曰此不修二橋為無用矣行者病居者亦病有應於旁者曰唯然前之圯也或涉而溺焉有楊生橋孫赴壑俱沒於是三日浮出孫猶抱其頸未釋也吾父感焉誓復之未及而歿囑予為之子與二三父老勉為之今復以水毀今不能矣詢其名則賀生昌祖也使君曰重勉之于助汝於是出俸金為之先且日橋不勝水卑且狹而基不固也堅而底之抗而崇之延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主 蘭 雪 齋 藏 本

而長之庶其可於是命李丞喻居人以復橋便宜狀眾情

大洽於是賈効其費工効其技農効其力不數月而橋成加其舊三之二焉偃之虹如仰之月如雖有淫潦弗可毀也已於是刑牲徵俗祀橋神而落之於是賀生昌祖介張天池侍御而來言於予曰此倪使君之賜也請書之石以誌使君功以勸來者予謂之曰凡人之能於其事者必有餘於是事者也人之克舉其官者必有餘於是官者也夫以一人而察十七邑賑貸之當否目不給視耳不給聽心思不給慮僕僕往來猶濫且遺是懼而邊問一橋乎哉今使君所至吏華其偽民獻其情井閭之間求得欲給而心思耳目閒閒然若無所事因以其暇考山川疆域悉孝秀咨髦著旌隱節懲姦懲章教訓俗興廢舉墜無不於是行也行之一橋何有而以爲使君功乎侍御曰來與以濟孟子譏之川無橋梁單伯傷之於其細可以見其大此橋之修固使君之餘也獨不足徵使君之餘於事且餘於官乎哉予曰然遂爲之記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主 蘭 雪 齋 藏 本

有竹齋讀論語記

論語非書也孔子之言也若大學中庸及孟子七篇則書也非言也孟子雖具載問答之節而篇法指叙都經撰鍊則當作書觀耳惟兩論描摹聖語畧作裁潤而餘音生吻隻字單詞冷枯虛緩其所本無無一毫增其所本有無一毫減雖謂孔子與諸門人至今存可也子之讀之不遽探其意而先求通其詞而欲通其詞則不敢忽其字斷其字以思之字與字之際有自然會者詞之所從生也離其詞以思之詞與無詞之際有自然合者意之所從出也或一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南 藏 雪 齋 本

時而得數章或盡日而得一章或經旬而無得焉功不敢迫期之以暇眼不敢熟伺之以冷要以開記者之生而遂以傳言者之本情凡四閱月而評點以週非云有當于論語也又非云有當于讀論語者也蓋隨讀之而隨得之隨得之而隨識之識其所得得其所讀其斯以為有竹齋之讀論語乎

江南戊午鄉試正主考熊公追思碑記

公之典試是邦也其歲戊午去今三十有五年更十有一舉然而人之思公也歷久而彌深其才而屈者曰吾恨不遇熊公耳公之掄才如九方歎之相馬畧其驪黃取其神駿萬馬過于前而騏驎無遺者駑駘款段不得邀其一顧也拔七十三人于萬眾之中得者不以為倖失者不以為屈吾輩于此時而不售斯可羞耳若見放于庸人固其宜也其學而貧者曰熊公天下之賢主司也不以萬金易一士方受 命之初權貴人爭囑其子弟親戚公一切拒勿聽有挾重賂邀之塗而致之邸者閉門不納踰垣而入公怒叱將執之愕而逸去蓋公之言曰江南才數預試者數至萬而解額纔七十餘人耳銖稱寸度以當其取舍猶恐失之若內怵于權貴而外沒于賂遺何以對 朝廷而服多士哉濫一人則失一士失一士即蔽一賢蔽賢之不祥其無後乎是言也至今人猶誦之時功令方嚴磨勘獨江南內外簾官無一人掛吏議者司寇魏公象樞頓首公之邸署曰吾非拜公為國家得人慶也當是時孤寒力學之士久阨場屋者拔取殆盡吾輩不幸不遇公分老死庸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五

南 藏 雪 齋 本

下矣嗚呼上之選舉下之趨舍從之才者登不才之悞也
 學者登不才之師也人人爭自磨礪攻其業而殫其能絕
 微侍之心鄙章句之陋恥奔競之習成茂異之風上可以
 光邦家下可以儀鄉國其補於作人之雅化豈小也哉夫
 逢年者獲力出者怠矣倚門者售刺繡者荒矣榜發之日
 士氣索然抱璞者泣于途吹竽者譁於市至此而益歎熊
 公之不可及也古今 聖天子崇儒右文興賢造士固
 已較近代而追隆古矣廣試之額博選才之選寬閱卷
 之期切切焉若惟恐抑一才而失一士士生于此豈非千
 載學士文集 卷十一 夫 蘭 雪 齋 本
 古一時哉而江南一省被養尤深是以窮巖深谷士氣奮
 揚雖章縫之老童皆知朝誦夕暮求一當而自効
 于聖明之試矣 上之求才如此其殷也士之自厲如此
 其至也所以合虛雲之契者獨在賢主司耳而苟有庶幾
 能公其人者體 天子側席之心念多士乘時之意公
 以防其僞而明以得其真則作睹之美章 泰交之盛成矣
 嗚呼九原不作吾誰與歸是以十二郡之士以不及遇公
 為恨者共誅紀公之事于石揭之孔道相與瞻仰而流連
 猶夫峴山墮泪之碑云爾公諱某字瀚若江西南昌人典

試時官太僕寺少卿歷官工部尚書公子某丙戌進士官
 翰林孫學熹領乙酉鄉薦學烈癸未進士方將雲蒸霞起
 繼其家聲以此愈信賢達者之有後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夫 蘭 雪 齋 本

天津關部布公去思碑記

國家臣一四海聲教所訖遐邇僻隅莫不奉職舟楫通乎
 溟渤八方萬國商旅輻輳水土百物雲奔霧集會于天子
 之都而天津引河控海為之管鑰故權關之任重于他邦
 苟得其人則柔遠附疏宣上德意使嵐烟瘴雨之鄉翹首
 企足如恐後焉非特區區財賦之間而已布公以內務府
 某司郎中來蒞是任視事之初按覈簿籍集僚吏胥役于
 庭而命之曰賦稅業有成額朝廷所取者廉微示抑末之
 意而不盡其力所以恤商旅通財用招懷遠人也足吾賦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木 蘭雪齋藏本
 稱吾職而已雖是額外之求數以急屑屑爭細民之利非
 朝廷意于是出令除苛稅若干事人皆樂之公廉于已而
 察于物勤于職而周于德每旦日臨水次舳舻銜尾以次
 第親納所入役無假手而視其貧者微者立遣之無所與
 計偕之士黜謫之員無所責焉歲額之數以足而不贖其
 私故上與下皆濟于是東南六路之人無羈旅愁嗟之聲
 怡容晝眠棹歌暮唱人人有以自得則公之所以柔遠附
 疏宣上德意而使千萬里外識朝廷之寬大而不貴貨財
 莫不聞聲赴響慕義無窮功何偉哉以故鄉大夫同官手

此者皆重公之德而樂聽從其言釋紛決疑所裨弘多而
 商民之親被其澤者其為感且頌更何如也冬十月公既
 人朝報政行將大用廣其施于天下而惜公之去者謀紀
 公之德于石而請予為之言予謹錄其大者以為後來勸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七

蘭雪齋藏本

張氏新塋碑記

玉田縣有新塋於中溝山之原若斧鑿相望者為張氏之兆其孤賓國以癸丑十二年十月某日舉其五世十有三喪至自江南而窆窆于斯其上蓋通議大夫鎮江叅領諱大魁墓賓國之曾祖父也配淑人姚周金附焉其左則鎮江防禦諱士儀賓國之伯祖父也配宜人王附焉其右則朝議大夫淮安府徐屬同知諱士伸賓國之祖父也配恭人白附焉次則賓國之父河工効力州同諱廷藩附以母金氏次則賓國叔母佟氏其下則賓國弟妻畢氏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手

蘭雪齋藏本

初仕為容城令不忍逃入連坐之濫所出數十人亦用失上旨意降調去職再起令黃陂黃陂紳士多恣橫公訓以禮而裁以法政教大行以叔父觀察湖北引避歸送者數百里勿絕其令仁和也却萬金之賂櫻撫臬之怒卒極巨豪干獄以雪民婦子剖腹之冤杭人相慶若除穢偷然以是聲震兩浙用舉者擢牧江南之邵州未幾復以星悞降秩効力河上積年勞乃得淮安郡丞非其好也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越若干年而孫賓國始奉以來從其父兄攜其子婦安魄體于新塋之內論者謂公之賢固宜有後而賓國以孤弱之餘能自成立以盡于大事則公之餘慶有以佑啟而默相之也新塋在雲梗之隈環抱縈帶形家以為吉壤張氏之復興其可俟也已嗟乎世之達官貴人墮節冒禁貪營多藏為子孫無窮之計而不知道以供其淫僻侈蕩成愚不肖之行俯仰之間無復子遺至于鬻墓石賣隴樹者不知凡幾以視夫張氏祖孫何如也故為之書其碣以揭於墓以為為人子孫者勸而因警其為祖父者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圭

蘭雪齋藏本

新安黃氏享妣專祠碑記

新安黃子以禩為祠以祀其先妣三十六世之主五載而後成將志其事於石以昭來許而請言於予予徵之曰祠專妣矣若祖何黃子曰黃氏之祖之有專祠也舊矣不知所從起自始祖香而下數十世昭穆可數而妣主闕如歲時之薦右不及母吾父每用為憾父幼而孤賴先王母飲水茹蓼撫以成立母氏之恩勤荼苦倍知之矣易簣時顛禩而訣以母節未旌妣祠未建終不瞑於地下禩其敢一日忘歲乙酉王母既邀表閭之典矣建祠之志蓄之廿餘年而禩已五十有三疊疊過中時不可以復待乃倡宗族而成斯舉亦猶行吾父之意也予曰祖既有祠何煩更作為妣主而耐以享焉禮也黃子曰曩者吾父嘗圖之矣黃氏世本江夏自太守績官新安因為家再傳章葬潭渡子尚廬焉子孫因聚族於此自章以下先妣氏族皆傑具以上則無聞焉宗祠之始其在太守之後乎邇祖宗之在江夏者僅傳名與世次而已厥配既不可詳故關其主後世因之妣沒不耐示不敢加於先人也予小子嘗于禮敢易舊制計惟有建專祠奉先妣之氏族可稽者以伸其私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三

蘭雪齋藏本

或先人之所許而秉禮君子亦可憐而諒之者也蓋吾父

之言如此顧費不貲力不逮遂實志以歿禩嘗痛之故嗇身勞心積廿餘載乃克就此不知其非禮也予感其言俛而思仰而嘆曰禮起于人情之所不安專祀祖而不及妣人情之所不安也太守公以上厥配無考而後之于孫居然各耐其妣而祀之有加於先人亦人情之所不安也不敢加於先人而三十六世之妣遂泯然無祀又人情之所不安也積三不安而權宜之于是建專祠以奉妣之氏族可稽者以安厥考之心並以安厥先祖若宗之心黃子可不謂孝乎夫孝禮之本也孝無定則心安為大體無成迹致孝為大黃子晉身勞心崇本追遠可以屬俗可以式後嘗誦小雅大田楚茨諸什皆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之詩夫務本節用而後能長守其富以禴祀蒸嘗故羔羊素絲與采蘋采芣相表裏今新安士大夫多業鹽菜稱素封是亦其田祿也予官此七年每以崇儉為禮俗之要亦浸浸化矣而黃子每為之先既大茂以實暨其成也一歸于仁孝子故嘉其志而畧其禮用以示其後昆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三

蘭雪齋藏本

陳學士文集卷十二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小聖廟祈雨文

小聖廟祈水文

祭龍神驅怪文

祈晴文

祀龍神祈晴文

祭黑龍潭龍神祈雨文

祭陡河龍神謝水文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目錄一

藏蘭雪齋本

禱雨文

祈雨祝文代李制臺

祀田祖祈晴文

祭方社田祖驅蠶帖文

祭溲水河神文

家祭文

祭怡賢親王文

祭李又玠宮保文

祭揆總憲文

祭汪編修文代潘元亮

祭王提督文代劉總憲

北地同學公祭安溪相國文

公祭梁少司農文代蔡大宗伯

祭梁會庵明府文

公祭朱潔臣孝廉文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目錄一

藏蘭雪齋本

文安陳儀甫著男鳳友孫壽校

祝文 祭文一

小聖廟祈雨文

恭惟我侯冰雪凝神烟霞作骨初焉螻屈招其之靈笑之
倏爾龍騰北溟之魚化矣結靈姻於夙契事類洞庭傳生
面于部年顏疑灌口俗稱小聖爵者元侯御屐氣之樓臺
羽扇綸巾周公瑾雄姿絕世靖鯨波之疆圍霆聲電日秋
襄武面其驚人呼吸而潮洑安流叱咤則風雲變色是用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蘭雪齋

輶函萬族霖雨羣生茲當季夏之已臨何意師膏之欠闕
苗則稿矣赫赤日以如焚風又泊之望油雲而不旆將飛
廉之肆虐抑旱魃之為灾或百川之氣鬱而未升豈八部
之龍乘而未起降茲大厲誰職其出職生近粉榆岑同臭
味備書海畔呈詠賦于琳宮荷鍾河干効莊嚴於初地人
天雖隔神理非遙敢竭悃誠代生民而請命仰祈慈鑒施
膏澤以來蘊落咳唾于九天如珠如霧潤枯焦於大地既
足既濡俟其許之期以五日謹告

小聖廟祈雨文

維年月日虔禱于平浪元侯之神日憶昔歲行在酉午月
愆陽良苗萎于氛埃靈河匯其泄注農人仰天而嗟職行
田來止蒿目愴神徬徨五夜不揣冒昧輒敢齋沐抒詞告
哀於元侯乃蒙恕其唐突鑒茲懇款墨瀋未燥油雲乍興
浹夜連朝甘澍滂沛遂爾開畦分白接軫回青歲復有秋
民樂其利自顧塵中之蟻質譬諸日下之葵心何能遠達
淵源著其成效良由水僊靈貴未忘身世粉榆抑或貝闕
清娛尚好人間文字然竊自負常誦于人茲者虔奉簡書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蘭雪齋

督理營田即功于陡河之涘春鍾殆就而天澤久愆來甦
已卜無秋秔稻尚多未播閭閻愁疾官吏憂惶視酉夏之
早抑又甚矣職懼而自責夙夜拜祈于私室又與豐潤令
周傳昌結壇步禱者三日雖感雲雷之歛起未沾雨澤之
澆淪疚心如餒燔身何補伏惟我元侯妙性通靈剛腸激
發雲旗掣電叱咤而起雷霆羽扇迴風咳唾即為雨露是
以王長百谷輶函萬靈凡居東海之濱盡屬甸服之內矧
茲塊土潮洑所通近在五十里之間哉所望鑒我丹誠拯
其困悴飛屐樓之尺靈便是慈雲滴馬鬣之一絲盡成甘

露浹犁泥滑百種咸滋拍岸波通千畦俱滿轉豐凶于呼
吸貽樂利于倉箱職將殫述神功揚挖靈蹟家家尸祝毋
寧估客之雄歲歲蒸嘗徧是雞豚之社子懷明德粒我烝
民惟侯其右享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三

藏蘭雪齋



祭龍神錄怪文

惟 天子至仁心 上帝之心事下民之事特

命怡親王與修畿輔水利惟 王奉 上意竭誠而致行

之乾乾翼翼寤寐弗釋於懷惟下民受 上恩深厚甞

勉隨事罔敢言勞長隄之殺涉波負塗尺積寸累朝夕惟

風雨足憂用祈况于明神惟下走儀適以其時至實懼且

憂率奮鍾之夫而虔禱于堂下神如佑諸則以分龍日無

雨為應惟神奉告 天道效靈于 天子自是歷三

旬不雨以無墮我成功今七十里長隄屹然波中者皆神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四

藏蘭雪齋

力也而等來營之西洄流澁洑波濤險怪倏忽起滅實有

物以憑之頽岸十餘丈隨補輒壞至于再三木工為之束

手是以上厘王慮遣官遠來將欲分流複埭以避其勢夫

明盛之世百靈效職茲何物怪焉思逞是敢于違天慢

神妬禹工而病堯民也蟻穴可潰金隄矧此異類倖處岝

側憑陵水勢蕩鬪土工不亟屏除終為大厲用敢昭告于

明神仰藉威靈驅之遠徙期以三日舉醴盞行俾瓠子之

安流庶宣房之永固馳聞朱邸上達 楓宸必將褒答神

功崇其廟祀惟神鑒之

祈晴文

頃因乾熯率邑大夫士虔告於龍君承賜甘霖興我苗稼
四境忻躍穀價頓平乃自月朔陰晴不常至初九日暨十
一日接連霖沛低鄉婦子望隴興嗟河干役夫倚鍾永歎
長此不止去年灾稔復見于今民其流離神將乏主且若
朝廷憂民之意何今當分龍之期幸賜晴霽官民奔悅
牲牢劇樂敬進于庭職敢昭告龍君伏祈勅諭所部諸神
自茲以後節雨調風河流安軌庶禱隄防鞏固年穀順成
職願率先闔境官紳士民捐修祠宇以肅明禮或徑達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五

蘭雪齋

九重嘉錫鴻號惟龍君鑒之敢告

祀龍神祈晴文

惟天子大聖奉天之道而致力於民 特命 賢
王巡行郡縣興除水利官區畫條理甚備百靈効職唯神
之功甚茂而草方六月水大至下民之執役者望雲而咨
願假晴霽旬日乃自分龍不雨至于次月環視鄰邑潰防
決岸者踵告惟茲長隄蜿蜒洪濤巨浸中尺寸累積豕塗
燕泥其勞不烈於此矣迄無墮我成功豈人力也哉隄以
內杭稻二百頃半已登場精米之在市者斗錢二百灾稔
之餘人果其腹皆食神惠也而善來營物怪憑流涸遊類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六

蘭雪齋

岸仰藉靈爽近已順安萬口嗟異僉曰神寔驅之凡茲顯
濯儀不敢隱具以報 王今隄工幾告竣矣比日陰翳日
氣不舒時有凄雨乘以冷風人夫寒栗何以出入波中取
塗泥而致之隄上也工作有程欲已不可欲遲不能八月
行盡矣九月肅霜我功如何夫憫小民之勞增其備值而
邀惠于王者下吏之職也司風雲之變假我晴暘而得請
于天者明神之力也當大雨時行之會尙能掃豐隆驅刻
缺鞭雨工而去之况茲太昊執矩之日秋陽發光之候乎
唯神歛其噓氣扇以清風杲杲日出溶溶波暖民氣奮樂

康功用迄答 賢王昭格之誠膺 朝廷明禋之典豈不
偉與下吏儀願充祝史虔告于明神惟其鑒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七

蘭雪齋
藏本

祭黑龍潭龍神祈雨文

使行將去矣愆陽燂虐良苗欲焦錄已成結此長吏之憂
下民之病也使亦何言則前年夏曾苦旱矣使走以告大
神鑒之旋雨去年夏又以旱告則又雨連二歲大熟使疏
神之德將啓厥宇以報而是邦之人莫我肯從迨用闕焉
今使行將去矣方怒然負疚之不遑抑又何言雖然大神
之潛靈於此毋亦唯是恭帝之命作鎮是邑布天澤而滋
萬彙驅風魃以福兆人用修我職焉耳塵衆出以其苦以
報不報為喜懼也必矣然則使之職亦詎宜以去不去為
語默乎若是則不敢不言且使之待罪於此四年矣其有
怠君之命慢民之事營身之圖者大神久已厭而絕之矣
其尚聽從其言再告而再應之與而既已聽從其言再告
而再應之矣是鑿其生平無有怠命慢民而營身之圖者
則豈以其將去也而遂不有其言而不一聽從之也若其
則愈不敢不言用是恭詣靈湫再拜稽首而言曰愆陽燂
虐良苗欲焦錄已成結矣可若何伏惟大神布天澤以滋
萬彙驅風魃以福兆人以恭帝之命敢告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八

蘭雪齋
藏本

祭陡河龍神謝水文

嗟我田工惟水是資滔滔靈河實灌漑之洪渠成雨潤我
町畦雖有愆陽絕注無虧人事之修以補天時田之待營
利專在茲今我蒞止弗雨五旬禱而罔應憂我農人雖有
涓滴只以泥塵種播不芽苗穰不新河流日減曾不盈滯
藉以沾濡杯水車薪爰走唐山虔告明神天澤之施闕茲
一域雨禁絕重則不可得河水恃源其出曷極黜黜神湫
韜函莫測湧雪噴雷誰能靳塞盈我河流及我溝洫用代
膏雨維神之力歸來十日望水如恩夜聽蛙鼓朝驗波痕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九 蘭雪齋本

祈雨文

維 天仁覆下民貽之嘉種俾粒以久維山川百神受
天寵靈宅茲隩區用能興雲使物水下土滋百穀俾
歲功成是以 國家秩之視公侯而祈報之禮有加焉維
皇帝體乾用九所以事 天者甚至之綱之紀懷
柔百神宜各効乃職雨暘不愆以害用承 皇帝所以
若 天仁民之意乃今年春雨不時至來牟鮮登是使
吾民不獲受厥明也 皇帝憫之入夏以來雨不破稿
禾苗卷局農嗟于畝米踊於市用厘 上憂夙夜內自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十 蘭雪齋本

則神之裾 天命神為雷兮雷則神之車被雲乘雷兮
下斗墟接北斗而抱天河兮澤九州焉有餘神延竚而誰
埃兮雲幕幕而愁予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士

藏 蘭 雪 齋 本

祈雨文 李制臺

惟 上天致無已之愛於下民如慈母之育稚子有時
譴怒以警不若而煦煦隨之故灾沴偶加旋卽貽之以豐
稔凡去秋被水之區夏麥大登所以償之者倍蓰而水所
不到者叔穫不及焉以此見 天心之仁愛斯人弭其
患而補其闕未嘗頃刻置也惟明神奉 天之命作鎮
龍於茲土自當以 上天仁愛斯人之心為心我
皇上體 天子民視之如傷饑溺由已自去秋備灾後
賜蠲賜賑議糶議貸凡所以為斯民弭患補闕之計益
已無微不至無遠弗届矣惟職承乏於茲所以仰承
德意下布 聖澤俾斯人出饑溺而獲安飽任大責重
與明神作鎮體 天愛人者等神鑒昭明其政頃刻怠
忽使 皇仁有不下逮自貽慢民負 天之罪乎哉
然而可以自盡者人事也無所用力者天時也今小暑已
過矣民間望雨甚急而天澤不時需霈矣而弗徧徧矣而
弗久故秋禾之早者弗長晚者弗茁也有麥之地待雨而
種不雨則種弗及矣無麥之民以雨為秋不雨則秋無望
矣至於山陬沙壤黑墟赤墳之土所在皆有農人秉耒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士

藏 蘭 雪 齋 本

嗟婦子仰天而嘆者不知凡幾此 皇上所宵旰焦勞

職所夙夜疚心而無所用其力者也且去歲不雨至六月

一雨而水以成災雖晚稼薄收而擔石無餘新糧莫給賴

上之德以延至於今今復無秋則轉徙流離將在目

下 天心仁愛所以弭其患而補其闕者寧獨忍遺於

此類哉 皇上深宮齋省對越 上蒼則既以斯人

之疾苦告矣惟神與職共鎮茲土奉 天承 若一

心無貳天時過中而人力無施職不神之告而誰告也若

職有愆尤不能逃神之覲凡有咎殃宜加吾身此出出者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五

藏 蘭 雪 齋 本

何辜况其為 上天之穉子警其不若而煦嚙隨之者

歟用敢蠲潔身心待大神之休命惟神鑒之

祀田祖祈晴文

下吏奉職無狀其或罔恤民隱上干天和凡有效咎宜加

厥身小民何辜半載勤劬而忍令或或青畦頓成茫茫白

水也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日夜車肩僅乃盈畝下吏恭奉

聖天子惠愛元元之意虔禱于明神遂蒙照鑒五月

廿三日雨廿五日大雨四野霑足自是膏澤頻施町畦流

潤秧苗布濩者五萬餘畝懸車放牛人樂而歌下吏亦得

藉農天之慶報成于 賢王以慰厥憂勞夫何比日以來

猛風震霆驟雨神至田間盈尺苗穉在水如此不止是無

秋矣嗟此芘芘莖寸皆 國帑所營顆粒皆民命所係苟

無秋尚有民乎明神承 天矧 聖以民為心未有

不忍于前而忍于後者仰觀風雲之色似披威怒之容求

所以致此者而不得必下吏之愆貽害于良疇也敢昭告

于明神其致天之罰是震是殄是淪是覆雖九死以猶榮

毋兆人之胥溺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五

藏 蘭 雪 齋 本

祭方社田祖驅蠲帖文

粵 聖皇之御宇聿營田之肇興藝汗萊以秬稻闢沮澤為溝塍沛方金之日出何租賦之暫增非慮長於國計誠嘉惠于黎烝某也不才持節充使心我 王心事茲民事課晴量雨仰膏澤而瞻天越陌度阡望滋榮而察地壤水飲水久忘家室之謀求可觀成並絕功名之意凜

天威之不遠誓寸心而無愧今茲開築近挹雲漣汗圍南非渠濬縱橫浚下增高則百堵皆作礪材鑿石則千指並營畫地賦工惟令廉而尉幹計功受值斯力均而役平是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五 藏 雪 齋 本

以民罔告勞 天方助順雖圖始之克艱亦乘時而載震其畔澤澤既萬耦之偕同與雨祁祁已千畦而俱潤播時嘉種怒茁於崇朝覘我良苗青葱於轉瞬五風十雨方受賜于圓靈九穰一莖貯慶豐于田峻夫何小虫厥惟土狗爾鳴何悲爾形亦醜趨炎則望火而飛逐暗則穴地而走號稱審雨每傍蟻而怡堂音反盧鈞則感人而捧手固當伴臆膈以宵征祗可整棕溪而自守輒敢恣其鍼口害我苗根其來奚自有徒寔繁起于下隰洵自平原撥秧針而倒置剪縹葉而偏反非沸湯之可灌雖敏手其奚捫嘗

誦大田乞靈田祖蠲勝蠶賦付之一炬載稽周禮八蜡具舉擊鼓吹幽迎猫祭虎非人力之所及惟明神之我與史籍所載異鳥拾蝗虫食穀者脩福可禳爰省躬而反己心悚息以徬徨顧農人其何辜抑使者之弗臧願毋損我嘉禾請身代夫災殃驅茲醜類遠我甫田為靖甯斯化矣抱草木而殲焉藉寵靈于 帝力祈錫福于康年告田祖及方社鑿子心之塞淵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六

藏 雪 齋 本

祭澗水河神文

水於畿東灤為大至有江名然無資於澆溉之利惟沽亦
 然以下通潮汝 陵藉藉以轉輸故命曰運河然其上
 盈涸無常涸則糧艘不前盈即汜溢四出為田廬害其最
 利於人而無害者惟陡與澗陡河灌田至數萬畝雖有漫
 決而闕於所至化瘠為腴秋稼所失夏麥旋償以倍徒且
 永成沃土厥利無窮唯澗亦然而源高流盛淤衍之力較
 陡河所及愈廣故夾岸百餘里田皆膏腴圍圃連屬聚落
 繁密烟火相通大者千室小者亦數十百家澗河生齒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七 藏 書 齋 本

番未有及此者也獨灌漑之利徐尚寶言之而未及試耳
 皇帝四載春 怡賢親王奉 命視京東水利請
 於沿河一帶建關開渠數十里內無非沃壤又言近河居
 民引流種菜畦畦百隴在在皆然未見有利於圃而不利
 農者是澗水可田與陡河等特彼先此後措施以次第云
 爾五年秋水溢漫且決者數道旋即消落而闕於已二三
 尺厥田上上矣故令德茂始前又欲自委疎防之罪方決
 時譸張其辭以聞謂廬舍田園無一存者至震動 朝者
 聖上其咨遣使資金馳驛振救至則井里晏然故命

以虛妄斥罷而還鄉河之名聞者怵息遂隱然為畿東已
 害矣嗟乎一夫造謗名濟銜冤豈不痛哉夫秦以涇饒邾
 以漳富陂而決之且溉且糞長我禾麥古人之用水如此
 其勤也然彼固濁流壅培自其性爾今澗水清泚乎自靈
 泉百折而西其流可鑑也一遇夏秋雨集則噴薄懸瀑而
 下水石泥半濁漳同色無砂礫之潤有糞溉之饒凡所瀾
 漫畝皆獲倍蓰酌酌原隰惟澗實甸之澗亦何負于人哉
 且人不能用水水自為人用乃猶汲其利而獨張其害虫
 虫者氓亦忘其身享之利而妄相翕附以為害此某之所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七 藏 書 齋 本

為憤惋而不平者也今年二月周行水次追秉 賢王遣
 意度地于孫家觀之南建關開渠引流西注作水田二區
 計二百頃圍圩周防溝澮貫達經始之時疑沮者猶斷斷
 于河害不休子乃辯析端末授意于令尉俾播告于有眾
 令鴻俊清疆有違識尉文標久于任習其土與人爰破羣
 疑而毅然即事以三月某日起工闢河既以次告竣六月
 某日開始成筮吉引瀾入渠以灌禮宜虔告于河神于是
 設位肆進刑牲饗醪召伶侑享簫鼓既作使者其率賓吏
 髦耆載拜釀酒于河流復昌言河之為利于民者普且涯

而無有少害甚宜永念崇樹揄揚神功祀其益錫福爾
有衆自今以始水土沃潤風雨以時黍稷咸登災害永息
毫者皆恍然若寤稽首而言今知河之未始爲害吾儕小
人食其利而不覺也于是合辭致祝于大神維神聽之和
平焉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九

燕

本

家祭文

嗚呼我父一去何之胡不來食胡不來息葉捐所愛今更
依誰神去形留呼不我聞哭莫我知白頭老母形影相隨
六十二年矣總不憐兒胡寧忍斯嗚呼我父歸來歸來無
俾久離雞鳴整咳枕上聲來今也寂然寢門夜開朝問何
欲何飯何羹今也誰御旨酒空盈宵燈半焰琅琅詞今
也闐然夜香裊絲嗚呼一音一容結于兒心恍然在目忽
不可尋暮往朝來歷旬已一朝呼暮盼兒父不至有去無
歸終焉永棄夙昔曾見笑語儼然頃所疾苦今已盡爾舉
箸而食兒侍于前孰知是夢我心瘳焉俄而驚覺卧于棺
側欲尋所見如電如煙嗚呼哀哉父不來矣諸孤孰孰不
我哀矣在天在泉或歸故鄉空徘徊矣吉罇爲僇殫我精
誠釀酒以灌燔香以升于戶于牖于庭下屬綴心寧
不我顧寧不我復而不緩我以希微之聲與髮鬢之形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九

燕

本

祭怡賢親王文

嗚呼天乎以我 王歸胡寧忍乎奪我仁賢孰依孰庇失
 我師表曷則曷傲於是街感者懷不盡之恩訓德者慕無
 窮之義莫不釋思善美寫其哀忱言以人殊疇能殫盛德
 之大全哉然容光不足窺日月未始非其明也勺蠶不足
 窮瀛渤未始非其水也則亦各悲其悲各言所言而已某
 等罔吾 王水利之僚屬也三年秋直隸水 上惻然
 軫念發米數十萬石賑救之猶以為水利不興水害終以
 不去特以屬 王親歷相度而某等咸託後車以從當是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三 藏 齋 本
 時積潦徧野且數百里原隰皆莫辨即訪之父老亦但
 能呻吟言水狀究不知其害之安在吾 王超然遠覽或
 謂流以窮其源或因端而識其委慨然謂某曰吾知所以
 治此水矣隘者吾擴之容羨者吾分之減塞者吾疏之通
 漫者吾攝之注如是而已南有二泊北有兩淀千流萬派
 之所停蓄而游衍也漳入南泊而五溝成倒灌之形滄入
 北泊而七里口絕歸溢之路漲溢四出任隆寧晉之間無
 寧宇矣自穆家口開河四十里而南泊北流黃兒營之上
 村浚拓千餘丈而北泊東注二泊疊相傳送積漲頓消沮

如為田不可以數計此吾 王之功也西淀以趙北口為

咽喉東淀以石溝台頭一河為脈絡趙北口橋座梗噎而
 白傘豬龍之水不東石溝台頭清濁鬪鬪而七十二河之
 流不北泛濫無歸決隴潰岸上自高陽下至文安皆被其
 害自橋道增修而咽喉始利永定改導而脈絡全通濱河
 數十州縣慶安瀾者于今四載此又吾 王之功也是隘
 而擴之之效也西淀溝決無注之水畢納于玉帶一河白
 衛二河奔騰浩瀚之流爭趨于三岔一口而淀河挾子牙
 永定渾濁湍悍之勢復來會之所謂驅萬馬于方軌欲無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三 藏 齋 本
 迸逸橫奔豈可得乎于是開中亭河分枝入淀用洩玉帶
 之餘瀦滄青減河拓筐兒港舊堤別道歸壑不爭三岔之
 隘支港多則經流減尾闈暢而宣洩疾民生運道均有賴
 焉此又吾 王之功也是羨而分之之効也玉帶東來至
 苑口以會同名言羣流之所匯也又東至蘇橋分為三汶
 台山一汶受中亭之委而歸勝勝趙家房一汶亦於勝勝
 合流其沿隄一汶之自石溝來者復與之會而畢出于台
 頭自永定入淀勝勝河久已絕流石溝台頭一帶咸成斷
 港茫茫淀水無復經流閭殫為河三年決大隄而南文安

城郭僅如洲渚用是開勝游河以導三汊之歸挖石溝台頭之淤以適達津之路洋洋清駛高下攸分數年以來黍稷被野杭稻與菰蒲並茂是塞而通之之効也此又吾王之功也滹沱決于州頭播爲九股漫流于束鹿深冀之間民不得畊行旅幾絕乃審流面勢自第四溝疏引循古河而注之溢水溥以永寧竊龍河決柴淀口奪流而東漫及鄭州驛道爲澤者十里既浚其淤而塞其決復于下流之出岸村建堤開河而奔突之狂瀾始弭節安流而什去乃若牯牛河漫流于良涿鳳河漫流于通武鮑邱爲頭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雪齋藏本

河漫流于香寶皆壞民田圍廬舍不可勝數乃各爲河以攝而注之俾散者有所統而泛者有所歸此又吾王之功也他如修堤以資防護作堤以裨節宣築道以通行役凡有關於利病無不力爲興除蓋自受命以迄于今慘淡經營心未嘗一日不在河干憂未嘗一夜離水次也正月間以青龍灣新工議未定又不能力疾往視徬徨靡寧已乃喟然而歎曰本圖徧治諸河使盈縮操縱在吾掌上豈期一病沉廢已矣何言某等聞之竊謂其語之悲而不料其竟不復起斯言遂成遺恨也豈不痛哉至于營田

之事與水利相爲表裏而較水利爲倍難土曠人稀則召墾難民愚習情則慮始難地方官膜視則觀成難浮議旁撓則任事難以故歷宋元明屢舉屢廢未有毅然必行如今日者吾王獨以水害不去則田非吾田也尙何營水害去而營田隨之則溝渠洫澮濬畝距川無往非所以行水卽無往非所以分水也水聚則害水分則利水行則利水壅則害一川之水散爲百溝一溝之水散爲千畝常恐其不足而何患其有餘南人爭水如金北人畏水如仇用不用之異也吾使之用水以爲田卽使之用田以分水田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雪齋藏本

成而水已散利興而害乃去矣是故巡視水利之時已占度營田之地後湖湖也疏泉可出大殷淀淀也開河可田天津寶坻陸種之區也引潮可田任縣寧津蛙蠃之藪也園泊可田于是分局委員授以方畧水高于地溝而導之地與水平壅而溉之水卑于地車而升之圩埝以防霖潦開河以備蓄澆其法固無乎不具復列條例九則下寧而告誡之人各賦功四年之間田成數千頃稅糧豐成米價頓賤賤恐其病農也奏請發帑收糶歲至十餘萬石則營田之効可睹矣于中不無游惰之農儉邪之士及不肖官

吏造作浮言逞其私臆賴吾王之明斷確然不回是以
 有成功去年正月廿三日謂選曰直隸之田所營纔十
 三四何以欲速為因指中亭河圖而示之曰此皆可營特
 八年九年事耳顧謂陳儀汝縣隄內可田吾向言水洞當
 與籌畫今其時矣建閘引水自高及下層分遞灌量水力
 所及而止亦不須洩水河也但得吾親往指示乃可定耳
 嗚呼言猶在耳遽成隔世規畫未畢宏圖永已千古之痛
 曷有極哉嗚呼某等碌碌下中年來黽勉從事幸無隕越
 獨以吾王在耳今王逝矣雖某等累百輩曾何足以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蓋 藏 蘭 雪 齋 本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之音容悅然在目也某等何以為情
 哉回憶始事以來追隨道路者非朝夕矣車騎所至誠
 長吏不得出境迎謁一見之後立遣回署勿致廢事其才
 且賢者密薦達之尤禁供臆擾民薪茹芻豆之需必倍償
 其值民皆利之負販相從所在成市將弁卒伍列隊送迎
 則較其騎射揀拔材伍而兵丁之賞動以數百金計以故
 文武軍民感激願望惟恐吾王之不涉其地也其于某
 等顧遇尤深授館授餐恩意稠疊或當朔雪迷蹤大川橫
 夜則探騎導夫前路榜火戒其舟航常待至夜分而不寐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蓋 藏 蘭 雪 齋 本

嗚呼此豈分與禮之所應爾耶乃至司屬隨從命彼華舟
 工員疾病脊之藥餌吾王愛人之深恤人之切多有出
 於其人之所不及料者身受之而心不能安心感之而口
 不能述而吾王猶以為未至也嗚呼某等何以為情哉
 計惟水利營田為吾王未竣之業亦吾王未釋之心
 其等自茲以往遵奉成模罔敢失墜仰承遺志問敢忘違
 殫力竭誠如王之在冀以稍酬恩遇於萬一然亦望吾
 王屬而啓之默而佑之神爽匪遙客寐之間或庶幾一
 遇也嗚呼痛哉撫今追昔肝摧腸絕揮淚酸辭惟吾王

祭李又珍宮保文

嗚呼公乎竟止于斯耶公抱不世出之才自邁往無前之
 氣際非常之遇居得為之位當無諱之時 上之倚公
 正殷民之仰公方切公之所以孜孜然忘夙夜遺身家思
 以上報吾君而下濟吾民者正未有艾也而竟止于斯也
 耶八月中浣公以 聖節來覲見公于邸第公迎謂之
 曰自子之別如有所失蓮池之游子亦不復再至言下惘
 然將發前一日過我荒齋階前日影移數磚猶款語流連
 而不去嗚呼祗此一見遂成永別也豈不痛哉某以去冬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七 蘭雪齋本

十二月廿一日至會城聽命于下執事當是時羣疑騰聲
 衆嫌匿迹咸謂公且吏畜之束縛而馳驟之某獨以為英
 雄之度詎不能容一老措大而以勢駕馭之公必不然則
 徑以故人見公果欣然握手叙平生歡授館蓮花池問遺
 之使踵相接也每官僚讌集必躋之賓客之右某乃得抵
 掌仲眉與公論古今人事或及河渠利病公未嘗不撫節
 稱善嗚呼人生知己寔難耳而見知于大賢尤難夫以公
 之才與公之氣以公之位與公之時可以芥視人流顛倒
 羣品况以某之數奇形孤為時所棄而淪落部下者乎乃

獨愛之惜之禮之重之雖抗節而無嫌聞流言而不信某平生得此於人者蓋寡每一念及未嘗不感激流涕也九月望後作書貽公並以紀夢詩奉覽尙欲寒裳裹足爲上谷之游續蓮池之會未辱還答已而微聞感寒小疾知氣體素精強自可不日瘳除不以爲意旬日之後有傳公引疾求退者 上已勉從其請心竊疑焉公受遇 三朝不由汲引 殊恩異數邁于等倫所以忘夙夜遺身家誓以圖報者何如其至也而忍以旦夕露露之感輒求罷閒以自便乎 聖主養茲元臣以爲憑翼何如其重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无 蘭 雪 齋 本

而且畿輔徧灾上勤 宥旰中澤鴻雁賴以鳩安又何如其急也而肯聽其罷閒以自便乎此傳之者妄也乃求邸報閱之則良然于是疑且駭滋甚馳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候起居問加損于鈴下詎知拜緘之日即公撤瑟之晨也哉嗚呼人孰無死獨惜公之才氣既不可一世而遭時遇 主得位行志又汲汲如恐不及且年方五十有二氣體精強則殫其所蓄宣之爲壯猷發之爲許謨以翊聖朝之運者伊于胡底而乃竟止于斯也豈不痛哉或謂自古以來剛必折廉必挫盡言者府恐翹立者標人

公之離羣絕類危行危言蹈天下之至難搜物情之所忌二十餘年矣結契 聖明功見言信寵方渥而脫屣身既逝而餘恩餘終之典無已有加焉不已善始善終哉自古忠賢竭節忘身或顛躓于半途或實志于末路留憾史冊者曷可勝數而公獨若此亦復何恨嗚呼公則已矣惟足 朝廷悼一柱之傾蒼生缺爲霖之望而平生舊雨銜戢窮途保全晚節如某者聞公之訃不能不捫心而長慟也衰疾交攻潛然伏枕動輪執紼力所未能遙奠生芻西望心折惟公鑒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无 蘭 雪 齋 本

祭岳總意文

攬萬生之紛綸求至人之髣髴不外捷以勞形詎內韞以
 運物胸中邱壑寧在山林骨裡烟霞何妨簪綬倚嗟我公
 人貌而天知窺太始體任自然性本清虛不知者謂子房
 之辟穀姿原神悟強解者擬郭侯之得仙彼其實六籍綜
 百氏縱橫武庫之兵吐納萬川之水收精忘多居安不跋
 豈不以徑造者無挾恃源者靡涖是以揚風推雅舍英咀
 華市奇于海綸采為霞五色陸離挾日月而紉縵萬怪惶
 惑繆蛟龍之紛罕洵天上繪空之手陋人間剪綵之花然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圭 蘭雪齋本

而冲襟湛水汪度舍虛羅萬象以何有擅全材而不居之
 入也之德也方將蟬蛻形骸出乎世之表雲浮軒冕游乎
 物之初豈顯晦之可方與名義之所譽迹其歷金門上玉
 堂造羣英憲萬邦酌氣則喉舌是斗作人則雲漢維章不
 言而教已行無待乎稱說之繁委正色而物自格何取乎
 風采之奮揚正以家原台鼎地居肺附一德簡在 帝
 心六位凝丞 天步吹噓而霄表瀾雲咳唾則人間甘
 雨矧開綸閣之扉重戩沙隄之路夫何修短隨化存亡有
 數御風不返神歸姑射之山騎尾上征星墮瑤臺之霧

九重震悼庶正庸寧東壁黠圖書之色中朝失麟鳳之
 形人天寂寂塵海冥冥或謂公本無世情適去適來自安
 時而處順然人心厥有同好山頽木委孰禁夫心折而涕
 零踈陳辭以進酒望昭鑒于維靈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圭

蘭雪齋本

鍾子逝而流水絕絃邨人沒而成風輟巧直以貴音難逢
 知已不再遂爾含悲千古戰恨終身矧星隕山頽景行莫
 適鵬來鳳逆攀援無從寃抱痛于西州寧傷心于隣笛已
 也嗟我夫子朱邸名家青年民譽丹青振翻紛五章之彩
 珍玉碧騰聲霏九天之珠唾豈謂三生之幸謬蒙一顧之
 榮某等雕楮鄙儒累蓬賤士或孤坐邊徼或坐困名場或
 氣盡空囊或魂消短髮然而狂奴故態耻以半刺投人貧
 女家風且此十年不字者也我夫子朝受命而飲水夜採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書 藏 蘭 雪 齋

維卓鑠之偉人挺礪礪之大節形瓌瑰以聳峻志高深而
 壯烈抱武庫之縱橫鄙雕虫之瑣屑門高二曲游徧五陵
 長楸盤馬暮雪呼鷹氣蓋關中諾重千金季布豪稱湖海
 樓高百尺陳登已乃棄繻秦關請纓岐海乘萬里之長風
 破千人之堅壘板帳而風雲失色揮劍而虹霓煥彩策勳
 楓陞乘障榆關旌搖漢月弓掛天山軍令分明鎮日投
 壺而飲結束單急有時射虎而還 先皇神武親征朔
 漠護輜車於中路犁王庭于托諾揚 皇靈於窮髮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書 藏 蘭 雪 齋

陽表墮淚之碑某誼忝姻嬖追陪在昔挹雅度之汪洋羨
風神之挺特况年歲之遲暮尤關情乎親戚驚聞赴告慘
悴傷神執手幾日屈指上春失三軍熊豹之姿是 國家
可惜之人老病相侵動輸何日北望長號我哀莫甚絮酒
陳辭中心如結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墓

蘭 齋
藏 本

北地同學公祭安溪相國文

嗚呼寓內之人仰公若華嵩公不自知其高也雖芻蕘之
賤苟有一言之幾乎道無不降心以相從然而懷私者望
門息影悅利者聞風掃迹是以招賢之閣覓乎縹緲之峯
寓內之人望公猶滄海公不自知其大也雖羈孤之士苟
有一技之適於用無不推誠以相待然而望洋者莫得其
涯躍冶者莫出其範是以有容之量渺若百川之滙從容
乎 朝廷之上非有危言厲色而人心凜然若有所嚴憚
而不敢放逍遙乎道德之鄉未嘗戶說人喻而士氣勃然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美 蘭 齋 藏 本
若有所鼓舞而不能忘嗚呼公之係朝野之重者如此而
今已矣况吾黨之親炙是手攜而事示進之忠信以立其
誠厲之退恥以明其志務達其材俾可為天下用而無取
乎無能之文與阿世之智雖未能有所成就而受大匠之
繩削聆真人之警欬益亦油然而不忍自棄胡奪我公則
不我遺俾莫違莫遂嗚呼公之文在帙也誦之而心與日
之間盎然元氣流于音響節簇之餘若源泉之汨以溢也
公之言在耳也繹之而辭與意之表四通五達絲引脈貫
粲然若果蓏之理也嗚呼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公之高深

廣大書與言之不能傳者已與公俱沒固非吾黨之所能
心稽而意致也麟鳳之嗟山木之悲有心者之所同然而
自悼其失所依歸終無以與聞至道斯所謂人亡而殄瘁
也嗚呼哀哉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七

蘭雪齋
藏本

公祭梁少司農文 代祭太宗伯

嗚呼公乘間氣誕降高門簪纓三葉際會風雲峴碑載德
燕然勒文撫降去殺有勇能仁閭閻攸與家兒克稱綽有
父風無寧餘慶才授自天忠作干性小試士元驥足難竟
雲司發軔績懋秋官一麾出守飲水十年擢司漕政江淮
之間國賦充盈晉掌畿闈政簡刑清民懷吏留名勳

天顏 恩隆晝接間呈妙技遂穿楊葉春入華林金鞍

抱月經文緯武右有左宜來旬來宣二東是綏泰山之陽
滄海之湄甘棠志愛鴻渚興悲期月三遷建牙西粵尚雨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七 蘭雪齋 藏本

蠻烟雕題鳥舌播德宣威 皇靈震叠同文齊俗平章

和協 帝嘉厥績試無不可旋移福曜照臨江左寬厚

和平玉音遙播若覲 天威揭之中坐服膺允蹈政况

競綵後樂而樂先憂而憂以今擬古文正為倚民溺是拯

力捐鶴價公已來朝不忍中罷鑿卷成河怒濤分瀉萬楫

千艘安流東下甘泉入覲龍錫頒蒙來衝臘雪返趁春風

民擁馬首喜歸我公旋膺內召遷少司農 聖朝懷遠

屯田首務不以充國而誰可屬祖帳青門淒然滿目詎謂

永訣公遂不復忠義激發慷慨直前于時力疾何惜軀捐

黃河暮日白草連天既至屯所旋開陌阡指揮丁壯親披
礫石彌望荆榛一朝全闢厥畝畝其耕澤澤公瞻培塿
起復平沙指示將佐風鳥雲蛇魚復八陣是耶非耶惟公
所執歲稱大有麥秀雙岐禾易長畝蝗自何來遙遙飛走
物則能感數不可延星芒墮地箕尾歸天某等交公歷有
年歲公瑾醇醪飲而心醉撫今歎逝慟倍黃墟聊陳祭酒
挽厥雲車嗚呼生寄死歸公復何恨國爾忘家人臣之分
英英白雲來歸帝鄉千秋不朽名列旂常尚饗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五

藏書齋
本齋

祭梁會應明府文

穆穆我侯敬明其德友則因心孝克似式靈靈其顏溫溫
其色秉是正直孔武有力載分符竹迺宰畿疆過我京邸
飲我豆觴歡若平生嘉言孔彰諷咨民瘼結軫如傷下車
伊始田疇潯澤人其魚乎侯不安席傾囊金千制水車百
以注之河日減數尺平流淺瀨杭稻是宜所獲十千歲以
弗饑轉凶為豐維侯粒之人飽而歌聲達京師太常黃公
知侯最悉曰治祝阿循吏第一賑饑活人富青州匹善無
近名仁心為質維誠動物昭格于天恒賜步禱霧澍沛然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甲 藏書齋 本齋
嗷嗷之衆以侯為年獨徭薄賦省訟宥愆吏不下鄉民不
識吏雞犬夜靜廳事晝闕官民相忘桑麻日遂鷺悍潛移
四境無事今之吏治矜廉炫明取快一切禁止令行如侯
所為無得而稱日計則誦月計則靡道如國醫培滋元氣
猛劑毒石養生所畏凋傲之餘懷柔為貴豈第君子民之
攸暨維予與侯相知頗深人覩其面我見其心恥鴛進取
懼媿影衺遐哉邈矣近古軼今胡天不弔奪侯之速則不
我遺民之無祿瞻仰昊天輟春巷哭靡瞻靡顧公歸不復
嗟予與侯分手幾旬將軍西第坐志主賓管歎在耳已隔

前塵懷賢感舊哀倍人人維去載久扶匭違至侯出迎郊
旋臨喪次矜我鮮民慰唁周致大事克襄緩急之義趙璧
未返不寧朝夕跳身京雒上下求索游踪蓬轉浮生駒隙
未獲執手此恨曷釋嗟侯正直沒為明神義無相負應鑒
予直灑泪激詞沼紫淵賴幽明未隔來格來歆嗚呼尚鑒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聖

蘭雪齋
藏本

公祭朱潔臣孝廉文

嗚呼天津之水大海在其東百川萬壑爭流競漚而中州
清淑扶輿之氣於是焉窮其沐日浴月吞光吐景浩蕩靈
奇之所孕育魚鱉贏蛤貨貝之溱不能獨當也必有瓌瑋
絕特之人如韓潮蘓海檀一代文章之事者出乎其中而
若于是乎鍾神毓秀集于厥躬故其發為文辭渺瀰空曠
不可為涯際也縹緲塵外如三神山之可望而不可通當
其怒潮夜湧靈瀉山立鯨抃鼉擲足以駭心動魄者固已
極文章之變態矣及其荒忽幽寂令人之思議俱絕者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二 聖 蘭雪齋 藏本
神忽忽其來會也又如伯牙侯成運于海上山林杳冥情
移心悲而不見其刺船而來迎惟其所得于已者技進乎
道故齊得喪忘毀譽雖陋巷緼袍蕭然有以自適而千金
之到眼也如糞土二豪之在側也如蟻蠅斯人而使之得
志足以黼黻皇猷潤色鴻業寧非吾道之隆夫何一舉恩
于數奇沒世憤劉蕡之下第嗟李廣之難封生既隄窮死
尤索莫獨其文章之不可磨滅者雖埋沒淹抑而能能光
氣上燭斗牛之宮某等情深蘭譜誼切梓里或親奉周旋
或遙欽芳烈聞君之奄忽莫不咨嗟涕泫悲來填膺然而

可為君慰者娟秀拔地有眉山之兩峯而長公之才軼羣
 絕倫我輩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他日繼君之志而用其所
 未足所謂嗇于身者其後必豐醜以祭酒助以挽郎其情
 之不容以已也哀薤露而怨蘭發尙饗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一 三 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十三 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祭張懷慶魏齋文

祭張魯庵方伯文 代鄭伯倪

祭李守臺文 代

祭查慕園文

祭馬个臣文

祭劉伯仁文 代家聖虞兄

祭劉伯仁文 代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目錄 蘭雪齋本

祭親家孫某玉文

祭嚴太公文 代

祭張潛孚同年暨配馮孺人文

同社公祭少司農蕊蓮王公繼配馮淑人文

祭張輔公暨配沈太君文 代鄭伯倪

祭師太夫人文 代

祭黃年伯母吳太夫人文

祭提恭人文

祭鄭安人文 代

祭某孺人文

祭李太宜人文

祭錢太淑人文

祭王太夫人文 代李廷尉

祭李太君文

祭鄭太君文 代家大人

祭姚夫人文

鄉西屏詩詞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目錄二

藏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十三

文安陳 儀 甫著

男鳳友孫雲校

祭文二 誄

祭張懷慶勉齋文

嗚呼君之齒少於予十一歲早豐且達無怫鬱坎壈之遭
神王氣純何以至是平生孝友培其根而既其實施於戚
友之黨者厚矣初典大郡約已利物志勤于理謠頌滿兩
河俎豆君者皆祈君于天君于天人之理可謂無負矣嗚
呼孰司君之命令君至是君之筮所仕於神也神兆以慶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一

藏雪齋本

探符得懷故志與神誓政所單施允蹈其言孰意君之終
于慶也予別君在辰之冬而君之任以癸之春方在京師
未獲祖送是秋下第君以書來慰勤誠備極嗚呼予之爲
散木也久矣十年殘客九北窮途而又性褊氣忮動忤於
人唯君通其素心涵以汪度振之如不及而急病唯恐後
人所忌而君愛之人所避而君雖就之人所側目戟耳而
君以爲若當然者浣煙樓中怡聞堂上縱酒使氣任誕踈
狂終始歡然無所間若是者徒深知予耳嗚呼勉齋子何
以忘此哉去年夏急友人之難於上啓午寐夢君方舟而

飲于河酬酢方譁若遽登岸別去子力挽之不住彷彿前
年遊土城時光景是時未審病問豈永訣之兆現於神竈
之交也即今春幸叨一第備員禁林而君又不及見也然
而地冷官冗奔走救口不及形做神索假令君在而見之
其愛我急我又當何如矣嗚呼勉齋從此已矣伯倪哉憤
泉路相逢頗應不寂惟子子然失鍾子而流水絕絃亡郢
人而成風輟技祝子之痛長此百年寧第笛咽山陽淚洒
黃墟區區悼逝之感哉生芻絮酒昭鑒匪遙

輿學士文集

卷十三

藏蘭雪齋本

祭張魯菴方伯文代鄭伯倪

昔謝公亡後年疊不忍由西州門夫撫今感往觸境生悲
山陽咽笛黃墟泪酒情一往而深况風義締乎再世知愛
積于生平世故滄桑俯仰輒變人生夢幻理數難憑悲來
填膺恨深銷骨夫復何言維公挺不世之才負靡前之氣
包含弘大開濟明豁是以清望著于臺省殊績章於方牧
聲華騰于藝林誦義周于士類固無俟乎揚推而某亦不
能殫述也若乃赴義若渴求才若饑踐一諾如詛盟揮干
金如草芥以某所見惟公一人迺其峻骨山立汪度淵淳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藏蘭雪齋本

渴言泉手當機銜心鐵未錯節辜愠不形險考一致應碎
愈暇蒙難愈負某雖淺識竊有以窺其一班嘗以世講之
未預酒坐接琴言見其舉杯徐引嘯咏開陽既而巨觥屢
空鉢韻相屬毫揮風雨聲振金石雄襟騰舉逸情雲涌太
傅右軍諒無以過而某以樽櫟之材疎慵之性面不能逢
世口不能悅人儕伍之所竊笑流俗之所輕也公獨過愛
而深器之獎藉誘進有加無已嗚呼古人有知己之言即
沒身不能忘如公于某之分何如也且人生當快意時往
往意氣之盛籠蓋一切道身經多故漸就銷沉或失聲于

破斧每變色于時...若夫利害不撓其心死生無變于已
惟達人能之公未歿前一日其往候焉形將委而神王氣
弗屬而意閒此其視死生為晝夜可謂達命之情矣雖覆
却萬方陳于前而無以入其舍然則盛不足為公喜衰不
足為公憂人世之艷羨詫愕惋惜而悲涼者以公視之皆
所謂觀場而占夢也獨是流波之引絕絃而不御成風之
拔輟斤而不試昔人所痛寧獨在今然則某之所哀不在
公而在已也嗚呼明冥路隔神爽有期叫秋旻其能通俾
九原兮可作尚鑒于誠來歆來格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四

蘭雪齋藏本

祭李守臺文

嗚呼伯牙息流波之雅引匠石斲成風之妙巧祇以知音
感類終古成悲而况矢過嘶恩重泉結恨者哉余與公定
交二十餘年矣是時公為尚書員外郎年方少玉立淵淳
蘭薰雪白猥以兼陵之附遂申車笠之盟皎白日之當天
宛深情之似水登堂拜母不問妻孥共榻分甘儼同昆弟
既而一塵出守三疊傷離蘆溝咽波黃樓泣雨公乃持憲
節入蜀道相去愈遠會合無期湛宦海之萍流澗故人之
蘭契浮榮何在心賞空違以昔揆今可勝其悔迨夫同移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五 蘭雪齋藏本
晉驪會同人府乍披襟而寫恨惟樽酒兮叙悲雖承夕聯
床不盡十年之話而詰朝分首重訂千里之期同心離居
無幾相見抑又悲矣當是時公治益奇名益藉其則不遠
余或庶幾然而命與仇謀時與禍避風波失所立墮重淵
嗚呼契濶見故人心之患難識交遊之態霜露零而不渝
其色風雨急而不輟其音舍公其誰好我無斃泣枯魚于
墨索翼遺卵于覆巢有知我者一人已甘心于九死矣幸
聖世網疎得全餘息而殘魂甫集久已無家聞靈節
之遙臨喜微軀之有托星馳上谷握手潸然憐皮骨之僅

存驚鬚眉之頓改食必視具更飲德心衣則量身兼挾意
續告誠周于僮僕慰勞浹于晨昏每至益勤有加無已或
往來之偶間已餽問之相尋分清俸于山厨飽騰稚子流
齒芬于寮案施及同人猶憶客冬奄留憲府通宵情話未
罄生平併日追攀更爲後會孰意解攜之日便爲永訣之
時豈不痛哉今歲衰病相侵不能遠涉時光荏苒已復一
年每折簡以相招屢束裝而未果安歌撤瑟忽已如斯心
折骨驚誰能堪此嗚乎遲暮多悲孤生易感余以垂白之
年處凋悴之地所望者惟公耳謝傳亡而西州絕半壁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六 蘭雪齋 本

卷十三

六

蘭雪齋 本

迹巖公逝而浣花非杜甫之村已矣何依天乎祝余子知
公最深言公之生平頗悉然罕公遺澤淚隨豐碑韋氏勲
名光流汗簡豈待余言以爲重哉余所不能已于言者則
生平密契人所不盡知而已所不能忘者也瞻德帳而鬼
飛置生芻而淚竭

祭查慕園文

嗚呼慕園乘化何之悼一塵之永隔思再見以無期伯牙
息流波于鍾子莊叟輟風斤于惠施悲絕絃之高張索解
語其伊誰况交親零落之後正餘生衰暮之時倚嗟慕園
丈夫之雄抱不羈之才精銳閃霍如龍劍之躍治挾無前
之氣光影滅沒似天馬之行空若奮身逢時早已樹功効
能揚其芳烈乃潛鱗戢羽尚能出奇破險脫彼屯蒙泊平
才隨識老氣以量鎔雖智慮絕人而知白守黑每引身於
局外故虛懷容衆而執離守下猶氣蓋乎關中聲譽雅人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七 蘭雪齋 本

卷十三

七

蘭雪齋 本

之度遠遶君子之風善夫賈生之言曰天地爲爐造化爲
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是以貴賤貧富順逆窮通莫不乘
運數而遷至以鍛煉乎我躬或志氣抑摧一蹶而不振或
心情散佚有始而無終實昭質之易虧亦何恨乎磨礱獨
豪傑與賢哲不變異于遭逢玉以攻而彌潤金以鍊而愈
融樹嗟慕園諸艱歷試約泰殊途險夸一致當阨而意氣
自豪履亨而形神不肆惟存乎我者恒一故感于物者不
二洵令終之有淑益多福之有貽倚嗟慕園雅善知人世
舉肥以相驥君聞絃而賞音聿溯締交之始寔維活水之

津子于斯時嚴取舍而慎游從人乃口為迂怪遠聲利而
 絕微逐君則重其清真聞名結想覲面披襟跡似踈而意
 密形若淡而情親夫君之所與共角逐而供驅策者亦云
 衆矣至於託死生而濟緩急則惟子是詢子亦竭其才之
 不逮而忘其力之難任于是同聲相應未面傾心李碩圍
 纓冠而排難周有聲攘臂而釋紛無不寫素心于白水何
 曾寄然諾于兼金成交游之佳話時傳播于說林嗚呼俛
 仰廿載者舊凋殘餘君與我共此歲寒閱暄涼之狎至觀
 物態之變遷今胡為而雨散昔何故而蟬聯屬纊續于鼻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八 蘭雪齋 藏本
 息爭毫釐于市廛絕交論所由作也谷風扁何以稱焉唯
 良朋之耐久固磐石而方堅風雨晦而音不輟霜露零而
 色逾鮮時有無而代置每推解于急難予不自覺其率爾
 君亦視之為固然由肝膽之弗隔故形迹之盡捐嗚呼慕
 園長此迹矣渺渺入天胡屆胡底頃四月之既望來夢中
 而相視被雲衣之容容垂玉佩之纓纓若遠游而告以將
 行問何方而不言所止益神爽之先知示交期之永已嗟
 霜栢之孤生失喬松之輔倚嗚呼竟歸天外無煩宋玉之
 招諠若人間聊作安仁之詠絮酒渺詞形畱神駛鑿我哀

不逮伊邇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九

蘭雪齋 藏本

祭馮个臣文

嗚呼公之年九十有九乃乘化而返其真無可以為悲惟世之愛公者或莫知公知公者又莫能名公名公者或反失公則後死者之責也或曰公無情四十年去其家不一顧夫人苟無家可以累心者都盡情死而神生公殆乎仙然公焦然如眾母徇人之憂如不及不必其所知與所賢解衣反冬推食哺餓日營營靡遑而無以有已也公之情不既多乎或曰公常蹈水火拯其人而出之而不矜不伐公近乎俠然人有非義若筆豆則大怒絕去雖親暱不少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十 蘭雪齋本

恤如其義也聞而赴之無論知與不知然則公犯難而爭義耳非俠也或曰公廉嘗兩從軍有官勳皆推以與人後復以招民叙功當授令長有友阨于選入十餘年其家喪亡畧盡公遇於吏部慨然以已所得官易名而讓之更入貲需次十餘年乃得大治令大治俗潔悍連山數千里莽伏者時出劫掠執前令而浸之江幾死公至為蠲除一切申約束與民更始闔左于官吏無一錢費皆大悅深箚遂谷鳥言獸面之儉咸來城市于是夜戶不閉道不拾遺所謂無欲而化行者耶然公工醫多禁方嘗遇異人授以冊

藥可以蘇枯起羸自王公大人爭迎致公乞其藥公密不與往往出其黃金珍裘善馮饋遺重疊而後與之公乃用以振施平生推解率取諸此嘗稱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富貴人所重者身命所輕者財賄捐其所輕得其所重何負焉而窮窘者賴此以濟吾為之作福消愆故往往應手愈寧獨借靈于草木哉或曰公氣高性勁直于物無所避就公卿貴近一語不合輒面折之與人言不可往復百端卒持其意不變對人落落無寒暄其去不可留其來不可却夫此與古為徒而不近世情者也然公善體人意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十 蘭雪齋本

未嘗以形迹責人人有過為隱蔽之多方導之正若恐人知者下逮童僕亦然每言好下人者驕人者也曲侮人者輕人者也與人煦煦者求備于人者也我與人無面從無心非無人我之眈吾焉往而不與人親是故公沒之日聞者莫不泣涕某等之友于公也遠者數十年近或數年或日習于公或時月乃一見人人各自以為知公言亦人人殊皆非公也然合之無非公者今公之子將歸公而葬于其鄉某等既無以悲公乃相與定公之名而公卒不可名則名之曰古之真人莊周有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

不校庶其近之遂以是為公誅公其誦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主

蘭 齊
水

祭劉伯仁文 代祭畢虞兄

嗚呼噫嘻伯仁果以窮死耶伯仁負公私以千萬計有母尸養有子若女皆及時不克婚以嫁而追呼在門饑寒在室伯仁信窮矣然伯仁性豁達多大畧生平所更危難疾困數矣言無餒詞面無二色揮霍嗜嗜意氣不稍衰窮何足以死伯仁窮足以死伯仁則伯仁之死久矣死之前一歲冬伯仁與余同居停朝出暮還還則燒燈對酒談笑詠諾及午夜然余竊窺其意霍霍如失鷹師而外若夷然以微言挑之終闕不發嗚呼此伯仁之所以死也李廣結髮從軍號為飛將同時諸將皆取封侯而廣獨數奇無尺土時獵南山中為醉尉所呵當時諸公才氣皆出廣下以廣失意爭容廣雖如梓灌之拜淮陰適足以傷烈士之心耳况其未必然哉然苟幾微發於睡毗則世俗枝求之習非豪傑之偉度也故傷于中而夷于外夫傷于中而夷于外豈徒一時然哉蓋無往而不然矣至于無往而不然則外而朋友內而兄弟妻孥無一人知其然者而伯仁之心愈傷貌愈夷一旦不支嘔血斗餘而伯仁死矣嗚呼伯仁既死人遂以伯仁之死為窮罪即以伯仁之死于窮為伯仁

罪曰是嘗情片席之地不與人奴坐而蕩其產萬金者也
 是嘗輕一言而有重負致累無算者也是嘗酒酣耳熱狗
 已死之冷交擲千金之重利者也是嘗視人之有知己之
 有輕人之財如己之財而因墮其成勞開其隙末者也慷
 慨竟何益一朝溘然祗餘公私之負千萬計耳有母尸蹇
 有子若女不克婚以嫁追呼日以迫饑寒日以甚為世憐
 笑居奇者用以自鑿焉嗚呼噫嘻此伯仁之所以為豪傑
 而子所以拔之陽翟之中而躡之鄒魯之表也士大夫讀
 書談道義而為人惜其一毛苟利于己雖以身為罔隸甘
 之至于貧賤之交未死已相背負者比比皆是也何怪乎
 操奇贏而游都市者之本為利來也伯仁雖以窮死余以
 為有國士之風且不為伯仁者幾無死乎死而累及子孫
 求貧賤如伯仁而不得者又豈少也哉噫嘻卓文君弱女
 子耳重意氣而鄙錢刀然則士大夫之所重者女子之所
 鄙也伯仁獨以不重此而致窮且死予不悲伯仁而悲今
 人之失其輕重之衡也然伯仁之數偶盡於此耳使其
 不死出其才氣之餘叔桑榆之效成捲土之功則今之笑
 且鑿之者又將奔走駭汗瞻望咨嗟頌義無窮也伯仁聞

棘學士文集 卷十三 古 蘭雪齋 藏本

此真中浮一大白則有盈尊之祭酒在

此真中浮一大白則有盈尊之祭酒在

棘學士文集 卷十三 古 蘭雪齋 藏本

嗚呼世事飄雲人生激電衰年多感岐路成悲而况割夙
 好于生平斷同聲于頃刻天平祝予夫復何言君病初作
 未謂已劇我來相視猶起逢迎旦暮之間遽成隔世溘然
 朝露誰聞屬纊之言邈矣夜臺不見鄰琴之慟長此寂寂
 結恨無窮嗚呼言念初交以至今日二十餘年矣錚錚心
 鐵經錯節而愈鉅滾滾詞源對當機而如瀉既矜氣而好
 俠每急病而讓夷家散萬金視錢刀為糞壤身隨一錡等
 世事于浮雲交游之中目所僅見嗚呼馳騫成俗澆薄為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六 蘭雪齋
 羣利競錐刀之微如羶集蟻怨起睚眦之末似觸仇鬪水
 炭變於片時舜跖出乎一日世路險巇至于如斯而予以
 垂盡之年值多事之日目眩心搖稅駕無所惟君休戚相
 關崎嶇一節投膏盲以藥石結膠漆于肺肝庶幾迷復之
 餘終獲得朋之助奄息物化俾我孤生是舟經澗瀨而頓
 失長年也予復何望哉君之年少予十餘歲度既豁達氣
 復精英頃者劇疾獲瘳僉謂宜綏後祿而予也墓木拱矣
 似續缺然生既勞薪死應徹屣披荒阡而漬酒感鄰笛而
 哀吟所望惟君耳而就知予反哭君于寢也已矣伯仁母

老子幼累重家貧死而有知膏志何極一生一死乃見交
 情苟綿力之可為畢餘生以自効他日白楊衰草鬼魄相
 逢肯令黃泉有愧色哉嗚呼瞻總帳而如存呼之欲出拚
 金觴而誰御一滴何曾神爽未選精誠可鑒尚饗

祭親家孫景玉文

嗚呼君即世于今四年矣自我不見于今六年矣庚子冬
杪奉先大人柩歸里君冒風雪來會葬偶病寒留數日臨
別握手歔歔以季子為託予應之曰吾事也兄無以為念
君揮淚上馬去心竊怪之微疾暫別何遽悲慘若是詎知
此後無見期丁寧數語遂成永訣也哉次年飢驅京洛一
住半載已又蓬轉江南歲暮始歸君屢以書招言苦相憶
盍迂道津門作十日留以整積枕也予以往返匆匆欲赴
不果次年正月接手札訂季子婚期予報以四月屆期杳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九

蘭雪齋
藏書

然已而聞君病因心憂之遣大兒往候歸言仲子剖股和
藥以進病稍差是時予方終喪奉文書赴吏部未幾而家
問至言君已即世矣易簀之時念季子婚未成學未就執
其手而絕前一夕呼予者數焉且言有無窮傾寫今已矣
嗚呼君之言予之心也尙待提耳而囑之哉憶自壬午之
春始客君家一家大小若奉神明予性褊率乖錯而涵之
以雅量淡之以深情賓主相忘遂為昆弟定盟之日恰值
賤辰是夜新月初絃齋中茉莉盛開名酒徐傾清談轉勝
漏刻四下予既頽然君亦酣醉自是之後異體同心憂樂

相關甘苦共之豈盛衰而能移與存亡之可隔也君之子

予之婿其成敗在予不在君矣欲就其學已令入贅與兒
輩同業兒輩先後獲雋其意激發刻厲文日楚楚可觀倘
能取科第登仕版則予藉手以報君之日也君歿之後人
事日新年來津門無復寧宇君家雖艱苦而門庭清寂嫂
夫人素善持家諸子皆能自守澹泊吾分內也君其可以
無憾嗚呼君行有日矣託體山阿永此終古而予以一官
繫身不能親執紼送君于野隻雞絮酒遙寄一言神爽未
隔庶其昭鑒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九

蘭雪齋
藏書

祭嚴太公文

華林之麓龍溪之濱厥有耆舊古之逸民望出馮翊風高
富春蹈方履潔輔義懷仁生際清時韜光弗仕學擅公羊
名辭夫子釣水採山流行坎止樓號清輝簾閉卜市懿厥
哲嗣種學績文一剖獻玉再上凌雲西江刷浪甘冀空琴
采珠識氣紉蘭得薰秉度衡材莫為莫致人合自天情生
以義稱心則誠任真乃攀仁近木訥我愛媿媚凡今之人
爭貌榮名朝槿雖艷孰云其貞凡今之言謂顧其行入耳
不煩孰質厥成賢嗣振振紳有至性言思其反行必慮正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藏雪齋本

好是娉脩無忝父命資以服官事君克敬每懷明發陟岵
潛焉青芝結臺台雲在天茫茫人壽冉冉流年訣從別後
歸隔生前我往暗之樞心泣血骨因哀立性幾毀滅予亦
鮮民疚心如結風木之悲終天同切江鄉阻絕不見山阿
少微隕墮長淮澗波臨風洒淚我勞如何悲纏薤露感發
藜藿

祭張潛孚同年暨配馮孀人文

猗嗟哲人抗心霞表得道之樞忘憂之怡任情去留孤懷
窈窕室有萊婦黽勉同心湛襟濟水靜好調琴約已及物
窮德維音平生嗜學非求尊遂公車七駕棋枰一試勝固
欣然敗亦何患室家之壺其嘯也詠居雖城市邈若山河
綦巾已足象服則那夙膺民譽蹈義恐失心鐵當機莫于
出室用之則行後世有述德與年增材因道散真畏人嫌
閒宜我嫺笑笑疑狂言似誕世之君子善為不謀束縛
交繡以已為牛聚僕不恥妻妾奚羞孰與吾子齊物遺形
祝生之死如寐斯醒來去條然莫櫻其寧况于富貴尤身
之外脫足之屣忘腰之帶飢渴雖殷心乎何害爰及德曜
乘化而遷厥疾弗療返其自然非關占慶實維信天吾輩
勞薪身為世轉意惡晨飛天機日淺視子之風冷然而善
佳城鬱鬱歸體藏真不歌薤露聊將采蘋撫今悼往含意
何申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藏雪齋本

同社公祭少司農苾遠王公繼配馮淑人文

猗嗟淑人秉姿坤極淑慎其儀柔嘉維則仁孝性成不閉
亦式養志承顏女代子職作續我公同德相孚虔執邊豆
追念舅姑秋霜初降春露方濡既匡既勅是究是罔夫子
含香容臺冷暑素絲屬節飲冰垂譽黽勉有無縞衣蔬茹

清以約成勤惟儉助旋登柏府 帝簡惟良一歲三遷

不主故常風清京輦月滿巖廊從容規勸歛鏐含銜哲見

幾先志恬退後鹿車可共翟茀何有舒嘯東山課耕南畝

榮利無關升沈亦偶 帝開黎閣徵校麟經編摩闡述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圭 蘭雪齋本

三歲而成篝燈夜午警旦雞鳴既奏稱 旨用錫殊榮

公之友于篤念同氣迎姊爰宅愛甥而衣淑人佐之朝省

夕慰必腆庶羞不私一味澤周族黨惠洽鄉鄰婚喪有告

振給維均風人所咏施及凡民無寧問報雜佩投賓凡我

粉榆欣依君子月會旬修張筵陳篋楚楚餽核既多且旨

樽壘親視盤榻手理閨門之禮中饋為先習俗驕情此風

泯然羔羊之美采藥始焉不修內則豈日能賢猗嗟淑人

蔚為女宗高而能降貴以益恭克相夫子奏其膚公象服

山河委蛇雍容胡焉奄逝年不副德遺掛空存層楹有恤

芳型云遠徽音不息屬在親知罔不心惻某等與公情同

洛社義忝通門夙聊縞紵每共琴鐔習聞壺範既惠且溫

方歌仰止遽賦招魂桂酒是將瓊芳爰布撰恨蘭霜與悲

薤露欲闡遺芬愧無佳句靈其來歆鑒我誠素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圭 蘭雪齋本

祭師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之為婦也相夫成不世之功其為母也教子
 建非常之業故其生也名聞 天子而其沒也哀動三
 軍此女德所希聞而古今不恆有也當夫三藥崩亂撥戈
 用彰 九重宵衣元侯卧鼓於是天戡豪傑之心忠作
 山河之氣披軍仗劍狗國忘家而太夫人慷慨贊決綴甲
 緝裝不啻檠桴拊鼓而助之先登也任必克攻必取百戰
 而集大勳四命而專使節威行三楚恩洽五涼而太夫人
 從容區畫計食授衣不啻徧席分甘而禪之拊循也義聲
 達於 朝廷德音揚于闔外泊乎前軍星隕家嗣龍驤如
 泣授父之書飲水勗以前烈用能奮其材武拔自蹶張不
 席門胄之榮自結風雲之契特承 簡命秉鉞海門遂
 迎太夫人於公署當斯時也某以通家子隨先人之後迓
 於郊而拜於庭雖色笑之未承已徽音之不遠凡太夫人
 之所以訓我公與我公之所以奉慈訓而布之軍政者竊
 嘗聞其說矣士絃于塾兵閑於伍農歌于田商嬉于肆受
 賜于公者皆歸賜于太夫人是故節制江南之 命下
 公奉板輿以行也送者載塗爰者震野而祝者比戶不絕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素

蘭雪齋本

也嗚呼非甚盛德曷克致此哉江南地益大人益眾政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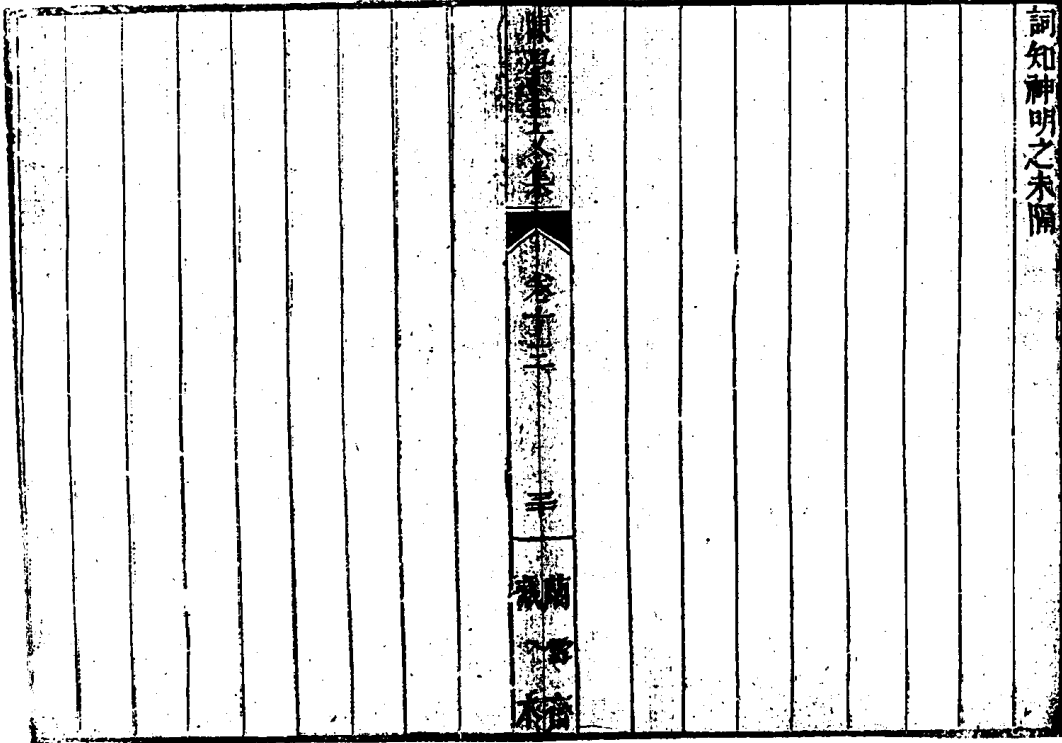
繁公所以治之者益勤太夫人所以教之者益力令之行
 而德之被者益溥而速而太夫人忽焉沒也夫江南之人
 所以哀太夫人與哀公之失太夫人者不知何如而三津
 之兵若農士若商聞太夫人之沒坐者起行者止言者流
 涕童子不謔春者不相杵也抑某之哀又有進焉昔我先
 人以邱園之責托忘分之交陪琴酒以雍容寬將軍之禮
 數迫其亡也眷懷舊契恤此遺孤手製哀詞躬臨總帳至
 仁徹於重壤至信款于下泉夫受恩之深則關情必倍計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素 蘭雪齋本
 音驟至震悼交并痛孝子愛日之心起鮮民風木之恨竟
 消心折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嗚呼江山渺渺神往形留芻
 酒羹羹詞窮泪竭

祭黃年伯母吳太夫人文

嗚呼攬萬生之紛綸孰有形而不做感驟驥于悲泉促浮
 生以委蛻唯神理之綿綿固未始與之同流而偕逝實人
 心之真宰乃造化之根柢能緣虛以葆真非哲人而莫逮
 惟太夫人人貌而天何思何慮體任自然其著為女則形
 諸母儀可以範當時而垂後世者皆其應迹之所緣也乃
 若和神當春沖性如淵參乎物之所造達乎化之無遷者
 人固無得而名焉嘗聞天地清淑扶輿之氣必鍾為忠信
 材德之民故傳言箕尾之將說詩稱松嶽之注申然非乘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天 蘭雪齋
 中和以為體則不足以凝其氣而會其神太夫人之蘊乎
 中者雖不可見嘗徵諸似續之振振某友伯氏其德直方
 名冠羣公通顯而不渝其舍身更多難推抑而不挫其剛
 仲氏耿介克儉而良叔季清栗咸敕以匡門高二曲譽重
 五常實與名之無忝才與位而相當科第蟬聯非關富貴
 福澤之氣簪纓輻輳益皆中和餘溢之祥嘗聞時有盈虧
 勢多倚伏崇極者必圯既仆者不復豈無七葉金貂一門
 華韞逢時媿會亦自忘其負乘運移勢謝空貽羞于覆簾
 非干祿以豈窮精冷終之有傲駭本實之先撥何餘榮而

再覆唯中和之所醞終教化于無窮如江河之行地猶日
 月之麗空山石齟齬無阻于恃源之往精氣薄蝕何損于
 昭明之融當夫芳藹方壯忽聞鳩鳩霜露慘慘而交下雷
 霆砰碎而載烈既蕩析而離居亦壘壘而壘竭太夫人處
 之泰然了不知其應範曷外物之可必苟昭質之無缺觀
 四時之代序若晝夜之更迭識天心之必復惟益勗夫娉
 節光陰彈指星紀浹辰帝懷舊德詔起逐臣昆弟
 同升簡命維新昇東籬以分陝式南土而來旬歸先
 疇于司里返故第于宅人祝久客之來歸撫菊松之餘今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天 蘭雪齋

憬噩夢之易迴見復旦于陽春于斯時也孫枝成長才調
 翩翩連占科名所學俱有經法或從王事亦世各能
 象賢是皆太夫人含飴之所弄者或在掌上或繞膝前卒
 以觀厥成而食其祿人咸歎羨以為異而自太夫人視之
 不過且暮之間嗚呼世有去來性無損益遺性狗世心為
 形役榮辱鍊神得失奪魄既墮蟬而兩陷即聚儂亦何惜
 安知更有哲人葆中緣和以身世為應迹惟太夫人足以
 當之矣是故齊得喪無今故一死生益無入而不自適然
 則今之乘化而返真是謂全歸而復于其宅敬長跽以陳



嗚呼恭人之行予既已誌而銘之矣事實而言質文簡而
意未盡也嘗論學問之道效其性之所然性之所然學弗
能加也能不失而已苟能不失其性雖不學可也世之好
言學者莫如士大夫其不知學者莫如婦人女子然婦人
女子往往率其質而成古今節義孝烈之奇士大夫日
言學而終莫能及史冊所書可指數也乃論者猶謂奇特
之行出乎激烈感慨者為多庶幾乎中庸者蓋寡然如恭
人生平所處非有窮處感慨之遭也生與歸皆世閱始終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三

蘭雪齋

貴盛宜無以見其奇而尋常日用之間人情之所至難處
者多矣娣姒多而無一言之間姬侍盛而有各得之宜前
室有子而子之忘其無母也庶子有母而母之忘其有子
也此數者言之至易蹈之至難世之學者形骸若封肝膽
有畛兄弟而不相容矣朋友而交相擠矣夸毗之形為態
色枝求之慝為禍心甚有同為君子而自是而相非共一
道術而愛同而仇異加以以附會構之以詬誶其患至於
不可解古今以來不可勝數而恭人以閨閣之姿未嘗讀
書談道理乃所行若此豈非冲懷天濬淵秉性澄者哉乃

知聞見之功無當於踐形降中之良不假乎學慮而聖賢
所言典籍所紀皆人性之所自然而能者而非強人以不
能也觀恭人之事可以知之矣子與恭人爲親戚然心儀
而敬之故所以諫恭人者不言情而言性也其死不亡是
用降鑒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十一

蘭雪齋藏

祭鄭安人文

時當寒食節屆清明微風破暖小雨初晴杏花淚重柳絮
烟輕紙錢作蝶杜宇爲鶯薤露零兮聲絕蒿里近兮神驚
猗嗟碩人良友之母媿德而柔秉坤而厚雜佩貽賔熊丸
在手均平則鴈鳩在桑樂只而南山有栢乃如之人兮選
不眉壽猶嗟我友維鄭之良其儀不忒出言有章識通而
簡志潔而芳東帶立朝信珪璋之特達被褐懷玉暫江湖
之相忘爰及仲子溫其如玉儁不傷道清不絕俗維此二
難予情所篤分道揚鑣同工異曲往還既久形跡斯登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十一 蘭雪齋藏

堂拜母每厠諸賢幸沾兜觥之餘瀝欲補白華之遺篇胡
年歲之不與痛朝露之溘然几筵設兮德幃栝棧陳兮裳
衣萱草枯兮慈竹北堂閔兮神歸月征日邁將厝于原輶
車載駕丹旄在門棘人兮蒐斷親賓兮聲吞子忝執紼敢
致微誠用蒸清酒採繁爲羹久廢蓼莪之什聊爲楚些之
聲靈如不昧尙其鑒予之屏營

祭某孺人文

雖陽春之浩蕩兮，閔不耀乎重泉。去昭昭之白日兮，襲長夜以爲年。揚丹旄之飛飛兮，咽簫鼓之闐闐。紛靈儼其就列兮，軻車踟躕而不前。慘棘人之長號兮，雲漠漠而變色。萍寒郊之蕭騷兮，行人爲之心惻。棠始華而將萎兮，草欲芳其安得人生到此其亦已兮。惟德首之不忘，邇前修於內。則兮，世歷久而彌芳。警鳴雞之膠膠兮，振雜珮之璜璜。仰淑人之嗣徽兮，庶幾乎鵲巢之詩。與鴈鳩之章，嗟予既切夫景行兮，又夙契乎象賢。文親蘭而知薰兮，蘿附松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書

蘭

雪

齋

祭李太宜人文

嗚呼女節之盛，基于宜家。章於報國，孝子之義始於事親。終于事君，其道未始不相成也。昔陶侃之母封，繼以激廉。虞潭之母傾資以餽，戰士雋不疑之母，教子平反，俱能竭節。本朝流聞後世，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爲人。今觀太宜人之賢，其識鑒豈出三母下哉。自昔奉政公以利濟爲仁，任族鄉里，待以婚葬者，常數十人。斥三千金起學宮於荆榛瓦礫之中，築濱海之厓，凡七里，以通行旅義聲。馳于州府，抑太宜人寔左右之。諸子自髫髻中，既聞而習。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書 蘭 雪 齋 本

動色推平允者以君為最則太宜人之教也雋母以及活
多寡為喜怒茲何多讓焉聞其都運河東時製一裘以奉
母太宜人怒曰我何自來吾雖老矣正無須此飭婢封之
笥以絕後至嗚呼此陶母之義也當是時都運之名達於
上聽而江撫中丞吳公奏請督理漕儲報可之

命方下太宜人即惻然以糧額廣通賦多為慮手書誠君
宜思所以寬民力者且諭季子以轉漕之任費倍往日毋
墮前志以終乃兄之廉嗚呼兄之廉已成而季之產減十
八九矣昔虞潭之母留其環珮為軍資發家僮以助戰賊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美

蘭雪齋
藏本

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詔立養堂今太宜人破
產以成子之名致位通顯豈庸 繪詰年近百歲五世
一堂孫曾至三十餘人人生之福備矣誰謂古今人不相
及也仲君治行卓絕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以江左地
大獄繁權為臬憲將以去貪殘抑暴扶弱沛德教美風俗
而太宜人亦丁寧申誠如西曹時然則仲君在官之日皆
太宜人憂惕之年也嗚呼此豈閨閣之常家人之事已哉
太宜人考終而仲君以憂去職 上特詔留之蓋慨然
念人地相須之殷故抑罔極之悲勵匪躬之節 殊恩

異數出乎常格然揆之太宜人生平忘家報國之心有默
契焉者仲君必能體此意也雖毀滅之傷終顯揚之盛卒
賢母之志酬 聖主之知垂名竹帛與古人輝映太宜
人亦可以含笑九原矣陳詞致奠奉揚徽烈尋常哀誄非
所宜施唯靈其鑒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美

蘭雪齋
藏本

祭錢太淑人文

荷太淑人篤生賢哲頤頤羣彥卓犖為傑 內庭受簡王
畿持節毓秀興賢旌孝表烈春吹煦和秋旻澄徹校士盧
龍于茲戾止我迓于郊相持樂喜起居非堂言多康祉

思命就養已發我里 內府頒金用神行李聞茲異數

慶感交并將母之思達于 帝廷皇華孔懷慰以由庚

疇非祿養遜此殊榮是母是子孝慈所徵倚太淑人夙稱

女士權雅揚風斟酌史秀句鴻篇含宮嚮微忽驚絕絃

琴亡聲死寡鵠啼霜孤鷄將子既培既長杞梓檀栲作榦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天 蘭 雪 齋 本

王家是度是遷于尋棒日入社承天司存厥緒

帝任才賢錫類所生象服畀焉往在長安字衡相對令似

投分昆弟之愛拜母登堂親承慈誨大義凜然敢不敬佩

赴 闕有期瞻言可再孰知我友赴我稱孤捐俗去塵返

于清虛既榮既壽復何缺乎感念疇昔能不歎歎酒泪陳

辭庶幾鑒于

祭王太夫人文 代李太廷尉

嗚呼太夫人之為女也以婉孝稱其為婦也視其為女也

太夫人之相夫也以敬義聞其教子也帥其相夫也古內

則所垂殆性與之協而風人采繁雞鳴諸什若為太夫人

揚其芳烈也然吾以為太夫人所處有尤難者當其歸於

觀察公時文靖公洵歷三臺而文貞公以大宗伯引年于

告門業鼎盛甲于一時夫處隱約者易厲其操履崇高者

難貞其度貴不與驕謀而驕至富不與泰期而泰生此在

士大夫未易消除而况闔閭之際乎太夫人天植冲粹恬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天 蘭 雪 齋 本

泊直素屏華靚之好抗林下之節見者洒然異之是時董

太夫人暨朱太宜人俱在非堂而太夫人周旋二母之間

各竭其歡所訢然無所間蓋太夫人為冢婦中外親族無

慮數百人指視交集於一身而淑慎溫恭動於禮會無不

有以厭其心相與嘆服其賢文靖公每稱之曰與吾門者

必新婦也觀察公少有令譽志承家學編纂常至丙夜鐙

檠鉛槧太夫人實左右之其勤苦刻厲有寒素之所不能

者雖扶搖之志未終而燕翼之謀卒遂司農之夙達豈非

天所以償其未足哉當觀察公之歿于滇也文靖公春秋

高而司農方幼太夫人茹痛銜悲節哀順變所以奉堂上者早暮煖寒餽醢酒醴一如觀察公在時而撫教幼子兼父與師寢食懷袖之間無非慈誨至性淬發大器早成是以擢魏科于髫齡躋臺省于壯歲文學政事彪炳一代為時偉人而太夫人履盛而懼每進益恭所以丁寧告誡者皆古大臣退思之義姻黨中具聞而述之在朝諸公爭相傳頌以為司農有賢母故其公清勤恪上結主知蓋有所稟而然孝以作忠于茲益信也古之賢母及見其子之貴而至行聞于當宁師法傳于六宮青史所書往往而有如太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早

蘭雪齋

夫人者真其人歟夫何年未臻于古稀而忽焉溘逝也士大夫聞者莫不震悼而戚黨之赴而哭者莫不盡哀蓋其生平性善所以洽于人心而年乎公論有不斬然而然者也况如某之肺附炙之親而習之久者哉其為悲悼更宜何如也爰酌明水跪而陳詞惟太夫人其右饗之

祭李太君文

竊嘗考古傳記砥節立名之士非獨其身賢也蓋亦往往有內助焉山濤之妻陶侃之母皆能加意賓客勸勉其夫與子親仁賢獲聲譽為世偉人故雞鳴雜佩之義風人美之而聖人特著于簡策誠重之也求之今世可稱道者絕少以余所聞太君之行誼可不謂賢哉昔太翁在時以俠義見稱於世家往往致千里客客無貴賤莫不人人自以為與翁歡以此聲施赫然雖公卿戚里間皆樂與翁遊彷彿季布鄭當時之風烈矣及子與賢阮仙卿兄交也典型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早

蘭雪齋

猶可想見而仲兄仙芝能世其家故于三人相得若骨肉然嘗私自念末世交多市道形勢之與矜而安樂之相比窮達變而意氣衰矣何李氏之門皆古處也及與仙卿兄燕語及家事然後嘆太君之賢為不可及而益徵內助之不可少也太君名家子雖婉順協于內則而卓然有烈丈夫風好義樂與母先太翁意賓客滿座則自視具酒醴盤榻無不豐旨日無倦色而親戚交遊之急之者嘗問遺其家及乎老矣時時為子姪諸婦言太翁生平事其語皆有合於雞鳴雜佩之指太君非能知書蓋性而有之也予嘗

以事走京師至仙卿之家至則如歸其兒童皆喜客至僕
役謹執其事井井咸有法度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馴服
於太君之家法者深且久矣故兩賢阮聲名日以著而冢
孫雖少綽有祖風行為世顯人以發揚潛德不幸而太君
歿矣予忝以通家之好知太君懿行頗悉而恨文采不彰
言不見重于世也然親知之中必有能闡述之者將為采
風者所錄光諸簡策與山妻陶母並傳不朽太君何憾焉
今聞歸兆有期謹述所聞以申哀誄靈其鑒之尙饗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里 蘭雪齋 藏本

祭鄭太君文 代家大人作

昔聞牛君次經稱西屏先生之賢既讀其所為族譜叙知
先生能養節母志撫諸弟成立慨然想見其為人次子儀
客于津登先生之堂而與長君伯倪為一人交歸述先生
父子間事乃知憲章萃于一門方是時太君之所以操內
政而嗣徽音者亦已聞其詳矣洎先生沒覽伯倪之狀而
哭之恨未得一見思見伯倪焉歲在庚寅歸我先考妣于
兆伯倪攜弟執菴來會葬事竣乃見見即別去匆匆數語
未盡所懷然儀之客于津者十有餘年家貧親老累重途
窮唯伯倪寔先後馮翼之俾于兩老人不失菽水之養于
昆弟無煩言即諸孫婚嫁次第以舉傳稱以友輔仁于子
伯倪見之矣孝子不墮永錫爾類誠乎已而順乎親以其
餘施及朋友伯倪之于儀可以徵之矣然則體先公之心
而養太君之志者豈顧問哉舍節弄孫選不肩壽而忽然
沒也儀曰伯倪不勝公私之通委積為裝將入都而營之
太君遽病不果行猝至大故而枯槁卒瘞不以貧故儉于
禮益已癯矣子聞而嘆且愧焉方我先人之未葬也伯倪
聞而憂之及其葬也發策倡議實自伯倪而所以禮盡神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里 蘭雪齋 藏本

造之者不遺餘力義舉四喪惠存三世中心藏之久矣今伯倪粹然遭此知盡能索而予父子徒爲之蒿日無分毫可以與力人各有心何能自遣哉聞太君葬有日矣生平嫩行津士大夫皆能言之故不復云第言其心之不能自遣者而已燧頹醜酒惟其鑒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唱

蘭雪齋
藏本

祭姚夫人文

維柔嘉之淑德兮實擢秀乎清門穎慧本于夙成兮內則嫻于性存師素女之令儀兮擅彤管之芳言既作嬪于君子兮羌同心以黽勉承色笑于高堂兮竭修髓之洗腆捐雜珮于嘉賓兮佐俠情以婉孌履春雨與秋霜兮尸有齋之季女也課婢織而奴耕兮信靡室之勞子也悼豪華之相尙兮疇澹泊以明志惟膏潤其有依兮藉苞苴而思媚彼其心豈能無介然兮夫乃知室家之爲累孰若碩人之緲素兮相君子之永清雖鹽豉其已甘兮何華靡之足榮故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唱
蘭雪齋
藏本

也尙饗

鄭西屏詠詞

公清族也遠祖仕元以文詞顯為儒學提舉明成化中有
 第進士為良二千石者其間名爵纍纍昔公嘗繼其譜系
 聞予好古文詞以書幣抵文安屬為之序辛巳冬予游天
 津乃識公敦直人也對客不作寒溫往復其面如其心自
 予來寓津與伯子游嘗過其家公必出具賓主語竟日皆
 啓直醇樸聞之令人厚每謂予曰生好共雅人談覺其詞
 致聲譽可念余雖不足言雅然公之風期可知矣末世貴
 假惡直賤才矜勢持衡挾纊量而後交見卓犖則低眉對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吳 蘭 雪 齋 藏 本

淵雲而抗顏俛仰爭于錙銖水火變于俄頃公獨非俗中
 人耶何趨操之殊也且夫窮達有數榮悴不常八姓十六
 族之裔豈必皆今之矜榮者哉一旦執穀被體頓忘生平
 舌話鼻語駭驕氣逸多法制而不謀若生未嘗自貧賤中
 來者獨不知樊絳侯時有是態否公每為予言而鄙且嗤
 之故累致千金而不居沒無長物而不悔任真坦達其有
 由來矣伯子器沉樸敏予與交而重之又高公之義既悲
 其沒而力不能具儀物獨念曩昔屬序之意竊于文詞故
 為文以誄之曰予于漢易之師延其學世紹之喬之松直

孫枝雖不試璞在茲端兮厚樸分茂抵以異不以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三

吳

蘭 雪 齋 藏 本

陳學士文集卷十四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鎮綏將軍襄勇潘公墓誌銘 代王相國

贈翰林院編修晚菴張公暨配王氏孺人墓誌銘

封國子監助教河南上蔡縣知縣蒼澗趙公墓誌銘

封汝寧府知府沛然龍公墓誌銘

候補按察司副使安陸府知府易軒楊公暨配孫宜

人墓誌銘

曹熊占墓誌銘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目錄上

蘭雪齋藏本

甯母路安人墓誌銘

薛母楊太君墓誌銘

陳學士文集卷十四

文安陳儀甫著

男鳳友孫燮校

墓誌銘

鎮綏將軍襄勇潘公墓誌銘 代太倉王相國

康熙五十有八載五月二十八日鎮綏將軍提督陝西軍

務潘公卒于位 上聞之震悼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

謚曰襄勇其孤翰林院檢討祥等將奉公柩葬于某阡既

載王言于豐碑昭殊寵又狀公行治屬于誌而銘之于維

國家以神武定區寓而智謀雄勇非常之人生其間相與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十一

蘭雪齋藏本

翊締造弘式廓勳名卓鑠于開國之際既章章矣我

皇上撫有丕基天錫智勇內平三孽威加朔漠一時禦侮

敵愾之臣奮忠殫力各奏膚功不可勝數而秦隴河湟間

名將若張靖逆之畧王奮威之勇皆表表人耳目維公兼

之而許謨遠猶尤非武臣所敢望此天所篤生作 聖

天子股肱心膂其生平將畧暨行事之實予樂得而論次

之其可以辭按狀公之初起從軍也蓋年十七八距其卒

計在戎行勞王事者六十年所歷官山劄付遊擊疊受參

將旋以副將管遊擊事越授肅州副將即充本鎮總兵官

調天津總兵陞固原提督特授鎮綏將軍階光祿大夫爵
世襲拖沙喇哈番公在軍中以力戰爲名初隸陝督標下
從中軍副將張自臣戰竹山房縣賊于橫水溝斬獲獨多
從攻偽軍門白岩寨先登破之從提督李其討茅麓山賊
李來亨拔其寨捕酋二十餘人斬級過半平之吳逆之亂
王輔臣等殺經畧以叛陷臨鞏秦蘭全陝俱震公從楊威
大將軍阿公討之破賊于三水淳化復涇州斬賊帥周養
民駱駝駝等拔其寨多羅貝勒定西將軍別遣公攻賊北
面斬級七捕酋十八人別將數十人致定西之命于寧夏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藏雪齋本

遠三將軍復臨鞏定平涼撫與安誓兩川所嚮克捷以公
數以少敗衆也當是時公名震秦蜀一時稱驍將者首推
公然公實多大畧料敵制勝決機俄頃其御衆嚴而有恩
能得人死力非徒恃其勇而已兩河關之捷偽總兵王緒
武猶負固與安公因進說大將軍曰兵貴神速宜直前逼
之可立下不者敗賊竄聚將不可復制撫遠遣公往撫緒
武果降而與安屬城皆定公之將畧于此已見一斑矣及
鎮肅州時鳴爾且聲言犯哈密昭武將軍郎公以禁旅遊
之公逆料其詐密選銳馳二千里獲徊彞訊之賊果東去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藏雪齋本

遇賊將令溝轉戰七晝夜卒得報以歸別將援山陽大戰
扳回全軍從撫遠大將軍圖海公進討王輔臣逼營賊寨
下日夜撓之遂絕其甬道從偏副將守舊縣關剿牛頭山
寇下小嶺斬偽都司一人千總二人賊首千餘級從征興
安領先鋒頭敵破兩河關連斬偽遊擊守備各一人千總
二人偽將軍譚弘等據川東從總督哈公討之別擊斬龍
山賊千餘級大竹賊二千級皆復其城戰羅石橋靈鷲寨
各斬級二千擊破賊月城寨蹙之于渠縣共斬首二千八
百餘級前後所經凡數十百戰常爲軍鋒故揚威定西撫

王師遂還省諸路俯儲以億萬計又遣驍弁武元潛偵賊
于坤都魯果遇其哨騎都刺等盡殲之賊益怖不敢西而
訛言賊往襲藏 上命公駐防三岔河公執訊得賊情
知終無西意遂振旅而還公之長于料敵多此類鳴爾且
之敗于昭磨多也公力戰之功爲多時公領中軍指揮督
戰飛礮貫頭山耳後公奮不顧大呼持矛直入左右軍乘
之皆殊死戰賊不能支遂大敗論者皆以公神勇不惜死
爲不可及然兵家之要貴出奇拒險方戰時彼衆我寡公
曰先據山者勝遂引兵趨據山巔率衆馳下遂以破賊誓

乎振武將軍之論曰向非登山據險勢若建瓴必不能破敵若足之速也可謂知言矣而予之意則以爲公之制勝早決于併糧減卒時方大軍初出塞數萬衆晝夜冒冒行空磧中不知賊在所而輓運者又苦沙擁不得前夫一日不再食則飢再日不食必譁且斃未見敵而我師已重困矣公撫劍語諸將速併糧簡留精銳餘悉給食遣還若滅兵獲咎者請身任之諸將從其計公卽下令軍中士卒人自奮矢必死無一還心是役也微公之謀兵疲食盡勝敗未可量也方今小醜陸梁擾我外藩 天子赫然命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四 蘭 雪 齋 藏 本

六師征之往往以餽餼之勞上煩 宵旰使公得効其壯猷出奇候間必能以少擊衆樹乃丕績而惜乎年已老上愛而惜之不使復臨行陣三請不獲命日邑邑憤懣遂發疾以卒嗚呼其可悲也已公所蒞大鎮三皆天下重兵險要繁劇處也肅州固原天津公至輒申明約束嚴陣勒兵常若大敵在前甲器旌旗壁壘悉更其舊而賞信罰必士氣日歛以厲以故天津固原之兵皆蒙 聖天子校閱技精卒銳賞賚有加焉及巡視營陣森如細柳臨淮喜動 天顏頌其營圖爲諸鎮式而肅州尋落憚公

賊名至呼爲哈喇巴圖兒以止兒啼迄今去塞數百里牧馬絕踪民安耕作皆公之遺也公尤嚴于治盜 上嘗語近臣曰天津自用滿某盜息民安付託可謂得人矣及鎮固原悉以效于津鎮者行之明告誠飭汛防嚴緝捕定賞格重處分而其尤得者舉壯勇矯健之徒盡羅而致之幕下既絕渠魁又以收其材用此蘓子瞻徐州上書所謂開豪傑仕進之門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者也思深慮遠豈區區一將之智而已哉公在肅州修築邊牆一百八十里汛兵免巡哨之勞商旅無抄掠之恐至今便之鎮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五 蘭 雪 齋 藏 本

固原時疏請安插封子陳四等餘黨給田墾荒俾爲良民官民俱無擾而遂以消地方隱然之憂是皆應法可書而其最不可及者在密請建儲一疏舉朝所不敢言公以事關國本身爲老臣忠悃所積發于不自已又安討職之所不當言之而獲譴也古所稱社稷臣庶幾近之類天子神聖鑒其忠誠所以寵眷優渥之者有加無已輒書勞勉天語褒稱 御服尚食下及便蕃之錫難以悉數人以爲彤弓之貺 朝廷所以旌有功而不知公之深結主知精誠貫達固有出乎積功累仁之外者矣予特

表而出之以見盛世君臣相與之際為近代所不及宜垂為世法至若其他建置與夫推轂將士等禮士大夫具詳狀中者皆不復道也公諱育龍字飛天號見溪其先固原人曾祖文秀始遷居靖遠衛生汝林汝林生澤溥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鎮綏將軍曾祖妣郭氏祖妣張氏妣氏俱贈一品太夫人公以崇禎壬午卒于康熙己亥得年七十有八元配蒙氏 誥贈一品夫人繼閔氏 誥封一品夫人子男六人長廣東右翼鎮遊擊福先公卒次翰林院檢討肸次甲午舉人肸次恩蔭生侯補六品京職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六 蘭雪齋藏本

肸次辛卯舉人肸次辛卯舉人肸女一人未字孫二人福出者一曰紹周世襲拖沙喇哈番肸出者一曰紹武女孫四人俱幼自公之鎮固原也邊鄙無事公日製鎗砲具軍裝所得俸賜盡以蓄息駝馬駝馬動以千計諸鎮聞之皆笑謂承平日久何事張皇為迄今澤旺跳梁諸大臣調撥兵馬沿路倉皇獨固原皆所素辦即日就道不稍需若逆知而早為之所者及大將軍十四親王西征奏奉牲畜器具所未受者遺命仍進之於朝嗚呼老將知兵大臣謀國防之豫而弇之長大抵如此庸人不知則以為多事因循

苟且日就廢弛一旦有急即茫然無所措自古邊防之壞未有不由于此者夫乃愈歎公之不可及也已銘曰

於桓潘公伊濯其烈摧鋒陷堅靈擊電掣樹百戰勲領三鎮節威尊山峙令行霜冽方夏寧謐 帝治修文公承雅化造士與賓既作泮宮言採其芹載色載笑昭昭德音丕顯潘公允文允武維時元老方叔吉甫二華比鎮奠我西土月氏啟狡螳臂旅拒公請犁庭闕如虓虎 帝念黃髮則不我許夜視旄頭如震如怒志不獲從懷憤以歿誓作天弧操矢西發殺鬼為皇名山歸骨生死哀榮垂光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七 蘭雪齋藏本

阡碣

贈翰林院編修晚茲張公暨配王氏孺人墓誌銘

新安縣有合葬三台之原者為甲子武舉人考授守備贈翰林院編修張公之墓公之卒以康熙己丑正月得年五十有四遺令屬其子麟甲曰我未克葬我父母其勿以我歸土勿為我誌狀以增我愧故公之葬以庚寅九月其考妣于先塋未銘也越十二年壬寅子麟甲官編修逢

軍恩以已官贈公而封母王夫人為太孺人明年雍正

元年太孺人以二月丁巳卒得年六十有七越九月壬寅

合葬于公之兆前期乃以狀來屬其同年生儀曰吾父歿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人

蘭雪齋藏本

而墓石未誌痛於心者十有四年今又喪吾母葬有日矣唯吾子哀而誌之不唯其名唯其實宜莫如吾子之習也子不得辭按狀張氏之先世為小興州人明永樂間徙居新安至還醇公諱純儒司臨城鐸崇禎戊寅兵變以死殉其城事載畿輔人物誌甚烈即公之祖也父藻洲公諱所養以積學高行飲酒于鄉配陳夫人而生公及弟泗英公諱夢蘭字石公號晚茲泗英出為伯父後公友愛最篤視弟如形影相倚如左右手公意所向弟奉之唯謹然公每事體弟意即不欲則先發之使若自己出而王夫人亦

能助成公志嫁姒丞丞兄弟若也甘苦勞逸相推為先終

無一言之間以故藻洲公夫婦所然享叔本之奉不知有

貧而閭巷間長老誠其子孫以張氏兄弟為法有谿勃而

闕于牆者聞公來輒走避恥公之知若獲于市云公為人

退讓恂恂似不能言然邑中有大利害若是非關名教者

則侃侃正言無所避以此鄉人皆愛而畏之遇乞人輿隸

無倨色見豪貴人雖長吏意氣自若為吏之賢者皆重公

公益自引退未嘗以非公至也里中事無不平多就公取

決公一言輒立解至于訟庭者解矣居人數十家竟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人

蘭雪齋藏本

公之世門無胥役呼嗷聲無少長無一人羅鞭朴者公卒之日哭之如哀私親新安澤國也湖濶綿亘數百里葭葦中港汊縱橫羣不逞之徒往往劫掠行舟聚散出沒莫能迹公廉得主名則棹小舟遲暮至直造其家曰張某來投宿豪驚曰公乃肯顧我即置酒公素善飲觥至輒浮白笑語酬酢如平生歡豪大喜呼其曹輩至各通姓名公人人撫接則盡喜爭勸公飲公呼巨觥滿引數十其曹皆醉甚歡遂各自言平日所為不復隱公矣達旦公別去已而後至其曹益醺公酒酣公從容言曰君等皆豪士何

故草間作諸非法寧有令終者耶我前日來乃知君等所
爲相勸改行非借宿也無謂人不知一旦官吏以名來捕
身命立盡爲鄉黨笑且水鄉生理其饒魚蝦菱芡取之不
竭寧須害人求活耶衆皆感動泣下誓爲良民自是估帆
往來無戒者公之力也公未嘗言于人久而其徒自言之
歲在戊寅 聖祖幸新安視河防發內府金命督理河
道王公新命修之王公咨士大夫以方畧公圖上源委及
險要修築之法王公大喜卽委公兄弟董其役不兩月而
工竣支發公費纖細無不當王公欲以名上 聞公力辭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十 藏 蘭 雪 齋 本
乃止嘗謂人曰 聖天子幸哀吾邑而捍之患吾儕卽
畚鍤從事凡以自利耳小有規畫而妄覲上賞貪天功者
不祥吾弗敢也然公所修迄今二十餘年無衝決之患邑
人賴之公才足以幹濟而不矜其能善足以服人而羞伐
其德傳所謂躬行君子庶幾近之矣配王夫人同里文學
與魁之子朔州刺史慶庚之孫也歸公時年十六門業蕭
然無中人之產夫人以婉婉得君姑歡以溫惠淑慎遂公
兄弟之好以勤苦節齋佐家乏以通敏廣達寬公之憂而
明其淡泊以誠信襄公父母之喪公之既沒以堅忍強力

率其孤葬其君姑及夫以禮以黽勉有無迎公之叔于千
里外養終於家而愛白氏姑周給之如先姑在時以力學
勗其子麟甲成進士官禁林鳳翼登賢書鳳翽攀麟皆補
博士弟子員鳳翰入成均而身享養祿卒邀 馳封以
贈官榮公于身後嗚呼可不謂賢哉予與麟甲齊年相友
嘗見其昆從友愛知其所從來遠矣歲時拜母堂上儵然
如林下人聞所以誠其子者以謹言慎行知足安貧爲訓
宜夫諸子咸自修飭有以繼先公之緒也孫七人麟甲出
者炳鳳翰出者炳焜焜焜後鳳翼鳳翽出者焯灼焯女孫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十 藏 蘭 雪 齋 本
六人銘曰
無位而威畏是正直化莠爲良薰于名德德非外曜爲政
于家其道具邇其施則遐室有調瑟家無反弓王道易易
起化閭中同心比德貽爾孫子生死哀榮旣多受祉

封國子監助教河南上蔡縣知縣蒼漪趙先生墓誌

銘代郝少司空

君諱政字文玉號蒼漪司寇公第三子也司寇公善先中丞居行同軌白首如昆弟歡子與君以通家子各往來拜大人於堂上退則攜手肩隨言笑累日夜無厭及仕宦間阻猶時時夢至其處與君嬉遊如童少時今歲六月君凶問至知以五月晦日卒哭之闋兩月而君之孤國子監助教績美走京師告葬期且狀君而泣請銘夫知君莫如子子不得以不文辭按狀趙氏世居山右其徙家滿城在明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主 藏 齋 本

永樂間君高祖貴有至行七飲酒于鄉曾祖公道祖固棟俱以司寇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君早慧年十五補博士弟子試異等食箠以明經教諭慶雲擢河南上蔡令攝西平確山兩縣令以子績美遇覃恩封文林郎年六十六卒於家慶雲瀕海瘠邑也士不知學廟庭就廢兩廡無木主釋奠缺俎豆君修而具之月集課諸生其中供飲噉甚豐費序之間始彬彬矣有宗生不自檢為鄉人所發君切責而以誠感之立悔悟卒為善士泊君以母憂去職生率衣拜且泣曰真吾師也送者皆為之色動知上蔡縣多惠政縣

素有河患隄潰則責之民晝夜荷鍤不問其饑飽民以為

病君出倉中餘穀分給當役者然後督之工皆踴躍從事故百里之隄不一月而竣已乃行田間見溝渠形縱橫隱現問之蔡人相傳自召柱以來有之久而堙矣君乃因其故道疏濬之歲加深濶由是得灌溉之利水不為災而年穀倍登催科不假手胥吏時其緩急而為之期先輸者簪花送以鼓吹其不及者再三期不得已而後刑刑示辱而已故民爭相勸恐後遂無一戶欠者撫軍奏紀錄七漕使奏紀錄四鄰邑鞭朴無虛日而不及額受罰者相望也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主 藏 齋 本

蔡境與郟城西平遂平為界三縣水豪民蔣如江郭大士等謀決隄以壑蔡蔡人惶急集眾持兵將與之決死鬪君馳至隄所諭解散之牒陳利害撫軍委員勸詳嚴飭三邑而蔡以安修上蔡書院增置義田至三千畝延宿儒王涓主之邑人爭遣子弟就學君親課之如慶雲時而授餐之豐有加焉當是時上蔡人文甲中州四方負笈者踵至不遠千里學使陳某語人曰義學之設徒長吏為名高耳如趙上蔡可謂賢有其文者矣蔡吳楚之衝也君橋其道若于所列樹鑿井以便塗旅往來者入境如行畫圖中至今

賴之刻石表縣治樹雜派私徵諸不便於民所宜承革者若干事將以明民而怵不肖者不得復取其爲祭人久遠計多類此君雖平恕愛人而持法嚴遇猾惡無所舍嘗曰法度不具民不知方稂莠不除嘉禾不殖也以什伍法編人戶百里之內比閭聚族如在掌上故奸民無所容吏無所售其欺除窩盜之武生張弘畧法按搶民婦之監生呂調詔而境內肅然治化大行其攝西平一做上蔡之治攝確山時 車駕方幸楚千乘萬騎之所經也頓供繁且棘君應之秩然上官賴以無隕越故在確頗久多所興除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古

藏蘭雪齋本

去之日民泣涕如失父母大抵君之居官也廉而勤寬而有威所至爲民規利不屑屑日前聲譽故久而人思之不衰惜未究其所蓄而材不大用于世也今 上方加意親民之吏待以不次之賞守令安 知擢爲方伯連帥衆矣君故大臣子方銓曹引見時曾 垂顧問倘知其卓卓如此寵遇之隆豈可量哉以君之循良當 聖天子側席旁求之日而官不過縣今年未及而就開士之所遇有幸不幸豈非命歟君少而恭謹遇人恂恂然方司寇公時門業鼎盛而清約冲夷見者不知爲貴公子也伯兄

乘光久病不接人仲兄淑一早仕門族粹里酬酢皆君一人無不厭人意司寇公在朝太夫人家居往來定省無毫髮失缺皆子所深知而親見者罷官之後盤桓松柏泊然有以自樂絕口不談世事然急人之乏有不能婚葬者必周之無間族里也屬纊之際索筆書不愧不忤四字以貽厥嗣嗚呼君之生平可謂允蹈之矣配王孺人慶都舉人固安縣教諭諱祥明女子四續美廩貢生國子監助教濟美廩貢生候補八旗教習鴻熙鴻業皆諸生女二俱適世族孫二重暉重潤濟美出女孫三續美出其姻戚名氏爵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古

藏蘭雪齋本

里狀所詳者皆不復及也某月某日葬於某鄉之某原銘曰 爲師則良司牧則愛瑞果慶雲賢貢上蔡士民秉德斯戴斯佩愧忤兩亡天人可對歸全茲丘永終無悔

封汝寧府知府沛然龍君墓誌銘

龍君沛然諱霖詩人東漢震之兄而汝寧太守圖躍之父也自其曾祖往自遼南遷逮其父贈儒林公起潛為天津人三世矣家之興也自儒林始君繼起以才氣雄流輩所推蹈無險難赴士之急里中諸俠咸歸之其業益大賢大夫泣茲土者多君能服眾奉約束皆引重君君好客多貴游勲衛子侯往來津門者爭詣君相與結歡而去以此名聞葦下震君異母弟也儒林公易贊時指以屬君君事繼母如母繼母病篤震連出未還君曰母思弟耶母曰汝孝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六

蘭 齋 藏 本

養如是思渠何為泊沒累數千金治喪于嘗客寓天津與震為文字交震工詩為人擺脫閒放自達于聲利之外君之門車馬雜遝座客恒滿震睨視不屑酒酣一往時出語驚其座人雜以謔浪客不能堪多引去君追謝之曰昔癡弟也幸無介意然未嘗一語傷弟意一切順適之震好酒及游出足舟車居足醇醪皆君陰戒子若孫祗奉之震得恣與所極不問其費子若孫亦嚴憚震過于君憚恐失其歡嗚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十大夫家不相能者往往而有方其競長短于錙銖暴是非于行路語言之忿慘

若千戈妻孥之譏踈成秦越常棣之情既薄麥我之義必衰乃至娣姒戲手猶子反唇本撥枝傷家風頃嗟謂君之風亦可以惡然滋愧矣君祖父皆木仕子圖躍起家參軍歷州牧內遷部郎出典大郡所至以廉能稱蓋義方之力為多方圖躍之筮仕也君成之日吾家幸不苦貧汝弟勉為清白更吾不惜破家佐汝若持官中一物遺我者吾不能復見汝矣刺高唐時即遣其叔父震臨視之泊守汝寧君年已七十有九日往觀政時豫省有民變實郡縣吏以橫歛激成之

詔大司寇韓城張公往撈皆抵法獨汝寧超然更議之外人以為賢初大府議派時列郡俯首唯命或且因以為利圖躍投領狀藩庫不派民一錢已乃以家財補之君之教也士民感頌適屆君八旬登堂稱觥者日數百人浹旬不絕君怡然曰吾可以無憂矣遂命駕歸三日而考終焉寔康熙戊戌閏八月廿九日也以圖躍貴 詔封中憲大夫河南汝寧府知府配駱氏陳氏俱恭人子二圖躍其長也次一躍出後震女五皆適仕族係四圖躍出者三符簡策一躍出者一節孫文二圖躍出曾孫中辰符出敏簡出君為人峭直不能容物有不可其意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七

蘭 齋 藏 本

四圖躍出者三符簡策一躍出者一節孫文二圖躍出曾孫中辰符出敏簡出君為人峭直不能容物有不可其意

立形聲色曹伍中多下之千客津門十餘載不交游得
卓輩每憚為難近惟與東溟震往來無間第時時過飲其
別墅所謂老夫村者未嘗輒至君家君不以為嫌每遇必
就于飲以二十盞為限輒辭去曰吾不欲久溷子也其款
曲乃如此君卒之三月東溟震狀君之行來乞銘甚切以
未有葬日許之而不果銘今圖躍將以辛丑五月某日葬
君祖塋之次復申前請而子方熒然在疚不親楮墨者一
期于茲矣再辭不獲已撫東溟之狀而銘之曰

弟無適俗之韻惟君遂其高子有素絲之譽惟君厲其操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大 蘭雪齋

可謂友于而明大義矣履險如存卒以受 地封登上

壽豈倖邀也哉

侯補按察司副使安陸府知府易軒楊公暨配孫宜
人墓誌銘

君諱綠綬字公垂號易軒世為直隸長垣著姓以刑科都
給事中諱文昌者為曾祖以歲進士諱玘者為祖而贈奉
政大夫諱睨之長子也年六十九以康熙癸巳六月棄世
階至中憲大夫官終于湖廣安陸府知府而所歷者山東
定陶縣知縣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本司員外郎本部四
川河南兩司員外郎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凡仕二十一
年其行事可紀者眾矣在定陶建唐文書院進髦士其中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九 蘭雪齋

給養而親教之癸酉丙子連科雋三人藉銘田雲翼藉瓊
皆相繼成進士自是甲乙榜不絕人前此四十餘年所未
有也邑有濟寧張秋挑河夫歲僉富民四五十人充之家
無不立破者君乃通計歲需夫若干應工食銀若干均令
合邑出一畝出制錢一文半鄉約收存官為催夫以除備
累通詳上官報可并下其法濟充東三郡倣而行之勒諸
石除苛稅入官者歲三百金民以益蘓乙亥非征噶爾丹
徵軍需車輻羽檄下督州縣各惶擾失措君已先事預辦
至則立付事集而民不知是歲以政最 欽取赴部士

民送者寒途中丞桑公歎曰部得一賢曹我屬夫一良吏矣在刑部號爲廉平閱招案可生者力言于堂率從末減大司寇王公雅重之一日上下秋審疏以應決人數過多俾詳酌所當矜疑原緩者以報王公顧語吏速諸山西司楊員外來則迎謂之曰此君之心也得釋之人泣拜于門者相踵歷刑部三司所全活數十百人戶部雲南司漕務所隸也君爲郎中三年陋規屏不入已嚴束諸吏需索爲之稍息會假監獄起株連蔓引者無數官吏方借以邀厚利大司農徐公知君廉平屬治之君盡釋諸連引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三

蘭

雪齋

本

者不問止治包攬作姦之人寘之法徐公喜曰我固知楊郎中能辦此安陸之政一如定陶建陽春書院聚課七邑士俗故健訟君至期年訟益衰河陽有大戶兄弟爭產而訟之撫軍者事下君各以多金賂嚴拒之而論以至情兄弟皆感泣請罷景陵民劉道遠姪婦自盡而令疑其奸擬重辟君訊得其情及縣案上之令以故入人罪應劭君爲之請乃免人益多君長者君爲政持大體不苛而多計畧能間發奇中故前後所治民無遁情聞流言有盜欲乘元夜窺郡城某富人家卽令僕役更番出城分合隱顯若有

所捕狀同官竊笑之竟于城下土中搜得鎗刀砲銃等物擒賊數人已而湖南獲劫賊自供原欲焚掠安陸某家以有備未敢發人始驚服在郡四年以病請休七屬民赴官留者數千人制撫兩院狗民心不聽去更以署荆南道篆君雖勉視事而歸思嘗鬱鬱神益悴會有新例相陞者許離任候補子越梓遂傾家所有相陞按察使司副使乃得去歸甫五月而卒人皆惜君之未究其用也元配孫氏同邑諸生祚長女貞靜有識以勤儉佐君爲廉吏嘗從容語日居官苟爲子孫計莫若寬刑薄賦積陰德以遺之若貪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三

蘭

雪齋

本

財害民以多金爲燕貽適以害其子孫耳又助君振施推遺產盡與弟紫綬而養族節母夏氏程氏苗氏弟婦李氏于家宗支持以舉火者餘二十人戚黨婚喪之乏絕無不周給中外翕然稱賢先君一年以康熙壬辰七月卒年六十七 誥封宜人子越梓將以乙未某月日合葬于先人之兆而以其狀來請銘余與君壬戌同年友也知君爲稔故次其行事之大者其餘悉見于狀皆不復詳也君一子而賢卽越梓戊子舉于鄉女三孫男二鍾恒鍾衡孫女二嫁娶聘字皆仕族銘曰

死而乃銘君則未碑在人口有生氣宜人車來固甚慰此呼松楸之表頌且髯風乘雲旗見髯髯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三

藏
本

曹熊占墓誌銘

曹君諱子熊占景州人有學能文未壯而卒卒之日士累歎大夫嗟巷哭鄉人走相唁以悲皆曰疇若曹君以孝友率先吾子弟無敢違其親而與長者齒疇若曹君子其弟之諸孤而愧夫慈子嗜利者俾不敢以面目向人也曹君沒疇能收恤族黨而與之共有無疇以一言釋鄉人之紛糾俾跡不涉于訟庭也持世之大柄曰賞曰刑用以長善遏惡然而善有不給賞惡有不及刑刑賞之所弗能加也勸懲之道于是乎窮匹夫為善于家非有賞刑人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三 藏本 之柄而嚮慕之者往往相觀以化而不自知其有不善唯恐見之感發在性情之際而興起乎倫理之間所以潛移默奪佐刑賞之不逮今曹君之行其感人若此雖曰獨善所施不已偉哉安在無位不章而聽其泯沒也子故因其孤之請而為之銘按狀君父曰懋爵懋爵父曰文炳文炳父曰四科皆庠生四科父曰萊陽令子儀子儀父曰商城丞元吉元吉父曰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璋自光祿至君凡六世君兄弟四人次第一娶李氏克諧以孝事父母晨昏食具如古內則儀人共訝之已而嘆曰為人

子常如是也孺愛諸弟煦煦若恐傷之諸弟益畏謹聽從其言有牆而闖者聞曹君來輒啖味解去侍親疾廢寢食泊沒絕數日粒幾死喪三年未嘗酒肉凶服者至不敢對君笑言君家饒昆弟分業各累千金直仲弟濱無子次當君子嗣嗣則受其業察濟意愛弟激幼子朝柱常撫抱之卽立議以朝柱嗣其善體諸弟意而推讓于無形皆此類也諸弟淪喪撫諸姪過其子卒底于成收恤族人之孤獨而周給其婚喪鄉鄰之無告者六焉嘗焚數千金之券鄉人德而愧之以故事有不決咸來質成曹君之所可衆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雷

蘭

雪

齋

爭直之所否則若撻于市過君之居者視若鄭公鄉王彥方里也閨門肅睦對妻子如嚴賓李安人婦德修諸子俱恂恂與人厚此皆鄉人士大夫嘗所稱道不獨其孤之狀爲然也君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阡銘曰

渾然端且厚不言而能與人以無咎乃知士苟誠于爲善雖匹夫獨行其及于物也固有操柄者吾不知其孰先後嗚呼曹君亦足以不朽矣

齊母路安人墓誌銘

安人性路氏廣平永年人父諱雲鶴性方嚴學有經法爲諸生祭酒無子獨一女教之如子亦方嚴有父風年十六歸侍御寧公元著初封孺人再封安人以康熙辛丑歲卒年八十有四距侍御之歿二十五年又二年雍正癸卯乃克耐葬安人沈嘿寡言笑明于大義平生所遭炎寂險奪人生之變畧備而不以動于心所謂宇泰定有道者非耶方歸寧值家之勤苦操作奉君姑甘旨佐侍御公成其學夙興夜寐靡有朝矣澹平有若將終焉之志及侍御成進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雷

蘭

雪

齋

士權詞館授臺班視兩淮鹽巡西南二城彈劾不避貴近疏數十上多報可當是時侍御直聲動天下安人心獨憂之然無一言間執曰御史職固應爾已而果以言事落職安人欣然趨駕偕出國門抵家謂所親曰剛必折廉必挫賴 聖明矜全賜骸骨歸鄉里幸矣初安人無子代侍御置遺生子三人愛之如已出至是委家棟貳室屏居一椽焚香晏坐絕甘解却珍麗布素三十年歲丁丑 天子思敢言之臣侍御以原官徵時年已六十餘矣親故皆喜州府爭爲之勸駕安人力止之曰君性狷惡言多激烈

感慨今老矣追陪新進猶持三十年前風規其誰能堪之
田園足沒餘齒必辭病勿行且實病非欺也侍御顧念

上遇我厚嘗全臣于孤危中未有以報稱者今又起我
于廢棄之餘雖老病願一望見 闕廷死職下無恨遂就

徵到官即抗疏劾諸當路甫上而疾篤所劾者抵隙許奏
俱下吏議侍御已卒不能白竟論徙家屬遼左安人聞變

夷然攜子婦就道曰吾固知其必有是也居謫所三載無
戚容已而以贖歸門逕荒落藜藿塞目親戚咸來問訊有

泣下者安人道間濶外叙述塞外風景而已無一語及前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藏 蘭 雪 齋 本

事汎治舊所居室牕砌間時藝果蔬花時坐對移日果熟
呼諸孫啖之手剪蔬問遺長老以此自娛入其室几席無

纖塵一器位置必有常處輒數年不移易而拂拭如新每
黎明而起嚴盥櫛衣雖重浣無膩垢益潔清凝其天性

也子同年生冀君耐菴兩女弟皆婦安人子知其事最悉
每為子言如此嗚呼士之無特操久矣平生隱約則蹙蹙

如不終日小得志即侈然不復憶窮乏時其務得旨進徹
特虧廉恥之防昧止足之分而已雖機阱在前刑辟在後

睥然不知顧一旦禍及則惶怖嘶慄真知所為其遺篋中

嗣者多矣安人處貧賤而不憂居富貴而不喜懼患難而
不懼初終一心崎嶇一節于聖賢素位之道若允蹈之豈

闔閭之賢而已哉將葬前二月其子倬狀安人之行介耐
菴來請銘子既夙賢安人即以所聞于耐菴者列次其大

至於宜家教子婦德之常具詳狀中者皆不及也子三人
倬倬側室張氏出側室宋氏出女二人李璧如李克鎮

其婿也長安人出次側室張氏出孫十有四人振鐸振翹
振基振業振德振紀振綱振祀振壘振揚振執振塿振土

振均孫女六人曾孫三人銘曰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藏 蘭 雪 齋 本

其志潔其識先其天定其神全其外來而無與乎己者皆
視之若一也蓋無入而不自得焉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庸詎知百年之幽宮非平生之一椽

薛母楊太君墓誌銘

恭簡先生之配楊太君以乾隆四年正月考終于滇其于
 豐潤令薛君天培以四月得請歸養候代以行而太君之
 訃以五月至薛君慟幾絕泊七月始克狀太君之行以書
 來請銘其辭慘痛悱惻予不忍以不文辭按狀太君之儷
 于薛也以父發先公無子贅恭簡于家即以爲子故恭簡
 應試補弟子員廩于學宮皆以楊姓及卒而門人私謚之
 猶曰恭簡楊先生焉迨子天培貴受 地封爲文林郎
 始復姓薛是恭簡終身固以外舅姑爲父母矣滇俗後人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天 蘭 雪 齋 藏 本

聞聲求友者踵接太君謂恭簡曰海涯百川惟篲下而能
 受君其虛以集衆益用廣學殆無徒爲名高可乎恭簡自
 是抑然自下攬羣言而衷一是五經諸史無不該博貫通
 遂爲儒宗從之受經者至數十百人得其傳者猶堪爲專
 家師既歿而門人相與切劘其子皆彬彬質有其文其達
 者已効能當世卓卓可稱道固君子之教澤久而彌顯亦
 賢媛之遠識贊助寔多也恭簡于六人天塀天堦繼楊氏
 天培等四人復姓薛天培成康熙乙未進士與予同榜爲
 人倘儻有氣幹初年密雲以清疆擢刺遵化移開州咸有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天 蘭 雪 齋 藏 本

握等謀徒乘貿選用紆母憂太君泣而責之教養命厲命諸子自相師友出則就正于恭簡之門人爲社會謀文或細卽悲泣不食以是諸子咸發憤力學有所成就此天培當日所言及者至楊母卒後姑年益耄傷逝獨處悽然不樂有仲子別住灣頭素欲就之居又安婦之養不能離居刻太君順適其意奉之就叔而身依以待所需魚蔬果餌命諸子自城中七十里迭送之更番往來日以爲常叔家所具者燂鬻七箸而已終姑餘年營葬畢然後歸此充人情之所難真能養志者則天培當年之所未及言也狀又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手 蘭 雪 齋 藏 本

史傳所載家國艱難賴賢媛之力匡救扶持者不少其人類能察微見遠迥出于尋常意計之表蓋皆以識勝也卽以太君所處似常寔變苛狠于舊俗不以諄爲家則恭簡且無以自安于楊之室矣惟其識經權知輕重故能周旋于父母舅姑之間合兩姓爲一家所以養生送死者無幾微之憾俾夫子處變如常超然無所累其心乃得成其所學以永終譽而伶仃窮露中又能泮厲諸孤就其器業卒使將絕之緒復延既衰之宗再振狀謂其一身繫兩家之重吾以爲一身補人倫之闕實裨風教非弟爲二氏之光

陳學士文集 卷十四 手 蘭 雪 齋 藏 本

而已子故表而出之以爲世法若其肅宸度祀教忠封鯉諸事世之賢婦人皆能之已具狀中予不復誌也太君溘之建水州人父發先公諱向榮母林氏生于順治辛未七月二十一日子時卒于乾隆己未正月八日戌時得年八十有五以子天培貴 勅封太孺人子六人天墀天瑄天垣天堉天培天塏女二人孫十六人女孫十一人曾孫四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辭卽室于楊乃昌厥家婦從其姑生無嫌乎 其初故鬱鬱乎關西之岡蒼蒼乎雲谷之墟

文安陳儀 甫

大學口義題辭

唐人五律鈔題辭

唐人七律鈔題辭

漁洋山人絕句鈔題辭

韓歐文選題辭

東坡小品題辭

張霞示藏李勉庵印譜題辭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目錄一 附 書 本

題送別江冠羣詩後

石濤畫黃研旅詩冊題後

馬文毅公彙草辨疑題後

楊太函乞養文稿題後

宋文修廬次集題後

五芝樓文稿題後

郭魯夫去思碑詩冊題後

題熊蘇齋秋江垂釣圖

題李璞庵小照

陸筠巢小照題後

題潘平山小照

題汪野夫小照

題朱奕韓小照

題蔡中山小照

題謝繡峯負米圖後

題秋江月夜舟畫卷後

題駱子墨扇頭

書杜工部小閣詩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目錄二 附 書 本

跋曉巢名字詩後

張圖園孝子圖辨說跋

陳學士文集卷十五

文安陳儀甫著

題辭 跋

大學口義題辭



書固未有句句作解者或起端于此而歸穴于彼或如首或如頸或如腹或如尻其間踈密駢湊曲直交承皆有自然之節其血脉貫注筋氣綴屬皆天然理解也故說書家當如庖丁解牛批欸導祭行于間處又如偃師造假人一線在手而形目手足轉瞬動搖節節皆通故體此為文波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一

蘭臺齋藏本

瀾意度盡具于字裏行間不待別尋支節今訓詁家往往死于句下解一句只是一句分章割節架屋疊床後生輩童而習之遂成性根無惑乎握筆為文眼皆雲翳手盡荆棘也予自十四五歲時便厭其說稍稍求自疏達時有得解處及累斥于有司無賴授徒自給日與講貫雖坐破寒氈然亦瀾生舌本癸未夏為諸生說大學因論作文指趣只在說書時順逆穿插之間諸生請錄之遂令兩人各具紙筆分占一章左語則左書之右語則右書之凡兩畢午榻而訖言不暇擇義更無當庶幾不死句下聊免架屋疊

床之陋云爾雖然人心靈炬初無定相舌根慧軸時無停機再為洗說應有別解此冊詎為定論哉夫于一人之說屢說則屢變二三千各具心與口又可守此冊為定論哉變而通之以吾為緒則庶乎其可也中庸語孟續而出之汝輩不苦耳煩予亦豈辭舌敝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二

蘭臺齋藏本

唐人五律鈔題辭

唐賢五言近體若干首中子鳳友所錄漁洋山人十種選而拔其尤者也偶在手邊閒為點閱一二篇與會所觸綴以評語不覺終帙臘底苦剝啄心如沸羹新正苦應酬身如轉轂然神疲極則思閒秋葵極則反歇或食後茶前燈殘人寂展卷微吟含毫冥會忽不自知其有得也往館天津村舍三冬九夏裹足不出門亦彌日無客到心閒眼冷有想皆靈無愁可障自謂目光若燃犀筆鋒可解牛而性懶漫不勤輕脫少耐未得一卒業于古人之書自前歲繫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三

蘭雪齋本

迹京警便成觸網之虫形神都被纏縛視前為兩世人我亦不知我何在矣乃千萬苦中尋片時解脫恍然逢前身夢故處神明未隔悲淚欲零然則此冊之評雖隻字單詞亦自憐自珍不必於作者有當也然作者之意余竊有所窺取景即離之間言情含吐之際有追所見不索解人言外有言意中有意不盡此四十字中然既欲以四十字寫其無窮之言與意則一字作無數字用作無數字用而不能不限於一字則此一字必非今人心頭口頭之字之用矣後世作者一字作一字用於是不詰而明不設而穩而

唐賢之詩始亡矣鳳兒誦是詩試解以汝輩儒樞意即無不了了若求解於經師夙儒則終身無解也然渠之意以為本無不解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四

蘭雪齋本

唐人七律鈔題辭

已亥七月有八日余歲滿五十大人年已八十母又過三
 親在子不宜稱老又值賈之不能治其留客且兩大人坐
 日勞費親知已多矣不敢復相煩適兩弟及兒子輩就試
 昌平遂託言省之雖二三同志亦謝而弗見也兀坐一室
 意興無所奇殊憤憤信手檢積帙得唐人詩七言律一卷
 不記何時所選已點識數首如月過碧窓今夜酒雨昏紅
 壁去年書看處便須終日住筭來寧得此身閒等句悄然
 有觸不覺百端俱集乃知我心欲言者或畢生道不出盡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藏 蘭 雪 齋 本

在其人筆下栩栩而活踴躍而動也乃泚筆點閱口吟目
 賞情思與之俱變倏悲忽喜或綽然以餘或愕然以驚或
 數以促或淡以哀或嗒然以解家人呼之飯仍不欲置卷
 不半日而竟業猶嫌其盡之速而口津津如食之未屬厭
 也因思人生苟日日如此古人書何憂不盡讀耶吾輩幸
 前有古人其所作窮極妙詣代我道其所不能言夫言之
 難如捉風逐景其人不知如何刻心鏤神而後得之我乃
 坐而獲焉百城之富未足為喻然而人生鹿鹿庚稍月日
 求享此樂百不獲一如我今日所謂知四十九年之非者

矣即以自壽願天公佑我身閒但得 旬中得有此數日
 若到七十已是一半神仙不須十年令僕也漫題簡端
 以為識時案上玉簪數枝清香淪骨琴友侍側方注水餅
 中即以相付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六

藏 蘭 雪 齋 本

漁洋山人絕句鈔題辭

茶有別味花有別馨詩有別腸于人定復不意而滌煩破
寂淪靈雪神世上自少渠不得也漁洋山人詩風味殊絕
上口如江瑤柱不可以飽而齒根舌本咀嚙不盡又如橄
欖回甘清芬自得欲舉似人了無可說其小詩尤工神韻
在首指之外世人徒賞其取材效其選字自矜典潔玩弄
形影以為舉體皆似不知嗅西施之珥差可瘵惡疾耳泉
明蓄無絃琴一張終日撫弄東坡燈下自顧頰影使人就
壁摹之不施眉目見者皆大笑知其為坡也山人小詩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七 蘭雪齋
妙正在未曾嚼破耳夫絕世之姿風神綽約尚不關冰雪
肌膚矧夫銖衣繡襪故是色香之外者乎命兒輩各鈔一
冊季龍頗具詩腸以所誦屬子黠閱訖漏二下冷風吹
釋打窓紙如雨聲颯颯不盡者寸許幼子玉友侍側跋
稿脫索藏之時丙申十二月朔二日也

韓歐文選題辭

善畫者蕭然有意於筆外善言者蕭然有意於言外見畫
雪者渲其旁空地又有畫林中酒家者作竹樹一叢而酒
帘揚出其不畫者乃其欲畫者也古人之文言在此而意
在彼意無窮而言有止取而觀之乃無一語為人所言皆
人之所不言者也而後已所欲言者不待言矣余每竊窺
其旨笑而領之有問者示之曰閑處着想冷處傳神然後
墨無溢審筆無塵蹟任世間忙樊劫中愈言愈厭第輩請
其鶴余曰惟韓歐陽實闡厥趣爰以所故習者標而錄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八 蘭雪齋
仍漫加評註第輩試覆之此文中清涼界也

東坡小品題辭

古云慧業文人應生天上則文人即天人也天人以妙圓
明心吐蓮華舌擲五彩筆吐納揮灑灑為無上聖諦如畫
風摹空如鏤冰滄雪一字不從人間來也者前有南華老
人後有東坡居士而已雖然此二天人者非言人之所不
能言乃言人之所不屑言者也奇興發端每在瑣屑渺末
之際眼光落此娓娓言之已成無上聖諦如畫風摹空如
鏤冰滄雪一字不從人間來實何嘗一字從天上來耶人
人眼底人人口端盡有聖諦彼備不知棄而真之以供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九 蘭 齋 本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九

蘭 齋 本

天人用可嘆也乃知天上即在人間後生輩為文不作文
字觀不自知為作文便已脫桎破械如解倒懸矣于於南
華另有選冊坡老集中拈此數首益矜珮矜莊不見美人
之天法超忽游戲乃呈逆女之本形予所為舍彼取此也
第輩誦之不須求下注脚注脚多具孺子婦人口中識字
能文者不可與解也謂予不信請質之斯文

張霞示藏李勉庵印譜題辭

霞示古羊舊族也雖藏于市而好尚出于流俗以所珍勉
庵印譜索子題夫長安集苑之家所寶自有在矣而乃倦
倦於此且不巧題于冠紳而問之于予予何敢辭惟霞示
之意豈不以名流貴人眾所競趨而噓頭揮扇壁壁籠紗
不若草野中筆墨人所共棄者乃有別趣乎厭芻豢而取
露葵足以知其胸之所蘊矣予先世古羊人或鄉土之合
使之然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十

蘭 齋 本

道送別江冠羣詩後

同學江子冠羣有越中行前二日道酒招近局集于寓齋
叙別宋岸圃金繪自符幼魯張隆雲宸樞程翼山夔侶難
躬佩水各卽席為詩以贈其行俱有餘情于言意之外冠
羣自作一首留別同人語若自悲而出之詠諧蓋是行也
非歸非游非饑驅而不獲已其憤深而鑿切幾明而寄遠
有不可以莊語人者惟子深知之士必有以治生而後出
處進退乃可綽然自得耕釣屠沽以及傭書入幕皆自食
其力其為伐檀之義一也受自吾分不為苟取可以資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十一 藏蘭香齋本
吾何擇焉 養子教讀天津館穀足以供食口雖羈客十年
而形神日王既舉進士官京師不三載而貌已悴志慮漸
耗忽忽十餘年來日月不知從何去頭須為白典衣晨炊
乞米晚飯平生意氣銷鍊盡矣尚安能修職業効尺寸于
當世耶坐糜廩祿欲謝去則無所于歸長安士大夫如子
者亦多矣此冠羣之所狎見而深悲也人生束髮受書求
一第往往不可得幸而得之又幸而居詞館不可謂之不
遇徒以治生無術窮愁困悴進退遂無一可然則苟可以
食其力而治其生者義當就之何以亟于一第而自令至

是生理既具退而隱可以樂志出而仕可以厲節夫無行
于世者真能用世者也子悔當年不為冠羣又烏知冠羣
之不感于子而決是行哉問途于已經諸君子他日是子
言然後知冠羣之早見也唯岸圃孤雲無依老鶴鳴歸迹
本不同而情彌愴矣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十一 藏蘭香齋本

石濤畫黃研旅詩冊題後

清湫老人為研旅黃君畫詩三十二幅觀之盪曾駭神破
耳目之格絕筆墨之蹤恢詭譎怪而研旅之詩于是乎傳
聲寫照纖毫畢現按圖而誦之則濤江激蕩潮海各響竦
身危峰之上真心絕壁之下天風吹宵思而欲絕空翠泣
幽神而欲滴其殆以我為伯牙引而置之海水汨沒山林
窅冥中乎先生將移我情矣人生曾中各有邱壑桃花源
柴桑之三逕也浣花溪杜陵之一枝也輞川莊維摩之初
地也然在此冊中不過占樹一叢分石數皴剪水半絲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畫 藏 蘭 亭 齋 本
已吾將以天地為鑪造化為冶研旅清湫之手與日為範
聚宇內山川神奇靈曠幽險絕特之氣踊躍奮迅而出乎
詩畫之間此其曾中邱壑視昔人為何如也或曰研旅即
景為詩湫公即詩為畫皆其身到目遇而非以意造之然
子以為山水之觀無窮而人各領其趣之所近今使右丞
為研旅之遊而為詩紀之並圖其迹其所到所遇與今同
也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研旅為吾濠陽師老友氣不可一
世嘗以千里赴一言之期類古俠者所為而氣韻沉嘿無
以測其所嚮于其詩可以想其人矣聞松公蹤跡尤可惜

其波不能一見掩卷慨然然于此益知世間名籍之外固
多偉人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畫

藏 蘭 亭 齋 本

馮文毅公彙章辨疑題後

公致命之節紀述論贊諸君子既彬彬有作矣子獨于彙
 草辨疑一書窺公之深竊以為忠智毅烈皆以其迹言猶
 未足既公之心也公之心仁而已矣孔子曰仁者安仁又
 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夫造次顛沛生人之變備矣
 而安之若固然此所以為仁者也當公被執時幽室土窖
 瘴癘薰蒸燥濕寒暑飲繻蓬垢賊黨脅誘皆至百端並設
 而公之妻子稚弱囚繫別所消息斷絕計公此時耳目手
 足焦腑肌骸無一得為己有其為己有者唯此心耳而死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幸 蘭 雪 齋 藏 本

生利害攬之于外悲憤憂思感之于內尚何能心摹指畫
 作此不意之務若從容暇豫時哉今觀其書凡十二卷集
 晉漢以來法帖依梅氏字彙一一鈎勒之一字而諸家之
 草具一草而總毫之異別其精工研辨雖明窓淨几之間
 意恬手閒之頃亦未易辨况如公所處之時與地哉苟非
 心外其身身外其境以造次為從容以顛沛為暇豫死生
 利害莫能慄悲憤憂思莫能感其何以至此此所謂中心
 安仁者非耶孟子曰仁者人也耳目手足焦腑肌骸具而
 名人如果之核如穀之苜核與莖之中有物曰仁仁之在

人猶是也故仁其心者遺身心其仁者遺境苦樂順逆不
 得而參焉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夫身既亡矣
 仁將安附以此知仁不與身亡仁不與身亡以此知仁不
 與身存也仁不與身存亡則安有順逆苦樂乎哉吾故曰
 文毅公可謂仁者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末

蘭雪齋藏本

楊太涵乞養文稿題後

古之養者吾聞之矣聞以子養不聞以仕養也今之養者吾聞之矣聞以仕養不聞以子養也仕與養不可得兼則何所取古之人有行之者舍仕而取養也今之人有行之者舍養而取仕也普安刺史太涵楊公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其自江南居巢令移刺黔之普安太夫人年八十餘以路險遂不能俱公即請於上官不欲行不獲請而後就道既至又請于撫軍不可而後視事繼又請至六七而後得報乃予告以歸今讀其文言質而情迫詞遜而意堅蓋人可終身無官而不可一日無母三復誦之未嘗不感慨流涕也今之人違親游宦遠則萬里動輒數年彼亦知其親之思之耶藉顯揚之虛名虧依靡之真愛假匪躬之大義薄烏哺之至情內可解于父母而慰之以浮榮外可說于朋友而折之以臣節然獨不思為之親者天屬綴心知結不解當其纓衣晨興挑燈夜坐外顧影內顧惟形徒有僕婢之奉寔無骨肉之親拊膺傷心伏枕隕泪雖身被襁紼席盈膏梁復何益乎嗟歎之悲繼繼之思哉至若衰疾交攻隱憂並日則又有不忍言者矣嗚呼此楊公之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古

藏書齋

所以不可及也且夫今之人亦有類楊公之所為者矣入吏部檢仕籍乞養者何可勝數而求其故或不悅于上官者或或不任夫繁劇者也否則民不安其政而謗騰者也否則其有註誤而懼不免者也藉以解目前之紛而預以開後仕之路此勢出于不得已耳若其得已則其親仍不得有其子也楊君之為普安其撫軍則宛平王公與有疇昔之知見公至太喜方將大用公甫蒞任即以之攝安順太守事則公固已獲乎上矣普安政簡而民樂公之仁案牘不盈而公才足以游亦則又非繁且劇民訛而懼不免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古

藏書齋

也使公稍留二三載以王公之知公之能於理顯擢要任豈願問哉而公終不以彼易此則甚矣公之行爲不可及也子將以公之行爲人子勸而以自勉焉故書其後如此

宋文修廬次集題後

二宋之毀吾聞之矣愛之者不勝憂稱之者不勝嘆也今
觀文修廬次之詩有不暇憂以嘆者甫展卷而悽然之色
若接吾目愴然之聲若入吾耳惇然之神若觸吾心不能
卒讀輒掩卷而起已取而讀之又復然至于再四而未已
也然後既嗚呼詩之感人一至此乎抑情之至者其感發
在語言聲響之外作者與讀者俱不知其然而然乎然則
向之憂且嘆者見孝子之貌而吾於是詩見孝子之心也
夫忠孝異名而同寔也余生乎不能讀離騷每一讀之則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藏 蘭雪齋 本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七

蘭雪齋 藏本

煩冤侘傺者竟日然恨黨人之媿樂對靈修之數化慷慨
不平之氣勃然而生固已散其鬱抱激為變徵矣未若參
我一篇陟岵數語令人誦之竟銷釋之氣盡也夫孝子自
寫其心而嘉慶者與愛日之思惟憂者懷風木之痛然則
孝之感人固甚于忠哉請以質之文修其以予言為然否
也

五芝樓文稿題後

右文一卷計如干首姑丈紀劇亭先生自訂所為舉業之
文而藏之家者也憶予童少時日夕省姑母與表弟寅東
戲各矜誦習角所多為勝汨汨如瀉餅水姑丈聞而憐之
贈以昌谷詩二冊當是時家門方鼎盛常於筆花軒蒔菊
百種花時招近局觴詠彌旬姑丈才思敏絕鉢響輒就往
往屈其座人一時流輩莫不歛手相讓予既稍長知為文
玉霞村先生戲社南樓名雋畢集于遂遂占末席諸老宿
心輕之姑丈獨以奇俊見賞每曰此子咄咄為求逼人凡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藏 蘭雪齋 本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七

蘭雪齋 藏本

所為文嘗與商榷忘年與分務盡人懷其虛衷雅量如此
庚午闈中以元擬復失之然喜子之獲售不樂於中為文
益刻厲曰失得偶耳意中人得之詎庸非吾得耶一日呼
予過五芝樓案上積卷帙尺餘皆平日所讀文率手鈔者
謂予曰吾病文思之綺而不清母乃多為累乎取火悉焚
之烟漲天予是真心孤詣窮文境之變當其興酣掃筆聲
震千言如高山出泉風雨雜至若乃含毫邈然神遊象表
筆蹄兩忘手心俱化一語不從人間來也有時鬱勃淋漓
霞蒸雲轟忽而歛息屏氣如蒲團夜寂爐氣欲殘希乎微

手鬼神不得察其解也自是知者愈希向之歎手者琴非
笑之而家亦益落不自存授徒四方又以方柄多齟齬而
襟度超然不以屑意獨以文自娛所作益多歲乙酉受知
于高芸軒先生魁其經累上春官不第子之齒少姑丈一
十年其窮窘同其久阮名場同其艱奇嗜古不顧世人之
非笑同子猶九尅而特一遇而姑丈猶舍其璞也年且七
十矣豈遇合之夙暮果有司之者歟抑孤情絕賞自古爲
難不遇其常而遇者其偶也一日稟文稿手以示子曰子
之爲此其勤且苦子所知也序吾文者莫如子子受獎誨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圭 蘭雪齋 本
垂三十年其敢以鄙言爲弁然自董少所記迄于今情事
歷歷未嘗一日忘輒畧述之以志子與姑丈情好之篤有
出于懿親肺附之外者又于今昔盛衰之際不能無慨然
也

郭善夫去思碑詩冊題後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輒見思兩言耳循良之治悠然可想
至峴首羊碑過人墮淚去後之思不煩辭說千載下但覺
風流未遠也後世勦襲轉成弊俗乃至無地無官不貽災
珉石紛然林立郭外令見者厭唾不忍視遂使古人佳話
妙跡塵穢都盡今延人所立郭使君碑獨能令過客詞人
塗覽低徊慨然成詠抑獨何歟豈途次風語感心觸耳碑
間幼婦之辭皆斑斑淚沁耶若然則過而覽者莫不爲之
躊躇而悽愴宜乎使君舊治重來感民情之厚次韻留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圭 蘭雪齋 本
而裴回欲涕也舍人回轡見壁上之作又從而和之古驛
荒途寒山片石逐爾騰韻流徽頓爾勝蹟都人士聞而和
者日多哀然盈帙于素而觀之竊謂得此可爲叔子解穢
沈出峴山真面目矣卽以之題於冊後

題熊齋秋江垂釣圖

有扁舟而釣于江上者烟波渺然其面目不可狎而識也其形神閒而遠彷彿成連海上之意噫此何人哉有漁父過而識之語人曰此夫少喜名俠所謂不侵為然諾者也早踐亨途符蒙大難其事友人實尸之歸自天津而後以聞則禍機已搆矣友人懼慨然曰忌我者唯余是求即言之不足屢其意徒兩陷何為吾終不言竟抵罪卒無所言已而友人與所親閒語及之人始聞之此人情之所難也厥後曾為朱邸客又嘗客于將軍積雪之家人皆以為遇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垂

蘭雪齋藏本

人聞之泛然而不應曰彼所言皆故我也今者吾喪我于是不留吾既與之偕逝今夫於世乎焉求又何患乎大力兮負山壑之藏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音

蘭雪齋藏本

題李璞庵小照

李子璞庵以其小照介孫君又璘屬予題纔展卷眉目聳
 頰望而知為璞庵也予識璞庵以去年四月亦又璘言其
 行義修潔故心儀之今覽卷中題贈多以陶彭澤相方豈
 以其嘗為令移病歸來遂附之五柳門庭歟然吾聞璞庵
 之起也以孝廉方正 詔赴 闕廷 聖天子賜見
 便殿時同舉者十四人 上親擢為令者二人耳璞
 庵其一也餘皆授學博然則璞庵受 恩特達固不與
 靖節等分符龍城士民安其教令去之日祖送塞途璞庵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美 齋 本
 亦賦詩與別情懷悽悽時上官慰留不獲莫不嗟而惜
 之詎有鄉里小兒作書郵面目相逼耶今璞庵顏沃丹鬚
 蒼奕奕卷中人故無恙也而安于隴畝衣食無再出之意
 予竊疑而不得其故又璘曰璞庵退慎人也家本無贏營
 授生徒自給而奮身力用積有中之慮初被州里察舉
 苦辭不能免既 召見授官每惕惕不遑寢食日臣無
 狀何以報稱孤 恩尸祿生有餘愧矣若有重憂于其
 心而重負于其身者故不能不病病不能不去官至肅人
 之安于令上官之信于令璞庵不以自安而自信也予嘗

徵其說則曰令之職匪直以篋篋刀筆應大府之徵發期

會而已吾民果有以自食耶吾地之利果足以食人耶何
 以俾其不逐奸利而食不之也民心何以優薄廉愧何以
 不復父兄骨肉何以不相收恤富貧何以相役強弱何以
 相凌吏胥何以力勢過官府人倫乖紕何以仍齒衣冠狗
 鼠偷竊何以重煩案牘官是縣者以知為名吾知蕭吾不
 知蕭也多矣而第曰蕭人安我上官信我遽訑然曰蕭之
 事子既已知之矣因以苟冒其祿而為幸其速化焉仰惟
 聖天子勤求民隱慎擇司牧之盛心豈端使然哉一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美 齋 本
 念及此怒然懷疚就閒釋負而後思始去予聞而慙之璞
 庵之病也今人之所不病也而祿日以崇而貌日以充而
 形日以倨而氣日以矜然其神者不與也苟圖之以示其
 生平之舊將不識其誰何若璞庵以病去官其病病者未
 嘗病未嘗病者神也圖其神則無不識者璞庵自視得其
 故我吾輩視之如對故人也又璘曰善即次其語而為之
 序

陸筠巢小照題後

世之人往往令人圖其面比櫛鬚頰較量看疑唯恐其不肖也然而顧陸復生窮思殫技卒不能有益世人有種種面與接為變或熱也如日或殺也如秋或悽然若啼或猶然若笑或訕訕而似拒或欣欣而似迎機發操于勢力態色幻於俄頃今乃使之具衣冠而坐看目口耳各復其故而從旁執筆摹之縱復極肖見者不識見者見其變面未嘗見其常面也吳門陸筠巢予與之游五年矣始終作如是觀筠巢之客于津十年矣與之游者如予什伯而未已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老 蘭 雪 齋 藏 本

亦始終作如是觀且夫十年之中所接達官富人與夫四方之游士墟市之孤寒方外之幽逸狹斜之年少華堂舞席詩場酒社禪榻道院氣而矜者綺而市者禮而俗者俳而謔者寂而枯者百方陳乎前而筠巢總以此面對之不沾沾而喜不倖倖而怒苟非心超乎形勢而志齊乎得喪何不改乎此度也年六十友人命工者圖其面而其肖見者無不識之各為詩題其後積成卷軸予不能詩駢記數語于末見筠巢生平無兩面後之人相筠巢之面者可以知其所養矣

題潘平山小照

先生人莫能名其質也特以其形目之故儒者見之謂之俠俠者見之謂之儒隱者相遇于方之內而游乎方之外少時有友當遣戍亡命父子相扶挈而來求舍先生與之田廬而匿之久之為怨家所發幾獲罪然卒振之俾安行達戍所先生好客客至呼酒飲極歡盤榻屢進竟夕或值匱乏則夫人及諸子典衣供之先生不問也喜饌適于貧故平生無長物而意氣豁然不以有無措意張他山者畸人也彼髮跣足行歌于市嘗赤體卧雪中或鑿冰而浴兼旬絕粒人與之食食兼數人性嗜酒呼酒為風醉則作長短歌贈人語不可曉然往往奇中金撫軍好道家言求見之輒避匿獨暱就先生先生亦狎之每與談經世大畧古今豪傑所以成敗奮髯抵掌辭氣激揚感慨他山則引滿浮白酣然相對所贈先生及諸子歌辭甚多先生于四人長南垞氣骨雄俊如太阿出匣光霍霍逼人次大川抗直無枝葉而性一往獨至次南溪落落無近情人不得而親疎之南垞與予同年交最篤大川南溪予皆第畜之獨未見其季耳夫蛟龍所生必深山重淵然後能蘊其奇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天 蘭 雪 齋 藏 本

怪而神其變化三子豪俊若此則先生爲人更何如哉十
茲圖觀先生之貌參以平日所聞于南垞者可以想其髣
髴然終莫能名之先生號平山豎之清鎮人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无

蘭雪齋
藏本

題汪野夫小照

六百丈皖江一曲也有一老人獨棹小舟嘗以雪中垂釣
古柳下其人癯而頽然頰頰間具有邱壑目深碧爛爛射
人往來估帆或窮途客昏暮抵此甚寒天風驚濤忽起往
往依之以泊老人與之者飲偶言前途夷險語多出其人
意外初不信之然輒應南非之人咸共傳說于是過六百
丈者無不繫舟古柳下冀聞老人之一言多不遇無意則
又見之已乃隱跡不復見人皆疑而怪之或以爲仙好事
者圖其樂而傳焉有識之者笑曰此桐城汪野夫臯也問
途者自神所遇多與之爭旁人疑信半旣而野夫游京師
居然柳下老人也轉相詫語造而問途者踵至野夫曰余
將復入畫中隨忽不復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无

蘭雪齋
藏本

題朱奕韓小照

此朱子奕韓小照也方今 上嗣位之初奕韓條奏時
 事幾萬言詣通政司上之通政使大駭拒不受奕韓侃侃
 言 聖天子新政明作欲周知四方利病言路當大開
 矣公等尚泄泄耶某草莽臣何所冀誠願効其一得為士
 大夫先如候虫應時而鳴耳公司喉舌乃欲率天下默公
 獲罪不久矣遂拂袖去當是時人皆笑其狂生已而 詔
 在庭諸臣雖無言責者各以所見奏 聞其可者立見施
 行于是國計民生幾無遺策人又以服奕韓之先見也于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圭 藏 齋 本

識奕韓于圖園先生真州署中温温恂恂隨諸賓友後載
 筆記籍而已初不可否事及圖園入都部督交 勢益岌
 岌矣而計畫條答皆出奕韓機敏從容常若無事圖園乃
 嘆知朱君晚也於是奕韓名大著諸大 幕中
 邀以重楮奕韓笑曰我為張公來不終而 謝之
 不令圖園知然子固知之久矣圖園事 召
 見便殿嘉慰備至賜第資金以旌其廉擢 鴻臚以休其
 病而圖園以年滿七十致仕去人皆高其節然亦奕韓贊
 決之也圖園未行前託奕韓赴許州佐王刺史於二受代

許為入黔道所經王刺史留奕韓住俟張公來取別奕韓
 不可趨駕非來過圖園邯鄲道上話一日乃別去其為人
 有終始不苟去就如如此今將歸江南來別余出小照相示
 索題有同年生潘元亮蔣惟玉句在焉予不能詩聊次奕
 韓才識節槩書之于卷俾覽斯圖者知水邊樹下科頭跣
 足人其平生大畧如是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圭

藏

齋

本

題蔡中山小照

以此貌中山可謂得其似矣曾是以爲中山乎雖顧陸爲之亦似焉耳矣其挺然而不回介然其不可移者非筆墨之所可傳也然善畫者每寄意于所貌之外峩峩長松稜稜孤石而以中山位置陰坐其間吾烏知畫者之意之不以松石之挺然介然者傳其不可傳者耶貌得其似合吾說而觀之可以得其全形神宛在雖謂畫者爲顧陸可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畫

蘭雪齋

題繡峰負米圖後

右圖一卷繡峰自寫其奉母避亂石城負販往來弛擔中路之狀也倚巉崖陰古木敝衣見肘草屨躡決重顛蒼顏厥容宛肖然以年計之繡峰是時纔丁七八耳而圖中人則居然今之老畫師何也繡峰之父不逮負米之養每悵然心悲顧猶得奉兩母歡雖勞苦倦極訴訴有以自樂也母沒之後暮之老而不衰回首涕淚求如石城時負販供甘旨邈難追矣故圖以志愴而當時面目既不復記憶乃圖今狀亦足見其形雖衰而心尚孺精神未嘗一日不在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畫 蘭雪齋 其母之左右也此蓼莪之痛南陔之義也繡峰既壯遇異人授傳神之技以筆墨遊士大夫間其爲人真率恬泊士大夫皆愛重之家以小康母之奉養備且得善地葬其懸棺卜有一世來京師預校理纂修館受品服以歸繡峰之先至其父四世俱以明經爲廣文家饒財甲於一邑賊逆之亂籍富人充餉家破父憂積卒乃身奉兩母逃去間行攀緣山谷間遇絕險兩母悸眩不能前繡峰負以過蛇行猿蹕瀕危而脫者數矣同行之人皆曰謝孝子云其童少時便能作畫意與境會即寫以自娛竹樹水石尤工在石

城管畫數紙持入市終日無顧者不得已乃隨人負販奔走數百里饑渴寒暑諸苦備矣然卒賴畫以康其家以養生送死庸詎知負擔之苦非天之所以試孝子而堅其志歟覽斯圖者烏哺之情可以油然而興矣繡峰名冢閩之連城人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畫 藏蘭雪齋本

題秋江月夜舟畫卷後

嘗誦詩兼葭三章蒼涼綿緲恍然身坐江天煙靄中荻葉鳴風秋容染水不知所懷何人第覺一往情深我淚為之涔涔下也欲得工畫者圖之為千古懷人寫照然境過清秋既晚悅恨增欲迢遙焉泊蘆中人豈非窮士乎辛丑九月客真州園園兄出畫卷見示題曰秋江月夜舟自為歌行賦其事復綴以近體三首結念燕雲關心蜀道溯洄宛在雖以予之不肖一時頓生羽翼來自楓林共茲江月矣反覆循覽能無慨然諦觀其圖方不逾尺而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夫畫家寫秋易而寫新秋難寫夜秋尤難益搖落可貌以蕭疎而清明猶未離乎蒙密也今則意取微茫態兼濃淡波光增明林葉生影帆懸風正舟靜人閒居然遺世獨立望者以為登仙非復石瀨飛龍弔靈均之蕭瑟者矣再咏公之詩如列子御風安期渡海迴視九點烟中尚不忘其塵侶臨風悅兮浩歌君誰須兮雲之際也僕本恨人結習月愛逢秋傷別尤難為懷自茲放舟而南蒨蒼露白江月窺人阻長之感畫中人併結為秋夢矣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畫 藏蘭雪齋本

題駱子墨扇頭

駱子淦人少有雋才性洒然離俗所著書等身為詩絕警
敏南壯士大夫多知之者然頭鬚且白方層層為人記室
四月至此叙數年契濶不以遇之不偶戚其心獨欣然述
所得新知某地某最賢某地某也才出其贈答之什以矜
于人如米襄陽誇石者大抵皆江淮間幽閒客無一達官
貴人然駱子平生所見許達且貴者不少不過得其一言
之譽即激昂感慨誦之不衰此外不知有求其推挽及干
澤事故卒不得志可以覘其所養矣今又逐人行旆將出
都來告別余既歎時輩解此人而又恨前期之未易下也
率題數語為贈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七

蘭雪齋
藏本

書杜工部小園詩後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禁春深買為花秋庭
風落果濃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此杜老小
園詩也首二句言本非我有水原巫峽家自楚人說得地
非天南真如風馬病中需藥偶托行踪春日逢花忽發高
興誰知一為已有遂爾頓被所牽風雨關心歲時榮抱可
悟人生婚宦大抵如斯一線相千百端纏縛若逐所由來
思其本自豈不真成可笑耶省綠減業雖妻子田宅可以
例視矣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七

蘭雪齋
藏本

跋曉巢名字詩後

子別東溟老人四年矣時時夢至老夫村浮白劇談如平日今晤曉巢矯矯如雲中鶴雖在人耳目目前終非近玩因歎仲容之干步兵趣舍雖殊風味則一固宜並在竹林之列東溟詩予為之叙曉巢意以為可乃以名字詩一帙見示風格大類昌黎而譎誕宥幻則蒙莊之汪洋自恣也婉約幽沉則左徒之托物比類也東溟善為語其至者似易林下亦不減子夜讀曲諸篇所謂寓言十九者近之曉巢名字釋以離騷正則靈均美人香草豈異伊人固是一鳳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毛 蘭 雪 齋 藏 本

耳善相馬者畧其毛骨取其神駿若恤若失若滅若沒者野馬也隅目聳耳豐臆細尾者廐馬也然而加之鞿勒皆可以涉瑤池奮其著鬣皆可以伏虎豹予于一龍固不岐以力之內外矣曉巢寓僧蘭一日造之秋花滿院並其手植壁間自題種花詩一首力追陶彭澤子笑謂之曰君風致不忝前輩惟飲酒不及官田種秫差少此一節經營耳曉巢設酒相留予傾觴引滿而主人酣適之味乃過予客不覺輒醉踏月攜手出寺門忽憶津門與東溟飲香林院中酒散時呼小艇過河風露冷然烟光無際恍然者久之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圖二十有四邦江陳君農為之圖各有辭說一答問十有四則龍標張公圖園之所作也古孝子心迹及所以聖俗教家之意亦既深切著明矣顧古之言者必身為之質使人誦之曰其人如此故其言如此是必不可不如此也夫然後慨然而興翕然而信且從否則疾呼之不應也公既以清節聞天下 聖天子辨官論材以為衡度焉先是辭泰州之命爭吏部堂上卒廻 天聽得終喪一時卿大夫爭識其面顯揚光烈可謂卓鑠矣至於庭闈孺總晨昏之節竭力極誠于古人負米嘗藥懷橘扇枕之事至性冥合世或未之知也太夫人暮年病嗽積歲不差公臥床下一聞發聲輒從睡中驚起效格格相應為助後得一方膏金櫻子餌之良已身自採掇叢棘中豹子突出公初不識亦不駭聞邊人言始心悸繼復入深箐陟層崖野雉驚撲以為豹也愕幾墮崖下太夫人既即世行道見金櫻下馬伏哭且再拜曰是嘗救我母疾苦離離者如昔也採之將貽誰耶奉太公正垣先生色養備至丙子壽七十有八公開筵徂召族黨演劇為壽甲申子第更起登壇博太公

歡暢酌各進終日無語... 也是皆而順者誰父老口新來子第欲奉一饌公賜珠...
 航前臨太公熟視之始大笑曰元乃太劇欲效來子舞乎
 是夕歡飲至醉公之承顏娛意皆此類黔楚間人名往能
 言之子獲交于公久情同弟兄故知公家事最悉聊述一
 二俾覽斯圖者知公之綴辭雅詠皆以自道本懷而粉墨
 崢嶸不過假其生面夫亦可慨然而興矣雖然予為此言
 子則滋媿先人見背時笑語未終大期忽至身為人子
 未獲一夜卧床下奉湯藥終天之恨沒世何追而老母在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五 呈 蘭雪齋本
 堂年已八十有五數晨夕怡心顏尚懼日月之馳乃復饑
 驅二千里外廢定省于行塵繫慈懷于蓬轉非人非子其
 于公之賢不肖何如也

陳學士文集卷十六目錄

文安陳儀甫著

募建陝河龍祠疏引

蘓橋觀音寺募建大悲閣疏引

重修張相公廟募緣疏引 代王仲平

陳母張孺人八十徵詩引 代潘元亮

重修姜氏世系引 代母舅仲立

旅集小引

七夕上天孫戲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目錄一

蘭雪齋本

朝陽補衲贊

吳濟庵明府像贊

查母像贊

記病中所見

記龍東漢生日

記陳王義事

十月十九日午睡起示同學諸子

生日示諸門人

八月念七日被酒偶書

破疑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目錄二

藏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十六

文安陳儀甫著

男鳳友孫雲校

疏引箋贊雜著

募建陡河龍祠疏引

陡河其源館水出遷安之館山屈曲演漾歷巖入豐會九
 派為一流經唐山之麓而益大山下泉聲淙淙然舊聞七
 十有二今可見者十餘而已山上有龍祠祀像五其位于
 右者風貌毅然土人言自明天啓間燕山漲至開平居民
 卜祠不許卜祠于唐山吉遂啓宇奉焉靈異特著所報者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藏蘭雪齋本

無虛月祠僧乃擴其宇而增設四像是後盼蠻稍衰云去
 歲五月既望予以禱雨拜祠下私祝于神明以為雨禁絕
 重若不獲請則發水盈河以資溉注越三日微雨又十日
 而水大至營田十圍決決鬱鬱自是經旬即水至雨亦弗
 愆歲以有秋凡我農人咸食神惠乃進其髦耆而告之曰
 爾田爾里故濱海之沮洳也萑葦之宅而鼉蛇所游雖有
 墾菽十不稔二三自雍正四年春 賢王奉 天子命
 來咨來度沿陡河之濱戾止茲土謂是于田為宜既奉幸
 可乃出內藏為之開築引流成田歲以遞增以圖計者十

以畝計者五六萬而未已八載以來種積場秬稻滿家
 公私給而俯仰裕如無一非 帝力也而古以爲神之
 鼎惠卽于是乎在失聖人利民之道必相水土自然之利
 因而成之若此地而無陡河則焦礮斥鹵之區耳雖欲引
 灌安所取而給諸今陡河自唐山來遠匯衆流近挾諸泉
 至十家沽以下而紆繞繁澗左環右抱故爲畱頓不肯卽
 行以供人之挹注雖園圩未建而形勢固已宛然矣是以
 賢王一見而畱意營田增廓而皆成茲陡河之神預設
 以待盛世之經營默相而成斯民之樂利也然則食其德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二 藏雪齋本
 而被其澤者其可不思所自哉父老多士咸曰唯唯吾儕
 蒙休于茲河欲祠而祀之也久矣第未識陡河何神祀將
 誰主于應之曰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神井靈湫皆著
 記載况茲河之澤民潤物佐 聖天子愛養元元功施
 顯著者乎且唐山之像浮水而下擇地而居興雲雨吐淵
 泉又已彰彰如是而山僧愚朴無識妄增像設夫神有專
 司自宜特祀而像具五方神之所以不享也年來功德加
 于此地者獨厚毋亦神意欲敬宇于茲乎專爲之祠卽肖
 唐山之靈貌以爲之像或亦神之所樂居也衆意欣然請

陳學士文集 卷一六 二 藏雪齋本

蕪橋觀音寺募建大悲閣疏引

縣治西北四十里岸大河而居者千餘家曰蕪橋以宋蕪
 文公洵得名相傳公嘗為文安主簿今猶像而祠之而公
 集巾無一語及文安何也幸未壬申間予嘗往來其地虹
 隄偃波古柳覆渚河明閭井門繫舟航引津海之估帆集
 樂湖之魚蛤雖風物不及江南固已擅一邑之勝矣徘徊
 移日晚悲觀音寺與老僧話蕪公橋莫知其處周行寺中
 殿廡門垣弘鉅不類葺祠問所由來則曰故老之傳與蕪
 祠同其久遠經始何年不可得而詳也予不到蕪橋垂三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四 蕪 雪 齋 本 藏

十年昨歲舟下淮陽所經地有類蕪橋者而琳宮梵宇樓
 閣參差照水流丹清輝掩映瞻矚之下心神洒然因思勝
 地名區由人構設苟聽其蕪沒則荒江墟市觸目悲愴過
 廢寺而問南朝曷勝煙雨迷離之歎然而廢興有故各遭
 其時而然非人所能為也正月二十九日有必羅欵門來
 見則蕪橋觀音寺主僧照珠之弟子求作疏引募建大悲
 之閣于寺中間當年老僧則化去久矣徵建閣之緣則曰
 吾師自住此寺若有警乎寤寐默自發願未以告人而邑
 侯楊公以迎 鑾詣寺觀其傾圮慨然者久之珠咨稟

所願如契夙心人天意符功其可幾予謂之曰感應之道

微渺難測人事之會信而可徵昔吾師蕭山張公蒞茲邑
 百廢具舉城垣樓櫓學宮署舍犁然新矣而鄉曲之間枉
 梁祠宇莫或督之人各相率無不修飭于時屢豐入吾境
 者皆曰樂園忽忽三十餘年浸廢不治今邑侯精敏明作
 小夫之務綱目畢張方且振頽情修廢墜興文獻前人之
 闕次第就理而汝師之願適發予是時夫上作下應不介
 以孚里社之間亦將驅理溝塗成梁除道而以其餘力修
 列神之祀崇象教之觀且今士膏動矣來牟徧四野將受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五 蕪 雪 齋 本 藏

厥明庶幾有年閣之成也其何難之有他日子再過寺門
 振衣登望俯橋帆之如林覽閭閻之撲地鶴飛非渚漁市
 南廬其與江淮之間風景何如也至若大悲現化遍滿十
 方人各施心是名喜捨則照珠自能言之矣是為疏

重修張相公廟募緣疏引 代王仲平先生

距縣治西北僅三里曰相公莊以唐幽州節度使張公仲武得名公屢破回鶻功高大中元年加同平章事其稱相公固宜莊左有祠祀公祖銀青光祿大夫仁憲祠非道旁有碑歸然李儉為之銘叙世次官階甚備按仁憲贈止工部尚書未加中書門下之號而土人亦曰相公廟何也豈仲武勳名卓鑠不顯厥世故重公者稱其官以榮其祖歟抑幽州一道縣所隸屬而非近關隘蕃部出入殺掠無寧歲公以雄武奏其壯猷所摧破者七千餘帳拓疆千里井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六 蘭雪齋本

中古棗根株悉亡為之惘然增惻即欲借而復之力薄歲歉常苦未能然每懷悒悒如有負焉憶昔先廷尉嘗新斯宇課余兄弟讀書其中春秋佳日杖履時及數十年來累形憂寐今予已七十有三矣闕茲弗為終恐不及故悉力以為之先而鄉之父老來言曰相公之神福我生繁不知年矣自廟貌之廢祈報漠然無向朝夕過墓道瞻豐碑輒欲流涕誠不自知其所以也聞公有意受神之靈眾情奔踴奮鏹之役誠無所愛其勞予惟名蹟所留無廢又禮有功德于民者沒而祀之公之功名昭灼史冊其德于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七 蘭雪齋本

斯土也久而不忘一碑一祠色乘借以為重而千年勝蹟一朝聽其湮沒斯亦士大夫所共悲愴也用敢疏其事以告同志為之協力焉

陳母張孺人八十徵詩引代同年潘元亮

世稱婦德率溫惠淑慎以為賢乃若識章見遠為丈夫之所不及者蓋往往而鮮也詩列周姜仲任太姬歌詠彬彬突然孔子論列十臣待邑姜而後具則其才識計畧寧出呂周召畢下哉而詩不之及何也史傳記婦人之奇者代不乏求之近今耳目所及有限必多湮沒而不章者苟有其人所當表而出之以備史氏採掇登諸簡策不宜聽其泯泯也予嘗與同年陳子翹論次所聞因得其伯母張孺人數事欲為文紀之而今年十月十有三日孺人壽登八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人

蘭雪齋藏本

十同里諸君子將博徵篇什為兜觥之介屬予為之引予不能為駢辭且欲以著實行也遂據所聞質言之孺人前鄉貢進士璧輝張公之女冠軍使獻廷陳公之婦也二公同居京師相慕悅為婚姻當明之末造國步將蹶而舉朝泄泄每相對扼腕流涕及懷宗殉社稷天下無一旅勤王獻廷公奮不顧家陰結豪傑壯士五百人間行出關乞師本朝誓雪讎恥而王師方入討賊途遇之命為前驅賊平論功授冠軍使協掌鑾儀事階正二品而璧輝公自是杜門不復與人問事矣孺人通敏沈毅舉錯出人意

表獻廷公每奇之曰吾子子立且忍不祿了我家事者必

新婦也獻廷公有女歸黃氏舉一子而寡黃姥繼室也翁

沒而姥之于婦女夫羣伍以處將不利於貌孤是時獻廷

公夫婦皆下世孺人亦已寡乃請陳氏長老語黃氏曰姥

既有子女之奉矣未亡人不宜共此宇也請暫歸以遠嫌

器什財賄唯姥用顧黃氏有遺胤田廬貨肆之登籍者願

無預遂收其券而以姑歸同居十年姥沒孤亦成人乃返

其家富完至今璧輝公之子名正宗 國初為侍醫事

先帝被寵賚王公咸敬禮之其術若神孺人命子受方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九

蘭雪齋藏本

正宗無嗣盡以篋中書授焉孺人嘗曰生世不可無益於人入有疾苦救一劑立起之於吾心獨無校乎故諸子多知醫而其季聖虞特工有求者立赴日策馬歷數十家無倦色或酌之則大怒絕去不顧獨性好酒諸被活者爭以遺之積壘豐高於屋奉孺人居天津使氣陵其豪皆伏懼而家益發以色養母子之間忻忻如也獻廷公歿時所遺邸舍貨肆之入歲猶千緡孺人以孤寡持門戶振貸親黨無虛日嘗夜有偷兒入既就執家人將以詣官孺人曰即到官罪不至死其仇我深矣且庸詎知官吏之不與賊為

市而籍我乎貽以一緡縱之逸後京師詔言封井民爭取水相蹂踐孺人家方無以溢米忽有一人指揮擔夫以數十甯至注囊益皆滿其人自言我拉自立也前二十年為偷被獲感夫人活我今作步軍校矣聊以此報一緡之賜康熙十八年七月地大震比舍傾圮有盡室覆壓者人心惶悸不逞之徒乘以劫掠孺人傾篋付典庫質錢積門中募人掘被壓者所活數十百人自是夜戶不閉而羣偷相戒無犯或為之守閤焉孺人謂諸子曰孺子刺舡以脫禍而獨不聞之乎典庫之為我守也固矣而得錢可以活人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十 蘭 齋 藏 本

夫傾覆之灾行將及我我生之不遑恤寧能恤此長物耶後貨肆同火或謂主者沒其入而以此為之辭也當直之官孺人不應自是家中落而處之澹然猶龍勉嫁親戚孤女殯其沒而無歸者十餘人不以有無為解諸子皆能體孺人之志敦睦任恤終身不析箸伯仲早卒兩弟撫其子女若所出孫素若年補博士弟子能詩琴漁洋山人風韻殊似聖虞子也予謂孺人才識卓犖如此惜其不為丈夫無能表見當世然丈夫之不及者多矣詠歌而表章之風雅滋不媿以視夫無質而為之文者其難易何如也

重修姜氏世系引 代母舅仲立

姜氏之有世系也曾叔祖穆虞公寔創修之當是時姜氏之居此土七世矣遠祖從遷及始祖所以內徙之故具原序中蓋距今七十餘年三易世而及小子相其間之中道歿者絕者貧而流散者不知其幾幸而存有嗣續守邱墓者寥寥然而又衰老窮愁恐且暮不可為諱遂使七十餘年之間三世之昭穆湮而無紀則後之人欲聞名字而不可得况其支分派合之詳哉每與從叔天六公興言及此未嘗不相對流涕也仰惟我高祖中丞公起家縣令為侍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十 蘭 齋 藏 本

御史歷中外遂持節撫鄖陽德澤在人功名書太史氏而曾叔祖掖縣公成進士才名震一時我祖太守公以萬曆壬子雋于鄉叔祖司李公復于崇禎丙子雋焉數十年之間科第蟬聯才地為一邑之最雖諸親肺附亦皆登魏科躋清要然當時名公卿稱濟美者推姜氏此穆虞公世系之修所為拳拳懇懇誠後人勿藉姓以貴也泊乎今日姜之為姜尚忍言哉大父行之不嗣者數人矣父輩之不嗣者亦數人矣先府君強學勵行壯年賣志以沒諸伯叔之年及乎甲子者蓋寡矣六十餘年之久困于舉場者二十

餘人無一獲雋者至于今為諸生者不三四人讀書之士
 第不十人焉而田無中產居無完宇飢寒轉徙不知去在
 者多矣至于殘廢衰窮不能自存如小子相又其最也每
 中夜念之徬徨起坐不恨其身之窮老以死而深恨祖宗
 之緒將遂墜而不可復振則九原之痛不知何如也豈不
 悲哉然嘗聞我祖宗保世以忠厚未聞有所崇侈其後不
 宜終廢倘有能奮然樹立振今日之衰紹當時之盛者則
 姜氏不終于如此未可知也而七十年來昭穆之次名字
 之詳缺然弗載後世何述焉謹與天六公諮而錄之圖次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上

藏 蘭 雪 齋 本

準舊凡若于世嗚呼穆虞公修于全盛之時所以望後人
 者如彼其切也而況今日哉

旅集小引

天涯歲暮樽酒為歡客既聚萍主亦逆旅踈燈自照各無
 愧影之人稱心而言共有忘天之樂十七日則崑山方位
 成主之十八日則宛平楊可久主之為之客者舜水李霖
 臣大興秦師劉文安陳子處也天津朱潔臣方歸自滄州
 次夕與焉感嘉會之不常而游好之易散也各題數語書
 而存之時丙戌嘉平月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上

藏 蘭 雪 齋 本

七夕上天孫牋

雲連別浦映鳳幄以斜飛月掛初弦照翠輦而徐度值天上
 雙星之會牽人間離別之思粵稽鴻烈筆言長生成話
 乃知停梭帝子近隔河干又聞責息天公取償織室夫何
 練光一線永分靈會姻緣安得榆莢萬緡便贖仙家眷屬
 待新秋而乍合不斷情絲感良夜之易央仍懸泪眼雙飛
 靈鵲橋通比翼之津九曲銀河浪拍迴腸之岸雲錦七襄
 而不偶豈化工不重文章錢刀一負而無家是真宰亦輕
 貧之况于茫茫塵世擾擾羣生積學者窮組文者賤黃金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西 齋 雪 齋 本
 有翼白雪無聲不亦宜乎乃有閨婦停針才人乞巧豈知
 天街欲曉車脚難回詎有心情而暇及此某貧同南阮客
 寄西堂身是蠹餘空曬日邊之腹家從別後誰懸樓外之
 禪阻帶水之盈盈蹙眉山之蒼蒼夜窓絡緯催殘心織之
 程朝井梧桐飄斷題秋之葉家山入夢節候驚心敬製新
 詞用抒秋恨感人天之一致歎離合之齊端伏願永斷杼
 機散天章而還太樸快呼精衛填雲漢而昇玄同破此間
 關消人離恨謹奏

鄂陽補衲贊

四大非有衲將安施積藏磨衲不見印師如來傳衣不垢
 不壞不鈎不絡不裨不襜我問尊宿宿手度金鍼拾殘補缺
 綫蹊是尋汲汲彌縫同魯中叟纂組千衣被萬有何如
 東君雲衣霓裳朝青莫白舒絲發光尊者答言我作佛事
 綻衣禦冬持鉢貪饒大眾問法拈布吹毛謂予不信請問
 鳥巢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三

齋 雪 齋 本

吳澹菴明府像贊

士大夫一涉仕途。便如俳優登場。幻出種種面。雖親戚故
舊。已不可復識。欲使工圖之。未知如何著筆。澹菴兩宰劇
邑。挫而復振。所更變態多矣。而本來之面。依然在也。是則
可圖也。嘗聞澹菴減其產千金。急兄之難。故人非罪去官。
有折米之償焉。以告。則輟百金界之。其行義有足多者。為
治務大體。以息民為本。雖節目或疎。而惻然不忍之色。中
心達于面目。賢于世之所謂能吏多矣。于彌節于茲。與共
事者三載。始終皆此一面也。乃為之贊曰。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六

藏 蘭 齋 本

桐陰茂。豫幽蘭芬。馥散髮披襟。對此澄穆。拈花忘嗅。手書
罷讀。聲杳塵外。超然意足。心忘機械。面無委曲。盎然天真。
貯茲便腹。

查母像贊

抗風霜茹荼蓼。崎嶇一節撫遺孤。而聿觀厥成。走塞外數
百里。排雲貫日。迴天聽露。龍顏而乞子之生。固宜松筠其
貌。水月其神。而冰霜其情如此。乎抑余窺之一。似重有憂
者何也。竊嘗聞之大智若愚。大勇若誦。大白若辱。道固委
蛇。無府謀而尸名不見。夫剛者折。廉者挫。成者毀。急行者
蹶。耶鬼神惡盡。造物忌盈。顧念厥嗣。如莫干之出室。誠莫
與之爭。其懲而愆。其後則莫若以柔行名之不可居也。福
之不可再也。賢母更事多而操心危。故形于顏色之間者。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七

藏 蘭 齋 本

圖畫之上。恍然見其精誠。

記病中所見

昔故人清淮子為予作一畫平林曲引小徑中通蒼涼蕭
 寂髮鬢路闌已夕草露霑衣時也一人馳驅凌競前却又
 于林盡處作叢薄掩映雖不辨屋宇而曖然有烟火氣予
 笑謂清淮幸賴有此不然向人豈不走入庾家墓林中去
 耶此畫失來近十載一日病中忽于壁間見之諦視良久
 不覺身入其中便騎驢進林林皆棠梨樹寔疊疊亞枝思
 小兒女輩皆嗜此何不折取貽之即有一人應手舉一大
 枝負之前行間之故是向人徵其名則故蒼頭劉欽也踏
 踏墟墓間落葉塞路蟲語幽咽乍歇乍續于是悚悄交心
 便窮其林得一村落家人具在方張燈候予晚食女琴友
 垂髻綵衫宛然十餘歲時也前乎取棠梨幼子主友趨奪
 之子誦陶句歸入望烟火稚子候簷隙汝輩何不遠相候
 亦知我適從鬼家門邊過耶時琴友正侍予病闕而驚問
 之歷述所見家人皆以為譖也夫病境迷離為幻為夢俱
 無足怪然夢者想之塵幻者真之影惟其所現何不現為
 苑之松枝之梧臺之柏勢門之槐柳而乃現為墓道之野
 棠霜林之小果趣兼人鬼家寄田園熱惱相空幽涼境過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大

蘭雪齋藏本

覺夙生之結習固然亦閱世之素心乃爾耶不然清淮子
 偶然作畫且不知流落誰家而尚能攝神魂于楮墨之餘
 亦古所傳畫景者矣時康熙五十八年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五

蘭雪齋藏本

記龍東溟生日

東溟生日香林抱甕道士王野鶴為之設醮拜章以祈壽考而為其招之凡東溟之客至者即留與俱東溟絕往還二十年固無客客不過親故數人而已予聞而造焉東溟方踞坐斗墟平臺上野鶴憑欄笑語見子甚歡不揖徑坐臺臨曲池水容深碧敗荷漂沉折蒲枯葦點綴如畫池南環以小山亂石堆阜居然有巒岫之勢發菊正開拊映兩廊間俛仰煥發若與客目相迎送余顧之怡然謂此地為壽乃大不惡然竊有感矣東溟踈蕩豪逸湖海奇士生于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辛 藏 本

天津五達之都人無知而愛之者獨野鶴以老黃冠乃為祈長年而顧天帝子嘗謂天津濱大海百川會注風潮吞吐沐日浴月鍾靈毓怪必生異人而所見無幾獨帆齋東溟耳夫才之生于其地也如山之有寶玉淵之有蛟龍也望之鬱然而秀窺之窈然而深雲氣光怪人不敢狎視然而木石欲擅其壑鱗鱗自以為祥不亦悲乎今帆齋已沒獨東溟在亦已老矣人猶不知寶而愛之宜野鶴之拳拳也野鶴素不許客飲是日為東溟破禁留連至暮迴廊燈火燦然星陳斗殿香烟靄如雲蔚歌童度曲平臺上清婉

悠揚疑非凡響與東溟攜手同遊恍在十洲三島矣舟人催渡猶裴裊不忍去蓋九月二十五日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三

藏

本

水

十月十九日午睡起示同學諸子

年來不能飲卯酒三數杯頽然就枕矣九月時在家連三日皆然今晨起胃中寒擬飲白酒一小瓊方引到唇而客至便相勸酬不覺過五七瓊客去思卧手坡僊集倚枕看十餘則而昏然入黑甜鄉矣在家醉卧嘗過晨養幼子雙福每將鬚提耳促之方醒今無人驚覺亦自醒起視牕間日影纔過三櫺耳豈此境清寒故易覺耶正昔日短今一日却作兩日過也頃在津門客至說閒話或到人家一併忙忙已消一日人常言靜中日月甚長信哉學次村塾便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書

蘭雪齋藏本

勝城市况遺世高人行則雲游住即水止心閒山靜便是長生矣子累重家貧行將作吏簿書塵土之間迴視此境又如籠裡白鷗夢眠秋水也人生往往捨現前而慕方來吾烏知方來之苦樂何如也爾輩身閒食足結伴讀書只此夜眠朝起手書口誦勤苦中味况亦已旨矣可得其如此耶

生日示諸門人

人情易厭馬齒又增老友相招濁醪與共庶幾絕酬對之迹遠炎寂之場森白髮之髯人嬸涼颺之泛座悠哉樂矣而諸君苦不相放強欲實之賓進進靡下之備儻而具食命坐中之筑音亦感人但我生之辰約分有限鷓枝鷓腹少溢為災今與諸君約費不直一金味無過五簋門前深轍迴長者之車簾外蒼苔印故人之屐造適而笑稱心而言居然措大家風宛是野人席上若復過廢物力勉致甘鮮頓駭充糶之腸便折食貧之福享受居以太牢是以已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書

蘭雪齋藏本

養養鳥也眩而不敢食翻然而遠舉於諸君何有哉

八月念七日被酒偶書

今世有奇寶二曰千里鏡能于千里外諦見人物髮若毫髮
髮攝之睫端曰纖微鏡一虱之細而鱗鱗曰目歷歷昭晰
苟無此二物則遠者必不可見而細者必不可分也吾輩
讀書當有此二鏡千古之上招魂攝影立我面前然後以
纖微鏡照之分肌析理章有幾句句有幾字是虛是實是
主是客是連是斷牛無全體指有螺文必能片片粉碎方
得忽忽神來是之謂天張聖歎云最忌將古人文字成片
讀過如此方不成片讀過也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未

蘭雪齋

破疑

目有赤青則視日生仰視燈重暈以語旁人皆不見五臟
亦隨其臟之所受各見鬼神物怪當其見之也確然現乎
前雖其父兄弟之親且信管解之以萬端而終不信也
青去而病已則未有不自悔且笑者豈獨目有青而藏有
病哉心亦有之心善援且善憶觸物而牽紛若萬緒于是
隨耳目所寓手之所觸足之所涉皆足以犯禁忌蹈禍機
而飲食之間衽席之上無不可以死其身而亡其家昔有
人醉踐瓜瓞作聲如蛙以為蛙也于旦寢夢皆蛙鳴而目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六

未

蘭雪齋

病以困又有人偶鞭其主爨之婢者竊疑婢之將醜已也
則身執爨朝夕感歷而煤鬚焦而食不果腹也又有人詬
其妻而懼其圖已欲出之而又懼其訟已也則割席分圖
終不敢近其妻夫蛙細虫也婢家畜也妻至愛也心有所
疑則瓜瓞可以為鬼崇臧獲可以挾鴛董韓幙可以伏于
戈推而之焉則飲食男女俱不敢不廢而屏其身於孤寂
開曠之濱然又惴惴焉恐蛇鬼物怪之竊肆其搏噬也有
是理哉有是理哉故辨之者不必剖其妄而折其詞但循
其說之所之以極其流之所底至于身執爨煤而焦鬚割

席分開食不映日妻不面身我足... 而閉門則鬼瞰
彼母亦嗷然天而惺然思返也夫君子治已而不防人省
身而不畏世世患中于未慮而禍生于無根吾幾見善疑
者之百全而無失也哉故除青者治其日已病者養其臟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詩

蘭

雪

齋

陳學士文集卷十七目錄

文安陳 儀一五甫著

瓜棚

立秋

閔雨

望盤山懷李處士

七夕二首

浣烟樓

秋齋月集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目錄

蘭

雪

齋

答紀德庸

浣行即事

晚眺

愔茗軒夏日小集

又七律一首

暮蟬

惜花和韻四首

贈門人孫思聰二首

代賀李生新婚一首

和紀德庸憶張園園之作

題靈應宮

曉行

夏晚望對岸漁村

平浪元侯廟

中秋東溟別墅

就菊

夏晚隣園觀荷

無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目錄三

藏

本

胡介省過訪邨塾賦詩見詒依韻和介

留題土城塾壁

朱乾御張鼎彝過訪邨塾即事分韻

遙憶

贈鏡邀林允修兄弟

邨夏晚涼

風柳

賦得深柳讀書堂

水中雁字

腐嘆

返綠

代濟顯堂贈武清章令二首

代贈某令二首

賦得游魚咬花影

壽宋赤霞

悼亡

中秋盼月

賞菊和韻二首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目錄三

藏

本

歸田八首

雨中夜坐

中秋同次辰孚軒兩姪飲岳家即席賦

中秋對月

秋海棠

咏中秋月

馬嵬

木末亭

並蒂蓮

落花二首

鄭執庵生訂印席作

五色鸚鵡

紅鸚鵡

秋日同龔隆吉邀宋樾恭沈礪房小飲寓齋並招王

受益楊淑雅同集

贈宋樾恭同季

閨中秋筠圃廷尉席上次苾遠少司寇韻

秋查雅集次苾遠少司寇韻一首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目錄四

蘭雪齋藏本

次受人扇頭韻

韓希彥舍人招同人小集即席次苾遠少司寇韻

又和筠圃廷尉

閨中秋筠圃廷尉招集同人飲柳塘書屋即以爲韻

各賦四章

殘秋月夕同人雅集韓希彥中寓齋以秋月如珪

爲韻和苾遠少司寇四首

韓舍人寓齋咏瓶中雞冠花

題中冷汲水圖

送別紀可亭表舅節答原韻

春水綠波

賦得幾處春鶯爭煖樹

山桃花

禁林聞曉鶯

黃崑圃前輩初度概謝朝貴獨款故人有感於中率

成一律

恭詠

聖製飛躍禽魚靜

恭詠

聖製漠北清塵解鐵衣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目錄五

蘭雪齋藏本

浴佛日

恭賦

御製水心山骨依然在

送傅天民遊天津三首

己亥長安清明

重陽前一日同人集敬事堂即席賦贈苾遠少司寇

春草碧色

同人集大覺庵送董雨若西行二首

咏洋桃花

筠圃廷尉席上咏海棠二首

上巳後三日秋查雅集次韻

柳塘書屋小集登前韻

賦得細雨扶紅上海棠

賦得春臺晴望

賦得暗養清音竹數科

賦得偶逢樵者問山名

題友人回帳

賦得晚涼看洗馬

賦得輕寒不入宮中樹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目錄本

藏

蘭

雪

本

賦得蜂聲亦喚遊

恭賦 御製晴雲越綺霞

御河新柳

恭和 御製巡于牙河建壩原韻

恭詠 御製年穀豐穰萬寶成

恭詠 御製村郭社鼓樂郊盈

賦得冰消浪潔魚吹沫

賦得北關晴雲捧紫闈

菊影

賦得寒裏輕重色

賦得榴花開欲然

恭賦 御製夾鏡平流花雨堤

遣興

哭朱潔臣孝廉

賦得孤峰入幔城

贈牛次經三首

刈菜行

重陽前一日同人雅集賞菊以綠葉雲布黃蕊星羅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目錄本

藏

蘭

雪

本

為韻各賦五言近體八首

代贈陸生

賦得欲告何人雨雪天三首

恭賦 御製月宇伴梨花

賦得孟夏草木長

咏芍藥

賦得一雨初消九陌塵

恭賦 御製澄波屬紫文

恭賦 聖製綠疇千頃露秧城

賦得穿簾小響雙雙好

春夜雪中卽事二首

賦得二月春風似剪刀

九日閒行

御河寓目

賦得露折寒英次第黃

送別程子東

春雪

賦得百草香心初冒曉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目錄

藏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十七

文安陳儀一吾甫著

門人錢懋修會校
門下士莆田鄭王臣校

詩一

瓜棚

敢托幽懷擬名平種瓜隨地結爲棚借他野况賒秋色對

此閒聽聽雨聲葉密時時藏暮鳥蔓長曲曲引鄉情故園

此際東籬畔陰日牽風半畝成

立秋七月六日也予以初八日生

照眼秋光又一新碧天無際水無塵何曾樹上真飄葉只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藏雪齋本

覺風來不著人令節驚心連巧夕流年催老逼生辰客中

十瘦逢搖落不用登臨始愴神

閨雨

有家無恆產饑餉煎其生可憐白髮親食藿藜羹致此

良不易生事名舌耕積日受鎔銖握粟尙未盈所望年穀

熟菽麥溢釜鑄村塾依稼穡頗懷農夫情南晦歡時雨西

風重晚晴連朝忽霖溢行潦遂縱橫簷溜無輟響雷輒迴

新聲父老長太息歲功恐不成餒也已矣夫一飽難可營

皇盤山懷李處士

盤谷人歸夏不還盤峰空自轟人間古今幾軻登山履祇
有先生果愛山

七夕

迴腸九曲足風波每到秋期定一過畢竟靈烟情不斷人
間對面卸天河

午夜纔分吾已降雙星猶自炤針樓不曾賜與人間巧一
縷機絲織作愁

浣烟樓

水上飛樓矗雲起樓外洪波連海水海色連空杳靄間登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三

藏雪齋本

樓人在虛無裏下視塵世隔烟光世外樓中日月長幾度
臨風裏謝眺吟成星斗盡微茫

秋齋月集

愁人無計奈秋何況是西軒得月多酒伴尋來應盡醉人
生對此自當歌千年才調情如蜃六代風流影似波世上
定無人解語與君翹首問嫦娥

荅紀德庸

情從怨慕崎嶇合交為文章風義存唯量便甘分魯國雄
才直欲奪中原擘縮策我開前路虎豹容君排九關此去

春明門外望萋萋芳草憶王孫

旋行即事

此永定河淤塞旋流時也巨舟
載運壅塞沙中卒折裂乃出

扁舟纔出浦奔沙欲截流回顧所來港忽已化為洲我行
逆浪中雙槳蕩夷猶前遇乘風船兩篷鳴颼颼猶嫌來未
疾呼叱不暫休憫其前路窮勸令風帆收船大進退難請
改道所由言之方動色不顧而掉頭

晚眺

自愛村居好而非山水娛晨昏不負汝耳目得從吾於物
憐生態看身作回圖柴門閒徙倚似欲候農夫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三

藏雪齋本

惜苦軒夏日小集

遠屋扶疎樹浮階淺翠苔逕綠避客掃人為看花來草閣
深臨水松醪緩覆杯晚愁騎馬路故作舂船回

又七律一首

行來如到剡川莊水抱柴門柳拂墻城市衣冠楷熱客林
泉詩酒恣清狂坐消夏日一簾碧賒耽秋風五月涼我欲
從君作隣舍釣竿漁艇伴滄浪

暮蟬

我識暮蟬意臨風非亂鳴似爭時不再應有志難平遊翼

能酬俗清操抵苦生誰甘托餘膺感激發悲聲

惜花和韵

品花如女品女如士近捨耳目之玩曠囑雲霄之
安非與草木作緣直為娥眉日札合詩人之本趣
下轉語于當機不為苟同敢曰好共

東三譜牒號氤氳對影聞香面面醺誰似林家閨閣雋一

杏花事恰三分清

無雙國士是幽蘭曾向靈均賦裏看除却鼻觀求色相更
無妖冶盡君歡幽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四

蘭雪齋藏本

楚歌聲咽舞腰斜紅泪臨風濕臂紗千古英雄心為死虞

兮原是女兒花俠

東籬風影醉橫斜秋在柴棗處十家世外山中萊子嬾不

應臣妾牡丹花逸

贈門人孫思曠

樹影當樓得月遲不眠常到夜深時露華浸袂涼如水小
立風前誦楚辭

解語合將犀作塵好眠應着練為帚相期白石青松在一
片雲山寫似君

代賀李生新婚 閏七月朔三日

青蓮才子謫仙人筆上生花手作春恰欲画眉天借證昨
宵一線月痕新

天孫良會愛新秋好夜初長枕簟幽再閏秋期應有意合
歡雙影在針樓

和紀德庸憶張圖園之作 圖園時牧漁川

良會歛然雨絕雲集圍賓主夢依君當年爭羨龍為友今
日真成鵠不羣思極青天通鳥道淚餘白眼閱塵紛離愁
譜入青鏡管重唱陽關不忍聞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五

蘭雪齋藏本

題靈應宮

天香縹緲動靈旗紺壁朱甍烙水湄波上弄珠擘漢女潮
來擊鼓命馮鬣靈為車地風為馬久不言今出不辭我是
湘濱憔悴客欲書天問墨淋漓

曉竹

早起朦朧竹濕烟千梢猶滴露涓涓遙憐半夜無人處聞
對曉風吹月天爭拔玉青聲料峭亂拍空翠影嬋娟此時
夢在清涼界水熊雲容正麗然

夏晚望對岸漁村

漁村如畫裏，遙望分明湖。下魚床出風來，釣艇橫頻移。
骨就樹爭曬網，乘晴此處堪。消暑移樽相與傾。

平浪元侯廟

已從物外得奇遊，又向人間結蜃樓。想為年華稱小學，自
緣功德號元侯。靈旗掣電垂龍起，羽扇回風怒浪收。真與
書生爭氣分，倚陶柴孔盡低頭。

中秋東溟別墅

清光蚤已到林邱，荇藻橫階竹樹幽。非我來分二畝月，被
君占盡十分秋。閒雲無侶應親水，老鶴忘機止狎鷗。一咏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六

蘭雪齋
藏本

一觴成一醉，家家綠管鬧南樓。

就菊東溟別墅菊自安氏園分
來安園去余村整不半里

西園咫尺接東皋，遠就柴桑不憚勞。人果蕭疎纔似菊花
能隱逸，亦回陶一發。倘覺屯秋氣小，摘還堪泛濁醪。亂倚
西風開口笑，笑予今日不牢騷。

夏晚隣園觀荷

一縷風傳冉冉香，西園花氣滿廻塘。有心看竹何須問，隨
意觀荷亦不妨。總是出泥能不染，但教有水便為鄉。東君
錯認傾城笑，暫破紅顏為晚涼。

無題

沉沉春來恰又生，箇中人事不分明。如幽著夜香，鬼魄伴
冷宜。穩月性情宋玉三年調，眼語阮公一哭結。心盟古今
多少風流事，欲化直園蝶未成。

胡介翁過訪村塾賦詩見詒依韻和會

微生寄食一家邨，逕往蓬蒿樹映門。我住自呼鷓尾室，
子齊名胡有巖紆軒君看何似嶺紆軒。暴鬚驚獺魚歸壑，翻翻求
鳥在原。宋子筑聲燕市酒，此中幽意與誰論。

留題土城塾壁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七

蘭雪齋
藏本

茆屋聚垣無四隣，幾年於此避驚塵。自知懶慢仇賓客，常
畏疎狂忤主人。良夜酒杯容獨引，殘冬書卷任相親。出門
轉盼成陳迹，小樹桃花依舊春。

朱乾御張鼎葵過訪村塾創事分韻

繞屋扶頭樹一圍，每遲佳客澹忘鯨。孤雲傍水原同趣，雙
鶴弄驅自忘稅。蟬吟雖喧香性寂，草香不礙鼻觀微。林間
祇此堪持贈，乘興還來坐夕暉。

達憶

柴門雙倚白盆顛，數日論詩夜未眠。久缺冬溫爐不火，况

艱朝食突無烟年光立向愁中盡遊子還同鏡裏懸
欲來棲鳥靜慈鳥啞啞叫霜天

贈錢邀林允修兄弟

兩家同是舊清門愧我曾無素業存八口療饑三寸管十
年教讀一家郎此身有待直為累於世無求便自尊千頃
稻花圍別業羨君彷彿在僊源

村夏晚涼

槐花亂落竹新抽三徑無人晚更幽熱愛不塵心似水涼
慶忽洗夏為秋披襟散髮從吾好聖嘯行歌得自由回首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八 蘭雪齋本

風柳

津門剛十里燭煙引炬酒添籌
卷卷垂柳倚風前旖旎隨風亦自憐嬌倩誰扶渾似醉嬾
喚人問欲成眠陽阿散髮聯朝日白紵誇腰上舞筵唯有
離人看不得斷魂搖盡灞橋邊

賦得溪橋讀書堂

千重濃綠萬條烟隔斷紅塵別有天但覺清風生座上渾
忘白日在人間蓬生不昧江潭句閱世常吟山水篇自擬
柴桑差得似箇中消息問鳴蟬

水中雁字

書空何事動紛紛水面雙鈎碧落文如練澄江題鳥象和
烟淡墨揚鵝羣風翻波影邊銜缺月映川光體勢分南列
衡陽稱絕筆揮毫祗達洞庭君

腐嘆

病僕久不來音問何其乖可憐無衣客日日墊寒齋朝粥
惡冷腸晚酒澆僵骸夜夢錢繞床得志傲朋儕忽驚破甑
聲孤狸跳空階懷惱罵狐狸佳夢使不諧匏瓜此一身便
從憂處埋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九

蘭雪齋本

逐縑

思得錢百文為吾故人壽檢囊欲典衣囊中無所有但餘
露指襪葛衫已見肘門人相哀念出縑潔如萬方徑二尺
強可書詩十首貧眼見之驚此意良亦厚竊聞先師訓一
介取不苟當年文與可渭濱竹千畝賺此作縑材至今實
人口而况涼德我何福可消受不如率吾真登堂一拜手
代齊顯堂贈武清章令

衙齋如水吏常閒獨鶴雙兔其往還冬日近人春滿地栗
風入夜月當闌印文繡長簾牙捲案几塵凝牘目刪為有

神君冰雪在荒城已作藐姑山

分封嶠邑綬仍黃頌滿甘棠馮翊驅春簇綵旂行野仗酒
開竹葉躋堂觴重書特地褒功業飛鴻從天佐廟廊桃李
成行慙瀾跡許歌下里進門墻

代贈某令

民間疾苦總關心惠澤如天似水深任是荒年未流散郎
墟烟火接疎林

撫字疲民唯省事釣調歉歲在同憂古來循吏誰相近祇
有青州與道州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十

蘭雪齋藏本

賦得遊魚咬花影

好花俯斲賺遊鱗影入澄波的真渾似指拈空裏月恰
如心許畫中人啄紅已自輸鶯嘴蒼蒼還須化蝶身艷質
濃香全未得空勞攪破一溪春

壽宋亦霞

梅花炤眼全如雪日影疎簾密若絲映日蓮花將進酒風
流儒雅是吾師

看君真似赤城霞欲降當年萼綠華天上駐顏非藥物雲
樓東畔雪光斜

悼亡十首之一

嬌多疑怨更疑嗔夜夢相憐曉避人寒炤鏡臺驚玉鮑醉
拚燭影識花噴金寬半臂初經別翠壓層波慣惱春自是
三生饒有恨月中消息海中塵

中秋盼月

一年幾見月當頭况是平分一半秋莫使玄雲催雨陣好
教素女出瑤樓家家經營朝相待處處琴樽夜不收更有
天涯望鄉客盼他清影破閒愁

賞菊和韻二首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十一

蘭雪齋藏本

籬下涼蛩又報秋白鵬心跡轉悠悠芙蓉夜冷難為夢
荔風多易惹愁綠酒新篔簹容嘯傲黃花夾砌足淹留蕭閒
人海如君少好句慙無瓊玖酬

靜挹秋英脉脉猜此問何地等閒來格高料是遭時忌韻
澹偏宜帶雨栽且效焚川頭上插未勞鴉鼓酒邊催晚香
須識東籬好看取幽枝細細開

歸田八首

先人素業半凋殘尚有眇眇一井田但使水痕低舊壩願
操鋤耙破蒼烟

黃菊蓋屋土泥墻籬落周遭草木香欲遣山妻曉織機
簷特樹幾株桑

大堤南畔小樓西十畝園開百段畦自挽桔槔分綠水手
牽雨薤剪香泥

綠柳如絲繫小舟不煩箬笠更遮頭片時撥刺穿雙鯉土
哺魚肥易上鉤

如鶴雙親百歲餘課耕問織不會疎眼前孫子心中事媪
教嬉游翁教書

大兄昨夜踏田回咲說秧齊過水栽小弟不知田舍苦預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主 蘭 雪 齋 本

尋釀具待春醕
不識輕絃與綺羅茶中消受已云多朝雲便是東坡絮貽
笑當年春夢婆

陶令歸來苦責兒責成不解欲何為爭知世世農家子不
讀詩書不苦饑

雨中夜坐
牕外蕉聲濺幾叢一燈搖燭照書空頻呼曉膳初更後欲
絕朝炊宿雨中切切陰蟲爭泣露哀旅雁獨嘶風此時
遙想子桑戶指上琴音恐不同

中秋同次辰孚軒兩姬飲岳家卽席賦

縱酒三更月驚心一半秋白憐秦氏贊同倚謝家樓回餅
封侯事空花下第羞狂言額河漢濛濛向西流

中秋對月

中秋天上月亦自照貧家皎皎方辭樹娟娟正對花閒情
生夜際飛思滿天涯一半悲秋意徘徊對景斜

秋海棠

桂濃菊淡總紛紜占斷秋光獨此君便道無香饒有韻若
教經雨類雲綠莖巧錯珊瑚節翠葉全羅錦繡紋遙想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主 蘭 雪 齋 本

玉環初睡定夜光人面兩難分

咏中秋月

今夕光初滿他時影易斜修輪開玉斧流景見金蟾雲路
隨筇杖天風落桂花嬋娟千里共秋思在誰家

馬嵬

馬嵬坡下草如烟蜀道餐輿自此還多謝玉妃其一死都
人重見大唐年

木末亭

木末衣冠正氣憑風雷誰為戡金滕傷心未了君家事陰

雨後聞鶯聲

金帶蓮

通風笑日共嫣然無意爭如倍可憐根結同少原是藕花
開傘蒂合名蓮水禽如影癡交頸浣女效顰嬌比肩會向
楚騷圖上見二妃躡步踏湘烟

落花

送雨通風總斷冤東皇到此亦何言已判一代紅顏盡何
必千秋青塚存春草池塘牽曉夢梨花院落鎖黃昏可憐
最是無媒徑浩態狂香莫與論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十四

蘭雪齋本

九十韶光既有期水流花謝自無辭一番紅雨憐桃葉萬
縷春愁結柳絲幽谷失香蘭寂寂上林得日草離離不知
誰主靈芳簿欲作彈文一頌之

鄭執卷生日即席作

庭戶悠然夏亦清蒼苔積雨屐痕平况逢秋至疎人事且
喜貧來遠世情對月成三君其我猶龍者二弟如兄醉中
欲喚滄溟鶴同上蓬萊頂上行

五色鸚鵡限韻

言鳥來從碧海邊奇毛欲奪錦文鮮圖形擬倩生花筆賦

質疑從煉石天彩鳳前頭憑寄語五雲深處足高懸會登
詞客廢時樂今日相看倍儼然

紅鸚鵡限韻

隴山鸚鵡翠為姿海嶠靈禽羽更奇色借赤烏還解語種
分丹穴共來儀正符帝德當陽會恰值臣心捧日時只有
珊瑚堪作架懸將若木巖高枝

秋日同龔隆吉邀宋稗茶沈嗣房小飲萬齋並招王

受益楊淑雅同集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十五

蘭雪齋本

蕭蕭楓葉下秋城舊雨關心感乍繁敢以隻雞招近局聊
將尊酒敘平生萍蓬幾度輕離別髮髮今來盡老成猶幸
霜林留碩果當年沈宋本齊名

贈宋稗茶同年

青雲滿眼憶當時不道恒河改髮絲久別問年驚老大相
逢靦面失衰遲燈前細作秋蠅字醉後長吟幼婦辭况有
高堂人似鶴正堪捧檄慰期頤

閩中秋筵圍廷叔席上次苾遠少司寇韻

入手休辭酒琖盈佳期風月又雙清重開匣鏡秋容老再
濫方諸露氣明桂影自然連舊萼霓裳應亦變新聲坡公

未減前宵與水調翻來別有情

秋查雅集次苾遠少司寇韻

苔侵三徑葉聲乾小景清幽入座看似解親人魚撥刺
堪呼丈石高寒臨波只覺馴鷗性隱几還思戴賜瓦
俯仰自然成一醉卻忘風味是長安

清風勝地此傳觴有客興悲謝傅堂洛詠未終風蒲座
蒼桺初罷月窺廊追陪幾立三冬雪惆悵今餘兩鬢霜
幸有葱葱佳樹在全壘何必獨神傷

次友人扇頭韻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七

蘭雪齋藏本

飲伴相尋那待呼忘機選勝自為徒當臆映戶臨邱壑
石沿流入回圖擊鉢詩成驚絕唱傾觴酒盡極清娛
京雒悲塵土炤影澄潭認故吾

韓希彥舍人招同人小集即席次苾遠少司寇韻

下直開樽號醉候部中從事畫青州盤供鄉味人辛飯
重醇醪客自留笑我疎狂輕萬戶對君披豁散千愁
當前景物清堪挹老樹吟風正暮秋

又和筠園廷尉

頭邊初濃滿夜光畫簾清畫聖高涼春城風調會題柳秋

水襟懷欲廣莊接座詞人花作筆同心飲伴羽飛觴
自慚小戶才難敵索酒催詩未易償

閩中秋筠園廷尉招集同人飲枏塘書屋即以爲韻

各賦四章

我我丈人石鬱鬱先生柳窈窕具邸壑掩映當戶牖雲龍
護中楹飛白大如斗細帙多賜書彝器羅壘自緬焉仰先
哲因之嘆世守令人多古意不在接杯酒

移閩生良月寶鏡揚重光輪影疑未虧清宵耿已長况茲
勝地偏芳筵臨水張華燈飲餘暈金波滿銀塘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七

蘭雪齋藏本

公餘耽文史著有等身書翰墨時問作夢迴春艸餘款門
無雜客入座皆鴻儒今日良宴會式樂賦嘉魚既醉復勸
酬與劇賓筵初夜闌景愈幽楊柳月中疎

坡公翻水調筆落風雨速佳句相頡頏俱超常語六敲月
聲裂雲振林響遠屋四座逸興飛清輝各盈旬回首憶
宵流光驚一候佳會易前期今簡難再復

爲秋月夕同人雅集韓希彥中含寓以秋月如珪

爲韻和苾遠少司寇

廉外樹立影樹杪霜烟浮不醉櫺下菊空開池上樓明月

從東來揮杯成勸酬世事逝如水昨日何曾留重九高陽
池絕絳張索秋

寒玉七寶裝老秋重瑩發入酒波欲動寫花香未歇酒殘
不辭螺花鼓何勞羯樹影轉空階清光無淪竭若惜世間

名承負花間月

霜雁度銀漢歷歷空中書翻翻背月來迎響臨風舒有客
方感秋聲影落階除永夜已向關悵然念居諸願托歲寒

心君子意何如

徙倚玩清照幽香滿袖橋恍在瑤瑤臺何用青雲梯謝傅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大 蘭雪齋 藏本

東山峇下視軒裳低中年謝絲竹得句琅玕題遠志恐不
遂身外纓組珪

韓舍人寓齋咏餅中雞冠花
不隨凡卉老秋籠曉月啼霜鬪曉風池風慣看頭幘絳閒

駕爭羨項羅紅自逢紉子形為木却笑素人鬚失雄誰似
丹砂題句好舍人簾閣瞻餅中

題中冷汲水圖
江月高懸萬山白扁舟一葉凌空蒼怪石衝波鬼神立幽

泉蟄地蛟龍藏投綬曲折入雲霄發機轉掇出瓊漿半勺

到口塵慮絕冷然欲乘天風翔

送別紀可亭表舅即答原韻

梧掖門庭近紫宸風流原屬杜陵人真能作達長於我天
遣裁詩妙入神久別吟魂牽夢緒乍親談塵數家珍來朝

又折官橋領千里離居共苦辛

春水綠波 會謀

碧池新漲香輕羅蕩漾春光有幾多濃雨點成螺子黛微
風蹴起鴨頭波峯青倒影深深見魚翠乘流暗暗過芳艸

常腰渾不似蔚藍天氣正晴和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大 蘭雪齋 藏本

賦得幾處早鶯爭煖樹 館課

綺樹欣欣借日榮風前阿那集嬌鶯漫言求友原無意自
是遷喬各有情美蔭欲投爭振翻南枝先占早揚聲豈知

瑞世朝陽鳳獨立高梧待一鳴

山桃花

柳葉纔舒杏未丹嫣紅先已破朝寒助嬌欲其梅爭發銷
恨何須李并看日下漫矜酣帶露山中猶憶笑憑欄臨風

欲問芙蓉主別遣成蹊自不難

祭林開曉鶯 會謀

禁苑芳林曉氣清，嬌鶯出谷試新聲。飛來鳳閣星初落，喚罷雞人月尚明。鵲觀前庭階度鷓鴣，夢裏靈遙驚若王。無逆宵衣慣不待，殷勤報五更。

黃崑圃前輩初度，概謝朝貴，獨欸故人有感於中率

成一律

蕭簾清晝敞雲屏，香篆微銷客到庭。門外傳呼迴導騎，酒中歡洽聚流萍。身登九列心原素，跡近孤寒眼倍青。同籍今年三十載，斗杓常是繫晨星。

恭詠

聖製飛躍禽魚靜 館課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手

蘭雪齋藏本

天薄 慈雲遠淵涵 聖澤汪高深，欣有許魚鳥意。相忘自覺求心愜，安知縱壑長澹然。林水趣隨處是濠梁。

恭詠

聖製漢北清塵解鐵衣

龍沙萬里靜無塵 廟算多方 睿入神纔見風雲。開戰壘即看楊柳待，征人旌旗影帶天山月。笳鼓聲迴塞草春，飲至歸來閒笑語。漢家何事竟和親。

浴佛日 館課

千葉蓮花權化人，本無行地自無塵。何勞龍部飛香雨，卻倩迦陵說水因。舉世盡持清淨法，幾人曾識妙明身。年年

酒濯瞻金相，恰及清和芍藥晨。

恭賦

御製水心山骨依然在 會課

雲包容容水自波，高峯長見鬱嵯峨。舟藏夜壑千年在，烟散齊州九點多。下際滄溟涵貝闕，上蟠沆瀣出青螺。權輿造化維 皇極，冰雪雖深蘊太和。

送傅天民遊天津

不宦不婚情半失，非儒非釋趣全饒。開雲容易成來往，又向直沽度石橋。

海門烟月舊曾游，帆史亡來筆塚收。欲向何人誇散卓中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手

蘭雪齋藏本

書應付宋齊邱

野鶴道人工繪事，玉紅老子擅詞源。好與天民結幽侶，因風送入老夫村。

已亥長安清明

鳴鳴画角動春城，九陌香輪轆轤行。不信有花兼有柳，可堪無曉又無鶯。已拚令節成吾老，誰道東風不世情。寂寞荒廚方餅日，禁烟真個似清明。

賺錢隔夜約遊人，散目郊原踏野春。曉日遠烘紅杏塢，淡煙低覆綠楊津。壺觴藉草成酬酢，魚鳥忘機共玉簪。今宵

思量如夢裏年年贏得卷頭塵

重陽前一日同人集敬事堂即席賦贈必遠少司寇

盍簪真喜此宵同促坐更深愛燭紅茲會已語京洛少何
人肯放酒杯空况當新筵月三畝又借重陽菊幾荒清興
高懷俱不淺庾公風味似陶公

春草碧色 館課

芊綿河畔淡烟縈歸路王孫倦眼驚陌上佳人名玉是樓
頭思婦看朱成真同水色波初湛直接天光兩乍晴袍袖
藉腰渾不似池塘春夢未分明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圭

蘭雪齋
藏本

同人集大覺庵送董雨若西征二首

勞薪一種在天涯京雜何嘗便是家履險况曾衝虎過破
空應不礙龍拏逢人渴飲傾三斗入暮雄談占副車長劍
危冠真國士肯垂別淚惱鶯花

浮區退老罷論兵餘子供應塞上行空老鬚看塵市何
辭筍鼓雪邊城蓬蒿居士思投筆錦繡詞人欲請纓內顧
高堂雙白髮臨岐空復壯懷生

詠洋桃花

淺深紅白各紛紜幻色原從一帶分花滿三都會未見風

開露井定何聞盧家蹟面三分雪洞口蒸霞一半雲仙種
自應來度索枝頭靈氣藹氤氳

筠園廷尉席上詠海棠

枕印微銷認太真不知原是此花身何須解語方傾國誰
道無香不帶人晁愛夕陽留晚態共將高燭戀嬌容關前
現有東皇主那事顛狂逐馬塵

天教顏色冠春叢李艷桃夭總未工初日淡濃雙翅暈夜
燈深淺一闌紅半開已覺風流盡未落懸愁旖旎空晁是
酒闌看不足如鈎新月正朦朧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圭

蘭雪齋
藏本

上巳後二日秋查雅集次韻

舊雨相歡未有涯乘春客又集秋查新苔半綠生雲石老
樹全紅笑日花觴咏便同修禊事管絃何必建平家忘機
魚鳥皆相識曲沼流杯與不賒

柳塘書屋小集疊前韻

太息勞生詎有涯茫茫塵海泛浮查愁深連日兼拋歡容
老今朝倍惜花林壑勝原推此地酒杯寬更數誰家龍門
愛客容狂放擊鉢題襟興不賒

賦得細雨扶紅上海棠 會課

碧雞坊外雨如塵
磧盡嬌花四面勻
酒上漸看霞暈重
睡餘偏愛枕痕新
羞當卻浴承恩日
情似爲雲入夢人不比
天桃倚顏色亂飄紅
蕊鬪芳春

賦得春臺晴望 會課

雲物春光裏
登臺曉霧中
波明搖遠樹
山翠滴晴空
幾處桃烘日
千行柳漾風
雁聲皆向北
艸色盡從東
馬逐青帘去
車來紫陌逢
欲將圖回意
獻賦望春宮

賦得暗養清音竹數科 會課

琅玕瑟瑟貯清音
綠影抽空欲作林
耳洗箏瑟原寂絕
地偏山水更幽深
風含鳳尾虛長嘯
雨接龍材待朗吟
撫弄無絃情已足
須知指外有鳴琴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詩

藏雪齋本

賦得偶逢樵者問山名 會課

踏盡白雲峯
壑生暮山空
到不知名攀
林葉響鳥飛絕
出谷足音人語
迎伐木未應岐
往路看蒸遮
莫戀殘杆爛柯
靈境將無似
笑指招提入
磬聲

題友人畫帳

耿耿清夢隔塵氛
斗帳如烟細纈紋
剪取吳淞半江水
借來楚岫一層雲
通明自與邯鄲近
寐覺誰知蝴蝶分
竹簟

香爐更何有王孫
長自護蘭薰

賦得晚涼看洗馬 會課

蕭森林木晚風前
寓目清沅意灑然
馬亦有時餘鞅掌
人因何事惜連錢
波翻駿足思騰海
浪刷龍鱗欲上天
多少紅塵大行道
終朝蹀躞未停鞭

賦得輕寒不入宮中樹 館課

冰霜原不到華清
婀娜當軒倍有情
護倚高柯矜晚節
非關炎木信冬榮
朝梧借日長栖鳳
鴈柳偷春欲轉鶯
誰念商山松在冷
烟條雪葉自縱橫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詩

藏雪齋本

賦得蜂聲亦煖遊 會課

苦遲初薰曉日晴
遊蜂新試採香聲
柳欲南陌眠方覺
蜨化西園夢亦驚
扶荔宮中傳煖信
靈芳國裡報春情
澆花綵筆花饒笑
愛遶臙櫺一片明

恭賦 御製晴雲趣綺霞 館課

結綺餘霞散更成
晴雲如絮起來輕
隨風相逐原無意
與鷺齊飛似有情
纒縈祇憑天作色
光華總借日爲明
夕陽好景知何限
復旦歌傳下太清

御河新柳

岸柳籠烟覆御河先春早已華恩波宮鴉帶處黃猶淡鳳
舸來時綠漸拖近水不須憐板渚臨風爭欲想靈和難鶯
飛上聲還溢偷效佳人金縷歌

恭和 御製巡子牙河建壩原韻

勝地曾經翠輦遊云亭長此鎮中流為酬大澤應名雨兼
祝豐年已報秋岸柳風生紅蓼水稻花香滿白鷗洲河干
便是蘇山嶺遙望華旗天際頭

恭詠 御製年穀豐穰萬寶成

已聽穰穰慶滿篝還看嘉穰養南疇豈知 帝力功成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美 蘭雪齋 藏本

歲卻道河田眷有秋葵爽應時供採掇茶樗隨處足薪糧
由來稼穡稱維寶祗此能忘宵旰憂

恭詠 御製村村社鼓樂郊盈

烟村繡陌暖交通擊鼓吹幽俎豆同陌柳揭旗驕稚子山
花壓帽走村翁豈知土物關 皇極祗道年華傾社公
帝力澤忘耕鑿歷年年新燕話春風

賦得水清浪潔魚吹沫

木回春波散綠瓊飄飄香駕紫雲輕風來送煖隨舟轉魚
亦忘機呌浪行鏡裏乍吹珠欲碎梭邊如織縠初成涵濡

聖澤知何限倚棹磨歌在藻聲

賦得北闕晴雲捧禁闈

曉靄靄穠穠拂暉暉彤雲紫禁靄霏霏二台深處從龍見五
朶垂時夾日飛鴉鵲觀前寒映雪蓬萊殿外煖薰旂看移
雉尾開官扇紉縵光華上袞衣

恭詠 菊影

朶濃枝淺立黃昏香色無關花葉存籬月半斜移冷照壁
燈微閃動秋痕蕭疎似認鬢蘿頰傲兀如招陶令覓臣朔
于今飢欲灰夢來一採代盤殮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毛 蘭雪齋 藏本

賦得寒雲輕重色 會課

風緊陰多雨未成一天如回穀紋生莫砧敲剩魚鱗促長
笛吹殘鴈陣橫蒲水白描平更遠米山顛筆重還輕寒中
若色非無意似為秋雲太世情

賦得榴花開欲然 會課

紅顏灼灼自傾城燦火流丹似若英義御何年扶日種石
室一夜剪霞成薰風吹處光初炳梅雨澆時酸更生不為
逐時驕午日獨標正色冠朱明

恭賦 御製夾鏡平流花雨堤 節課

金堤迢遞自天成，剪斷澄湖夾鏡明。秋月印波雙窈窕，春雲籠日半陰晴。糝空花雨分流洒，曉藻鴻賓隔岬鳴。輦過虹橋分野色，翠華旂影兩邊生。

遣興

綺霞如抹上高林，掩映窮園花木深。濯足溪頭方藉草，納涼風口正開襟。麥秋已過歡初飽，梅雨纔過散晚陰。曠望此時幽興極，一聲牧笛夕陽沈。

哭朱潔臣孝廉

親知零落感中年，况復追陪總角前。雅有冲襟虛若谷，更無留語直如絃。幾回白社晨星散，昨夢陶廬故榻懸。郵寄清文纔幾日，那堪和泪讀遺篇。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去

蘭雪齋藏本

賦得孤峰入幔城會課

幔城迢遞似雲封，深處驚看縹緲峰。疑有天門通箭括，遙知御幄倚芙蓉。飛來姑射神光合，望去蓬壺海市重。欲借富林持獻壽，公陳仗外許從容。

贈牛次經三首

論交回首廿年餘，蕭灑荒城舊寄居。為惜苔痕長避客，恰投蘭臭獨憐予。浮唇綠麩千巡酒，脫手丹鉛幾篋書。猶憶

重陽風雨裡，相招採菊贈鱸魚。

奇懷每自惜，良辰鬪酒題襟。遊勝頻遊戲，已通三昧法風流。還似六朝人，貪來與味何曾減。老去知交漸不親，猶有歲寒松菊在。恰逢重九話艱辛。

恨望荆門淚濕衣，每嗟烏鳥願長違。十年孝子丹心苦，萬里孤臣白骨歸。重話家艱堪出涕，飽嘗世味轉忘機。一尊相對濟秋夜，月冷霜淒黃葉飛。

刈菜行

憶昔十三十二時，出入懷袖無時離。昨夜秋風動地起，今當刈菜城南陂。僕夫將車歷轆去，苦泥阿母求相隨。出部一時心眼潤，如猿離欄馬脫羈。衰柳半黃草半白，茄科瓜架同離披。喧呼連鴈下野水，蕭條古墓紅秋藜。對此令人情懷惡，西風洒面堪泪垂。爾時未解哀樂趣，觸境歡喜生狂癡。為趁草虫入叢薄，忽驚兔兔窮奔追。田舍有兒大如我，未通半面歡游嬉。遺我葫蘆三四柄，攀枝為我折棠梨。僕夫刈菜已盈載，催歸日暮猶推移。今夜秋風宛如昔，病骨支榻鬼迷離。忽然吹我若故處，莊周蝴蝶知為誰。隣雞剪麥聽月白，千憂難理紛如絲。長安菜價貴比肉，無錢孰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去

蘭雪齋藏本

問僅與饑朽無懸衣益無粟老親願領雙眉摘疏作羹
飯新稻悔不身為田舍兒

重陽前一日同人雅集賞菊以綠葉雲布黃蕊星羅

為韻各賦五言近體八首

秋花靜更香人意淡然足重九愛佳名隻雞招近局晨風
懷感傷蟋蟀空拘促莫負頭上巾且進杯中綠

牡丹非主臣蘭茝亦姪妾有味代餐霞雖香不惹蝶忽追

山澤遊似覺風烟接庭外一聲幽涼颺墮黃葉

對客疑含笑清光却為君影搖燈焰冷香細酒人聞促坐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手

蘭雪齋
藏本

忘宵永依更問夜分去年會此會恍隔幾重雲

曩月月初弦桂花濕冷露流光恰淡辰雅叙疑前度別有

烟霞姿催題風雨句非花解醉人睡席花間布

桃李春風貴無因見晚芳耐秋經積閨應候及重陽晁愛

丹楓日偏宜青女霜此時無限好側月正昏黃

感此不凋花忽通造化理榮名未及終亮節誓諸始蒲柳

謝秋風菱荷委寒水眾芳消歇中纔紅離邊蕊

花榮陶令酒人集魏公亭杯影紛相錯香光冷未冥併將

迎令節不為制頽齡天欲明朝雨何須問落星

人生不適意令僕未云多一片龍驤石千秋供奉歌風流
輕歇絕勲業亦消磨願取當前意名花勸巨羅

代贈陸生

宛馬嘶風電影斜裝中寶劍青蓮花千金脫手成三徙萬

卷隨身動五車少日襟懷傾季布老來風節薄朱家人間

簞豆紛相逐不道吾生亦有涯

賦得欲告何人雨雪天三首

欲告何人雨雪天朝來依舊絕炊烟日艱身世無生理枉

費官家有俸錢九食老親猶健在恒餓稚子總悽然溝隍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圭

蘭雪齋
藏本

日日長相待促促殘生已二年

欲告何人雨雪天高堂頽頽髮蕭然為供甘脆同京雜翻

作飢飭老歲年廿載傾心曾負米三冬愛日早裝棉而今

看我為官在白日長愁夜不眠

欲告何人雨雪天鵬鴒啼向子規前雙親未許尋初服百

口難攜上釣船夢買青山長夜夜家圍白浪自年年來時

覆盜門邊路歸骨柴車載紙錢

恭賦 御製月宇伴梨花 餘課

對閣繁軒復映廊花時無月有輝允况當柱魄開清照轉

覺梨雲墮渺茫夜色十分爭皎皎春痕一片綴蒼蒼

宸心正在水壺裡五字吟成白雪香

賦得孟夏草木長 會課

氣候方清和未覺懷台至忽驚萬卉稠始感時節異前日
出西郊春光猶斌媚百花爛爛開媽紅間疎翠風雨幾番
週匆匆了春事高柳碧上天草色青無地林影憇游足香
心掩蝶翅日景駐北陸扇煖挾南吹吹綠綠日深達觀識
生意

咏芍藥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七

蘭雪齋藏本

又到清和爛爛期豐臺翠酒絡青絲真香祗合醫愁疾絕
豈何堪贈別離芳園乍傾驚獨立花王若見恨同時慚無
供奉凌雲筆另譜清平調禮辭

賦得一雨初消九陌塵 館課

物情爭上已天意惜芳春故遣知時雨來當解襖晨草間
微有潤陌上淨無塵花色紅逾重山容翠更親淺扶遊屐
穩輕印馬蹄新取次高梁水彈冠共幾人

恭賦

御製澄波屬紫文 館課

泓澄明鏡曉蕩漾紫波新風動光迎 駕雲開色應宸星

芒合劍氣珠彩上魚鱗併作芝泥映平看闕影陳函關遙

借鑑薇省近為隣自識 真人至長函 帝座春

恭賦 聖製綠疇千頃露種鉞 會課

清和天氣雨微晴一碧新秧萬畝盈羅穀紋中鉞乍出水
田衣上繡初成極佳風物江鄉回最屢憂勤 聖主情

識旬年來半稔稻長將好景待 巡行

賦得穿簾小燕雙雙好

沈沉簾閣對料曉雙燕營巢往復勤尾拂流黃如點水袖

低湘竹似灑雲踏來未覺金鈎重飛去俄驚犀押分莫話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七

蘭雪齋藏本

烏衣風景在舊時王謝不堪聞

春夜雪中卽事二首

心寂夢境生問寓入僧室泊然不我甯慷慨前自述踪跡
雖塵勞性充本超軼瞿曇默無語苾芻宛相晤贈我新履
輻以目攝之出著履雪中歸踏踏行跡尖風掃廳外竹夢
餘聲瑟瑟

素月中明新雪地上白自非隔一雲上下光相映雲如
惆悵纈月是冰玉魄人從雪裏看團明光脉脈正以未分
明而悟心應跡世界本空徹何至動杆格願洗人我相淨

垢歸空碧

賦得二月春風似剪刀

會課

春光不盡慚何窮萬葉千枝訝計同青帝經營勞意匠封
娥裁剪費天工漫憐京兆多情筆爭似隋堤二月風剩披
猶能及桃李班成雪白與霞紅

九日閒行

無酒無花空復情重陽虛擲似清明旋來玉棘橋頭墜又
向堆雲頂上行衰柳兩行繩旆旆敗荷千點水縱橫無端
極目傷搖落九辯吟成盡楚聲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書

蘭雪齋藏本

御河寓目

偶向金黃背上行春流滑笏殺紋生柳拖烟縷黃初變草
繡翫腰綠未成碧瓦紅亭明北渚珠簾翠幕鎖南城年年
西苑停僊蹕鳳舸無人鎮日橫

賦得露折寒英次第黃

會課

天垂湛露及花時莫問南枝與北枝冒雨便開應太早傲
霜獨秀亦何遲參差向日原無別次第承恩豈有私自愛
清芬呈正色貞心不待歲寒知

送別程子東

蕭洒無且剩藥囊歸來松老菊猶芳十年作客少塵事三
逕醉花留夕陽他日名山圖向子祇今京雒失韓康送君
未到都亭路目斷西風數雁行

春雪

會課

禁燧重陰結添寒密雪成撲簷驚社燕凍谷咽遷鶯入郢
歌來艷和梅嚼去清故侵花萼嫩偏壓柳條輕見覩原無
力迴風尙有情旋看迷龍麥可以慰春耕

賦得百草香心初冒蝶

會課

陳學士文集

卷十七

書

蘭雪齋藏本

入夢新裁金粉衣裙腰一道覓芳菲雕輪碾處驚初起玉
勒迴時嬾更飛花放共知春味重雨餘誰識草香微游蜂
不用空相笑幾日紅稀綠漸肥

陳學士文集卷十八目錄

文安陳儀一五甫著

懷周有聲侍御二首

泰安道中望岱

羊流道中迴望西北諸山

蒙陰道上望蒙山

蚤發羊流望西嶺

崧山

和榆山姪沂水道中有感見示之作二首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目錄一

蘭雪齋藏本

蚤發李家庄遇雨書懷

贈魏郟城

途次寄謝郟城令魏子遜世丈

郟城道中示舍弟子厚

宿遷道中望駱馬湖

過宿遷弔項王三首

九日題露筋祠一首

項澹齋招飲別業卽席賦贈

題王庶康扇二首

題項澹齋園亭兼呈園園侍御

和張園園侍御醉後八仙歌原韻

重過蒙陰望蒙山

發羊流曉望口占

蚤發羊流途中望岱

傲來山

壬子八月赴會城夢中得句吟咏而寤續成一律

外間有傳子除授直隸總河者固知其妄然亦非衰

老所克堪也人苦不自量予之自量審矣爰賦二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目錄二

蘭雪齋藏本

首示兒姪

世瞻姪招賞餘醪同蔡中山金雲聯分賦

十月朔八日天日澄鮮迥非恒境比閱邸抄 詔

諭所頒中和博大熙然成周之盛固感召應爾非

偶然也爰賦長句以誌忭慶

恭輓 世宗憲皇帝四首

聞奉 旨撤回之信口占志喜轉念 賢王經始

之勞輒復愴然又成二首

戲東學博馬元仲乞花曹氏園

林曲泉德茂以官餅見貽賦以詩謝

世瞻園亭招飲同恭中山賦

長夜不寤追尋往事感 賢王之知過不禁潸然因

成長句以謝以當哭也

春園四竹依然感得三絕句

禱雨有應志喜二首

七夕田園復得大雨河水長五尺灌溉優渥秔稌皆

秀時子奉撤回京行有日矣

贈潘宜可詩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目錄三

藏

蘭

雪

齋

罷官二首

重過津門感舊四首

丁巳冬于役會城李宮保設館先時歸遊曲澗義存

舊雨寵賁窮途感成二首

宮保李公有蘆溝之役檣持同行以 御賜白馬

借乘感賦一律

以事人都去家門數里不入徑返示鳳玉兩兒

途中遇雨正耕耕之前一日也喜占一律

宮保耕藉前一日露霖既浹土膏全潤王期而霽成

禮之後澍雨大沛原隰霑足詎為希有幸成一律

喜雨呈李宮保

宮保屢過蓮池其話次天池侍御原韻

留別李藝老

留別彭樂君觀察

留別宮保李公二首

當城懷古

奉 召還京固安道中遇雨感賦

引 見志喜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目錄四

藏

蘭

雪

齋

慶 怡賢親王籌咨永定河慨然長慮樂括其語為

詩記之

題鄰翁李子偉小照

誦坡公雨初晴樓上晚景詩恍然有感輒成長句

鄭工尹以菊花二本見貽憶與乃公履庵對菊小飲

並有澹如之韻感今追往不勝慨然賦柬謝

閒居卽事

哭李宮保二首

送玉兒赴閩

壽觀西和尚六十

女孫照乘賦一絕句題曰折盡丁香花吟此示之

買花一首即用溲陽乞花原韻

女孫照乘生日

幼孫索題梅花畫扇占此書之

秋夜夢潘南垞同李

病中口號

除夕三首

庚申清明女孫照乘得句頗佳吟玩有感即用其結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目錄五

藏蘭雪齋本

句為起句率成三絕句

白丁香盛開女孫照乘靈樹暨十齡孫爵各為詩詠

之亦岑中一樂也

白丁香

聞窓

幼孫爵生日賦此示之時庚申八月十六日也

庚申九月病中遣懷

題梅循齋同年採葵圖

菊香

庚申十二月二十六日題賜家婦

哭亡兒

九日哭亡兒

辛酉除日予年七十三矣漫成長句

壬戌元日登前韻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目錄六

藏蘭雪齋本

陳學士文集卷十八

文安陳 儀一吾甫著

門人錢塘符會枝
門下士蒲田鄭王臣枝

詩二

懷周有聲侍御

一自青門襟乍分幾年消息總無聞今來東國停車問猶

自青山隔暮雲

一代英雄屈指中如君才是出羣雄丰標遙憶風塵外落

落孤松護謾風

泰安道中望岱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藏蘭雪齋本

乍認教來作岱宗心驚滿眼峭芙蓉豈知斗折東南路始

見攢岷西北峯秀極冲天非窈窕勢孤絕地却從容千巖

萬壑森環衛穆穆天顏在九重

半流道中廻望西北諸山

千重萬疊總坡陀返照微開紫翠多一幅回家平遠勢濤

頭點點出青螺

蒙陰道上望蒙山

一峰未盡一峰生信有逆峯出化城隔樹鬢髮現髣髴

高巖怪見分明雲頭入夏爭重疊海浪衝風遞送迎不有

連岡遮望眼屏風盡日畫中行

早發半流望西嶺

柿葉丹黃帶遠村炊烟鬱鬱白雲屯不知林外山猶影剛

見眉梢淺黛痕

熬山土人亦號
青雲山

青雲一朵墜高旻化石千年不沈塵竒向南宮矜瘵縞恨

無非苑貌嶙峋冲天都作竹批勢到地全成斧劈絨龍伯

有時閒過海定應籠去袖中珍

和掄山姪沂水道中有感見示之作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藏蘭雪齋本

行行高嶺復深溪世路升沉本不齊俎上功名憐莢豕甗

中天地笑醜雞長槐託子山無恙老馬乘余道未迷沂水

風流千古在更于何處覓丹梯

喬木荒村葉亂鳴半程行李住豐城三盃濁酒不成醉一

盞寒燈空復情談劇少游堪慰藉吟工小阮更悽情何昔

共遂青山約陽羨荒田取次畊

早發李家庄遇雨書懷

山川不盡路無休底事辭親作遠遊鈴馱音中尋斷夢暗

蛩聲裡送殘秋冥冥微雨迷霜草漠漠寒雲暗成樓欲醉

村膠沾未得無離緒亦生愁

贈魏郊城

魏會挽運軍前敘
功以主事陞用

行踪日日逐秋蓬齊魯名疆歷欲窮問俗漸臨郊子國字
人綽有穎川風會勞飛輓陽關外即見含香回省中盛世
鼎鐘相待久君家門闕本三公

途次寄謝郊城令魏子遜世丈

莫將潭水較深情翻遣窮途感慨生早識臨岐還惜別何
期飛蓋遠相近淵源先世師兼友推解今朝弟共兄此去
江南同泛梗旗亭殘醉說郊城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三

蘭雪齋
藏本

郊城道中示舍弟子厚

慈母懷中千里情含愁忍憶且南征從知急難惟兄弟敢
信途窮仗友生冒雨預防騎馬滑衝寒祗恐著衣輕行行
漸近江南路回首家園十五程

宿遷道中望駱馬湖

照眼湖光一片明遙岑隱約黛眉橫雲低雁陣垂垂下風
趁漁帆葉葉輕極浦孤村無限好淡烟疎柳不勝情客愁
連日忽銷豁始覺江南道上行

過宿遷吊項王

沉舟九戰霸圖成宰割山河城暴亂亞父鴻門雖舉豈太
公高祖不分羹真王亦自克斯養赤帝何曾敢弟兄意氣
當季原蓋世指揮獸恨少良平

羣力咸推扛鼎雄八千豪傑起江東誰令上將歸鯨子終
藉襄王與沛公漢法三章來灞上楚人一炬去關中諸侯
縞素人心變追恨居鄴計未工

豹血淋漓秦印頒罷兵戲下竟東還誅嬰已快侯王憤衣
繡真添子弟顏諸將論功各茹土君王無意占河山豈知
還定三秦後漢將乘虛又出關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四

蘭雪齋
藏本

九日題露筋祠

碎碎何年姓字疑至今昭質儼無虧須知標映千秋事只
在沈吟一決時蘋藻香流甕湖水椒蘭春荐女郎祠我來
瞻拜逢重九欲採寒花醉酒卮

孝烈捐軀事不同未聞芳頰聚雷中古來強暴原如鼠世
上貪殘總是蠱匪石但能心不轉委形何惜蛻成空雲水
佩叢祠晚神槍靈旗一剪風

項澹盦招飲別業即席賦贈

聖我羣玉讀書堂扈樓曠望瑤筵張欽崎怪石儼對酒窈

窈脩竹疑登香指次圖經窮山水別裁詩體尊韋王感愴
人乘見高義九原可作顧長庚

題王庶康扇

集園亭榭半榛蕪綠樹婆娑碧沼枯今日相逢君亦老又

枯秋扇咏霜梧

荒城分袂足酸辛拙句吟來字字真回晉甘季如舊夢滿

園秋色送行人

題項澹齋園亭兼呈圖園侍御

疎豁亭軒縹緲樓我來吟睡正高秋世情邈矣山同遠人

陳學士文集

卷一八

五

蘭雪齋
藏本

意澹然竹共幽邱壑胸中見禽回蓬蒿徑裡想辛裘習池

風味還如此好與山公作勝遊

和圖園侍御醉後八倦歌原韻

達人嗜酒飲侍僂高酣况貌逢壺顛雲房煉氣象化權所

飲幾何醉欲眠呂公踪迹酒人傳飛吟碧落蒼梧連青地

不動影頰狀張叟重觴忽忘天白驢在苟失金鞭支頤伸

脚如乘船為肩公子少且妍金牌應抵酒家錢彼姝飛夢

落離邊零陵墟市滄桑前李公支離帝解懸神遊太華踏

嶠筵吹簫誰子遊響泉參差不倚瞻歌篇玉池荷葉方田

出淮南風物清和天凌雲絕唱選欲仙方知任真無所先

重過蒙陰望蒙山

嶺坑縹緲復續紛不似名山只似雲橫嶺側醉那可數層

巒疊嶂香難分千巘亂簇蓮花萼百里全堆皺縠紋不用

臨風感搖落望中靄氣正氤氳

發全流曉望口占

白雲如海浩茫茫巖畫山巒紫翠粧會向家藏圖上見蓬

萊死在水中央

蚤發全流途中望岱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六

蘭雪齋
藏本

明發宿雨歇這剛展遐眺忽訝東溟徙烟濤何森森羣山

恐沒臧腹有青螺小西北驚突兀雙峰擢窈窕詎有粉黛

山繚白青紫繞巨浪浸其根洶洶欲震掉朝暎雲中出激

湫生光皎龍從玉臺秀瑩潔青冥杳瞥服了無睹浮日行

雲崑崙乃海市現屨氣結縹緲須臾雲竇破山腰露青縹

乃知境非虛蹶恨所見小移時忽翹首雙峰出雲秒九疊

翠芙蓉粉痕見微渺疑是青瑤瑤玲瓏堆天表行行岳麓

近雲散西日皦山容還依舊巖壑一目了徒侶盡愕眙神

異誰能靡

傲來山土人亦名此山

拔地凌空比岱宗真無片石肯從容分將太華青蓮華
作峩嶇白雪峯絕壁攢圍森劍戟連岡突怒起蛟龍行人
幾度東南望鎔指金泥頂上封

壬子八月赴會城夢中得句吟咏而寤續成一律

獸孤寺前山水流獸孤嶺上野雲秋秋雲欲雨低寒鴈流
水無心下海鷗夢裏獨吟風露浩塵中那卜林塘幽何當
一衲儵然去汀月寒生古石樓用賈島句

外間有傳子除授直隸總河者固知其安然亦非衰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七

蘭雪齋藏本

老所克堪也人苦不自量予之自量審矣爰賦二

普示兒姪

持節行田四載餘常同野老課畦蔬種古稱占季有准楊

兼柳師曠曰福生于柳及楊師物無欺鵠共魚多水魚

下為水至分數聊肆微勤開井畝敢憑中智策河渠

聖朝若責桑榆效綠筆猶堪佐著書子官禁林十餘載未嘗一預文事

天風歛我墮田間便與農夫共往還每自開畦分白水有

時憫雨叩青山秋時雨少禱唐山輒有水至頰季稱熟民聲喜十月場

登官緒開仰認至恩堪俟老臣心早已絕躋攀

世瞻好招賞醉醪向蔡中山金雲聯分賦

酒作名花解醉人更憐清婉不爭春開當芍藥將殘後香
接玫瑰欲謝辰秬此便堪推物理問君何以酌花神主人
况復能留客觴酌傳來莫計巡

十月朔八日天日澄鮮迥非恒境比閩邸抄 詔

諭所頒中和懋大熙朕成周之盛固感召應爾非
偶朕也爰賦長句以誌林慶

曠彩天光晚入櫺霏餘何事更昂昂開簾正挹涵秋碧潑
眼還疑過雨青韶海自應金的嶽映山先已翠玲峴漫言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八

蘭雪齋藏本

黍谷春回早日日 溫綸下 帝廷

恭輓 世宗憲皇帝四首

四海蒼生哭向天恩勤腹我十三年無米儘飽 天倉

粟多稔還沾 內府錢萬井艱辛懸轍座 九重憂樂

在農田祗今 龍駕歸何處不見曾孫取十千

厝注能奈造化工 聖心淵穆與天通頑根自珍清霜

下佳植全滋化雨中紫鳳青麟呈道泰神泉瑞穀報年豐

還知忠我無疆意降降常如在宥同

封事紛紜集玉京多方 批答軫 皇情羣工各稟

天威近萬象全羅 睿鑑精直共虞書爭與要轉嫌周

詒未分明小臣拜 賜恩如昨纔啟琅函泪滿纓

會於 聖節觀 龍顏雲日光華咫尺問重愧頽齡

天語問侶憐餘景鬢毛斑乘榆自分終無補牙劍渾疑尚

可攀况是秋風搖落候椰堪引領望 橋山

聞奉 旨撤回之信口占志喜轉念 贊王經始

之勞輒復愴狀又成二首

身名忝列玉堂仙墮向塵中豈偶然秋水奉菱親補塿正雍

五年文安大隄危險予以 春山荷鋪遠尋泉力爭斷岍龍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九 藏 蘭 雪 齋 本

流窟 將州善來營窟穴堤 圖繪流民水木年十一年折

流據實人告奉 命 今日承 恩隸舊院花磚影裏任

安眠

勞踪雖喜劾金門回首塵中欲斷魂岍岍春流瀾蕩澤家

家秋稱飽餘恩四時有序成功去十載無端作具有也識

人間皆幻夢可能無泪灑梁園

戎東 博馬元仲乞花曹氏園原為曹州作表誌介

之

從來不索作碑錢却愛名琴煇眼妍芍藥能多憐藉藉政

現香重喜纏綿泥他金谷連枝贈伴我維摩一榻禪兜與
乞隣君莫笑清禴正好散花天

林曲泉總戎以官餅見貽賦以誌謝曲泉以乙未秋

定州中 丞之門

紅綾賜餅咎同沾秋實春華各自拈今日分遺風味別團

團香月出雲奩

世瞻園亭招飲河寨中山賦

人間聚散本無期且共韶華進一卮紅入舊叢花破萼綠

添新影柳垂絲與醜藉草成酬酢話劇停杯感別離嗚烏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十 藏 蘭 雪 齋 本

一聲如勸客暫時相賞莫相違用杜句

長夜不寐追尋往事感 賢王之知遇不禁潸然因

成長句所謂歌以當哭也

吐握光風滿直廬乙巳十一月見 王天人眉宇見 王

初片言投合叨前席千里追隨託後車親授鸞箋看倚馬

教命職奏常分玉饌笑歌魚王將食必分 其以饌如今海內無知

已回首梁園痛有餘

上相居憂未輔行時高安相公 以家難南歸鄙儒橐筆侍南征朝餐暮

館中人授水阻山迴導騎迎王以查勘水利應職源流故 日行不循驛路尋山逐水

而駐地無逆旅至則館舍嚴然甘珍疊至嘗分道行踏
晚則會晤而山水迴互之處往往六道迷津惺惺問設
已馳馬本不令人憐退讓何會解事愛聰明王謂其不炫
來迎矣非此行幾不知聰明乃爾易陽橋畔行宮側越北口
然出天慧非從硬本中來者聖祖行宮 王避居橋外
側室與劇談夜分始出 銀燭湘簾話二更

存全未設官僚如山案牘憑誰問伯水金錢箇裡銷從此
權衡跡 邸第命謀原不廢芻蕘時鑄有總理水利營田
護之而辭署官屬未設各工圖冊使印委張湘門琢同某
所操幣亦不關白內外俱無統紀心痲憂之因屏節亭津
極言其未便 王動容激賞歸朝即
奏設水利衙門分四司以並其事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十一 蘭雪齋 本
春園閑步愴然感懷得三截句

榆錢鋪地春將晚 風柳吹綿日欲斜 忽憶交輝園畔路 此時正咏白桃花
交輝園西畔有白桃花與阿琛亭同咏

似識如妖視欲焚 梅將纖意鬪清芬 祇今記得傷心句 洞日蒸霞已變雲
此白桃花舊句也

東風御柳斷腸歌 事去人亡可奈何 萬縷盡隨鷓鴣背 日千絲爭挽鴨頭波
又與阿琛亭同賦 寒食東風御柳斜 此聯大為同輩欣賞 然日下水流竟成 語矣

禱雨有應志喜
心香徒步叫蒼旻 雨障消除仰大雲
大雲龍王號 日日驚 也出大藏

傳出裁帽家 家喜詭窈穿裙無知入井 驚孩驚四月
空早蟬相繼得非災 由人典耶 有力運天仗 聖君
始信神明原不隔 四郊霑洒已紛紛

百變雲容役我心 黥然南望海埔深 層閣方快三更溜 田
所先沾一尺霖 應夢故人還似谷 雍正十年王母直制軍
然者覺而診之曰 龍霖沛然已告我矣 已 關情龍意到于
而大樹今結實之始 復夢如初 亦復是應 關情龍意到于
今予自雍正四年 凡有 何當再浦原田澤 願首陳辭酒重
水旱騰龍神 龍應

七夕田園復得大雨 河水長五尺 灌溉優渥 稅稔皆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十一 蘭雪齋 本
秀時子奉撤回京行有日矣

前月月幾望 雨足河水盈 間日復霖沛 歡喜陂民聲 僉云
水沓至未卽開溝 墜詎知消落 疾方乃爭斗 升錯迓 咎人
事悲願乞圓 霧稅稔方欲秀 無水豈能成 瓣香日拜 稽望
雲時屏營 幸茲月初吉 一雨施開平 河流增逾尺 浸灌未
有贏 延疇及七夕 大澤來天庭 翻盆注 駛雨徹夜 喧奔霆
起脉河失涯 旋看稻沒 莖千畦 泱泱白 萬隴油 油青漫 言
五尺流 立見百室 寧康年 遺父老 感謝通神明 匪敢貪天
力 聊自竭 精誠 社燕雖高翔 能無故 學情

力聊自竭 精誠 社燕雖高翔 能無故 學情

贈潘宜可時潞州人工醫嗜茶能草書
嘗蓄古硯秦中山友也

聳君如古人所恨未嘗見迹近韓康市品入一行傳斗粟
通隣里竿牘絕府縣澹無俗世營辦有殘暴戀不持泉明
杖嘗弄東坡硯幾度見新詩詩思清練練少霞為我言古
底開生回子亦放浪人誤被塵網罟甲子與君同邸壑輸
歎擅人生適意耳令僕何足炫無求貧亦富有制貴猶賤
乞身苦不蚤齒髮流年變安得訪君遊甌笠從所便敷彼
秀瑯琊徒與夢中羨

罷官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七

蘭雪齋
藏本

雉出樊籠馬脫羈心便不戀稻梁肥餘生付與雙行脚裏
體從他百衲衣田舍都無原淨土兒孫縱好豈真依因緣
欲到茶甌破傀儡場中蚤息機

姓名雖未齒齊民可奈疎頑老病身散木本非煎度樹勞
炊合讓後來薪齋單不用頻書疾名紙何須更倩人借汝
鉗鎚成解脫投閒聊自返吾真

重過津門感舊

玉樓秋樹記初季人太蕉花荔子莫莫向舊遊追斷夢人
生離合總因緣孫思曠

舊苑香林此重過老龍東漢居士唵處鶴遺策道士王野鶴工

和疎狂憶得會游處小艇夜衝三汊河龍東漢震

憐君舊邁偏傳女笑我迂疎卻有兒秋碧堂中琴酒客絕

人終不負心知鄭伯倪

藝園著個疎狂客襟度如君湖海寬斷井頽垣土城野當

季人望是僊壇王于宜

丁巳冬于役會城李宮保授館先臨開筵曲譙義存

舊雨龍賁窮途感成一首

塵裾便接令公香雅度奇懷那可量落月懷人嚴鄭國春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十四

蘭雪齋
藏本

風醉客越錢王門屯虎豹旌旗滿席鎮瑤瑤七箸光身是
門前老賓客特寬禮數恕疎狂

不加羈勒令驅馳還共山公把酒卮舉世莫憐騏驥老唯

公偏惜羽毛奇窮人錯擬羅昭諫過客爭傳杜拾遺自顧

非才况衰朽未知何以答恩私

宮保李公有盧溝之役攜持同行以 御賜白馬

借乘感賦一律

賜來龍馬借教騎曉日春郊縱轡肯塵靜四蹄風颯颯練

飄八尺影離離騰騰雅與英雄稱深穩還將衰老宜轉蹀

班人交態薄君登我馬不相知

以事入都去家門數里不入徑返示鳳玉兩兒

平生愛女名琴友孝義人稱有父風一病沈綿經歲月兩
心榮繁隔西東憐渠抵切猶生面譬我應知已死同以此
過門從不入自欺聊自慰衰翁

途中遇雨正耕藉之前一日也喜占一律

四野雲垂雨氣涼我行沾浮亦何妨萬家雲麥青含露一
尺春犂黑沃漿天既降康膏我理人當志喜報吾皇

遙知藉畝三推處原隰氤氳土香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五

藏

本

官保耕藉前一日露凝既淡土膏合潤至期而露成

禮之後澍雨大沛原隰露足言聲騰喜託為希有

率成一律

感召方知事可憑躬耕纔罷雨重興廉織預破三春塊霖
霈旋盈萬耦勝已見來甦催夏稔春觀黍稷報秋登更聞
父老分明語此喜年來得未曾

喜雨呈官保李公

故人谷入夢龍霖果沛然龍老名霖沛然其半也向營樞
田閣雨時慶之必大湖展驗樞
府閣恒場命伴雲漢篇屬思正清夜備想公夢頂仰惟

君肝勞俯嗟未相懸

君民交寸衷賜毫難具宣思多

轉成寐忽喜舊夢牽故人何處來儼然坐我前晨興心自
諸知是雨信傳弄尋張仲蔚說夢蓮池邊歸來蕪香坐濡
筆遂盈箋呈達見激賞盡我意寒炭已于西郎寺靈雨鋪
壇筵祇濯潔身心齋明省過愆期以廿四朝心香叩旻天
前期方瞞耳精誠已格焉翬雲似灑墨驟雨如飛泉萬方

聲一桀八表暮相連逾時陣頭過細雨方出涓千條柳線
垂萬點荷珠圓隨風徐復步入夜斷遠聯煩暑淨城郭均
塊破原田小曉曉角連簷溜潏潏潏開門問雨足歡聲騰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六

藏

本

市塵業備南郊至裴衣尙在肩諾言泥沒裸腳獨乃越阡

行旅自北來途潦及馬鞵蚤不浮秀發晚菽苗羊綿此雨

未曾有已告豐盈季天人梓誠應原唯心所專送喜報

九重

主聖得臣賢

宮保屢過蓮池其語次天池侍御原韻
山公最愛習池行謝傳東山共遠情問柳尋花正瀟灑談
兵說劍忽縱橫十行奏牘言泉瀉千里關河聖嘯清傾倒
不知春日暮但登林鳥換喉聲

苗荆李藝老

苗荆李藝老

苗荆李藝老

將以君為俠史冊紛堆床談言往往妙微中堯今吊古神
飛揚將以君為儒詰願烈士腸人生緩急時有乘空破
險誰能當昂藏七尺骨如鐵冷眼看人心膽熱平生然諾
重黃金浮世功名冷水雪家傍銅臺漳水流銅臺烟冷鄴
城秋常欲騎鯨秋水上有時射虎南山須行踪偶踏塵埃
陌幾載信陵堂上客場來邂逅識君學意氣相關共肝膈
相見時難別亦難一杯酒盡泪關干我今衰老垂七十何
地何時重探看

留別彭樂君觀察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七 藏 蘭 齋 本

聿子初來時見者皆屏跡自顧非落人胡為見辟易物情
固懸籟于彼何所責諒哉君子心畧不殊今昔適我不違
朝欵言常永夕齒頰借餘韻枯羸分潤澤索寞窮途中得
之自慰藉風管津水涓獨立識高格直心是非不隨時
順逆雲中月原皎翳去天逾碧予本放浪人抗言不暇擇
世論密如蠶運則怨尤積幾以蠅之青而點鶴之白問君
何所取好我終無取

留別宮保李公二首

分克牛馬乖風塵誰信翻為座上賓請放心情仍作我英

雄襟度不猶人迴翔 朱邸銜恩久于受知 賢男佛鹽

車感遇新懷香撫今兼惜別分攜爭忍泪沾巾

龍門才氣九州橫吐握何緣及老生自是將軍有母客頻

教遊子失離情花時乘興高軒過雨後開樽套馬迎郵吏

臨岐叨盛饒銷冤忍聽按歌聲

當城懷古

荻花蘆葉水茫茫中有殘堤十里長千載風波淘不盡當

城猶自說楊郎

奉 召還京固安道中遇雨感賦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六 藏 蘭 齋 本

纔謝鹽車體乍輕何辭漳淖趨歸巢林鳥亦呼泥滑歛

酒人應笑雨行悔墮水因殘喪我寧為土梗且尊生前身

脈望原書蠹願老繡摹合 聖剛

引 見志感

年垂七十合懸車又逐時髦上 玉除將作免隨都水

監結銜真得小鴻臚歸來骨肉重相聚此後身心始自如

感幸交襄難具寫勝於通籍拜 恩初

夢 怡賢親王籌咨永定河慨然長慮樂括其語為

詩記之

不屬宣房瓠子薪金錢十萬築沙塵不辨料而特提徒源賢王夢中語也
莫繼探源志王每欲親探河源都水翻成居水人菜垣居
詩一代賢勞留幻影平生恩遇廣酸辛秋衾夢與塘蒲晚水漢書
猶是西園應教身

題隣翁李子偉小照

軒冕臺聲真市塵用東坡和陶詩語似君標格轉儵然雖居紫陌
紅塵裡死在廉泉讓水邊剖斗不須追太古自量便已謬
神僊用李廷事從知是法皆平等點檢人流覺汝賢

論坡公兩初晴樓上晚景詩恍然有感輒成長句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人

五

蘭雪齋本

煙雲好處苦無多坡詩烟雲好處無多味到回甘鬢已皤于及取昏鴉木到間
剩有閒心向西竺更無佳句騎東坡文能入慧原為業性
復甦奇總是魔身吟滔滔逐流水餘生何事怨蹉跎

鄭工尹以菊花二本見貽憶與乃公屢庵對菊小飲

竝有澹如之韻感今追往不勝慨然率賦一律東

謝

秋碧堂中醉菊時主人泥酒客題詩一從往事隨流水每
到花期結夢思傲兀心情君獨賞蕭疎風味我偏知郎君
也解憐岑寂為買寒香贈兩枝

閒居卽事

筆床書卷伴閒身蕭散偏宜漫浪人膝下雖係強解事室
中業嬾老忘貧敝裘典去貽鄉故狂句括來贈比隣靜裡
思量如筏語爐烟銷處識香塵

哭李宮保二首

更於何處覓斯人報國肝腸木老身此日威名猶說虎舊
時行選罷埋輪孤行一意原無與結矣三朝似有神
晁是歸全恩禮盛朝廷所以勸為臣

應為 朝廷惜此人凡流直合百其身風高絕壁松千尺

陳學士文集

卷十人

五

蘭雪齋本

心捧中天日一輪芴畫山川能縮地陣迴蛇鳥動疑神常
嫌未遂臨戎志不作邊陲禦侮臣

送玉兒赴閩

嗟予季行役迢迢閩海邊道里既悠遐阻隔况山川男兒
四方志超越匪所難顧予垂七十非復別離季宦海泛浮
槎知汝何時還父子本委脫聚散亦因緣茲理詎不勝離
憂悵目前恐傷遊子心翻為歡笑顏

壽觀西和尚六十

當年曾讀儀光傳今日真逢觀上人玩以濠身嚴佛土蚤

判殘質報天親神徵自是離塵傷世難翻成助道因夙命
已通無量劫入閻甲子始周巡

女孫照乘賦一絕句題曰折盡丁香花吟此示之

瓶中香滿樹頭空不受摧殘昨夜風差勝芭蕉愁未展却
憐花事已匆匆

買花一普即用浚陽乞花原韻

貧來猶費買花錢照眼花枝日日妍餐色轉忘饑顛願飲
香真起疾纏綿曾聞施佛能如願誰道薰人解破禪典盡
春衫吾不問但言人有散花天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三

蘭雪齋本

女孫照乘生日

亭亭濯濯本無塵果是驪龍領下珍禮佛便能持般若愛
儂常自守庚申澹心不咏香奩句敏悟應知淨業人蚤晚
閒牕破岑寂繡書問字往來頻

幼孫索題梅花画扇占此書之

一枝艷雪一枝紅疑有香來便面風正是江南梅雨後含

酸子荐玉盤中

秋夜夢潘南垞同年

占盡才華不讓人卻緣兀傲合天真一時流輩分龍虎下

有陳龍潘今日江湖各賤貧忽作晨風生羽翼宛從落月
見丰神此生無復相逢日惟願秋宵夢寐頻

病中口號

幾度森然隔世塵欲尋真宰問前因投將綵筆空成塚賦
與奇謀不了身半策匡時人共拾 二朝報國志無伸
還從妻子萍蓬聚駒隙光中共苦辛

除夕三首

掃迹卧窮巷歲杪門如市所賣粥米值詭詐紛聒耳自嘆
生計拙實貧供食指推遷及茲辰空言固難抵恨無避債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三

蘭雪齋本

臺何處堪逃此忽來淮海信故人書一紙分洙濡涸轍開
緇心乍喜即用償宿逋追憶空壘恥一身無寸業此患當
未已今歲今夕休明年明日始我本褊衷人平生慎操履
豈料耄及年落節近貧鄙外既愧友朋內復慚妻子餘生
成贅疣殘蛻良可委

憶昔始通籍祿薄不代耕甘脆奉翁媪乾餒均弟兄貫取
救匱乏解顏接荒倉此輩競錐刀逾約輒喧爭每屆歲將
除追呼出惡聲解紛賴良友冀耐貽贈託深情是時無他
顧壹意念所生常懷風木懼且竭烏鳥誠忍詢未為辱受

原缺第二十三、二十四葉

題梅循齋同年採葵圖

紫蘭紅葉各爭時忽憶山中獨採葵晚態不因承露側傾
心端為向陽移花期十日相終始臣前三朝好護持誰與
閒窓寫幽意江湖廊廟總如斯

菊香

塵慮偶然歇乃知菊有芳清芬入鼻觀澹旨恣舌嘗自于
致勝友几席日相祥但解愛佳色未始把幽香花香非無
有意葉紛飛揚迴思日用間至味出尋常朝暄足奇溫晚
食勝膏粱屢空襄顏子貸粟思蒙莊聊以永今朝來日非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五

菊香齋藏本

所量昔千墮水因隨列趨明光閭闔方已啓鴛鴦儼成行
鄉且近 天顏僉咈分炎涼冰炭滿懷抱暑刻繁迴腸何
如陋巷士沒齒無滄萊况復十年中時太人已亡視咎猶
視今徒貽來者傷達人解其會兀坐藹離傍有酒汎其英
無酒弄空觴澹泊有真意節此近義皇

庚申十二月廿有六日題賜家印

衰年筋力強支持賴汝調扶仔細知衣被隨時節寒暖
湯稱意別澗瀟嗣音未覺前徽徽吾母事舅姑先王克孝
父母每稱曰孝
還堪後世師漫道生男不生女須知佳婦勝佳兒

哭亡兒

曉風鳴黃葉寒虫泣幽草去年今夕月懷人在遠道遠道
有歸期此別無還期形骸委宰木魂魄何所之爺娘與不
聞兒女哭不知缺月有再圓何妨暫時缺一缺永不圓忍
對團圓月老人七十二能作幾時別神識但不昧何須泣
成血

九日哭亡兒詩

去年客裏望鄉時稚子悲陰憶父詩今日望鄉臺上望歸
來無路莫相思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五

哭亡兒齋藏本

白馬嘶風蔓草寒年年遠道不離鞍孤今菊秣無人問塵
黠連錢不忍看
時花嬌鳥媚衰翁廟市歸來笑語中堦下已殘黃菊染蒼
前猶掛畫眉籠
冷蕊寒香供令節嬌黃澹白鬪清新又逢九日花開未無
復年來買菊人

短衣匹馬不辭勞剝野纔歸又建橋此去黃泉知遠近更
無消息到今覲

辛酉除日子年七十三矣漫成長句以誌歲時

人生自古稀七十用唐子畏况我年登七十三過去心情隨副
墨本來因地問瞿曇身如食住多羅鉢莖遂飛花彌勒龍
且喜從今春日永坐看白晝小牕南

壬戌元日疊前韻

閱過物情皆暮四執他名句盡前三心華自愛芬陀利比空
華意恣何殊優鉢曇蓮花名靈照龐公借入道女孫照乘頗具慧解維
摩天女本同龕老妻以持無端水月呈光相應夢謂為業海南

陳學士文集

卷十八

三

蘭雪齋

〔清〕沈鍾撰

霞光集四卷

清刻本

吾弟鹿坪雄才績學名滿東南早歲舉京兆爲當代鉅
公所賞識以貧故奔走四方所至輒登臨題詠積有篇
什茲霞光集一編紆餘卓犖清麗芊綿兼有錢劉元白
之長間或奇情婉變流連瀟澤亦皆意致遙深可以攀
玉溪而提八叉初非致光之香匳鐵崖之續幣所能比
似也夫美人香草騷人所以馮怨鹿坪屢躋春官飢驅
道路而乃托於閨房兒女子之詞以抒其無聊不平之
况其思遠而其情悲矣憶甲午秋與余相遇於武昌同
登黃鶴樓慷慨弔古閱三年迄今丁酉秋復相遇於津

霞光集詩序

門兩人寥落如故時適在方壺第齋頭三人酣飲至夜
半鹿坪出茲集示余讀之則舊遊歷歷如昨而漂零之
歎爾我同之不禁清淚之涔涔下也雖然鹿坪抱負非
常知音不乏行且南宮中選入 承明著作之廬所爲
歌詩皆將上追典引下躡貞符以附於雅頌之後則茲
集不又爲剽語也哉丁酉重九前三日茗上船翁愚兄
樹本拜題於直沽寓舍

附毛西河太史書

老耳雖聾一聞大名如晨鐘之警於心若大文方幅清

新伏蕩翻覆可喜則雖盲者猶思見之况眊目儼存其
啓我蒙昧多矣所歎者馬齒過長未審過此會合否耳
弟以避人故走徧天涯相識者衆然實無多人如貴鄉
迦陵蓉湖皆先我反真大抵皆才人之尤者耳先生以
才子而生名郡卽出其所著早足以雄長藝林辟易儕
輩特弟所推望不止於是方今理學源流微而莫續天
鍾之英必有抒發揮戈力挽先生寧得無意乎小兒南
歸服教已多數行之復難伸意緒老筆恍惚惟祈諒之
奇齡頓首

霞光集詩序

二

霞光集詩目

卷一

古詩近體共計一百三十三首

卷二

古詩近體共計一百三十八首

卷三

古詩近體共計一百三十五首

卷四

古詩近體共計一百五十首

霞光集詩目

霞光集

詩卷一

夢遊

絡角明河澹雨餘石樓香冷近仙居吟成半入霞光集
好夢時時到玉虛

春日都門雜咏

萬國共球進尙方迎春纔罷蒲城世小侯玳較趨燈市
幼婦珠斝集象房西苑魚龍陳百戲前門烟火賽諸王

霞光集

詩卷一

太平樂事真難盡擁路笙歌夜未央

紛紛車馬向斜街廟市新年鬪物華攤出盡為三代器

買歸都屬五侯家爭奇動廢中人產炫異先烘上品花

觸目琳瑯堪歎賞尋常珠玉等泥沙

二月輕寒好踏青御溝初放柳條新紅粧玉貌滿裙女

碧幃珠輪上塚人巷鼓敲殘元夜月鴛簫吹暖杏花春

最憐扶動鞦韆索拂地長裾惹畫塵

金魚池上綠波生又見城南逐隊行到處開缸沽酒望

蒲街敲盞賣冰聲下朝成里香車迅挾彈諸郎駿馬輕



近日放鷺人漸少夜來微雨是清明

褪綿初試袷衣新楊柳風來縹緲塵簾底呼名輸小朱

花間贈果羨安仁六官脂水添春漲九陌香泥襯紫裊

踏遍鳳城西去路韶光昵熱冶遊人

開溝過後百花殘早有豐臺繼牡丹菱尾風光洵異數

擔頭春色更殊觀攜樽看去香先醉走馬駝來露未乾

屈指一年芳事了幾回行樂在長安

少年行

驕嘶白馬傍花行錦韉雕鞍照眼明走過畫樓回首看

霞光集

詩卷一

二

故拋金彈打流鶯

紅錦纏頭不論錢春風買笑向歌筵玉簫金管中宵歇

醉擁如花抱月眠

花前列炬照飛觴自劈蠻箋製樂章開出魏宮銅雀硯

玉人親捧到身旁

春塲走馬擊星毬千騎雄看在上頭出世自誇枝葉貴

輕他征戰得封侯

餉茶

清曉黃封出內家紛攜銀盒餉春芽昨宵馬上新傳進

已到江南穀雨茶

小院

垂楊下馬叩柴扉入院鶯看香蒲衣一桁獨留春色在

紅薔薇吹白薔薇

初夏憶江南景物

頭番笋過又新茶夢裏江南景物奢最是牡丹開欲謝

玫瑰收買論籃花

蚕豆肥時麥秀腰吳儂饒口味偏饒街頭幾日無刀鱗

又有鱖魚賣過橋

霞光集

詩卷一

三

別港潮通打棹迴岸頭亭子棟花開薰風吹過香膠味

知是邨南煮酒來

布網從教鳥雀驚西園日日護朱櫻自從拆了鞦韆後

花下惟聞擊竹聲

瑣廳

瑣廳深閉百花叢閒煞金鈎控晚風小燕未容窺戶牖

奇香那許出房櫳愁蛾想見燈邊簇畫曆遙憐鏡裏紅

料得踏青寒食近定逢南陌鈿車中

廢苑

古道誰家苑荆榛半掩門雨淋金鎖繡塵罨屋牕昏破
硯填荒徑殘碑補斷垣夕陽人跡少何處問王孫

輓桑夫人靜菴兼慰德其

誰令垂老滯天涯十載勞心兩鬢華
閣中細楷羨簪花牙籤空秘圖書府
曾有詩冊進呈絳帳長懸
仕女家薄命才人同一嘆斷魂芳草夕陽斜

雲樹鄉關夢裏遊病餘猶自說揚州
兒女經營累客愁枝上青春容易老鏡中白日苦難留
蕭蕭短髮東風惡爲語梁鴻莫淚流

霞光集

詩卷一

四

重三

小雨霏微送巨羅重三今日興如何相沿舊俗仍寒食
不減遺風近永和城外綠楊侵亞字簾前歸燕碍微波
當年好事君知否又向山陰載酒過

戊戌榜後送良御南歸

相看此別最酸辛同是劉蕢一輩人君去名山供著述
我留京國尙風塵雷轟日下空文藻
良御選有日網遍下麗澤集
中原失鳳麟老識龍頭終有屬他年早占曲江春

昨會

昨會群仙阿母家彩鸞雙引紫雲車瑤池宴罷飛瓊去
留得釵頭顚子花

黃金條脫降羊家知是仙人萼綠華一曲鳳笙留不住
天風吹落碧桃花

合歡詞

青鳥書初下銀河路始通酒傾金鑿落花映玉玲瓏雜
管繁春奏華燈結夜紅寶奩開素影團扇着方空壓髻
釵垂鳳纏腰帶珮璫騎蟾辭桂殿捧貝出龍宮石擬三
生訂緣非邂逅同祇應愁閉月疇不歎驚鴻妙麗天生

霞光集

詩卷一

五

就端相畫欠工仙姿看窈窕星眼覺朦朧閣煖香風度
鄉柔淑景融雲翹藏鈿盒錦被覆薰籠弱態含愁黛芳
心露綺叢行雲來夢峽比翼狎歡慵繾綣情難盡徘徊
漏未終莫嫌良夜促明月在梧桐

不待

不待牽牛鵲渚邊停梭底事下瑤天穿鍼會上曾相識
乞巧樓前最可憐香冷步虛星欲滴夜闌私語月將偏
乘風一別支機石小謫塵寰十五年

二月二十九日作

長記春風二月時櫻桃花下把君卮蕭疎供具隨家儉
淡薄粧施與性宜十載驅馳應笑我百年稱慶慣輸伊
琴樽定有安閒日莫爲浮雲怨別離

雜詩

翡翠牕櫺白玉除年時碑版夢中書仙人近日無消息
思煞花前小鹿車

設榻

清風時到碧紗厨四面荷香襲五銖欹枕自眠桐葉下

新蒲八尺勝龍鬚

霞光集

詩卷一

六

玉枕玲瓏貯素馨夢回熏徹酒微醒橫陳不用明珠照
自有清光射畫檣

池上

青團扇子曲池頭幾度來逢鏡裏遊蓮粉一灣風自散
荷珠千點雨初收鴛分比翼迎雙槳蟬曳殘聲近小樓
新月照人歸去後晚涼吟斷木蘭舟

瓊樓

瓊樓十二列仙居纔去瑤天尺五餘爲語上元詢往事
偶逢黃石授奇書洞中只食青精飯水上惟乘赤鯉魚

聞道蓬山經弱海往來應自有鸞車

偶書

珊瑚筆格水晶池欲寫春愁寄所思自取澄泥瀟宿瀟
好量花露和隴麝

刺桐花下綠牕明細帙牙籤事事清宿雨乍收簾半捲
有人來聽讀書聲

春遊

好手誰能賦兩都春明親見上河圖桃花水暖浮黃頰
楊柳風柔叫畫胡玉勒爭馳車炙轂名園相倚市交衢

霞光集

詩卷一

七

當壚貰酒青旗下爲問金龜醉得無

春日和孫駕部韻

臘雪初銷綠蒨溪袷衣風引入沙堤燕辭華屋經年到
鶯占瓊林盡日啼榆火禁烟寒食近杏花酩酒踏青齊
蓬萊咫尺春無限翠柳紅牆苑在西

枕上偶成

卧對殘燈照獨眠百端交集枕函邊荒雞鼓角西風夜
斷鴈關河小雪天歲鑰屢更人事改井轆頻轉客心牽
年來宦興同水炭不及爐灰到曉爨

歲暮雜書

年華銷盡軟紅中斗柄星移旋欲東
城巷冬深稀遇雪樓臺春近易占風
故人授粲分餘祿新菜登盤薦蚤菘
擁破日高方卧起曉牕長見瓦霜融

關東魚鹿蒲街衢氣象崢嶸逼歲除
久客行藏僅僕隸愛閒情性市朝疏
天涯馬齒增新曆風雪雞栖憶敝廬
回首江鄉雲樹渺萬金何日到家書

樗材豈合置巖廊西闕東華夢渺茫
久壓班行遲作吏空懸列宿剩爲郎
名場老我天何意樂事逢春醉有鄉

霞光集

詩卷一

八

幾向鳳城驚歲晚漫從年少學新粧

着盡長安一局棋閉門袖手看高低
翩翩雪後逃鴻爪蹀躞星前趁馬蹄
巷鼓宵燈喧似海梅花臘酒飲如泥
東皇慰我傳消息先放春回禁苑西

盆梅

燕市爭看出客梅買歸暖趁隔年開
春風只道江南早更早江南十倍來
溪邊竹外慣行吟蹋雪衝泥意獨深
今日一樽爐火畔不須驢背更相尋

風緊雲繁作雪天重簾暖閣對花眠
炕頭香引瑤臺夢未到羅浮已遇仙

竹籬茅舍數枝橫每到花時不入城
記起屋邊三十樹爲君忽動故園情

韓少司農新構落成

鳳城西去接沙堤曲檻迴廊面面低
退直幾逢休沐暇五更輕報早朝雞

暖室新垂白氈簾綺疏香鴨護沉烟
一樽滿引黃封酒醉裏渾忘數九天

霞光集

詩卷一

九

玉軸牙籤萬卷餘晴牕檢點興何如
等閒未許常人見都是 天家賜出書

朔風吹雪蒲長安賜着輕貂了不寒
添得西山牕外景下朝先上小樓看

猩色氍毹匝地鋪融融光景世間無
憑君更借調元手爲勸消寒九九圖

承明馬首見朝曦入直常看被 主恩
身惹御香歸第晚房櫳深處盡春溫

又新築小樓成

小樓高出萬家烟下界人窺上界仙布席纔盈方丈地
披襟恰近九重天城頭日落山光紫樹杪青來塔影圓
遙想佛燈初上處兩行歸炬引金蓮

樓中奉
大士像

西園卽事

風吹鴨脚蒲空廊野菊籬邊放早黃幾日半晴兼半雨
可知天氣近重陽

雪中

獵獵西風雪正酣閉門三日卧袁安但教有酒何妨大
偏是無裘分外寒烏几漸高牕紙破硯蟾初結墨花乾

霞光集

詩卷一

十

灞橋詩思應清絕一任梅梢壓凍鞍

龍姪生日詩以示之

吾家累世傳清白江左簪纓垂奕奕吳興分派及毘陵
甲第蟬聯今似昔毘陵首數光祿公一代勲名著鼎鐘
諫草千篇在人口當時自作清流宗繼起尤稱賢刺史
早掇巍科衣金紫功高銅柱到時平百粵長城屹然峙
爾祖文章更有名掄才往往冠群英金殿臚傳盡歎服
至今海內猶相傾愧我無能事奔走微名忝竊祥公後
青細事業在汝曹箕裘勿墮前人守汝與吾兒齒並長

汝文今比吾兒強鳳毛指日振霄漢吾家賴汝綿書香

送介山弟赴任永川

鄂筒佳釀浣花箋此去爲郎好是仙漫道之官將萬里
須知報政只三年吟成香國風生座卧對英山月蒲天
春草不勞頻入夢繡衣遙待五雲邊

瓶荷和單度常韻

亭亭妙質自生香一種清芬到玉堂醉裏對君千遍咏
恍疑身已在橫塘

霞光集

詩卷一

十一

已解相如渴病來

天津送白二秀才歸彭城

蒹葭老盡海門秋去去離帆載客愁末路未售千里骨
西風空敝十年裘雞聲遠繞燕丹郭雁影橫過太白樓
歸到雲龍饒著述讀書精舍近山頭

古從軍行

朔風吹雪滿陰山單于跳梁夜叩關漢皇徵兵出挑戰
萬騎曾無一騎還從此年年事征伐長驅填蒲長城窟
裂膚墮指凍且僵不須對敵先淪沒積屍遍野草木腥

荒原白日鬼火青深閨夜夜夢相見可憐枯骨無精靈
我思民命一何苦棄擲沙場賤如土安得千秋萬載長
太平坐看唐堯兩堦舞

棄婦行

十三學女紅十五理操作謹身如執玉不敢少差錯十
七嫁爲婦得遂于飛樂上堂拜舅姑甘旨佐歡噉自憐
裙布姿守此藜與藿誰知一言忤中道恩情薄被棄在
路旁徒爲閨里謔竭忠顧見疑欲美反得惡我生匪不
辰衆毀黃金鍊憔悴勿復言腰肢日以削妾悲自薄命
霞光集 詩卷一 三
敢謂良人虐持此金石心寧憂委溝壑

異鳥篇

昨有一異鳥集我庭之前諦視具五色毛羽豐且妍云
自丹山來暫假以息肩主人三歎惜愛此何翩躚相戒
善飲啄弗使違其天豈知群鴉性不解骨肉憐耽耽伺
其旁一飽方欣然我哀此異鳥亦復遭迍邐彼鴉固不
良爾亦不自全胡爲久棲止弗致青雲顛

門外

杏花十里酒旗新忙煞長安買醉人昨日打從門外去

馬蹄踏遍鳳城春

輕車

車如流水競斜陽芳草青青輦路長忽地一聲呼小朱
回頭已是隔官牆

避暑

避暑新移水殿來菱荷香繞綠牕開竟床織得龍鱗簟
費却淇園幾箇材

六月二十七夜微雨頗涼偶得一絕

了無殘暑入虛堂細雨慵開簾一牀却怪海門風土異

霞光集

詩卷一

三

不曾秋到已先涼

即佩谷水亭和家操堂太史韻

涿水城南萬柳斜伊人牕檻隔蒹葭長留詩卷同巢父
蒲戴茶烟似陸家淺碧自篋千斛酒高低閒種一闌花
溪頭誰喚眠鷗覺有客初停太史車

代贈

青雲才子賦乘龍去就瑤臺十二重玉杵日從塵世合
赤闌橋與上仙逢盤螭花結同心艷睡鴨香浮百和濃
蕭史醉時芳讌罷隔牕蓮漏正春容

題友人村居

數椽茆屋杏花紅，橫板橋頭有港通。
柳下小亭才一笠，門前餘圃只三弓。
桑麻雞犬非秦世，人物衣冠近古風。
我欲耦耕長結伴，荷鋤同入畫圖中。

鴉紅橋旅舍

疎柳斜陽客倦行，鴉紅橋畔獨關情。
可憐下馬當牕處，一點秋花太瘦生。

自津門歸舟中作

扁舟歸自海門邊，旅况無慘擁被眠。
蒲浦敗荷搖晚照，霞光集

詩卷一

古

半溪衰柳隔秋烟，漁燈明滅依荒岸。
雁字欹斜沒遠天，三口水程行未穩。
破愁全賴酒爲緣。

趙北口

酒旗斜露柳毵毵，側帽風前倚半酣。
十里紅橋過趙北，廿年故我又燕南。
江鄉粉本差相近，京雒緇塵恐不堪。
躑躅馬蹄何日了，水光山色負魚翁。

過琉璃橋

車走雷聲失睡鄉，琉璃橋上去匆忙。
驚指塵眼琴帷過，看盡西山在夕陽。

盧溝橋

西山歷歷近皇州，一綫桑乾水細流。
車馬幾經塵撲面，醉醒頻過柳牽愁。
早年通籍身仍賤，長日離家老尚遊。
橋上狡狴應見慣，笑人躑躅又盧溝。

黃金臺懷古

長占春風野薺開，一坏空復剩崔巍。
但令世主能招士，何必黃金始築臺。
四海鳳麟歸苑囿，中朝松柏盡徂徠。
君臣此日多交泰，那數燕昭市駿來。

秋日寓齋雜咏和周雪村韻

霞光集

詩卷一

古

自哂長爲客，年年廡下居。
羈愁牽旅雁，鄉信斷雙魚。
抱膝思殘夢，支頤想誤書。
一樽聊遣興，風月兩蕭疎。
流光直如駛，去去不復停。
老我頭將白，伊誰眼更青。
晨星沉曉角，秋井絡寒瓶。
天地浮漚寄，茫然大海萍。
松柏澹無色，青青經歲寒。
世情從反覆，吾道重金蘭。
飽飲家常飯，何辭本分官。
致君終有術，不屑道齊桓。
珍重吟佳句，長篇復短篇。
輕寒明月夜，細雨菊花天。
對酒渾忘賤，看山不記年。
耦耕曾共約，歸計總悠然。
同學多華廡，黃金空有臺。
緇袍應不戀，東閣幾人開。
自

分甘貧性誰憐作賦才倚牕還寄傲無事劃寒灰
憑軒抽卷帙窺見古人心大道本來澹高情豈自今敢
言懷白璧不羨帶黃金擬向隆中卧道遙梁父吟

含香堂於立秋日雨中移竹

上方乞得碧琅玕移趁新秋雨露溥從此玉階棲鳳穩
爲君長日報平安

冬夜書懷和周雪村韻

霜威侵被覺森寒燒盡銅荷燭淚乾撼枕馬嘶橋角驟
翻書鼠上案頭看窮愁剝立相如壁華髮難勝子夏冠

霞光集

詩卷一

六

三十年來存故我依然風雪卧長安

長至前二日雪

風雪長安夜誰憐客邸寒祇愁雙鬢改倍覺獨眠難酒
盡樽壘恥灰深爐火歡漸看回暖律淑氣渡桑乾

長至

驚人節物去堂堂涉世支離黯自傷時命不隨陽漸轉
客愁偏與日加長枕中富貴荒唐夢眼底衣冠傀儡場
回首鶯花空老盡春明塵染髮毛蒼

待字

待字年年守鏡臺春風安敢怨標梅明珠自古原無價
白璧何人肯自媒薄命瓜期天共遠斷腸花信淚同催
浣紗溪上空芳草不見王孫秣馬來

粧竟

報道新粧竟遲疑曉閣中佩腰嫌漢玉照面愛秦銅暗
蹙羞蛾翠微生暈臉紅不知心膽怯女伴羨乘龍
珍重釵頭燕今朝上綠雲問年輪碧玉評貌過雙文繡
帶鴛鴦縮羅衣葢蔻薰香階行未穩擡動隱花裙

無題

霞光集

詩卷一

七

手插香犀看上頭新歡無暇易生愁若非宋玉難爲賦
但是神仙合住樓脫下短衫分妹着畫成雙黛要郎修
簞錢花底年時節猶記相逢蒲面羞
詩篇口授記還生箋尾依稀認小名鄰里傳來新髻樣
教坊翻出舊歌聲歡筵畧坐寒猶淺罰盞寬催醉亦輕
每到夜堂先囑付不教燒燭到三更
一月粧臺注起居閒情瑣屑逐時書生成聰慧人難到
賦就輕盈畫不如簾押雙垂銀作蒜釵梁斜控玉鏤魚
近來百藝無心學漸與鄰家姊妹疎

畫閣粧成不捲簾
芙蓉雙照鏡中妍
調酥只合兒郎好
擁背何勞女弟憐
茜袖過薰容易淡
鬢花經宿未全鶩
歡情一似初盈月
守得嫦娥近望邊

七夕

穿針樓下玉屏空
青粉牆根咽露蟲
採得鳳仙花一斛
金盆同搗月明中

席上戲贈

字字明珠貫入雲
肉聲如竹聽難分
怪他滿座山堂客
走上紅氍只注君

霞光集

詩卷一

七

白團扇

團如明月潔如霜
長在青奴白拂旁
一榻茶烟詩夢醒
幾回枕上得新涼

水榭

雨餘新綠上空亭
薄醉迎風酒易醒
每到夕陽憑水榭
閒看小鴨自梳翎

秋望

寒塘楓老葉初稀
又見西風冷客衣
礎杵有時爭斷續
雁群無日不紛飛
孤村禾黍秋先盡
古戍牛羊暮自歸

回首故山天樣遠
平蕪一片襯斜暉

送陳甥聚旃赴任蓬溪

爭看借寇向巴天
青石山頭暫着鞭
去路麥風吹候館
到時花雨潤蠻田
琴聲遠徹長瀘外
詩思清隨箬竹邊
還望政成歸覲早
繡衣馳馬趁英年

同家梅溪太史賦得 御製沙柳暗紅橋分限得

橋字

上苑春風早沙堤
遍柳條溪迴迎絲
仗徑轉鎖紅橋嘶
馬疑無路啼鶯若
見招靈槎如可問
咫尺到雲霄

霞光集

詩卷一

九

九日和吟濤樾芬韻

九日秋光轉眼逢
黃金臺畔菊花叢
老看兩鬢星星白
醉覺衰顏旋旋紅
御苑樹留霜後葉
燕山雲戀晚來風
登高有客酬佳會
細酌茱萸對暮空

側帽吟哦到夕陽
騷壇旗鼓任雌黃
十年待字同牛走
千里懷歸逐雁行
自笑歌魚長作客
誰云入粟便爲郎
何當手挽銀河水
一洗悲秋九曲腸

讀俞在清懷珮集追和悼亡韻

無端失却遠山眉
月鏡樓前忍再窺
彤管贈貽纔幾日

蓬壺光景不多時可憐慧極難兼福始信情深易入癡

二十年來人再世那堪重省悼亡詩

差喜愁潘刺此身京華消遣廿年春何須鄭重傳釵盒

正好分明認笑顰燕入畫堂依舊王鴛鴦錦水記前因

朝來試檢花枝看穠李天桃取次新

初寒

嫩寒時節早霜天昨夜初裝襪被綿鄰火催機喧北垞

腰鎌穫稻及南田新添敗葉供茶竈喜見肥螯上客筵

自笑年年當此際詩情先到菊花邊

霞光集

詩卷一

干

固安道中

驢背輕敲夕照間倦行人與暮雲閒晴巒一抹林梢見

似看嘉黃屋後山

書感

破帽蒙頭懶着鞭十年遊子半幽燕西風吹上疲驢背

那抵山齋放脚眠

家計纔能十口餘長腰百斛便充如誰知近日衣魚詫

只蠹田園不蠹書

慚愧微名列孝廉高堂祿養幾時沾總饒博得官厨飯

祇恐春風白髮添

漁樵隨分是生涯忍餓皆因識字差躑躅軟紅成底事

一年年盡不歸家

雜題桐葉上

繞榻茶烟出幔遲嫩涼吹雨入新詩驚秋一片梧桐葉

飄落虛齋覆硯池

閣門人靜桂堂空露冷瑤階咽百蟲自捲疎簾看夜色

星光幾點碧梧中

片雲吹雨下平臺薄薄秋陰向晚開獨倚高梧彈綠綺

霞光集

詩卷一

壬

隔牆推過月明來

玉宇深沉月殿涼晚風偷得木樨香碧梧影裏無人見

倚遍闌干秋夜長

雨後納涼和雪村韻兼呈舍香主人

薄暮陰雲卷空庭雨乍過碧垂雙樹迥青入四山多爽

氣生虛簟涼風送巨羅不知天上客清興更如何

大樹和李六司馬韻

寄跡巖阿久風霜飽有年蟠根應拔地黛色可參天節

以孤彌峻材因老更堅定知梁棟器終不困山巔

感事次韻

壯志消磨漸不如秋花空向客中舒誰憐白首猶彈鋏
自恨青山未著書落落晨星當路少蕭蕭舊雨到門疎
年來出處都商定何用先生更卜居

戲贈在清納姬

華閨新築鳳城邊天子多情締好緣一綫自縈千里外
寸心難定廿年前下來鴛牒非容易探得驪珠豈偶然
回憶漢臯懷珮日分明重接蕊珠仙

人謂姬卽懷
珮後身故云

詠史

霞光集

詩卷一

三

劉徹雖好道凡骨非真仙形慢神亦穢安能享長年庸
主日對坐悒悒難久延所以西王母致書上元前願屈
阿環駕相須共流連

王嬌在漢宮顏色冠當時不屑事賄賂妍者遂爲媼一
朝見人主方驚絕世姿名姓既遠達追悔良已遲千載
有餘恨何況身受之悠悠毀譽人振古有如茲

君王愛老臣而臣獨年少君王尚少年而臣年已老如
何一馮唐所遇獨顛倒年亦不在少年亦不在老惟期
臣生年適合君王好

梁鴻竄海曲賈誼流長沙豈無明聖主放棄天一涯竈

邊幾焦尾獄底沉鑊鈔良材不見收千古同咨嗟

誰云爛羊胃一朝都騎尉誰云爛羊頭一朝關內侯爵

賞濫如此貽笑垂千秋得亦似芻狗失亦如浮漚得失

在片時富貴吾何求

相如賣酒傭入粟得爲郎豈期駕駟馬乘傳返故鄉閒

居茂陵日有女艷新粧一見情卽移更欲效求凰再諷

白頭吟此意徒徬徨

晚閣

霞光集

詩卷一

三

晚閣蕭疎暑亦秋藕花時覺露香浮林間月出琴樽靜
水面風來枕簟幽倚檻直如船上坐捲簾疑向鏡中遊
幾回夢越蓬瀛去一曲菱歌起白鷗

陌上

曉來微雨潤芳塵陌上青青草色勻岐路豈無名下士
輕車容有意中人生涯難買千場醉樂事休辜二月春
回首江南歌板地綠楊紅杏幾番新

需次

名心未淨落塵寰跼踏京華馬足間老望銓除慚守部

謬曾入粟欲歸班服官已覺頭顱異食俸還愁歲月慳
報國公忠疇昔願不辭冰蘖髯毛斑

春到

春到江南雪自消一湖新漲綠迢迢東風依舊勺桃柳
可有心情上畫橈

卽事

花梢垂露滴闌干池閣香銷起暮寒坐伴烏衣紅燭下
西南月落未能拚

樓頭

霞光集

詩卷一

五

漸覺春寒減樓頭社燕來廉纖一夜雨報道杏花開

秋夕

倚徙高梧下詩成月滿亭微風生木末吹動一池星

訪隱

避世深深入翠微久埋名姓問來稀晝畦種菜都成卦
計歲栽松盡合圍貪看鄰花春共醉偶逢僧奕暮忘歸
幾回探得村童信竹裏雲封白板扉

紀夢

秋夜月皎皎虛館生微涼高梧露華滋四壁鳴蛩蛩獨

宿不成寐反側卧方床俄焉夢遊去歷歷非荒唐初行

十餘里交陰蔽松臺漸入愈奇妙恍隔天一方丹崖出

懸瀑碧澗跨飛梁白鹿藉幽草赤鯉泳芳塘文鸞舒錦

翼縞鶴垂玄裳琪花散如綺珠樹列成行芝挺九莖秀

蓮開並蒂香玩賞殊未已飛甍聳道旁儼若帝子居樓

觀鬱輝煌黃金鑄作柱白玉琢爲牆雕簷類編齒瑤階

似截肪棟宇繪雲藻榱桷燦琳瑯仰視何壯麗俯思費

猜詳童子導予入屏息候東廊須臾王者出端冕坐中

堂方瞳鼻隆準面紫虬髯蒼傳呼上殿陛再拜心皇皇

霞光集

詩卷一

五

命立侍左右恩遇禮倍常湘靈瑟徐鼓弄玉簫並揚成

君擊方響飛瓊奏鸞簧衆樂旣齊舉布席前侑觴冰盤

薦火棗玉杵搗玄霜王母劈麟脯雲英進瓊漿三爵告

辭起玉袖秘龍章綠玉綴蝌蚪指示語微茫默誦叩謝

歸童子仍趨踰甫送及門外忽墮千仞崗駭汗夢初醒

齒頰餘芬芳蘭膏半明滅斜月猶在房起視天欲曙耿

耿星河長

霞光集

昆陵 沈鍾 鹿坪

詩卷二

采蓮曲

吳兒蕩輕舟越女歌白苧漸入荷花來笑折荷花去
采采復采采采到花深處不見采蓮人遙聽花間語

青山門看荷

輕舟馳蕩過垂虹葛越单衫趁好風細柳陰中亭可坐
亭中可坐二字
董文敏書也 鬧荷深處路難通曲歌小令拈紅豆酒

霞光集

詩卷二

吸長流瀉碧筒落日放船歸去晚城頭新月已如弓

月下汲惠泉煮茗

夾岸紅燈映柳灣片帆初到月明間偶攜細芥來陽羨
喜就清泉駐惠山酒豎已知三舍避塵襟應得一宵閒
寺門不鎖遊人寂掉首孤吟自往還

飲素園

偶借名園一駐觴小橋垂柳到迴廊鵝兒酒瀉金波滑
杏子花生粉靨光細雨過時啼鳥脆紅泉鳴處浴鷗香
九龍山在關干外盡日青青面畫堂

曉過梁溪

蘭橈雙發破輕寒曙色纔分露未乾百雉城從牕眼度
九龍山在樹頭看花邊小市藏金甕柳外平橋出畫欄
宿酒半醒春卧穩曉鶯啼斷日三竿

虎丘

日日山前喚賣茶滿山羅綺鬪春華紅闌亭榭都宜酒
畫舫笙歌半載花裙屐六時金粉膩人家一桁綠楊斜
香風處處勾留醉何必橋南第幾家

真娘墓

霞光集

詩卷二

舞袖歌裙化蝶衣空山綠盡草烟微真娘墓上春無主
一樹桃花對客飛

半塘

半塘烟柳雨初晴閒蕩輕舟趁曉鶯怪煞那人簾底下
倚風吹出玉簫聲

五人墓

有明三百葉誰實爲亂筆逆奄肆荼毒熾如在原燎五
人挺身出緹騎魂忽掉臂之博浪椎一擊不可少能使
暴秦懼其功正非小我來拜墓間太息殊未了英風起

木末正氣尚矯矯至今大道旁宵碑揭雲表

同晴軒遊滄浪亭

爲湖滄浪勝欣從物外遊誰知在城市得見此林丘小
徑紅橋入孤亭綠水週一樽如可醉應共晚雲留

桃花塢

荒墳三尺寄樵蘇芳草年年叫鷓鴣長恨仙人千載去
可憐桃樹一株無風流自合稱才子放浪何妨笑酒徒
不有中丞追往蹟殘碑久已卧平蕪

專諸巷

霞光集

詩卷二

三

慕義誰能不顧身遍從吳市覓風塵如何千載專諸巷
只得當時有一人

吳門踏燈詞

火樹銀花照綺羅滿城簫鼓醉人多連宵踏遍金閭月
僻巷閒坊處處過

綵勝珠幡戶戶春吳趨月色爛如銀臨街一隊紅燈過
笑看樓頭擁麗人

十五盈盈舊姓盧蓮蓬巷裏閉銅鋪幾宵燭下聞裁剪

自製花燈照紫姑

傾城士女踏春宵道是能將百病消走遍閭門燈市裏

傳聲先得到臯橋

蒲山燈火映樓臺炙耳笙歌動地來爭向虎丘看月色

畫船齊望半塘開

百戲魚龍盡出城山塘七里去縱橫遊人多上千人石

賭放如雷爆竹聲

徹夜轟轟雷鼓撼吳兒好事絕堪誇巷南巷北爭奇勝

唱罷秧歌唱采茶

萬戶春風醉管絃踏歌人喜太平年相從一導紅粧去

霞光集

詩卷二

四

臨頓橋頭北寺前

紅焰光中萬騎來鰲山燈子勝蓬萊傳聞昨夜珠明寺

拾得何人錦袍回

不怕春寒料峭生笙歌一片闔廬城獨憐伍相門前月

爲照荒祠夜夜清

吳門雜咏

小任經年興亦佳吳門隨意度春華里兒競學登塲技
巷女都簪匝髻花樓近水邊紅格做箏移橋外綠楊斜
殿憐七里山塘去半屬園丁半酒家

梅花開後杏花前，絕喜新晴二月天。
天城脚漸逢挑菜女，橋頭初到販魚船。
客豪夜飲謀添酒，衣惱春暄欲減綿。
遊舫近來聞又貴，虎正裙屐正紛然。

吟踪莫怪戀吳閩，時物朝來得遍嘗。
出水河豚初上市，入城園笋已盈筐。
歌生貝齒珠同轉，酒沁瓊肌玉有香。
坐看海棠紅欲綻，一枝開近宋東牆。

一望胥江春水生，綠楊城郭亂啼鶯。
鶯要離塚上狂歌去，伍相祠前爛醉行。
積習未能忘任俠，柔腸難免笑多情。
年來慣作浮雲客，羞聽親春廡下聲。

霞光集

詩卷二

五

聽歌

偶填小令寄江南，字字春情只自諳。
怪底清歌明月下，憑誰偷付與何哉。

夜半抵虎正同丁翁索酒登山

澆聖船回夜已分，三更敲遍酒家門。
狂看飲興波同捲，快聽雄談虱可捫。
歌板人歸春自寂，畫廊燈散月無痕。
梅花樓下終宵坐，遮莫幽香入夢魂。

遙見

三山遙見出晴空，碧海何年有路通。
繡轂輕馳楊柳外，

畫船深入芰荷中。時攜圓扇遮秋日，長放疎簾障晚風。
誰道明珠容易得，幾人輕敢探驪宮。

春來

春來不慣是工愁，日日花間賦冶遊。
輕騎偶同狂客去，閒牕因得酒人留。
新裁錦字宜歌管，舊賭金釵記點籌。
二十四番風信裏，醉眠多半近紅樓。

小樓

小樓微露杏花梢，窻檻分明出絳霄。
珠箔有時窺半面，畫欄何意立纖腰。
春風度曲歌聲溜，夜月籠燈燭影搖。

霞光集

詩卷二

六

羨煞盧家雙燕好，玳梁日日坐無聊。

方壺弟自都門歸，旋侍家心齋太史視學閩。
海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浣塵人聚餞塵筵，僕僕征塵屢着鞭。
歸路正逢櫻笋日，去途剛遇荔枝天。
池塘得句憐春草，海國論文憶舊氈。
倘到汀南詢召伯，棠陰祠碣想依然。

汀為光祿公舊日拊循地

寄憶

江上春來長綠蕭，相看曾送隔年舸。
已經冷雨催黃葉，又見輕風縱小桃。
廿四番中人共遠，三千里外夢徒勞。

何時重向花前聚
浣盡閒愁暖濁醪

梅花吟

江南梅花如雪片
江北梅花不會見
江南江北各一天
中隔長江只一線
去年襍被宿東軒
花影橫牕香入硯
今年花開事行役
奔走長途塵撲面
一年一度對花吟
總得百年纔百遍
何爲勞勞苦不已
坐使寒香變成霰
勸君擔簦早歸來
勿負梅花好書院

卽事

謝豹聲中宿雨收
桃花新水漲溪流
朝來欲赴尋春約

霞光集

詩卷二

七

跨出蓬門上小舟

徐南麓新製竹臂格成索詩以贈

新削琅玕勝玉無
明窓淨几試臨摹
憑渠一運空靈腕

贏得跳珠落玉壺

題徐雪柯先生褒忠錄

縱橫狐鼠覆孤城
血戰空塵狹巷兵
赴敵有兒爭就死
捐軀如僕亦輕生
魂歸茗水風雷壯
廟食蠻方俎豆榮
丹詔褒忠昭盛典
千秋青史炳芳名

清明和霍秀才韻

客裏爲歡未是歡
滿城簫鼓奈愁看
賣錫天氣烟初禁

插柳柴門食又寒
蝴蝶灰飛風色澹
杜鵑聲斷雨絲乾

白雲渺渺松楸遠
悵望平蕪去路漫

鎮洋山間眺仍用前韻

乘興來尋物外歡
勝遊應作舞雩看
社公雨後初逢暖
曾點風前已褪寒
一桁又催花事了
百年休放酒杯乾
春城處處都栽柳
遮斷家山望眼漫

舟過膠城和江吟濤太守韻

乘潮一櫂破空濛
送客輕寒昨夜風
遠近川原烟色裏

霞光集

詩卷二

八

參差樓堞雨聲中
海天鷗共三年寄
春水船纔十日同
把酒劇談今昔事
綠楊城郭幾青葱

春雨仍用前韻

春來長是雨濛濛
濛濛生寒料峭風
已負踏青南陌上
更停浮白畫船中
釀成愁緒千端集
瘦得花枝一夜同
只有小園垂柳處
池塘新漲綠如葱

野步

尋春無那夕陽斜
醉倒橋南賣酒家
十里香風吹不斷
山村處處有梅花

盛家村

籬門低向水邊開橫板橋頭日幾回
指點春光修竹裏

杏花紅出短牆來

題張家亭子

疎籬曲檻護簾櫳傍水桃花白映紅
肯負一番春色在遊人爭欲向亭中

樂郊園

相國經營閱兩朝烏衣別業隔城遙
百年喬木藤蘿古十畝濃陰竹樹饒
翠塢藏雲通複道紅亭浮水接平橋

霞光集

詩卷二

九

天涯芳草王孫遠金粉樓臺鎖寂寥

和蔣芥鷗病起韻

摒擋閒情好自商任他風雨夢荒唐
經年難得愁城破何日能將酒債償
雙鬢成絲憐杜牧一生耽懶笑嵇康
藥爐茗椀等常事移近屏山小榻旁

聲聲鷓鴣雨絲中奠酒園林卷落紅
擊楫客歸桃葉渡

吟濤新從白下歸 鈞簾人坐棗花風
新攜慧水供茶竈舊採丹

砂貯藥籠鎮日哦詩原不惡閉門隨分是仙翁

吟濤誕辰適按部崇沙以是日渡海詩以祝之

按部朱旛海上來樓船安穩浪花催
扶桑日湧鯨波動

虎竹風清壽域開萬里滄溟通百島
九秋佳氣護三台

雲帆到處歡聲擁爭頌南山獻酒杯

咏蟬和管左哇韻

溪堂睡起已新秋贏得聲聲在樹頭
楊柳烟中時斷續梧桐雨後任勾留
閒吟風月何曾歇長占林塘不外求
多少貂冠應羨爾遂初爭欲賦歸休

題蔣香山天然畫圖硯

端溪千百年孕此一片石造物不終秘
乃為先生擊靈

霞光集

詩卷二

十

巧若天成諦視如指畫或疑浮星槎
漉漉天漢碧或疑舒猿臂長嘯山林
割把玩良足珍嗜好豈云癖出入攜
巾笥日夕置几席百花洲上人今之
老詩伯著述高等身清言費尋繹胸
中百無有俯仰天地窄對此常怡然

陶寫窮今昔

又代題一首

香山高踞百花洲窮搜萬古輕王侯
珍奇玩好無足求獨攜片石恣遨遊
端溪毓秀千載留紫雲割取奇莫儔
巉巖怪立山木樛恍惚中有通臂猴
又如靈槎天際浮

奔濤蒼莽長東流先生書法追顏歐歌騷屈宋相匹休
吾知造化爲君謀特產異物供林工閉門著述稱汗牛
剗然長嘯天地秋

和芥鷗偶成韻

勘破乾坤芥子寬笑從浮世轉輕丸療飢欲煮山中石
散髮難勝林下冠鹿覆蕉陰爭未息蟻紛槐穴戰初殘
忘機最是長生訣睡到東牕日幾竿

九日遊學山園用壁間宋觀察先輩韻

寂歷城西路登臨倍憶家荒園誰載酒野菊自生花屋
霞光集

詩卷二

士

老欹藤架池深絕釣車秋風歸未得何處問靈槎
空庭遊跡少剝落數行書難得良朋集休教令節虛髻
疎羞落帽客久喜餐魚自分多迂拙堪憐谷是愚

山家秋和慎田韻

窈窕穿雲面面通數椽茆屋石林東詩成疎雨斜陽外
人在千巖萬壑中仄徑滑添鴉舅葉飛泉碎濺女蘿風
分明一幅倪迂畫指點秋光着醉翁

屋後鳴泉百道通白雲黃葉矮籬東牕扉半出松杉上
杖屨都遊烟靄中近澗碁聲飄密雨隔林龕火帶斜風

年來頗識山居味不是其爲世外翁

九日出遊歸次陳淳夫獨留署齋用少陵韻

未必憑高眼界寬放懷一室有餘歡愛閒不曳風前屐
好事常欲醉後冠兩度客經叢菊澹三秋人憶故山寒
苦吟只得陳驚座細劈烏絲索我看

燈下對菊和芥鷗韻

天道有盈虛萬物非一致愛此濯濯姿獨秉秋霜氣不
爭凡卉艷迥與春華異澹泊本自安其從籬落置相對
每忘言悠然發遐思曠哉高士懷樂矣幽人志朝英殊

霞光集

詩卷二

士

可餐世網何足累清芬盪罇壘孤芳襲衣袂藉茲結素
心聊以慰寤寐淵明千載後此意何人繼

聞杜紫綸太史過集婁署追和原韻兼呈吟濤

樊川才子木蘭舟聞說星文應古婁爭喜春風來舊雨
新誇牧伯領群侯論詩有意搜中晚杜選有中晚唐詩叩彈集爲政
多方據上流十日平原真快事清觴銀燭互綢繆

咏水仙花

濯濯冰姿迥絕塵清芬一種最宜人凌波綽約來湘渚
解佩分明出漢濱玉井有香疑近侍羅浮入夢定前身

汀蘭沉芷紛何似未許同君競早春

立春

又看春信到江南
淺送屠蘇酒半酣
出谷漸聞鶯現脫
巡簷旋見燕呢喃
山浮曉閣將舒翠
水泛晴川欲放藍
從此花壇須共賞
好將歌板付何戡

池亭

綠水臨三面
軒牕敞四圍
柳陰兼翠入
荷氣夾涼飛
僅可安棋局
真能代釣磯
得閒消暑慣
團扇坐忘歸

枕上

霞光集

詩卷二

三

西南月落半
牕明好夢驚
回鶴一聲暑氣漸
消清氣入
依微枕上嫩涼生

題畫

小橋流水竹疎疎
長憶江南舊草廬
只有著書人自暇
一生常向此中居

漫興

雨漲橫塘半似湖
柴門日日見輕鳧
吟成百鍊詩初穩
睡到三番夢亦無
小艇人歸知釣罷
草堂客去覺棋孤
新來漫興渾何事
辦得茶爐與酒爐

舟中

一湖春水碧於苔
閒泛輕舟獨溯洄
溪女浣衣穿柳去
漁奴沽酒過橋來
山經宿雨參差見
花趁薰風歷亂開
為愛綠陰隨處泊
避人鷗鳥漫相猜

陂塘

六月陂塘已似秋
雲屏軒敞不勝幽
晴潭照影閒依鷺
晚閣忘機狎見鷗
細柳貫魚來谷口
輕舸送酒到溪頭
新添暑約前村近
借得奇書自校讐

舟中納涼用少陵丈八溝韻

霞光集

詩卷二

古

望望南塘路扁舟
盪去遲幾經垂柳
處漸入開荷時斜
日停歌扇輕風理
釣絲醉吟無好句
慚愧杜陵詩
載酒遨遊處荷花
滿棹頭幸逢公子
謙不繫美人愁水
淨明如拭亭深翠
欲浮誰云煩暑劇
我意已驚秋

新秋雨後咏懷和張太史韻時寓膠城之陶閣

避暑新抄海上方
閉門隨地足新涼
秋光先到溪邊閣
雨意徐歸柳外塘
小艇采菱歌蕩漾
閒牕理蠹興悠長
近來頗得羲皇趣
蝶夢驚回煮茗香
鄰僧休打五更鐘
小閣新涼睡正濃
梳齒星星添白髮

鏡屏忽忽換衰容看花紫陌輪同輩種豆南山羨老農

鱸膾肥時蓴菜美季鷹何日到吳淞

雨過空庭欲暮時銀河牛女又瓜期蛾眉織月當頭早

雞肋浮名到手遲縱飲莫辭千日醉苦吟常撚數莖髭

良宵最喜秋來好檀板清謳付雪兒

本分盤餐自解饒豆畦瓜圃雨餘芟疎狂情性偏耽懶

澹泊生涯不用鹹甘載風霜驚旅髻一川烟月待歸帆

此生商畧無他計托命還憑長柄鏡

依韻答曹名竹

霞光集

詩卷二

五

臨卽座上獨關情握手驚看肺腑傾一代才華推繡虎

三都詞賦重連城曹著有翠羽詞清言散綺紅醪醖白雪迴風

玉漏輕正好歡筵人欲去驪駒翻作別離聲

秋感

幾樹歸鴉噪晚天一林黃葉下秋烟畏看後輩成先達

梅挾初心到暮年蟋蟀漫依衡宇下匏瓜空寄竹籬邊

草堂只得僧龕大坐斷繩床作老禪

田家詞

却怪田家節序催年年春社鼓如雷採桑過後綠絲出

約畧黃梅雨又來

陂塘水滿盡栽秧處處蟬聲噪夕陽閒坐豆棚看婦績

繞村聞得稻花香

穉穉新收載蒲車先春一石釀梅花雞豚着意酬田祖

醉倒村南日已斜

團爐兒女話團團塞向編茅準備寒輸却官租無一事

任他風雪壓瑯玕

風雪

風雪連朝暴做廬懶吟人與鶴同癯不知今日柴門外

霞光集

詩卷二

夫

開到梅花第幾株

雪夜舟中作

漸覺船頭重推蓬雪已盈隨風偏作態入水竟無聲光

奪銀缸淡寒欺布被輕只愁晨發處一夜合吳城

採桑歌

採桑採桑南陌頭手提金籠與玉鈎大姑心急小姑緩

戲把桑竿打鴉鳩

採桑採桑乘朝陽夜來私拜馬頭娘但願今年絲較盛

許儂先製嫁衣裳

採桑採桑來東村前年有姑纔出門今年相見不相識
昨日歸來有外孫
採桑採桑來桑間桑間阿婆偏見憐低問同行笑不語
憶着年時羞向前

城中晚歸

一葉飄然出暮城好風搖漾放舟行浮圖背檣衝烟立
斜日低帆射水明蟹舍秋燈初試火雉樓寒柝已傳更
詩成就卧蓬牕下枕底微波入夢清

溪遊

霞光集

詩卷二

七

一夜愁春雨前溪兩岸平杏花留客住楊柳碍帆行鳥
弄綿蠻語鷓鴣尋鄭重盟蒲船都載酒容與蕩新晴
登山初解屐蕩水復乘舟風月成三個琴書載兩頭近
尋沽酒市如在看花樓小艇時時出何心繫去留
春光何處好一棹入空濛曲折循花岸虛徐趁柳風鷺
飛新漲外魚戲亂紅中團扇朝來畫家家有放翁
題畫
一帶秋林隔遠山數椽茅屋傍溪灣漁舟兩兩歸前浦
載得新詩落照間

晚泊丁卯橋

細雨蕭蕭帶晚潮吳娘歌裏到輕橈丹陽城郭西風夜
第一行程丁卯橋

京口阻風

片帆江上任風急阻人行遠樹瓜洲步疎燈鐵瓮城亂
山含雨氣滿開放潮聲遊子長年去能無離別情

曉渡楊子江

聽潮雞唱隔江烟一葦經過不記年底事又沽燕市酒
倉皇重上濟寧船浮生天地真如寄垂老風塵倍可憐

霞光集

詩卷二

六

慚愧故人勞遠問爲傳消息帝城邊

舟過露筋祠

甓社湖頭水拍天女郎祠下柳如烟扁舟欲住不得住
隔岸風來吹野蓮

韓庄守閘

柳岸風搖一簇旗柁樓長日卧篙師但聞羽檄催漕急
空坐愁城放閘遲客路竟同株兔守人情堪作木雞啼
年來躁妄都消盡肯向斜陽泣路歧

寓曾子祠

萍踪何幸寄門牆肅拜欣瞻俎豆先傳道獨能窺聖奧
守身直欲凜毫芒千秋地沐名賢澤十日人叨弟子行
仰止高山形寤寐驅車回首重徬徨

題凝綠軒兼呈家大令

曉來微雨過春城芳草綠階剪又生一縣繁花紅趁燕
萬家深樹綠啼鶯雲中雞犬遙相應書裏絃歌散有聲
昨夜課耕歸較晚半鈎新月蕩前楹

義烈夫人祠

悲風起城隅荒祠闕春草聞之父老言全城一人保血

霞光集

詩卷二

九

碧流萋弘土香雜肝腦至今古塚邊芬芳襲芹藻食德
在世世敢不事尸禱偉哉義烈婦聲靈薄晴昊

凝綠軒讌集和孫公甫韻

平原好士如好色玉勒金駟填貴客江南才子聚河陽
一時堂上輝珠壁花前置酒會無期爭掉航船歌趁拍
醉酣往往炫新奇手把紅箋燈下壁淋漓墨汁走龍蛇
頃刻琳瑯傳滿席就中莘老詩更佳好句驚人常出格
落紙如飛擲夜光快讀清風生兩腋笑我從來好獵較
對此誰知翻跼躅年年桃李會芳園長使花時畏遊屐

雪後打圍至李家庄飲讌

雪晴風軟馬蹄輕十里圍場一鏡平兔突起時鷹隼下
鷗雙落處角弓鳴襍血灑瓊瑤赤合譟聲傳草木驚
獵罷不妨還縱飲將軍歌舞旋教成

雪牕感懷

薄暮空齋雪意豪坐聞牕外響騷騷乍因風力三分大
旋積階心半尺高自笑公孫蒙布被誰憐范叔贈緜袍
映梅間竹都閒事莫遣霏微入鬢毛

跼蹐雞窠似水澆一枝何處寄鸚鵡謝家庭外風飄絮

霞光集

詩卷二

十

王氏圖中綠映蕉壁角欹斜眠酒甕牀頭羞澁掛詩瓢
擬將三日袁安卧又恐梅花賺過橋

絕勝清吟處士家閉門岑寂看煎茶寒侵白屋愁腸斷
光眩紅樓醉眼花凍雀入簾窺瓦鉢殘梅低檻壓籬笆
山陰此夜何人到獨自詩成手八叉
百感如絲枕上生那堪時作打牕聲竹翻小圃鴉頻起
松折虛簷鶴自驚薄酒易醒愁有力寒衾孤擁夢無情
獨憐凍絕關山雁一紙家書寄未成

過黃梁店

百日如馳去莫追
栖栖終日竟何爲
總饒一枕豪華夢
值得黃梁幾度炊

又題呂仙祠

荒祠寂寞鎖寒烟
一度經過一黯然
店裏黃梁炊又熟
枕中春夢醒何年
功名誤我悲行路
歲月拋人惜逝川
幾向邯鄲詢往蹟
不知何處覓真仙

磁州道中

荷風拂面稻花香
策馬行來意自涼
一綫遠堤皆活水
兩行夾道盡垂楊
紅亭客到嘗瓜果
綠樹人呼賣酒漿

霞光集

詩卷二

三

彷彿置身圖畫裏
漁歌樵唱遍斜陽

留別金川署中諸子

痛飲平原醉似泥
陽關唱罷各東西
行踪濩落隨萍梗
雲樹蒼茫信馬蹄
麥秀雨寒村店晚
柳花風暖楚津迷
范張祠下城南路
回首春山落日低

陳留道中

三日觀風馬上遊
渡河前指古陳留
紅圍夾道低垂果
綠樹藏村遠露樓
壓榨酒香人易醉
行廚餅賤麥新收
太平滿眼多豐稔
看盡繁華到汴州

中州壽牟大方伯

華筵開首夏
揆覽喜清和
瑞氣盈中岳
歡聲徧兩河
海籌添廟筭
嵩祝應衢歌
名貯金甌重
勳垂竹帛多
襟懷看浩浩
山斗望嵯峨
天半鳴環珮
花間曳綺羅
朱櫻傳紫禁
仙酒泛紅螺
絳帳叨前列
龍門許再過
春風生畫戟
夜月燦銅荷
願共瑤池客
年年醉玉珂

朱仙鎮謁岳武穆祠

曾提虎旅鎮朱仙
恢復中原志獨堅
丞相不教撓北伐
宋家何事竟南遷
三千鐵騎軍難撼
十二金牌死可憐

霞光集

詩卷二

三

今日衣冠瞻廟貌
精靈還照舊山川

引水灌荷和家頤齋太守韻

分取仙家碧玉莖
瑤池引水種初成
千尋瀑布階前落
一道泉聲竹裏生
客到冰壺心自澈
人遊鏡檻夢俱清
綠知鶴筆行吟處
贏得香風兩袖輕

梅雨

鷗鷺鹿過喜無痕
碧草疎疎帶雨昏
隔日不曾亭下看
藤花絡遍小籬門

秋夜聽譚師撫琴

客從湘江來爲我理瑤琴一彈復再鼓頓令消塵襟秋
風響疎竹夜雨鳴幽岑淙淙莫能辨四座空蕭森孤雲
起木末獨鶴下牆陰萬事造神妙契合惟一心相對久
無言珠斗歎西沉餘音恍未已露冷虛堂深

臘八日和南陔韻

積歲風光夢裏過那堪回首盡蹉跎懶從客舍迎新臘
預聽村伶學古儺晴日難消頭上雪春風欲動鏡中波
半生潦倒牛欄下空自長吟叩角歌

霞光集

詩卷二

五

未免挪揄欲借儺客裏歡場終淡漠夢中歸路亦風波
花開陌上春差近莫唱江南緩緩歌

惆悵花時轉眼過故園歸去莫蹉跎未妨閉戶從鄰翻
且自挨肩逐里儺小燕輕盈翻綵勝重螺交錯盪紅波
最憐兒女團圓夜華鬢香燈演佛歌

歲晚關河少雁過南來書信亦蹉跎齋鐘欲動催僧課
巷鼓頻喧走蜡儺梅綻寒柯香繞屋雪消春澗綠生波
太平誰道長貧賤卧聽村農擊壤歌

潘岳無端四十過窮愁光景易蹉跎見聞久寂憑山鬼

時序難留逼歲儺鴻雁聲中勞夢寐鳳凰書下喜恩波
懸知此日江鄉路蓬屋春生處處歌

聞江南方設賑

折足炊藿冷淡過著書人苦日蹉跎僧廚乞米長留偈
朝服臨階敢廢儺逐鹿自知非健足活鱗誰肯借餘波
春風顏巷差堪樂金石時聞出戶歌

足跡天涯半已過燕山楚水歎蹉跎雄心未老羞稱佛
古道全亡賴有儺世局漸諳難下着宦途纒涉已興波
頻年哭盡窮途淚阮籍於今幾放歌

霞光集

詩卷二

五

忽忽依人一歲過王孫寄食屢蹉跎案頭羞檢新年曆
旅邸慵看異地儺近午雪晴簷鶻語向陽聽煖硯蟾波
春來花柳應相待何處瓊筵着醉歌

渡孟津

龍馬歸何處滔滔日夜聲臨流思砥柱攬轡羨澄清雪
浪通銀漢仙槎達帝京支機如可覓我欲問君平

懷家頤齋太守奉使西行

蒲冊小醜搖遙幅天王赫怒興師逐分兵十萬屯天山
雷厲風行吼林谷紛紛下令取驂駟京畿左右輸神速
更看解送求賢能奉詔先徵九州牧吾兄時守宛南郡

肘銷黃金剖符竹首膺茲選入函關萬里長征赴蘭蕭
朝來飲馬渥洼中暮向焉支山下宿五花矯健如遊龍
大宛春肥飽首藉驃騎將軍壯虎威蠢爾聞之益退縮
天兵指日奏奇勳爵賞何但千鍾祿丈夫意氣常如虹
豈屑庸庸困蓬屋我生安在不封侯願逐班生事荒服

馮村阻雨

雨滴空階曉未晴馮村竟日捲行旌濁醪酸澁全無味
新果青黃半帶生午枕驟開蚯蚓唱烟林遙聽鶉鴉聲
征車莫漫愁塵擾且喜明朝驛路清

霞光集

詩卷二

五

五文祠

一椽闔闔裏千載闕幽祠玉珮疑猶在明粧若有思
陰風吹畫壁怒雨泣靈旗爲問瑤華伴朝元又幾時

半坡店

日午停輪歇半坡王瓜涼粉柳陰多燕飛欲定低相逐
鶯囀將闌又別過天放新晴山近遠人逢驟暖路逶迤
棗香句好休相負須向前村一醉歌

臨行公甫贈詩有
花撲棗香村貫酒

之句

羅山道中

盡日經行翠幾重籃輿下上去如馳人依岡嶺周遭住
路入烟嵐窈窕通澗底雷鳴初過雨樹頭雲動欲生風
今宵寄宿知何處應在羅山好畫中

次日羅山再作

暗數羅山記未真輕車兀兀路嶙峋巖頭怪石如蹲虎
雲裏奇松欲搏人近市漸聞樵唱斷穿林忽見酒旗新
緇衣惹盡烟嵐翠院却年來萬斛塵

九里關

疊嶂層巒面面山登車四望隱如環松棚賣飯雙橋集
霞光集

詩卷二

五

狹鼓栽田九里關地近中都連穎蔡天分全楚控荆蠻
遙知下界窺行客盡在烟雲樹杪間

五日三里城作

停車隨意泛菖蒲小店榴花映酒壺醉後但聞人說虎
夢中猶聽客呼盧漫誇高戶齊公子誰弔沉湘楚大夫
回憶故園風景異紅舫烏榜滿江湖

三里城早發

虛牕微漏曙光明門外輿夫促早行白漲溪雲垂匹練
紅生海日漾銅鉦烏啼烟樹千村曉風入征衣五兩輕

蝶夢正酣人喚醒不妨憑軾續莊生

日暮車中作

行盡平岡日漸昏遙看茅屋出雲根散墟人去東西集
歸苙牛知上下村松葉紆迴穿鳥道藤花歷落到柴門
輕裝卸後先拚醉那怕田家臘酒渾

渡澗

青山缺處暮雲平白石粼粼細水生百道滌澗衣帶合
一泓清淺鏡光明沙邊虎印經行跡澗底魚跳潑刺聲
漫向滄浪歌濯足褰裳欲渡幾回情

霞光集

詩卷二

七

下坂

驅車下平岡偃仰客已懶墟烟蔽林木悵望隔賓館落
日牛羊歸薄暮行人斷樵者爲予言慎勿更延緩不見
前山坡虎跡大如盃

觀音崖

絕壁懸崖衆鳥驚捫蘿直上一猿輕人從樹杪穿雲過
寺倚山巔撲面迎片石玲瓏藏法相飛甍縹緲出鐘聲
何當靜夜峰頭坐獨踞松根嘯月明

將抵漢口作

纔見輕裝卸行行又水程雲連青野澗山到漢江平浩
淼通吳會侏儻雜楚聲扁舟從此去南望不勝情

霞光集

詩卷二

七

霞光集

毘陵 沈鍾 鹿坪

詩卷三

武昌喜植家閣學公典試三楚兼晤輪翁植庭兩

兄弟

山斗聲名人共見承恩早上黃金殿一門簪笏皆詞臣
惟公更久膺榮眷侍從優游四十年朝回吃盡君王晏
卽今疊命主文衡一顧空羣名獨擅黃閣掄才出帝旁
天家珍重求邦彥海底珊瑚鐵網收芳蘭九畹搜羅遍

霞光集

詩卷三

一

我來三楚驚相遇正喜我公開鑠院詳慎公明萬口傳
典貴高華文百卷歸報明廷盡歎服豈特一人允稱善
我知家學有淵源文章定價光如電不見羣從紛紛映
廟廊天孫杼軸雲霞綸明春首唱更何人聯翩玉勒紅
樓羨輪翁兄壬辰 廷試第二植庭諸弟方
偕上春官而殿學第又新北闕奏捷
崔樓卽事

逆旅偏能縱客狂晴川黃鶴恣徜徉喜無車騎煩供億
幸少賓從滅橐囊棹出蘋花堪盪槳載歸桃葉不成粧
江山滿眼生涯在許我朝朝近醉鄉

登黃鶴樓

此地空傳舊酒樓仙人一醉幾千秋不聞玉笛來天外
但見風帆到渡頭蕩落行踪隨去雁興亡遺跡付閒鷗
危梯獨上情何限渺渺烟波送客愁

一夕

白鳳雙飛下翠樓琉璃鴛瓦殿西頭紅綿粉撲香犀盒
碧幌珠簾煖玉鈎顧曲筵前雲自駐定情花底月如流
神雞夢斷題詩後深悔當時一夕遊

楚中聞山陰孫公甫作古詩以哭之

霞光集

詩卷三

二

哀鴻吹入楚江雲細雨瀟瀟一哭君墓下有人悲宿草
床頭無子誦遺文每思對客譚初劇猶憶揮毫酒半醺
誰道竟成千古別酸辛豈止怨離羣
蜀郡相如未倦遊白頭吟每爲君憂頻驚入夢因相憶
偏促修文不少留肝胆照人憐我切詩文滿地情誰收
平生知己真難再一度臨風一淚流

舟中喜值孫大秀才

纔返荆門棹重看涉漢川飲開非醉酒吟共未寒天月
色斜侵被江聲亂入船不逢佳客在誰遣夜如年

月夜和同舟孫大秀才韻

帆蒲十幅挂秋烟倚棹高吟月滿天誰道孫荆非酒客
可知交甫是神仙江鴻鄭重將書到楚雨荒唐有夢牽
漫向郢中歌白雪汀蘭岸芷總堪憐

抵襄日適郡守同學使遊未歸因暫寄蕭寺

襄陽太守出城遊公子山堂讌未休一片傳呵聲不得
輕風吹過落伊州

衙齋只隔一牆頭便覺僧寮地面幽獨倚寺門看晚岫
烟鐘撞破夕陽樓

霞光集

詩卷三

三

舟中苦雨

蕭蕭秋氣滿江湖刺得扁舟客思孤風信作寒侵枕簟
雨聲催暝入菰蒲愁聽斷岸沙頻墮悶對昏燈被懶鋪
最是水程難逆料漫勞屈指算前途

公安席上作

春來愁病日相仍花底何曾飲數升今日華堂歌白雪
不知酒量為誰增

銅爐燒盡海南香翻怪無端問弋陽聽到繁絃聲欲沸

又看着上繡衣裳

是日合兩部互演

東園

訟堂清點不須催料理茶鑪與酒杯最喜東園新雨後
得閒同上小亭來

紅闌屈曲映清流來往供承事事幽可奈夕陽人盡去
令人憶煞板橋頭

荆口阻風值遲使君歌舫

兩山對峙峽門開日夜奔濤吼似雷巴蜀帆檣排闥下
洞庭波浪接天來黃花滿地西風惡白露橫空去雁回
獨有湘江開太守連船歌吹自徘徊

霞光集

詩卷三

四

舟中望祭風臺

荒臺高枕石磯頭廟祀千秋拜武侯一炬計從當日定
三分功在此時收風生赤壁山容老雲護星壇樹色秋
最是烟銷檣燭盡不教銅雀鎖春愁

江行

日日江行不見人野舟相傍自成鄰船丁折竹炊新黍
估客呼魚得細鱗曉趁啼鴉過險峽晚依延鷺住孤屯
巴陵咫尺愁難到偃臥蓬牕又一旬

白螺磯阻風

去路無端阻石尤螺山鎮日纜孤舟逢人那得聞鄉語
惱客何能禁楚咻蓮藕船多圍港口魚蝦價賤滿磯頭
愁城欲破何難事隔岸青旗颺酒樓

隔岸紅樓柳半遮吳王祠下客爲家鄰船久住書堪借
村店頻沽酒易賒月似蛾眉初對鏡山如螺髻更簪花
蓬牕盡日哦詩句一任風濤捲碧紗

江上

江上人家放小船輕烟細雨下平川朝來網個魚兒大
換得村醪又取錢

霞光集

詩卷三

五

吳王廟

全楚當年盡入吳貔貅百萬跨荆都雞豚江上存祠廟
鳧雁洲前列版圖三國英雄經戰伐千秋事業付菰蒲
只今鐘鼓螺山下門外朝朝聚舳艫

月夜泊舟湖上

萬頃湖光眼界寬月明高倚柁樓端波恬喜共魚龍穩
夜靜愁驚星斗寒船笛一聲秋石破漁燈幾點晚山攢
岳陽城郭渾如畫應有仙人帶醉看

登岳陽樓

獨上高城百尺梯湖山面面與秋宜北通巴蜀連三峽
南接瀟湘控九嶷隱現魚龍隨出沒招呼風雨共離奇
絕憐玉笛橫吹夜只合清風明月知

巴陵

巴陵西去渺無邊一望平湖水接天湘女曉歸山帶雨
鮫人夜沒月生烟帆隨蚤雁逢秋色船傍孤城折野連
客思正濃清露下砧聲敲徹未成眠

舟行至半湖忽遇逆風返舟至雷公許住宿

盪得蘭橈出半湖疾風南下捲飛鳧微茫漁火遙難認

霞光集

詩卷三

六

遠近秋山澹欲無月上三更新眼界舟行一日舊程途
分明訪戴寒溪夜一幅王猷返棹圖

湘陰

繳盡輕雲雨意開扁舟喜得渡湖來船行湘水帆隨轉
人望衡陽雁獨回橘柚香含秋露重梧桐葉倚晚風催
遙憐嶽麓山頭月早向蓬牕送酒杯

將至長沙值大風雨

倒峽翻江雨勢狂收帆無計挽孤航斜風捲幔舟橫岸
激浪過篷水滿艙客抱琴書隨跌宕人爭衣屨共倉皇

星沙城郭分明是咫尺烟雲若渺茫

晚泊長沙城外

盼到孤城嶽麓邊一規明月雨餘天
江船傍岸隨秋漲水閣凌空接暮烟
燈火滿街人貰酒箏琶隔座客揮絃
扶風帳下多高第慚愧通經說鄭玄

寓二忠祠

問奇來就遠公房分得齋厨鉢底香
半榻茶烟秋月小一欄峯影曉山蒼
傳呼未許驚僧定疎懶真成避俗方
自笑侯芭遊思濶更攜書劍入三湘

霞光集

詩卷三

七

湘潭酬張鑑齋

蓼花風起楚湘寒何意逢君盡客歡
自笑劉蕢猶未第却憐陶令正休官
秋空不碍微雲漬華月還同寶鏡看
聞道恩波寬似海肯容投幘老江干

湘江道中

把酒掀篷一破顏九疑遙在有無間
南來作客凡三月此去逢秋近百蠻
水可投繖能染緝竹因灑淚尙含斑
舟行十日渾無事看盡瀟湘兩岸山

觀音巖

絕壁臨江上危崖覆古藤巖深雲自駐
境險客誰登石乳流丹竈松明上佛燈
只疑趺坐者猶是六朝僧

清涼寺

古寺曾經幾劫灰山門剝落對江開
一林樹色迎秋至萬壑松聲送雨來
月照湘洲孤塔聳雲歸衡岫晚鐘催
蕭蕭行李纔看卸早上清涼舊講臺

贈卓上人

石徑斜穿到上方暫尋蕭寺寄疎狂
山容靜對如僧淡雲影閒看笑客忙
鳥踏松枝窺講席風翻貝葉亂繩床

霞光集

詩卷三

八

幾回聽打晨鐘罷喚醒秋衾夢短長

遊南嶽

未到雲間第一峰馬蹄歷盡萬株松
穿林喜見丹崖合度嶺遙看紫閣重
路轉疎鐘來曲折山深嵐氣出春容
憑誰指點神仙窟蝌蚪金書待啓封

九女雙眉翠黛長遊鞭未竟到斜陽
峰頭待月招呼易馬背看山應接忙
野燒過時巖骨瘦寒泉鳴處藥苗香
僧廚不厭供蔬笋十日何嫌住下方

謁嶽廟

紺殿珠宮儼帝居
蟠龍舞鳳護清虛
穹碑萬古留神迹
玉簡千秋秘
御書封禪至今推
漢代名山自昔壯
方輿祥雲日日峰
頭駐海上蓬萊定不如

登祝融峰

獨攀天柱躡雲踪
上到岫巘第一峰
全楚山川歸眼眦
南天星斗盪心胸
陽鳥出海三更見
嵐氣蒸衣四季濃
呼吸便能通帝座
欲乘閭闔御飛龍

張湘潭席上兼呈吳衡山大令

蘭麝氤氳捲畫簾
燈光月色兩相兼
笙歌氣暖秋涼減

霞光集

詩卷三

九

朋舊歡多夜漏厭
百歲萬籟欣再附
一時冠蓋喜重瞻
明朝同是天涯別
莫惜金樽酒更添

湘陰早發

掛起西風十幅蒲
等閒吹過洞庭湖
輕舟欲挽愁難駐
咫尺君山看得無

舟過嘉魚

西風作意響菰蒲
去去秋江客思孤
兩岸荒山橫斷雁
一天濁浪墮飛鳥
吳王祠廢銷餘業
諸葛臺空失壯圖
醜酒柁樓看未極
片帆東下疾如驅

重登崔樓

江上秋來客思增
小樓誰料又重登
心懸落日三千里
路隔青天十二層
飄泊行踪隨去雁
悠悠揚歸夢傍殘燈
蓼花兩岸烟波濶
愁向西風酒後凭

憶昔

憶昔盈盈十五時
春風爛熳鬪芳姿
王孫車馬填門外
纏頭豈惜千金施
朝酣暮舞日不足
猶自歡娛嫌夜促
何期轉眼去年華
傷心鏡裏銷紅玉
非復如花妾貌衰
妾身流落在天涯
王孫一去不復顧
薄命紅顏空自嗟

霞光集

詩卷三

十

飄零春色誰爲主
惆悵枝頭啼杜宇
琵琶一曲訴樽前
白傅青衫淚如雨

中秋崔樓對月

不是南來作浪遊
良宵安得負佳秋
一樽未許人同飲
午夜何煩月滿樓
仙掌露垂金粟冷
妓衣風起燭花流
幾回望斷闌干曲
祇覺清光照客愁

偶寄

知在瓊樓第幾層
肯教剗便同登重
簾不放春風入
鸚鵡傳呼那得應

隔簾

誰唱新詞昔昔鹽暗中偷拍點紅尖柔腸怕與歌聲斷
未許春風度隔簾

再過

朱扉寂寞鏤春雲惆悵無因見畫裙楚館已空行雨夢
吳宮新築化烟墳久拋細翠淹花淚舊撫床琴繡繡紋
最是馬穿深巷熟一聲嘶過日初曛

題郭隱君圖

楚山如黛接天起楚水迢迢來萬里山川秀氣之所鍾

霞光集

詩卷三

十一

豈獨芳蘭與香芷其間何必無偉人今之圖中毋乃是
冬一裘兮夏一葛左列圖書右經史朝遊黃鶴暮晴川
不向人間羨青紫古來賢豪多散逸半在林泉半朝市
商山老人本無奇一朝能作中流砥知君胸際蟠經綸
他年羽翼應堪恃

晚發玉山時家茂村大令方步禱祈雨

新月入林早疎燈出郭遲微看秋意動已覺有涼颺惜
別江淹賦憂勞雲漢詩輕舟連夜發莫遣使君知

鷹潭候雨

帆落鷹潭上維舟候雨來疾風生遠樹虛陣響空雷甫
見陰雲合先驅暑氣回一樽臨小閣不待晚涼開

晚抵南昌是日行二百餘里

瞬息飛帆達豫章風神無異送王郎明朝好上滕王閣
飽看西山入醉鄉

登滕王閣

危樓獨上意何窮把酒登臨興自同千里江流橫勝概
一圍山色入晴空當年舞袖曾低月昨夜輕帆正御風
借問幬帷誰暫駐只今詞賦擅江東

霞光集

詩卷三

十二

昭德觀

獨上劉仙福地來繞壇空見野花開螭頭赤字埋秋草
殿角輕陰送晚雷丹井久湮泉乳塞經房長廢瓦松顏
憑誰一話修行事雞犬雲中去不回

夜坐靈寶宮

丹爐火燼古壇寒竹樹蕭森露氣溥獨坐瑤階看夜色
秋河橫在碧闌干

玉笛吹殘夜已闌香風不動白雲閒一天涼月煩襟淨
恐有仙人控鶴還

吳城守風

扁舟日日繫湖干風急孤篷欲去難
詩思漸同囊底澁愁懷不共酒杯寬
經秋山色和烟澹入夜濤聲帶雨寒
一葦那能容易渡雙孤先許望中看

登望湖亭

孤亭直上倚崔嵬極目湖山面面開
湓浦浪搖千頃去匡廬晴送一欄來
烟生估舶帆樁到日落神祠祭賽回
雙槳不教連夜發待遲明月照深杯

舟中望廬山

霞光集

詩卷三

三

遙遙望廬山突兀出天表
舟行日漸近忽若山已掉白雲自迴
合極目不可眺須臾細審視
意象在縹緲恍見浮雲端一點露青小

晚抵九江

迢遞孤城繫短篷一帆輕借過江風
津亭樓榭斜陽外水閣簾櫳細雨中
傍岸酒旗招客醉隔籬燈影射人紅
江州最易牽情處愁聽清宵曲未終

琵琶亭

一曲樽前絕可憐琵琶亭子至今傳
青衫我亦多情客

遞莫重逢下水船

江行雜咏

滾滾長江接楚天水村山郭遙相連
女兒港口潮通市新婦磯頭柳拂船
日落沙明漁舍火月高鐘動寺樓烟
今宵若駐潯陽驛繫近琵琶亭上邊

片帆行處喜秋晴獨倚篷牕望眼明
樹裏層樓知古戍山頭遠堞見高城
魚吹細沫斜紋出雁蹴微雲縹緲成
肯負水天良夜永旋開白墮自相傾

微風澹蕩送輕舟絕勝蕭齋作卧遊
日日開樽迎遠嶂

霞光集

詩卷三

四

時時拄笏對清流魚橫山腹雲藏寺
雁點秋容客倚樓更喜月明江渚上
笛聲吹出蓼花洲烟水茫茫任所之
白蘋紅蓼起秋思倘過赤壁須攜酒
每到黃州定有詩孤鶴洞簫皆韻事
美人明月是佳期江山兩岸渾如舊
誰擅風流似昔時

登蟠龍磯觀音閣

一柱波心立雙龍水面蟠雲濤奔殿
角雪浪拍闌干翠濕晴疑雨江深暑
亦寒幾回臨小閣不敢近前看

武昌大令

竹馬爭迎郭細侯一城如斗抱江流寒溪雨足恩波瀾
樊口春深綠樹稠新筍喜從官地出白魚時托俸錢留
橫琴仙吏閒無事盡日看山不下樓

遊寒溪寺

雲樹微茫一徑通松風流水響淙淙香留惠遠談經席
翠遶吳王避暑宮愛偈客歸青嶂外修齋人在綠窓中
探幽欲踐西山約下却肩輿步石虹

遊西山寺

松杉叢雜覆香臺古殿凌雲積翠開廢釜塵埋縈薜荔

霞光集

詩卷三

五

殘碑剝落繡莓苔新篁引水穿廚入片雨分陰上閣來
正好二泉亭子下山僧何事晚鐘催

飲懷坡亭

落日孤亭倚半山開樽喜在白雲間江湖放逐先生老
天地蕭疎我輩閒旁午簿書憐俗吏賞心絃管醉雙鬟
波光嵐影闌干近無限勾留待往還

過黃州有懷東坡先生

兩槩悠悠去復還黃州城郭夕陽間江流半飲岷嶓水
几席都看隔岸山孤鶴有情曾入夢清風無主本來閒

臨臯千載誰堪繼竹樹烟雲共一灣

烏林港

古戍秋高夜獨眠三更篳篥哨船邊無端吹斷江南夢
推起蓬牕月滿天

晚泊巴河

收得輕帆落照間烟林逸見鳥飛還人家面面皆臨水
樓閣重重半在山菱藕船通沽酒市菰蒲燈接賣魚灣
醉中唱盡江南曲斜送蓬艖月一彎

三江口阻風喜晤尤生

霞光集

詩卷三

六

徹夜風喧曉未收掀翻雪浪舞輕舟隔舷才子稱同調
並舫佳人載莫愁四海浮家憐獨往三江傾蓋喜相投
蓼花菱盡蓬牕外烟水茫茫去路悠

再到武昌懷絃達

雁書久已斷衡陽猶憶相逢在武昌夜雨飛觴傾白墮
春風聯騎出紅牆歌魚客去彈長鈇賣賦人來典鷓鴣
回首舊遊渾似夢空傳詩句遍江鄉

贈方子獻虞

江東才子擅雕龍選徧芳蘭楚艷中落紙詩傳金管脆

捲簾花發玉缸紅
瓊珠照夜翻嫌月
錦幃藏春不受風
十二層城高處所
尋常能得幾人同

秋日重登黃鶴樓

把酒重登江上樓
放開懷抱入清秋
青青照我山當眼
白白隨人月滿頭
烟水幻成朝暮景
風帆織盡古今愁
招呼黃鶴從空下
騎上滄溟踏十洲

送夏小歸金陵

片帆東下楚山孤
幾許相思載得無
他日扁舟逢白傅
定應多在莫愁湖

霞光集

詩卷三

七

南樓之一

細雨纖纖落子遲
每因攻擊費沉思
何當親點烏程麪
閒看花間一局棋

江園

拂袖歸來髻已蒼
當年曾幾載清觴
空餘諫草留臺閣
剩有名園似辟疆
深樹春殘啼鳥歇
閒亭風老落花香
東山絲竹今何處
莫問金釵十二行

微雨至李樓小飲

仙家樓館傍湖多
一片行雲帶雨過
綠酒可煩紅袖勸

新詞須待絳唇歌
香生金粟分叢桂
秋老蓮房折敗荷
惆悵夜涼人欲去
空教拂拭算如波

楚思

宋玉多情作賦才
獨將愁思一登臺
夢中雨散巫娥去
江上峰青帝子回
巴峽啼猿秋正苦
衡陽歸雁夜偏哀
如何空抱三閭恨
採遍紅蘭碧杜來

九日登高冠山

九日孤懷何處開
山亭醉把菊花杯
登高喜與紅裙會
落帽羞看白髮催
開府旌旗穿樹出
使君歌吹遏雲來

霞光集

詩卷三

六

當筵試問題糕客
誰是秋風倚馬才

賦得別夢依依到謝家

別夢依依到謝家
三年人去隔天涯
蓬山無路求仙侶
銀漢何勞泛客槎
簾外峰青凝淺黛
庭前鶯澁泣殘花
分明一片秦樓月
空度瓊簫徹彩霞

重過漢川

又棹輕舟下漢川
隔年風景記依然
綠陰添得雙飛燕
柳岸家家繫釣船

瀕江兩岸桔槔鳴
茅屋層層柳作城
秧鼓正忙農務急

蓬牕時有唱歌聲

仙女亭亭出漢皋半籠烟霧着輕綃東風似隔重簾外

掩映垂楊幾萬條

片帆東下浪花開夾岸鶯聲送客回暗數柳邊亭子盡

輕舟已過漢川來

烏啼曲

妾家門前楊柳枝歸鳥爭向枝頭啼無端達旦不成寐

有客遠戍秦關西秦關八月涼風起征人夜泣寒無語

剪就征衣欲寄難無人帶向邊城去

霞光集

詩卷三

无

點兵行

朝聞點兵行暮聞滿城哭哭聲未絕催登程弓箭腰刀

挂戎服悲哉此行一何遠遙遙萬里陰山麓陰山自古

不見春六月冰花滿深谷前年戍者今年歸馬革累累

裹枯骸縱有十一能生還非復當年真面目可憐生離

卽死別頓足牽衣淚盈掬道旁觀者盡酸心何況區區

親骨肉我謂征夫且莫哀天兵到處聲如雷戈矛遙指

狐鼠竄不久當卽長歌回

送小阮歸越兼應秋試

雷動春江起蜃龍一鞭歸趁杏花風晴薰蕙草過吳下

暖人鶯聲到越中西子山川千古艷錢王弓弩萬人雄

秋來待爾歌鳴鹿好剪官袍一樣紅

可歎

可歎留仙計已遲當年曾賜與情癡但教搔癢能消折

直得垂憐更匪夷柔澤任窺春浴後香艷慣坐晚粧時

分明昨夜金閨月猶向雲屏照折枝

適園花爲小豎折伐殆盡歌以哭之

園花爛熳吐奇芳主人愛護百計防封姨退舍不敢妬

霞光集

詩卷三

无

天生劣豎爲花殃日日成群採盈解攀枝踏架爭相逐

可憐紅粉盡摧殘蝶魂慘淡蜂媒願我來花底替花愁

露蕊嬌香一旦休嫩柳偏歸沙叱利綠珠空殞石家樓

世事無端類如此薄命紅顏憔悴死英雄亦有不遇時

手把花枝淚難已

長夏閒住適園得小詠十首

灌蘭

抱甕溉蘭畦清芬散達屋霖雨期無時藉以慰幽獨

芟草

治圃如治心，纖翳弗滋長。晨興理幽徑，自帶鴉鋤往。

架花

重整猩紅架，高低小苑中。莫言花事晚，轉眼嫁東風。

採栢

采采青銅枝，燎之烟霧作。非勿貴椒蘭，愛此能辟惡。

浴石

生平類米顛，愛石兼愛潔。呼丈灌清泉，肯受纖埃涅。

編籬

伐取碧瑯玕，玲瓏編象眼。敢云隔紅塵，少爲存界限。

霞光集

詩卷三

三

觀蟻

蟻穴何好兵，紛如鄒魯問。我知淳于生，未醒南柯夢。

聽蛙

高枕北牕眠，群蛙噪晚烟。公私兩無爲，笑爾徒紛然。

斷香

細斲鷓鴣斑，撥火燒銀葉。微風颺簾櫳，誤入穿花蝶。

漬酒

引水滌罌鷓，自漬澆書酒。盈筐採桑椹，聊復具一斗。

秋夜

一點秋燈半不明，藥爐聲裏伴殘更。空庭自理絲桐過，疎雨瀟瀟枕上生。

無題

屨聲初到戟門邊，先遞衣香出畫簾。露蕊含媽翻作態，春鶯欲語更留尖。憐才始信情難按，報命方知禮太嚴。悵望玉階明月夜，手提金縷赴鸚鵡。

卽事

酒闌歌罷夜初分，八尺銀床展簟紋。蟬翼紗輕涼似雪，墮鬟親看挽烏雲。

霞光集

詩卷三

三

最憐結束愛清新，笑撲銀燈故避人。換出風鬟紅又窄，一規明月到橫陳。

蓮亭

誰憐清景似水壺，落日空亭客思孤。綠酒一樽虛畫鷁，紅葉十里占輕鳧。波光瀲灩知何極，山色微茫看欲無。那得使君如白傅，主持風月到西湖。

有感

雙飛一夜失鴛鴦，埋玉春郊枉斷腸。庭下紫荆空落盡，令人含淚向盤塘。

江行值大風雨

我生何為徒碌碌長挂征帆走南北曉行只在江中行
暮行仍在江中宿江中巨浪如奔雷排山觸石驚相推
蛟龍忽怒開天地倏忽風雨橫空來此時眾客兀相賭
嘿坐屏息面如土恍惚金鼓震沙場舟人倉卒手無措
飄飄一葉隨洪濤江豚起舞船頭高船頭白浪過五尺
所存殘命纔秋毫須臾浪定雨亦息但覺遙天向昏黑
收帆始得入蘆叢蒲船甫有生氣色我行江中頗有年
誰知風浪果堪憐險遭覆溺在頃刻從此孤帆不敢前

霞光集

詩卷三

三

觀釣

一灣楊柳綠低迷獨守溪邊把釣絲莫信儵魚渾易得
看他吞吐上鉤遲

晚發閩門

六月正溽暑烈日如火炙人方畏炎蒸我獨事行役輕
裝上吳航去作浮家客解纜闔廬城挂帆范蠡宅疎簾
映微波斜月蕩紅格床頭置酒甕案面攤書籍頗覺枕
簾幽那識船艙窄浩歌起中流清風生兩腋夜靜萬慮
捐天高河漢碧回首望閩門恍惚塵世隔

吳江

畫橈蘭槳去幾雙一枕清風暑氣降最是棹歌聲未斷
夜行船已到吳江

垂虹橋

漫搖艇子過垂虹看足波光曉鏡中權入芙蓉雙槳露
纜牽楊柳一牕風朱樓夾岸疎簾捲綠水平橋畫舫通
可待月明亭上去淺斟香雪引詩筒

桔槔

一月斷雨澤舉國盡勞攘溝渠半焦枯掬水不盈盎
峩高岸旁軋軋桔槔響健婦罷紡績掉臂田間往坐板
穩如榻覆棚大於掌裸體抹胸前赤足踏車上齊聲轉
轆轤白浪過兩丈嫁作農家婦焉能事安享豈如南塘
女朝朝挾雙槳唯解采蓮來相懸隔天壤

霞光集

詩卷三

五

塘栖訪舊不遇

日暮塘栖路停舟一問人行踪還獲落名姓半沉淪巷
已空車轍居疑雜市塵依稀巢燕在花信隔殘春

杭權

杭州關吏猛於虎下盡錙銖累商賈縱橫行李蒲河干

倒籠傾箱細搜估寸絲尺縷安足道隻屨須教半沾土
可憐書生無長物敝篋掀開盡殘腐惟饒錦繡在腹笥
恨不當時剖肺腑猙獰猶自索酒錢再四羈留日停午
我知苛求盡額外尚說明文奉官府脂膏剝削飽吏胥
征解曾無十之五何時權使頌廉平不見關津往來苦
舟過杭州天暑不得至湖上悵焉有作

平生念西湖時時勞夢想每思棹扁舟得意若撓癢如
何繫湖千竟不履湖上六橋與三竺咫尺隔天壤雖云
苦劇暑毋乃縛塵網茲行豈易得轉盼成俯仰何當謝

霞光集

詩卷三

五

一切芒屨自來往置身湖山間日夕共欣賞

江頭

輕舸盤過北新關穿過杭城十里間兩岸畫樓看未足
又挑行李上江山
江船初上晚潮平開出江頭月已生燈火一灣回望遠
烟波重疊不分明

富陽

蓬牕睡起更攤書帆挂晴江百里餘漸覺錢塘潮勢緩
青山相送入桐廬

桐江道中

路入桐江境自幽烟巒日日送行舟看山每恨帆過快
到寺常嫌客不留醒眼有時逢怪石盟心隨地得閒鷗
晚來獨酌澄潭上鏡裏修眉月一鉤
探奇只合弄輕舟攬勝無煩着屐遊卧看好山來枕上
坐迎幽壑到船頭雲端翠惜當牕過樹杪青從隔岸浮
風景蕭前誰占得桐江千載一披裘

七里瀧

何年鑿破碧雲根繚繞溪光一線明帆影盡從深樹出
纜牽過在半山行偶窺詩卷沾巖翠時度烟巒競鳥聲
漫道無風過七里蓬牕回望不勝情

霞光集

詩卷三

五

釣臺

悠然一綸竿垂釣寒潭下六月不披裘誰識先生者
木葉蕭蕭下溪聲瀾瀾流至今一片石猶說是嚴州
晚抵蘭溪

燈火趨江郭黃昏攏客船買魚尋市上沽酒就城邊夜
柝千門月村春兩岸烟漸疑秋意動涼味入孤眠
雨後酌酒歌

高天雨過木蘭舟涼風颯颯如清秋客坐船頭對斟酒
解衣磅礴互勸酬碧潭星散珠百斛纖林月挂玉一鈎
胸中俗事不可到那能強作崩天憂輕舟昨夜溯巖瀨
片帆明日指龍遊光陰亦復等過客焉肯爲我一少留
何須下筋費萬錢何須挾瑟鳴箜篌但令有酒俱可醉
仰臥高歌雲漢流醉中更覺天地小夢踏三山與十洲

谿行雜咏

自笑南來不計程長江行盡復谿行澄潭水似瓜皮綠
淺底船如竹葉輕少借虛牕攤枕簟畧存餘地置茶鐘

霞光集

詩卷三

圭

平生頗挾浮家願祇覺扁舟去有情

載酒長途併作遊溪山佳處任淹留前村雨過灘聲急
隔岸雲來樹色幽綠映鬚眉千嶂曉涼生几席一痕秋
哦詩莫當扁舟看不減高吟卷畫樓

看足烟波幾萬重幽巖絕壑遍行踪賓從喜與罇壘伴
童子能將筆硯供每過水村聞夜碓時逢山寺聽秋鐘
眼前好景都收拾徒倚蓬牕到晚春

買得漁舟八尺寬隨風蕩漾出林巒書攤枕簟支願讀
山過蓬牕仰面看客路喜逢秋漸近水天愛見月將圓

行來似隔紅塵遠只有溪聲入夢寒

舟過龍遊宿羅漢松五更大雷雨天明視之舟爲

風浪所鼓已上沙灘數尺矣不覺一笑

扁舟過龍遊夜向前溪泊誰知卧中宵忽驚雷雨作長
空萬馬奔天半神龍攫巨斧劈山阿電車驅海若傾盆
大如注金鼓鳴蓬箬倉皇救衣屢顛倒忙手脚一葉飄
洪波正慮渺無着豈期仗狂飈迅掃等飛箬置之平沙
間不受風濤惡須臾殘月明倏忽雲歸壑凌晨理舟楫
相顧殊錯愕仰視青天高深林噪群雀

霞光集

詩卷三

天

衡暑同都伯龍姑丈晚飲話舊

碧酒紅螺進晚涼共依大樹飲秋光驚從座上看先輩
喜與樽前說故鄉月挂雕弧天漢迥風生鈴閣越山蒼
只今邊徼需籌畧早豎奇勳定廟廊

過山

水到山根盡山從雲際生路穿松徑出人坐竹兜行巷
語聽來異村粧看欲驚墟烟炊薄暮突兀見高城

霞光集

昆陵 沈鍾 鹿坪

詩卷四

晚抵平定

客路分燕晉今宵第一程山川啣暮景樓堞弄秋晴酒

淺寒生袂燈殘月上城自知鄉夢少欹枕聽調箏

太原逢俠客夜飲

匹馬西風入晉陽喜逢豪客共傳觴月明千里秋重閨

雁度三關夜漸長激楚詩成追屈宋縱橫譚洽出干將

霞光集

詩卷四

英雄肯使江湖老一卷陰符秘錦囊

靈石題英雄奇遇處

天涯長自泣途窮肝胆交情轉盼空塵世幾曾能骨相

鬚眉安在識英雄千秋慧眼輸紅粉一代裙釵拜下風

落日解貂須盡醉獨求知已狹邪中

平陽道中

謀生無那拙如鳩又向平陽作浪遊三晉雄封經半壁

一叢征騎入深秋韓侯古樹連天際姑射仙山傍馬頭

遙聽暮笳聲欲動淡烟斜日到城樓

眼底滄桑幾變遷依稀風景記當年村巫簫鼓迎堯廟

野老犁鋤入舜田絳縣衣冠新甲子龍門疏鑿舊山川

平原一望秋蕭瑟指點西風着去鞭

馬蹄躑躅路偏賒喜見村南酒望斜嶺背人耕唐草木

山腰民穴晉烟霞風乾驛舍填秋葉雨霽官亭噪暮鴉

自笑頻年爲客慣解鞍逆旅便如家

嘹唳寒雲沒雁行斷碑枯樹共蒼涼伯夷豈肯埋周土

豫讓偏能刃趙襄馬過欵橋猶辟易薇生荒塚尙含香

村墟幾處牛羊下側帽行吟到夕陽

霞光集

詩卷四

過中條山宿李秀才別業

繞屋青山萬疊遶過山十里到君家柿林秋老留殘葉

菊圃霜清見晚花插架書抽紅線傳活爐泉煮密雲茶

最憐地主殷勤意掃榻分燈向碧紗

贈王子仲山

三年邊徼借前籌萬里歸來志未酬江上彌衡猶有賦

蜀中司馬已無裘窮途聲價誰青眼絕塞風霜易白頭

戎馬陰山方轉戰那容高卧老林丘

九日同芮城錢大令過中條嶺

九日無端賦遠征，登高恰喜上山行。千重落木王官谷，一片閒田芮伯城。羊角風輕吹雨帽，馬頭日淡捲雲旌。憑誰載得淵明酒，蒲酌茱萸向晚晴。

祝猗令

百里符分古令狐，下車三月政全孚。烟墟尙有人歸市，夜戶曾無吏索租。腰下佩刀爭買犢，庭前按牘省鞭蒲。曲江晏罷群英後，早識龐公是鳳雛。

唐虞舊俗易安全，勤儉餘風尙宛然。雨後一犁耕舜坂，花前三祝頌堯天。城臨山麓雲生座，人在琴床月滿弦。

霞光集

詩卷四

三

勾漏丹砂知不羨，使君家世出彭錢。

月夜抵永樂宮

日暮悲遊子，行行路轉賒。奔蹄穿月影，側帽落霜花。野霧橫荒磧，寒泉咽淺沙。遙看烟樹裏，燈火有人家。

贈李明經

青蓮別業許經過，老去詩人興若何。金斗狂呼紅柿酒，銀箏低按雪兒歌。司空谷裏居相近，無忌門前客到多。見說懶園風月好，莫教清景日蹉跎。

芮君同王德方姊丈夜坐話舊

西風振林木，寒聲塞愁耳。伏枕不成寐，起坐燈光裏。相對話酸辛，忘形洽汝爾。追維四十年，迅速若彈指。浮雲渺無定，世事互榮否。當時頗繁盛，座上半貂珥。轉盼變滄桑，烏衣空燕子。爾我皆密親，念之爲汗泚。君才既不遇，我力復綿紙。悼歎徒紛紛，中宵共徙倚。豈惟事升沉，聚散亦如此。人生不自惜，苦欲去鄉里。相見良所難，相思復何底。明朝陟中條，遙隔暮山紫。

留別朱東起

銅官咫尺望中迷，何意天涯慰所思。踏月馬蹄爭蹶蹶，

霞光集

詩卷四

四

聯床燈影共支離，客途似我貧兼病。風誼如君友作師，此去關河嗟歲暮。那堪兩雪正臨岐。

李君席上

尋春底事獨來遲，深悔多情杜牧之。惆悵却輸雙玉燕，不會看得上頭時。

樓頭畫鼓未三通，走馬頻催似轉蓬。羞煞照人殘蠟炬，替垂紅淚半宵中。

曉陟中條

未曉登程去，揚鞭逐雁群。馬嘶山背月，雞唱嶺頭雲。風

緊穿征袖霜繁積戰裙下方會宿處俯視但氤氳

老女吟

東家有女年十六昨夜堂前拜花燭西家有女年十三
昨夜曾通媒妁言可憐老女笄已及標梅殆盡春風泣
上有明月瑤下有羅襦裳左右盛箱籠中設合歡床床
上獨眠起自顧矜桃李顏色嬌如花芬芳擷蘭芷他人
不言好我自知可憐抱此冰雪姿守貞以待年

平陽署中留別呂大孝廉卽和原韻

倦遊舌敝百無成馬首蕭蕭返帝京誰向岐途悲措大

霞光集

詩卷四

五

自知俗吏薄儒生天涯烽火傳聞異故舊交情且暮更
姑射那堪回首望亂雲落日不勝情

豫讓橋

馬上長歌義士行斜風細雨出蒙城只今豫讓橋頭水

嗚咽猶疑帶不平

懶園卽席和韻

小築名園恭澗東著書人喜近司空疎簾掩映千山裏
曲檻低徊萬樹中酒盞香浮花底月茗爐紅趁柳梢風
最憐十二金釵伴長與琉璃硯匣同

四面青山好卧遊何須着屐更尋幽巖前雲影無心住

石上泉聲自在流歌板緩催金鑿落舞鬟斜墜玉雕搜

世人爭說嵇康懶偏有餘情傲五侯

綠陰水簾展湘紋酒畔青娥迥不群三疊涼風飛白雪

一鈞新月墮烏雲疎狂放態應憐我曠蕩閒情肯讓君

猶憶聯吟皮與陸互推詩字日初曛

翠影籠庭一半深笑看雙頰枕紋侵楊花春後原無蒂

蓮子秋來別有心眼底歡情同璧月樽前淺黛妬遙岑

幾回去住渾難定倚遍闌干費苦吟

霞光集

詩卷四

六

自笑馳驅過一生頻年踪跡似浮萍桃花谷口真難到

楊柳津頭又欲行敢望雙文長薦枕絕憐子晉獨吹笙

蓬山若許時相訪海上風波定不驚

樹杪秋河匝地長坐來偏覺夜初涼兩抽蕉葉侵虛榻

月領桐陰到淺廊妙友詩箋分硯席雙鬟繫管佐杯觴

故山無恙歸何日空負江南舊草堂

何處溪山好放吾一鞭誰肯贈文無新蔬客到時堪剪

舊醞家藏不待沽歸燕日長窺硯水遊蜂春暖上花鬚

向平已了先生願愧我空存七尺軀

高枕羲皇寄北牕，臥聽水調發新腔。鷗盟西澗初相狎，蟻鬪南柯未受降。鏤雪詩成珠作字，釀花醅熟玉爲缸。應門白鶴閒無事，來往山頭只一雙。

題畫扇却寄

誰把秋棠畫折枝，草間絡緯織相思。幽情一片那堪寄，腸斷金風玉露時。

白苧辭

長安十五誰家女，向人抑覺情何楚。手執金樽送遠行，不歌綠水歌白苧。樽前一曲歌未終，王孫淚落紛如雨。

霞光集

詩卷四

七

日暮青山隔短亭，竟爾飄然上馬去。

賦得千家砧杵動秋聲

底事聲聲擣不休，蒲城刀尺動鄉愁。空林敲落千山月，深巷驚回萬戶秋。遠趁悲笳來絕塞，清和橫笛起高樓。經心自笑浮雲客，長向西風擁敝裘。

無題

紅蛛繸鏡兆佳辰，占得南園第一春。私喜今宵諧舊約，紛從隔巷看新人。乍梳蟬髻雲猶濕，學掃蛾眉翠未勻。喚出畫堂推阿母，幾回簾外更逡巡。

合卺杯承赤玉盤，新裁錦被覆雙鴛。屏間喚妹交頭語，燭底羞郎注眼看。嬌小未能忘故態，矜持那許盡餘歡。最憐誤認西南月，強起粧梳犯曉寒。

鴛鴦小牒下須臾，一諾輕量百琲珠。旋裹春雲籠繡襪，便薰蕳澤換羅襦。驟聞說嫁心先軟，會得琴挑意早輸。明日試從簾下看，守宮顏色淡些無。

幾度聽歌荷目成，拂香檻畔話三生。未逢白壁難求種，纔插黃花已定情。到手新歡知鄭重，關心舊事費經營。只愁容易催人去，腸斷班騅送遠行。

霞光集

詩卷四

八

秋日同飲懶園兼送孔妹丈子箴

憑軒一飲懶園秋，緩住行旌醉莫愁。笑語喧闌紅樹出，笙歌嘹唳碧雲留。驚回猿鳥閒中趣，點破溪山物外幽。絲竹東山非好事，忍教寂寞對名流。

九月初五日 and 懶園韻

稱觴偏喜近重陽，蒲泛茱萸酒更香。謝女丰姿如菊澹，蕭娘情味與天長。百年應許偕人老，一曲休教惱客腸。我欲留仙來掌上，乘風輕挽六銖裳。

戲贈陳藻如

空下鴛鴦小牒文曾經巫峽笑氤氳但知神女都攜雨
未必襄王卽夢雲遮莫齊諧傳怪事依稀花月記新聞
閉門羹在應難却料理香魂一近君

題芮城八景圖

條山疊翠

縣僻閒無事青山半繞城課農兼載酒疑向畫圖行

黃河翻雪

立馬津亭下驚看雪浪來滔滔何日返誰是濟川才

卜館春風

霞光集

詩卷四

九

先賢舊講臺千載人猶重古樹何森森春風出絃誦

段廬夜月

寂歷空山外高賢有故廬斷垣人跡少明月照庭除

魏城夕照

廢壘空荆棘相傳古魏城夕陽懸樹杪牧笛弄新晴

水谷秋聲

翠嶂千重合丹楓萬樹明欲尋棲隱處一片是秋聲

楊林暮雨

宿雨連山寺瀟瀟向晚天遙看叢樹裏征騎入秋烟

塔寺晨鐘

浮圖破曉烟百尺立林表鯨鐘時一吼驚起千山鳥

李秀才席上作

隔歲曾從永樂過朝元人去奈予何門前一抹秋山在

畫出飛瓊兩翠蛾

司空席上見倉皇一曲伊州淚幾行醉乞紫雲憐杜牧

恐教紅粉笑疎狂

晚涼庭院雨絲絲伴客茶漿去獨遲話到香銷銀燭盡

畫屏前更立移時

霞光集

詩卷四

十

賦就新詩欲寄難恐教平地起波瀾多情最易招讒妬

袖向無人悄自看

雨後望中條山

秋雨連宵攪夢情仙居咫尺隔瑤京巫娥只在巫山下

却被雲遮看不成

芮城錢青田大令於琴署西偏構綠屏書屋落成

詩以紀之

仙署重看異境開地靈遙待使君來山臨城角青當牖

窗出牆頭翠繞臺群吏散時行酒政長官閒處得詩材

風光應與蓬壺近莫作河陽縣裏猜

退食堂成位置宜紅關低護界疎籬斜穿柳徑風先入

小步花蹊鳥自知菡萏數莖秋雨蓋茶蘼一架醉烟絲

印池長鎖閒無事時到軒前看弈棋

荀令爐香在玉京晝長清點寂無聲酒涵花影傾三雅

風弄琴絃散一城新果滿園红柿熟濃陰布地綠蕉生

終南山色關干外坐對秋空爽氣橫

閒憑大壯俯高秋魏國山河一半收博望槎通天漢外

司空居接華峰頭萬家雞犬人烟合百里桑麻雨露稠

霞光集

詩卷四

十一

誰道庾公清興好止談風月上南樓

大壯樓名

每到更闌酒半醺蒲堂賓客盡如雲狂來自喜裁新句

醉後偏能說舊聞燈火亂疑星燦爛椒蘭飄似霧氤氳

豪筵珠履誰堪並除却平原只數君

遙從雲外引紅泉博得階前一綫穿石髮暗隨梳齒滑

苔痕微有濺珠懸何煩剝木供茶竈儘可澆花灌藥田

底事南陽分菊水飽嘗青髓自延年

乘興同登亦樂亭迴廊風軟度花鈴聽來嬌鳥如歌曲

借得青山作畫屏舊有園丁供菜把新從開士授茶經

課農昨夜歸何晚馬首前瞻已帶星

鑿得方塘半畝餘瑤池分水種芙蓉風迴几席搖仙珮

雨過河源逗客車十丈香疑來華嶽一泓清喜出階除

晚涼亭下多時坐花氣霏微襲蒲裙

亞字牕櫺網碧紗罩來金柳萬條斜縱橫細帙書連屋

交錯觥籌客坐花四海共知歸季布一時爭欲識朱家

平生慕義真無匹門外長嘶白鼻騮

五風十雨歲多穰繞郭秋來晚稻香茅屋烟生無儉色

官亭月上有清光時時不厭迎佳客日日何妨在醉鄉

霞光集

詩卷四

十一

擊壤漫勞歌帝力堯天還恐讓羲皇

題畫冊

白菜

但可知此味不可有此色披對殊欣然令我鄙肉食

芋

煖燒楮地爐紅相約山中好過冬煨得蹲鴟同袖手

雪牕閒看太湖峰

菱

不聞蕩漿吳娘唱四角何來出水菱髻鬢江鄉蘆葦裏

銅鑄月下興初乘

蓮蓬

秋風湖上紅衣盡露出蓮房淺水濱記得玉人纖手劈
握來顆顆綠珠勻

笋

勿謂泥蟠久干霄自有時籜龍乘夜雨頭角出疎籬

扁豆莢

落落柴門晚應看豆莢肥秋風爲客久見爾忽思歸

雪中題姚方起百花畫卷

霞光集

詩卷四

三

高齋袖手雪如拳何意名花次第看我欲與君浮大白
借春三日敵他寒

舫齋

窄靜房櫳碧玉家一亭如舫寄蒹葭人逢良夜偏宜酒
座有傾城好是花索笑幾曾拋筆硯愛閒原不廢箏琶
迷香洞裏尋常到十二雲屏曲曲遮

十日東萊一字無新歡惟有醉工夫帳中懸蛤嫌明月
屏裏棲鴛鴦畫圖行雨高唐真夢境窺牆宋玉豈登徒
紅樓自是神仙窟漫向蓬山問絳都

將赴大梁話別

新歡驀地釀成愁百計偏難定去留顧我強爲當面笑
對人猶作見時羞盈盈紅淚千林醉脉脉迴腸九曲流
咫尺梁園飛雪候最宜珍重鸚鵡裘

人前諱說是相思淡鎖春山露一絲甚欲殷勤將別酒
更無聊賴到臨岐戀群檣馬嘶寒埭斷愛鄰雞絮隔籬
屈指摩訶池上月好憑盈缺數歸期

題畫漁婦

綠波低蘸柳條春折得柔枝買白鱗沽酒杏花村店晚

霞光集

詩卷四

六

阿誰來喚賣魚人

雜詩

輕衫重向晚來添料峭春寒分外嚴獨自杏花樓上坐
半開紅格待新蟾

讀霍小玉傳

鸚鵡籠中喚李郎櫻桃樹下立徬徨青驪駒子黃金勒
釀盡傷心勝業坊

櫻桃執燭寫烏絲三尺空填皎日詞悵望東都音信杳
端居八月負秋期

西市垂憐老玉工紫釵猶識霍王宮
賣來公主錢都盡只博崔生一信通

崇敬花媒是牡丹抱持鄭曲夢黃衫
車門空鏤無情種恨入芳心到死銜

清映堂種竹

爲探平安信時開白板扉舊梢纔過屋
新綠早侵衣月影成千个風聲滿四圍
何須來問主到此便忘歸

一笠

一笠知誰構登臨興自幽溪雲吞折檻
嵐翠入空樓灘

霞光集

詩卷四

五

急常疑雨山深不待秋主人如好客
不惜重淹留

桃源洞口和石壁陳先輩韻

誰遣飛花逐水流我來乘興一停舟
溪光倒影千巖秀樹色遙傳萬壑秋
渡口易迷塵世隔洞門無鎖亂雲浮
此中倘有人相問應笑饑驅老未休

又和同年張雪樵太史原韻

遮莫仙源好問津胡麻誰復飯劉晨
風塵半世迷前路洞壑何年慰後身
乍入松杉偏碍客偶聞雞犬不逢人
桃花肯引漁郎棹長伴烟霞學養真

遊雲半庵

絕壁臨潭上山門雲半開憑闌窺洞壑
隔岸見樓臺鳥下僧初定猿驚客乍來
夕陽幽意愜空自棹船回

宿臨江閣和唐松巖韻

信宿臨江閣披襟對遠公無端投嶺外
有分任山中夜靜龍吟壑秋高鶴唳空
一龕青嶂合滿枕薜蘿風

送申松濤世講赴新任寧德卽和留別原韻

敢說忘形爾汝呼平生風誼重良模
一行作吏吾何後送客之官興不孤
買犢賣刀知政美五風十雨報民蘇

霞光集

詩卷四

六

維摩病榻秋燈裏視事栽花記得無

秋日 and 唐使君韻

萬家烟火慶西成風物偏宜長吏情
巷犬不聞驚夜戶墟民無事入山城
劃開潭影橋初構鑿破寒雲嶺被耕
獨有使君能愛士微行常戀讀書聲

再遊雲半庵

再鼓輕橈去重從雲半遊山僧迎舊雨
物序換深秋紅葉橫溪口黃花繞渡頭
晚來吟興劇明月下沙洲

晚泊大窰

下得危灘日已斜孤村遙見有人家柴門幾處炊烟起
半在山椒半水涯

階唐大令宿漳平陳秀才別業

爲愛幽居勝欣然一過從霜酣鷓鴣舅葉秋老菊花叢圖
史三冬足琴樽此夕同願隨朋好後來往駐齋中

邂逅誰知已天涯忽見君青山依杜曲白首識參軍細
酌當秋暮清譚到夜分祇疑驚太史有象動星文

漳平道中雜咏

盡日都緣絕壑行半山黃葉筍輿輕路迴忽地逢村舍

霞光集

詩卷四

七

聽得蒹葭打穀聲

入霧穿雲去窈冥到來木末有孤亭坐看隔岸秋山影
照在空潭似畫屏

木葉丹黃九月天晚秋山色倍堪憐經行每到斜陽裏

一抹林梢起暮烟

半醉升輿睡正酣一龕兀兀似瞿曇夢中彷彿聞猿嘯
知是行過溜水潭

月下出城步至麟山寺

更啓重門鑰登臨興未闌樓臺烟際立城郭月中看夜

靜經聲寂秋高木葉乾爲貪凌絕頂風露不知寒

雨中自縣早發

出郭迎微雨層巒瘴未收崎嶇烟徑滑鳴咽石泉流木
落山疑儉原空稼已秋浮雲靡定所長使客心愁

寧洋雜咏

剝水殘山外依然有一城松光供夜績火耨布春耕地
僻風常陋民淳訟易平蒲鞭無所事莫辨長官清
綠樹全遮寺青山近繞城窺書餘鳥跡喧枕足溪聲吏
散惟抄史官閒只勸耕吟唔深巷月長伴使君行

霞光集

詩卷四

大

地暖春來早山高月上遲登樓看野燒卷幔見村炊茗
自鄰僧餉蘭從舊雨移往還人漸熟脫畧少威儀
何意逃名客翻隨度嶺遙深秋多瘴癘薄俗近苗犛破
臘花爭放經冬葉未凋一年人住此風景自蕭蕭

除夕溫陵署中守歲和唐省庵韻

宜春聊復榜紅牋兩度閩南守歲筵久客思家都澹宕
他鄉聚首亦圓圓彈冠有慶知何日覽鏡多慚莫問年
自笑阿婆行漸老敢從三五競啣妍

元日再和原韻

驀地春隨曉漏生
燭花開處已盈盈
坐看好客皆添歲
老覺新詩倍有情
東閣官梅同索笑
荔枝佳釀自相傾
明年此際朝元日
願逐相如頌晏清

新正十日晚抵驛坂和壁間韻是日大風甚冷

春山行役動羈思
况復新年感歲時
宿雨已隨朝氣散
狂飈偏向客衣吹
冰霜驛路寒猶在
燈火柴門到獨遲
村酒一樽聊共醉
心期惟許故人知

宿坊口次壁間韻

報國空餘一寸丹
投閒歲歲滯江干
馮唐自分臣今老

霞光集

詩卷四

九

范叔誰憐客尚寒
壯志銷磨悲馬櫪
髯毛羞澁誤儒冠
長年作嫁勞鍼綫
慚愧栽花令是潘

過楓亭

眼前山色舊曾經
臨到歸時分外青
最喜此行風味美
荔枝紅熟過楓亭

詠史

佩相印

金盡裘亦敝
歸來嫂不炊
一朝佩相印
匍匐誠何爲

夷門監

當時四公子爭高
下士名夷門有監者
千古一侯生

種蠶風

勾踐棲會稽終能沼吳國
種蠶風尙存至今人叵測

綈袍贈

早知念故人安用綈袍贈
天道常好還報復多相稱

白衣冠

相透易水濱
衣冠白如雪
一去豈復還
長與荆卿別

博浪椎

誰飛博浪椎
白晝天地晦
雖云中副車
祖龍膽已碎

霞光集

詩卷四

三

秦坑灰

惜哉秦坑灰
詩書燒未了
終古誤儒生
流毒尙不小

赤松遊

本爲報韓出
誰知竟帝劉
強秦旣族滅
自與赤松遊

飯王孫

慚愧封侯日
千金報母恩
世風應漸薄
誰肯飯王孫

棄繻生

前時棄繻生
今看棄傳出
須知大丈夫
會有揚眉日

貝子祠

天生帝胃作周楨麾指東南到卽平兩浙鯨鯢隨浪靜
八閩妖孽望風清旂常懋著金甌績鐘鼎榮鑄玉牒名
姬旦元勳今再見莫安宗社倚長城

王師十萬出炎方坐擁貔貅定海疆鳥道晴梯蠻霧黑
火營連捲陣雲黃長驅敗衄松溪外早豎降幡劍水旁
妙筭神機推第一捷書飛奏達長楊

身先士卒掛征袍冒鏑衝鋒敢憚勞半壁擎天資柱石
百城歸命待旌旄軍容整肅摧山岳饒鼓喧闐撼海濤
上將功成星欲隕蒼生疇不念恩膏

霞光集

詩卷四

五

息流海溼入人深遺像天南鑄有金烏石山頭仍廟祀
綠榕城畔遍棠陰穹碑紀績千秋字俎豆抒誠萬古心
繼世夔龍承祖烈袞衣重覩動謳吟

屏署自咏

新闢山城草昧初民風樸陋吏迂疎一經自課諸孫讀
半畝親教老僕鋤香案雲生吞印把訟堂苔綠上階除
盤餐漫道無兼味荀蕪春來食有餘

新建義學成口占示諸生

新分百里重官牆更爲諸生築講堂一柱峰高來秀色

三台雲近護奎章敢矜桃李春風過自愛詩書午夜長
喜得官閒類到此草深言偃半庭荒

登三台閣

倚空高閣紫山顛暇日登臨尺五天石磴重重盤翠靄
紅闌面面壓晴烟參差城堞雲連麓遠近人家燕繞塵
富庶關心惟教育春風絃誦夜如年

春日東郊勸農

載酒春山自勸耕官亭雜沓共歡迎溪廻樹繞青旗轉
風定花隨翠蓋輕已荷恩綸蠲宿賦更占豐穰報秋成

霞光集

詩卷四

五

太平樂事原多象野老休誇長吏清

過九峰寺

乍入九峰路峰高不易攀僧巢雲外寺人種屋頭山落
澗龍藏鉢空堂虎踞關登臨殊未倦身在翠微間

雨中過前塘嶺

一兜雲霧裏去去入層巒路自齊腰上山從仰面看溪
聲經雨壯樹色帶烟寒與吏休言瘁前村可暫安

題屏南八景圖

有說

三台擁翠

三台山在縣治後三峰並列如三台蒼翠可

觀爲一縣之屏障

群峰羅列應台星屹立城頭獻地靈
雨過每添春後綠霧收常送曉來青
女牆低處橫眉黛官閣開時展畫屏
千古有誰求片石山顛爲勒峴山銘

兩澗廻瀾

雙溪至城西南隅交匯每當雨後泛溢雪浪

奔騰波瀾萬狀

雙溪如帶抱山城春澗初看春水生
細浪浮花分燕尾

霞光集

詩卷四

三

驚濤觸石動雷鳴漫言清淺難通楫
且喜漣漪好濯纓借得餘波資灌溉
好從南畝課農耕

文峰挺秀

玉柱峰俗名文筆峰特立縣治南秀拔千尋

高出雲表

一朵芙蓉翠削成天然文筆啓文明
仰窺閭闔丹霄近俯視滄溟南斗平
仙掌遙從雲外出露盤高向月中擎
披襟遮莫當牕立喜挹朝來爽氣清

傑閣凌雲

三台閣在紫山之半俯視城郭溪山宛如圖

畫誠一縣之勝概

巍巍傑閣映奎文牕檻玲瓏傲入雲
一點紅燈高處見數聲清磬下方聞
入簾景色歸圖書插架縹緗盡典墳
應有青藜燃太乙吟唔常到夜初分

印山積雪

玉印山在縣治東南其山最高雪後積素凝

輝皎如銀燄

朔風吹得雨聲乾添作山城一夜寒
萬樹低垂冰簌簌

霞光集

詩卷四

四

千巖遙積雪漫漫圍爐袖手尋詩易
着筆推牕欲畫難我獨關心占上瑞
豐年先替老農歡

鐘嶺殘霞

金鐘山在縣治西每當夕陽返照雲霞掩映

絢爛如綺

墟烟初起日平西掩映殘霞拂樹低
返照人家歸燕急斜陽村路暮鴉啼
城頭畫角山光紫谷口疎鐘笠霧迷
最是牧童牛背穩笛聲兩兩過前溪

南橋春霽

迎恩橋在縣治東南通古田孔道春雨初晴

往來行人絡繹不絕

鳴鳩聲裏雨初收
畫溪橋細水流擔荷紛看趨曉市
犁鋤爭見及春疇
柳條風軟天桃綻竹篠烟微紫蕨抽
幾度恩迎亭下過又傳丹詔出皇州

北寺秋聲

北巖寺在縣治東竹樹叢雜每當秋風乍起

萬木蕭森如聞天籟

蒲山木葉繪丹黃一派秋聲在上方
風雨瀟瀟吹敗壁

霞光集

詩卷四

五

松杉颯颯響空廊
豆花露下蛩鳴切稻熟霜來雁影長
記得幽公當九月憂民早計授衣裳

題同寅程湘臯歸耕圖

琴鶴清操久著聞
恩波遙接海天雲芙蓉闕下曾攜我
發闕時同桑柘圖中又識君
萬卷舊傳兒輩讀一犁新
日引見結丈人芸秋風漫起歸田與霖雨蒼生望正殷

遊靈巖寺

出郭雖云數里餘到門塵網已全除
初行翠靄衣裾濕直踏層雲洞壑虛
一徑濤寒松謾謾萬竿玉冷竹疎疎

維摩丈室清如許堪笑烏紗定不如

遊北巖寺

為愛北巖寺偷閒一出城過溪惟鹿跡繞路有松聲
翠白鬚眉滴雲從衣袂生山靈知我到先遣老僧迎

上元後風雪交加擁爐輯志喜連江威使君致酒

燒燈過後朔風尖閉戶圍爐雪滿天
政在豈堪青史載書成應得故人憐
陽春有脚知何處造物無私恐未然
投筆捲簾浮大白興酣翹首海門邊

喜輯志成為賦二首

霞光集

詩卷四

五

三年教養費辛勤喜見民風漸轉淳
比戶絃歌遊化日四郊耕鑿載陽春
自知善政須因地敢謂巖疆在得人
慚愧世為清白吏先光祿公現忍將兩字負君親
樊籠何意脫拘牽天與閒居了一編
未竟功留今日補許多事待此身傳
奚煩再續同班史只合深藏似腐遷
為語攀轅諸父老好看循吏播安全

題福安蕭寅丈青草塘祖居記後

瓜瓞綿綿卜此塘天生瑞草自呈芳
青雲第宅山爭繞白露伊人水一方
百世衣冠成氏族萬年子姓薦羔嘗

蘭陵舊望傳今昔
穎士遺休澤正長

晚抵閩清溪口

新發江流去馬馳
孤舟逆上一帆支
渡頭日落人呼急
溪口烟生客到遲
澹月入林風細細
疎燈傍岸影離離
故人珍重勞相憶
折簡頻招敢後期

盤谷寺

青山於我有前因
早覺行來隔世塵
出郭數重纔到寺
入門半日未逢人
香臺鳥下閒中趣
古洞雲歸局外身
久已淡忘空色相
擬將瓢笠結僧鄰

霞光集

詩卷四

毛

輯閩清志題節婦周淑耀傳後

天地有正氣
首在敦彝倫
臣忠與婦節
千古常不泯
梅水清且駛
巾幗多完人
緇維劉母賢
早歲諸朱陳
豈意中道乖
連理遭遑遑
貞操厲冰雪
勁節凌松筠
所重在志節
何敢怨艱辛
歲寒歷已盡
大造回洪鈞
翩翩膝下兒
栩栩席上珍
九重沛雨露
一朝下恩綸
特賜坊與祠
照耀梅水濱
奕葉垂不朽
俎豆長如新

又題烈女孫錦玉傳後

遺箋成永訣
和淚達雙魚
鄭重辭親意
叮嚀別姊書

心良已定一死更無餘
絕筆垂青史
鬚眉信不如

題採芝圖

遙憐弱海隔蓬萊
踏得紅蕉破浪來
底事嫩瓊衫袖濕
乍從瑤島採芝回

歸里後作

一官牢落誤平生
歸橐風餘兩袖清
賣斷薄田難貼絕
欹斜老屋費支撐
三年客破黃梁夢
千古誰傳青史名
回首閩南腸欲裂
泣聲遮道出山城

米盡曾無隔宿罍
曉炊常斷買臣薪
筆瓢不及顏淵樂

詩卷四

毛

真同原憲貧
老去尙過窮
歲月宜成徒
見笑親鄰
禍胎燒絕殘書本
莫更留貽累後人



〔清〕華希閔撰

延綠閣集十二卷

清雍正刻本

自孔子垂六經以立教迄今餘二千年中更秦火漢儒掇拾附會雜而不純有宋程朱出而六經之旨昭然明矣然其微言疑義遠而失傳宋儒與漢氏往角立而不相下其有待於後人之折衷者豈少哉後世殫精力役簡竹以求附麗爭勝乎前人者多至不可紀狀求一言之合于道而不可得其故有三焉纂組為二擴掇為富摛

序

成詞藻自號專家其病也辛而不根撰成墳典私立叢目郢書燕說徒惑謾聞其病也贗而失實高閣三傳指斥繫辭憑臆駕虛荒經蔑古其病也悖而傷義嗚呼立說愈多而經旨愈晦無怪乎朱子斥之為文之妖而道之賊也余與華子豫源交四十餘年余自通籍後奔走仕宦而華子方屹窮年著書就讀書之閣以名其集可

余一言為之序余閱終卷作而嘆曰有是哉華子之篤于經也其為說包括旁蒐搜擇融貫如刃發剝輟輟立解如磁引針纖隱畢露于詩則謂緇衣為鄭武公之好賢而不取周人愛之說于春秋則謂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為桓公弑隱所由肇于尚書則謂協時月正日正為三正之正一正朔同制度為帝王臨政之首事三江則

序

取葦昭浙江吳淞江大江之說為定而旁証於國語三江環之周禮職方氏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文聞者始而駭中而思久乃覺犁然有當於人心雖善辨者不能出一語難也嗚呼華子之於經其可謂思之深而好之篤矣余嘗謂立言之士靡不欲著書以自表見狀多厄辭贅說無益于道為立言之法者莫備于曲禮之三言其一

曰毋勦說勦前人之成說令人生厭雖然不勦其辭矣而或立意庸俗無以發明精蘊故又曰毋雷同狀欲懲雷同之失則必詭僻示異怪誕不經故競以則古昔稱先王終焉夫使學者誠凜乎勦說雷同之戒而又無失乎則古稱先之旨嗚呼其難哉若華子之於經誠所謂不苟同亦不苟異者也其進于立言也幾矣華子著述甚

序

三

夥為碑銘序紀皆登作者之堂嘗欲剛成宋史作宋史質疑一編問世人尤服其精識余不槩論其說經之大者
 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十月朔日同學姻弟嵇曾筠禮齋書于淮浦官舍

延緣閣集總目

無錫華希閔豫原著

門人 嘉定時鈞轍 等較訂
 同邑楊度汪

卷一 經說

卷二 講義 涇縣水西書院問答語

卷三 史論

卷四 對策

卷五 對策

卷六 序

延緣閣集

總目

卷七 時文序

卷八 記

卷九 書 議

卷十 傳 墓誌 述畧

卷十一 雜著

卷十二 賦 古體詩 今體詩 詞

大極圖通書西銘正蒙總論

諸子之書凡以明道道宰於無形而燦於有象惟宰於無形故太極無極太虛網緼而非虛空惟燦於有象故凝而為風雨雪霜措而為禮樂刑政變化而為寒涼暑燠廣大而為神祇格鳥獸馴而非粗述異學不知有故放乎無歸俗學不知無故物而不化周張二子蓋通有無之道也太極圖所云主靜即通書之所謂誠乎知誠以立本則靜非致虛之靜而仁育萬物義正萬民皆一動一靜中之所順布而本末一貫矣正蒙所謂虛空即氣即西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乎知塞以為體則氣非隔膜之氣而民吾同胞物吾同與皆浮沉升降中之所流通而物我一貫矣夫不微乎無物之始者不足與言有不通乎萬物之變者不可與言無岐之則道裂合之則道全精矣哉周子之學乎聖人以主靜立極誠者靜中之有物者也大矣哉張子之學乎聖人以踐形惟肖性者乾坤之立體者也

楚緣閣集

卷十

七

延緣閣集卷一

大極圖書卦畫說

大極有象乎太極本無極不可得而象也天下號乎易有太極物物皆易物物皆太極之象也天下號物之數有萬聖人以卦畫圖書盡其理卦用畫圖書用畫即也圓之為而橫之為畫也為水為火為木為金為土自一二三四五以至於十百千萬數不同而明其為同一太極也一為奇二為偶自奇偶而累之為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象不同而畫同亦明其為同一太極也然則與畫同乎曰不同之外線象物而中空象太極明太極在物中畫兼奇偶奇偶相得而成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明太極在象表在物中者從一物而見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在象表者合兩物而見言兩則百千萬億統是矣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說二

之用主乎一故始終皆奇畫之用主乎兩故始終皆偶以一始生數至五而畢成數亦至五而畢五

奇也。二五相得而成十。十還爲一矣。百亦稱一。千亦稱一。萬亦稱一。故曰以一始以一終也。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大衍之用。四十有九。無往非奇之明驗也。若夫畫以奇偶而始。倍之爲四象。又倍之爲八卦。又重之爲六十四。其爻爲三百八十四。其策爲萬一千五百二十。無往非偶之明驗也。或曰。卦以一畫始。有諸曰不然。聖人仰觀俯察。近取諸身。無往非奇偶者。故畫一一以象之。無先後也。若不見偶。又烏從得奇。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云生天而後生地。有陽而後有陰也。然則一生二。二生三。

楚緣閣集

卷一

三

三生萬物。非歟。曰。一生二。卽太極兩儀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生人物也。尊人于物者。立三才也。其言不爲無說。若夫論卦者。云。倍八爲十六。倍十六爲三十二。倍三十二爲六十四。則似是而實非。八卦立矣。重之爲六十四。加以漸也。漸加而十六而三十二者。何義哉。此言出而太玄僭易矣。言烏可不慎諸。

說三

或以奇用。或以偶用。然則圖書與八卦異旨歟。曰。胡爲其然也。圖書用奇。故中之所涵者。皆偶。卦畫用偶。故中之所主者。有奇。何以明其然也。圖書之數。一與

一成二。兩奇相偶也。二與一成三。奇偶相偶也。二與二成四。兩偶復偶也。物不外奇偶。至偶與偶遇。而四象備矣。故時有春夏秋冬。行有金木水火。皆備于四也。但四者各有所麗。麗者分而所麗者合。舉以配之。而成五。五奇也。中涵四數。至五而畢。然五行各有陰陽。一生一成。又相偶而成十。如形影然。其形五。其影十。十還爲奇。而中涵二五。故曰奇涵偶也。若夫八卦奇偶異形。而同情。故交則吉。而睽則凶。地天泰而天地否。水火既濟。而水火未濟。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蓋陰陽各分而馳。則二二者偶象也。陰陽各合而親。

楚緣閣集

卷一

三

則一。一者奇象也。一爲得其性。二爲失其性。故曰卦用偶而中之所主有奇也。奇涵偶。太極涵陰陽也。偶主奇。陰陽合而成太極也。聖人觀于圖書。而知道得一而畢。得一而畢者。正己之道也。中也。君子修之以爲忠。觀于卦畫。而知道以兩而化。以兩而化者。交物之道也。仁也。君子行之而爲恕。忠藏。恕奇。涵偶也。恕一言而終身行。偶也。而有奇象焉。是故善體太極。忠恕而已矣。

協時月正日說

舜典協時月正日傳者謂侯國之時月及日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愚意不然與同律度量衡對舉均為四事正者三正也正為十二月之首統領三百六十日故其文當在月之下日之上三正之建久矣甘誓言怠棄三正傳者言三正之建唐虞前已有之黃帝建子伏羲顓頊建寅則神農少昊之曆當必有建丑者雖代各異正而三正未嘗不通行故夏建寅而有扈氏怠棄三正則征之即可知夏之巡守必法舜協三正也且即虞書考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協時與

建錄附集

卷一

四

月也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協正與日也舜之巡守而協時月正日本乎此

中說

言中始於堯舜曰允執其中子思作中庸首揭中和而以中為天下之大本又曰君子而時中舜執兩用中其言同乎曰同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中在人子曰衷天命于是乎在人性于是乎藏萬事萬物于是乎紀萬古不易故曰恆恆常也庸亦常也書言恆性子思言中庸其義一也中和對舉者何空有火麗物則明心有性麗物則顯由中而發行而宜之不習而無不利中節而為達道之和與利物和義之和同一性也時中者時時處中中節之和也然不中未有能和者故曰時中用中于民其已發者也然所用者降衷之恆也由大本而出故曰用中中者衷也即心也然人心不可言中惟道心可言中心統動靜道心統中和執中者心有動靜而執無動靜無動靜之謂一然不精者不一故精一乃允執之實也戒慎恐懼閑不中以歸于中所以精之也不以睹聞殊不以不睹聞懈所以為一也孔子言操則存操即執也操之道則戒慎恐懼也孔子操心言人心也堯舜執中言道心也不稍異乎曰操存舍亡者人心操而存即道心所操者即其操之者道心即在人心中也

建錄附集

卷一

三江說

前人說三江者備矣余竊斷以已意而論之曰孔安國傳謂彭蠡分為三以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夫彭蠡從古無入震澤之理此不待辨而知其謬其宗班固地理志謂北江自毘陵縣北東入海南江在吳縣南入海中江自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者為桑欽為王安石揚州疆域至大而三江僅僅在今武進宜興吳縣之境此方隅之見也至蘓軾氏曾鞏氏則謂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滙為彭蠡為北江自彭蠡而

蓬萊閣集

卷一

六

下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海曾鞏氏又謂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也愚案彭蠡在揚之極西南入揚州境江至此已合為一到秣陵京口已無復有三江之名禹何得追遡從前而以為三江乎程大昌又推明蘓氏之說而一以經文為主謂導漾曰東為北江入於海導江曰東為中江入于海孔安國謂有中北則有南可知蘓氏蓋以豫章彭蠡為南江學者謂求之經文之外疑而未敢深信不知經言東滙澤為彭蠡東迤北會于滙已明明附著南江蓋彭蠡一江自南而至為滙為會兼敵江漢自應

為南江無疑然以釋三江則可釋揚州之三江則不可蓋江漢彭蠡之分流皆在荊州之境非揚州之境至揚何緣更有三江之名愚于蘓氏已辨之矣况彭蠡又止可云澤不可名江也明楊慎本徐鉉說文注謂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海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為北江入海據此則以一大江隨地易名禹不必追遡從前而謂之三江也且大江經歷則名恐亦不止于三至參取郭璞山海經注謂岷山大江所出岷山南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前既云一江異名此又分別三源其說自相矛盾尤踈漏至韋昭則

蓬萊閣集

卷一

七

強折錢塘江與浦陽江為二暨南松江而為三劉耕齋自言之官吳門訊塗人以三江口曰浙江吳江松江也此尤耳食悠謬未可與前諸說並論折衷諸說則莫若郭璞所稱岷江浙江松江者為不可易矣一徵之國語曰三江環之揚子江在北錢塘江在南吳淞江在東此所謂三江環之也一徵之周禮職方氏曰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若三江為震澤入海之水則不應與其區對舉而稱川澤且會稽既名山鎮矣而浙江之橫截會稽之境者亦不宜獨畧也或曰子言三江于吳越則信然矣而揚州

之境不止吳越奈何曰經已備言之矣上言彭蠡既
瀦則揚州西境之澤治矣下言震澤底定則揚州東
境之澤治矣中言三江既入則揚之南北上下之川
流無不治矣言簡而該四境畢舉此所以爲聖人之
經也或又疑江漢既見于荆此不宜復及大江曰子
不見沱潛既道之文之再見于荆梁乎在梁則梁治
之在荆則荆治之各自施功不嫌複出何獨疑於大
江也况荆州去海尙遠故止言朝宗言其勢奔趨而
已揚則去海至近故直云既入語脈正相承貫又何
必以複出爲疑也

讀詩劄記

二南傳言化自北而南也按以雅以南與雅並稱又
云齊鼓南舞象剡南籥明是樂名二南之詩其樂章
也似不必泥南北之南用於房中詞皆和悅而樂愷
子謂伯魚女爲周南召南矣乎意伯魚和悅樂愷之
意有不足者故語之如此哀樂中節爲天下之達道
苟失其節往往乖睽先見于閨幃而五倫次第受之
夫子論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教伯魚爲二南爲
之在性情之得理而必自閨幃之和而能節始堯典
觀刑中庸造端詩首二南其旨如是不學詩無以言

言心聲也關雎之樂不淫哀不傷味其辭可見
關雎合豔樂章也葛覃歸寧樂章也樛木納妾樂章
也螽斯生子樂章也卷耳之用不知其時或者遠行
歸燕則歌此以道其未歸之憂而甚其歸時之樂如
四牡以勞使臣之歸歟卷耳嗟我懷人后妃自我也
我馬我僕之我指文王也吾友任翼聖言夫之僕夫
之馬卽我僕我馬口言僕馬而心所傷者則馬上之
人僕之主我字仍屬后妃自佳

周南十一篇分兩截讀螽斯以上皆用于君后宮中
桃夭以下則通于臣民上有關雎則下有桃夭上有

卷耳則下有汝墳上有蝻斯則下有芣苢上有樛木則下有漢廣而麟趾則專言公子公族介乎上下之間。

桃夭美女子之德嘉其妃耦之宜亦合邇樂章兔置意是婦人美其夫之詞夫者呼之也武言其德也先為干城次好仇次腹心遞升而上頌之也兔置二句言公侯廣羅賢才之意而我夫足以當其選汝墳因夫子行役而念之與卷耳類尤易明芣苢多子之物咏之美其得子也與蝻斯應亦得子樂章漢廣婦人為夫求妾媵之詩也后妃不妒忌而其下化之亦不

楚辭蘭集

卷一

十

妒忌故欲為夫廣求妾媵意中有所傾倒之女子若可來歸雖為執鞭所忻慕焉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而卒有所阻故三言漢廣江永以致其思若出自男子之口似不可云德化所致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况公族公子乎故怙侈滅禮公族為甚至麟趾而德化大成矣故周南以此終焉以公子比麟趾不下一剩語蓋曰其父其母如是宜其所生公子如是也文王后妃之德薰蒸醞釀發于不自知和氣致祥于斯為極

鵲巢舊說以為夫人被后妃之化朱子則先之以諸

侯被文王之化云云意更圓足然所謂德者不可見止是婚姻送迎之樂歌與關雎為新婚房中之樂適相配召南首此者明其為人道之始宜盡心焉爾已然其時禮樂修明家事和正亦約畧可見云

詩多祝頌之語而箴規亦寓焉鵲巢但言其享有成業而用之者當思何德以稱之亦箴規意也

草蟲殷其雷亦卷耳汝墳之意君子行役而念之蓋詩言志遠役而念切者莫甚夫婦聖人深致意焉故三百篇中所采甚多一則見其夫婦相敬愛齊家之驗一則婦人懷其夫潔身可知

楚辭蘭集

卷二

十一

行露首章有畏心蓋未經召伯聽斷以前語二三章有幸詞蓋召伯聽斷已定不從其無情之詞故爾不足者其室家依舊不足不從者召伯不之從也

羔羊大夫退食之餘燕閒自得如此由其內助賢家政修飭而然與交謫者正相反序以為鵲巢之功致也有味哉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怨女曠夫王政所閱標有梅托詞于女子見婚姻之宜及時也小星江有汜托詞妾媵以見妒忌之宜消也野有死麋托詞男女相誘如慕如畏以見怨曠之可虞總傳閨闈之情以解

齊家治國者之志用施政教此召公之用心歟
五祀五稷言獸之多也一發言殺一而已物多用少
騶虞之仁故呼而嘆美之朱傳發必雙疊不及詩記
詩緝之說長以此終篇與麟趾正相合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穀梁以爲惠母公羊以爲桓母宜何從禮庶子
爲君爲其母別立宮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而惠母也
惠公考宮矣寧待隱公如其事哉然則桓母信矣考
而初獻六羽也宜乎否乎嘉之者曰隱爲桓立而先
爲其母立宮見讓桓之志焉承父志體弟心孝且友
也獻六羽者酌禮之中不僭不忒又其善也貶之者
曰惠之欲與桓非正也已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
則是成父之惡也克斯義也考宮亦成父惡之類也
愚以爲二者之論皆觀其影而未覲其形者也隱爲

桓立而將以讓之豈非以桓爲適子哉桓所以適子
者豈不以仲子適母哉禮有適子爲君而爲母別立
宮者歟隱公而適母仲子也則祔廟可也何患乎祭
享之無所今者慮及桓爲君而母宜宮已先爲之宮
是庶母仲子也庶弟桓公也且六羽之獻在後世以
爲合禮在當時以爲從殺不得與先公先夫人同其
禮數能不啓羣疑而生桓公之心歟書曰初初之云
者六羽之初也亦公庶母仲子之初也公心非復不
卽位之初心矣雖然公而果庶母仲子則位可無讓
桓終不君仲子又可不容宮仲子者表讓桓之志未

純乎。据位不讓也。善乎。勉齋黃氏之論。隱曰。義利交戰于中者也。觀斯舉也。目仲子不適。不妾之母。而桓亦不適。不庶之弟。已之君在不攝。不真之間。而終已之身。君位在可讓。可不讓之際。此羽父之讓。所由興而鍾巫之亂。所由作。歟。或曰。隱公而適母仲子也。以耐惠公之廟。無讓乎。曰。胡為其然也。諸侯無二適。耐廟烏得云禮。雖然。惠公以為夫人矣。隱桓于是分貴賤。隱不即位矣。此成事也。成事而終之。早讓位于弟。則惠公雖失。而隱公之釁。不自作。鍾巫之亂。未必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按周禮有太宰。有小宰。有宰夫。有內宰。內宰下大夫。而其屬有上士。中士。公羊傳曰。宰士也。則內宰之屬也。据胡傳。王朝上士。中士。書名。則公羊說信矣。胡傳謂咺六卿之長。以賵侯妾而貶稱名。竊恐不然。魯次國之君。歸賵常事。非比僖九年。蔡正之命。宜用宰。周公蒞之也。無為使太宰。既非太宰。宜名而名。曷云貶哉。然則歸賵無貶詞。歟。曰。春秋是非之書也。非予奪之書也。天王不當賵侯妾。書曰。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其失著矣。不待貶使名。以示是非也。且仲子之賵。

其失在魯。不在天王。仲子實妾。而惠公以為夫人。其卒也。隱公亦以夫人赴之。天王赴故賵也。天王安知其為妾歟。或曰。惠公元妃孟子女卒。卒必赴。兩赴而君夫人之卒不赴。而母夫人之卒赴。隱三年。夫人子氏卒。天王不賵。不赴。猶曰。攝也。以後十一年。公並無賵。莒君夫人者。此不赴之証也。文五年。蔡叔歸。命賵。召叔會。莒成風。此母夫人赴之証也。君夫人不赴。孟子卒于惠公時。安得赴。天王或曰。天王不核其妻與何所据。而核其妻與妾歟。而飾其辭以封者。失在飾辭者耳。王朝漫聽之。而漫封之。不得云失何也。天子不親細。故失在尙書司封。郎耳。而責及天子。貶及頒封之王使。可乎。是故仲子。

適妾之素其禍源閨闈之微而其流及乎弑立之大歸獄于惠公而罪有主名矣隱桓皆無從分咎况天王乎惠公以爲夫人隱公敢不以爲適母歟桓公能不自以爲適子歟或咎隱成父之惡然則伯夷未仁也或咎桓不宜以適自居是必人人叔齊而後可皆不近人情之論也而欲因是以貶天王者尤有難乎爲上之嘆

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微者之詞求賻者王崩魯不歸賻故公羊以爲喪事無求譏穀梁以爲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交譏胡傳則曰著天王之失道也華希閔曰疎矣哉諸儒之論而胡氏尤謬天王三月崩而歷夏及秋公未如周罪孰大焉求者責也非乞也夫子諱其責不奔喪而文之曰求賻諱國惡也而不書天王使一若求賻者乃武氏子而非出于天王所以正天王之體者大矣而反曰著其失道不亦謬歟或曰魯不奔喪大罪也夫子諱之可乎曰諱其文耳未嘗沒其實也王崩六閱月公不奔喪謹詞能不及乎求賻之文賤者而實非賤者曉然矣元年秋七月大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說者謂官尊而名貶夫子尊周而先貶天王使以蹈不臣之罪乎非貶也鄭重書之爲今者魯不奔喪罪案也魯喪而王賵實來王喪而魯賻不至前後對舉而魯罪無可避者故云不沒其實然則武氏子實王使而春秋不書天王使可乎曰咺之書官書使也有所受之武氏子不書官不書使無所受之無所受而不書非斷也因也曷因爾曩之歸賵也天王詔曰使宰咺

史臣敢不承而書之曰使宰恒乎茲求賻也天子宅
憂武氏子傳口命而無文告也官與名俱無所受故
可隱其諱訶之詞仍其無詔命之實不書官不書名
以諱國惡以全王朝之體傳信也

尹氏卒

春秋外大夫不卒王朝大夫惟劉卷王子虎以嘗同
會盟而來赴故卒尹氏而天子大夫也卒何以特書
然則君母乎尹氏之與君母文不類也且隱母聲子
何云尹氏二者皆非也然則尹氏何人乎曰隱十一
年左傳公爲鄭所止囚諸尹氏賂之而禱于其主鍾
巫遂與尹氏歸據此則尹氏鄭人而居魯矣回公之
舊德也公立之後寵禮必有加焉卒必臨焉公臨則
書矣况公之薨也由于祭鍾巫此一卒也于公之始
終有係焉書卒宜耳

克己復禮說

孔子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己一也。而仁與不仁莫不由之。己非他。即此能視能聽能言能動之耳目口體是也。未克時為形骸之己。各私其形骸。觀面不相照。不仁莫大焉。既克時成義理之己。公溥者義理與物皆泰。故天下歸仁焉。大不仁者通身非禮也。天下歸仁通身是禮也。禮天秩天叙。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也。故曰復。金之在鑛。質本十成足色。但有砂土雜和。非經爐火煅煉不能復其足色之本質。己之於禮。砂土也。去之匪易。故

苑綵閣集

卷一

三

曰克。耳目口體有四管攝之者一心分觀之。秩秩有禮。統之只一肫肫其仁。仁也禮也。一理而內外分合殊其名耳。不曰非仁勿視聽言動。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仁人聲為律身為度。不言禮而禮在其中。為仁却須從禮識。仁仁者人也。耳目口體人之形。仁則人之性。唯禮可以踐形。後儒有言。靜中養出端倪者。有言不學不慮之良知者。非不善於狀仁。然不及聖言之篤實。何也。語涉圓妙。承虛接響。每畧躬行。不如以禮字作搦柄。中人上下皆可持循。千秋移掇不動耳。或問夫子語顏淵以克復。語子貢以立達。言己

同而言禮不言禮異。何也。曰。子言立於禮。又言不學禮。無以立。中庸以中節之和為達道節。即禮也。然則非禮則立達無由也。立已達已者在此。立人達人者亦在此。修己以敬。其已立已達。歟。安人安百姓。其立人達人。歟。視美色者無禮。為所視者必不悅。言悖出者無禮。受其言者必不甘。但未易地觀耳。故人已均安。莫如禮也。視聽言之禮易曉。動之禮云何。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此曾子語也。色思溫。貌思恭。此孔子語也。非禮勿動。非方嚴之謂也。溫良恭儉讓。其聖人之動乎。

苑綵閣集

卷一

三

格物說

詰格物者。漢宋諸儒。訖未有定。至明尤聚訟焉。竊按經文格物之下。繼云物格而后知至。下又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則物格即知本。曉然矣。物格既為知本。則格物即格本末。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又曉然矣。物之義既明。則格之義可釋。有以至訓格者。為至本末。有以正訓格者。為正本末。有作格去之格者。為格去本末。有作格式之格者。為格式本末。皆未安。惟以通徹為格者。近之矣。何也。本末者。一物而分其名也。身為本。家國天下為末。學者亦知身與家國天下之為一物乎。不一則本末之義昧矣。故須通而徹之。徹者。有本末而無彼此。是明明德於天下之義也。有本末。因有先後。是先修其身之義也。知此。知至矣。致知者。於此致之。則家國天下皆身也。修身之事。皆齊治平之事也。身者。何也。五事也。五倫也。五事者。具於身而與家國天下相接者也。五倫者。家國天下之人。而與吾身相接者也。故修己而安人。安百姓。矣。修身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聖學重求仁。通天下國家於一身。而仁莫大焉。聖道在忠恕。徹去物我之障。而恕莫大焉。治平之誠。求絮矩。此其權輿耳。或曰。程朱

庭錄開集

卷一

三

以窮至事物之理。訓格物為致知之實。若所言。則事物之理。可不窮乎。曰。非然也。程朱之意。在先知後行。

欲誠意。先致知。窮理。即致知也。先知後行之意。不已明乎。而窮理。必有所本。未有物我之障。未開而窮理。能豁然者。他日顏淵問仁。而子答之。以克己復禮。有已而手足泰。越矣。克己而家國天下。一物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是格物之謂也。然則行先於知歟。曰。知行猶理氣動靜也。言理氣者。先理。理氣寧。有先後歟。言動靜者。先動。動前非即靜歟。不知者不能行。世儒之說也。不行者不知。解者知之耳。之燕者。北轅。先知之說也。之燕者。歷日月幾何。經山川幾何。稅駕乃知之。而道途所見。亦日計有餘耳。

庭錄開集

卷一

三

如其仁如其仁說

朱傳曰誰如其仁者又申之曰仲雖未得為仁人而有仁之功此孔注說經之謬而朱子未及是正夫聖人之意遠矣後學不可以無辨夫仁為心德說本於孟氏仁人心也不可以事功論若論功則蕭曹房杜功倍徒管氏者何限槩可以仁許之耶且夫子于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由求赤之材皆曰不知其仁而於管仲獨仁之仲固可與微箕夷齊比耶假而曰微箕夷齊以德管仲以功功與德並稱可也以功之實而冒德之名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

延緣閣集

卷一

五

亦深許其功也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夫以天下才而僅勝于匹夫匹婦其功大而器則小尤深切著明矣豈得曰子貢以為非仁而夫子以為是仁歟嗚呼孔注一言悞而後世偷生畏死者皆可藉口事功以為藏身之寶而殺身成仁之義隱矣明儒顧憲成允成兄弟竟以管仲兩章非魯論原文蓋不得其解而為之說因因僭說之若此

延緣閣集

卷一

五

學識一貫說

曾子子貢俱得孔子一貫之傳語曾子者曾子以忠
恕釋之忠之為言中心也恕之為言如心也中心一
誠無妄純乎天命之中及其感物而動如其心以出
之即為中節之和一人之心即天下人之心也能化
其有我之私則與萬物相見者不以形骸而以天理
解不合乎天下之同欲者故即忠即恕如月落萬川
萬月止此一月善乎哉曾子之詮一貫也若夫子之
詰子貢者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必子貢意
中以夫子為多學而識之故有此問對曰然決詞也
延緣閣集 卷一 二十七
非與疑詞蓋因問而疑迥非平日所見然則夫子苟
不多學而識之子貢決不以為然既已多學而識之
何以直曰非也夫子自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見而識之子貢之言夫子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大不
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可見夫子明明是多學而識
之蓋告曾子者祖述堯舜者也執中之道止在心源
不資口耳告子貢者憲章文武者也典禮之道觀其
會通須憑考察但同一考察也子貢是多夫子是一
同一夫子之考察子貢見夫子是多夫子之自見是
一蓋周禮損益二代子貢之識識其損益之不同不

同則多矣夫子之識識其所以損益之故不同而同
同則一矣其同者何也曰有世變有人情世既變則
人情不同聖王因人情而制禮故曰禮從宜使從俗
此論禮精語也他日語子貢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
其恕乎此即一以貫之之謂也然則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皆恕與曰然其制禮之心忠也聖人之多學而
識有以心相見者在是為一以貫之
比日詳攷漢唐宋明兵制刑法恍然有所窺見故
揭管書此 自記

水西書院答問

問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人當做秀才時無功業可建如何答曰但一言一動皆循天理有情有文在家無怨在邦無怨即貽父母名矣

問大學三綱領答曰三箇在字不是三平語大學只是明明德一事新民者明之徧也止至善者明之極也下言明明德於天下豈非明之徧乎言盛德至善豈非明之極乎何謂至善只是恰好處耳堯舜謂之

中夫子謂之中庸子思謂之中和孟子謂之性善知止者知性也性體如何曰仁而已矣天下國家同體之謂仁明德必以新民為量新民必以明德為本明明新各有恰好處仁體如是性體如是知此之謂知止知此為大學而更不走向異端曲學則定靜安矣下文物有本末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非析本末為二正合本末為一本末者一體而有根杪之別也學只

有灌溉本根之法更無增長枝葉之方故曰修身為本
問致知在格物之義答曰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者

通徹也知身與天下國家之為一物而身為本斯物格矣物格則知至矣通徹本末何以遂知至曰先儒言之矣修身為本四字是一句眼前極平常話却非大徹悟人信不及果信得及則知天下國家非身外物齊治均平非修外事一了百了即是大人正己物正規模否則物我之障不徹雖終日窮理只將道理去求人非人無暇反求諸己知愈致愈不至

問格致傳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後儒或疑其析心與理為二何如答曰是何言歟知在心而皆備者萬物之理故窮物理正所以致吾心之知是為合外內之道後儒疑程朱為求諸外是伊自求諸外程朱未嘗外也程子格物九條內有一條云格物若格之于身其得之尤切此于大學修身為本宗旨指點極親切可補今傳所未及

問誠意章註謙快也足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何得便快足答曰當下何得快足乃言求快足之意如此乃誠耳惡臭當前不去之不快好色在側不得之不快此一點求自快足之心極真極切絕無自欺之弊所謂誠也好善惡不善皆如是則意誠矣註中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已玩務字求字以字

本極明白只緣此章是朱子病中絕筆未將此之謂三字順口吻醒出講師多悞解

問平天下之絜矩卽治國之恕耶曰然然發根不在治國而在格物物者身與家國天下之統名也格而通徹之則物我無間在治國爲恕在天下爲絜矩矣齊家章之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其好惡豈不正豈不誠哉只緣我見未破不能通一家之人爲一體耳若能通自無此病

問朱子解忠信于論語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于大學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其同異云

楚緣關集

卷二

五八三

何答曰忠者實心而實心之麗于事曰信論語言爲人謀註云以實蓋着謀字言也大學大道虛說須切好惡二字方見實地故曰循物無違循物者循物之情也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也

問天命之謂性一語子思子創出畢竟天如何命人可舉似否曰子思非創也唐虞言心商周言性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言性之始也有物在中曰衷人心之在身中知愛知敬知好知惡自然靈覺此靈覺不由外鑠不假人爲所謂上帝之所降也

有靈覺卽有恒性恒性者何君臣父子萬古所同親

楚緣關集

卷二

四

問朱子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專以未發言性如何曰雖當未發其能發之體自在所謂性也性之情猶火之焰火麗薪而有燄當其薪之未燃不得謂空中無火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大聖人春秋時日食山崩人民不寧其所謂位育者何在曰位育視其所處之位天子位育天下諸侯位育一國士庶人位育一家父母順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好兄弟翁一家之萬物育也然則大聖人與尋常之孝子順孫何以異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能使萬世亂臣賊子

知懼此其位育萬世也。孟子之息邪說，距詖行，亦然。問擇乎中庸，得一善，擇即惟精，得一善，服膺弗失，卽惟一否。曰：一善似乎零細，然聖賢在性命原頭上用功，隨其所得，都契合到大原大本，猶之江湖之水，雖一點一滴，都通大海，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以此也。故雖芻蕘一得，不輕放過，顏子之得一善，服膺弗失，與常人之得一守一者，意思自別。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何義也。曰：此從最密微說，到最顯著。朱子所謂舉兩頭該著中間也。曰：父子兄弟亦在一家，何以獨舉夫婦。曰：言父母必曰高堂，言妻，子必曰堂室，可見妻子較父母有較微密處。人有飾孝于父母之前者，決不能飾莊于妻子之前。以其地褻而情昵也。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緣言行最欺不得家人，人故苟知造端夫婦之義，其于道密矣。曰：密微莫如心，何不從心曲中說起。曰：心可言德，不可言道。道以倫物而顯，故天下之達道五，皆言五倫。

問問政章，既以親親尊賢爲仁義之事，皆所以修身也。九經又以親親尊賢與修身對舉，何耶。曰：夫子言之矣。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身與

雜錄開集

卷二

五

天下國家分開不得。治天下國家之事，皆修身之事。親親尊賢，一仁一義，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立而身與家國天下畢舉矣。敬大臣，體羣臣，皆尊賢之推。子庶民以下，皆親親之推。故以修身統九經，可謂合九經以修身亦可。

問大德必受命，驗于虞周而不驗于孔孟，何也。曰：舜受命爲有虞之天子，孔子受命爲萬世師，其受命同也。凡古今聖賢厄於遇而亨於道，短于年而長於德者，其能立命處卽其受命處。命之崇卑，未有不與其德之大小相配者。

雜錄開集

卷二

五

問尙綱章註云：君子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云云。知幾與爲己孰先孰後。曰：據愚見，淡而不厭三句申明闡然日章之旨，是言君子體段如是知遠之近三句，言學者能如是則肯于闡然處切己用功而入德矣。蓋君子之闡然者，用功于微也。日章則顯矣。四引詩皆肖君子之神，以示學者之當知內省不疚，不愧屋漏，皆淡簡溫也。不賞不怒，篤恭亦淡簡溫也。民勸民威，以至于天下平，豈非不厭而文且理乎。微莫微于此，顯莫顯于此。闡莫闡於此，章莫章於此。學者知此，可以入德，雖篤恭而平天下，其道亦不能外矣。

又問古今君子等級甚多淡簡溫之君子居何等曰
由善信而美大聖神各有其淡簡溫各有其不厭文
理總是工夫愈開而德業愈章若離却此三句便是
自銜自驚所謂的然也的然未有不日亡者

廷緣閣集

卷二

廷緣閣集卷三

宋史質疑

無錫華希閔豫原

史首本紀與志表世家列傳相表裏要在提挈綱維
使一朝措注規為瞭然在目宋史月日排纂僅類耶
抄之目不免頭緒紛如令人應接不暇稍從節畧史
家之矚目既清讀者之心眼一快至郊禘廷試之屬
尤所謂常事不書者也本紀一

史兼紀言猶古典謨訓誥遺意宋朝詔令差有兩漢
遺風史無隻字蓋以叙次繁冗都無暇及而元人不

廷緣閣集

卷三

好文亦可見矣茲稍增入若儷語浮詞槩不贅錄本
紀二

宰輔賢否國之命脈繫焉登拜罷免及卒本紀必書
餘官不備錄或其人為社稷重輕不可以名位軒輊
者不在此例本紀三

宋世幅頓不足於西北疆場進退乃興亡之大機也
本紀於興也謹識其所由得於亡也謹識其所由失
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
國百里可不懼哉理度二紀竟以賊臣揜飾之文為
粉本疆事不得其實茲為核實書之本紀四

志必有序。發明制作之大凡。而陳言宿解。塵飯塗羹。殆不免焉。汰其甚者。若聲名度數之詳。沿革損益之故。求專門之學者。自當博綜衆史。以期折衷。此未足窺一斑也。志

宰輔舊著年表。今每朝總掣紀年於前。而以次書姓名於左。差爲直捷。其任用之始終。政治之本末。參諸紀傳。可考鑿云。表一

宗室世系。條分縷析。殊費簡帙。今槩括一圖。橫推之。同產則昭穆備。並等其世。次則統緒明。而太祖太宗絕續之際。有微意焉。表二

彙編閣集

卷三

二

后妃之賢。遠軼漢唐。史臣亟稱之。然郭后之暴。孟后之譖。廢劉安妃之蠱惑。李后之驕悍。足爲盛世之累。詳考而慎書之。讀者有履霜之慮矣。后妃

宗室官皆遙授。無茅土之實。封史不立世家。今惟皇子各有傳。傳子傳孫。繼嗣所出也。傳姪。閔之也。以上爲一篇。宗室可傳者得十七人爲一篇。宗室

公主自太祖迄理宗。有封號者八十四人。茲不具錄。錄其可傳者七人。歸有光謂宋沿襲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至神祖始詔循婦道。徽宗定饋獻之儀。然文至而實不至。靖康之禍。帝姬北遷者二十人。於乎

怖矣。公主

范質王溥。魏仁浦。歷事五朝。在周登宰輔。受顧命。陳橋之變。一軍校挺刃。皆倉皇下拜。請禪之不暇。太祖固心薄之。顧以受禪之初。不欲更張。未幾。同日罷斥。史稱其在位。齷齪循默。是其人所謂焉。能爲有無者也。哀然一代功臣之首。何哉。故存其官於表。而去其人於傳。史法並行不悖也。列傳一

陳橋之役。趙普陰主其謀。襲五代攘竊之故智。非有創業垂統之遠謨也。觀其相業。如罷將帥之權。撤州郡之備。特懲藩鎮之患。爲一時便宜。他日敵騎長驅。所如破竹。實階之厲焉。方沮北伐。亦自揣材力所不逮。自托於老成持重之名。而畏戰喜和。遂基一代之禍。不然。以太祖太宗大有爲之志。乘周世宗克三關之餘威。長駕遠馭。豈遂無策哉。宋之有國。伊普之謀。宋之止於宋。亦維普之故。以普首諸臣。而宋室諸臣。畧可觀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非休休一个臣。孰能與於斯。列傳二

彙編閣集

卷三

三

王晏以下諸人。皆五代貴臣。歿於宋世。生保其榮名。足矣。歿爲之立傳。義無取焉。若侯益。張從思。嘗貳心於蜀。與契丹在五代一反覆人耳。入宋。民焉無聞。此

與扈廷珂趙晁之屬皆袞鉞所不足書者也。列傳三

崔彥進與王全斌伐蜀功過一體已詳全斌傳矣高

彥暉昧于形勢陷伏身死何足錄哉。列傳四

李穀皆居潤以下九人更事五季史目為雜臣傳夫

臣以雜名不成乎臣矣則亦不成乎傳矣夫宋何取

焉。列傳五

王繼忠軍敗降北傳潛臨敵逗挑陳興許均而下雖

勝敗不同皆非將帥之選其餘功過不足備勸懲名

實不足煩紀載如顏衍趙逢而下裁節頗多不一二

數也。列傳六

蘇隸關集

卷三

四

王欽若丁謂夏竦史既目為奸邪又與王旦向敏中

諸賢並列不幾薰蕕無別乎改入奸臣傳若陳執中

劉沆馮拯賈昌朝陳彭年雖瑜不掩瑕未至夷于奸

佞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耳。列傳七

劉平死事之實註張存傳任福建節制喪師辱國與

楊業之死有辨平又嘗附呂夷簡攻范仲淹其人何

足傳也。列傳八

古今假經術以亂天下者前有莽後有安石莽竊漢

其毒迅人得而誅之安石賊宋其禍陰後世攻之者

尚鮮其為奸詐陰狠則一也安石腹心之黨呂惠卿

章惇蔡卞已真奸臣之科矣夫讞殺人者坐謀主讞

劫盜者論主人之失財惠卿卞之徒流毒海內塗

炭生靈皆為安石剝刃竭百姓脂膏糜國家帑藏皆

為安石持籌顧以經術之虛名遂道奸臣之罰而常

秩李定舒亶鄧綰之徒皆附之以末減焉亦倖矣哉

愚故私論之以戒後之用人者毋徇虛名而貽隱禍

也。列傳九

王安禮重蘇軾安國薄呂惠卿可謂知所好惡矣史

次安石今改從眾正後易曰同人于宗吝二子其免

夫。列傳十

蘇隸關集

卷三

五

傳一人必推本先世牽連子孫崇德象賢之意云爾

呂之有嘉問也韓之有侂冑也家與國之不幸也於

呂削其孫於韓諱其祖君子修身慎行懼辱先也其

是之謂歟。列傳十一

种世衡使王嵩問剛浪峻事與夏國所記不同已註

夏國傳矣按呂與叔集載此事本末甚詳溫陵收入

藏書今附本傳亦傳疑之一也。列傳十二

唐恪何臬孫傳諸臣之死東都燬矣推原禍本蘊崇

於安石而燎原於蔡京一時姦黨既昭昭史冊其餘

希風附響爭趨逐臭者曾何算焉並汰之求名而亡

亦春秋法也。列傳十三

東都諸臣首趙普南渡諸臣首李綱並為時倚重然綱才識非普所可及而光明正大更遠勝之顧用不用異而成敗殊焉一則兼諸國而有餘一則守偏安而不足今綱忠謀讜論具詳本傳讀者參攷其時勢深維而痛惜之毋徒以成敗觀也。列傳十四

胡紘何澹林栗以下排擊正類顛倒是非天地否三光晦國運於是不可延矣與梁成大李知孝同正奸臣之典又何逃焉。列傳十五

葉緣閣集

卷三

六

差強人意其後挾私廢立恃功驕恣得免奸臣之列蓋以初善蓋其後愆也余天錫邂逅田舍卒以科名致貴顯恬退不伐以老壽終賢於成大知孝之流遠矣各以類書之。列傳十六

南渡諸臣以李綱始以文天祥終綱用則可以恢中原天祥用不至於航海興亡之故豈不在人哉豈不在人哉。列傳十七

邵康節一代人豪程明道尊為內聖外王之學舊列隱逸史氏正之是矣陸象山之學卓然有本朱文公服其說謂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自宜叙之南軒

後然實異同所自起別為一卷令讀者參攷而知所折衷焉。道學

種放游揚公卿迴翔朝著東封西祀常在侍從之班至馮藉龍榮榮陵轅桑梓豈堪與魏野林逋諸處士並列哉述其身後猶以文字見獎譽置諸文苑可耳。隱

舊有老釋符瑞方技凡三傳史氏獨存方技而著論以巫醫當之然所載丁少微趙自然甄棲真僧志言莎衣道人皆有道之士巫醫未足以蓋仍存老釋傳蓋二氏之由來久矣然不敢別有增益以來異端之

葉緣閣集

卷三

七

謂林靈素妖妄濫厠方技非其類也削之方技五代史論宦者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此人主惑溺所由來也故用之備掃除給使令歷有勤勞則優其廩餼不假以事權至於干政典兵未有不敗亡者史所錄竇神寶劉承規之屬皆外宜勞伐內結主知要不可為後世法故節之而於蠹國殃民之大者詳其曲折以備鑒戒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慎之哉。宦者

馬植張覺郭業師皆遼產乘間內附因而羈縻之孤雛腐鼠何亂之敢生用以居奇導之入室者童貫也

附貫傳不特書奸臣

方臘之亂朱劭實致之入貫傳是以平臘為貫功矣
改附劭傳所以誅禍首也倅

李全一亡賴男子生長金地乘亂出沒中國閫帥得
其人直鞭箠使耳顧乃參之使驕激之使變馴致蔓
延兩境之間史為立傳至萬餘言不已費詞乎削之
其事則散見諸帥臣傳使責有歸焉叛臣

南唐西蜀諸國王偁者列傳史做歐陽五代例列之
世家宜也但其事在宋初與太祖太宗並驅而爭勝
負顧真之篇未雜處叛臣外國之間於時為不順於

廷緣閣集 卷三

事為不倫叙於志表之次而宋初兼弱攻昧之功于
焉著矣世家一

周少帝既禪位降封鄭王詔比周之祀宋唐之介鄰
矣顧不為世家以存其祀豈先王繼絕之義歟此史
家之闕佚所宜搜補者也世家二

韓通死于受禪之先李筠李重進死于易代之後皆
義不臣宋史大書周三臣猶有魯論殷三仁之遺意
錄諸鄭世家之後則三臣之志信於後世矣旌三臣

黜三相范質王溥讀史者於是有感夫周三臣
夏本拓跋遺種偏處西陲為中國患乍臣乍叛宜為

諸羹之首若夫西戎之部落南服之苗獯役屬中國
撫之易馴撓之易動一帥臣責耳真之蠻彝是棄之
也故不錄外國

遼金各為史矣今附宋末何也遼金非元比也元傾
宋社混一區寓與宋迭主正統何疑遼金雖未稟宋
正朔亦未嘗全有中華其不與夏同為外國者夏受
宋封遼金則否故稱史以存其名附宋以正其統遼金史

史遷論贊言簡而意長抑揚予奪往往寄諸言外非
好學深思未易讀也班范漸為典麗南北以降靡矣
廷緣閣集 卷三

五代唱歎有遷史遺音宋史論贊實且淺近又多數
見不鮮茲汰其繁複若諸家史論或經生常談或文
人翻案無裨實學徒著空言不欲以紛簡牘也論贊



問聖帝之御天下也學希

無物錄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一

之心法即有一代之治法堯舜以執中之傳而致雍動之美夏禹以祗台而敷命商湯以日新而式圍周武以執競而承清將古聖人心法與治法有同條而共貫與自漢唐而下光武談經明帝臨雍唐太宗考定六經宋太宗日披御覽可謂心法之純與文景之時仁風洋溢追唐之貞觀宋之元祐史稱大治而終不若唐虞三代之隆此何故歟我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一

皇上學貫古今化侔天地集羣聖之大成致萬邦之康父豈非心法與治法超邁千古歟乃猶聖不自聖安愈求安

親政之餘闡揚性理纂修會典今歲復

經筵日講詳明忠恕不欲勿施之理是即致中和天

地位萬物育之盛矣忠恕之與中和其體用合

一可得而盡言與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誠

聖人體天立極得道統相傳之秘矣至于國計民生

睿慮周詳盡善猶必勅下會議詢及芻蕘內外臣工宜何如奮與歟凡帝王之道欽始欽終居敬之說果可為立心行治之本歟爾多士其各抒所學以為拜獻之先資

帝王之治法曰仁心法曰敬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也仲尼雖不得帝王之位而道在焉其道則忠恕而已矣嘗竊疑仁恕之為一術也固也忠之與敬不少異乎既乃悟同是心也自其不雜言之曰忠自其不息言之曰敬忠誠也惟敬可以存誠仲尼之心法堯舜之心法也仲尼之治法堯舜之治法也何以明之仲尼之道傳于曾子子思曾子之傳平天下也道在絜矩絜矩即仁也恕也又曰忠信得之驕泰失之驕泰者敬之反然則忠信者敬之實也夫是之謂治法心法同條而共貫也子思作中庸首揭中和忠者大本恕者達道是忠恕之與中和一義也而致中和之功由戒謹以馴至于位育夫天地位萬物育乃聖仁之極功治平之隆軌也而機止存乎戒謹夫是之謂治法心法同條而其貫也夫是之謂居敬為立心行治之本也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二

堯舜兢兢，禹慄慄，湯新日日，文武小心翼翼，其敬同乎。曰：堯舜性之，其敬安也；湯武身之，其敬習也。敬而安者，其仁如天之覆物，而不遺，當其時協和風動，地平天成，治之神也。敬而習與性成者，如水之行地而不息，當其時文命四敷，表正萬邦，永清大定，治之極盛也。治道而至於仁如天澤如地，尚可以忠恕盡乎。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恕也。忠恕者，天地之德，而聖人則之。云爾。自此義不明，漢唐以降，雖有令主，或則談經，或則臨雍，或則考定六經，或則日披御覽，學問雖勤，而心法未粹，是以文景之時，仁風洋溢，貞觀元祐，史紀太平，而終不若唐虞三代之隆者，職是故也。我皇上學貫古今，化侔天地，闡揚性理，默契道真，集羣聖之大成，致萬邦之康乂，心卽堯舜之心，治卽堯舜之治也。

經筵日講，特詳忠恕中和，不欲勿施之義，夫不欲勿

施，仲尼嘗告仲弓氏，而先以見賓承祭之說，其連類及之，何也。曰：人生有欲，彼此同也；彼此同，則四海九州無不同，因其同而同之，是之謂仁。

聖賢圖業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三

謂恕物欲間之而不能自克，於是而有交臂覲面而彼此不相通者，交臂覲面而不相通，尙何有于四海九州之大乎。是謂不仁，不恕，仁人心也，則不仁，不恕，非吾之心也，妄也。妄何以滋，孟子言之矣。操則存，舍則亡，同是心也，內欲則天理流行，外馳則人欲肆溢，天理行而萬物一體，人欲肆而物我隔閡，此敬恕所以不相離也。明乎此而治法心法同條，其貫益曉然矣。生愚無知，謹因

明問所及而條舉經傳之緒論，以爲拜獻之先資

聖賢圖業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四

若此，至於國計民生

睿慮周詳，猶必勅下會議，詢及芻蕘，猶是堯舜好問好察之心云爾。

執事以內外臣工，宜何如查典爲問，愚竊以爲有堯舜之君，卽當有臯夔之佐，知人安民之謨，明良喜起之頌，具在典謨，對揚休命，寧患無具，生何賡陳爲。

問六經彪炳千古，尚已降而于史，不下百家微言，
芳潤參伍錯綜殊鉅觀也。我

皇上崇儒右道，表章經傳，漢唐以來所未嘗有。邇歲
命詞臣纂輯子史精華一書。

親加啓示，蓋精則可以翼聖經，華則可以供文藻。

皇上爲萬世發矇，其裨益詎淺鮮哉！史自史記而下，

二十一部爲正史，行於世，其餘稱嘉史。若漢紀
舊唐書南唐書者，尙有何家，如汲冢周書、元經、

薛氏傳，則亦備體編年，如穆天子傳、漢武內傳，

則亦不異起居注。如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襄陽

聖賢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五

者舊記國史補，談藪則亦自爲傳記。至飛燕外

傳、溫公通鑑，亦用其語。若此類者，不一其書，其

皆可列爲史。歟！子若荀子、楊子、孔叢子、文中子、

老子、莊子、管子、商子、韓非子、鬼谷子、墨翟、淮南、抱朴、諸子

分家，稱子書者久，而呂氏春秋、仲舒繁露、賈誼

新書、徐幹中論、王充論衡等書，卷頗古，文義

亦高，其將用之與？若近代刻本，好多喜僻，以集

爲子，往往有之。或者偶著一書，偶舉一號，如葆

光子爲北夢而名，金華子爲初平而起。若此類

者，樂列諸子之中，然與否與子史多矣，必審定

至當，然後收之，將何如而可？多士討論有年，必
審是以佐經學也，其詳言之毋隱。

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此經與史之別也。經
之言闕深而精切，子之言與衍而幽渺，此經與

子之別也。我

皇上崇儒右道，表章六經，又以餘閒

命纂子史精華一書，上以翼聖經，下以供文藻，洵古

今之鉅觀矣。然而子史多矣，孰爲當收，孰爲可

舍，必審定至當，而後可以上副

聖謨，此

聖賢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六

執事所以臚舉諸書，下詢多士也。昌黎有言，記事

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愚竊以爲，輯史

者在提其要，輯子者務鉤其元。故史雖近代者，

不可廢，而子非漢魏以上不足取，何也將記其

事焉耳。近代之事，獨非事乎？將取其言之古與

唐宋以下皆集也，非子也，可取者少矣。以史而

言，正史尙矣，所謂嘉史者，漢紀之外，有後漢紀、

有季漢書，有晉春秋，有十六國春秋，舊唐書之

外，有韋述唐書，有孫之翰唐史記，有司馬光唐

鑑，南唐書之外，有五代通錄，有十國春秋，宋元

而下若東都事畧李壽長編續長編隆平集從龍譜吊伐錄皆卓然成家者也又按劉知幾史通所論史之流別有十曰偏記曰小錄曰逸事曰瑣言曰郡書曰家史曰別傳曰雜記曰地理曰都邑

執事所舉汲冢周書元經薛氏傳吳越春秋偏記也穆天子傳漢武內傳小錄也華陽國志襄陽耆舊記郡書也國史補談藪瑣言雜記也飛燕外傳別傳也是皆史氏之流別即皆輯史者所不可廢也以子而言漢藝文志所載曰儒曰道

案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七

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陰陽曰雜曰農曰小說析爲十家外又有兵家天文曆譜五行醫經之目隋書之志經籍唐書之志藝文畧與班同惟不列陰陽家耳歐陽公載國史丙部子錄至八百餘家明代焦竑所志復過之其書民間不可得盡見矣內府所藏有不粲然大備乎然其書卷古而文義高者約皆漢魏以前書耳竊謂纂子者當至文中子而止何暇及于近代葆光金華之類乎抑愚竊有進者

天家之纂輯往往倍難於民間何也民間或祖父草

創一書而子孫續成或少壯專精一業而白首脫棄皆專日力一志慮以爲之即或見聞儉陋採輯有遺而紕繆者寡若

朝廷館局承命纂輯者必不一人其中學不能無淺深見不能無同異分門編纂或以一事而前後錯出或以一人而彼此異名全在校勘一手使無參錯然總裁大臣皆有政理翰墨細事豈能坐耗心神則校勘之任不得不別有所寄所寄者仍不一人則是有校勘之名而無校勘之實欲使一書之首尾無訛難矣語云知其難可以無難惟

案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八

執事留意焉

問古者治定功成而樂作其功大者其樂備昔庖
犧斷琴瑟以理性情黃帝聽鳳凰而造律呂堯
作大章舜作韶箴禹興而有大夏湯出而歌大
濩至成周用六樂而其制備矣所謂帝王無沿
襲之禮樂風何盛歟我

皇上人道化成四海同風萬民和樂光天之下莫不
各得其所此誠太和在宇宙之時矣則今日之
歌頌功德宜何如歟凡樂之道在審音度數必
律協中聲以取元音而截竹爲筒其管參差黃
鐘之管以九寸爲法其數九九八十一以三分

延祿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九

損益隔八相生黃鐘之管定而十二律因之而
俱定其葭灰候氣積黍圍徑之數可得而詳指
歟自漢魏以來知音律者如張蒼李延年京房
杜夔等果無附會之見歟宋儒蔡季通作律呂
新書因漢斛積分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以
定其數因通典以明五聲半聲之殊取孔氏以
明變宮變徵之辨朱子爲之序述然歟否歟今
御製詩篇記載成集金聲玉振播爲歌詠可謂有作
樂之章矣又於

萬幾之暇精于句三股四絃五之法窮微極澁累黍

不差以是而定作樂之數不旣精歟爾諸生學
古有獲可不聆音知微以爲賡歌之功其悉書
以對

作樂者必以律和聲故莫要于定黃鐘之管黃
鐘定而十二律俱定卽變律半律亦因之而定
黃鐘于聲爲宮宮聲正而五聲俱正卽變宮變
徵之聲亦因之而正故審音度數必由茲始夫
定黃鐘以定諸律其大要有三一曰圍徑之數
以正本原二曰三分損益之法以生十一律三
曰審正變之律以成六十調八十四聲圍徑之

延祿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十

數古人每云徑一圍三此舉成數也漢法徑若
一百十三圍若三百五十五其率乃審黃鐘之
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徑二分八釐四
毫林鐘以下其圍徑並同惟長短與所積有異
耳此說出而律呂本原正矣但丈尺每代不同
古尺旣不可考所傳金石之器不足信於是
欲恃累黍以定黃鐘者夫黃鐘約九十黍之長
中容千二百黍之廣因之以生度量權衡然古
者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非律生于黍也黍
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大小長短圍受不等

胡足恃哉。無已。其惟季通多截管。以候氣之說乎。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鐘始于聲氣之元也。班固曰。天地之風正。而十二律定。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然而極長極短。則不成聲。故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短。或極長。皆卽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中氣可驗。聲和氣應。而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候氣之法。以十二管實以敗灰。覆以緹素。埋之密室。上與地平。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此古法也。天地之氣。古今不二。初非秬黍比。古人以律而候氣。今卽候氣。以正律。皆因其自然。非有勉強。用是法。求之黃鐘。或可定乎。昔北齊信都芳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而知孟春之氣至。驗管果然。豈非候氣足。以正律之証哉。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古用太極合三。法求之黃鐘九寸。損三之一。而得六寸。爲林鐘。林鐘六寸。益三之一。而得八寸。爲太簇。以下十律。可以例推。然至蕤賓。數窮。以損變益。故十二律中。上生七。下

生五。此定率也。黃鐘以下。皆陽損。一以下生。陰損。一以上生。蕤賓以下。皆陽益。一以上生。陰損。一以下生。呂氏春秋及前漢志皆然。惟後漢志始以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而律呂新書誤用。後漢志故朱子從而正之。至于播之以五聲。而聲必有二變者。以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故角徵之間。有變徵。羽宮之間。有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其用以成調。而律必有變半者。蓋以旋宮之法。律之短者。不能役長。是以有倍半之法。大調一均五律。計十二律。而得六十調。益以變宮變徵。而得八十四聲。而其旨總在始于黃鐘。終于黃鐘。然此特其法而已。若夫審聲以命律。辨律以和聲。非心解神悟。達于聲律之妙者。不能在昔黃帝取竹於嶰谷。以爲黃鐘之宮。置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于是鐘律之法立。此何所據。依哉。其心解神悟。致然也。自是而六莖五英。大章韶箛。漢武象相繼。而作皆由天。賈聽明精于音律。故其樂莫尙。周秦之際。禮衰樂廢。

漢初北平侯張蒼首律事李延年稱協律善歌
京房六十調爲後人言律所本但於十二律外
又制執始南事等四十六律未免清聲太多罔
成音曲制雖多而不足用魏武得杜夔識舊法
又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樂舊譜而鐘律之
傳習猶賴之及晉荀勗阮咸魏陳仲儒隋萬寶
常等皆通曉音律而古樂闕如宋用和峴胡瑗
阮逸李照范鎮諸人議論不一而卒無所得惟
蔡季通律呂新書朱子稱其明白淵深縝密通
暢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又撮其大要
爲鐘律二篇樂律于是乎有所折衷也已

琴瑟關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十五

問兵以衛民八政居其一從古治兵之朝有百年
而不用無一日而不備者也我
皇上文經武緯

廟畧神輪如討三孽平沙漠五十年來薄海內外日
麗烟消固已淨洗甲兵不用矣乃蒐苗獮狩訓
練有加凡簡拔武臣慎之又慎委以腹心起乎
資格京畿邊塞及各省諸鎮若滿若漢區畫周
詳眞萬年磐石之安苞桑之固也夫古者寓兵
于農自兵與民分于是乎有養兵之費裁之則
不足以資守禦增之則計口授餉支給爲難其
所以斟酌盡善者果遵何道歟趙充國上屯田
方畧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其法
可做而行之歟唐之府兵猶爲近古其營田之
制可得而詳言歟說者謂兵詭道也武經七書
多陰謀秘計之論故談兵者尙焉而我
皇上獨取仁者無敵不戰而屈人之兵以爲詭道非
法孫吳所載徒紙上虛語無濟實用大哉

琴瑟關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十五

王言非

聰明睿知親歷行間烏能辨其說之紕繆歟爾多士
博古通今倘亦有窺見此旨者乎幸各抒素蘊

以爲

當宁獻

三代以上兵民出于一三代以下兵民分爲二
 兵民分而竭民力以養兵供億轉餉之繁病民
 亦病國此議者不曰汰冗兵則曰開屯政也汰
 兵善矣然汰獷悍不馴之衆使之離伍甲而無
 以爲生則其勢易譁而其心必憤易爲寇盜之
 源趙充國建屯田之策上便宜十二事人給二
 十畝益積畜省大費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
 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自是諸
 葛亮羊祜杜預等俱遵行其法唐開軍府置營
 田元和中命韓重華爲營田使募人爲十五屯
 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給以耒耜耕牛穀種
 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極中受降城凡六百餘
 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
 有屯田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則屯田信可
 行矣顧開屯而使悍兵與民雜作于其間則侵
 占之弊必非有司所能戢故善言兵制者謂莫
 如以汰爲屯以屯安汰並行而兩善也其大要
 有三一曰京兵之制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五

天子居重馭輕做唐世府兵之法畿輔諸郡多宿重

兵以控制天下顧餉亦不費矣昔蘓洵欲召募
 新軍家給田三百畝三分取一教之戰法使之
 農卽爲兵不知商周用助法取其力不取其財
 故一代兵賦皆得出于農今既使之爲兵而復
 征其稅安望出死力以效命于上且三代授田
 雖名百畝而古制百步爲畝今以畝計之不過
 四十餘畝耳乃家三百畝安得有熟田乎請分
 正兵汰兵爲兵屯二籍家各授田若干畝使之
 三時務農農隙講武二籍之子弟皆習知兵事
 屯籍之能者得進而爲兵兵籍之不能者亦退
 而爲屯屯稅其十之一兵則盡捐其稅將使兵
 之能者常有餘而亦無不耕之人不耕之土民
 與國交受其利矣一曰邊兵之制國無論安危
 皆不可銷兵而忘戰况負海依山之地乎宜核
 其數以給兵使之且耕且戰制治未亂之方莫
 急于此矣且屯政修則必有溝涂封植之限使
 在彼之戎馬無所逞其馳突而在我之設伏可
 以出奇豈復有蹂躪之患乎一曰郡邑兵制自
 井田之法不行伍兩卒伍之法不可復小民間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六

戰聞之事則皆股慄緩急其何所恃若留容兵
雜處于民間晝則橫擾于市肆夜則羣起而行
劫是盜藪也今者衝要之所各有鎮兵請即久
戍其地僻遠則募土兵以補之因其可墾之區
築墻堡結廬舍其牛種弓矢刀劍甲冑之屬皆
官爲之備人授以田復其徭役免其科徵設武
臣以領之縣佐一人爲之貳武臣講武縣佐勸
農兵之有室家者得以相生相長于其中不使
兵民有雜居之患壯者家出一丁以補之久之
無論鎮兵土兵同爲土著既知山川之險阻地
形之扼塞且各有戀田廬顧妻子之意一旦有
事而戰勇守固自倍勝于調遣之兵矣至于行
軍用師之術則有王霸之辨焉霸者尙詭詐而
王者以仁義孫吳所用霸者之事也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下之衛上若手
指之捍頭目故王者有誅而無戰仁人之兵所
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由是道也我
皇上討三孽平沙漠皆以至仁而伐至不仁是以成
功之易若振稿然幃幄論兵獨取仁者無敵一
語誠千古用兵之要道千古仁聖之心法也歟

廷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七

問周官遂人主溝洫凡以便蓄洩備旱潦爲功於
民甚鉅也東南澤國財賦甲天下水利之興較
北方尤亟自張闡立曲阿於丹陽劉義欣治苕
陂於壽春李襲譽引雷陂於江都孟簡開孟瀆
於延陵范仲淹築海隄於通泰前賢之迹盡彰
彰可考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功德隆盛海不揚波

翠華臨幸親授疏河善策人頌安瀾又

特諭督撫詳查水道繪圖進呈

睿覽無非念切民依視大禹盡力之勤更有加也夫

廷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六

水勢無常當因其地而利導之書曰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江南水利莫大於震澤一湖其觀源

疏委之法可得而詳陳歟古者江淮未通至吳

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舟楫往來而廣陵遂爲繁

華之會山陽寶應高郵諸水東入海南入江爲

我

朝漕運咽喉今所以使糧艘安行田無漂蕩國與民

均受其利者果遵何道歟川原廣衍之區或則

開渠或則築閘或激而取之或疏而引之若宜

與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其存者

尙可修復而其法他處亦可倣歟爾多士生長是邦宜熟悉其情形條晰以對

東南之水以百川爲支以震澤爲漚以三江爲襟帶以大海爲朝宗百川之水滙于震澤震澤

泄于三江三江入于大海蓄洩以時灌溉常足

則水常爲利而不爲害前人之論詳矣而莫明

悉于宋郊亶分支派之議其大要謂太湖之水

有二道一自江南諸郡而下至長塘湖又潤州

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于

宜興一自杭睦宜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

建康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十九

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

太湖治水之利必先于丹陽治練湖宜興治隔

湖沙子淹江陰治港浦北入江則西北安矣于

吳江關石塘增橋梁以通太湖于海于諸湖讓

等處尋究江港舊迹築隄岸增水堰于秀州治

華亭港浦體究柘湖澱山湖等處有高壤障遏

水勢者悉與開通于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

目等山源決于浙江則東南安矣又按蘇軾請

開淤塞爲慮潮水往來淤塞江路也又有周環

請疏遠流議開白茅浦也觀此而東南水利之

法備矣至東南漕運古者揚州貢道沿于江海

達于淮泗及春秋魯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

淮杜預以爲今廣陵邗江是蓋開渠以通糧道

始于此及隋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

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宋雍

熙間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

維岳繼之開河自楚舟至淮凡六十里舟行便

之明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

惡乃奪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

置四牖以通漕又于沿河增堰以防走泄蓄水

建康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二十

以資灌溉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爲利然今運

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徐呂二洪而

外莫如高郵湖堤夫高郵之湖南起杭家黃北

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

使始于湖之東直南北築平津堰以平水患宋

則有斗門水牓明始鑿以輓又護以木椿以備

風浪然或西風驟起不無波濤洶湧之患故建

計者欲于舊堤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隄下覆

鉄釜旁樹木椿以固其勢仍于外隄造減水牓

以節水勢此亦使糧艘安行之一助也大抵東

南之水以震澤爲巨浸而治之之法在上流者
利用節在下流者利用疏唯在因其地而或疏
之或浚之使丹陽常州運河諸水皆得由江陰
以入江江陰至常熟多巨滙而白茅港相爲連
屬于此導之使蕪常東北諸水皆得由白茅港
以入海而震澤之上源又少減一二矣古有三
江今東江故道已失唯婁江在震澤東者引其
流以入海卽今劉家港也吳淞江在震澤東南
引其流以入海明人浚而通之皆有成績苟舉
而修之庶震澤之下流得以分注可以免泛溢
之患矣夫東南之土資震澤以灌溉而東南之
粟恃運河以輸將其興利除害之方經國者誠
不可目爲緩圖而忽焉不講也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辛卯江南 主

問治天下之法存乎道體天下之道存乎心精一
執中肇自唐虞而由堯舜以至於孔子列聖相
傳莫不各詣其極焉猗歟盛哉何道之隆也我
皇上神聖文武獨越千古乃以天縱之聖復深好古
敏求之思

特命儒臣纂修經義性理及朱子大全諸書

親加校正頒賜羣臣凡茲多士生

聖人之世讀聖人之書固未有不稍知本末之故者

也夫尼山之傳獨屬曾子一貫忠恕載在論語

而子思得之曾子孟子得之子思者其淵源之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主

自可得而聞歟秦漢以來正學榛蕪唯漢董江

都唐韓昌黎爲能明正道闢邪說其於斯道之

離合可詳指歟宋時眞儒輩出程子與張子生

同時學同道而實受業於周子者也其從學之

由可畧舉歟由程子以及朱子所謂洛閩之源

流能備述之歟夫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訂六經

註四書而反躬踐實一言尤補程子所未及我

皇上心契道源獨追崇朱子升之十哲之列此誠萬

世不易之

盛典也然紫陽之門學者實多而尊所聞行所知

果孰淺而孰深歟。元明諸儒皆知慕朱子之道矣。然其造詣之高下，可得而歷數之歟。且朱子之學生，平所得力者何在。今之學朱子者，其用功之要，又何在歟。諸生積學有素，其各以所得著于篇。

道統開於唐虞，盛於尼山，而行於洛閩。其盛衰絕續之故，在世運實在心源。學者有志聖人之道，必熟其本末源流，而後入道有門，必得其用功之要，而後造道有力。

執事之下詢也。首在鄒魯之淵源，次在漢唐之離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詩

合。又申以濂洛關閩授受之源流。宋元明諸儒造詣之淺深高下，蓋欲規學者之所得而借之于大道也。生雖愚，敢不述所聞以正對。竊聞唐虞之精一，孔子之一貫，無二道也。曾子由忠恕入門，而得一貫之傳，一者誠也。忠恕求誠之事也。故大學一書最重誠意，而至于治國平天下。猶曰：藏恕曰忠，信此其得于孔子者乎。子思作中庸，始終言誠而入道之功，莫切于忠恕。達道不遠。一語孟子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仁禮存心歸于一忠，反身而誠，始于強恕，其淵源之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詩

自蓋灼然矣。漢儒首江都，天人三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朱子稱其本領純正，而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一語尤非毛鄭輩所能知。烏得以災異之言少之。唐儒首昌黎，闢佛老，闡性道，為孟子後一人。惜其以博愛言仁，三品言性，與孟氏稍異。而因文見道，所得深矣。宋時真儒輩出，實自周子開其端，二程之受業周子也。由其父珦同宦南安，信其為知學聞道人也。至再見而吟風弄月以歸，其學乃成。張子正蒙得力于禮為多，而西銘一篇明理一分殊之旨，足與通書太極圖說相發明。其與周程並稱，以是也。程子門人游尹謝呂以及光庭師聖等，所得俱深。而朱子之所由私淑者，則從延平仲素而上，沂龜山也。道南一嘆，似有前知。洛閩之源流，不亦彰彰可考乎。朱子之門從遊甚盛，而以識精才卓見稱者，則有季通。以造詣純篤相許者，則有直卿。如蔡仲默之深于書，輔漢卿之深于詩，楊信齋之深于禮，皆其最著者矣。金華一脈，開自直卿。何王金許，遞相紹述。黃柳之後，又由景濂而傳正學。忠節奇偉之氣，震耀天壤，猶是尊閩行

知之實驗而已。至于元儒以魯齋靜修並稱。而魯齋尤粹。明儒自敬軒、月川倡始。而敬軒所造尤深。至新會姚江出。而金谿之觴濫矣。然敬齋與白沙並學康齋之門。而居業一錄與靜裡端倪之旨。迥不相似。整菴與陽明同朝事主。而困知一記。於晚年定論之編。辨析極嚴。其得失昭然矣。他如一峯、利夫、涇野、莊渠、虛齋、士賢諸君子。皆能墨守程朱躬行。是尙至中葉以後。講壇振興。李見羅專揭修身爲本。鄒南阜每于當下提撕。錢啓新以像象明易理。劉念臺以慎獨爲靜存。皆能本其心得。啓發學人而立教之法。微異。程朱其最純者。惟梁溪之學乎。或訾其復七一規。稍偏靜坐。然而體認未發。本乎延平薛開其始。高集其成。明儒論定。在是矣。

執事又詔學者曰。朱子生平得力何在。學朱子者。用功之要。又何在。此非淺學所能知也。按朱子之言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言者。竊謂朱子生平之全學在焉。夫居敬者。誠意正心之事也。窮理者。格物致知之事也。反躬者。修身之事也。格致誠正。皆以修

廷緣關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主

身窮理居敬皆歸實踐。此朱子爲孔曾之真傳。而先後一揆者也。

執事以是一言爲補程子所不及。蓋明其爲朱子得力所在。而詔學者以用功之要者。亦莫切于是也。又何以加焉。

廷緣關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主

問吏者。庶政之所寄。所以承流而宣化。吏得其人。則庶務舉。庶務舉。則民生安。故虞書于三載考績。周官以八法計吏。自漢以後。課殿。策。行賞罰。其法甚備。我

皇上留心民瘼。尤于吏治之清濁賢否。無不洞照隱微。每遇賢能之員。不次遷擢。又令內外大臣。各舉所知。量才任用。凡為臣子。皆當兢兢守法。不敢負

聖天子愛養烝黎之至意。乃或徇私背公。有辜任使。或矯飾虛名。罕聞實效。或初終易節。前後異轍。

羣錄關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五

吏之不良。民將安庇。意者撫綏之任在守令。舉劾之權在督撫。不清其源。固無由制其流。歟。抑保舉同坐之法。宜嚴。庶是非不至淆亂。則吏道不雜。歟。至于銓選。尤為用人之要。必使諸弊肅清。循資按格。官不得以徇私。吏不得以舞文。其法可勿講求歟。夫敦孝弟。勸農桑。倉廩實。盜賊少。此守令之上第也。勤公事。絕私託。綱律令。惜名節。此亦部司之上選也。爾諸生學古有年。凡于居官為政之要。必講之詳矣。其各抒所聞。以對。

守令之賢不肖。生民之休戚係焉。今天下幅員之廣。為郡者至一百六十。為州者二百有十。為縣者一千一百七十。有奇。欲使守令有賢而無不肖。勢必不能。道在激濁而揚清。秉公而除授。考課銓選。二者不可不加之意也。然考課之權在督撫。銓選之事在部司。必使督撫與吏部皆得其人。然後官方肅而銓政不雜。考課之法。昉于唐虞。舜典三載三考是也。周代之法。尤嚴于古。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做戒之于其先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做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之于其後也。日有成。宰夫受之。月有要。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有會。小宰贊之。而大宰受之。三歲有計。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非一切委之于法已也。漢唐宋以及元明。俱倣虞周之制以行之。而唐最詳。其考較之條。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材術。先善後最。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考中外官。先儒稱為最善。我

朝京察大計。限以三年。即虞周黜陟廢置之意也。

羣錄關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五

書以考語卽唐人第其善報也。

皇上留心民瘼于吏治之賢否清濁加意詢咨遇有

賢能之員不次擢用所以激勸之者尤至大小

臣工宜無不兢兢焉奉法循理仰副

聖天子愛育元元至意矣而猶有徇私背公矯飾虛

譽如

執事所云者豈法制未備歟抑任舉劾之權者其

居心未必虛公其舉劾未必至當也守令之能

典教化勸農桑者未必盡膺上考倉廩空虛盜

賊充斥者未必盡掛彈章何怪乎飾虛名者衆

建康關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五

而務實效者少哉誠使直省之督撫皆得其人

率屬以廉課吏以實舉者皆賢劾者皆不肖如

是而吏治不肅民生不安者未有也至於所舉

之人或有初終易節前後異轍者

執事以爲保舉連坐之法宜嚴固也而宋儒蘇軾

之言亦有可採者其言曰知人則哲古聖猶難

今日爲善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于十數年之

後少者已壯而壯者已老可執其一時之言使

同被罪乎愚以爲保舉之法不嚴則不肖者將

引匪類以列朝廷而無所顧忌過嚴則人將畏

于薦人而賢者無由上聞要在綜初終而核其

實已矣若其始清而終濁前賢而後不肖是易

節異轍者之咎也薦人者與其進不與其退情

固可原如其本無可薦而徇私妄舉或賄賂彰

聞或黨比有迹雖同坐奚辭乎是則情法兩平

之論也銓選之事古者任人後世任法北魏崔

亮爲吏部侍郎奏爲格制唐裴光庭爲吏部尙

書作循資格人皆便之謂之聖書雖非虞周敷

奏明試進賢使能之意而後世遵行莫改蓋任

法則易公而任人則易私人不常得不如一付

建康關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五

于法之爲善也然而一定者法不定者例今日

之銓政名爲官主之實則吏主之吏所欲選者

舉一應選之例以實之官莫敢不選也其不欲

選者舉一不合之例以實之官莫敢選也是則

徇私舞文之咎皆不在官而在吏然則官無咎

乎曰吏之得以因緣爲奸者例煩也例煩而其

中未必不畫一吏之得以舞文而弄法者官不

習例也誠使銓司有練達之官舉一朝之法數

十年之例悉習熟于胸中可以錯綜參互而不

亂而又能絕私託惜名節則吏不得以爲奸而

銓政清矣故部司之貴得其人宜與督撫等也

羣錄閣集

卷四

對策

丁酉

順天

辛

問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故虞書曰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洪範八政一曰食則甚矣食之關于

民最鉅而積貯之道宜講也王制冢宰制國用

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耕三餘一

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水旱民無菜色

其制不盡傳其意亦有可倣而行者歟周官以

九賦斂財賄自邦中之賦以及幣餘之賦能舉

其名究其實歟周禮遺人掌委積廩人掌九穀

之數法良意美委曲詳至但宜于古未必宜于

今審時度勢宜何如而後可唐宋以來或免逋

負或行賑貸恤災弭患靡代不有而民間蓋藏

常虛卒不如邗隆之治者其故安在哉

皇上神明天縱念切民依薄海內外固已共樂生成

歌咏太平矣然持安保泰之道必講于平時庶

久安長治之模永綿于奕禩今欲實倉廩平糶

糶豐歉無傷水旱有備將何道之從歟爾多士

留心經濟久矣其各詳言之以為

當宁獻

自古論足民之道莫精于孟子其言曰聖人治

天下能使菽粟如水火而道在于易田疇薄稅

羣錄閣集

卷四

對策

丁酉

順天

辛

斂以開其源。食以時。用以禮。以節其流。此三代
 聖王積貯之大道也。王制家宰于歲之杪。五穀
 皆入。然後制國用。此豈獨制其用于國也哉。兼
 以制其用于民。故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雖有水
 旱。民無菜色。其制雖不盡傳。而實不外于食時
 用禮。以節其流之意。欲俶而行之。無難耳。周禮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
 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
 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
 九曰幣餘之賦。此成周取民之制也。舉其名。則
 學士皆能之。而其實不可得詳矣。然考太府所
 掌。凡九賦之所斂。自王之膳服。以及賜予。夫皆
 各有所用。則其所斂者。足供官府之需而已。無
 多取於民也。當其時。九職有任。既已國無游民。
 野無曠土矣。而取之又從其薄。如此。則其易田
 疇。薄稅斂。以開其源者。又可想見。宜其家有蓋
 藏。而凶荒有備也哉。乃若遺人掌委積。自施惠
 以至凶荒。各有所待。又有廩人掌九穀數。以詔
 國用。以治年之豐凶。
 執事以爲法良意美。委曲詳至。是固誠然。但其宜

藝文類聚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三

于古不宜于今者。則又有說古者井田之制。若
 民一體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故廩人
 可以周知其數。而遺人所掌。卽出之職。幣所會
 之餘財。不煩別有區畫也。今也能行之乎。惟不
 能行。故唐宋以來。一遇水旱。免逋賑貸。時沛恩
 膏。而蓋藏空虛。往往不免。職是故也。然則審時
 度勢。其道究安從乎。曰。
 國家有積穀之功。令矣。若能因其制。而以常平社
 倉之意。寄乎其間。則民不擾。而倉廩可實。糶糴
 可平。但在得可任之人。以行之而已矣。義倉之
 制。始於北齊。陳隋因之。至唐武德時。改名社倉。
 其實一也。然制各不等。每里出義租五斗。納郡
 倉。北齊之初制也。上戶一石。中下有差者。隋開
 皇時也。畝納二升者。唐貞觀也。稅二石。別輸一
 斗于義倉者。宋建隆也。至朱子始極力舉行。而
 一鄉賴之。常平之法。始于管仲。李悝。蓋以歲有
 豐凶。故穀有貴賤。賤則增價而糶。以利農也。貴
 則減價而糴。以利民也。踵而行之者。漢有耿壽
 昌。唐有劉晏。以爲不便者。亦有蕭望之。劉敞。故
 歷代廢置不常。愚以爲其法皆可增修。而要必

藝文類聚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三

得人而後可行者何也。古今有治人無治法。今日積穀之法。畝捐穀二合。以備水旱。非即古義倉之遺意也哉。然百姓之所捐。盡為胥吏之中飽。至水旱之時。望升斗之及民。無有也。由是推之。若行社倉之賑貸。出則有扣減之弊。入則有苛徵之弊。行常平之糶糴。出則有牟利之弊。入則有強買之弊。名為利民實階之厲耳。莫如不委之官而委之民。擇里社中之殷實而長厚者。令主積穀之事。因所積之穀。而時其斂散。半用以貸。半用以糶。貸償加息。雖豐年不得過什二。小歉蠲息之半。大歉則盡蠲之。此卽社倉之意也。半用以糶者。于穀貴時減價拾之二。以利民。俟其賤而增價收糶。以足其數。此卽常平之法也。行之久而粟日多。價日平。或于實倉廩。平糶糴之道。未必無小補乎。若夫盡地利。崇節儉。本孟子開源節流之意。以庶幾乎周禮王制之遺。是又望乎。

大君子因時以立政。而不沾沾焉為一時之積貯計也。

蘇轍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卷五

問四民之中。士居其首。所謂士也者。處有守。出有為。抱道懷德。應物無方。固不僅沾沾于文藝也。漢制選舉。最為近古。唐宋以來。始專文藝。夫文章道德之儒。能兼而有之者。固不謂無其人。而本末輕重之數。毋亦稍有區別歟。我

皇上崇儒重道。加意人才。每遇賓興。

大典。必以遴選真才為務。士幸而生於今日。其懋

懋向道。思效一日之用者。固已久矣。乃遍今學

古。嚴以律身者。亦自不乏。而或薄涉文技。便竊

虛名。奔競成風。資緣相繼。士之無行。奚取于文

墨緣關策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卷五

焉。周子云。文所以載道。張子云。士懋而後求。文

意者。忠信實立身之本。而窮理明道。抑又為文

之要歟。學校之設。亦卽古者家塾黨序。術序之

意。乃士以實求。下以名應。豈師儒董率之不得

其人。故士不能自立歟。地方大吏。創立書院。取

名儒宿學。月有會。會有課。其亦鼓勵勸興之道

歟。夫文學之士。類多浮靡。遷固以來。代皆不免

而繩墨自守者。又或以迂濶為世譏。爾諸生

逢

盛世。其何以使真儒之效。見用于當時。而道德文

章合而爲一也試詳陳之勿隱

取士以文者 朝廷因時之法也文行兼修明
體達用待時而出者士子之事也崇師儒興教
化使道德文章合于一而真儒之效見用于時
者大吏之責也其大本在乎學校而書院之有
無不與焉請因

執事之問而明述之唐虞之世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
智仁聖義中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法體用兼該德藝並舉

葉藻開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孝

荷歟盛矣漢代選舉其目甚多有賢良方正有
茂才孝廉有博士弟子後又有文學有明經皆
令列侯刺史郡二千石各擇其鄉之賢者而貢
之于朝所貢賢有賞不肖有罰其制最爲近古
唐宋以來或用詩賦或用對策明以來專用經
義夫豈沾沾以文辭相尚哉時爲之也世風日
下愛憎毀譽未必大公季世而行鄉舉里選之
法則士子之鑽營奔競矯飾取名者其弊滋多
不如專用文藝糊名易書使上下無所庸私之
爲愈也况經義之制所代者六經四子之言所

宗者濂洛關閩之旨使學者口誦而心維躬行
而心得其發之爲文而道其所自得必有大異
乎剽襲潛竊之所爲者于文辭之中而引之於
道德之實非但文焉而已乃久而失其意司選
舉者不求諸仁義道德之旨而以軟熟受帖爲
工應舉者不以窮理明道爲先而以揣摩近似
爲得甚有奔競齷齪如

執事所云者甚非制科之初意也學校之設卽古
家塾黨庠術序之意上以實求下以名應

葉藻開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美

其言是也然因學校之無實而謂設立書院月
會季課卽爲激勵振興之道生愚竊以爲未盡
立書院不如倡率其屬振興學校之爲大也書
院之不如學校者有三學校郡邑皆有之而書
院止于一處來學者不便一也書院必由朔建
師生之旣廢必由經費久而不繼易至廢弛不
如振興學校之不煩費而可久二也書院初自
大吏權勢所歸真儒引嫌而莫肯就其就學者
未必皆志學之士不如學校爲朝廷教士之地
無所嫌避三也且夫書院之長必其德業經術

足爲士子之師者也。果其德業經術足爲士師，何難薦之朝廷禮聘爲學校之師而旌異之於衆。月會季課設誠以行之，而歸本於道德教人，敦於人倫，明於物理，以孝弟忠信爲先，而旁及於兵農禮樂曆律之學，以豫異日經濟之用。其所成就，當有不讓於古者矣。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萃於京師，相與講明正學，擇學明德尊者，使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朱子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又宋儒胡瑗氏教授蕪湖，以經義時務爲教，有經義齋，擇通經有氣局者居之，有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也。故其學多秀彥出，而爲政多適於用。今之大吏有以樹人爲念者，本程朱二子之言，以擇學校之師，而取胡瑗氏之法，以爲教，此道德文章之所宗，而國家所賴以收真儒之效者歟。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策

問聖王明罰勅法用刑期于無刑，故書曰：惟明克允。禮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蓋言慎也。我

皇上慎重民命，凡秋審冊奏既

勅九卿再三研審，又必逐案詳酌，苟有可矜無不

曲宥，此如天好生之德，亦既沛于遐邇，合于民心矣，而天下之讞獄者，其何以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使事事無冤濫歟。夫律例者，不可偏

廢者也。然律有定而例無定，故作奸舞文之吏，有意欲出人罪，則擇例之輕者比之，欲入人罪

延緣閣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策

則擇例之重者附之，作例本以輔律，而例繁轉

以滋奸，果何以絕其弊竇，俾歸畫一歟。古稱張

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治獄，民自以

無冤，其所以使之無冤者是遵何道歟。天下之

獄，由守令而達監司，又積日累月，而至廷尉，其

間大小諸吏，何以使同心盡職，無留滯，無冤抑

以共成刑措之化歟。爾多士其悉心以對。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

心焉。易言獄訟之卦五，而取諸離者，四焉。噬嗑

豐以離兼震也。賁旅以離兼艮也。惟中孚一卦

取乎與兌蓋獄以明照為主而震動以行其威
良止以慎其用而又寬以議之與以緩之以全
其至誠惻怛之心夫而後刑獄之道盡矣周禮
獄詞之成也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參聽之而
後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皆云慎也書言明
允禮言聰明仁愛夫非此意耶我

皇上如天好生慎重民命凡秋審冊奏備極周詳雖
堯舜之刑期無刑象典欽恤無以復過而

執事猶恐天下之獄獄者未必事事克副

宸衷而一無寬濫也爰策士以其道夫今日寬濫之

連濬關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聖

失不專在于有司而多于胥吏事無大小非金

錢無以行賄賂既得雖或戾于法亦可僥倖而

苟免徒手而來者雖明知其不然而亦莫能直

于有司故欲清刑獄當自去奸吏始

執事之言曰律例不可偏廢者也律有定而例無

定故吏得作奸而舞文何以絕其弊竇而歸于

畫一愚以為律者百世之典例者一時之宜例

可用以輔律而不可使紊律今日律頒于天下

而例止行于有司故人不能徧習而吏得以上

下其手嘗考前代律令皆以時編修漢法九篇

始于蕭何至叔孫通增為十八篇陳寵又益以

決事比例唐律始于高祖至高宗時有律疏元

宗文宗各有格後勅宣宗時命張戣又以刑律

分類附以格勅為大中刑律統類而律與格勅

合而為一宋初始定刑統而編勅則太宗時三

修之真宗仁宗神宗各一修之南宋亦有紹興

勅令乾道新書金科玉條皆合律令而為書也

今宜請

旨遴選儒臣之有道德而嫻法令者倣古意而編纂

律例為一書以例從律律為綱例為目律例戾

廷濬關集

卷四

對策

丁酉順天

聖

者去例而從律其可兩用者詳著其不同而歸

之于庶奸吏不得以舞文而法守定矣史稱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治獄民自

以無冤其所以使之無冤者亦曰明而已矣慎

而已矣觀于犯蹕盜環之罪釋之能守其法趙

蓋楊韓之誅定國亦力諫之皆守定律而不肯

阿徇以從一時之君命廷尉之職守見律重而

例輕亦見矣

執事又以天下之獄由守令而達監司又達廷尉

積日累月何以使之同心盡職而無留滯無冤

抑竊以天下之刑獄如此其多聽獄之吏如此其不等而欲其一無留滯一無冤抑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而論其大要莫若擇監司蓋廷尉能察獄詞而不親聽斷守吏專司聽斷而可以改駁爲之中權者其惟監司誠令並省之司臬皆得其人而率僚屬以各致其明各致其慎則不以苛察見長而刑無失入不以稷稜了事而刑無失出究抑其可無矣不以遲延爲慎重則案牘自清不執成見而批駁則株連自少留滯其可無矣庶于大易離明之照震威艮止兌議巽緩之意無不得而足以仰成

楚綠閣集

卷四 對策

丁酉 順天

四三

聖朝刑措之風乎

卷四終

延綠閣集卷五 對策

無錫華希閣豫原

問古之言道者莫備於六經蓋合經學無所謂道學也自宋史別道學儒林爲二傳於是儒之外又有所謂道者其說何歟夫道非有二自人之茂古荒經而道術遂分孔孟之時如老莊楊墨告子之徒皆賢智之過極乎高明而不道以中庸者後代異學顯行皆祖述其緒可得而指陳之歟言道莫盛於宋濂溪開其先二程大其緒朱子接孔孟周程之傳獨得其宗其時稱同志者南軒而外尙有人歟金谿之簡易永嘉永康金華之雜博切磋論難未克同歸故宋元之間有爲朱子之學者誰得其醇歟爲陸氏之學者孰其最著歟明季篤實躬行則河津之薛瑄謹守章句則南嶠之蔡清若王守仁則揚金谿之波者也其源流異同可得詳歟

楚綠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 江南

一

皇上躬膺至道博綜羣經建其有極爲天下君師有志之士生逢

聖代莫不興起將欲使道一風同何術而致諸生其言之毋畧

求道者必從經而入窮經者必以道爲宗舍經而言道者學道而適歸於謬妄者也異學也舍道而言經者窮經而未離乎迹象者也俗學也明乎此則道學儒林之所以分及後世朱陸之源流得失皆可以片言而決請因

執事之問而明述之儒林之有傳也始於漢之丁寬伏生毛鄭之流唐之孔穎達賈公彥等其最著也宋之聶崇義石介孫復胡瑗等繼之其於六經正音讀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然於心性之學有未聞焉所謂訓詁之學窮經而未離乎迹象者也周程朱子出得不傳之緒於遺經而聖人之學性道之奧如日中天所謂儒者之學非乎然前代旣以訓詁當儒林矣不可以程朱與之並列也故別立道學傳以尊之非謂經學之外有道也乃若所謂異學者老莊楊墨告子之徒是也或主清靜或主放曠或主爲我兼愛而無善無不善亦其一也彼其於道豈不自謂各有所見哉而律以聖人六經之旨適見其謬妄而已矣其後諸子廢而佛學行人僅以佛當墨氏是未爲知佛者慈悲喜捨乃彼法中之

一說耳其源出於莊列諸子則朱子嘗言之楞嚴之自聞卽莊子之無爲無形運水擔柴頭頭是道卽告子生之謂性六用不行卽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捐棄君親專求自了卽楊子之爲我襲諸子荒渺之說而參合之故斯世賢知者流皆惑於其說而甘爲之用

執事所云後代異學顯行皆祖述其緒意卽謂是歟抑以金谿姚江爲陽儒而陰釋歟夫卽以陸王爲佛學未能服其心也而教之流弊必入於佛則有確乎可指者何也佛之爲教也曰不立文字直透性宗又曰立地成佛何其直截簡易也孔子之教初不然孝弟謹信之餘必以學文四教亦首文行蓋聖門之重學文如此程朱之學居敬涵養以立本讀書窮理以致知尊孔子之教也而金谿乃以誦讀爲支離務趨簡易姚江揚其波曰六經皆我註脚已自毀其藩籬矣其徒之一折而入於佛安足怪歟是故學者而有志於道必在尊經尊經必遵朱子朱子於易有本義詩有集傳論孟有集註大中有章句皆以闡明聖道爲主而於名物訓詁亦所不廢是

經學之大成也。當時稱同志者，南軒而外，斷推東萊。朱子平生著述之書，皆與二子商確往復，而近思一錄實與伯恭共事讀詩紀序，推許尤深，似不得與金谿永嘉永康同類而外之也。宋元之間，爲朱子之學者，蔡元定、黃榦爲最著，而蔡沈之於書、楊復之於禮、輔廣之於詩，皆以親炙而得傳者也。而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元之魯齋許衡，皆以私淑而與聞乎斯道者也。爲陸學者，則范陽張九成、慈湖楊簡爲最著。簡詆大學爲非聖人之書，後儒以侮聖言、叛聖經斥之，有以也。夫明代墨守程朱者，薛瑄、蔡清其首矣。而開其先者有曹端，繼其後者有胡居仁、章懋、呂柟、崔銑、魏校、陳選、陳真晟、許孚遠諸君子。著書衛道者，則有羅欽順之困知記、陳建之學蔀通辨、王守仁遠祖金谿實亦近宗新會，其門人最著者泰州王艮、龍溪王畿、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均，再傳而爲羅汝芳、趙貞吉、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贄，其潰敗決裂至不可問。較之朱子之後，何王金許一脈相承，傳至正學猶能以忠節著顯，其相去何如哉！抑

五經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四

嘗考鷲湖倡和之語，陸則曰留心傳註，翻榛塞朱子之砭之也，則曰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然則朱陸之異同者，不啻千里，而其豪釐之差者，止在尊經不尊經之別耳。居今日而欲使道一風同舍六經其安從耶？

五經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五

問史以載事實所以傳信也三代而後其體有三紀傳書表之體創自司馬遷而史法一變若溫公之通鑑袁樞之紀事本末考於古其亦有所本歟顧後世之史編年紀事皆采自紀傳書表之中嗣其音者班氏尙矣范蔚宗之東漢自謂體大思精陳壽之三國王通以爲能依大義比於遷固可得差肩歟晉書以下歷南北朝至於隋其史駁矣豈其土宇分裂德政之不足稱歟抑執簡操筆者其才遠不逮於古人歟其亦有彼善於此者歟唐書有新舊之分其優劣果安在歟歐陽修有史才矣獨成五代史而未甚度越羣書何耶宋遼金元四史均有遺議可得而論其故歟夫作史者議論難得其平則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考核難得其實則韓愈王安石以爲不能無欺於冥昧

聖明深察其弊故於前史加鄭重焉將欲持平覈實以爲千秋之信史其亦有要歟蓋著於篇

昔劉知幾論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袁松又

有五難之語要之有三長自可無五難三代而下史體有三紀傳志表之體初自司馬遷通鑑

建康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七

成於司馬光紀事本末起於袁樞然大約悉本尙書春秋史記之本紀做二典世家列傳做三謨書志做禹貢惟年月表乃其自作耳溫公通鑑以年統事體裁本左氏春秋袁樞以事分編卽國語之遺意非自我作古也編年紀事皆采自紀傳之中故紀傳獨爲正史

執事之以二十一史優劣下詢誠重之也雖然作史難矣評史亦難何也史以傳信者爲良耳生千載之下欲定千載以上之史之信否孰從而定之又孰從而評之孰他所記載之書以評此

書又烏知此之爲信乎彼之爲信乎固譏遷聃又譏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故曰評史難也不得已姑就文筆之高下及古人陳說之近理而可信者縷陳以副 明問可乎遷史上下三千餘載勒成五十餘萬言劉向楊雄皆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古良史矣班固嘗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輕貧賤嗚呼遷有遷之心固有固之論史記之爲史記不以其爲軒輊也前漢書制作之工洪邁稱其如英莖

建康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七

咸韶音節超詣蘓洵合論史漢謂俱可爲春秋之繼惟劉攽謂其古今人物考無益於漢是則誠然要之固史雄肆不及遷而整贍過之所謂兼三長者二史有之矣范蔚宗之東漢自謂體大思精陳壽之三國王通許其能通大義皆可比肩史漢者而曄之贊序佻巧壽之尊魏甲蜀有遺議云晉書以下歷南北朝而至於隋遜古愈遠固其土字分裂德政無可紀載亦由執簡操筆之人不逮古也乃若彼善於此者則亦有之晉隋二志纂自于志寧李淳風二子皆明於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八

天文地理圖籍之學者故夾深稱其高於前代沈約宋書志比次漢魏以來故實致爲可觀水心嘆其精詳不可廢也李延壽彙入史爲南北二史穢祥恢嘲小事靡所不載而叙事簡徑溫公以爲陳壽之亞勝本史遠甚或不誣歟劉煦舊唐書成於五代文體卑弱之時紀次無法詳畧失中論贊多用儷語故不足傳世歐陽修宋祁增修之表稱事增於昔文省於舊優劣判矣而劉摯乃謂新書之失正在於此或非篤論歟歐陽公受春秋於孫復胡瑗故其著五代史褒

貶謹嚴頗得春秋之意而精采未甚度越羣書者五十二年之間君臣行事無赫赫可紀之功以發越其文筆也千餘年間兼三長者舍公誰屬而不傳韓通疎歎有所爲歟洵哉秉史筆之難爾宋史最爲蕪冗歸有光則謂人厭宋史詳吾正嫌其畧間嘗取而卒業焉乃知其於一代官爵之崇者雖無可紀必爲立傳可芟者什三至於政事之沿革名臣之勳伐疆場之侵沒恢復反有失之畧者遼居塞外紀志荒陋金志本元好問中州集小序故三史中金爲最優元史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九

六閱月而成宜其多紕繆也我皇上留心史事命儒臣編纂明史加鄭重焉軼范追班無可疑者生愚於此尙竊有進明史之難不在嘉隆以前而在萬泰以後不在殉難南宮議禮三大案而在挺擊紅丸移宮三小案何也時近則故家之避忌者多事秘則實錄之所書者未信也核實而斷以平允焉非廣羅文獻而得兼有三長之人以任之則五難可懼也

問制舉藝助於宋而行於明。明初之文風氣尙樸。方之訓詁稍加潤飾而已。成弘以後質有其文。彬彬乎盛。嘉隆之際習尙未渝。及其季也辭意龐雜。先正之矩矱猶有存歟。我

朝膺運載啓文明。一返淳風歸於正雅。

皇上聖學高深精極道藝。

命儒臣纂輯羣經。

親加折衷經學大明若揭日月於中天矣。制科應舉之文果能祭經義而無因陋守舊汨沒於俗學者歟。今者欲使文必根於理。一以經義爲依據。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十

何以廣厲學宮而使之益進於古歟。朱子嘗欲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如此則當稍變對偶之體。而一以說經爲主。蓋士人之含英咀華。馳騁藝苑。如徒以文而已。得毋有剽竊皮膚獵取科名。而於經義究無心得者歟。果何如而使士皆實學以文取士者。皆有實用歟。諸生敬業有素。能知窮經之要。則知取士之方矣。其各抒所見以對。

文以明道也。文而不衷諸道。雖瑰瑋鴻麗無益。

於世教人心不作可也。况其并不能者乎。制科之文所代者六經四子之言。所宗者濂洛關閩之旨。上之取士也。藉此以覘其中之所得。下之應上也。取其中之所得者。筆之爲文以獻於上。比於古者羔雁以見之禮。宜其不合於道者寡矣。而卒之有當有否。自有明洪永以訖今。茲文運之盛衰升降。蓋凡幾變。要其盛也。必有人焉振興之。其衰也。必有人焉敗壞之。其將衰而復盛也。必有人焉維挽而中持之。其機在經學之盛衰。而又在司文衡者取舍之得失。請畧陳之。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十一

明初之文去訓詁之體不遠。雖淳樸可愛。而文運未開。至成弘正嘉時。宗工迭起。丘瓊山司試而得王文恪。李西涯司試而得邵文莊。張永嘉司試而得唐文襄。所取皆經學湛深。典質高古之文。故其時之士莫不沉酣經史。服習程朱。以發爲文章。而文運稱爲最盛。沿及隆萬。有以虛機得元者。而實義荒矣。有以圓美得元者。而高古息矣。有以佛語入文。蒙賞識者。爭踵其習。而六經屏棄不用矣。由釋典而莊列。由莊列而楊劉。由楊劉而六朝駢儷。愈趨愈下。而國運與相

終始推厥所由夫非有階之厲者哉我

朝膺運載啓文明

皇上聖學高深精極道藝知文章之必本於六經也特命儒臣編纂六經親加折衷經學大明亘古莫比

宜多士之文返雅還淳與古爭烈矣乃其典質

高古發明經學者固多而剽賊潛竊以獵科名

者亦復不少無他司衡者之宗旨不一而下無

所取衷也有明中葉之文患在靡襍今日之交

患在浮靡靡襍者廢六經而崇子史浮靡者廢

子史而并廢六經父兄之所以授子弟弟子之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十一

所稟承於先生者科舉文而已庸陋相承恬不

知改如是而望經學之興何日之有而曰文以

明道乎哉雖然亦有不溺於斯者矣稽古所得

杼爲文詞襍於時下之文弗類也司衡者以其

弗類也皆爲平淡而屏棄不錄則又何怪乎天

下士羣奉前所云者以爲珍秘也哉然則欲文

之必根乎理一以經義爲依據惟在

司衡者慎其所取而已矣詮理之文在樸不在巧

在簡不在繁在典雅不在華縟發精理於平易

寄經術於淡泊以此取文思過半矣朱子嘗言

今人之言非無合道者攬金鐵爲一器雖有金

焉弗可用也出金於鐵金雖少可珍矣今日之

文但取冗長無乃金鐵一器乎抑又聞之言者

心之聲也其中直者其文勁其中介者其文峻

其中達者其文浩落而可喜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有諸內者形之外不可揜也當今文教昌明

每省之應科舉而來者萬有餘輩人才何所不

有廊其公心大其日力以拔之牝牡驪黃之外

則爲

國得人有益於子孫黎民者甚大振興文運獨難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十三

乎哉

問古者天子六師出於六鄉六遂諸侯三軍出於三鄉三遂此外又有都鄙丘甸之兵故三代未嘗無用兵之時而不聞有養兵之費其詳可得聞歟漢初惟京師屯南北軍其餘則天下有事調發郡國之兵事已兵休乃復其故至唐府衛之制亦云善矣然其後天下之費已盡於養兵其故何歟後代有屯衛之法擇閒曠之地使兵耕之統以衛官而養兵之費以省此與三代兵民合一之例同歟否歟或者沿邊沿海要害之地重兵不可去法當與屯田之利以省歲給然屯田之法久則弊生荒熟顛倒多少妄報何道而使其事可以集歷久而無弊歟至於腹內近地備盜賊捍鄉井而已古人云土兵之善遇敵無望風之驚有愛護鄉里之情有勇於自鬪之意其亦尙可採擇歟

皇上以神武之威御臨區夏使兵以衛民民以養兵可謂盡善矣多士經濟素裕或尙有所見歟盡悉陳之

周因井田而制稅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天子六軍之數七萬五千人皆卽六鄉六遂會萬民

延祿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十四

延祿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十五

之卒伍而用之者也其制方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邑苑囿衛路外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故曰萬乘之國以八家同井計之天子千里可得五百一十二萬家一夫可得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萬乘計兵七十五萬而止用六軍是凡十征而役一遍其人終身不過一再給公事耳故其時民力有餘而國無養兵之費此其制之大畧也漢初京師屯南北軍南軍調自郡國衛尉主之北軍調自三輔中尉主之番上常二萬人不供調發有事調發者皆郡國之兵事已兵休仍復其舊制猶近古更番之法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正卒人迭爲之一月一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不得免不可人人自行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因往一歲而更謂之過更漢無養兵

之費彰彰可考已唐初府兵之制平日皆安居
 田畝每府有折衝都尉領之曾無外叛內侮之
 夫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也農隙折衝爲教習
 戰陣國家有事徵發行裝自備介冑戎器藏於
 庫出則給之分番宿衛皆以一月行戍者近不
 踰時遠不經歲軍還賜勳加賞兵咸樂之高宗
 圖吐蕃而兵始有久戍者矣武后時府兵爲民
 所賤於是避役者矣額存實廢更代不以時
 張說請募士宿衛名曰長從明年更號彊騎而
 府兵之制乃廢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
 禍亂叢生天下之費盡耗於養兵職是故也明
 有屯衛之法就於衛所有閒曠之地分軍以立
 屯堡俾其且耕且守以十分爲率邊方三分守
 城七分屯田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耕遇有
 警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
 倣唐代府兵之制而亦與三代兵民合一之例
 不甚遠者也今欲於沿邊沿海要害之地與屯
 田之利以資歲給固善法也然東南無曠土安
 所得閒田以給兵哉卽間有之軍民雜耕啓釁
 滋害不如止行西北之爲得耳若夫慮屯田之

聖賢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七

七

法久而弊生有荒熟倒置多少妄報者誠如
 執事所云也然要在得其人以理之而已矣郭子
 儀在河中張全義在河南皆自耕百畝以率將
 校爲帥者且躬爲之率又何弊之生哉腹地土
 兵用備盜賊捍鄉井而已然承平日久未嘗聞
 金鼓識戰陣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勢不得不
 驕惰亦在爲帥者勤其訓練聯其情誼則遇敵
 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鬪庶可致耳總
 之有治人無治法凡事類然也況於兵哉心於
 兵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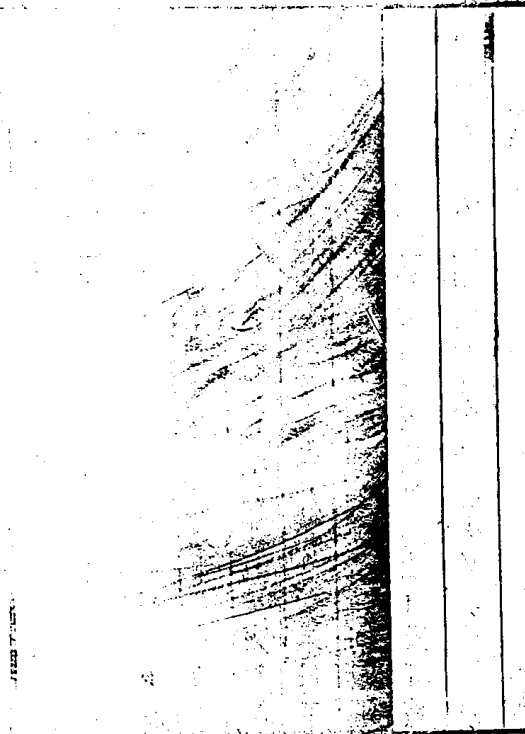
聖賢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七



問黃淮自古分流今則合流借之以濟運也夫濟運者黃害運者亦黃故講漕運者皆以治河爲首務修堤堰備險工又廣設月堤引河之法豈猶有未盡歟然水渾泥淤久而河底日高下流壅塞水發則潰漫又何術以治之歟說者曰治黃又與治淮相表裏使淮水常蓄而力厚其勢足以敵黃而不使之南灌又能助黃洗刷沙泥使其底日深其流益迅海口通而河患免其信然歟今治淮之法修高家堰周家橋之堤以防南洩抑或別有宜治者歟至於黃淮合流北則

蓬萊湖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六

有新開中河南則有受高寶二湖之衝若清水渾一帶此又每歲運道所必經而修防不可一日緩者蓋清水渾不固則關繫近河以南之州縣中河不固則關繫近河以北之州縣其利害可得詳歟

皇上御極以來日以國計民生爲念治河方畧績邁神禹久已享安瀾之慶矣諸生或別有指畫以仰答清晏之休其盡言無隱

漕運之通必藉黃淮二水黃淮古二瀆不合流合流自漢徙頓丘隋引汴河始後代藉以濟漕

故合而治之欲治河先治淮欲治河以除其害當先治淮以收其用此國家大計也但今之議治河者與古不同古之議治河者皆曰水性分則勢弱合則力强弱則平流無潰溢之患強則湍悍有橫決之虞故賈讓三策首議疏次議濬今之議者則曰河性濁沙多若流緩則沙停易淤駛急則沙刷而河流入地矣故不用疏之而用束之束水刷沙其議起於明河臣潘季馴自萬曆初以訖於今凡一百五十餘年行之頗効其得力全在築歸仁堤以捍黃水使不得南射

蓬萊湖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九

泗州又能遏睢水湖水併入黃河使急流而不壅復築高家堰周家橋翟家壩以束淮使全淮之力俱出清口以逼河而歸海流迅沙刷海口無淤所以效也自盱泗間私開河渠入道淮水半洩於高寶諸湖河水亦從而注之一湖不能受二水是以大決於清水之潭而清口之淮無力刷河河不能自循故道乃由天妃開竅入運河此安東所以決淮泗所以被淹也今者欲平河患姑且循季馴之舊壩仍其壩堤仍其堤乎雖然束水刷沙之法能使淤緩耳不能使終不

於季馴之言曰。河未易以人力導。惟繕固堤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治河。導河卽以濬海口。而河患息矣。然而今日河身之沙積久而多。而河底日高。河益高。則亦益增堤以捍之。徐淮一帶堤高於城堞。而河高與城等。一處潰壞。近河數十州縣之民皆魚鱉矣。古法但許深湖。不許高堤。毋亦鑒及此歟。嘗考明弘治中。河決金龍。潰張秋堤。都御史劉大夏往視。見河流湍悍甚。曰。下流未易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

蓬萊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五

溶買舊舊河四十餘里。又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以殺水勢。又濬四府管淤河。灑爲二。一由宿遷。一由毫溝。會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竭力塞其決口。而河漕之道乃通。今日河患雖不至。是然就淮之上流言之。爲阜陵洪澤諸湖。湖心已淤高矣。就淮之下流言之。爲白馬諸湖。五湖之間。皆漕堤要害。登堤而望。下河六七州縣。皆如釜底有心者。不能無私憂過慮焉。生愚竊謂宜乘其未潰。而先於閒曠之地。開深渠數道。通海引河注之。則河由地中行。而現今河身之與

城等高者。必涸。然後相地之宜。而或疏或濬。以爲永久之計。此百世之利也。議者必謂工大費。煩駭人聞見。然數百萬漕糧。億萬戶生靈。俱於是乎繫屬。此何如事也。非破因循之論。而建不世之策。何以集事也哉。

蓬萊閣集

卷五

對策

庚子江南

五

問人君奉天出治以天之心爲心故命討出於至
公人臣委贊事君以君之心爲心故威福不敢
自作蓋尊卑別而分定上下交而志同君臣相
與之際萬化之原也自古有體乾立極之君必
有亮工熙載之臣非公忠永矢盡去其作奸作
惡之私曷克臻此歟唐虞君臣都俞吁咈稱極
盛矣然舜戒禹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舜之
於禹猶動色相戒若此後之人臣宜何如凜凜
歟我

皇上以聖德履天位用人行政廓然太公推心置腹

廷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五

以待臣下天地父母之恩無以加矣茲復

御製朋黨論刊刻徧頒以儆有位羣臣入奏復申

天語誥誡再三爲臣子者問心有一毫之私能不愧

悔猛省自訟自責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謂之悖德悖禮違

公義而昵私交其悖不更甚乎周易泰之九二

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於中行斯言

洵萬世人臣之法也象傳獨以光大釋包荒而

朋亡之義已該蓋人心惟無私曲而後能光大

其卽朋亡之謂歟古大臣之立朝也好賢若渴

而非黨同疾惡如仇而非伐異其人雖素所愛
慕也一言偶愆未嘗附會其短其人卽素所賤
惡也一行可取亦必節錄其長蓋忠愛篤棊之
誠固結於中止知有國有君而不知有身有家
又何有於黨援之私乎苟不如是無論夤緣拔
附者爲淫朋之小人卽孤踪落落亦不得爲渙
羣之君子然則公私邪正之別不在事爲之迹
而在夙夜隱微之地歟今

聖天子建極於上蕩平正直無偏無陂薄海內外罔

不遵道遵路會極歸極大小臣工寧甘白外於

廷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五

光天化日之下乎誠使清夜之捫心不愧大廷

之敷奏以肺肝爲獻替不以文貌爲對揚賡歌

喜起一德相孚泰交之盛何難媲美於中天乎

諸生忠蓋之懷矢之久矣其昌言之毋隱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君臣之交

猶地天之泰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故春夏秋冬

雨露霜雪無非教也地道卑而上行故風霆沍

形庶物露生無成而代有終也坤卦專言臣道

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失朋乃終有慶解

之者曰陰之爲物必離其黨而後獲慶此與泰

九二之包荒朋云。渙六四之渙羣元吉。言異意同。象以光大釋包荒。而於渙六四亦云。可見聖人之於臣道。總以去偏私而矢公忠爲教。

執事以爲萬世人臣之準信矣。洪範有言。臣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有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此卽執事威福不敢自作之旨歟。君臣相與之盛。莫如唐虞。有都兪。亦有吁咈。二十二人師濟一堂。交相推讓。而非黨同。交相箴規。而非伐異。蓋純臣之心。止知有國。止知有君。心事一出於公忠。一如地道之承天時行。其德含弘而光大也。然當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五

其時聖君之命其臣者。曰予違汝弼。賢臣之進其君者。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臣之自相勉者。曰同寅協恭和衷。此又見臣子事君之道。在以肺肝爲獻。替不以文貌爲對揚云爾。我

皇上用人立政。廓然大公。推心置腹。以待臣下。誠與昊天高明下濟之道。合撰同符矣。而在廷諸臣。無不公爾忘私。盡去植黨樹私之習。用以輔翊大猷。光昌盛治。豈非君明臣良。千載一時哉。而

睿慮治益求治。猶復
御製朋黨論刊頒。以儆有位羣臣。八奏。又

天語叮嚀申飭再三。是卽虛帝以汝無面從。退有後

言戒臯益意也。上以臯益待臣。臣愈當以臯益自待。惟有精白乃心。率作其職。一以臯益之事。君者事君。夫臯益之於君也。頌揚其德。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箴規其君。則曰無慢遊是好。伊尹亦臯益儔也。進戒其君。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以聖神文武之君。豈有傲慢好遊之失。以智勇天錫之主。豈有嘉言逆耳之嫌。而北面對揚。動色相戒。如此。蓋君臣一德。有作必應。君以弼直爲命。臣以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五

弼直靖獻。道當如此。臣衷亦不敢不如此。抑又聞之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又曰。和而不同。黨卽同羣。卽和。兩言互相發也。聖人之和五味五聲也。水火醯醢鹽梅以齊其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而後食之。可以平其心。五聲六律七音八歌九風。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而聽之亦以平其心。故曰。亦有和羹。旣戒且平。又曰。德音不瑕。在廷諸臣。必以此事君而後與。唐虞都兪。吁咈之盛。後先一轍。不必以黨同爲戒。而公忠莫是過。

焉用以仰副

聖天子諄諄誥誡至意允稱地天交泰矣乎詩云靖

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敢為諸

君子頌爾雅云藹藹翼翼盡臣力也敢為

清時頌

廷錄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壬

問古者都鄙授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下地三

百畝當上地百畝而孟子列農夫為五等上農

所食之人倍於下農一畝常兼二畝之人然則

肥磽固因乎地而勤怠實存乎人勞民勸相非

農政之要務歟我

皇上念切民依周知稼穡欲令八旗閑散丁壯習於

農事將以近邊開田及郊輔官地畫井分疆人

授百畝俾盡力於耕耘設專官以司勸課雖曰

存古制於萬一實則垂曠典於千秋也孟春

親祀祈穀仲春又

廷錄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壬

躬耕藉田以儆邦之三推兆青疇之萬寶旋

諭督撫以下官加意課農州邑歲舉老農無過者一

人給予八品頂帶以示鼓勵所以為民衣食計

者至矣盡矣顧

盛世休養生息戶口日繁地畝之數不加於前生

齒之數倍增於舊非人盡上農不足以給俯仰

也漢書食貨志稱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叻歲

代其處視通畝之收穫畝餘一斛已上多者倍

之可見善力田者不在乎種植之廣農書所載

伊尹教民區田之法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

今可做而行之歟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司稼辨種稷之種月令云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宋太宗時言者謂土風雖各有宜而雜植以備旱澇亦古之制也夫秔稻之收穫倍於黍稷北方亦多近水之地或可疏濬溝渠引流種稻以盡地利乎江楚高原之地灌溉不及者亦可兼植宜燥之種乎今蚩蚩者氓或以膏腴沃壤種植不可食之物以逐十一之利而酒醪餽餉之耗穀者又復不少是

藝錄綱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天

皇上重本抑末而小民反耗末於本也任之則流弊無窮禁之則驟更滋擾司牧者潛驅而默率之當必有道歟諸生有志足民盍抒所見以對書有之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生莫急乎謀食故養政莫大乎課農自耒耜之教始于炎帝井野之畫墾自軒轅堯舜繼之若天授時禹敷土則壤稷播種粒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蓋土田者聖王所以順天育物理財聚人之本也我皇上念切民依周知稼穡躬耕精田以虔祀事

詔舉力田以勸農功所以爲民衣食計者至矣蓋矣

執事居翼爲之任勤問察之心以農政下詢多士竊謂農之有政也蓋以地力有肥磽人功有勤惰而已其政莫詳于周官大司徒之屬遂人掌辨其野之土地肥美可歲耕種者爲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爲一易中地地瘠鹵休二歲乃可耕者爲再易下地頒田之制以百畝爲率而中地二下地三各當上地一司稼爲之辨種種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皆所以審地力之肥磽也而又有載師以物地事自國中場圃以及甸稍縣畷畢墾之爲田而天下無不耕之土閭師以掌其數以任其力自園圃虞衡以及工商閭民畢有事于田而天下無不耕之人而巡其稼穡者遂師也簡其稼器而修其稼政者遂大夫也縣宰趨其稼事而掌其賞罰若此者豈非以勤惰之入力不齊而多爲之官各責以職俾斯民咸致其勤于田歟哉李悝之言曰地方百里提封六萬井山澤邑居三去其一外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損輒爲粟百八

藝錄綱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天

十萬石况天下之大乎可見人力不勤則地力不出而勸課之職重且大也漢武時趙過爲搜粟都尉能爲代田一畝三畦歲代其處計其收穫畝餘一斛以上此因周禮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而更迭互用使下田而爲上田之穫可爲積事之至神矣故稱用力少而得穀多伊尹區田之法生未之學也意者後世本一畝三畦遺意加詳其制而尊其名于伊尹乎西北宜黍稷東南宜秬稻由來已久然北方亦有近水之鄉南方亦有高阜之處使之互植所宜亦盡地力之一端也而疏濬溝渠在北方尤爲上策按考工記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水以溝蕩水以澮瀉水涉揚其芟使作田又曰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皆不專爲東南言也竊謂水利之政農官尤當盡心焉耳矣至于膏腴沃壤種植不可少之物以逐什一之利及酒醪餽餌之耗穀者唐宋盛時嘗禁之亦不久而罷蓋明明求財利者小人之行也不復知本計之爲重矣若欲設誠以禁之非要之以久而行之以漸不能抑又聞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三

皇上將以開田官地畫井分疆給授八旗閒散丁壯

人各百畝既可開旗民衣食之源又可省

國家養兵之費可謂養兵之盡善盡美者但八旗

丁壯向非習于農事者也一旦授之南畝不得

不有傭募不得不備牛種二者非錢不行貧人

不得不假貸其間富者贏貧者誦保母受之公

而授之私者乎則口分世業之制似當留意于

勸始之時者也嘗考趙過之于三輔使巧工從

事爲民作田器又使從里父老善田者學受田

器及耕種養苗狀故太常令光善教人庸挽犁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三

率而過奏以爲丞今將設專官以司勸課如前

所云者似又當在勸課之先者也敢以爲

執事獻

問禹貢所載總銓秬粟米之賦皆出自甸服無飛輓之勞也漢高時漕運山東之粟給中都官武宣以後天下盡輸粟於京師歷代因之其得失可備言歟我

國家成賦中邦歲漕四百萬石貯京通十一倉爲八旗養兵之用而白糧則隨漕輸運法至善也其間兌分正改米別正耗以及經費解支之欸載在漕運議單者甚詳我

皇上加意倉儲以是書未經刊刻

命廷臣斟酌校定期於盡善觀光之士豈無碩畫可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三

備參考歟夫運軍輸輓有行糧月糧

國家之恤軍至矣又益之以貼費如江西則有副米江南則五米十銀浙省之截貼尤重而運軍常苦匱乏豈職司管轄者不免扣尅科派之弊歟水次之折乾沿途之私賣

功令甚嚴而積年之起欠纍纍也至造船式樣或尖其底或濶其旁持議者未能畫一也欲使漕政有利無弊何道而可或者舊制之外更有變通之良法歟漢宣帝時耿壽昌請糴三輔弘農諸郡穀以供京師省關東漕卒過半論者謂京

輔豐穰之歲此議可行其信然歟唐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宋於正楚泗三州設轉船之倉與唐制相近今或可畧倣其意於南北之交建倉遞運以省長運之繁費歟元史食貨志盛稱海運之善明丘濬請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其講求製船募夫諸法歷歷如繪萬曆中王宗沐建議謂燕都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奈何置海漕而專力於河其說然歟否歟夫法久每憂其滋弊更張又慮其難行諸生其考古酌今悉心言之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三

漕法在今日當循其舊不必圖其新雖有

明問不敢遷就其詞以對請先陳其更法之不可者而舊法之宜遵可知矣耿壽昌請糴三輔弘農之粟以省山東之漕是可于豐穰偶一行之耳然于今時亦小異漢都長安三輔弘農諸郡所稱沃野千里也故因其豐穰可賤糴以餘一歲之需今者燕京近郡能歲贏四百餘萬石粟乎不能也然則不可者也唐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其議起于裴耀卿而成于劉晏江船之所以不入汴者以舊由揚州至

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也。晏之船法行而斗米減費錢九十。汴船所以不入河者，爲夏秋水汛運船避之。故貯粟河口倉，俟水平轉運，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河船所以不入渭者，爲避三門底柱之險，故用陸運十八里。浮渭至京，凡此者皆以都長安故也。若行其法于燕京，不可矣。宋設轉般倉于正揚泗三州，而今江浙淮楚路各就近輪漕于倉，出汴梁丁夫運至京師，此以汴京去正揚泗各近耳。今設轉般當在何所乎？米之爲物量兌一次則石耗二升，一轉般而出入必兩量兌，是每石先耗四升矣。且轉般必資挑運挑運之費，當不亞于量耗。轉般又必仍用運船，船將出之官乎抑出之民乎？民船是增一雇船費也，官船又多一造船費也，其不可尤易知也。海運之法起于元時，恃有朱清張瑄熟于海道，故行之而效然。漂失亦歲報矣。至大時用韓仲暉言，開會通河引汶絕濟，上屬衛河，下屬徐泗，建胙蓄洩以通東南漕道，豈非以海運不可恃哉？明遷都後海河並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直沽者今之天津衛也，自河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五

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舟運至京。海運既有漂損之患，陸運又有發遞之艱，于是有濟寧州倅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里，淤者參之一，濬而通之，非惟山東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于是大發丁夫二旬，費租百有餘萬，而訖工。又疏衛河達海豐，古河南北長運之法以定，四百年來安之矣。況聖祖仁皇帝六十年宵旰憂勤，闕河者六，開新河以利漕艘，卽大河稍有衝溢而不爲漕患，此萬世之利也。何用舍萬全之道而試不測之險哉？況今尤有所甚不可者，海中依山負島之地，嘗假名閩廣之人而買米于蘓杭，蘓杭米價爲之騰貴，并有深杞憂者。今行海運是不煩來買而資之就糶也。運弁運丁交手爲市，沿途盜賣之弊必倍蓰於內地。米數短則托名洋風以爲之說，其弊愈不可稽。故曰尤有所甚不可也。然則奈何？曰循其舊而已矣。運軍有行糧，月糧又有貼費，而常苦匱乏者，職司扣剋之弊多也。水次折乾沿途私賣押運官弁之不謹也，起欠繫繫其弊卽由于前所云，而或者京通兩倉，陋規有未盡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五

革者乎擇其人嚴其法而漕務肅清矣何必鯁
鯁然更制是亟哉

延祿綱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美

問太公立九府圖法錢圖函方輕重以銖此錢法
所自始也秦漢以來若三銖五銖八銖半兩榆
莢苻葉赤仄鵝眼經纒其名不一孰得孰失可
指陳歟周景王廢輕作重一時民蒙其利後代
有當三當十當百當千之制皆行之不久而罷
其弊安在歟我

國家設寶源寶泉二局不惜銅不愛工肉好適均
輪郭周正前代所希有也我

皇上軫念民生日用之需惟恐錢價稍貴不便於民
屢

延祿綱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美

詔廷臣酌議流通平價之法又疊沛

恩綸內則八旗兵餉多發制錢外則滇蜀二省皆開
鼓鑄所以爲閭閻利用計者至矣然二局所鑄
新陳相因而錢不加多者其故何歟奸民銷錢
之弊宋胡致堂常論之矣夫盜銷與盜鑄二者
相倚伏錢價浮於銅則盜鑄之奸起銅價浮於
錢則盜銷之弊滋今之所慮不在盜鑄而在盜
銷將何以遏絕之歟唐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
贍在於銅貴銅貴由於採用者衆此言似爲通
論今外洋銅觔惟歸錢局非民間所得買而銅

器之日造於市廛者不知凡幾此奸民銷錢射利所自來也若輩藏踪匿跡官吏猝難捕獲苟器不用銅將銷者不令而自止歟考之於史禁銅之令唐宋盛世皆有之今欲倣其制恐民間生齒日繁用器者多有司奉行不善得毋滋擾歟况小民日用有必不可少之物豈能盡禁歟或已成者聽其不毀而市肆之鎔造有當分別飭禁者歟夫用銅者少則銅價賤

國家於額設銅劬之外更收銅以資鼓鑄二局之爐座漸可議增錢愈多而價自愈平庶可仰慰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五
皇上愛養黎元之至意乎諸生留心世務必有說以處此

錢者權也質居五金之一而王者馭富馭貴之權托焉所以御百貨而利民用也然鑄錢之權在君而錢之貴與賤則君不能強之於民民又不能知而聽於天何謂天也曰錢各有一時之直也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以行秦漢以來若三銖五銖八銖半兩榆莢荇葉赤仄鵝眼緹纒其名不一要其輕重推移如循環然銅少則貴貴則錢輕輕錢為利國計也然盜鑄者如雲

而起則錢日濫且惡久之而不行錢不行而銅多且賤矣於是國作重錢久之銅貴價浮於錢盜銷者又出則錢反足以損國而錢亦不繼其時議者必曰輕錢而禁銅蓋作輕作重人事也一若有天為之推移焉然則輕重何準在準其平而已錢以權百物而別有權錢者古與今不同古之權錢以粟布錢之貴賤準粟布之多寡而他物之贏縮隨之錢為母而物為子也今之權錢以白金錢之貴賤以白金之直為直白金為母而錢為子也古以錢為母故總以五銖為

得其中歷代論之詳矣今以白金為母寧必秦漢云何唐宋云何哉千錢之銅直務與白金一兩畧相當而稍贏以為爐炭丁作之費則盜鑄與盜銷者兩無所利而不為官民兩稱便矣今朝廷之意原以千錢當白金一兩也而民間之易錢者常不能如其數所以上厯宸衷惟恐錢價稍貴不便於民雖然今日之錢有不得不得不貴者百錢之重十有四兩積百十四錢而為一斤計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五

國家買銅之費，運銅水脚之費，鑄錢工作之費，斤銅先不止於白金錢有一分四釐矣。民間易兌安得不稍昂乎？今民間易兌約用白金一錢四分，而後可得百有十四錢。蓋不如是不耐其直也。然則猶有盜銷者，何也？曰：斤銅易白金一錢四分者，官直也。民間日用銅器，價尚浮於官，故市肆之鎔造器也，尚有贏息。市中之鎔造者，日多則寶泉寶源二局所鑄之錢日益，而錢卒以不繼，曷足怪也。然則持平之道奈何？曰：銅貴則錢輕，古制也。亦天道也。以今日之銅價，持以千錢一兩之平，不有自然之數乎？錢輕矣，則銅似可不禁。曰：輕錢者，一時權宜之術也。輕錢而不禁銅，是教民盜鑄而輕犯法也。錢之爲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民間一日不得則飢且寒，其權不可使一日不在上。賈誼、陸贄、漢唐之醇儒，誼言收銅於上，而七福可致。贄言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其言皆非漫然者。唐劉秩亦言銅爲兵不如鉄爲器，不如漆禁之無害。是故唐文宗詔天下除鑑盤環鈕外，民家器皿，槩勿用銅。朱子通鑑綱目亦不以爲非。今請

姑置民家日用之器於不問，而先收市肆成器，盡入兩局。然後嚴禁將來之鎔造者，庶於先賢之意合，而銅價賤錢亦可以不貴也夫。

問欽恤者聖人之心明允者刑官之職三代以前

尚已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漢蕭何定爲

九章叔孫通又增爲十八章自時厥後歷代遞

有損益其篇目之詳畧條例之得失可歷言歟

周禮月吉縣法於象魏士師掌五禁以木鐸徇

於朝書而縣於門閭凡以昭示愚民使不誤入

於罪也然晉鑄刑鼎孔子責其失度鄭鑄刑書

叔向以爲起爭其故何也夫立法以昭信莫善

於簡簡則無舛違出入之患民易知而可守先

儒言之詳矣乃趙冬曦又云科條省則民難明

其義安在耶律所不盡而用例書所謂上下此

罪是也宋淳熙中言者謂例之有無多出吏手

往往隱匿以沮壞良法甚者賄賂行乃爲具例

然則以例輔律必斟酌盡善歸於畫一斯無舞

文弄法之弊歟我

聖祖仁皇帝命廷臣分編彙纂擇例之可行者以類附

於正律之後務期平恕協中爲萬世不易之章

程我

皇上御極之初卽

勅諭詳加考訂刻期成書每進一篇必

延錄綱要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聖

親賜裁定單詞隻字辨晰毫釐無不酌例準情應經

合義非儒生所得窺見萬一也漢陳寵以五刑

之屬合之禮經三千之數謂禮之所去刑之所

取出乎禮斯入乎刑纂修者能體斯言斯不負

聖主明刑弼教之盛心歟抑載律例者書也用律例

者人也惟敬五刑以成三德非法司之責而誰

責歟諸生其悉陳之以贊刑措之治焉

宋蘓洵氏嘗言古之法簡今之法繁古法如方

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之醫者今法

如醫屢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

以求合天下之足其論精矣竊以爲五刑之屬

三千古法非簡于今也其簡在有律而無例今

律六百餘條非煩于古也而例之多至於不可

稽故曰煩然則煩不如簡乎曰非也當今之時

修今之律不煩不可古者吏良而民淳制法舉

其畧而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自有吏

在故民之視法也如雷霆然可畏而不可測古

之道也刑鼎鑄而失度譏刑書鑄而起爭誠爲

其寢失古意而以輕重明民也否則書與鼎何

異於象魏之縣而左氏云爾哉後世不然吏姦

延錄綱要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聖

矣。不如古之良民。輸矣。不如古之淳上之制法。不但馭犯法之民。尤欲馭用法之吏。故科條不得不備。條一而前後左右上下偏側少變。而法之輕重亦隨之法。如日月。然犯法如形在景中。影欲遁而不能用法。如測景於光。欲遷就而不可。斯法之至也。故趙冬曦科條省則民難明。其言直可與孔子叔向所言互相發。李悝法經六篇曰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蕭何益以事律擅典廐戶三篇而為九章。叔孫通增益其不及一分為二。乃得十八章。魏律六十卷。梁律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器

減其卷三之二。周律又減于梁四之一。今律十二卷。因于明明因宋。宋因唐。唐因隋。雖微有增損。而梗槩不變。非第情法兩盡。而亦取其煩簡適中耳。然自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律之外。尚有輔律者。唐宋有令。有格。有式。今日例。例以輔律也。亦足以擾律。其所以能擾律者何也。曰律簡而例煩也。凡律無明文。或罪同而情異者。法官詞請。旨定奪。因成一例。積久而例益多。則一條之中。或得數例焉。是皆以輔律云爾。然而律例未合。為成

書律頒于天下。而例止藏之。有司有司之陞遷。如傳舍於例。不能熟悉也。熟悉者吏胥耳。斷獄不重律而重例。於是乎官不能不問之吏。胥吏胥不能不問諸金錢所欲活者。傅生議所欲陷者。子死比。宋淳熙中言者謂例之有無。多出吏手。往往隱匿以沮壞良法。正謂此歟。是故今之修律。無務為簡也。道在合律例而為一書。例之不合于律者。去之。其足以輔律者。附于律後。而疏其所以然。若曰例之所以與律不同者。左右前後上下偏側之間。稍異而法隨之耳。於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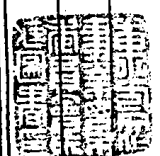
延緣閣集

卷五 對策

甲辰會試 器

不同之中。有同者存焉。例皆足以輔律。而一不足以擾律。雖煩而更勝乎古之簡。足以仰成聖天子明刑弼教之盛心矣。然而載律例者。書用律例者。人非但京朝槐棘之任。作帝股肱所係。綦重。內而一巡道。外而十四按察。所謂陳時臬事者。恪共厥職。可不體欽恤之意歟。

卷五終



宋史詳節序



十七史之有詳節也。世傳呂東萊先生著。而年譜與傳不載其事。愚竊惑焉。夫史之有詳節。舊矣。史記自漢以上。尚書國語戰國策之詳節也。漢書孝武以前。史記之詳節也。南北史。晉魏諸書之詳節也。唐書新舊五有詳節。裴氏註三國。善於詳歐陽。撰五代。善於節。是十七書者。皆與諸經傳之文相儷。固已垂日星。而沛江河矣。千百載下。欲以一人之心手。悉從而損

延緣閣集

卷六

一

益之。吾知其難也。宋史一書。卷帙繁重。觀者有望洋之歎。明崑山歸熙甫有志刪修。今惟論贊一卷。載於別集。臨川湯若士祥符王損仲各有刪定之本。亦未版行於世。若柯氏新編之陳俗。王氏史質之鹵莽。識者無取焉。吾觀宋一代之史。所由與諸史異者。其故有四。宋沿禪代故事。將相大吏。仍五代舊臣。碌碌因人。曾無表見。徒以名位。既顯。掩抑為難。一也。一朝實錄甫成。旋修國史。歲月尚倘。聞見逾詳。前者樂為鋪張。後者難於刪削。二也。仁廟以後。門戶覆分。分入主而出。奴各黨同。而伐異。披根引蔓。實繁有徒。三也。國

是紛更。官制蕪雜。爭一事。則連篇累牘。往復不休。書一官。則勳階借職。非數十言不備。積是以往。綱緒絲繁。四也。元初置局。勉期告成。裒集舊文。未暇裁擇。後人苦其繁而不遺。讀或以不讀而輒議其書。亦過矣。熙甫有言。人患宋史多。我正患其少。虞山錢受之。稱為通人之言。然則徵舉典故。網羅放失。又豈易乎哉。受之亟稱李燾長編未錄全書為憾。而宋史論則譏燾掇拾野史。非春秋傳信傳疑之法。史之難言如此。予固陋。渺聞。每繙宋史。艱於記誦。節錄其文。為一百廿卷。一代治忽之幾微。賢奸之形狀。亦犁然具在。間取東都事畧及南渡後諸家集錄。稍有增訂。置諸家塾。以備肄業。因竊附前人詳節之名。非敢與十七史抗行也。

延緣閣集

卷六

二

增訂八大家文鈔序

有明弘正間北地李獻吉倡為先秦兩漢之文薄唐以下不足為信陽何仲默出而和之學者靡然從風沿及嘉隆歸安茅順甫始斥其偽以文章之道本乎六藝不宜剽竊摹擬遂謂古文在是乃評點唐宋之文欲矯其弊此八家文鈔所由起也同時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力以古文自任順甫與相叩擊既而崑山歸熙甫昌明古學潛心八家之文雖服膺李何如太倉王元美晚亦降心焉於是李何之論稍紬而文鈔益盛行於天下嗣是二百年家絃戶誦然而深

楚辭集

卷六

三

明八家之文者或鮮矣今之讀八家者拘泥格套指摘字句孰為眼目孰為柱子孰為起伏照應操觚家不暇推明大意先有一死法膠於心目之間且意而逆之曰某學史漢某學莊騷又比而同之曰某文似韓某文似歐夫八君子之學原本經術貫串百家見於所自述者各有其血脈各有其神髓若夫陶鑄於性情根觸於事變而移換於工力譬之山立川駛跬步改觀雲蒸霞起瞬息殊態雖一人之心與手不及相謀而况他人乎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學八家者求其所以為文之意可矣不得其所以為文

而規規焉字句投落步趨於尺寸是與向之為秦漢者異候而同病也廣秦漢者離鑊面目塗澤皮毛索其生理塊然也是土偶之衣冠爾已廣唐宋者以叫囂為雄奇以腐爛為醇正美曠而學步等其指趣泓如也是優人之啼笑爾已熙甫之為文也自謂肩隨歐曾抗行臨川今取其全集讀之求其規摩一語不可得其斯為善學八家者歟文鈔行世既久舊板滯漫累經摹印訛謬百出余自己卯迄今舉業之暇取諸家全集重加警校間有管見輒疏篇末而推原文鈔所由起與夫善讀八家者如此

楚辭集

卷六

四

原缺第五至九葉

洛閩源流錄序

吾邑張菰川先生有雜閩源流一書論列有明一代諸儒益仿黃巖謝氏續伊雒淵源錄而作也其於江門姚江兩家則義例稍變菰川于此有苦心焉伊雒之錄輯自考亭周程張邵五先生外列張御史至邢尙書四十一人謝氏續之豫章延平文公外旁及南軒東萊爲五先生而蔡文節以下十六人附焉馮少墟元儒攷畧例亦本此是錄正宗十六人原錄中之濂溪二程子也羽翼四十七人康節橫渠也諸儒三百餘人猶張畧以下也但周程之時道學初明未有

葉緣閣集

卷六

十

三

一語又傳之失真爲禪學所藉曰其徒從而甚焉沿流失源狂瀾莫砥後人推求原本用相詬病君子之立言垂訓可不慎歟菰川爲之泝其淵源載其行事緒論使功過兩不相掩用意實公且恕江門以下稱羽翼者四人於姚江則不羽翼其師而羽翼其弟子不欲儕陽明于諸儒也若曰論學術毫釐千里在學者自擇之論人品直與正宗諸君子頡頏可也此又菰川之微意也所收至四百二十餘人或嘗其失之濫雖然菰川明之遺老也鼎革後絕意應舉息影蓬廬故宮禾黍之悲老成典型之思時往來于心不能

葉緣閣集

卷六

十一

四

廣事類賦序

事類賦一百篇宋秘閣校理丹陽吳淑所著也時太宗崇尙文藝嘗輯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淑皆與焉以優博見賞既進是賦又奉詔爲分注三十卷遂傳於世歷五百餘年予六世祖都事公當有明嘉靖承平之日重錄以行版藏學宮又二百年而家君子收之散佚之後重加校閱間有未備者命希閔增廣凡四十卷夫類書之作摭拾四部或繁而蕪或簡而陋是書差爲粹要又以事隸賦用便記誦於初學尤宜今

蘇綬閣集

卷六

主

天子重鴻博之選士樂以詞賦自見是書或亦鼓吹之少助也然淑自進賦後再遷職方嘗請命諸路轉運使圖上州郡地形險要蓋留心經世之務而我都事起布衣以風義聞海內非止以博洽爲名高者也予既承嚴命增輯又推明前人志趣以自廣焉借予參訂者同學鄒子泰和邵子振飛校錄者及門尤子邦英也

重刻十三經註疏序

十三經注疏舊有國學本歲久浸漶明季常熟毛子鳳苞刻之於吳亦多謬悞茲復重加校刊尊聖經砥末學甚盛心也毛子之刻注疏也錢謙益爲之序謂近世學者離經而講道其賢者高自標置務求勝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恣肆則亦宋之諸儒掃除章句者之過意以搖撼晦庵其說過矣嘗平心而論之六經之有注疏也是名物象數之學也說者以爲得聖人之膚末而宋儒之爲傳注也是窮理之學也得聖人之心精然晦菴之作傳注也亦嘗沉潛於句讀反

蘇綬閣集

卷六

主

覆乎訓詁有未安者從而正之是注疏爲六經之功臣而晦菴爲漢儒之諍友後之學者目未識毛傳鄭箋爲何物而敢輒取申公詩說子貢詩傳誣謾不根之書耳未聞何休范甯杜預爲何人而輒效季本郝敬逞臆以作說是乃晦菴之罪人不止蔑棄注疏而已晦菴以注疏爲先驅而後之茂注疏者乃借晦菴爲赤幟誣矣哉毛詩之有箋疏也歐陽子嘗非之矣春秋之有三傳也啖助趙匡嘗正之矣數君子皆精于注疏者也注疏之爲書也考音釋正詁訓一物也而必詳其度數一事也而必覈其始終以爲聖人

當日之所傳如是而已其理則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是注疏固未嘗禁人之推求而宋儒之作傳注者亦未嘗皮置漢儒之書而自我作古也作字之起于結繩也造車之始于轉蓬也君子恒存而不廢焉夫亦謂先河後海學者今日而欲求聖人之道傳注外舍是書奚先哉竊喜茲刻之有功于名教而序其端若此

賦雋序

詩有六義賦其一也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經以篇章聲節之異而緯則體於經而命意不同其後詩變為騷騷變為賦賦之名立則又具有比興之義亦兼風雅頌之體感物造端致深遠而宏濶矣楊雄氏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頗自悔其初步然而自漢以來行而愈盛蕭統姚鉉諸家甄別衆體必以升首蓋文雖綺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也我

朝文運日升作者林立

御願歷代賦彙一書海涵地負日爛月華煌煌乎極盛然卷帙浩汗學者鮮能購讀璞隱先生年踰大耋輯賦雋一百六十餘首分為四部三集其於古今之源流格法之離合持擇精簡津逮後學有能從是以窺尋風雅頌之遺則者是先生志也

治平彙要序

漢劉向歆父子總羣書著七畧先輯畧於六藝唐人祖之而有類書最著莫如御覽玉燭而今皆不傳傳者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孔帖北堂兔園冊四五種其為用止於詞章記問而不足於經世若杜君卿鄭漁仲章俊卿馬貴與諸公採輯歷朝典故附以名臣碩士之論議條列其得失西山氏大學衍義博觀而約取之上至備帝王乙夜之觀其為類書也大矣近者朱■有治平畧蔡方炳氏廣之取便於制科者之射策格稍降矣而可以考古可以徵今較之藝文初

延緣閣集

卷六

六

學諸書猶當先之板久漶漫不能家有其書有者亦苦其繁重楊子潮觀撮其尤要者益以今時則例鑄成篇文從字順定為十四卷四十二門顏曰治平彙要不致與杜鄭西山諸儒相後先而朱蔡二君是賡是續意可知矣學者熟是書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措之恢如游刃以之決科以之經世存乎其人若夫淹雅君子欲博綜羣籍周知古今則三通大學衍義諸書具在沿流者溯源姑以此書為一葦之杭可耳潮觀九齡以書法名江左今雲貴制府長白鄂公藩江燕時集七郡知名十六十人校藝春風亭潮

觀垂髻與其席兩藝成復作十三經贊源流井然詞義古雅六十人皆慳伏今潮觀既冠矣尚困童子試中或以博學妨舉業為之惜余笑曰潮觀差長於終軍耳尚未與晁董齒子姑馮軾觀之

延緣閣集

卷六

七

春秋職官攷畧序

唐虞命官。義和而外。九官十二牧。其周官。周禮之權輿乎。雲鳥紀官。春秋傳。獨能言堯以前考職官者。莫之或先矣。吾友金陵程子啓生。取春秋列國官名。與周禮異同者。悉據註疏標出。使讀者開卷瞭如。其用不獨在讀左。而兼在周秦升降之故。異于周者。莫如晉楚。楚無論矣。晉姬姓國也。變若是棘哉。三晉分而秦并六國矣。跡而得。其所以然。見微知著。論世之資也。書凡三卷。曰數國共有之官。曰一國自有之官。曰晉軍政表。表晉表。其所以分也。旨深矣。啓生又撰左

庭綠閣集

卷六

六

傳人名辨異一卷。自一名兩稱。以至八稱者。綜列名之下。較蜀馮繼先氏春秋名號歸一圖尤夥。

余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倣左氏春秋。世本其紀列國卿大夫世系。各首其別子。所以合族別非族也。後世譜。蓋不明于九族疎之。而援他支貴顯者。以為觀美。甚者偽作字名。官閥加其遠祖。毋乃慎。太湖余氏。始自十四公。因兵燹。譜失缺。其不可知。而譜其可知者。正少。長別親疎。明婚姻。記邱壠。俾族人知所始。而謹所終。得譜義矣。又其所以輯譜者。綠母夫人。向受指于君舅。而臨笏以屬。其孤繩。蕃繩。美敬承之。傳云。尊祖敬宗。敬宗故睦。族繩。蕃兄弟有焉。余氏族體。是意以各親其親。孝也。共祖其祖。仁也。仁且孝。則族姓雖蕃。其悲愉夷戚。有秦越視者乎。相與熙皞于

庭綠閣集

卷六

五

聖朝一道同風之下。於虞進于古矣。

余明臺古文序

文章本乎六藝無古今一也義理之文本於易歌咏
之文本於詩紀事斷制本春秋經傳經濟論議本尚
書三禮而政事典章名物制度皆統焉學者沉潛六
藝溯源達流為制義為詩古文胥是物也

國家科舉之制詳矣當其扃闈三試凡理道之精深及
兵刑律曆一切經世之宜靡不提要鉤元用相叩擊
期以得天下之全材然習其業者往往揣摩近似以
苟一時之得而不暇于溯源達流蓋學殖之難言久
矣雍正壬子秋余分校浙闈浙故人文藪古今賢人

延緣閣集

卷六

三

偉士相望余披閱之次不敢以肆心嘗之尤不敢以
輕心掉之歷三旬薦士十有餘輩限于解額主司登
名于榜者七人既撤棘來謁人皆醇謹卓拔肖乎其
文而諸暨余生尤氣質醇古手其生平著述屬余論
定余閱之其古文湛深經術詩樂府深渾五七言亦
各自成家蓋生名家子幼稟庭訓具有本原壯登泰
岱歷燕趙與名人賢士大夫遊而於六藝尤沈浸醖
郁實大聲宏故其見諸文者如是雖然儒先有言德
行本也文藝末也

朝廷取人以言而用之以行今之貢于鄉而升于禮部

者皆異時民物之所托也古人坐而言者起而行生
能言矣其將勉自奮勵實致之君親家國間以贊
聖朝無疆之治俾讀其文者不徒目生為文章之士則
今日以文章得生者與有光焉爰書簡首以致愛望
之意

延緣閣集

卷六

三

記事珠序

經史子集外莫重類書然綜其流別不出二種杜佑氏之通典鄭樵氏通志馬端臨氏通考稽制度審典章列輿圖人物之大小盛衰以識歷代之治要此書之流也若初學記藝文事文類聚諸書上者風雲月露下逮草木蟲魚比物連類擷菁英供點染此詩之流也二者體既不同用亦各別杜子美詩云或看翡翠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學者泥其說或欲優彼絀此而不知翡翠鯨魚惟用之適耳詩理性情關雎居首而一篇之中於禽取鳩于草取荇于器用取鐘

延緣閣集

卷六

五

鼓琴瑟倫一置弗道將所謂哀與樂者無從抒寫何性情之可理乎毘陵張君贊虞有記事珠一書奮萃典故叶以韻語使讀者檢索易獲而誦易成其嘉惠來學之意甚盛吾邑鄭子震寰為刪其繁複疏其所自由名曰引釋其用力亦甚勤也刻成徵序于余余惟是書宜於聲律駢偶之用學者童而誦之登高而賦遇物而名可以不習而能矣豈非蘭若翡翠乎而碧海鯨魚有異用同功者

用藥心法序代

余舉業之暇喜讀岐黃書喜與岐黃家言言人人殊其學有据依不為夸言欺世者莫如外舅余元度先生先生之言曰治病之法在望聞問切切以探其內之情望聞問以盡其外之形情隱而形顯故望聞問較先于切今人喜言切脈而畧于對症者蔽也先生之學傳自異人鏡機子治病百無悞嘗語余病一而症之變凡幾症一而候之變凡幾識其症審其候而後可以用藥余既盡聞其症候諸變說退疏其言成帙竊謂可盡乎人之病矣盡乎吾藥之之法矣名曰用藥心法寫二帙一授兒嘉一授從弟

延緣閣集

卷六

五

伍冷岩詩序

唐人之叙柳州者曰聲音與政通而宋人叙聖俞則曰權愉之辭難工而愁苦之辭易好至謂詩必窮而後工一似詠詠與政事了不相涉者二者安取衷哉尼山嘆夫誦詩而不達政者蓋詩抒性靈而政通物理性與理本一不二而才有偏至不能相兼是故繪畫蠱魚刻摹草木善得其情狀及授以錢穀兵刑而神智營亂手足周張者域於所偏也冷岩伍君以名諸生校書內廷例授錫山主簿非其好也然視事以來邑之賢士大夫敬而親之同僚信之小民愛而

延緣閣集

卷六

五

胥史畏大藩長白鄂公論屬員之賢必以君稱首行薦之于朝蓋其見諸政事者固名實孚于上下已而其詩文衝口而出不煩繩削大雅不羣古君子之所不易兼者君獨兼之昔歐陽公長于文章而對客止談政事司馬公長于政事而語必文章蓋歐陽所長者非獨文章司馬所長者非獨政事也予不敢驟躋冷岩于二公然從士民之後沐君政事之施者既深而唱和之暇單詞片語沾溉荒陋為掇拾唐宋人緒論綴之簡端使讀者知詠詠與政事果非不相涉而才之兼者不必獨在古人也

大隱上人詩序

如來拈花微笑禪機也而有詩意焉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拈作答問遂成秘密句不待滄浪大乘小乘之論而後禪與詩水乳也江陰大隱顯公禪定之暇喜作詩歌自怡草一編其牛豹也信宿做齋句云雨為多情留客住花緣有意待人香時余適讀金剛梵夾有所解悟以為深得無住生心義趣即非付囑護念是名付囑護念讀竟弁數語歸之

延緣閣集

卷六

五

蕙窗草序

詩之事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苟合乎道皆有可傳無男女一也周南十一篇皆白寫其宮壺之情齊之雞鳴邶鄘衛之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泉水載馳其處夫婦父母兄弟間誠一而深至矣故見取于大聖人而列為經吾友庸軒陸君以母夫人蕙窗草見示讀其得父信詩曰遠書傳自鴻來處歸信重期菊綻時懷親也送夫遠行詩曰與室事親君勿慮燈窗課子我能專孝且慈也其悼姑悼翁懷妹諸作撫時觸事情深而文明吾尤愛其俚語示兒女十首事不

蕙緣閣集

卷六

五

出起居服食而恭儉慈惠之意油然而藹然能使之潛消放辟燕濫之習古人論詩曰詩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志也味夫人之詩所以操持其心而相夫子以穀士女者何如哉傳之奕世可以想見聖朝風教之隆女子聲詩厚于人倫者且可踵美周南也庸軒為人溫柔敦厚而文章亦以古人為師駉駉日進其得于母教者深矣夫

丹桂籍序

古人于意所欲言往往有所託以傳之易之繇辭春秋之事應皆託也丹桂籍一書教人謹言飭行以修其身其大指出于孔孟而寄託之意深矣孔子以寡尤悔為得祿之道孟子言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古以三物賓興今制用經義欲得謹言飭行之士以尊主庇民意豈異于古哉沿流者忘源父兄之訓其子象先生之教其生徒第曰文耳文耳嗚呼以文求文文惡得工工矣科名得失不必盡由工拙工而得矣合之國家取士之意然乎否乎孔孟之旨習焉不尊而志科名者以為有神焉實能陰陽相協于我而文昌亦遂烜赫顯耀于几筵間以應之夫鬼神之在天地間與其在人心者相應亦曰誠而已矣讀是書者或則悚然若有慕于其前或則恍然若有戒乎其後其悚然怵然者誠也既知此之為誠則知籍中數千言皆誠而無偽其指皆孔孟之指而亦國家科目取士之指也文昌特托于籍以傳之張君率金刻籍屬序序之如此

蕙緣閣集

卷六

五

彙刻江陰舊令祁君告示序代

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蒞，說者曰：蒞，舍也。召伯舍於甘棠，去後而人思之，故愛其樹而不忍傷於戲。至矣賢者之作吏也，潔廉其操守，明其法令，以整齊督率所部之吏民，吏民服從教化，不敢違如大車之羸衣，羔裘之司直是矣。然而過則已焉。至如召伯去而思思，而以餘愛愛其所舍之樹，非至誠感人，烏能至是。雍正丙午，余奉

命視學江左，常州之江陰實駐節地。邑令山右進士祁君會霖兩經冬，漕米色變，罷官。邑民詣上官懇留弗

延緣閣集

卷六

五

獲舟車之上下於江游者，哭聲相聞也。越已酉冬，君去官三年矣。江人士集君告示數十通付梓，呈余。余曰：祁侯厚若乎？曰：否。祁侯雪若冤，幾何？曰：某無冤，不待候雪也。然則若之為是也，何居則唏噓而前曰：侯非有私德於某也。江邑俗輕生，小忿而投繯，赴水者不可勝數。侯宛曲導之，俗以一變，又多鬪訟。雀角細故，桀黠者構會之，訟不得解。侯廉其尤甚者，懲以法。訟大簡，又多無賴子羣聚為樗蒲博塞之戲，小拂意則叫呼譁，啾拳勇角勝。民苦之，侯一切禁諭，帙中所載皆是也。某等恐侯去而舊俗間作，爰梓而傳之。庶

觸目而思思而不違公令，則侯雖去，猶侯在也。余作而歎曰：有是哉！侯之去三年矣，而傳者在，且誦者在，心又恐其久而失之，而付梓以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史稱威綸為太和令，作示民詩五十章，百年後猶有能誦其詩者。我朝陸稼書先生，令嘉定，靈壽一示出而見者或泣下。祁侯其幾之矣。誦甘棠之詩，庶得其所由然矣乎。會余移視粵東學政，將去江嘉，祁侯之善教，江民之能受教，兩有足多者，於是乎書。

延緣閣集

卷六

五

春風亭雅集序

長白毅庵鄂公以雍正元年癸卯八月膺

簡命旬宣江左踰年政修人和僚屬震肅以暇觀風八
郡州人文上自卿貳翰林部曹家居之賢下至孝廉
明經國子茂才及試童子科者皆奮筆摘詞以應公
命文數千卷鈴閣丹黃差其甲乙錄佳卷數百表異
之又擇其尤雅馴者六十二人檄下所屬以乙巳暮
春之朔會於姑蘇而公適以二月下旬被制府檄詣
省計事遂由江沂淮省視

詔旨賑災諸邑而鄉士如期來者則授館郡學之春風

延緣閣集

卷六

三

亭亭故巡撫中丞儀封張公遺愛地也與于湯兩賢
祠隣接去紫陽書院不數武堂院軒敞廡舍備具郡
伯致儼學博肅賓公先榜會題若干屬賓酬倡遲公
歸羣英分題酬倡都已成集公甲乙之如前越日置
酒亭中公與眾賓拈韻聯吟得詩古文若干首嘗考
蘭亭之會傳以右軍桃李之園傳以太白然而會止
數人多不過三十餘輩擇日修事刻燭分題所傳無
幾孰若茲會廣羅英賢觴咏勝地又天假之緣主人
以王事驅馳不即賓見遂得以二旬之暇各盡所長
發揮聖詠頌揚盛瑞於三吳勝迹曩哲遺文爬搜剔

扶·廣·績·表·章·傳·之·奕·世·豈·特·為·江·山·之·助·文·苑·之·光
爾已恭遇

聖天子崇道右文星曜呈瑞千載一時公之作藩南服
適叶其時斯亭雅集尤有光斯文之大者爰僭引其
端如此

延緣閣集

卷六

三

寒江送別圖序

余之獲交通州李草亭先生也蓋在乙巳三月維時
今大學士西林鄂公爲江藩集大江南北諸文士會
于春風亭讌飲浹旬詩文成帙草亭與酣落筆四座
惛伏而余兩人尤莫逆云前年復同應制府聘編纂
江南通志朝夕以筆墨相劇切情好彌深臘節假歸
今春先後至草亭示余寒江送別圖乃瀕行時金陵
諸君子所贈也麥昉王君繪圖系之詩者玉亭姚君
以下若干人而屬余作序古人之送行者其別或數
年近亦經歲離筵別緒不能輒已乃繪圖賦詩以見

建緣閣集

卷六

五

志今草亭暫返過臻往來之期不過匝月諸君子握
手殷勤豈遂有所不容已者蓋草亭古貌古心工詩
善繪與交者如飲醇醪不忍暫釋而能詩與繪者亦
樂獻其所長以就正故雖暫別而所得于諸君子者
如是青蓮詩云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太白當日留宛
陵者經年一旦去而之北汪倫送之宜也其歌不傳
而得太白之詩以傳倫不可謂非幸今諸君子之情
過于倫而草亭高才逸致不減太白傳之奕世閱者
翻惜白與倫桃花潭一別未有善繪者圖之而讓寒

江一卷獨千古也余亦以系名其端爲幸云

建緣閣集

卷六

五

顧母華太夫人八十壽序代

康熙辛丑春余奉 簡命主南宮試得錫山震滄顧君卷於尚書房榜發之日無論識與不識皆為朝廷慶得人蓋君不獨以制義名天下而視躬勵行不愧古君子所作古文辭原本經史典要冲和一時物望以為當及第入史館乃僅回翔內廷教習宗人子弟以例授中書舍人又未任而歸曩之稱慶者莫不為君惜君則振鞭南下色若有自得者歸覲母夫人華太君太君益復喜命以故業教授生徒不頃刻離左右曰雖三公九卿不以易吾子膝下之樂也華氏世

廷緣閣集

卷六

壽

七

詩有云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云母曰嗟余季行役夙夜無寐詩人豈非道與藝良美而又得祿與位以榮其親者哉而母子違離之思傳諸詩歌者惋惻沉摯如是震滄之尊人雋才而業未就太君以未三人督課一子其屬望之殷憐愛之切何如者假使震滄未成進士道雖盛業雖精而先人之業未竟太君必不釋然于懷既成進士繫官於朝或奉簡書衡文四方屈茲上壽之辰親朋畢賀而一子遠在千里外太君能無眷眷然震滄能無誦四牡陟岵之詩而愴焉增懷乎今者名奏 大廷公卿色動棄一官如敝屣歸奉高堂呼必應召必趨其樂衍衍奉酒介壽入率其婦子拜跪起居捧觴進爵出肅容少長誥誥以獻以酬笑語卒獲宗黨咸謂三十年來太君持家教子震滄學古希賢各為其難其食報也子為國慎母食子報一堂聚順福澤壽考萃于厥門自祖蒼梧公以來歷年二百於斯為盛所謂有祿與位以榮其親而無離憂較之震川所覽葛理卿者彼此一轍而震滄之文學聲實非理卿之所可儕則又過之繼自今而期而頤齒日增而遐福正未艾也以是言侑觴犬君必輒然喜愛書之以為序

廷緣閣集

卷六

壽

七

丁約齋六十壽序

約齋弱冠與余同研席又同庚生相切劘于文藝而策勉以德業約齋益余者什九余益約齋者什一也。比從南塘徙城居去敝廬不數武而余適以其遷居之辰舉第三女約齋知之以為瑞重之以婚姻自此情好彌篤俄約齋秉鐸維揚遷秣陵余亦司訓萊溪踪跡稍疎濶矣而假試事之間畢兒女姻事握手道故相劇策之意未嘗異曩時迨余倦遊旋里約齋亦解組歸來相視皆髮種種而約齋右臂偏痺七筋用左手余亦躡車傷足不良於行兩人相視悲吒研席

延緣閣集

卷六

三

情好宛如昨日而筋力志氣已非其舊未審向後六十七又作何狀今則吾兩人皆六十矣次君方籍符中州宣力王事長君叔子開長筵邀內外諸親黨酌酒稱慶而屬侑觴之辭于余余竊惟壽文盛于近世而意本于詩書周召之相期祝也曰天壽平格天保之詩曰戩穀聲宜蓋祝其壽必由于愛其人愛其人則思相振于道德以為致福之本古道也余與約齋交四十年相期待者頗不薄讀傳至臧孫三不朽誦詩至漢人崇明德保金石之句往往三致意焉余既暴棄終身訖于無就用自傷矣約齋學識過余倍

徒况稟承尊贈公君蕃先生之教孝友于家睦嫻于

宗黨凡邑中澤人濟物諸義舉無不勉力襄事是亦

桑梓之平格也所謂戩穀者非耶以故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今右臂之痺者已瘳康強善飯芳辰良日與

前輩諸老湖山讌詠彷彿香山九老洛陽耆英故事

間里望為神仙中人諸郎皆雋才好學彬彬有立綸

粹自天方來薦至而諸孫瑤環瑜珥環繞膝下見之

輒有玉樹增前之歎其致此者夫豈偶然也哉猶願

約齋增修厥德以迓天休德日益崇福日益茂期願

耄耋岡陵山阜之歌日進無疆也爰集詩三章以侑

延緣閣集

卷六

三

三觴其一章曰淑人君子敬之敬之聿修厥德惟天其右之其二章曰俾熾而昌俾壽而臧景命有僕載衣繡裳其三章曰君子有穀詒孫子天被爾祿濟濟多士

盛太翁七十壽序

秀水晴巖盛侯膺簡命清敷金匱逋稅恤民隱攘積弊城狐社鼠無有匿情而糧里則熙熙恬恬若不知有覈逋之事者前年嘉平之月侯之母夫人壽七十邑賢士大夫共為歌詩頌之今十月二十八日為太公和叔先生七十壽辰則又走相告曰於惟太公生我賢侯吾儕之被福于侯也猶被福太公也將何以壽之庶幾天錫太公朋壽以為侯無疆之休乎維時與侯同寅覈無錫稅者山陰童侯錫邑宰旌德江侯金邑宰錢塘王侯署金邑篆仁和馬侯聞而嘆曰

廷緣閣集

卷六

五

盛侯宣布聖主德意而成僚采和衷之美用能得民以及其親德甚盛也不可無文以致金民之情以侑太公觴用率其丞若尉若幕屬文於余余竊惟生辰稱壽之禮在古無有獨徵諸幽風七月之詩九月肅霜十月滌壇繼之以躋彼公堂酌彼兕觥蓋秋冬之交萬寶告成民氣和樂歸德于上而羔羊朋酒以稱壽古之道也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薄海內外休祥畢萃而吳越之地尤陰陽和風雨時禾黍之登歲稱大有以盛侯之廉平豈弟百姓愛之如子弟之于賢父兄及是時而躋

堂酌兕禮與古合况當太公壽旦邑民以愛侯而推愛太公侯合一邑之歡心歡太公豈非情之至而禮之大哉抑又讀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是詩也天子恤使臣而探其心以代之言也既審其心之所欲言則當日必有綸綍之榮祿養之豐以慰其將父之思而酬其周道之勞者侯之稅駕金匱也去桑梓帶水耳迎養太公太母朝夕起居上壽較之古者不遑將父將母之使臣其遇固遠過之

聖天子以四牡之心為心錫類殊恩綸綍祿養又當遠過于古太公上沐聖恩下撫賢子孫曾鵠起德配

廷緣閣集

卷六

五

永借其慶為何如耶侯之治行卓卓有聞簡在帝心任侯者日益崇侯之福斯民者日益大而民之德侯以壽大公者莫不增而罔不承繼今正未有艾余雖老尚當婁書以進姑以是序先

盛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七年，軫念江南財賦重地，積逋數百萬，或有獎在官吏而小民受其困者。

特命通予緩徵遣大臣董率賢能之員分行郡縣，別釐積弊，嘉惠元元，秀水精巖盛侯以名孝廉協查金匱，精明練達，鎮靜不擾，吏畏民懷，不半載績用大成，其尊人和叔先生尊慈沈太君俱壽躋七十月之廿又四日，為太君誕辰，邑中薦紳之士率同黎庶躋堂酌酒，效華封之祝歌，淑人之章。

延緣閣集 卷六

克明克類，章一聲聞于天，厥猶翼翼，天子命之赤帝，金鳥式是南邦，如金如錫，章二錫山土田，靡有定處，如軒如軫，章三萬民所望，君子至止，章四君子至止，令儀令色，土宇版章，閑之惟則，明命使賦，徧為爾德，章五此邦之人，何天之休，二之日，其同，兕觥其觶，躋彼公堂，百祿是道，章六令德壽豈，既多受祉，亦右文母，黃髮兒齒，淑旂綬章，從以孫子，章七子孫千億，烝烝皇皇，言采其芹，龍旂陽陽，為王蓋臣，八鸞瓊瓊，章八

族姊過母六十壽序

戊申嘉平之朔，族弟某詣余言，獻歲已酉，春正親母過太君壽，周甲子，詣在嫺戚，登堂稱祝，當有一言，侑觴，敢屬筆于子，余憫然辭曰：介壽之詞，俗多假名，京朝貴人，長街大印，摛華艷語，以為悅，余跼伏閭巷，所習者，樸拙澹泊之文，其何足以壽爾姻母？曰：貴人多矣，尊而不親，奚取焉？過親母族姊也，言出于吾宗，為信，非子言不足以壽姊，子其毋辭，余曰：若屬余文矣，而文必有指，若以指授，余為若文之某曰：壽他人用文而壽姊，當從質，姊實族曾祖龍超先生之

延緣閣集 卷六

曾孫女吾宗自鳳超龍超公以理學忠孝，後勁東林，閨儀內則一稟先徵，君家訓為鄉邦楷式，姊之孝，姊柔嘉，益自性植矣，言歸過室，而大舅舅氏以政事文學見推海內，姊丈研餘承兩世箕裘，文章爾雅，與吾姊聞中倡和，有鷄鳴昧旦之遺，兩子卯辰連雋，女夫顧敬與侍御，成進士，不三年，膺

特簡觀察山東，亦邑中數十年來所未有，壽非難而婦德闕，才兼擅其美者為難，夫與子皆才俊，尤難，子壻並達而無賢否，雜出之慮者尤最難，其最難者，既于姊乎稱盛矣，其非難者，期願耄耋，圖陵苞茂之歌，有

不滋至而游來者乎。以是祝吾姊庶幾質而不文。與壽他人者不同詞也已。余曰。然如其言而屬之筆。以爲序。

學庸訂疑精一錄序

四書爲六經之階梯。而朱傳爲四書之門戶。

國家設科取士。仍元明舊制。用經書命題。而義宗朱子。誠以孔曾思孟之道。至周張二程。始得其傳。而集其成者。朱子也。自朱子訖今。蓋五百年。墨守者有人。自闢町畦者有人。獨至臨文決科。莫敢與朱註銖髮異同者。匪直義理不刊。而功令所在。雖有要駕。必循軌轍。勢使然也。故闢明書旨。不務闢異。朱之說。逞雄辨。而博高名。惟在得朱子之指。去浮游而歸諦當。夫朱子之書。有傳註。有文集。有語類。惟傳註爲朱子手定。

不留纖微遺憾。文集之論議章奏序記簡牘。如山下出泉。方珪圓璧。惟其所適。而辭繁義博。欲如傳注之字字秤停。未遑矣。若乃語類所記。多一時問答之詞。有因病發藥者。有土音者。門人有隨筆記錄。而失其師旨者。後人取其可與傳註相輔翼。分條編纂。又各自衍說。漸以增加。明成祖命儒臣採輯成書。命曰四書大全。頒布學宮。實卽倪道川氏之輯說也。號爲純粹。而割裂遷就。辭旨錯逆者。時有之。宣德中。吳季子以自撰通考。附大全而行。至罹重典。然極膚淺不足道。後惟南嶠蒙引一書。多苦心。若存疑淺說。冀註說。

約諸書各自以為發揮書旨便塾師之講習而銅蔽學者之性靈者不少矣我

朝崇聖右文有日講四書解義有欽頒朱子全書

安溪平湖長洲諸君子各有發明於是四子微文精義如日中天但卷帙重大資士或不能購讀毘陵馮子泰巖彙其精要勒成一書名曰訂疑精一錄而先刻其學庸行世夫學庸向在戴記中程朱表章與孔孟書並列朱子嘗言大學規模大中庸義蘊精訂二書之疑則四書之疑均釋矣先之固宜精一云者採擇諸說之精以闡明章句歸于一是其用意良勤愚

延綏閣集

卷六

嘗論經者聖賢之心也聖賢之心即在吾心傳註弗引聖經而證吾心使經旨易明而聖言怡然順耳假曰聖經云何朱子說之云何後儒說朱子之說云何縱極明通與己何有則與聖經何有今天臣寮之入覲也以身近天子之光為貴耳孔孟譬則帝也朱子其侍直大臣乎勉齋慶源雙峯虛齋諸君子大臣之長史參軍乎存淺諸書其與臺傳命者乎今欲取與臺所傳與長史參軍所記較其孰真孰偽非與侍直大臣同揖讓拜跪於彤廷者不能先正教人讀書惟虛心靜氣涵泳本文精義自從心坎中流出不得則

于傳注求之更不得始徧觀諸儒之說而冀有所觸悟於戲得是說也可以知馮子輯錄之不易矣亦可

以得讀是錄之法矣

延綏閣集

卷六

人譜紀過格序

余讀袁了凡氏功過格未嘗不歎其哀世之深救世之切而急不擇言遂戾於聖人立教之旨而不自知也聖人諄諄以遷善改過誨人而未嘗言功夫豈不知功之一言足以歡欣鼓舞乎斯人哉而未嘗出口者以為不可以立教也聖人之教教人復性而已人之性粹然至善而本於於穆之原貫於人倫庶物之內故自動靜貌言以至於五常百行莫不有中庸之則焉愚不肖者不能及而賢知者又以為不足以厝吾意而大閑之或踰與細行之弗謹皆過也聖人

延緣閣集

卷六

聖

於是教人寡過以盡其當然之道要於無過以復其本然之體何功之可言功也者乃朝廷嘉勞臣下之詞或民人推矣頌揚之意於學者自修之分無當也自有功之一言而天下之為善者一若天性所本無而已所不當為而越分以為之者稍有片善即責報於天并仁義中正之達德而幾為計功謀利之私圖是亦立教者所不得辭其咎者已且夫善之云者將汎汎焉鶩於事為之末乎抑將切而求之身心也夫衷之邪妄雜乘過矣反是而清明清明可云功邪一

身之惰慢不飭過矣反是而端謹端謹可云功邪即

是以推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不過盡臣子之當然而不得云功明矣待人以仁接物以愛不過率胞與之自然而不得云功明矣善乎劉念臺先生人譜一編

止紀過而不紀功也自寂然不動之微至於五倫百行之著凡其乖乎性體者皆詳而列之詳列其過所以求寡過也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復其粹然至善之體矣於吾性固無所損亦無所加嗚呼此誠聖人之旨也知聖人之旨在復性則有志於為善者自動靜貌言以至於五倫百行皆求其合乎天理慊乎人心各循其則而不以已與乎其間斯乃中庸之道而

延緣閣集

卷六

聖

先聖後聖其揆則一者也不然者不知性之本善而惟功之是圖無論所謂功者之舉非功也即功日益積而卑者流於私利矣高者亦必窮高鶩遠好為苟難而無當於中庸之則豈聖人之旨哉希閱 奉 嚴命取人譜紀過格刊之附日記法於其後願與同志君子孜孜矻矻遷善改過相扳以至於中庸之道而復其性焉附識之如此

貞淫寶鑑序

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有同美，不可揜也。不持其志而放辟趨墮，至於無不為，與禽獸無別矣。故聖人禮以坊民，始乎夫婦，有別，別之為義，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之嫌，澆大乎男，有家，女有室，而各匹其匹，哉！若之何舍其室而室人之室，以為樂也。天道無往而不復者，吁！可畏哉！外慚同類而內疚其妻，孥嗚呼是亦不思而已矣。是亦不能取譬而已矣。諺有之：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何其善取譬也。如是而人猶有不悟者，爰取天道往復之最暴著者。

延緣閣集

卷六

三

臚陳簡編警聾振聵，其大旨欲人近取譬而各匹其匹，直可佐聖人坊民章別之教，於不窮。胡子之集劉子之刻，均可嘉也。故余樂得而序之。胡子名某，字某，江陰人。劉子名某，字某，余同邑人。

西園弟詩序

新城王阮亭宗伯推許前明能詩者，不過五六人，而吾宗子潛學士與焉。錢牧齋陳臥子諸先生，各稱學士，詩得靖節之妙境，蓋學士公出入清華家世，素封而里居三十年，食不三豆，室無侍媵，清儉似山林逸士，其性情超詣高潔，而詩似之。西園弟為學士公五世從孫，克守尊人太守公清白之訓，閣戶讀書，喜吟咏，其五言冲澹夷曠，調出天成，語皆自得，置之巖居稿中，幾無淄澠之別。七言長篇及近體諸詩，才情橫溢，從昌黎東坡沉浸醲郁而出，此學士公所未有者。

延緣閣集

卷六

百七

而西園兼之。朱子論靖節詩超絕千古，只由其性情無纖毫垢氛，讀西園詩者，可以想見西園之人也。已

西垣集序

詩與文異體而同原。詩詠性情而文以明道。其無關於道者。文雖工不傳也。詩而無關於性情亦然。故曰君子言有物。然襲他人之言。道言性情者。以為我之文。與詩其於道與性情無戾也。而君子弗貴。何也。易言修辭立其誠。誠者有諸己之謂也。道根於心。而性與情協焉。誠則形遇其所欲言。而旁推交通。發揮以盡其致。或長言焉。詠嘆焉。有韻無韻。皆性情之奇。而道所由明也。余聞通州保子西垣。名久矣。今乃見其詩文集。其述祖德者。勤而生事死哀。乎母夫人者。孝思誠至。贈答兄弟宗人諸篇。友愛溢於筆墨間。中年喪偶。有鍾情之才。媛甚。喪內勿納。比將納而媛死。哀恫深焉。嗚呼。詩首二南。而三百篇中。夫婦懷思之作。什一。蓋閨門牀笫。道所造端。而情愛之私。尤昵不可苟也。世衰道降。愚者溺焉。而因以薄其父母兄弟之愛。其賢且知者。又或以是為諱。而寧不及情。若是者。皆過也。保子孝友如彼。而房幃之情。與義復如此。可不謂性情敦厚。而協於道者乎。其詩與文。皆有物。故皆可傳也。才高而性嗜學。吾友李子心。構館於其家。相與切劘。上下而相振。以深造。故其學日進。而未

延緣閣集

卷六

可量。心構又語。余保子家有園亭。絲竹之樂。擁書吟哦。暇則與客鳴琴。投壺。以為娛。淡於進取。有仕階而不屑。階。余竊有進也。孔子不云乎。樂則行之。天生賢人。豈徒使自有餘而已。以保子之情與才。而又能學以合乎道。施及民物。夫豈僅焉者。方今聖天子在上。百僚師師。保子苟出而圖吾君任民社。則使鰥寡咸適。其天職。文史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皆集中所有之物也。保子誠矣。有弗形乎。勉旃。

延緣閣集

卷六

是真集序

剪絲作花青紅紫碧非不爛然而香韻茂有糝土爲人衣裳冠履非不備具而神氣不屬若夫風露露豔如笑如泣生香滿枝貴人之貴逸士之逸靜女之靜武夫之武令見者或肅或慕或治或畏此偽不敵真也唯文亦然剽竊字句塗澤皮毛以博一時之觀美不轉瞬而唾棄隨之先正之文理本諸經傳材取諸左國子史議論原於唐宋大家傳歷一二百年之久而學者童而讀之至老不厭但覺其字字從心坎中流出聲光逾新此豈可偽爲者吾邑莫子文叔姚子伯延緣閣集

卷七

男朱子懷祖同有十科小題之選名曰是真集而問序于余且述其成選之意曰文從題出也一題有一題之真脈絡真意義取之于虛實之間而發之于筆墨之表則題之真出而文之真亦出矣不是之求而以剽竊塗澤爲工者僞體也不真是尙而僞體是登者自誤誤人者也某三人者有志以斯集矯之余避其言而讀其集清新者有之典麗者有之古質者有之宏博者有之選不一格格不一種而于題之脈絡意義必有其獨到而不以剽竊塗澤爲能如春風發而百卉新桃紅李素不必一色而其枝葉耐萼各有

真趣又如稠人廣座貴者逸者靜者武者人不一等而其性情體格各有真品可謂佳選矣韓子云古之爲文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茲選也將以借學者文必已出云耳又云養其根而培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文欲已出者又豈徒于茲集求乎哉又豈徒于制義求乎哉既徇三子而爲之序乃拈其大旨而諗諸同志若此

延緣閣集

卷七

啓禎大小題移人集序代

昔人論有唐一代之詩其初簡古澹泊其盛舒和高暢中晚細潤工緻體凡四變而詩格乃備明以制義取士其變亦約畧相同成弘以前簡質渾樸與訓詁不甚相遠初唐之詩也正嘉以後博大精深盛矣隆萬諸名家提挈鈎挽唱諾闔關備極變化而詞句雅鍊絕似中唐至啓禎時才情橫溢或奇傑似史漢或雋永如魏晉或華縟比六朝縱橫傲詭人各一轍幾不可繩以初盛之理法論者以為寔失制科取士之指是大不然河之發源崑崙也一脈中注沸然緘然

延緣閣集

卷七

手可掬也及其趨積石穿龍門進華陰縈底柱蕩孟津過大伾放大陸而渠千七百水以東流乃北灑九河入海人之方沂河源也固不料有徒駭太史之河而見徒駭太史之河以為非復崑崙星宿之河則不可蓋渾樸者啓其源博大精深者滙其執變化雅鍊者衍其流不得不汪洋恣肆分道轟馳以成俶詭之奇固其所也然而善治水者過其汪洋恣肆苟能順而導之束而隄之以使之無潰決則灌輸沾溉之利固當什伯於沸然緘然之初學者之於文亦然我朝化洽百年人材蔚起作者吐經納史文運日升視

勝國名賢幾欲突而過之然而舫涉者始於濫觴攬青者不志藍本脫胎所自究在先民此今日父兄之為教子弟之為學猶斤斤於有明先正之文也然而高者談成弘次者摹隆萬獨於啓禎諸家或以才情有餘理法未足而抑之夫才情理法非二物也詩三百篇郊勞贈答及男女慕悅之辭居其半情深矣書五十八篇曆日星平水土制禮樂明教化才莫大焉若壹去其才情所謂理道者何有至於法從理出神明變化不離乎宗得心應手是在能者唐子如霞偕其兄子有啓禎大小題移人集之選能使學者

延緣閣集

卷七

濬發性靈開益神智而又采範于理法集啓禎之長而去其短不猶善治水者於汪洋恣肆之中曲收其灌輸沾溉之利與昔賢選中晚近體以教學者之意相類書成問序於余為約其大旨而揭諸簡端如此

顧震滄制義序

論者謂制義與而古文熄。古文自言其所欲言。縱橫變化。比物連類。達吾胷中所欲言而止。制義代聖賢之言。於聲音聲效。輕重吞吐。不敢參黍失。即非聖賢而既代之言。其聲音聲咳。亦必欲肖之。其弊也。起于拘牽。流于輒熟。衣冠優孟。壯夫不為。故學制藝者。不可以學古文。吾以為是說。似之而非也。爾雅君子吐詞為經。與臺隸之叫囂。婦女之狗彘。其為言也。同而雅俗迥別。夫不有其所。以雅俗者在乎。明初古文稱景濂。華川希古。諸公其時制義未盛行。不具論。中葉

延緣閣集

卷七

以降。若西崖荆川。遵嚴震川。數君子。制義流傳。蔚林者。非所謂傳聖賢之聲音聲咳。不失黍黍者耶。而其古文縱橫變化。比物連類之妙。各自成家。不謂之唐宋諸公。適嗣不可。蓋其深于古文。即制義已可。槩見聲音聲效。皆精義之流行。即非聖賢而得其意。各省其情。如春意動而鳥韻成。秋氣至而蟲鳴響。夏雷冬風。各以時應。非剽竊摹放者所能擬似也。聖賢每以辭氣並舉。辭以明仁義。述禮樂。闡詩書易象之旨。譯聖覺民是矣。而氣胡為者。蓋辭可以襲。而取氣不可以學。而能數君子之勝人者。不在辭而在氣。或冲融

延緣閣集

卷七

雅淡或渾灑沉雄。或肅括諱嚴。各得聖賢之一體。夫豈拘牽輒熟之云哉。吾友顧子震滄。九歲能背誦五經。弱冠貫串三史。喜作古文。而於時義不數數作。顧一就童子試。而脫穎去。再試而餽學宮。凡歷八學使。無不冠其曹。偶者庚子與余同舉鄉闈。辛丑成進士。坊人請其窗課行世。而問序於余。余嘗論震滄之文。能百斛獨扛。而又善取題神於隱躍。有無間澹而貞。樸而文。令人久讀不厭。理致宗荆川。涇陽。泐律宗湯。許其不可及處。正在專力於古。而時文不多作。故作必可傳。列于西崖荆川數君子後。可無謬盤其古文。初刻業已盛行於時世之君子。合是編觀之。自知制義與而古文熄之語。固非篤論也已。

楊若千歷試草序

古有言閉門造車出門合軌夫五衢九遠蹊徑千萬
易言合乎而吾車進與馬謀退與人謀終日馳騁左
右不捷苟一合矣鮮不合者固無俟出門而始信也
國家以制義取士士子疲精利神各業其業夫非閉
門有造乎哉及其見錄於有司夫非出門而有合乎
哉余嘗語及門諸子其得失之故天與人恒參半在
天者命為之在人者如車之有軌凡車之道欲其樸
屬而微不至規眦其圓而萬眦其匡樸屬以載道詮題
理也微不至以合神取題情也固無滯匡有則章法股

延緣閣集

卷七

法句法也苟如是合鮮不合矣雖然材有美工有巧
取材在經籍而工巧在深造非可以一蹴致楊子若
千少負雋才而沉潛經籍以訖於貫穿發為文章變
化生心畦徑不一而一軌於理法弱冠受知學使者
歲科試必歷其嶺而督撫大吏觀風又必以若千稱
首乃試棘闈三見別若干頗以此自疑并疑余言之
或不贊余笑答之曰爾車材則美矣工則巧矣出門
而試焉亦既多合矣利五衢者不利九遠有是理乎
哉若夫至之遲速則有命焉抑聞適百里者朝發夕
至矣適千里者踰旬乃稅駕焉是故車有不行而行

無不至至遲則所至遠所得亦較多矣子姑堅其轂
飾其轆澤其所以合軌者勿問乎其若千哀刻歷
試諸文而索余言弁首因述問答語質諸當世有道
必有然余言者

延緣閣集

卷七

勵滋大文稿序

學者莫不攻制舉業。而其得力之遲速不同。有深探力取。磨以歲月。而後成名者。有得之自然。不拘年齒。不煩繩削。而一試輒售者。要未有不由於好學而成。吾友勵君滋大。年十六舉京兆。明年成進士。登翰苑。一時與之並試。有司若聞其名者。咸嘆羨以爲不可。及然猶竊意科名之得失。有天幸焉。及讀其文稿。乃知滋大之於文也深矣。初讀之。如三春花柳。夏日芙蓉。妍秀而光艷。又如干將莫鏹。新發於硯。令人不可逼視。昔人論場屋之文。以得春夏氣。及有鋒鏘者爲

延緣閣集

卷七

七

利器。信矣。然又言媚者少。骨艷者少。神鋒利者少。含蓄又必落實。而取材乃爲可貴。余以是繩滋大之文。則見其神味內涵。骨力堅定。脈理密栗。而不浮。昔張文忠公於闈中得荆川子之卷。以爲宿儒也。比謁乃少年。目爲賈誼。終軍之儔。若滋大其似之矣。蓋滋大爲宗伯公之文孫。翰林學士南湖先生之子。淵源家學。胚胎前光。其天姿固已高人倍蓰。而又執經於吾友泰和氏。泰和之學。鎔鑄今古。其詩文皆出之自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學者經其指授。無不應時而化。滋大以絕人之姿。席累世之盛。而又得名師以爲依歸。

宜其深詣。有如是者。泰和爲余言。滋大之嗜學。良不可及。六經三傳。皆能通其源流。而辨別其傳註之同異。得失。今日者。讀書中秘。猶朝夕一編。不異童子塾中。嗚呼。允若茲。雖。漸。至。乎。古。之。立。言。者。不。難。也。區。區。制。舉。云。哉。余。曾。受。知。於。今。侍。讀。學。士。鄂。公。而。鄂。公。則。南湖先生分校禮闈時所取士也。泝厥淵源。滋大於余爲通家丈人行。又以庚子南北同登賢書。例得稱同年。兄弟謬以余粗曉文字。手簡屬余評點。其文雲間友人姚子平山。一見賞歎。以爲宜付梓。以津習是業者。刻成序之。如右。

延緣閣集

卷七

三

族孫西山燕鹿歷試草序

族孫西山燕鹿兄弟各刻試作若干首攜入京師而問序于予予告之曰二子之遊于上都也豈不以先世科名踵接自爾祖侍讀公後稍衰歇矣冀得一當以振家聲而宏先緒乎柳州有言觀文章如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上都大人先生孰不懸衡以待後學者二子弱冠有聲受知哲匠多矣數年來學古益深所增何啻銖兩有不往往必有合也雖然二子知科名之足以重人矣亦知科名有以人重者乎即以吾宗論自勝國迄本朝以科目登籍者七十餘輩矣然其中德業政事不甚表著者後之人或不能記其字號官爵惟吏部鳳超公兄翁從容就義學士子潛公風雅絕倫比部補菴公江州清節侍御本素公商丘善政兵部子宣公之方嚴布政文光公之勁直爾祖侍讀公之論思密勿為德鄉里則與九龍慧泉並其流峙此以科名重乎抑重科名者乎至如幼武公之黃楊一集珍重藝林貞固公之慮得一編輔翼家禮并不以不科名而揜抑也二子行矣以必遇者操之文以不求必遇者立其品乃可以無愧吏部諸公振家聲而宏先緒矣語竟即書以贈其行

延緣閣集

卷七

五

而弁其文云

延緣閣集

卷七

任進思稿序

任子進思刻其四書文百首問世宜與儲六雅太史
 既序而行之矣茲復廣以小題文若干首而屬序于
 予予讀竟嘆曰江漢之水千支萬派綿亘數千里而
 溯其濫觴之始必曰岷山蟠冢蓋源深者流長也余
 生十一年而列博士弟子維時進思之祖衡臯先生
 實秉鐸吾邑常取經書精義要旨及先正大家文之
 異同離合爲之手批口授而尤于小題文諄諄先生
 之言曰制義文之一體耳然而傳聖賢之義蘊于聲
 款中較他體爲難而小題者地窄而神虛則尤難先
 延緣閣集 卷七 七
 正往往于窳仄中出神奇枯寂中出絢爛空中微實
 而散衍中見聯合回復故能歷久不磨進思妙年茂
 質而加以好學深思宜其文之深醇雅健如六雅所
 云也小題文尤神奇絢爛精實而巧妙一脫胎于先
 正大家非稟承庭訓而能然乎走也何知于文章稍
 有窺見實惟先生指授之力居多先生歿久矣讀香
 谷學士鄉會墨及其文稿而先生手批口授之旨恍
 復提耳而警心既而與香山戶部同舉于鄉論文叙
 舊如見先生焉今又序進思文而益歎先生教澤施
 于錫之人士而食報于文子文孫者深且長也

秦樂燕房稿序代

歲在丁丑余奉命校士江南念三吳材藪倍加慎
 愆於吳庠得一士曰朱君某其文精深博大卓然先
 正典型拔置第一初不知爲錫產也試罷君來謁詢
 其家世本秦姓寄籍於吳爲前司馬吉翁先生孫時
 先生易簀已三年矣余驚歎之餘滋然不已憶自署
 年執經先生昕夕提命猶依然聽睹問關河悠悠歲
 月推遷至於木壞山頽曾未及親兩楹之奠所幸斯
 文未墜昌黎所云瑤環瑜珉蘭茁其芽者乃自暗中
 摸索忽遇之他姓異地之中此先生之靈實式憑焉
 延緣閣集 卷七 七
 余所爲喜心翻倒而嗚咽隨之者也是閱十有七
 年君應萬壽科獲雋南闈公車北上余已罷官里
 居孫某邂逅京邸因郵寄闈墨併舊課一帙屬余弁
 言將梓以問世余既自幸夙昔知人之不謬而尤幸
 先生之學益將大顯於世也先生爲給事公冢子高
 忠憲公甥理學文章具有原委早登甲榜遭時革易
 棲遁終身晚益嗜學不少衰海內士夫望之巍然如
 魯靈光先大夫不遠千里延置師館其論文以性靈
 爲根抵理趣爲準繩主於清真高朗力洗支離剽竊
 之陋操觚家一經指授皆破的絕塵而况胚胎前光

得於耳濡目染者乎。君爲人厚重簡靜，見者知爲端人正士，爲文浩浩落落，獨往獨來，不襲人牙，後慧其名，世何疑。吾聞錫山之秦，科第蟬聯，奪幟連鑣，直意中事，而余所厚望於君者，昔董仲舒以春秋進，天人三策，原本經義，不獨爲西京文字之冠，且表章儒術，秩祀瞽宗，史謂丞相弘治春秋不如也。君以春秋舉於鄉，行將對策大廷，發抒底蘊，道揚德化，仰酬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盛，益光先生之遺業，以用一時者名百世，豈第夸世俗之榮而已哉。記有之：發先河而後海，余序君之文，而推本先生之教，亦不忌先河之

延緣閣集

卷七

義云爾

張珂鳴暮春七藝小序

元裕之有言：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基國手雖漫應一着存一機，前輩碎金片玉，傳流千古，其道如是。張子珂鳴，英年績學，詩文皆見稱於時，暮春七藝，直寫胸臆，妙緒紛披，而清雄簡潔，得前輩不傳之秘，序其首者皆藝壇中，秋僊支公也。蓋相契於一着，一機者，其深矣夫。

延緣閣集

卷七

紫陽書院記

紫陽書院者吳中士子講道肄業之所也

張公伯行落成于三韓吳公存

而益大其緒者也先張公撫吳時欲創立書院而無

其地一日至郡學周覽四隅見西北有隙地一區躍

然喜倡屬員鳩工庀材為屋若干楹門東向折而北

為講堂五楹稍進復如之中奉朱子木主又進為重

屋上下各五上度書史下為講師寢興地自門內以

及樓之旁廡皆學舍也庖溷廁溷咸具院既成而張

公去官三韓吳公繼之為之門楣窓櫺丹漆黜聖規

延緣閣集 卷八

制益煥吳公解任而今長白鄂公為布政于吳承兩

公之後慨然以振興絕學為任以希閔之嘗從事于

兩公也命記之某乃拜手稽首颺言曰紫陽何以祠

崇正學也正學昉自朱子乎周子二程子倡明于前

矣何以獨祠朱子曰秦漢以來道衰學廢周子得不

傳之緒於遺經二程子繼之然當其時如河之發源

崑崙至積石尙未有橫決四出之患至朱子之時而

程氏學者各以其意為說往往好高而離其宗至象

山陸氏以頓悟立教江西學者翕然宗之陳同甫氏

皇帝王霸之說尊事功而緇性命嗚呼孟子之世為

楊墨管晏者出吾道之外而淳熙之世為楊墨管晏

者出吾道之中其說較精其品較正而其毫釐千里

之謬有不容不辨者紫陽生當並世其鍼而砭之也

如秦越人之視病洞見癥結其辭而闢之也如築長

堤以障江河于是乎程氏之教復明學者得以遵守

而無弊紫陽之論學也曰居敬曰窮理而其論治必

本二帝三王之道鄉微紫陽則金谿永嘉永康諸說

且與易通易傳並行學者沿流失原以為周子二程

子之傳固然也于是乎知紫陽子之功為大

今天子崇尚正學海內蒸蒸向風而吳中為尤盛凡承

延緣閣集 卷八

流宣化于吳者莫不道宣德意創立書院以教多士

其衛道之心亦即紫陽子之心也故為道其作與之

意如此

貢院重增號舍記代

今天子膺圖御宇，繼照重華，首命長白查公以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文武事，乘傳赴治，仰副

聖祖仁皇帝眷注兩江，慎擇大僚至意，公和恒直方，率屬以廉，御將以律，撫民惠而戢，姦嚴不替，月紀綱，整肅文武，一心姦，臬屏息，善，良，忭，舞，兩江億萬姓，皞皞熙熙，同遊太和，而興賢造士，長育人材，尤公注念之大者，癸卯為

天子龍飛首歲，特開鄉會兩科，四月鄉試，公署江蘇巡撫事，監臨闈事，內外巨細，擘畫周詳，自主考，同考官

延緣閣集

卷八

三

下逮應試士子，封檢，瞻讀，各所役，匠人等，各有以愜其情，而順適其意，暇則周覽號舍，見有傾壞者，窪下者，甲隘不能舉首，舒肱者，慨然曰：此固士子構思角藝之所也，而苟簡若是乎！且蓋棚設座，研席危，飢奈何，撤棘，卽捐俸，市附院民居地若干，增置號舍四千餘楹，又撤新舊舍之敝陋者，通得新舊號舍一萬七千有奇，皆完固整好，高明爽塏，經始于 年 月 日，訖工于 月 日，甲辰二月，補行癸卯正科鄉試，士子橐筆攜卷入者，皆皮置得所，起居惟宜，澁溺以際，六晝夜莫不志意恬適，如在家室，於是萬口同聲

謂大府之嘉惠士子者，實大且久，繼自今，制科一日不廢，大府之德亦一日不朽，不可無紀載，以垂示將來，余時廝

簡命，偕學士吳公來司試事，業業兢兢，一秉虛公，冀為國得人，以報

聖天子知遇，榜發之日，多士謬以公明推許，事竣將還朝，多士環顧曰：知人則哲，簡在大賢，昇茲南服者

聖天子如天之德也，安民則惠，教育人材者，制府承天之施也，揄揚盛美，導達輿情，垂休奕世者，太史之職也，碑石已伐矣，文惟先生是宜，余嘗攷貢院之名助

延緣閣集

卷八

四

自李唐以三場取士，則自元始由明及本朝，因之不變，士子六晝夜疲精勞神，號舍美惡，所係實鉅，江寧貢院四徙而得今所，天順初，號舍三千餘，萬曆中增至八千，康熙庚午，總督傅公癸巳，巡撫儀封張公，遞增至萬有三千，至今查公而大備，豈非國運與文運交隆，並盛之極，軌轍余雖不敏，其曷敢辭，爰紀其實，如右，公名弼，納滿洲 旗人，助公經理者，某官某名，督工某官某名，是役費白金若干兩，木石錢瓦若干，釘灰若干，夫匠若干，費不取諸官民，役不會諸里胥云

如臯縣重修學宮記代

官自宰相以至庶司百職事莫不有職能其職則能其官矣今之學官古司徒屬也職以三物教萬民而與其賢能教有地肄業有所則虞夏殷周有上庠下庠及校序之制由來久矣我國家覃敷文教薄海內外人文蔚起而郡縣各有學學各有官官雖卑而道尊其職為不易稱今

上御極之四年余膺

簡命巡撫安徽其率僚屬臯成兆民教育多士入學謁

聖即進諸學官及諸弟子宣諭

延緣閣集 卷八

五

聖天子設學建官之意及所以造士育材者適潛山孝廉丁子弘遠部授司鐸通州之如臯余既循例進試其文藝給憑之官則語之曰爾官以教為名以教士為職亦知學官之為重乎孔子常以君子之學比之百工居肆未有荒厥肆而能善其事者丁子拜受教曰敢不夙夜既厥心壬子年余署篆兩江丁子具狀上曰自遠之始至學之殿堂門廡圯且漏矣遠謀於令及士之好義知務者以次修葺厥有成功講堂生舍亦各秩然就理乞一言紀其成錫之明訓使遠率諸生奉以周旋余喟然嘉歎曰丁子之能於其職于

是乎兆端矣譬之工師厥肆已成庶能率百工操繩墨斤斧以有所成乎抑徒肆無庸也古之造士以德行道藝今取士以文藝藝由德行道有二乎哉道莫著於六經德行莫備於孔孟取六經語孟令士子朝夕熟復而體驗諸身心沉浸醲郁發為文章拔其工者而榮以冠服寵以名位夫豈文藝云爾哉曰若人者道既成而德行具備足為朝廷敷猷宣化而教養元元者也是故古者學官之良莫如胡安定其教士有經義治事兩齋而士子出而居官彬彬咸適于用抑先民有言經術所以經世務也舍治事又奚經義

延緣閣集 卷八

之云哉學校廢而子矜刺泮宮修而頌聲作子矜之言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言無在教之義也泮水泮宮之作為不虛德心豈徒在文藝抑又不外文藝丁子知此乃誠能其職矣是為記

好德碑記代

周禮教民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恤之為義解者云振於貧窮也夫振窮恤貧之政天子所以保息養萬民者而猶以與民行何哉蓋君之恤民以政民之自相恤也以情政之所及者大而情之所聯者密水旱堯湯之所不能無而疾疫亦天災之所時有苟待發聞而後振救則下有不及待之憂而上有不暇給之慮故以俗教安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周猝有飢寒困踣之當前觸目惻然而為仁隨力有濟而為義誠聖世事也我

延綏閣集

卷八

皇上繼天立極過化存神薄海內外化行俗美追蹤三五雍正十年壬子自春徂秋雨暘時若年穀順成大在望不意七月望後颶風忽作無金兩邑幸非濱江沿海未致成災而杭稻有風秕之傷木棉亦華而不實收成稍減紡車復停遂有嘆無衣嗟鮮食者幸多好義紳士隨力解推各振所居之里三春盎然士女免于化離八夏疫癘小作又置局延醫診脈給藥多應手効我

皇上日月所燭萬里之遠不啻堂陛五月

詔曰近聞直省地方好善樂施者不乏人所在督撫覈

其多者以聞加恩議叙少者旌額記櫛免其徭役秋

七月又

詔曰蕪松常州地方紳衿士庶當上年海潮泛溢時有覓舟救濟者有銀米振施者今夏時症有施方藥者助米糧者風俗醇美甚為可嘉著該督撫宣旨褒獎仍遵前諭施行維時

制府官保尚書高公欽若

聖諭敬共宣布既製褒語頒榜式飭州縣收令廣為獎勵猶恐歲久易湮更令採良石大書深刻垂諸好義姓氏於永久將以使後之人共知

延綏閣集

卷八

聖人在上化民成俗其盛如此聖世之民敦仁崇義其厚如此庶幾感慕激發化馳若神所謂教萬世無窮者於是乎在承乏下宰竊惟茲地自泰伯端委禮讓成俗百年來理學講壇餘風猶在以故人知廉節俗尚敦龐實為他郡邑最前年水溢時江陰靖江兩邑被災茲邑好義者聞信奔馳雇舟拯救即有不及積歛蕩瘼千百不啻蒙郡守李公目擊嗟賞詢其姓名翻有深自晦匿者公以為有古風今乃上徹宸聽恩綸褒獎尤千古之盛良由

聖天子仁漸義摩深厚同天地故沐膏澤者薰蒸醞釀

於變時雍允升大猷乃致斯盛幸斯土者與有榮幸焉敬承

聖謨 憲諭記之如右其諸好義姓名悉載碑陰云

延緣閣集

卷八

天下第二泉刻石記 并頌

二泉之名於天下始自唐陸羽元趙孟頫榜其前以天下第二泉歲久榜湮雍正四年錢塘包公來守常州姦宄首服氓戶笑歌政平事理不劇而暇廼屬王吏部虛舟大書前五字刻石揭亭左邦人喜公以政事之餘風流宏長俾林泉式復舊觀而增勝也十月十日屬公誕辰羣作詩歌紀其事而命余記之余惟山川之美得其人而後著二泉得羽品而定然其時有邑宰敬君澄鑿沼疏流然後茲泉醴灑乳噴伏涌洌潄各適其性至宋有焦君千之令錫求蕪賦作慧

延緣閣集

卷八

山泉詩泉得詩而名益重載在郡邑志高致韵事千載如新公之德業政治非敬焦二君所能比擬而吏部書法可與羽之鑿賦之詩並千古得茲刻也山若增而高泉若增而芳公之功於山川信重矣唐獨孤及之記二泉也曰濯其源飲其泉能使貪者讓躁者靜道者堅固公鎮臨大邦簿書錢穀之會汲汲乎前賢之勝蹟是繼是新其意蓋在此賦羽品泉最中冷然中冷在大江中不可得茲泉久擅勝天下公爲人虛明剛徹撓之不濁吏民飲其和者如酌芳甘澹而旨清而冽久而不能言其所以妙治行之爲天下

飯也。上下共知之。宜與茲泉氣味相感。殆有獨契邦人之躡躍愛慕于茲舉。又烏能已已。余既允同人之請。爲文以壽公。并作頌曰。泉聲泠泠。雜珮琴筑。公襟澹舒。神明蘊蓄。泉流淪漪。龍鸞交慶。公德似之。文成鶯鶯。公來飲泉。葆和養恬。壽如岡陵。澤流八垠。勒石山巔。山高水淵。石可泐兮。公名長新。

重修崇安寺大殿記

崇安寺爲錫邑十大刹之一。按邑志。晉哀帝興寧二年始建。勝其門曰祝聖都道場。宋太平興國初。錫今額。歷南宋及元明燬於火者三矣。皆以時復建。蓋諸刹散在郊原。其在城中者。獨北禪崇安兩寺。而崇安居一邑之中。其地弘敞。爽塏。故兩邑官寮。元日朝賀。讀法講。

聖諭及徵發期會。紳耆集議。水旱大雩。咸於其殿庭行事。又非若諸刹。僅供佛子之焚修者也。然自康熙二

十八年。僧佛林修葺以後。越四十餘年。而棟宇傾圮。

法像剝蝕。寺僧聖儀及里人榮邦等。咸志整葺。勸募甚勤。所獲多爲無賴子散去。工作輒罷。雍正九年。都人士過。輒歎曰。殿不修。且無寺矣。然卒莫可如何。庠彥秦孝然。偕其從弟明經。始然。諭於衆曰。誠欲葺寺。不得其人。不可。上人芋公。吳江王氏子。出家北禪。受記聖恩。鶴山公遠近欽仰。今棲吳門小隱。得其來寺。新其有日乎。衆然之。走告兩邑令丞尉。及諸薦紳。以禮敦請。芋公初辭。既而曰。葺寺固衲事。願一衲何能爲。倘得同衣。朗月及紳士某某。肯左右衲。衲乃來某某者。素以有守聞閭里。朗月則木工也。晚棄妻子。

爲塔院僧有誠實名芋公造弟子通指咸許諾芋公
果來九月朔日入寺登臺說法聽者坐集捐施日至
工作次第舉樸斲丹雘越兩年復其舊有羨則斥新
後殿并成之凡費白金二千兩有奇夫自佛教既隆
金碧焜煌巍官偉像遍天下士君子方歎不能移其
居以居天下之無居者今復取士女耕織之餘崇飾
其土木豈誠爲福田利益之說所惑哉嘗稽古制邑
有禱祀之壇有賓射之圃鄉飲有堂讀法有亭後世
或不及悉爲而卽寺觀爲之如崇安寺之大殿其在
兩邑鬚髯古者之象魏其典廢之故不止彼教以爲
重輕也抑前此失志修殿者不一人亦不一歲而卒
成之者芋公也芋公能擇人襄事故得速成事以人
與以信立不其然哉卽一寺之成而可以得開國承
家之大凡爰紀其歲月俾後有考

冠緣閣集

卷八

二二

硯香草堂書畫會記

吾邑湖山泉園之勝甲天下名卿碩儒林立輩出下
及書畫藝事皆精詣獨造代有名人勝朝自元鎮孟
端而下華以愚張秋江邵文莊顧洞陽王仲山繼山
鄒公履顧子方諸先生及本朝嚴藕漁父子寸縑尺
緄照耀江左匪直山川之秀亦由一二巨公倡于前
風流氣韻鼓舞後生心摹手追成家差易矣比日金
壇王吏部虛舟蔣布衣拙存以書法名海內周布衣
東溪繪畫名家各僑寓吾邑邑後生好事者爭師三
先生三先生隨其資力指授以法猶懼其怠也思有
以程策之朱君御龍首會羣賢於所居之硯香草堂
延二三耆宿爲三先生畏友者作諸生矜式虛舟
旣卽席爲規條疏其姓名年齒於卷而屬余記之余
諗於席曰書畫雖藝事非通靈感物者不能造其妙
昔人論學書當收視反聽心正氣和而畫爲體物之
作照遠顯幽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三先生所以追踪
前輩者其能何在其神何在諸君子從遊者久諒聞
之熟矣學其能而弗得其神弗肖也舍其能而驟語
其神又不可得而肖也夫宜九之劍輪扁之斲其妙
豈在劍與斲又不離乎劍與斲余耄矣無能爲役幸

冠緣閣集

卷八

從三先生後拭目以觀諸君子之成。

延綏閣集

卷八

慎時哉軒讌集記

西林先生既以三月二十四日會諸文士於春風亭
 凡成經義及詩賦詔誥序記贊頌若干篇越二日復
 延入署之慎時哉軒則親為甲乙其高下而判其得
 失之所以然且曰余之官三載未嘗宴客今集諸君
 子倡酬一月復集是軒含桃竹筍共嘗清况始不忘
 做秀才時滋味也願各有以紀之諸生即席賦詩得
 若干首公復論曰業精於勤荒於嬉制義一道與聖
 賢神理相吐茹更不容或輟江左固多才諸君子尤
 其秀傑也萃聚一堂良不易得與其散歸鍵戶曷若
 麗澤之益為多春風亭庶舍庖漏粗具盍留肆所業
 膏火余固能任之諸生感公之意樂良友之益且可
 朝夕是正乎公也各敬受命惟親老不可遠離及授
 徒不可久曠者辭公造歸其留春風亭者凡若而人
 則相謂曰吾儕雖共隸公宇下然居處修阻聞聲相
 思久矣茲得並席聯床賞奇析疑非公何以及此且
 公清吏也蒞茲土三年矣惟飲胥江杯水上下共知
 之衣食服御菲薄甚寒素獨於吾黨飲食教誨經畫
 備至恩意良厚其將何以報公希閔曰曩者席上公
 不云乎近世流俗相譙訶動曰書生書生大意以書

延綏閣集

卷八

百十九

生迂愚無能爲者。烏知古今不朽事。何一不出自書生。慎勿思脫書生習氣。公教如是。吾黨今日。姑務爲書生。處此修業。爲書生所當爲。他日幸而得遇。爲書生所願爲。秉此終身。通塞不變。報公者。於是乎在。他勿與知也。僉曰。然。因卽記其語。附詩文之末。

濟復惺惺泉記

二泉勺水耳。餅罷走四方。飲飲遠近。何其盛也。其支流爲龍。繞若水羅漢。諸泉溢溢。四出昔人謂慧山中。空乳水滿腹。遇隙發見。其或然歟。去泉五里而城不爲近矣。乃猶時時發見于闌闌間。有以惺惺名者。其一也。成化癸卯。楊禮部琛有重浚記。稱幼聞閩浙舉子應試者。汲飲茲泉。試輒得利。故名。後湮爲日者。居購浚之。覆以樓。置茶經石鼎于上。以待客。有泉以來。湮浚不可悉知。可據自禮部記始。無何復湮。康熙庚申。顧中翰貞觀浚之。禮部去今二百五十年。樓之廢不足怪。中翰纔五十年耳。循志所稱。求諸胡橋西北。不可得。第見瓦礫阜積。糞在碁布而已。既訪諸居人之老。掘地得古磚。甃圓井形。深至丈餘。有泉泓然。味甘冽。同二泉。惺惺者乃復見。顧泉去河流不盈丈。岸善崩。不可置足。于是壘石成岸。撤其阜積。碁布者而夷之。設闌楯。伐石勝以舊名。昔人稱水之甘苦。猶人賢愚。稟氣清者賢。而泉源潔者甘也。二泉出自山麓。其潔而甘也。易茲泉介在闌闌糞壤之所。涵能葆其潔而不失其甘。尤難哉。先儒稱治心有常。惺惺法此。始常之者耶。且舊傳飲之者慧。試者利。比于人。蓋有

曠世覺民之德者。乃屢發屢湮。德則豐而遇則嗇。何歟。其嗇焉命也。曩者禮部中翰能浚之。而不能久之。况余力不逮二公者耶。雖然姑務其所能爲者耳。譬諸有德者當吾前。吾既知之。雖力不足張之。能不務盡所以張之者歟。濟與否聽之天可耳。于泉何獨不然。且命固有始嗇而終豐者。孟子所稱傳說膠鬲其人。當版築魚鹽時。豈遂無一知者哉。患時未至耳。比時至。且勝管夷吾孫叔敖。况餘子哉。吾安知茲泉不自此而亨通而不復塞。行與二泉之名四方。飮遠近者。相追也。

延緣閣集

卷八

復崇正書院堂屋記

崇正書院舊名九賢祠。宋寶祐中。知縣袁從氏所建也。其址卽今啓聖宮。元虞教授薦祭。黜其無關於錫者。益以本邑之賢者名五賢祠。中爲宋楊龜山先生。東西以喻玉泉樗。尤遂初袁。李小山。蔣實齋。重珍。配其詳在先哲。尤邵二記。嘉靖八年。卽地建啓聖宮。而遷祠未有處。先比部補菴公。乃於宅右。建堂五楹。顏曰尙友。益以李忠定公。綱。邵文莊公。寶名七賢祠。而榜其前之坊。以今名康熙初。子孫粥宅巨室。而以堂之東一室。并粥焉。莫之覈也。繼粥東次室。又次粥

延緣閣集

卷八

西兩室。惟中室莫敢動。然若其梗也。乃遷木主稍前。而割後楹以通之。希閔解涇縣學職歸。謁祠。見其狀得實。乃具金如券數贖焉。惟東一室。載在初契。不可得。然幸可撤。三室通之。還木主于原所矣。其西一室。則貯祭器焉。嗚呼。希閔之爲此舉也。祀巨室之怨。且怒而不顧。豈誠愚哉。蓋追惟公移建之初心。與今時目之所擊。有不可一刻安者。欲完其舊而卒不可得。斯亦無如何也已。祠中木主。崇禎時增入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及葉司空。茂才。鄉賢良期。楨。吳明經。桂森。蓋前之九者。釐而五。益而七。又益而十二。

也。或云宜增比部公。緬公顏堂之意。與其立朝居家者。曷嘗畧刻不羹。牆先哲哉。主之入與否。形迹非所論也。惟吏部鳳超公。理學忠節。東林後勁。忠憲全歸。時于遺疏外。獨東別之。其相契。有在。鄒吳二氏上者。急宜增入。以殿錫山道統焉。姑記。以俟後之君子論定。

新築西郊隄記

形家言。雖小道。然澗水東。灑水西。載於書。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咏于詩。或有取爾也。錫邑人文。爲東南冠。形家以爲湖山之秀實。鍾之顧水。自西北來者。匯于北塘。越城西而下。梁溪注震澤。其勢徑直。少紆徐之意。風氣疑稍洩矣。西關外有墩名太保。大可三畝。當水衝。形家以爲地軸。水口前人復于墩西。跨流爲橋。以束水勢。蓋錫城鑠鑰云。康熙初。有謂橋之建。不利于官斯土者。撤之。令不久遷去。然邑之科名大衰。令亦未有繼遷者。復橋邑之科名。復盛。令遷者亦不乏。人乃共信橋能爲功于邑之人文。而無闕于今也。因念橋以束水。明效已若是。倘作隄邊水。使水循墩而東而南。而後西南流。以下梁溪。則其勢紆回。環抱于城曲者。其利不更大歟。雍正辛亥四月。卽橋壘石爲隄。實瓦礫于其左右。俾可久是役也。都人士有同心。特莫肯先發。邑令江君遷泰州牧。瀕行。紳士飲錢河干。諗之席上。退復具詞以告。始得允行。訖有成功。如形家之說。果信。吾知邑之人文。加盛于前。必有立德立功。繼往哲。澤生民。以爲桑梓光者。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人文雖天下之公。而尤以出于桑梓者爲

悅此意雖私而未嘗不公也余且耄矣紀其歲月拭目俟之

庭綠閣集

卷八

面城樓記

唐李諡永和氏嘗言擁書萬卷不羨南面百城余年自十七八時見未見書典衣質金不惜閱三十載得書以冊計者三萬餘依古人七畧四部例部分之甲經也筭五乙史也筭六丙禮樂也理學也筭二丁子也說也同之戊文集已詩集為筭各三別經甄綜者各一從焉韻學字學詩餘共一筭附之詩類書筭五目曰庾律例奏議筭一目辛壬地志二筭筭方技亦二筭釋道之書異于吾儒然不能廢也一筭曰外示有別也制義不可以書名然舉子所業常以此世其

庭綠閣集

卷八

家可勿貯乎筭四列曰閨名與實稱矣統計筭三十又九謀所貯居後老屋四楹將圯撤而樓之併四為三袤二十有二尺廣倍之樓自棟以下壁以木每室相向列筭六七不常作六列適得書筭之數焉余坐卧樓下是樓也臨流面城城外南禪浮圖盪起巽位形家以為文明象于藏書為宜顏取永和氏之言以寓子志終子天年若子孫能讀與否聽之

重建成志樓記

祖廟之制前堂後寢堂以奉神主寢藏衣冠祭畢則燕於寢禮也慧山之麓有始祖孝子祠祠後樓焉宜寢而樓之也何居蓋孝子因父一言終身不冠不婚其心豈嘗一日忘父哉子孫祠孝子而因私謚孝子之父曰啓孝先生孝子之弟諱寬曰恭孝先生恭孝之子後孝子者諱懋曰繼孝先生各設木主而皆祀之推孝子志也顧與孝子並祀于祠則于祀孝子之意不專而祀于寢則又無寢也爰爲之樓而奉三主于其上而下則當寢焉所謂禮以義起者歟是義也

廷緣閣集

卷八

發于通四支三十四世孫諱守吉且嫌舊祠庠隘謀更建焉未成而遽歿其子煥輝燿勳等繼成之輝尤力至伏闕上請得旨允行命有司歲祠孝子而復其祠之租樓成名曰成志昭守吉之志而輝等成之亦成孝子志也時弘治甲子至天啓間樓圯重修之歷今百有餘年復壞余于雍正巳酉年撤而新之廣袤如其舊而加崇者七尺經始五月落成八月凡費白金二百一十三兩有奇守吉十世孫奉其先人與曾公諱治命以歷年所積祭田羨粟百石佐余蓋亦克成父志者當樓始成時禮部郎

楊公循吉記之稱樓瞰原野俯名泉顧望盡巒林之美夫過墓生哀入廟思敬樓雖美以妥祖先之神可也子孫豈于廟寢選勝哉誠如守吉以下念念不忘先人志而謀所以成之則登斯樓也瞰原野而知山之有基俯名泉而知水之有本孝友之心必有油然而生者巒林之美未嘗非成志之一助也樓既成有泉泓然出於其後因規池壘石蒔桂杏幾本或曰二泉故名孝子泉茲亦泉之支流也

廷緣閣集

卷八

泉故名孝子泉茲亦泉之支流也

重葺菰川圃孝祖別祠記

事有創與因不同情地與名不相應而紀其源流本末有不可廢者菰川圃之孝子祠也孝子府君生于晉旌孝於齊事載南史慧山之麓有司歲以春秋祠祀夫有專祠而別祠焉近衰矣祠于圃圃又廢爲僧區而祠焉尤衰矣然則創之也何居因而葺之也又何居曰此其源流本末有紀之而泫然者也圃之祠也像在故也像故不在圃而在義莊補菴公爲尚書刑部郎因分宜相柄國致政歸割田千畝贍族人之貧者築莊南墻貯其田之入而延師以教族子之貧

廷綵閣集

卷八

不能讀書者教莫先于孝教孝莫先告以先祖之遺範此所以設孝祖之像而令弟子朝夕展謁焉公意蓋曰像也者象也庶幾學者因象以得義不忘先祖以不忘孝弟云爾無何義田踣矣毀及義莊莊毀而像不可毀問齋公乃遷像于圃圃故補菴公之別業而分授叔子者也問齋乃叔子之子故得以已意遷祖像焉問齋歿子孫并不能保其殘圃而屬之僧人僧盡改其室而獨不可改孝子之像之室所以金碧殿閣之旁猶有三楹者峙于西南隅雖黝且濕而不廢也顧其事惟問齋後人知之而他子姓不知康熙

甲申問齋之曾孫昭發以三楹之將圯也告諸希閔閔乃植其礎柱之敬者易其榱桷之朽者增其甍廡之缺而聖壁甃地飾孝祖之像以還舊觀名之曰別祠約宗人于春秋祭墓之期先釋菜于孝子而後他有事焉祠止三楹制不備以有專祠在不必備也釋菜禮從儉以有祠祀故可儉也然子孫春秋展拜之餘顧瞻孝祖白髮童叟肅然上坐其恪守父言哀慕終身之意如或見之補菴公設像義塾欲胥同宗而率祖攸行之意亦如或見之於此而不愾然動其孝弟之良者非華氏子孫也嗚呼祠孝子于圃此補菴

廷綵閣集

卷八

公所不及料也因像而祠因祠而溯其源流本末倘有慨然復公義莊之遺意者乎

延緣閣記

閣曰延緣。延先澤也。十一世祖康伯府君。性愛竹。植竹萬竿。而室其中。名緣筠。高王舍人孟端繪圖。學士耐軒王公作記。邑諸名宿。系以詩。越三傳而失其卷。至此部府君。請太史衡山文公補圖。并錄諸詩于後。而王雅宜以下十數公。各加題識。是卷之珍。與原本埒矣。不知何時。又失去。遂為繆太史文子所得。攜入京。王吏部虛舟。知是為吾家物也。以宋拓聖教序。宋刻四子書。各一部。易之以歸余。余驚且喜。因改顏讀書之閣。曰延緣。以志焉。而期延於無窮。仍屬吏部跋。

延緣閣集

卷八

其緣起於序。人生有盡。而期于無窮者。愚也。然子孫思保其先澤。則雖欲不愚。而不能。傳云。父歿而不忍讀父之書。母歿而杯棬不能飲。讀與飲。尚不忍而况忍棄之乎。况物有重于書與器者乎。緣筠一室。康伯府君圖而記之。比部府君又補圖而錄之。此何如其心。今遠在三千里外。復歸子孫之手。固拜吏部之德。而亦兩府君之靈實式憑焉。非余小子之力所能及也。余老矣。此志安有窮。期望吾子孫相與延于無窮也。

開成之三年。客有以王舍人松溪釣隱圖求售者。

展視之。乃亦為我康伯府君作也。其年為洪武戊寅。至成化間而失。七世祖海月府君復得于姻楊廷氏所。則正德庚辰也。復之日。率比部府君焚香拜觀。忻感交集。請邵二泉先生楷書記于上方。越二百年。筆墨圖識完好。不知何時復失。而今又來。歸爰焚香告天。酌以白金四百銖。彙先世翰墨合皮閣西南隅。而附記如右。

延緣閣集

卷八

南野草堂記

余所居西臨衢東濱弓河北邊巷邑志所稱南臨第一箭河者是也河溷爲陸余居卽其址云雍正丁未買巷外廢園一區後倚第二箭河左襟弓河南與所居北檐相接於是撤糞壤芟荆榛壘石周垣畦種黃白甘菊竹百个梅數十本暇則手一卷扶杖循行春襲梅香夏陰竹秋採菊釀秫醉以卒歲葢亦日涉而成趣矣越明年用新舊大小雜木架草堂三楹俄又於堂東西稍北各輔以一室東室楹雙桂榜曰天香西壘石栽芍藥數本榜仙官第幾重而插架貯書其

延緣閣集

卷八

中又廊于堂之東南南窻東牖俯河茗具鈞綸悉備以待客之啜茗垂釣者客云地之勝在水弓河清流縈帶其外草色芊綿日月吐堞上景日夕佳雨之尤宜余然之再構二楹於天香室左廣如室之袤而袤其半顏曰先得月處西北啓小門緣徑入竹林林間故有隙地留以與竹不復營築矣間嘗自悔席先人數椽棲息咏歌未不足今忽而圖而花竹而堂與室未爲有餘畚築之勞歷兩載不亦多事乎則又自解曰天下事適然而已適然而無不必逆計其來適然而有不必追悔其往古今身都通顯者往往追

憶故鄉山水賓從燕游之樂以爲不可得蓋濡足仕宦之途進退不能自主如是余業以田間老花竹魚鳥之樂葢天所以與我而又何悔乎靖節詩云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澤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與余草堂有適相似者取以顏堂聊以識吾志

延緣閣集

卷八

桃李堤記

圃外繞檻而流者，弓河也。夾河而峙者，東城也。堞影參差，草色綿邈。一若屏幃之列于前，而被以青茵。非山也。而有山意焉。顧有草無樹，將擇樹之速華者補之。莫宜桃李。而城勢陡峻，又不宜桃李。此堤之所以築也。堤緣水壘石高三尺為坪。如其高，又即坪壘石崇倍之。廣三之。南北相距三百三十尺，有奇。蓋贏于夾岸之圃之表者什二矣。方是時，官令民種桑，則植桑百株於兩端，而空其中之。且吾憲前者百餘尺，樹桃李，濱水栽柳三十株，斜其顛，使西向，俟其長而垂。

莊毅開典

卷八

條能及吾圃焉。華時，緋與白間，而綠柳柯條拂水，復與華相間。行舟欵乃，出其下，與飛燕互掠為東西。凭欄俯仰，其不如在圖畫中乎。然桃李宜春，時不可久。復即其下，藝粟粟虞美人。初夏望之，如錦深夏，得葵焉。花之高者丈餘，下者七八尺，猶桃李也。秋植雞冠千百株，紅紫高下，歷三月不壞。間以黃花，繼以芙蓉。臨水經霜愈盛。四時之景備於一堤，而獨以桃李名。桃李始也。

上儀封張公論學第一書

某再拜上。巡撫中丞閣下。前在東林書院，得侍光霽。聆誨言于學術之淵源，心性之微妙，啓局發秘，俾後學各奉程朱以為準繩，而不惑于異說。東林片席，自顧高以來，宗風衰替，近將百年。得閣下登高而呼，振發聾聵，赫然大明於庠盛哉。某生十八年而服膺濂洛之書，閱今二十載矣。卒未有所窺見。茲聞大君子緒言，庶幾有所遵循，而不致惘惘于岐途。幸甚幸甚。惟是朱陸薛王之間，和而同之者，有道一之編別而異之者，有學薛之辨，某竊以為異，有其所以異，而沿

葉綠閣集

卷九

流失源，則咎在乎其徒，而非其本。然用疏臆見上之記室，其豪釐得失之處，尚望正其紕繆，而引歸一是焉。道統開自堯舜，堯授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則益之以危微精一十六字。此萬世論學之祖也。孔子自十五志學，以馴至于從心不踰矩，即中不踰，即允執之謂也。可見其志學，即志精一之學。故由立而不惑，知行並進，語異而道同。教顏子以博約，傳曾思以格致誠正，明善誠身。孟子願學孔子，而其言曰：盡心知性，存養事天。三代以來，聖聖相傳，不外精一者如此。孟子歿而道不傳，越千五百年，而濂洛關閩五先

生者出。其論學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夫所云窮理致知者。孔顏之博文也。惟精也。所云反躬所云主敬者。孔顏之約禮也。惟一也。賢賢相授。一脈蟬聯。又如此。然而其中不同焉。虞廷精一。孔門博約。博文者。所以求至于惟精。而非即惟精。約禮者。所以求至于惟一。而非即惟一。中有性反之別焉。孔顏博文。程朱則曰窮理相似。而用力有繁簡之殊。孔顏約禮。程朱則曰涵養曰反躬。一路而功。夫有多少之異。中有乾道坤道之別焉。故曰不同也。其不同者何也。

延錄開集

卷九

一

舜禹生安。顏子學利。程朱通困。勉而立教。譬之鏡然。舜禹本明。保護之而已。顏子有薄翳。當勤拂拭焉。程朱爲久埋塵土者而言。非用力刮磨。光明不可得。而耀也。又如室中防賊。然舜禹墻垣高厚。門戶重深。賊無從入。主人從高枕之餘。時時惺聽而已。顏子四圍堅扃。雖有門戶。慮有不虞。猶設巡邏。徹夜省視。程朱爲門戶空虛。墻垣頽敝者。設法一處不檢。則一處可虞。一時不檢。則一時有失。非多覺察之方。審防閑之法。不可要其無不同者。以辨析理欲爲入手工夫。以融洽心性爲究竟歸宿。尙漸不尙頓。下學而上達。則

千古一揆也。金谿子乃置精一博約于不講。而止云先立乎其大者。以爲孟子之言云爾。夫孟子不曰盡心知性乎。不又曰知言養氣乎。何以一不提及也。越二百年而姚江以致良知立教。夫金谿不言知而姚江言之。似補其罅。漏然而隱然。以良知二字將博文約禮學問思辨之功。一力掀翻。意欲以救末學支離之失。然語過快矣。其徒傳習一錄。大書深刻。重誣其師。則有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嗚呼。陽明之集具在。果有無善無不善之語哉。夫良知二字。何妨。妨孟子也。孟子良知以愛親敬兄証之。所謂性善也。陽明宗

延錄開集

卷九

三

其良知而肯以無善無惡立說。或且善卽良也。旣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則當云無良無不良知之體。又何云知善知惡是良知哉。甚矣其徒之誣其師也。但其教尙頓不尙漸。畧下學。喜上達。精一博約。唐虞洙泗分言之。而陽明合之。以生安之事。而槩之困勉。并以生安之聖。所不敢一語道破者。而揭以爲宗。縱曰。因時立說。別有苦心。而矯枉過正。究非依乎中庸之指。故吳桂森氏之論陽明曰。不可謂非聖人之學。然而非聖人之教。斯言也。砭陽明者切矣。而斷陽明者亦允矣。而今人之攻陽明。則謂其畧修而言悟。夫陽明

致良知三字從萬死一生得來且功在國家澤在生民其修何如而謂其畧修也哉至其言悟者不得謂之淪于禪也曾子之唯顏淵之嘆不悟而然乎程子曰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朱子曰一旦豁然貫通竊以爲悟非聖學所諱不當與無善無惡一言同類而並譬之也

上儀封張公論學第二書

前明儒學始于薛文清終于尚忠憲此與國運相終始者也然而忠憲立論與文清微不同文清不言靜坐而忠憲言之文清不言心體忠憲屢言之近儒于文清無異議而于忠憲間有微詞以此也雖然靜非聖學所諱也近儒所以諱言靜者恐其淪于虛寂遺事物外仁義而鄰于禪也忠憲遺書首云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格物者格此其不淪虛寂可知矣所惡于言心者恐其認心爲性將擎拳曲臂運水搬柴爲妙道耳忠憲之言曰心非性也心中自有仁義禮

智當惻隱便惻隱當羞惡便羞惡則其于心性融洽之中亦極分明絕不同于禪可知矣忠憲以爲論心不論性恐妙明之內失權度之精論性不論心又恐於逐事逐物精察力行而無融洽貫通之妙故常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以涵養此心其說本于程朱朱子之言曰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又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于靜火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濬也決之長程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曰涵養曰主敬皆操其心也。心體有動有靜故操有靜存有動察靜之不可廢審矣。但言心言靜而兼讀書窮理反躬踐履而言者爲吾儒之學以敦倫履道爲粗迹而寂守其心者爲禪學此之不同耳。忠憲首言格物是以窮理爲先也。而于揭陽悟後曰勤學敦倫謹言敏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其尙踐履又如此非禪可知。然則忠憲與文清有異乎曰有文清之言平實忠憲之言高超。文清之論敬曰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忠憲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斯二語不同學者安取衷哉曰當衷於程子程子曰主一無適

延綬閣集

卷九

六

之謂敬又曰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當做敬夫心無一事虛靜之謂也此敬之盡處而非敬之工夫猶論浴者程與薛曰以水去垢之謂浴又曰浴則身淨無垢高則曰身淨無垢之謂浴意旨何嘗不同哉然有下學上達之別矣聖賢之教引而不發非不欲發也不可發也故專言下學不言上達心無一事上達之境也幾于發矣陸稼書嘗謂忠憲未脫姚江之藩籬或謂是歟文清忠憲並宗程朱而其所以異者有故文清在姚江之前上達與旨未洩故平實以衍程朱之緒足矣忠憲生姚江之後不言上達無以兼收並

蓄高明才智者之心故忠憲爲陽明之隄防而稼書納忠憲之評友無害其並爲吾儒正脈也

延綬閣集

卷九

志局上當事書

竊惟葺志之舉。徵今更急于考古。前志葺于康熙二十三年。今奉檄重葺。蓋為五十年來。法令變通。人物遷化。日漸繁多。將及時編纂。上之史館。會作統志。以成鉅麗也。是故郡邑之分。析戶口之增加。蠲郵之類。查兵防水利之興舉。其為

昭代度越前古。震耀百王之大。凡固宜條列件繫。而尤要在人物。何者

本朝定鼎。幾及百年。重熙累洽。德化漸摩。朝宁多臯。夔之佐。守牧多召杜之良。而草野中。束修自好。孝友。潔

延綏閣集

卷九

十一

廉。可以垂光。史策者。雖荒服不乏。况大江左右。人文焜耀。風俗馴謹。尤非他省比乎。今開局以來。孳孳考古。自上自二十二史。旁及輿圖水經。郡縣志乘。若本朝會典。則例諸書。校稽覈漸有端緒。而人物一門。漆入寥寥。或至闕郡無一人。蓋緣編纂諸公。止據名人文集志銘表碣。各加節錄。而郡邑冊籍。徵取未到也。不知各集所載。男女各半。又不盡江南之產。况鏤板已久。近歲凋謝之老成。不少概見。若吾郡趙恭毅公。天語褒崇。海內欽仰。而其志傳。尚未之見。况其他乎。况有姓氏不出閭里。而潛德幽光。宜闡揚者乎。似宜速

行各郡邑儒學。凡所部已故人員。居官有宦蹟。居鄉有行義者。許備具事實。申送志局。以便裁別。可否。纂

延綏閣集

卷九

十一

原缺第十三至二十二葉

志人物議

志莫難人物非傳序之難難位次也舊志不列品目偉人盛業與一德一能者同科識者病之今班分類次得矣而有難焉者難在名賢宦蹟儒林文苑之相疑夫名賢之目甚高子孫雖欲崇其祖父似莫敢與吳季札言子游范文正諸公疑者而特患宦蹟中之自相疑卿相以至州縣吏皆宦也自總掾贊治以至拊循煥休乎一州一邑者皆蹟也概而列之下者喜矣高者嫌焉遂思躋而上之躋則躋於名賢矣故起於宦蹟之自相疑而疑及名賢也竊以為宜峻名賢

廷錄閣集

卷九

三

之等郡不必備惟其人使不敢覲而分宦蹟為二使不相疑其大者曰名臣自宰輔至督撫君子者居之其小者曰循吏監司守令之治行焯乎有聞者居之或提名宦業而條列階等首宰輔次卿武次督撫又次監司而以守令終焉乘較蹟為大爵位之崇卑既不相混而事業之大小係之而一主於謹嚴擇其大純者而後傳焉若瑕瑜不掩及片善足錄者止於選舉列名之下揚美而隱惡斯亦情義兼愜矣儒林起於兩漢皆以有功六經而文行可師者列之至宋史另標理學一門而儒林之途稍濫今制以經義取士鑽穴六經自其本業乃稍知排纂講義補綴

成帙者輒覲儒林一席明經故也江左自考亭以後學者落落相望不知竟立理學一門以朱子冠首諸弟子從焉而東林二三巨擘為之殿餘概列文學經生風雅兩途或兼長或獨擅傳序中着目自見不亦可乎職官列女亦倣名臣循吏大書特書代不數人而一二事蹟可紀者統列表名之下古列女若孟母陶母謝女不盡以貞烈著安慶府志條分小門可否放效別省名宦所祀吾鄉人其中或有省志未載者似宜查增閱不任人物据臆漫陳可採與否伏惟大君子裁擇

廷錄閣集

卷九

三

學校議 雍正甲辰國子監課

學校之官所以助天子宣教化育人才而美風俗其
關乎治道最鉅成周之世天司徒之屬有師氏保氏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大司樂之屬有樂正
以詩書禮樂造士又有小樂大胥籥師籥丞教以春
蕭夏弦干戈羽籥外則鄉遂大夫以至於州長黨正
族師閭胥各以時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糾其過
惡以待三年大比而與其賢者能者當是時無人不
學無地不學亦無一官而非教民之官也而閭塾黨
庠州序中各有師師也者俾大夫士之致仕而有道
延緣閣集 卷九 又三

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監總教及提學官復設儒學提
舉督帥州縣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上其成材于太
學二十八年令諸路及州縣各立小學選老成之士
教之又於先儒書院求經明行修之士為學正山長
使行省身師尊之以教授生徒於是士知崇尚正學
明太祖即位之二年詔天下府州縣各立學又時輟
翰林院修撰檢討為郡學官其有不稱職者送部別
調成化中設提學官分督所屬有司簿錄諸生德業
為三等德行優文學瞻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行而
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經義優治事敏而德行玷缺
者為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無得應貢舉是時天下
儒生處皆自愛之人出無敗檢之行三百年來治道
之淳獨推成弘云自嘉靖以迄明季置弟子員日多
而課之之法日懈員多則賢愚雜出法懈則雖德不
修業不進而亦不至見擯于上於是羣居佚遊者有
之放廢禮法者有之武斷鄉里脅制有司者有之學
校於斯而敝

延緣閣集

卷九

三

昭代極力振刷而人士稍知自愛崇實行然未盡復古
也竊以為學校之不飭由於教士之無人今者直省
各命詞臣提督學政而所屬之學官府有教授州有

學正。縣有教諭。而又各設訓導。以佐之。何以謂之無
人。曰。官雖具。而莫或舉其職也。教士先德行。以孝友
爲本。而睦姻任卹次之。若夫文藝者。藉而引之。聖賢
經傳。以開明其志意。曉曉於義理。以爲德行之端。而
已。今者學臣歲科兩試。既專以考校文章爲務。所謂
學官者。早夜孜孜。惟束修錄。兩是問於多士。文藝工
否。尙情然。不知况能深而考其德行乎。故曰。莫或舉
其職也。近有廷臣奏請。崇府教授品階。如元代儒
學提舉之制。使專察士行優劣。而上之提學。以爲懲
勸。意蓋在新科進士。望其及鋒。而用卓然有立。雖然

延錄閣集

卷九

三

進士之異於科貢者。寧非以其再舉於禮部。學業必
優耶。夫其屢雋者。文藝也。非德行也。今
朝廷將崇其職。而命之課士。固曰先德行。而後文藝矣。
而所以取之者。仍惟文藝是尙。毋乃事與心違乎。且
進士釋褐。例當得知縣。彼辭知縣不爲。而就教授者。
大抵廉靜有餘。而強敏未足。責以糾劣舉優。未必其
才力之所任。然則第曰進士爲教授。卽可以勝提舉
之任。猶未必其什不失一也。爰本朱子學校貢舉私
議。參以今之可行者。條列于左。以備採擇云。
一。慎選授之人。教化之道。全在身為表帥。以一人爲

一方士習之準。則品望宜崇。以一人操諸生懲勸之
權。則風采宜峻。請勿專徇進士之願。就者銓除。而必
擇其才品堪爲人師者。如進士中不足。則如古制。取
鄉大夫。家居之賢者可也。否則倣漢宋之制。舉孝廉
方正之士。充之可也。近奉

恩詔

訪舉孝廉方正。而直省應者寥寥。漢詔云。闔郡而不

舉一人。是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蓋郡邑胥吏。非
金錢不行。眞儒豈肯賄舉乎。舉不以賢欺也。置而不
舉。慢也。均失之矣。請飭諭直省大僚。實心採訪。郡邑
眞儒。以副

延錄閣集

卷九

三

天子指卽用爲一方教授。是學校與貢舉兩得之道也。
一。嚴黜陟之典。學官察士行之優劣。以爲諸生之勸
懲。當卽以勸懲之當否。爲學官之黜陟。士行優劣。如
白黑然。今之學官。衰如菴如者。避嫌怨也。同在一省
之中。桑梓不遠。舉者見德。糾者見怨。故寧以不糾不
舉爲藏身之巧。今旣令教授專主士行。當以不糾舉
者計殿。糾舉當者計最。庶幾避嫌怨之心。不蔽愛爵
祿之心。可使法在必行。明成化時。岳正爲肅州訓導。
稱職。擢左贊善。隨入內閣。雖不可爲常法。要宜畧倣
其意。果有盡心訓士。著有實效。道德可師。超出尋常

者不次擢清要則鼓舞者衆

一廣訓課之法胡安定有經義齋治事齋分途造士
故遊其門者文學政事多可稱述今請倣其制爲各
學程式月課季考于書義之外多擬策問以古今典
禮兵制農政水利等類縷列以問諸生欲依問條對
不得不搜討故實講求其指歸異口出而爲治必有
裨益又朱子欲合士子所當讀之書使各三年而通
其一類今科舉既各以專經法難驟變請令學官課
士於五經中舉其疑義與諸儒論說之異同條作策
問或一年二年而畢一經較之專以八股課士者似
勝

延緣閣集

卷九

五

一兼攝監生唐宋之制國子監生祭酒統焉州縣學
生長吏主焉明初設學官以統生員而總隸於按察
使後添設提學則隸提學至於太學生皆選郡邑之
秀彥者克之而舉人之會試罷者亦入焉積分滿日
歷事叙選而授官自捐納法行而監生不入太學是
生員有統攝而監生無統攝也其桀黠者恣睢鄉里
出入州縣雖有過犯莫得加以法焉今請倣古鄉遂
遞升俊秀之法就近各令府教授統攝課其德業德
行無虧而文藝不悖謬者許其結文赴部授職否則

一如郡邑諸生之于學官有犯得以戒飭庶幾監生
各有忌憚而生事者少

延緣閣集

卷九

五

議嗣或問 代八十老人秦松九

余弟皆龍二子長殿臣次亮臣殿臣早卒遺孤堯民十八歲而殤余命殿臣婦華氏立亮臣子堯章為嗣考禮按律絕無可疑乃有從姪典文起爭嗣之費或為所惑以詞來相詰難余既援古証今以答之錄其答問之詞于右

或曰無後而為之置後此不得已之禮也禮同宗皆可為之後奚擇于親疎亮臣子與典文子均可嗣也答曰不然

本朝律例凡無子者許令同宗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

延緣閣集

卷九

三

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總麻如俱無方及昭穆相當弟姪開載甚明殿臣亮臣係同父周親典文子與殿臣則小功叔姪也烏得違例而越次以嗣哉或曰殿臣亮臣親則同父也然亮臣一子不可出嗣依律應及大功大功中又無次丁可嗣者應及小功典文子嗣宜也答曰殿臣宗子也亮臣支子也古人所以寧廢小宗不廢大宗今人通曰長房無子次房不得有其子豈有一子不出嗣之理哉明薛考功為人後解引晉范汪說可証也考功名家亳州人其為人後解本朝汪琬純翁

稱為議大禮第一篇文字

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烏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此說其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別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于立後之意也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

或曰古人所以寧廢小宗者為大宗無可嗣而祖絕也今殿臣既有典文子可嗣是不絕矣安必廢亮臣之小宗而後得乎答曰為殿臣置後豈從殿臣當身起見乎哉蓋以殿臣為皆龍宗子也殿臣之置後以

延緣閣集

卷九

三

皆龍不可無適孫也堯章固適孫矣若之何于自有之適孫反絕之使九原之下痛夫奉祀者非其嫡血哉或曰皆龍原未絕絕者殿臣耳今議置後者亦殿臣耳若就皆龍而論自有亮臣為子堯章為孫胡為乎奉祀者無嫡血乎哉答曰古有為祖後之禮律有立嫡子之條皆根極性命未易闡述姑就祖之木主所歸為定可乎以若所言皆龍之木主將歸于堯章歟抑歸于典文之子歟歸于典文之子是皆龍有嫡孫而反令小功之姪孫奉其主也歸于堯章是廢殿臣

使不得為宗子也。以宗子無子而繼其宗可也。反廢其宗可乎。

或曰儀禮適子不得後大宗。此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堯章之嗣母乃宜人。情而恃古禮乎。答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烏有禮與情背馳者。蓋禮有小宗有大宗。有小宗與大宗合者。有小宗與大宗分者。小宗與大宗既分。則與大宗疎矣。在已自有高曾祖考。故止以支子後大宗。而留適子以為本宗奉祀承祧之主。若大宗與小宗同在四世中。則兄之考即弟之考。兄之高曾祖即弟之高曾祖。非小宗與大宗分者比。故

庭緣閣集

卷九

三

六

大宗絕族人。小宗既遷者。以支子後之。同父之長兄絕弟。當以適子後之也。有羅先生諱虞臣朱夫子晦菴及通典二說可証。

羅先生長子亦可為人後議。載唐太史評編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為人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以重為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烏得為非。

朱子立庶子代為宗子之條。載家禮會成宗子死而無子。則次主人代之祭。不敢稱宗子。但稱孤子。云云。庶子死後。庶子之適子繼宗。

晉或人問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謂亡者之叔父死。而叔父之子已成。孤子恐繼宗而承重。嫌于絕父。又未有子姪相繼。謂亡者無子。又無親姪。若不以從弟繼宗承重。又嫌于絕祖。疑于祭祀。邈答曰。今見有諸孫而祖無後。甚非禮意。又引何承天與司馬操書云。有孫現存。而以疎親為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則此一孫豈不得服三年耶。

庭緣閣集

卷九

三

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適子不後。大宗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

或曰。石渠所云。絕父以後大宗者。以族無支子故也。今典文亦殿臣之族。典文既有支子。則亮臣不必以嫡子繼宗。答曰。不然也。族有四宗。繼高之宗。繼曾之宗。繼祖之宗。繼禰之宗。而傳惟曰。繼禰者為小宗。明繼祖必自繼禰始。故必有宗。而宗有祖。宗明而後族明。族明而後嗣事可議也。殿臣與典文相族。也不相。

宗也。禮未嘗云族人以支子後族人也。嚴臣執宗之
曰亮臣宗之。嚴臣宗則亮臣其族矣。同父弟安得為
族。曰九族者高祖至元孫之親同父兄弟亦九族中
之一也。今嚴臣絕而亮臣有支子猶當即以適子後
之。况無支子耶。

或曰。有言堯章今日固為應嗣。若不幸亮臣無次子
則又當歸宗。而重為嚴臣立後。且舉某某為証。其說
如何。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何其悖也。以若所舉仲
與叔俱非宗子。其輕重均。父親而伯。父疎。烏得而不
歸嗣其父。若叔之子嗣仲。復以他子嗣叔。是兩嗣也。

延緣閣集

卷九

三

不若叔子歸叔。而以他子嗣仲之為愈也。若仲叔季
之子而嗣於孟者。則孟為宗子。固其父之所宗也。父
之宗且于是歸。而子復何所宗。何不歸也。歟。故繼孟
則為祖。後祖尊而父卑。業已繼宗。本生父雖無子。不
得絕祖而後父。

或曰。後祖而絕父。父之鬼不其餒乎。曰。所貴乎後者
為祀事也。業已繼宗而祀祖。禮諸父之無後者。皆得
從祖。耐食。故為繼禰之宗。不得上祀祖。為繼祖之宗。
得兼祀父也。祀祖仍祀本生禮也。與叔子繼仲者不
同。

或曰。律許凡為子者皆得立。後今亮臣既以一子與
長房。則亮臣無子矣。典文以子嗣亮臣可乎。曰。可否
在亮臣。而非禮所有律所定也。禮非宗不置後。即律
亦曰。許立云爾。未嘗云不許不立。亦未嘗言不許遲
立也。不立亦禮之正。况以三十餘歲之人。而謂其不
容少待乎。此亮臣主之。而非不佞主之者也。稽之于
古。若堯章異日多子。可以令次子還承本生。通典一
條可証。

晉魏得問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為後。同
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

延緣閣集

卷九

三

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
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

答雲貴制府尹公延五華書院山長書

雲貴制府尚書閣下。本月十四日。接江蕪藩憲名帖。傳到閣下聘帖一通。手諭一道。延希閱主五華書院

講席者。拜命之餘。喜與懼并。雲章燦爛。賈及蓬蒿。研

席光榮。僮僕忻躍。所以喜也。再四循省。深自慚思者。

希閱學無根柢。文鮮光華。十年來。偃伏蝸廬。并南宮

之試。都不敢與。誠安分知量也。滇為西南與區。

聖朝文治。單敷蓋百年矣。况閣下文章德業。過化存神。

士子蒸蒸。向風進而益上。希閱乃以朽然無有之躬。

與相叩擊。不幾輕師道而羞臯比耶。抑有難者。近奉

延緣閣集

卷九

明詔開博學宏詞之科。例由督撫會同學政。遴選考驗。

江南學政桐城張公。按蘇錫特召。希閱舟次詢其

年察其貌。云業與制府高公酌議以。希閱充其乏。希

閱力陳才疎年邁。難應大科。張公勸諭之語。義嚴而

情重。然終無以奪匹夫之志也。夫。希閱不能三千里

入京。而翻能萬里入滇。其何辭以對張公。以故南望

稽首。返聘幣於藩憲之前。閣下之於。希閱感恩知已

兼而有之。銘勒肺腑。世世勿斃。佇望。榮戰重臨。某率

兩江童叟竹馬前迎。歌咏盛事。以垂奕世。此雖老猶

能獨管者也。

附來札

老年長兄品行文。章士恭推重弟。幸叨同譜。景佩

之懷。匪朝伊夕。昨在金陵。得從商確。志乘之餘。類

聆教益。欣慰方深。乃判袂匆匆。雲山萬里。緬懷矩

範。無日不往來寤寐也。敢者滇省舊有五華書院

為諸生肄業之所。弟到任以來。仰承

明詔加意振興。奈邊僻之地。鮮有傳人。諸生學業荒疎

師承無自。諒此時書告竣。特遣人到江。敬迓文

旌。主持講席。惟望即日命駕。使滇南人士早荷陶

成。而弟亦得於簿書餘暇。時領大教。幸甚幸甚。尚

延緣閣集

卷九

此佈達不盡翹瞻

張清恪公傳

公名伯行字孝先儀封人第康
學志在必為聖賢初授中書

夏大雨水泛溢募民夫囊沙築堤邑賴以全遂寧相
張公督河薦公効力河工督修南岸堤工護馬家港

東壩修高家堰蝦鬚溝河俱著勞効補山東濟寧道
濬運河導南旺水北注遷江寧按察司使

聖祖南巡召見特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福建歲歉

米四百錢公至遣官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
積貯米直減三之二閩人德之永安大田等邑無賴

延緣閣集 卷十 一

子竄伏深山中煽愚民為孽公設法招撫其豪餘黨
解散除福州淫祠數百所贖貧家女髡為尼者數百

人撫標舊空糧五十名為家丁地也至是悉募壯丁
補足之褒廉吏糾貪墨建鰲峯書院學舍百二十楹

祀有宋五子選閩士博聞有道術者肄業其中數躬
詣書院勗諸生以正學士子蒸蒸向風旋移撫江蘇

首葺東林書院躬詣講學與諸生反覆剖論朱陸異
同言厲而色和學者有典型復見之歎時江南頻歲

災稜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
又請暫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動帑平糶疏皆得

旨允行而與督臣噶禮者不相能辛卯科場事起疏劾

督臣營私壞法督亦馳疏評公
上憂遣重臣勘問意所左右前後皆同奉

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着留任噶禮革職江南士
民權聲動地旋奉

旨會察戰艦公分別營哨商漁舟編號定列使姦無所
容尋以張令濤一案遂寧相以眾宰奉 命質問遽

解公任案入告再奉
命旨命公隨冢宰赴京 召見

特旨令署總督倉場侍郎等 命管理錢法補授戶部
延緣閣集 卷十 二

右侍郎仍兼督倉場
今上元年以公年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尋陞禮部尚

書議
皇太后耐廟禮定耕藉禮儀追封

先聖五代諸大政多出其手乙巳二月十六日得疾卒
上聞軫悼 命鎮國公奠茶酒 賜祭墓謚清恪公天

性樸誠自少至老墨守程朱而與陸王之論慙慙也
生平慕陸侍御隴其推為敬軒整庵以後一人雍正

二年從祀孔廟伯行議也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濟
一得困學錄公既歿之三年上允河督田疏請特祀

于鄉

延緣閣集

卷十

三

直隸永平府知府中涓府君傳

府君諱黃字備大號中涓以邑諸生舉康熙乙卯江南鄉試已未成進士任池州府教授課士精勤有法陞國子監監丞歷戶刑二部員外郎充律例館纂修官時京江張公總裁凡經府君筆錄者不復有所更定遷郎中秩滿出守永平永平旗民雜處號難治府君持法寬平而於豪強無所假貸民志大和永協兵餉例自府庫支給官吏各因緣侵漁府君至盡革其弊及暮有所感觸歎曰歸休吾志耳方請而永民詣院司額留者千計上官鑒與情誠懇不允告不得已

延緣閣集

卷十

四

復視事又一年歸志益決泣陳所以欲去之意時撫直者為安溪李公歎為仁人允之歸軍民擁車攀送者數百里不絕府君性恬澹夷曠喜愠不形仕籍三十年囊橐蕭然謂諸子曰古人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以安吾能安若曹矣生平作詩文極多雖案牘縱橫僕馬瘡痍時不廢也有遺稿三十卷藏於家生崇禎甲戌九月初十日卒康熙己丑八月廿三日年七十六葬軍嶂山祖塋元配贈宜人周氏繼徐氏合焉周無出徐生子鸞翔貞再繼娶封宜人周氏生子龍翔工詩文能嗣先志

任曾儒家傳

宜興縣治西南八十里有鄉名篠里任氏環居之以居東西別其族曾儒東篠里人也家世耕讀父命字錫英初嗜博家居倭僮不著事至歲除不能舉火感于其婦一言盡謝平日居游折節治生業隆起以義聲著里中晚歲邑令禮為鄉飲賓子二津沂各能繼父志沂尤賢即曾儒也會儒嘗讀程子書至一介之士苟存心于利物必有所濟慨然曰有是哉自是俯拾仰取務有濟於物值歲旱篠里溪流竭苗就槁居者走相告或至泣下然卒莫可如何曾儒于數里外

延緣閣集

卷十

五

築堰規水內注聽人分厚各溉所業苗之甦者百頃明年米價騰貴斗直錢二百有奇曾儒贊父兄買穀他省減直十四以糶里得無莩蝗卒起出粟購捕使不為災家有宗祠舊制湫隘且就圯錫英志新之未就曾儒作為堂寢門廡弘敞可久飲福分胙儀倍于昔而費有經也里有爭訟必以理解之或已投牒于官非金錢莫能寢曾儒為寢之不以告人人莫得知亦有知而晏然者曾儒終不以市德比歿宗人相嘆曰之人死吾徒卒有念難誰可告貸者災患孰與郵之無少長皆哭無何里中訟叠起破產者相隨續則

咸曰任曾儒若在烏致是哉於此可以見人心之公已子孫文炳俱有學行列學官弟子

贊曰文炳從余遊貌恂然文蔚然與論古今事以義可否不詭隨吾知其必有成也老友翼聖其西族之望也為余道其家世事有古人風爰為傳授文炳俾刻家乘以示後之人彼夫財可以濟人而錙銖出內惟吝事可一言定而握手屏息若惟恐有連者以為工于自謀而卒未克盡如其志若任君者暮年生業雖稍落而天以文子文孫報之其果得為薄哉

延緣閣集

卷十

六

族姪葵儀小傳

葵儀名昭發余六世祖封戶部海月公之七世孫也海月公之伯子刑部補菴公諱雲再傳而至光祿問齋公諱之亢又三傳而至處士君武公諱緇緒則葵儀父也葵儀幼勤學工文章為督學海寧許公所識拔入邑庠嗣後歲科試無不先其儕偶者獨鄉闈屢薦不售年五十歲以疾卒時康熙己亥也葵儀為人英特爽朗遇不平事侃侃可否不作世俗媵阿態家故貧視非義財若澆善飲酒賓朋讌集高譚呼笑聲奪四座座人為之豁然神開而其至性特純篤君武

延緣閣集

卷十

七

公晚患癱瘓不能動作葵儀晨夕抑搔久而不怠每風日晴和掖父坐門首門故臨錫驛通衢行人肩摩輿馬絡繹擊鼓吹金手搏縵走及導祿盧以為戲者踵相接也君武公據几案頽然睇視輾然色喜忘疾之在其體矣菴川圃補菴公讀書處也有堂曰承德祠晉孝子及宗之賢者一十七人歲久圃為僧區而祠亦黷廢不祀葵儀顧而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况茲祠所以展孝思崇德義乎倡宗人撤而新之而益附以近今之宗賢補菴問齋二祖配享左右迄今二十年祭享不怠葵儀一人力也室戴氏賢淑而慧

工吟咏有繡虎餘音一卷雲川杜太史序而傳之子四人長先卒次岐瞻少孤力學克世其家

豫原甫曰補菴公翔義田千畝以贍族人唐文襄記之稱其彷彿文正范公信矣迄今出望湖門循塔影尋義莊故址惟見禾麥與翼牛羊上下就階之厲其可痛夫問齋公丁其時禁之不可聽之不能作文刻石以志之其意深矣葵儀獨珍其石於繡虎齋內可不謂有心乎其修復孝祠特先其力所能為者耳其所有待而為者竟不及為哀哉然葵儀即是乎可傳已

延緣閣集

卷十

八

族甥爾愷朱君家傳

族甥朱君字爾愷名肇祥宋樂圃先生之裔也樂圃八傳生宗和公名璧自吳郡徙居邑之甘露鄉又七傳生小江公名仁遷居城南小江公四傳至翰林院四譯館序班伯英公名潮用娶華氏卒繼娶華氏余從姊也是為君考妣序班公少孤食貧習治生君佐之業日起君才識明敏心計縝密不可因以事然為人謹厚儉遜善容忍言動壹不得罪於鄉里鄉里推為長者歲丁亥

天子南巡狩邑城南吊橋圯縣官卒不能辦謀諸君易

延緣閣集

卷十

九

朽以良一夕成丁亥戊子歲薦饑

天子祭廩粟以賑縣官委君出內君悉心周畫所濟者甚博而不尸其功君自奉約衣食節嗇而能施予敦嫻睦叔父歿廩叔母終身宗鄰中某貧不能嫁娶邑中某橋道未修某寒無衣某死未殮某生孩未舉以告必得所欲然喜授人共事未嘗獨任曰獨為君子古人所恥也鄉某某等以官事係累久不釋合謀鬻田四十畝於君得二百餘金白其事家實貧無田租期輸租久不能支君廉得其實召至焚所書契眾泣拜君亦泣家嘗失火樓貯典質物盡燬數日後聞

索故物者盈門不得則怒且詆請償其直不可倍之

猶不可各如其意所欲得乃定方是時君家幾破無

何中夜獲竊賊于室乃故僕子也訊其情知向者火

所由來內外恨之刺骨君曰吾命也訴官薄懲遣之

其能容忍如此橫逆來不報生平未嘗訟人人亦無

訟君者親知以事忿爭輒奔走為解釋事解然後即

安晚喜讀書於居後鑿池壘石構小樓貯書數百卷

與諸子講讀不倦子九人叔子祚錫先卒孫十八人

曾孫五人多文學之秀恂恂謹飭無末俗儂薄習蓋

稟君教也君以順治癸巳六月七日生雍正癸卯六

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三卒後四月其孤廷銓等葬君

其所今兵部侍郎禮齋稽公翰林修撰海文王公既

誌而表之矣廷銓等謂誌藏諸幽而表樹墓將垂諸

子孫使遠人弗忘者莫若傳以屬余余振素所知者

列諸家乘後如此

論曰爾愷少先君子十二歲數從先君子往還余幼

見其容貌樸邁衣冬褐夏葛不異貧士言必依于仁

厚至老不改鄉黨稱長者有以也南豐曾氏傳洪渥

稱史載豪傑士多撫奇以動眾事高而不可為繼不

及如渥所存人人所易到余之傳爾愷者以此云

延緣閣集

卷十

十

江室黃孺人傳

向曲江君偉人之配黃明蘄州牧諱整之元孫文學諱基泰之長女也十五字江又十年歸之閱二十八年而卒卒後偉人述其婦之孝語人曰余以貧故衣食奔走婦勤女紅易甘旨以奉翁姑翁病歿藥餌棺衾悉所辦余抱終天之恨百倍于人故于婦之歿也痛婦亦倍于人余家三世棺未葬婦日夕促余謀窆突歲時享祀必盡誠擇配婚余幼翁比析箸悉與以父所遺不足又益以吾夫婦拮据所積之半余有其志而贊成之者婦也婦性儉金珠不飾純綺不御姻戚有緩急則勸余典衣貸金助之一子名麗天余既撮其語作傳而綴以贊曰論婦德者節烈易孝義難婦人天厥夫閨幃床第間情有過于母子姊妹者故死生之際捐身以殉者史冊多有匪直其質過人亦結于情也若夫孝翁姑撫弟姪一出于誠非曉大義者不能南史乘公濟妻姚賣田婚兩姪元史趙孝婦得美食奉姑自啖糜糲若偉人之述其婦者不愧古人矣

延緣閣集

卷十

十一

劉節婦傳

劉節婦倪氏庠生榮女年二十四歸邑庠生劉禹樵明年康熙庚申大水禹樵偶道西門橋舟覆墮水死節婦一慟絕父母救之甦撫從子鳳翔夢求成立歲時祭祀必薦獻夫生平所嗜好者親率子孫奠饋如禮嘗不戒于火娣姒收衣飾爭避獨節婦手木主拱立以俟火亦隨熄卒雍正庚戌月稱未亡人者五十年內外嚴肅非至戚無能視其面其居邑西北四十里地名新橋

延緣閣集

卷十

十二

節孝余母黃氏傳

太·湖·多·忠·節·而·莫·盛·太·原·司·馬·黃·之·正·一·門·之·正·先
宰·粵·新·會·海·寇·陵·城·之·正·嬰·守·七·旬·至·黃·樹·膚·草·萎
食·而·城·竟·得·完·先·是·流·寇·陷·太·湖·有·姑·王·婦·劉·二·人
義·不·受·汗·一·赴·火·一·溺·水·同·死·者·卽·之·正·之·祖·母·與
母·也·同·邑·余·瓚·者·亦·以·節·孝·世·其·家·祖·母·汪·二·十·二
而·寡·事·姑·孝·旌·于·朝·妻·黃·氏·則·之·正·之·女·也·瓚·性·方
嚴·嗜·讀·書·與·氏·肅·而·和·未·幾·死·氏·年·二·十·一·遺·孤·繩
椿·二·齡·繩·美·甫·匝·月·氏·初·欲·以·死·殉·悟·而·慟·曰·姑·先
逝·矣·舅·老·子·幼·非·未·亡·人·責·耶·乃·毀·容·去·妝·勤·婦·職
以·事·舅·所·以·生·養·死·葬·者·舅·忘·乎·其·無·子·它·人·亦·忘
乎·其·舅·之·無·子·也·勤·母·教·二·子·各·有·文·行·稱·於·時·於
是·距·夫·之·卒·三·十·年·矣·乃·死·臨·死·述·先·世·節·孝·事·語
二·子·且·曰·報·本·莫·重·祖·祠·合·族·莫·大·宗·譜·先·志·也·子
竟·之·割·產·以·佐·羣·從·讀·書·者·力·疾·詣·夫·墓·泣·拜·曰·妾
乃·今·得·與·君·相·從·矣·康·熙·五·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命天下有司覈所在婦女守節三十年以上

者具

題請旌氏蒙

恩給金建坊旌門如例雍正元年

廷綵閣集

卷十

三

今上詔府州縣各立貞節祠春秋致祭氏又得祠祀焉

嗚呼婦人以節著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之為義論者
往往以殺身為難而易視其守義不二者夫衛其妻
宋共姬詩與春秋有軒輊耶若黃氏者與其先世之
赴水火者同千古可也且聞其疾革時戒勿用浮屠
法是能知道豈直賢于巾幗已哉

廷綵閣集

卷十

十四

太學生贈登仕郎蔚村彭君墓誌銘代

前明光熹之朝閣人煽虐目正人君子曰朋黨夏邑彭通政及商丘侯司徒永城練司馬皆鑄黨籍故中州號多君子通政公初為御史敢言事彈劾權貴疏凡數十上闕尤銜之故雖有平蜀功不得叙士論尤惜而重之通政公子諱堯泰為中書舍人以父放棄官孫諱舜齡登本朝順治己丑科進士司李嘉興登州二郡愛民能得士司李公有賢子諱浞號蔚村與侯公子朝宗練公子石林皆以文學聞於時人咸曰正人必有文孫然而蔚村實不可以文士盡也司李延緣閣集 卷十 五

公之在山左也值于七之亂登州道府缺員以一人兼理三篆且勦且撫轉運芻糧君佐佐力居多又用居民之通賊者招賊故得早撲滅君生平不逐聲伎裘馬不為崖岸之行每痛舍人因東林裔被誣故雖抱不羈才絕意進取以詩酒自娛曰知止不辱吾生平求檢身無大過鄉里稱善人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其歿也以人物傳載邑乘嗚呼其斯為通政公之賢子孫與君食餼於庠既而貢入太學康熙五十一年遇

日卒於康熙乙亥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郭氏贈孺人幼孤弟母霍太君撫之成立既于歸善事姑又迎母終養之女孝婦德可謂兼至其相夫子以道訓子睦隣恤下懿行不可悉舉克昌厥後宜哉孺人生於明崇禎丁丑年四月二十日卒於康熙丙寅年十一月十七日今合葬於司李公墓側子二肱詒候選州同知娶侯氏俱先卒友其歲貢生授金壇縣主簿娶孟氏女五一適庠生張又棡一適儀封教諭李翁一適刑部員外郎孟孫繩二未字卒孫男五志荷監生肱詒出志用監生志遂先卒

延緣閣集

卷十

五

樹立森立俱友其出孫女二肱詒出者一友其出者一曾孫三念鞠志荷出庚志用出庠志遂出婚姻皆名族余撫吳時友其為金壇主簿有廉能聲故悉其世德甚詳丁酉秋余奉命順天主試得士燕貽家屏皆君姪也撤棘後來謁明年三月出友其所寄太翁行述以墓志為請余以通政故不可辭乃誌而銘之銘曰
忠貞之後姁潔之守才足濟時用晦无咎山夷谷壘斯藏永壽

皇清特賜進士體乾陳君墓誌銘代

君諱人龍字震先體乾其號也十歲而孤事母以孝聞長為名諸生方正謹恪師表鄉閭者五十年年六十三始克貢入京明年丁酉舉北闈又五試禮部不第奉

恩旨一體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則雍正五年之四月也俄疾作即以是月二十七日卒於京邸距生順治甲午十月十八日得年七十有四其孤扶柩南歸以庚戌年某月某日塋君富安鄉孟灣先塋之側君性善飲承母指晚酌

延緣閣集

卷十

七

不過三爵歲歎和麥屑糶糜食婦子而奉母必甘旨母六十時患篤疾醫百不效泣血籲天得異兆霍然起自此每旦必焚香告天願減已壽益母母果登大耋考終時君年不勝喪矣而哭踊盡哀三年不御酒肉禱中月或治具進君瞿然曰禮於時始食乾肉飲醴耳盛饌何為者撤去乃就坐君每揭行已有恥四字教弟子身為之鵠從遊者皆繩趨矩步望而知為陳門弟子也經君指授科目成名者數十家庠序士百計持身御家一以規矩燕居衣冠必正盛暑不袒裼坐立不跛倚路遇游女必謹避不旁視家僕非老

幼不入中門親朋有謔浪戲褻者君至則肅然如坊之止水尤慎取與不納非分貨賄不干詞有司或負屈于官計非君莫能白懷金坐語久終囁嚅不敢發齒去學有定課晝輟者夜篝燈續之至老不怠手抄程朱書及薛文清高忠憲兩公語若干帙行笈坐案不頃刻離席矻猶取名臣奏議手披口誦早暮不休

蓋將有所建白也遇晚而志不醺君子悲之家世浙之杭州譜牒散失可知者五世祖某郡學生貢授國子監助教高祖某郡諸生曾祖某仁和學生祖某富陽諸生生四子其季某君考也妣節母方孺人明已

延緣閣集

卷十

六

卯貢士某女君先娶呂氏吳縣增廣生某女早卒繼娶秦氏明進士兵部職方主事某女先君九年卒男子二長士芳無錫學生次士雋雍正丙午直隸舉人女子三長適國子生顧銓衡次適吳縣學生改太學倪承茂幼適太學生楊守義孫男三孫女三皆幼先是丁未會試榜前奉旨命九卿揀選吏部舉人材品優者以名聞君在選中年特高奏對稱旨奉有溫語道榜發進

御覽

上顧臣某曰陳人龍未中式耶命一體殿試

賜進士君之塋也君之高第弟子冢宰禮齋嵇公讓次

公傳屬余銘銘曰

篤學敦行七十四年道積厥躬聲聞于天策名進士
修與化遷昌厥緒在後賢

延祿閣集

卷十

九

常州府學生憲獎行優巨夫高先生偕配安孺

人合墓誌銘

先生諱淳字良孚晚號巨夫明左都御史忠憲公之
從曾孫也忠憲公兄弟七人其季諱士鶴封禮部儀
制司主事先生曾祖也封君生子四長諱宗謙字益
旗仲諱世泰登明崇禎丁丑進士以按察司僉事督
學湖廣克衍忠憲公家學海內稱彙旃先生者先生
祖也是生邑學生憲獎行優嚴培公諱蓮生為先生
父益旃公早云學憲適子後之以故嚴培為封禮部
適冢孫配秦孺人卒繼錢孺人卒繼顧孺人生四子

延祿閣集

卷十

三

先生行叔在昆弟中幼最秀穎學憲親授以書法經
旨年十七補郡諸生三試鄉闈俛得復失修孝友嫻
睦之行推重鄉黨大司馬韓城張公視學江左給飭
躬勵行額翼以歌詩今雲貴總督長白鄂公為江藩
值歲饑奉

旨褒賑檄府縣擇鄉先生之屬民望者司事先生司富

安厥調度得宜官不益費而民沾實惠事竣獎以存
心利物額北平秦公守常州稱為三吳士式手書四
字以贈其見重於官斯土者如此歲丁未先生自題
堂聯云七十二歲老人忽忽虛淹日月五十六年秀

士庸庸有愧官墻。余見之笑。謂曰。會見此聯。二十八
易也。蓋以百歲期之。而先生竟以是夏卒。孤廣樹等
啓篋。得未病時區處身後事。纖悉具載。類前知云。先
生爲人外和而中有執持。生平無疾言遽色。至意所
不可。雖貴介不能奪。處事敏練。能于尋常中自出新
意。善以片言解禁。嚴培公產中落。授諸子者。不踰中
人。先生苦心節費。乃能稍大其業。然數十年來。佐諸
父。播擲東林。根楔春秋。釋菜籩豆。靜嘉未嘗惜費。性
好施予。貧乏待公舉火者。歲常數家。嗣大母鄭太孺
人苦節五十年。

延綬閣集

卷十

三

全上御極首膺

旌典其奔走額請。皆先生力。邑中同善育嬰。施棹施衣。
放生惜字。諸善舉。或割膏腴。襄事。或月會。佐以私錢。
仁心爲質。克承家學。此其大端。卓卓可紀者。居家門
庭肅然。凡席茗椀。位置有法。臧獲姬婢。經先生約束。
者見賓趨事。咸中矩度。賓朋宴集。必得先生乃。權在
廣座中。周旋禮文。不缺畧於一人。以故少長貴賤。咸
曰。高先生厚我善。觴政出奇無窮。雖素不能飲者。必
爲進一觴。蓋其精神周緻。形于小物者。如是。嗚呼。先
生才與德。劑凡所舉。厝非碌碌者所同。假令得仕於

時其所施設。必有足觀者。而以諸生老命也。先生澹
然自得。無悲吒意。故老而視聽不衰。顏貌常如四十
許人。生順治丙申四月某日卒。雍正丁未四月某日
配安孺人。太學諱有功。女生順治甲午九月某日。卒
雍正丙午年九月某日。勤儉相夫子以克家。年踰三
十。不育爲夫。納妾樊氏。生子女愛踰。已出子四。廣樹
廣相俱太學生。廣楠廣楷俱業儒。女三。一適楊瀛江
寧縣儒學訓導。一適余弟希閔太學生。一適王景通
太學生。孫男八人。孫女七人。婚聘適字皆名族。按譜
高氏系出春秋子柴。後在錫邑。可知者孟承公。蒼福

延綬閣集

卷十

三

州守遞軒張公家。始居城南。與余六世祖海月公僚
姻之好。世締婚媾。先比部補庵公。與黃巖公同舉鄉
闈。先曾大父先大父與先生祖若父。兩世同補諸生。
以學業文藝相劇切。而先公與先生同入郡邑。庶尤
水乳契。以故暮年舉弟希閔。訂婚先生。臨歿所以屬
先生者。甚勤懇。今雍正己酉三月廿八日。諸孤扶先
生夫婦柩。合塋開原鄉大池新阡。匍匐來乞銘。其敢
辭。銘曰。

忠憲之學。川流日明。東林講席。毀矣再新。楮之
學憲子孫。文孫之傑。賢宮之英。生有媵。修歿有令名。

藏魄斯邱不崩不傾子孫繩繩于萬斯年

廷錄閣集

卷一

三

鄭公葆千合葬墓志銘代

公姓鄭氏諱鍾祺字葆千先世居合肥元季諱懋者為無錫州倅因家於錫是為始遷祖六傳果齋公諱鉞贈中憲大夫衢州知府生三子長海濤公諱伯強次南溪公諱伯典嘉靖庚戌進士歷官湖廣按察司副使海濤公無子以副使之子梧陽公諱文臣為嗣梧陽生商野公諱邦傳太學生商野生維繩公諱端元長洲縣諸生嘗從高忠憲公問學實公考也妣華孺人禮部儒士振玉公女舉子人公其仲子幼聰穎學制舉業甫就而維繩公歿時年十四哀毀如成人又四年華孺人繼歿破產營葬戚易兼至服闋方奮志進取會遭時變喟然曰吾既不逮養安用名為遂不復就有司試先是鵝湖華鳳超先生自職方乞終養里居延族叔詡菴先生講學先祠宗人內外子弟環列拱聽務以激發良心變化氣質聞者多感動公於先生為從甥時叅末座欣然有省蓋幼從庭訓固已私淑忠憲至是益信人生有向上一路視沾沾勢利之好泊如也公於倫理嚴篤先世塋域封樹加謹闢墓旁田五十畝供祭掃費族貧不任供賦者悉代之輸族人賴焉既早孤嫁姊撫弟一如

廷錄閣集

卷一

三

父志處親黨急病讓夷或爲人排解不恤勞怨尤善
全人骨肉之愛不使姦邪媒孽其間因公言而弭釁
終好者比比而是公既早親正人聞正論見子弟趾
高氣揚輒舉先輩爲模楷已巳秋余與諸同人爲瀨
江之會長君鄴侯與焉公聞之曰酒食游戲相徵逐
豈學者事乎遂止嗟乎昔人會友以切劘道義箴砭
過失今唯是鶩聲譽附氣躐春秋閔馬父之稱魯頌
也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三復公言其能無先民之
思乎維繩公之卒也方進菽蛇佐酒未下箸而終公
終身痛不忍嘗每祭必設焉禮曰齋之日思其居處
延緣閣集 卷十 五

內外嫻戚恩禮周浹始終無間言年四十有三卒周
孺人壘鵝湖秋澤橋祖塋之昭今鄴侯兄弟卜以甲
午季冬丁丑舉公與席孺人之柩啓其兆而合焉以
余承乏史官郵書秦中乞志其墓石余辱與鄴侯交
視公猶父執也何敢辭爲志其大畧如此其生卒年
月子姓婚配具書於左敬系之銘銘曰
維先民示遺軌泪流俗日靡靡美初服勤仰止佩訓
言樞倫紀介不孤和不滌占詒謀在孫子卜安宅鵝
水溪誰從之兩賢矧篤前徽蓄後祉作銘章太史氏
垂千年永勿毀
延緣閣集 卷十 五

皇清太學生候 贈文林郎府學教授一澗浦先生墓誌

誌

余友浦君起龍狀其尊人曰先生諱長發字其祥晚
因所居當石室第一澗自號一澗幼負經世譽年
十七娶於安逾年而父病祖父母年老先生朝夕奉
父藥糜視王父母寢膳無缺畧旋棄舉子業肩家務
值軍興役煩先生幹辦精敏不聽里胥意指上下俄
王父母相繼歿附身附棺一以誠謹將事令親心有
含哀無留悔沈榮甫者居去先生居數里歲稔病疫
攜其室來依先生知其能力田使領農事事治則畀

葉綠閣集

卷十

毛

田五畝公藝而使私穫之數年而餽粥糜給復割所
居居之父撫從女先生裝嫁之如同懷既撫族女復
如之安夫人與先生同德得榮甫室而喜曰吾有姒
矣從姑去而族姑來則又喜曰吾仍有姑矣嫁時斥
已匱資資之以故先生益得行其志先生之治家也
約而能張受祖父汙萊三項拓而倍之六七不啻居
廬初自高曾世授四之一至先生恢而全之復新其
閨闈堂室改觀其諸大小工役具食庸直悉出安夫
人指畫而館師雜賓座上常滿場圃備作復不下百
人受食者騰踊肴亂悉應候周給不失其度宗黨以

為內外賢先世旌烈女墓在錫山之趾而祠其前他
氏節烈未有祠者咸從耐食久而忘其朝謬呼曰公
祠先生倡族屬昌言復其額又拓異室祀孝子諱劬
者集田供祀事先生十七經其費起龍成進士手書
諭以忠蓋起龍遵

特旨改就教授需次歸先生色喜越三年授揚州府學

方領憑而先生考終先生能振施垂老集責券焚之
里有橋當孔道厓高善崩板易壞環為石梁以濟永
久邑中義舉告必應應必如所許以給所遇雖甲幼
詞色煦煦咸令愛樂然卒莫敢玩喜讀袁樞氏通鑑

延綏閣集

卷十

三六

紀事本末歲常一周課子孫勤讀敦本辦國課晚於
金剛經無住生心一語有證入故每晨誦唄葉佛號
有定課歿前一日猶拄杖周行舍宇及疾作氣升徐
瞑無他患苦則其生死之際有得力者曾祖諱守義
祖諱佑昌考諱日新皆潛德不仕妣朱夫人生先生
順治丙申三月十三日卒雍正癸丑八月十八日年
七十有八安夫人生同年五月十二日卒康熙丙戌
正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一子男二起龍庚戌進士
選授揚州府學教授聘陳氏娶黃氏起麟歲貢生候
選訓導娶錢氏孫男九人敬敷邑諸生敬輿敬疇敬

思起龍出錦雲錦雷錦雲錦雲起麟出孫女三
人起龍出者一起麟出者二曾孫男十人曾孫女四
人婚嫁聘字皆名族安夫人之卒也先生命二子塋
之宛溪魚排圩祖塋東二百武及是奉遺命以是年
十月初三日啓安夫人兆合塋焉芋園華希閔曰嘗
聞之先君子人身代嬪也以作述爲其職或以國或
一鄉一家大小視其位而統期於無愧作若先生者
拓先世之業而教子揚其名可不謂快然於作述者
哉雍正癸卯先生司賑於鄉上官檄煮粥而饑口之
便在給米先生用日粥旬米之法按畝番給上下悅

延緣閣集

卷十

无

安今春起龍議濟北延河計畝出貲而饑者計工領
直寓賑於工濟者極博亦奉先生教也先生經世畧
可見者如此而所見者止此則命也法宜銘銘曰
克家子子進士種厥德高於齒生備福死脫屣宛溪
下安汝止昌厥後集選社

皇清勅授儒林郎候選州同知月江顧君墓誌銘

君姓顧氏諱禧字玉斯號月江其先吳郡人系出漢
功臣東海王播歷晉隋唐宋代有聞人元通判諱
潤之實始遷錫有義聲五傳爲廣東副使諱可久以
忠諫顯名明毅肅兩朝再受廷杖海內稱洞陽先生
者君六世祖也副使生鴻臚寺丞起孝臚丞生庠彥
道潔庠彥生贈中憲大夫尹樞贈公生順治丁亥進
士粵東學使鏞是生君父敦乙卯歲貢授知縣晉贈
儒林郎君生于康熙乙卯某月某日卒于雍正戊申
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以太學考授州同知階儒林

延緣閣集

卷十

无

郎娶呂氏封安人先君卒再娶呂氏男子八人復元
應元俱太學生經元建元弘元坤元掄元支元俱業
儒女子三人卜吉雍正辛亥十月甲午葬于龍山馬
鞍塢之祖塋前呂安人祔焉先期其孤來請銘按君
名家子負經世才未得民社以有所建樹而以孝友
著于鄉閭以解推澤宗親德有可銘者銘曰
蘊玉山輝懷珠川媚猗歟先生實鍾厥美幸友庸行
莫得指稱乃其著者睥睨可徵洞陽忠烈祠宇久傾
厥考遺構未觀厥成中宵涕零小子之責殫力經營
作廟翼翼家乘續修寒暑五更支分派別井井繩繩

族有貧女醫在闌。闌捐金。疇之爲擇良配。還聞安人克相夫子。正位內外。細大以禮。嗚呼仁人。宜膺百福。胡天不憖。後先不祿。報不于身。於其子孫。龍峯之陰。厥有佳城。歲在昭陽。月良日吉。體魄永安。後嗣千億。

延緣閣集

卷十

手

雨巖陳君墓誌銘

長洲增廣生陳君卒於雍正庚戌十月二十八日。距其生康熙甲子二月四日。年四十有七。配中氏廣西提學僉事道諱穉之孫女。先八年卒。權厝金堂山溪旁。至癸丑年某月某日。其父翁卽其地爲兆域。合葬。君夫婦焉。先期紀若生平。命孤基道。詣余請誌。其墓石紀畧云。兒名燦霖。字雨巖。別字傳野。文莊公諱仁錫。其曾祖太僕公諱其祖也。質弱而性敏。讀書一徧。輒能記憶。習舉業。下筆如翻水。成而語意俊拔。儕輩莫能及。年十八。受知學使者韓城張公。旋爲

延緣閣集

卷十

手

昆城謝公特拔。文日益進。而益覃精六經子史事。著述所成者。女教內外各二十篇。童子須知一卷。蒙求一卷。古聖賢生卒月日一卷。名義錄一卷。又集儒先守身操家精語八卷。名委絲錄。而稱名錄一册。善以文言道俗事。寢疾踰兩年。書策未嘗去手。有得輒劄。記蠅頭所錄。多僻事與旨。雖未脫稿。而志意可尋。文莊公藏書。燬於火。以爲恨。節衣縮食。置書數千卷。班叙部分。標曰蠲忿齋書目。遇先世手澤。雖寸縑片紙。必裝潢什襲。既誤文莊公年譜。又集先世嘉言美行一卷。曰念修錄。葺族譜。將附以先世碑銘志傳。垂諸

永久而以疾作未竟厥志文莊公義莊余釐而核之者三年復其舊兒力什九

今上龍飛沛

恩綸民間貞節女婦有司覈實

題旌余方誤先宜人事實上願而先宜人病作倉皇罔措兒晝奔走夕排纂卒得成余志先宜人之喪余心摧肝裂繼哭內子樂樂孑孑幾不起兒痛其祖母若母復強紆痛以紆余痛借地師覓墓地冒濕毒成足疾不幾疽發背雖痲腹伏梁時時作楚遂天悲夫子二基道娶華氏候選教諭女基治未聘女一適

延綏閣集

卷十

五

王亮采紀畧如是曩者三韓吳公撫吳羅才俊而督課諸崇陽書院旬考月會彬彬稱盛以童子與其選者三人兒紘其一也君在書院中尤秀傑紘與朝夕淬勵服膺其人又在師友之間余間至書院與其長馮孟容太史信宿論文君示余近課風馳雨驟而一軌于矩矱詩歌近體出入漢魏三唐與之語必述祖德接拮先訓動不踰禮法以爲不魏名家子能蚤振文莊太僕之緒者可左券操也顧每科榜發索君名不得輒嘆惋詎意年未艾而遽死翻憑君父之紀而誌君墓其何能爲懷爰系以銘銘曰

潁川公子焯有聞著書滿家光熿熿才亨命蹇同劉黃邱也若斧是其墳父也作紀友作文一世之悲百

世芬

延綏閣集

卷十

五

從妹曠志

尤沼室華氏余從叔階六府君女也少余二十七歲生十四年而孤十六年歸沼儉勤孝謹得翁姑姊妹心而以孝死年僅三十六可悲也雍正甲寅春長弟之婦病長弟繼之俄而母病季弟病咸曰是疫也不宜視妹曰母闔家病而女子不往視誰視者遽往晝夜抑搔進湯藥扶持洩溺歷三旬不懈病作歸歸後六日卒臨卒姑撫之妹執姑手目夫淚明曰兒不能終事翁姑而翁姑翻苦兒耶萬勿苦夫君弟善事父母字子女亦勿苦言訖呼阿母而逝蓋其神猶在

延緣閣集 卷十

病母側云生女子一人歲子男蘭兒歲夫兄庶子也先育一子殤謀為夫納妾沼不從故蘭兒生未匝月乳之年月日葬某所或言疫能染人然方母病時余兄弟頻往視未染也見吾妹侍母辛勤周綴其色慘慘然微赤以為勞故也孰意竟病病竟死妹死而仲弟病長弟之兒病而殤然則果能染人耶然一家六人者皆病而殤者一人女自外來獨死豈鬼物所毒者孝耶噫妹故病血瀕死者屢矣其死不以血而以疫意者天以章其孝耶余深哀之故志其曠是年夏四月晦前二日希閔豫原甫

梅里草堂銘 有序

無錫華氏以名德著史乘者在吳為徐陵亭侯諱嚴在晉為孝子諱寶陳壽志載嚴武進人蓋吳省無錫入武進也孝子築坡捍水邑人名曰華坡而即其地祠祀之顧其故居緜邈不可考矣瞻望林麓惻愴係之况徐陵以上乎宋三一府君居梅里之隆亭子姓始衍隴墓芊綿里第相望譬諸江漢梅里其濫觴也八傳至山心府君自梅里遷候陽之松溪曾孫康伯府君建草堂系名梅里又越四傳至海月府君再徙鐵柱岸創橋曰望候望康伯舊廬也勝門曰梅里世

延緣閣集 卷十

家而草堂之額從之由康伯以上溯三二也子以見祖宗世澤之長而子孫勿替引之也已姪孝廉湘草草堂承歡二親而名仍梅里之舊其率祖攸行之意見于堂構間者如是筮仕有日矣庶能承錫類之孝并大徐陵文學忠直之傳乎爰系以銘銘曰梅里片墟土漬水澗吾祖荒之稽田考官孫子眾矣闕閔攸崇星散雲流畋畋宅宅其獲孔多或忘在昔湘也于世二十二葉夏屋渠渠服舊無斲樂耕建堂海月有釋如彼帶水一綫脈脈湘也沂之載沿載緣有澹其源厥流緜緜北堂有萱椿幹彌堅婆娑其間

先師體乾陳公言行畧

閔少不知學年二十歲受業先師之門先師作止語默皆有成法上下聖賢性命之微古今文章之變所以教閱者無隱無倦閱謹識之弗忘曾窺宀有期先師之孤某以閔事先師久能知先師命之有誤以附誌銘後閔念先師淳德嫩行得

名公卿鴻文大篇昭示來許矣閱負畚土益山邱何足有無再辭弗獲乃追憶曩時聞見有為行述所未載者仿前人記述先師言行之體詮次如右使後生晚學見之有省或亦先師教澤之涓流云

延緣閣集

卷十

先生論讀書之法讀今不如讀古讀古文不如讀經宋元文數語止當秦漢文一二句秦漢文一二句止當六經一兩字

先生三十後猶從秦吉生先生及呂子遠公周子柏岳輩作讀書會先六經次史漢次韓蘄文其法每日止讀二百許字成誦乃止旬而會列坐背誦小飲而散積久不廢誦閔曰毋以二百字見少也至老不輟即可無書不讀

生徒有疑義請質者必為反覆剖析至渙然冰釋而後止或有未達先生如逋未了竟日不釋

先生愛舉高忠憲公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三語訓弟子

先生朔望必率弟子肅拜先聖閔偶先左足誨之曰非禮也禮跪先左足起先右足

先生侍師吉生秦公西文丁公執禮恭謹請益必起答問必起吾黨之事先生亦然此禮今人或不講矣

先生待生徒休戚相關一生為仇家所陷先生憐其貧而直之既得直有挾金代酬者先生怒弗納其人

亦弗持去會山中有石刻聖像年久漫漶以其金命工撤而新之同人共歎郵難之仁臨財之介兩得之

矣
蘇蘇閣集 卷十 三

先生姊子夜歸遇邏卒指為盜弗服則鎖置僻處意巨測先生驚聞走白令公令先入卒語猶豫未即湔

洗先生至廢寢食訖平反而後即安

先生衣冠雖燕居必整惟母夫人有疾閉往候問見先生肅醫入門帶垂股後而不覺孝思誠篤即是可想

先生篤信修吉悖凶之理一舉動若有神明臨之病中兩得異兆而齋亦若果有神相之者

先生母夫人六十壽聯曰三十年志事繼述未能感

手澤與陟岵俱遺傷矣父書難讀六十載水霜蓼荼盡歷聽機聲與鳴雞並起幸哉母節後凋可為孤子慈慶之式

先生門下士科目成名者甚眾康熙丁酉先生舉北闈而弟子同登者四人閔亦乙選作同年會閔同四

人者肅拜先生然後就坐同人以為盛事客有談積善獲福者先生云人有福方能積善耳聞

者悚然
閔問鬼神有否先生云若無何以謂之體物不遺請舉似曰中心歎而面發赤此即心坎中鬼神也

蘇蘇閣集 卷十 三

先生嘗言體道惟在性情學者易怒只是不識道中庸以中節之和為達道可見不中節便不達處處行不通耳

閔問翬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先儒每用並提何也先生曰一是無物不有一是無時不然合來乃道體之全

閔問孟荀二子醇駁不同先儒往往並稱何也先生曰性善性惡皆本于尚書若有恒性善也節性惡也

荀子原要人以學力矯氣質之性但不善立說遂為後世詬厲故者述不可不慎

閑問學先儒以效字釋之效先覺之所爲是矣亦有
要道乎先生云古人之學只在禮樂二字禮敬樂和
只此可以內治性情外治官骸故曰禮樂不可斯須
去

先生年益高德益劭禮益恭雖僕隸未嘗倨坐與語
見必起

先生教人作文有兩字訣曰警曰緊警在意義緊在
神理

先生最重篇法雅不喜人作六比格曰制義名八比
未云六比也取先輩傳文核之自信又承上文及出

延緣閣集 卷十 堯

題兩處尤不得草草每二比前後有單行一兩句如
人身之骨骸通不通于此辨之

先生教人作文兼重詞采意猶骨詞猶肉也毛羽不
豐滿不可以高飛

先考邑庠生履祺府君述畧

嗚呼吾父之棄不肖也命之曰吾死勿累人諛墓因

出簡授曰以此鑿片石置壙中足矣不肖再拜受命

越吾父歿又二年吾母繼歿痛哉不肖腸裂心枯偷

生視息悲深風木歲月推遷今且窀穸有期矣追憶

吾父一生志存利物而布素自安故於人情事勢雖

靡不諳曉而恒若引身局外雖信字鄉里而不肯馳

逐交游平居誦法先賢規言矩行而未嘗自表襮以

干時譽其歆然闇然之念猶兢兢屬續之餘讀自誌

數言差可想見不肖今日何敢妄邀華裘重負遺言

延緣閣集 卷十 罕

獨是吾父事親治家訓子之實與夫存心制行之微

不越家庭日用之常有非流俗可幾及卓然可垂範

後人者吾父固不欲人知而人亦無自知也若不及

今表章將志事湮沒子孫何所法守竊念我華世譜

自始祖以來代有家傳發潛闡幽悉出前代名賢堪

備一家文獻顧吾父闕如則不肖不克負荷是慙他

日何以對祖考地下謹錄吾父自誌之文而畧詮次

不肖所見聞者附於簡末仰祈

當代立言大君子賜之琬琰以光家乘以垂後昆不肖

世世子孫沒且不朽

吾華系出子姓。自微子封宋。十傳至戴公。生考父。食邑於華。因以爲氏。歷漢魏晉代。有聞人。義熙末。有孝子諱寶。築華坡。爲邑利旌。於齊建元。事載南史。二十一傳。至宋承事郎諱原泉。居隆亭。爲譜之第一世祖。六傳爲提舉府君諱琳。行通八。宗族中十通五奇支。派於此始。又五傳。至樂耕府君諱景安。與楊鐵崖。倪元鎮。柳道傳諸公。相友善。勸緣筠窩讀書。嘯傲其中。蔚然負東南聞望。又三傳。爲邑廩生坦庵府君諱棟。以伯子貴。封驃騎將軍。錦衣衛僉事。生都察院都事海月府君諱麟祥。以伯子貴。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

延緣閣集

卷十

聖

配張碩人爲福州守遜軒公女。生光祿丞次庵府君。諱露。以仲子貴。勅贈文林郎廣東道御史。配談孺人。爲封中丞鶴西公女。生邑庠生改太學完素府君諱玄禧。配秦孺人。爲巡撫南贛都御史舜峯公女。生郡庠生詡齋府君諱從允。配侯孺人。鴻臚寺丞銘熊公女。生郡庠生鄉飲賓靜育府君諱國球。配顧孺人。爲福州經歷完修公女。實生吾父。吾父諱汝修。字理奇。又字履祺。自成童時。能先意承志。得大父母歡心。值歲稔。吾祖就館於外。吾祖母緝績紡織糊口。吾父見母氏勤苦。涕泣勸慰。無異成人。及老年來。爲不肖孤。

述大父母艱難拮据之苦。淚未嘗不涔涔下。吾祖母六十一而卒。吾父哭踊盡哀。水漿不入口。幾至滅性。吾祖委曲勸諭。方進一粥。每夕夢侍祖母左右。凡生時所未及言者。俱於夢中言之。有事輒豫告。又某奴私匿某物。夢中亦告呼而詢之。果然。至孝心神相通如此。

延緣閣集

卷十

聖

朝數至。談笑歸西。此可以窺吾父事親之槩矣。吾祖兄弟四人。極友愛。吾父事諸父。如事吾祖。有差。二叔祖無嗣。凡生養死葬之事。皆吾父肩之。不委諸從叔。均任也。三叔祖二子在升際。升二叔皆先吾父歿。在升叔之歿也。吾父贈以優字田四畝。際升叔之歿也。吾父方在蕪。就醫聞信。馳驅而歸。撫膺長慟。返家吐血數升。憐孀氏之孤苦。兩弟之幼穉。歲贍以脫粟四石。至聖求弟成立而止。六叔祖盛德高才。不祿階六。乾一兩叔幼孤。凡糧役之務。吾父悉爲經理。未嘗有吏卒。八叔氏之門。祖姑四人。皆居鄉僻。歲時饋

問不絕。吉凶甘苦必告。

先世塋墓遠近不一。吾父遵吾祖遺規。春秋祭掃。必遍必親。墓有傾壞者。修整勿敢後。海月公祠久圯。吾父鼎新復舊。孝子府君祠。一在惠山。一在菰川。庄西偏。吾父於山中祠。捐田二十畝入祠。以每歲租入供葺祠之費。於菰川庄祠。借蔡儀姪誅茅芟草。重整楹宇。不使湮廢。

吾父幼能文章。遭時不偶。以青衿終其身。三試棘闈不中。遂不復試。以事親治生為重。蓋先世海月公。以賢雄於鄉。再傳而中落。至曾祖而蕩然矣。吾祖以研

延緣閣集

卷十

聖

田為生。祖母十指辛勤。備極艱苦。始有負郭百餘畝。遺之吾父。吾父念兩大人勩業之艱。先世廢興之速。夙興夜寐。勤儉終身。始稍廓先業。遺於不肖孤等。今此之一粒一絲。皆吾父心血所遺留也。不肖孤等安享其成。而吾父已不能有一日之養。嗚呼。痛哉。痛哉。吾父性倜儻。親黨有爭訟者。必為之排解。人諒吾父之朴誠。亦多聽從。藉以全其身家者甚眾。吾父操持耿介。邑大夫蒞茲土者。稔其為人。咸加敬禮。吾父未嘗以私干。非公事不往謁。吾父雖獨處一室。未嘗有傲慢容。然而接人則樂易。

恭遜。生平少疾聲。遠色。所以吾父歿。而姻黨無賢愚。鮮不泣下者。比鄰無老幼。鮮不悵然如失所憑依者。吾父於非義之財。視之若浼。路拾遺金。大書於其所。召其人。詢實而還之。生平非一次。

吾父於他人文字。得失絕口不言。然不肖孤歲科試。藝呈於吾父。吾父決其等第名次。十不失一。此又吾父精於制藝之一驗也。

吾父逾壯始育。不肖孤一人。然絕不以恩掩義。一言一動之過。詞責嚴峻。事後則霽顏和色。告以詞責出於誠愛。非得意也。晚得幼余。憐愛尤至。然教之者一

延緣閣集

卷十

聖

如教。不肖孤未嘗以髻毳稍恕也。吾父教。不肖孤先德行而後文藝。動止語默。皆教以規矩準繩。不得違越。至六試不中。吾父非惟不加譴訶。必慰之曰。科名之得失。命也。不有在我者乎。孝經有言。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顯揚豈在青紫哉。不肖孤學業無成。上負吾父之提命。天地間一大罪人也。今者一追述。一心枯。嗚呼痛哉。吾父居家。先人而興。後人而寢。始與。即呼。不肖孤起。將寢而後命。不肖孤寢。此以身率子於勤也。吾父課。不肖讀書甚勤。然田產戶役錢糧會計。皆令

周知其曲折而告以情弊。每曰：學者以治生爲急，可不知乎？况賴祖宗之靈，安知小子無寸進？今日之家事，將來之民事也。昧昧於此，胥吏得以欺之矣。吾父於公家稅糧，完納惟早。每日草野，君臣之義，惟此而已。

不肖孤自幼至長，未嘗聞吾父談閩閩談時政，談人家業厚薄，每訓不肖孤曰：閩閩鄙褻，君子不談，無俟言矣。時政亦君臣之義所關，至於他人家業厚薄，傳聞多過其實。且於我何有而煩煩輔爲哉？

延緣閣集

卷十

望

之必洞中肯綮，無不頰首心折而去。

吾父舉止方嚴，言笑不苟。臨子女，臧獲肅如雍，如姻朋燕會，言笑雜選，雖善謔，浪獨未有以加吾父者。然身後追思吾父者，止以爲和易，不以爲方嚴，不知何以得此也。

吾父嘗謂不肖孤曰：太剛生事，太柔亦召侮。吾父一生未嘗以訟事涉公庭，未嘗與人頰頰，然人亦莫有侮吾父者。

吾父好急人之急，有以緩急告者，未嘗不隨力濟助。邑中諸勝舉，如善澤會、施棺，以待貧不能斂者也。育

嬰會，收養道路棄孩者也。棉衣會，製絮衣以救嚴寒，垂斃者也。吾父皆竭力襄事，不以居家儉約而概從節省焉。

吾父好市禽魚，縱之林壑，每謂不肖孤曰：天地間一生機也。士君子生天地間，必當於物有濟，旣不能操事權利，人民就力有可及者爲之，亦差勝於不爲者矣。

庚戌歲，吾父偕友至杭，路經營，脰湖值吳江水漲，壞民居甚衆。棺浮湖中者，以千計。吾父停舟告於邑令，倡議拚埋，雖悞武林之行，不悔也。

延緣閣集

卷十

四六

邑西郊有漏澤園，不知始於何時。凡死於國法及牢獄者，輒棄屍其內。吾父倡同志捐貲出瘞之，遺骸凡二百七十有奇。

已未庚申歲，稷奉

旨，羨粥賑饑，郡縣大夫敦請主開化，厥吾父殫心力任其事。事竣後，又倡募本地有力者，出粟私賑，以廣

皇仁，鄉人至今感激不衰。

吾父病發於胃，食輒吞酸，年餘遂致不起。病中經理家事，至纖至悉。出平日一二玩器，贈貽三黨姻親，及好友，無不周備。旣盡，則以巾笥衣服繼之。又盡，則以

庭中花卉繼之。所有田產不專以私之於子。人尤以爲難。

嘗逆藩變時。大司馬留村吳公爲閩臬。以吾父爲可任。薦之制臺姚公。聘詣軍前。吳公又手札來致曰。吾子弟來。則百里印綬。可操券得也。吾父喟然曰。兩大人。在堂。吾豈以三尺綬。易一日養哉。卒謝不往。

吾父最喜讀秦儼海先生範身範家二集。嘗謂不肖孤曰。余之父母卽世。師保淪亡。卽有過言過動。人莫有救正之者。此三帙卽余之父母師保也。偶有橫逆之來。微有不平。開卷怡然曰。此不足怒也。秦公教吾

庭綠閣集

卷十

聖

矣。

吾父在人前。未嘗談理學二字。然體會特深。嘗謂不肖孤曰。前明一代理學薛胡開其始。顧高集其成。幸生顧高之鄉。可不勉乎。吾父老年言加謹。行加飭。得力。薛高二子爲多。不肖孤有薛子節。要性理輯釋諸刻。奉吾父教也。

吾父與人語。詞氣緩而達。質而當。語父以慈。語子以孝。語婦人孺子。以禍福報應。雖至愚極劣者。聞之莫不惕然有感。

吾父創業頗歷艱難。然識解最達。每謂不肖孤曰。乘

田滄海變易無常。田產之屬於我者。轉瞬間卽屬之非我。可以無爭執者。不必爭執也。

吾父待個人極慈愛。嘗謂不肖孤曰。鄉人胼手胝足。春耕夏耘。備極勤苦。刈獲後。輸租於我。供我仰事俯育之資。不當軫恤乎。若遇歲收歉薄。則借家中喜慶婚娶爲名。稍減升斗。吾父歿後。個人鮮不泣下。

吾父爲吾祖卜墓地於邑西。照天灣。癸酉夏大旱。山田荒蕪。殆盡死亡。甚多。吾父慨然曰。先人墓。此其人。有比鄰之誼焉。不忍見其顛陪也。因載粟五十餘石往賑之。

庭綠閣集

卷十

聖

宗族有事。吾父必力爲營救。曾有事後反噬者。一笑置之。其人後復有事。吾父奔走斡旋。一如曩日。謂不肖孤曰。宗族雖有遠近之殊。自祖宗視之。總一人也。臨事當如左右手之相衛。左右手偶有相觸。不聞相怨也。

吾父於兩先人諱日。素衣蔬食。不出戶庭。君子有終身之喪。吾父秉此禮。惟謹。

先大母顧孺人長齋緇佛。臨終合掌口誦佛號而逝。遺命忌日必作佛事。吾父三十年未嘗廢也。薦大母必并薦曾外祖完修。顧公會外祖妣周孺人。每謂不

肖孤曰爾大母每食不忘親吾敢忘外家乎

吾父於山水之興頗饒間歲必有武林天台之遊遊

輒閱月而返遇古名賢祠墓必肅謁慨然想見其為

人歸與不肖孤等述之猶津津有餘慕

吾父歲時祭先儀節本朱子家禮及族祖貞固公慮

得集二書而參考手定之稍從其簡酌乎古今之宜

令人易行此稿因癸酉歲修整海月公祖祠之後而

設

吾父有事出門若經宿而返者必謁祠而後行歸亦

先至祖祠一揖而後入內室

延緣閣集

卷十

聖九

吾父戒不肖孤勿輕執贄於人邑先達惟嵇漪園先

生以文字就正邑大夫當進學時率謁聖廟例應稱

師生者署門下外不敢於貴介之門妄投一刺奉吾

父教也

吾父六十時元旦謁祠衣一青細袍其製長領大袖

不肖孤素所未見謂不肖孤等曰此吾未娶時所衣

係母氏手紉者向什襲藏之今幸尙甲取被於躬如

見母氏不及衣汝等上壽新衣也

吾父病中既自撰誌銘又命預造木主論不肖孤曰

古人木主皆子弟自書世俗倩人題主率借軒蓋為

原缺第五十葉

待之恩甚周至終歲無間言張生次姊過生幼弟及

兩妹兩庶母俱先卒吾母字其子女與已出者無異

吾母歿後弟妹之痛吾母十倍於其生母

吾母來歸時外祖考已捐館吾母事外祖母朱孺人

至孝待吾舅氏庭怡公極友愛舅氏受吾父托不靳

心力人以爲施報均得焉

吾母素無疾丙戌二月二十七日不肖孤至吳門覓

墓地晨告吾母吾母忻然畧無倦色謂不肖孤曰明

日汝姊邀我我欲往至則盡歡而散二十九日上午

忽發喉症不肖孤之婦秦氏驚惶欲絕醫禱百方勢

延緣閣集

卷十

聖

愈劇三月初一日不肖孤在吳忽心動亟返棹至滄

墅開而颶風大作船不得進日晨有異聲如發於口

鼻之間者三主僕舟子俱驚異然尺寸不可行翼日

力督輓舟抵家吾母病已危急凝眸注視聲息甚微

不肖孤到此五內崩裂淚如雨下吾母微揮手戒令

勿哭不肖孤跪伏接氣至夜半吾母精神稍清不肖

孤問痛苦何如答曰我無痛苦問有欲言否答曰我

無欲言但願汝讀書做正人爾父瞑目地下我亦瞑

目矣初三日黎明起坐遂逝痛哉痛哉三年懷抱三

十四年鞠育乃生不盡甘旨之養死不盡湯藥之奉

是有子而無子也。不肖孤先一目而行。吾母後一日而病。不肖孤先一夕而歸。吾母後一夕而死。其中若有天焉。非不肖孤罪惡貫盈。山浮海積。夫何使之抱恨終天。千秋百世。萬死莫贖。一至於此。天乎。天乎。竟至此極哉。不肖孤希閔希闕。謹狀。

楚緣閣集

卷十

至

書唐宋八家文後

昌黎之文。原本經子。而得力於。則典謨之渾噩也。敷陳風物。則方畧叙次。勳績則收誓武成。整肅而嚴明也。故集中碑版。尤稱絕調。鹿門謂不得史漢法。夫公與史漢同得。統於經。其視太史所謂同工異曲之一耳。肯屑屑焉。則而傲之哉。鹿門固病夫。貌史漢者。而又欲以此病公。亦過矣。

楚緣閣集

卷十一

公自言學文。本末詳矣。而其要則曰。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又曰。譽之則以為憂。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又曰。舉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名。所自信可知矣。詠李杜曰。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李漢所云。始而驚中而笑。且排者。道不足當公一噓也。答崔立之書。以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思取一障乘之。論淮西及黃家賊事宜。與柳中丞二書。皆曉暢兵事。平淮之役。公實在行。河朔藩鎮。久阻聲教。送李端公董邵南二序。並寓招徠之意。送韓侍御篇末。言西北邊所沒地。可指顧而有。東坡所云。勇奪三軍之帥。正不獨出牛元翼一事而已。公懷抱如許。豈區區與

文人詞客，夸攘斥於風雲月露之微者乎。

羨二鳥之光榮，悼一飽之無時。歐陽子所以悲公也。嗟夫，三上書宰相不見報，四就選吏部卒無成，而志不忘乎寬閒之野，寂寞之濱，其號呼當路，誠有大不得已者。他時痛定思痛，謂不知何以得過，而今人方盛推其作，豈知公心者哉。

右昌黎集

柳州以僑傑之才，承六朝綺麗之習，獵鮮腴於左國，漱芳潤於騷選，一時才名驚爆，力能沾丐四方，洵當世之英也。文鈔於元和以前多置弗錄，茲增入頗多。

延緣閣集

卷二

二

誠以椎輪大輅，時有攸宜，未許借復古為名，以文其寒儉耳。

以幽深之思，發為要眇之音，而文格於是乎一變。騷賦諸篇，直追屈宋，與李建蕭俛諸書，情詞婉約，有建安諸子之風。餘皆領異標，新世第，賞其諸記而已。碑志之文，與昌黎各極其勝。昌黎調宏而氣銳，恣闔關為波瀾，柳州局峻而味長，韞機鋒於雋永，要之神情生動，其為頰上三毫，則一而已。

鹿門謂風槩不如昌黎，愚謂二公並世，旗鼓相望，千載一時。一如崇山峻嶺，一如驚濤絕壑，一如嚴霜烈

日，一如怨雨淒風，皆時與地為之也。韓之論柳曰：踔厲風發者，為御史及禮部員外時作也。曰：汎濫停蓄者，深博無涯，洩為謫，永後作也。柳之論韓曰：若捕龍蛇搏虎豹，意與之角，而力不暇，夫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惟兩公心知之，互能言之，豈後人所得而品量乎。

右河東集

或謂廬陵之文，自昌黎出，愚謂同其道，不同其文。尊六經，排釋老，其道同。陳隋而後，文習卑靡，起之以昌明而博大，景祐以還，文多怪僻，正之以典要而冲和。故文不同，蓋二公皆原本經史，而造詣各殊。昌黎經

延緣閣集

卷十一

三

之苗裔，廬陵史之冢嫡也。東坡序云：論大道似韓愈，記事似司馬遷，斯言兩得之矣。

公在朝，思收異材，出奇計，立百世功，特未竟其畧，故於曼卿子美祕演之徒，深致慨惜，而於聖俞，則序其註孫子，至於交游贈送，弔古傷今，如送田畫秀才題王彥章畫像，讀李翱文等篇，神采飛動，猶見壯心不已。撫髀扼腕時，惜讀者不察也。

公之論曰：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讀此數語，令一時文士汗顏，又

曰。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詞。讀此數語。又爲千古文人吐氣。

鹿門云。欲覽歐陽子之全。必讀余批注唐書五代史。別有史鈔二十卷。今節錄論贊一卷。然二史自合專行。豈宜漫加刪節。亦使讀者見公專門之學。全方有在。是其吉光片羽耳。

右六一居士集

明允之文。世稱其奇崛。而自叙所得。首曰。詩人之優柔。疑若相反。試細讀審敵用間項籍。任相諸篇。雖極

延緣閣集

卷七

四

豪邁而步驟。舒徐波瀾。旖旎一唱三嘆。綽有餘妍。可謂極優柔之致矣。今人乃輕目爲縱橫。未夢見眉山家法在。

嘉祐在靖康前垂七十年。是時朝野晏然。一草茅布衣。蚤識積薪之下。有火。或微言規諷。或痛切指陳。舉朝莫之省悟。召試不就。心知其不可爲矣。千載而下。勿以文士目之。

葉石林避暑錄話載韓魏公爲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情。欲稍裁制。恐忤怨生。變方陰爲之圖。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遂爲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

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咎歐文忠。而富鄭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此真齊東野人之語。明允生平磊落。文忠稱其純明篤實。乃逆探韓意上書。且漏言於外。此浮浪奸人所爲。何足以譏公。近有存之篇末者。恐其致惑。附辯於此。

右嘉祐集

東坡先生。材無所不包。學無所不詣。極平生服膺韓歐。絕不相摹倣。其文屢變益高。嘉祐治平。應舉對策。氣雄志銳。如風湧泉發。凌厲無前。熙寧元豐。游更中外。如良醫折肱。老成持重。非復少年用壯。元祐以後

延緣閣集

卷十

五

放岸泥離子身海外。達觀任運。解脫塵紛。毀譽死生。於先生何有。而况談談者乎。後世獨推其策論爲絕調。不知是固先生所唾棄者耳。

先生自謂作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愚謂乍讀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細尋之。則方圓曲折。隨地賦形。無隱不彰。無微不貫。正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鹿門謂結構裁翦。非其所長。是入阿房建章。欲數斧斤之跡。披天吳紫鳳。強尋針線之痕。不已勞乎。

志林一卷。海外所作。文鈔雜置論內。今別出之。其論

體有與之類者併合爲一應練既久識力倍高迥出諸論之上意編纂之誤耳

名士之交應酬易濫由漢以來例皆不免昌黎之崛強劉又議其諛墓得金况他人乎先生自言不爲人作志傳此風千古無兩世傳游戲翰墨嘻罵皆文豈知矜重乃如此或遂謂碑志非先生所長試讀潮州廟表忠觀淮陰諸碑喬皇典重詎出昌黎下哉

右東坡集

穎濱師友父兄而爲文自關門戶無所附麗少年韓太尉一書奇偉恢弘初無少遜後乃斂抑融化改爲

廷緣閣集

卷十一

六

古雅淡漠之音冲夷蕭散之趣如山之水之有平遠不欲與層巒疊嶂爭奇令觀者別生神解不知者或譏其薄或議其衰世間學語小兒不難承虛接響公豈爲之哉語云學我者拙肖我者死東坡嘗謂子由勝我正爲此耳

公立朝風節頽頽伯氏而品有狂狷之分東坡萬死一生豪放自若公則冲夷淡漠始終畧如其文至其壁立萬仞未嘗不同也獨恨坡公羈窮潦倒計四海知己僅一子由萬里投荒餘此一念竟以求田拙計令江水之誓與聽雨之約付之來生兄弟悲夫錄下

獄納官之疏與汝州祭墓之文爲之泫然

右樂城集

至三槐序謂南豐文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晦庵朱子亦以劉向比之蓋當時以直言策士士各抒芻臆功利名法紛雜並進公獨稱引經術粹然一出於正而文之疎暢又足以達之所以與諸子抗衡而爲一大家也余尤愛福州上執政書引經自况而有沉摯之思委曲之緒貫乎其間最得漢人風旨若掇拾經文鋪張道理則晚宋以後優爲之何必南豐

廷緣閣集

卷十一

七

中少見其比豈少壯之作晚多自制之耶

右南豐集

介甫初年刻意勵行故文特峭潔兀累不羣眸睨當世成一家言當國以後議者蠡起較過不遑投老鍾山始自悔艾而意象蕭矣其短章逍逸一句一轉獨得太史公神韻金陵焦弱侯亟稱之志銘自廬陵後不得不推介甫廬陵逸邈而行介甫突兀而起廬陵於閒冷中點染介甫於整齊處錯綜廬陵爲相知者倍著精神介甫不問何人皆有生趣虛實互用變化多姿觀止矣

右臨川集

擬加禮部尙書張伯行太子太師制誥

君子視身有才必先有守。儒者礪節立德尤貴立功。將揭斯世之典型。端藉朝端之碩望。故禮部尙書張伯行。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律身一本。平程朱論學。不同乎王陸。憎茲多口。賴

皇考以保全。人有公心。惟吳民之依戀。不可奪者。冰雪之節。莫之並者。山岳之名。兩掌文衡。公明著在多士。三年典禮。實清式於百僚。尤為儒士之宗。宜授官師之寵。惟而英爽。服我袞衣。可特贈太子太師。

延緣閣集

卷士

八

擬賜安南國王詔

朕膺

皇考簡臯。繼承大統。早夜孜孜。惟恐不德。無以上答蒼昊之心。下慰遺裔之望。咨爾安南。遠在滇隅。去京萬里。茲遣使臣。如期朝貢。適欽天監奏稱。二月二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祥。宿躔營室。宮在姬訾。爾使臣某。進七言律三章。頌揚休瑞。朕思日月五星運行。皆有常度。故司天推步。皆可預知。然當其會者。適叶昌期。

天休之至。允稱上瑞。如史冊所稱高陽陶唐。以及漢宋

延緣閣集

卷士

九

盛時千萬年來。不可多見。豈朕眇躬。涼德所能致此良由。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至德深仁。契合上。漢故

天心眷愛。星儀著瑞。業遣大臣祭告

景陵。昭示中外。勿行表賀。所有爾國使臣。進獻詩章。音韻諧和。文義爛熳。縵殊可觀。覽實惟爾邦克宣教化。振興風雅。故爾臣工。克稱使命。朕甚嘉之。爾其益崇文學。敦倫紀。俾臣民士庶。彬彬郁郁。照映上邦。昭茲來許。咸知我國家文命誕敷。無遠不屆。實惟無疆之休。故茲詔諭。

樓氏嫂叔割股療母記事

諸暨樓母余氏年七十二病不食者旬日矣忽索水雞羹先是母未病時語子婦吾蔬食三十年尚以病故索腥食亂命也爾等其勿徇比索羹諸子婦皆孝謹相傍復介婦胡方枕姑左臂脫身至寢鬻臂肉作羹進時季子煜亦割臂肉作湯未成季婦周方在姑側不知胡所進者何羹勸少緩胡不可則給曰吾代子進可乎羹入手遽翻地胡志大傷又創甚暈仆地季子湯成飲母熟睡片時病如脫間數日病復作劇甚胡又割右臂肉進病遂良已歷十二年乃卒里黨

建緣閣集

卷十一

十

其傳樓氏有割股孝婦而季子事無知者其兄麟爲人言乃知之胡卽麟婦也

跋書門草後

族叔孝直先生與余不相見數年矣丁未冬遇之今冢宰嵇公使院中鬚髮都白惟顏貌如舊問無恙外出詩一卷示余皆客中作也頌述祖德係懷故鄉山水令人穆然思愴然感先生今自院署歸又得讀其書門草一編懷人詠物雖率爾酬應皆非漫作七歌俯仰身世盡傷于同氣者字與淚俱嗟乎先生竟以窮愁老矣唐人詩云烟粘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或曰此自傷也若先生者雖在烟雨中豈爲粘且壓而至于軟而垂耶

建緣閣集

卷十二

十一



讀鮑端如先生硃卷跋

萬曆甲辰吾邑舉進士者三人惟周文簡公德位俱
亨先侍御本素公初宰新鄭調繁商丘舉天下清廉
第二擢御史鮑端如先生歷宰海康同安上猶寧都
四邑俱有賢聲與先侍御名相埒而位不滿德可慨
也此卷為先生會試闈卷迄今百十有五年三場俱
全紙墨完好賢子孫得什襲而藏之夫非至幸歟拜
讀之餘肅然如覩前詰音容念及先侍御遺墨邈不
可追卽所訂晉書纂讀史尙論編諸刻版帙散失未
及重加鈐校又泫然矣

卷十一

卷十一

七

書豐溪漁叟詩稿後

嗚呼此唐季隱君子豐溪漁叟遺詩也叟大梁人當
朱梁時隱吳地之旌德死遂葬焉其志有足悲者工
詩不以詩名獨其子孫藏諸家至明萬曆間猶得真
蹟十餘首裔孫元進重錄而什襲焉今裔孫遂興乃
刻而布之蓋八百年來珍秘唐與者今學士大夫咸
得傳觀而雜誦昭代文運之昌明與明德達人之似
續皆從此可想見詩格生熟在蕭東夫楊廷秀間其
啓末先聲者乎雍正壬子夏孟錫山華希閱

卷十一

卷十一

七

書貞靖先生傳後

先生生明季見國是非棄制舉業鍵戶著述識過人矣洎入

國朝景運方升先生學殖已富攀鱗附翼樹立宏達宜哉而顧戢翼以老識者惜之於處巢父洗耳於唐虞漢光武時有垂釣嚴陵者自古名世賢人與高節獨行之士皆於盛朝特著如景卿在天芝蘭在谷顯晦不同瑞同也伏生九十授經而尚書二十九篇者不咸希夷墜躪志喜而先天一圖啓濂洛之傳先生身雖隱經史著述授之文孫元衡此物此志夫年月日

延絲閣集

卷十一

十四

某書

族仁甫兩妾撫孤事

族仁甫名敬宗國子生也妻張無子娶妾謝又無子娶妾蔣生子壻時仁甫年六十矣越五年仁甫與張俱歿仁甫鄉居有饒裕名羣從豔而甘心者久矣比歿擄粥其貲產孥刻畧盡又思嫁其兩妾遣人喻意兩妾則相厲曰吾兩人去誰撫此五歲兒者脫相逼惟有死耳言竟首觸石血被面言者駭去俄而羣凶私約人以婚夜劫之二妾知其情攜孤宿蘆葦中劫者盡掠其囊篋去又計二婦所戀戀者孤也日夜謀所以斃其孤婦悉戒之再發不中蔣匿孤母家羣凶

某書閣集

卷十一

十五

索之不可得掣蔣髮毒毆之蔣志益厲不可撓則又說謝曰蔣有子爾何為者與人同苦後不得同甘無為也謝曰我無子固當死我死先訟諸陰而是時值三逆變賦孔亟歲又洊饑至不能舉火謝語蔣曰勢難與若俱生矣我請先死凶當有戒心若庶得全節然死易保孤難若勉之吾不復語子矣瞑而臥不食七日死時去仁甫之卒二年謝年二十九蔣二十七矣蔣既殯謝棄其廬撫孤母家而羣凶有死者或驚告曰謝為之衆洵洵不敢復謀蔣蔣母家貧資枵枵自養不足或終日餒獨不餒壻親教壻讀書壻長

以醫名。縉紳家賴術。全其生者衆。如其事。爲額有司。獎蔣母。而牽連謝死事。多紀以詩歌。蔣七十二考終。塏子二。鎮鏞。

曹甥字弘保說

余妹丈子德曹君。名其長子曰起新。比冠屬余字之。曰弘保。按康誥有作新之語。說者曰。作之爲言。振起也。子德之名。子者。義其本此乎。誥有之。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蓋君子之學成。已成物極其盛。至於弘上德意。和保萬民。乃以完吾德裕。乃身之量。爾曾祖徽園先生。宦績鄉評。俾乎有聞。當必有達人振起於後者。紹聞承德。是誠在爾。勿以弘王應保之事。驚誘未能也。

家譜三祖述

宋公子說

南齊旌孝子寶

宋承事原泉

始宋公子說何也。曰得姓之始也。按春秋傳桓二年立華氏也。疏引世本云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說食采於華子孫因以華為氏然則說子不止一督獨督傳督不幸也。祖好父而宗法有所始矣。春秋時宋衛齊各有以名著者。晉魏間聞人尤多。或是或非槩從畧。

延緣閣集

卷十一

六

始孝子何也。曰無錫華氏之始也。按南齊書寶晉陵無錫人。今子孫居錫者繩繩蟄蟄衣冠孝友之風千年不替。謂非孝子之遺澤乎。
始三一承事何也。曰譜牒可稽之始也。按舊譜孝子十八世孫榮仕宋太宗為主爵都尉遷居汴。四傳而承事。扈蹕南渡歸無錫居邑之隆亭。考宋太宗去高宗百五十餘年。而都尉與承事曾祖曾孫耳。以三十年一世之例計之。似太遠。又宋朝無主爵都尉之官。蓋吾錫華氏自南齊後千餘年潛德不耀。至宋始有譜牒可稽。則始其可稽者耳。案丹陽華氏譜以榮為

居汴之祖。至玄孫而扈蹕南渡。較錫譜多一代。則其參差也可疑。譜始承事。不留纖毫。疑似矣。孝子後十七世及都尉子若孫。名與官爵皆舊譜所無。永樂間支第九世漢卿序中始見。佩揚譜削之。極快人意。

延緣閣集

卷十一

十九

書張滌園循吏傳後

滌園十二歲而孤能以十一字禁鷙僕威黨鷙嘆而母夫人獨撻之慮其近酷吏滌園之以循吏成孝子豈偶然也哉嗚呼母故以節烈著而教子之正亦與孟歐二母爭烈矣

卷十一

千

題族五世祖豫菴公遺集後

閔幼侍大父父聞族曾祖鳳超先生軼事理學忠節合并一人願為執鞭而恨生晚不可得先生自號豫如以大父豫菴公故也則因慨然想見公之為人比長讀涇臯藏稿得所為公傳亟稱公節行高卓不愧古君子於家乘中見公所撰祭田記又知公工文而思一睹其全以為快今春公元孫爾行出公遺集見示受而讀之氣穆如而理淵如于國計民生惓惓焉而尤篤于宗姻師友益嘆涇陽氏之傳公者不虛也其篤生賢哲以為邦家光豈偶然也哉爰綴數語于

建統閣集

卷十一

三

簡末以得挂名公集為幸云

族叔祖敬翁小照

緬肥遯兮湖之濱視軒冕兮同浮塵望之穆如者萬石之醇即之溫然者茂叔之春德配其齒宗師推為老成心如其面鄉里咸稱善人大雅云亡吾將安仰而喜風流之未泯者髣髴乎典型之尚存

題何永嘉小照

不手無名錢善刻金石字化城府絕機智怡然自得天籟時吹知其心者呼為無心道人識其面者曉是永嘉何氏

擬觀風兩江示稿

照得化成久道風雅被於弦歌運際大猷彬郁形於翰墨此輶軒有採風之使而國家尙觀志之文也我朝崇功駿德累洽重熙禮樂光昌人文蔚起

聖主

談經乙夜心印義孔之淵微廷臣侍從西山耳熟詩

書之體要械樸著作人之化杞梓皆堪棟之材况吳

會東西地連淮海長江左右星界斗牛史書多炳蔚

之奇文物占江山之勝言子師承至聖開文學於東

南考亭甄綜諸儒闡經書於日月豐城劍氣物華與

人傑爭奇彭蠡湖光水勢共文瀾並湧歐曾筆九拔

地倚天顧陸才華凌雲爍日清辭麗句固異曲而同

工文陣詩壇並金聲而玉振姑就制科而論厥惟舉

業為先歷數八股宗工無過兩江名宿王唐瞿薛並

產蕓常羅艾章陳同生吉撫自昔風流未墜迄今光

景常新此固本部院鯉庭授受奉作楷模鳳閣趨承

與為寤寐者也曩膺

簡命開府江蘇渴聆金玉之音快觀鳳麟之彩特以封

疆重寄幕務殷繁河工兼荒度之宜海上亟隄防之

築指揮鮮暇鉛槧未遑茲蒙

特旨兼督兩江元武湖邊地接文場而近滕王閣下書

時特示

傳驛遞非遙計大比之將臨屬鄉闈之在邇諸君子

羽毛豐滿應占破壁而飛本部院燕寢餘閒先擬持

衡而下為此分題緘發涓吉除庭仰各州縣傳集所

部貢監生童人等各揮珠玉競吐虹霓盡其一日之

長杼爾三冬之蓄合經茹史忻看大雅扶輪探窟躡

根允足微言譯聖既浮靡之盍掃亦光燄之不凡則

見異書而眼明克諧夙願亦覲佳士而心許端在斯

時特示

擬觀風兩江示稿

卷十

三

司訓涇學告示

本學勾吳腐士循例授階司訓茲土訓者訓之以義
導者導之于正也自分涼德不任表率業經詳 憲
懇辭而允否未定夫君子之于事無所苟而已錫涇
相去數舍兼與諸君子聞聲相思方千里命駕今聚
處衡宇敢忘釋回增美之義乎敬酌規約數條與諸
君子共相策勉願各留意觀省焉

一敦孝弟 朝廷設學首重明倫庠序列官尤尊孝

弟若於孝弟有虧雖才高班馬名過曹劉祗貽羞

耳諸生居家務須念念不忘父母菽水承歡疴癢

美籍關業

卷七

五

一體立身行己不致虧體辱親失愛敬之義是真

聖門弟子矣兄弟手足當式好無尤勿聽婦言生

隙勿因財產起爭事伯叔必執子姪之禮待同宗

勿如秦越之人即服外族屬中表媯親亦有無相

通憂樂與共皆推愛親敬親之心而不得不然耳

先正范文正公嘗言宗族于吾固有親疎之別以

吾祖宗視之則皆是子孫回無戚疎也每味斯言

神志惻惻諸生中果有父慈子孝兄弟弟恭敦倫

修行者乎本學當中 憲題旌以為士子矜式反

是者罔不待有司糾譴親黨中先臬鏡視之莫與

為齒矣可無猛省

一崇正學 人生七尺可聖可賢亦可禽可獸士子

讀聖賢書即當學聖賢立心行事非但用為梯榮

取利之階也涇川向為近溪東廊諸先生講學之

地水西片席何異鹿洞鸞湖感發興起端賴後賢

夫先儒之學或主居敬窮理或主先立乎其大或

主致良知其途轍非一然尤以助破利欲開為第

一要義先正云人能透破貨色兩關便有鳳凰翔

於千仞氣象諸生努力精修令真儒復見則司鐸

者藉以不朽焉

美籍關業

卷七

五

一勤課業 朝廷以經義取士父師之教其子舍

此無先焉原本在經史而其習熟在礎磨本學月

課之期定於每月二十六日設席明倫堂拈題文

會不拘已未進若惠然肯來首藉家風毋嫌淡薄

即有鄉城遠遠或為館務所羈不能親到者以門

斗傳題至日為率三日內謄卷送學本學細加甲

乙擇其尤者付梓呈送 學憲以彰涇學文風之

盛不亦美乎至於經書尤作文根柢本學於每月

朔望延請耆宿設座明倫堂開講先大學次論語

次孟子次中庸諸生各率子弟生徒列坐靜聆若

有疑義即席請正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先賢以朋友講習為第一樂事職此故也勿以迂遠而哂諸

一戒出入公府 士子身列官墻在易為潛隱之位修身積學是其分也愆忿室慾是其道也一朝仇忿結訟連年勞身耗財豈云得策甚至事非切已分租構爭兩造肯休橫戈激戰恣索錢財酒食破人家產田園此尤官墻蠹賊也目今

天子神聖 上憲清明正魑魅潛形之時諸生幸各自愛

建縣開集

卷十

一

一戒抗欠錢糧 草野君臣之義惟在早完官稅律例錢糧分為十分有欠四分以下者不拘貢監生員責革為民煌煌天律君子懷刑諸生於此一條尤當畏凜本學與諸生忝一日之雅凡事自當相右獨有抗糧一事斷不能徇庇非但本學不能學憲亦不能也慎之慎之

一求忠告 本學與諸生義兼師友長善規過方稱交益况本學年未及艾執德殊疎有過言過動必望忠告面陳自當虛心聽受以承雅愛事師無犯無隱禮也古訓是式是在諸生

公建 怡賢親王祠堂啟

恭惟怡賢親王金枝挺秀玉質含章一德一心輔吾君於堯舜而

君有慶已饑已溺錫斯民以膏雨而民不知生榮死哀

綸音而純誠太著德施勞定稽禮制則崇祀通宜內自京畿外達直省奉有

天語下順民情北直三祠若清苑若任城若天津已奏

報矣江南循例為江寧為蕪郡為廣陵各踴躍焉吾

建縣開集

卷十

一

助之忱請列芳名襄茲盛典

育嬰堂勸捐引代

今上御極四十有五年。命憲臣之諫。詔省直所屬。並置育嬰堂。有司量給所需。士庶願捐者。聽先是育嬰之會。始於廣陵。繼則京師之寂照寺。其後武林會稽雲間梁溪。聞風興起。而吳郡規制為最備。然皆一二好義之士。鳩同志為之。其著為令甲。遍於郡國。實自茲始。蓋我國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凡寬郵之政。事事超軼前代。而育嬰其首也。吳郡育嬰堂。在園妙觀側。設於康熙十有五年。蒼崖高侯實董成之。且為之序。垂四十年。嬰之至者。日遠以繁。廩入不足。

養廉齋集

卷七

五

因其謀所以廣之。於是太學某等以予備官斯土。屬以一言為之勸。予觀高侯之序。推原周禮月令之文。敷陳

世祖

章皇帝之訓。立言可謂有本矣。予復近徵。功令見諸君子。是舉為能推廣。朝廷德意。非小善私惠之比。居斯土者。誠義不得而辭也。雖然。法久則弊。易滋。物盛則後難繼。予於是舉有三慮焉。驗視弗勤。羸瘠莫省。則嬰病。廩給弗時。哺養無藉。則乳嬰者病。綜理無恒。事或旁耗。則嬰與乳嬰者。交病。昔人論政。曰其敝。徒文具。無惻怛之實。斯言也。獨育嬰子哉。願與諸君子交勸之矣。

請祠湯潛菴先生呈

呈為前賢久列明禮。真儒允宜配享。懇鑒輿情。以光祀典。事竊惟報功崇德。祭嚴濫及之條。發潛闡幽。禮著無文之秩。本學問而為經濟。既探前後以同符。蕭籩豆以薦馨香。宜合古今而一致。謹按錫邑之惠山寺。東隅向建有前明巡撫周文襄公諱忱祠。萬曆中。并祀巡撫海忠介公諱瑞。顏曰周海二公祠。蓋二公之撫吳也。一則繼嚴峻之治。濟以寬和。一則懲怙侈之風。肅其綱紀。要皆相時而度。勢歸于善。俗以宜民。是以減稅額。均耗糧。立濟農倉。以周窮困。設召佃法。

莊雜劇集

卷十

五

以集流亡。民戴文襄之德。禁靡風。懲誣訟。推豪右。而貪殘領跡。恤窮民。而閭里更生。人服忠介之威。至于忠薄雲霄。留誦丹葵之草。清逾冰玉。難投暮夜之金。同為一代儀型。允作千秋表式。當其建牙吳會。仁風吹枯樹。以回生。迨乎晉秩崇階。遺愛比甘棠。而並永此錫邑。專祀之所由立也。若夫巡撫周公諱孔教者。秀挺西江。屏藩南國。顧高之倡學。實樹前茅。周海之宣猷。允稱後勳。萬曆中。顧端文高忠憲兩公。捐地建生祠于惠山寺右。歲久傾頽。移主送入周海二公祠。片席同升。瓣香共祝。有由來矣。伏覩國朝巡撫湯

公諱斌學邃程朱才逾韓范備兵關內嚴保甲于戎
行視草禁中抗直言于史局既而鸞書寵錫龍節遙
臨奏毀五通之淫祠迅雷霹靂疏免三吳之逋賦甘
雨滂沱律已以清下吏之貪風胥化奉身惟儉民間
之奢俗潛移訓士子於宮牆磨光刮垢奸民于鄉
曲除莠安良濟猛以寬近有光於忠介寓成于愛遠
媿美夫文襄乃若倡典理學修復東林與懷魯公更
稱兩地一心異時同調蓋先後聖道揆惟一故南北
海心理皆同雖時代之迆遷貫誦思之彌篤恭遇某
官名世弘才熙朝碩輔權隆節鉞曜旭日于南天職
秉旬宣扇和風于東土用具下情叩轅上籟乞賜批
允湯公並配周海三公祠置主送入庶異地之名卿
同登瑤席四賢之廟貌並峙龍峯奉往幣以告虔大
慰人心之思慕享春秋而裸獻常沾上憲之恩施矣

延緣閣集

卷十一

三

請立社倉呈

呈為貧民之食堪憐社倉法意可做顧恩酌議舉行
事竊惟今歲自春徂夏雨暘時若大有可期不料秋
末冬初風伯為災收成頓減於例不便報災於情異
於往歲况此地生齒煩多人稠地狹輪租辦賦而外
米麥羨餘僅支殘歲全賴婦孺紡織相資今者颶風
兩作棉花全壞紡織一停生路更絕若不預籌振救
貧民之食堪虞仁天已溺已飢深切惻隱之隱某等
惟桑與梓敢忘籌畫之愚竊惟積穀一項奉
旨用以備荒但既經報卸貯倉其未經報災之地不便

延緣閣集

卷十一

三

那動某等公議于官倉之外做朱子社倉法意欽穀
本若干貸與貧民除民間零星小戶聽其自便外凡
屬紳衿有田者每畝捐銀三釐現今推收將竣于繳
單之時彙貯公所繼穀若干作本其災荒區區公舉
殷實公正之人為社長任貸欽之事覈近地真正乏
食飢民量其家食指多寡貸穀若干秋收時欽之每
斗加息升許還項以備後日之用庶幾惠而不費目
下暫解號飢將來亦可經久一得之愚可否採擇伏
乞酌議舉行上呈

請改顯應橋爲梁溪堤呈

呈爲水道關係人文旋轉仰資鈞鑒事伏惟人材蔚起聿增縣邑之輝髦士挺生毓自山川之秀顧天門地戶閣關固有天工導水濬川蓄洩全資人力如錫山龍光寶塔吳公重整于前而權制府父臺更新于後而牧大州人傑地靈允乎相應竊念西關外太保墩顯應橋水勢上接武宜二水之來下控蕪湖二水之去稍嫌徑直絕少紆迴地軸不關形家所忌舊傳建橋碍邑幸功名歷查無驗壬子毀橋之後邑令韓公文焜曾公子駒徐公永言俱遭詿誤戊寅重建以

延緣閣集

卷十

後若張公璨楊公安王公喬林以迨父臺俱膺顯擢橋于縣主有益無損可知至其關係錫邑科名則鑿鑿可據毀橋而脫會榜四科橋建而人文復盛有橋既勝于無橋則曲轉百倍于直瀉可知矣近據形家公議若將顯應橋堵塞俾水道從太保墩左轉入湖估費不過數金迴流不越數武而水勢灣環風氣完聚不特人才挺出抑且物產豐盈士慶亨嘉民歌富貴有爲益不小伏乞父臺鑒情準行功在斯文澤流百世上呈

請卹災民呈

呈爲秋旱蟲災奇荒望救事錫邑蕪常交界戶口殷繁民生凋敝全賴雨時賜若收穫豐盈支持凍餒不料三年以來叠遭亢旱總計歲收不及三四分荷蒙原任撫憲吳大公祖具疏入告特恩蠲賑民慶更生今年憲公祖福星署撫入夏以來雨澤及時高下田畝並皆插蒔萬姓忻忻俱謂秋成可望乃六月以後雨澤愆少自七月至今滴水不下東北高田禾苗枯槁久已絕望西南一帶向藉太湖爲灌輸今湖水亦將竭矣支浜淺港焦無滴流惟漕河僅通舟楫現

延緣閣集

卷十

百九

今屏水悉在漕河若再五六日不雨屏者不絕湖水不繼則漕河亦涸矣雖欲厚救無力可施尤可虞者因旱生蟲專食苗葉牽絲眠裏苗不得秀秀亦不實此誠數十年未有之奇荒億萬姓袖手而待斃之秋也若非奏請蠲賑則明春萬民絕粒必有意外之虞今冬漕糧無辦敲扑雖嚴剝肉難補百官必受慢漕貽累伏乞 飭委廉員履錫勘明飛章入告邀請恩膏蠲糧發賑則災黎億萬沐

聖天子浩蕩恩施無非沐憲公祖子惠實政上呈

請積穀備賑呈 雍正癸丑十月

呈為積貯為民命所關公叩詳憲舉行積穀以備賑
施以廣 皇仁事竊聞 國家有積貯之方鄉閭有
任卹之義均可並行不悖以為有備無患者也舊歲
風潮為患禾稻歉收今春萬戶嗷嗷兩邑父母設法
勸賑日夜焦心無如樂捐者少而待哺者眾在勸捐
者固不可以強人所難而司賑者又不能為無米之
爨以致捉衿露肘良由平日未有設措豫備之方也
今歲夏秋之間雨澤愆期鄉農力薄者既多委田不
治而厚救成熟者又被風信為災目下收成較之上

延緣閣集

卷十一

三

年更為不及則來春之備賑安可不為之豫籌竊計
錫金兩邑徵漕八萬三千九百石有零身等糧戶公
同酌議每石再捐米三升隨正繳納貯於積穀倉屢
以備賑荒之用統計可得積米二千四百石似此公
捐公貯殊屬眾擎易舉在眾糧戶每畝不過捐米二
合便可賑救桑梓成其任卹之義而在當事者推廣
皇仁畧仿 國家積貯之法免致臨時拮据設措之艱
誠為捐貯之良策而備荒之實政也為此謹陳芻蕘
管見公叩 天臺詳 憲飭行庶賑荒有備全活必
多 憲德臺仁震澤同流矣 請而未行特空言
耳聊存之自記

跋邵北厓書法

昔人論書楷者楷法也執筆合法筋骨血肉合法平
直圓方合法偏旁分布合法方可謂之楷書東坡云
真生行行生草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未有
不能立而能行走者北厓太史書其金陵雜咏若
千首蒼古渾穆中自然嫵媚其行草二種一勁直而
拳斂一和易而逍遙書家兼此良不易

延緣閣集

五

原缺

祭王太翁文代

惟公藻黼其文金玉其質高節外峻純誠內植潔清
慈惠備有吉德云胡不弔令我心盡方其黷官積學
百尺無枝式是鄉邦粲其羽儀發策進士翺翔玉墀
接跡禁近復有佳兒海內學者翕然宗師洎夫

帝簡詞臣疇爛吏治尹茲東土牛刀小試法律詩書寧
人息事輸不為災大有頽喜同者傾心異者叢忌風
影傳聞蜂蠆毒甚詎勉將事翻遭擊刺嗚呼先生道
有行止傲疑一官何戀何累惟茲傲骨軒軀法吏宿
疾浸張悲風旅邸當是時也農人輟耒商賈不市同

建緣閣集

卷十

聖

官紳士驚駭哭走况如某等桑梓晚士山斗高風傾
心久矣忝被

恩命察宋叔子句會通稅幸得輟軌校其簿書之綱之
紀以故些窳得免詎耻湖厥淵源敢忘自始箕裘有
美式毅乃似凶問一到心摧肝裂孝子星馳匍匐踊
擬假期四月吾誰適從似指離臂如駢釋服丹旆飄
飄祖奠彤禕瞻仰凄其轉增躑躅嗚呼不獲樽酒承
公笑顏而以束帛酌公旒前人孰無情能勿涕漣古
人有言不朽惟名公之心事白日青天公之治績金
鏗石鐫彼謬人者掩抑毀傷譬如磨鏡不滅愈光况

有後賢赫赫厥聲寵錫褒揚其可限量公其一笑飲
我一觴尚享

建緣閣集

卷十

聖

祭秦宮論文

嗚呼人知先生傳家蘭鏡累葉金貂名高四裔望著
兩朝不知其誠凜垂堂心驚曲木跋踈循墻兢兢執
玉如也人知先生天材拔藻文苑蜚英書成石室賦
作金聲不知其韋絕重編綆修瀾汲滴露然殊窮年
屹屹如也人知先生少登華騰晚沐地封天倫樂備
五福具崇不知其早痛萱堂中悲琴瑟念舊晨星懷
人落月悠悠兀兀如也人知先生解組歸田懸車退
谷寄興煙霞怡情絲竹不知其蕭晨遙夜茗椀香燈
霜天葉脫古井波澄寂寂惺惺如也蓋世所矜詡而

延緣閣集

卷十一

聖

艷羨者才地聲華之烜赫而不可得而聞見者在性
情寤寐之微余自高王父以下渭陽之情於今五世
甫總角而追隨且舊好新姻嬋媛密邇而學問文章
之蘊奧終難蠡測而管窺今先生之沒也高朗介終
哀榮備禮余小子抑又奚悲然而惻愴不能自已者
外以為鄉閭憤而中以哭吾私嗚呼世運馳馳人情
轉轂汨汨頽波滔滔流俗載鬼張弧羣疑滿腹幻起
弓蛇夢分蕉鹿時朝從而暮衡每雲翻而雨覆先生
惟外忽而中嚴體春生而秋肅故雖杜門掃軌然或
望景風靡或聞聲誦服維砥柱於中流障狂瀾於洞

覆回寒谷之微陽麗重陰之朝旭胡哲人之竟萎繫
斯民之不祿此行路所以心傷恨百身而莫贖者也
而余小子所私痛於先生者慨自微言既泐末學支
離不有先覺孰作之師矧余蕪陋未闢藩籬思網羅
乎散失視典籍之紛披笑望洋之河伯將惘惘其何
之先生早聞道妙博極羣儒鈞玄提要抉隱探微究
異同於杪忽剖疑似於毫釐乃人琴之永輟俾就正
以無期悼已往之不作悵來者以安追瞻寢門而躑
躑觸遺編而涕洟然長君大史發抒家學黼黻皇猷
孫枝奕葉似續弓裘先生志業固彪炳于千秋矣哉

延緣閣集

卷十一

聖

我馬鬣鬱鬱松楸傾觴祖道永隔山邱哀哉尚享

祭秦對巖官論文代

嗚呼先生往矣雅望在朝著懿德在鄉評文章垂於國史繼述備於家庭蓋自國都以達閭巷王公以逮編氓想望先生之風采而於其歿也莫不咨嗟慨嘆惻愴而神驚况乎親炙光儀躬承提命至數十年之久如某等者能不心摧腸裂霑臆而填膺嗚呼某自弱歲執經函丈知茹納以爲心雖菲材而見獎每呈疑而與杭或逢奇而共賞繼辱交於蘭玉覩聯翩而競爽是時先生以壯盛之年據墳典以娛情寄雲泉而偃仰無何三隅弗靖西楚告氛鋒車應辟仗策從

延棘閣集

卷十一

聖

軍羽書畫警礮火宵礮方磨盾以草檄亦投戈而論文某亦浮沉幕府得與先生邂逅於湘江漢水之濱雄談激浪壯思凌雲追某需次京華牽絲下邑薄試牛刀淺嘗雞肋先生則謝戎旃應繚帛作史蘭臺紉書石室橫經鶴籟之前簪筆螭廷之側行見資啓沃於鹽梅贊經綸於裘職矣爾乃含沙多巧貝錦偏工豈材高而毀集抑行修而謗策然而當宁稔其無過海內亮其公忠所謂志詘而道信身退而望彌崇者歟顧余小子意廣才疎心勞政拙製錦重譏鹽車再蹶絃歌寥落笑白首以無歸松竹荒蕪悵青瑣之非

昔先生慰藉殷勤輝煖太息頽然顧影之餘聞知已

之言未嘗不撫躬而奮激也昨歲首春會逢萬壽先生情深望闕竭蹶趨朝衝去程之風雪歷歸路之炎歊旋里年餘神觀未改而動履爲勞乃夏五之旦竟含笑而長逝同曳杖以逍遙嗚呼痛哉長君太史大業發皇將重綸疊誥焜耀輝煌豐碑鉅製大書深刻銘鍾鼎而列旂常燁天壤而不朽與日月而爭光而某等所私痛者先生之學靡不該貫而於聖賢學術尤力究而深思二氏之書雖兼收並蓄而剖晰疑似不啻牛毛與繭絲斷不令和會之說行其假借之私

延棘閣集

卷十一

聖

蓋其中有深得而非持門戶尙口耳者所得而知生平不欲高談理學而真儒綬含吾夫子而宗誰某等自少壯追隨曾未足窺先生之萬一繼自今以往益俛俛其安之朔風戒道靈輻啓行一腸布奠血淚交傾哀哉尙饗

祭陳母劉太恭人文

嗚呼山頽天姥星隕孀芒金章猶煥彤管徒芳昊天
不弔壽母云亡壹儀安做懿德難忘維太恭人備厥
誇美望出彭城祥鍾灑水曰嬪穎川乃述君子姆教
史箴明詩習禮尊章顧喜謂婦嬋媛堂前滌澣隔下
蘋蘩鷄鳴春院蠶績秋園相我葉砧孝於椿萱克孝
克和宜家宜室妯娌既敦兄弟逾翁馬鬣代封鵠原
是急里黨共推睦嫻任恤時維八桂曾遇兵凶楚南
氛黑嶺巒烽紅奉親免難矢誠格穹相將挽鹿遂集
飛鴻楮挂門閭擗擋井臼敬比冀妻隱借龐叟種德

蘇蘇閣集

卷上

聖

累仁光前啓後三樹凌霄一枝拔秀亦莊鴻案亦佐
鯉庭于門積慶韋氏傳經督之立雪勉以囊螢鳳旋
振穴鵬遂飛溟後造無雙賓典第一粵右鹿鳴長安
馬疾鳳沼挾天嶠均簪筆蘭省柏臺
綸封耀日身膺錦詒目顧朱轡爰憑態賦仍戔豸冠太
公隼轟太母魚軒南陔迎養親聆訓言萊舞娛雙附
歌愴獨

天語慰留慈闈勉勗擢置監司位兼岳牧彌竭蓋誠用
酬鞠育維我方伯以孝以忠優優敷政蹇蹇匪躬官
箴報策

蘇蘇閣集

黼座褒功維母之教勝於九熊膝下相依承歡在任南
國黍膏北堂萱蔭霞帔露濃板輿花沁壽綿福綬報
施乃稱大江南北咸仰禮宗嗣徽陶孟繼美郝鍾大
齊可必繁祉無窮何圖微疾遽爾考終闔閭奚師子
民失恃杵相無聞童歌弗肄鍾阜愁凝秦淮淚漬况
我同人締交令嗣或叨同館或忝通門或從寮屬或
荷陶鈞干旄所暨談塵實親升堂拜母而值斯辰忍
聽復臯愁看踊擗遙想雲輶空瞻霜帟蓬島不春瑤
池永夕墻娶在堂香塵遠隔痛茲存歿允矣榮哀顧
維母範香乎冥哉步詞在紙絮酒在杯金支翠旗靈
兮歸來嗚呼尚饗

蘇蘇閣集

卷上

聖

秦母高太安人哀詞代

晉人有言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古母誄所為作也况乎今昔之悲存亡之痛感恩念
舊纏綿登稠尤所謂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者乎此
子於高太安人之喪不自禁其詞之哀也其詞曰

維泉有醴兮維草有芝賦坤輿之厚積兮毓德門之
令姿維太安人之淑質兮繫學憲公之孫枝綴東林
之碩果兮儼靈光之在斯昔我王父兮為公館師早
執經于臯比兮洎皓首以相隨閱予弱齡兮零丁孤
露賴王父之提攜兮篤恩慈于乳哺承盼昧於高賢

延緣閣集

卷十一

四九

今曾不遺夫童孺垂之以卵翼兮假之以毛羽遂締
交於紀羣兮羨英流之馳騫予辱交於安人之門蓋
歷三傳而如故也既而叨隨鼓篋謬列膠庠爰及秦
兄鳧翁因依蘭茝聯翩鴈行或爭雄于文戰或習靜
於山房安人乃共滌醴治粳餽雜佩有問承筐是將
御琴瑟之靜好飭簠簋以偕臧益知安人之德可謂
邁鍾郝而軼桓梁者矣後子落拓一官浮沉秦隴政
拙心勞功微謫重悔觸機于網羅幸投閒于丘壑然
而飄零故業悵歸燕兮無巢冷落知交似窮猿兮爭
木惟兄與安人周旋慰藉視昔加殷申之以道誼重

延緣閣集

卷十一

辛

之以婚姻聿以孫媛字子家孫倚彼孫媛呱呱失恃
安人愛憐親與卧起施衿結褵式適有喜藐予稚孫
親承噢咻飲食教誨畢給其求居以室廬飽以田疇
授以經笥望以箕裘念生成之高厚捐踵頂以難酬
何期安人棄之長逝瞻發宿兮輝沉攀天姥兮峯墜
嗟嗟弱息靡因靡倚予也老病顛連途窮日盱回首
舊遊風流星散與兄皆影隻形單魂驚夢斷目慘淡
兮寒雲聽悲涼兮鳴鴈送靈輶兮不還掩空閨而長
嘆若夫安人懿行碩德生有綸綍之褒沒有豐碑之
揭方彪炳于丹青將流傳于金石豈予蕪詞所能掄
揚于萬一也僅託哀些用據私抱溯音徽兮茫茫寄
愁懷兮渺渺庶以詒夫後昆永無忘于世好

祭秦親母徐胡兩安人

蓋聞禮以義起情以言宣故生無通問之禮而歿有誄往之言况南國蘋蘩共譽姬姜之美彼都瑋實齊推尹姑之賢者乎嗚呼安人雅擅女宗言歸孝里南州高士之門安定真儒之裔自貞庵大令鳴琴豸水而最績旂常泊慎三待御秉鉞江鄉而遺榮桑梓盈庭白雪偏誇咏絮之工載世青緇最重傳經之女數譚邢之令族豈匹庸流欽鍾郝之名閨還遶快婿爰有龍圖貴介天水賢豪秀眉則豐犀表異垂影而倚馬才高牽幕下之紅絲初諧鳳卜下臺前之玉鏡再延綠閣集

卷十

七

名題雁塔九重預賞才華賦出雞林四海懸知姓氏太史既鳳池染翰指顧憐選孝廉則虎觀論經聯翩鵲起於是象服遐頒寵章下賁褒成績於閑家霈新恩於齊體安人固始屈而終伸吾黨為一悲而一喜嗚呼玉碎珠沉芳塵寂寂水流花謝幽恨茫茫荷絲綸之初錫俾泉壤以重光一杯雙壁千載餘香薄陳椒楮庶鑒芬芳尚享

延綠閣集

卷十

七

祭嵇節母 誥封一品夫人楊太君文

人身渺然道義綱維參天兩地曰有倫慈臣忠子孝
婦節母慈有一於此萬古昭垂日光玉潔何男女殊
別 太夫人忠臣是昆義以成忠其忠也奇婦兼子
職母教兼師教成令子為禹為夔植節良苦辛勤百
罹迫其獲福千載莫儼與慶千行節母首之金鉸玉
罕。

帝壽耆耆一堂五世聯步

丹墀高朗令終

天子齋咨百僚奔走萬姓涕洟榮哀極軌其又奚悲悲

庭綠閣集

卷十一

墓

不能忘小子之私雲駢暫聽我陳詞 閱與師相研
席追隨譬之臭味寧有差池登堂拜母令德令儀朝
夕過從道義切劘滲瀹尊尊皆母手治師相鵬翥
贊清時小子雙伏多口憎茲母獨謂 閱爾志無疵細
大家務於閔詢咨 閱謝不敏母愛弗移仲兒游泮舍
弟鄉闈皆與文孫並羽連題母聞劇喜雜佩問遺兩
世交好查如填筑母舉元孫秀比蘭芝為之擇婦弗
採姜姬呱呱孫息蹇修屢馳齊大敢偶小子敬辭母
曰無辭薦薦附絲客秋師相招我淮坻一見執手請
母起居母頗健飯顏替神怡藥品白

天服之起痿為母手額百歲可期期以明春為酒介眉

冬月凶問傳自有司初聞愕眙信否猶疑俄達

九重賻卹已馳嗚呼信矣泣涕漣瀝靈柩來歸拜迎水

濱母之平生字我如兒山河猶在笑語依稀惟見銘

旌飄揚素帷臨風灑淚肝肺為摧魯酒盈樽佐以玉

齋情長詞短母其格思

庭綠閣集

卷十一

墓

延緣閣集卷十二

無錫華希閱豫原

五言古詩

春日田家詩

春雲凝不流春雨纔霽柔風杏花生時當藝百穀
雖云生事微已知生計足忻逢太平日三農有餘粟
喧嗔擊土鼓雜沓分社肉聖澤同陽春努力事耕牧

共學山居夜坐

蒼翠集虛牖自愛門前峯忽看峯際月已掛溪頭松
境靜山水曙人幽眺聽空孤塔插簷端鈴鐸語天風

延緣閣集

卷十二

懸燈動星漢倒影溪溶溶耳目既清曠衣履亦從容
俗澹累不居慮寡氣乃充意會忻所適宵宵西神鐘

再續碧山吟社

香山傳九老洛下得耆英遙遙數百載盛事相續靡
於維弘治初世運際昇平蕞爾錫山麓人文萃珩璜
誰歟主盟者修敬泰先生餘子皆布素衣冠儼先刑

一觴復一詠音韻比韶莖綿邈歷十世繪圖傳至今

風流重似續甲子已言更名賢謝簪組從川續社時皆侍從名賢
非復布泉畔歲茶鑄倡和題希古續社有前茅得後希古吟

勅去今幾何時遺址蔓榛荆過者餘車跡徒有飛泉

聲杜老浣花暇結侶尋前盟少長喜咸集笑言愜素

情緬想嘉隆日詩才學士清續社先學士鴻山公在內追從王與

顧洞陽筆落必旬旬嗟哉予小子徒作秋蟲鳴珠璣

列四座照眼嘆空明勗哉西園子西園弟係學士五世從孫努力

期堅貞

又一首

九峯鬱嵯峨十老悅黼尋泉聲咽還續冷冷淡希古
續社諸老有希古吟努力嗣前修百年鱗從補

雲逸山房為聽松山人作

白雲因長風作霖潤千里有時閑空谷膚寸不自起

延緣閣集

卷十二

睇彼山中人結尙應爾爾

振雅堂

虛堂凌碧空縱目極平野綠雲千頃合參差萬室瓦

早稻行可穫相與歌幽雅

清聽閣

爾聽久不聰偏顏清聽閣應有同心人不言兩漠漠

願撫無弦琴從君以為樂

梅花岡

上下梅花岡無處覓香雪不知嶺頭信幾日到山岳

長笛一聲清吹出江城闕

香雪亭

九龍翠屏列五湖千頃平山上多龍鱗現玳湖畔青

高士此中卧長結歲寒盟山人故在三逸內

叢桂軒

山巔復小山旁構幽人宇團團叢嘉樹色與香俱古

憇芟記當年堂軒皆江侯築吳剛勿等斧

龍光塔

龍角盡天起岌業作奇勢光氣應有屬鍾孕必偉麗

簞茲銷百憂結念在千世塔故稱龍角職邑人文

洗硯池舊名仙人洗面池

延緣閣集

卷十一

仙人無垢氛曾此頽玉面還留一勺泉滌我青鐵研

水黑君勿憂汗瀉平康絹山人故善書

八月十一借雲川客山隱園叔過高忠憲公水

居雲川用公月坡初成原韻紀事依韻和二

首

湖千方丈室昔賢常居之百樹梅花裏玩易焚香時

緬自考亭來斯文儼在茲昔賢去已久水月還如斯

數椽廢復興機理會可知俯仰百年內感歎星霜馳

良友二三人妙語愜素私輕風蕩孤槳儻然滌塵思

又

秋清弄微涼魚鳥翔泳之農人喜相慶早禾豐獲時

我有平生懷歡樂良在茲漆湖百頃寬萬古常如斯

龍燦峙前後青翠似有知萊舫任還往問看浮雲馳

寸心澹無事何有纖塵私况有同心人笑言慰所思

戊申新正二日述懷

昨歲何爲者朔風添鬢絲謂究豫今日斗室中南窓

春陽踰兒孫各言志涉筆頗解願是日五子一孫醜各有述懷之作

酒集親朋自勞還自怡追維少壯日艱難良足思省

門十遍踴進退無憑依最後乃一得吾顏亦已衰長

安再出入足別璞未虧言歸理舊業鱸魚食古肥豈

延緣閣集

卷十二

同識塗馬伏櫪還長嘯

贈陳我揚

穎川有太丘由來德星聚皎皎我揚翁碩望實堪步

郎君非凡兒詞壇吐奇句錦綉羅心胸龍蛇集毫素

俊傑自有志豈被儒冠誤超然名利場遙作軒岐副

談笑驅二豎焦勞起沉痾大邑萬井連而無天札懼

我登君子堂一見成親故堂上鬱大椿階前森玉樹

圖書列周遭僮僕嫻禮度天意福有德德厚福亦富

勗哉江上若樹德務貞固

贈歙縣曹節母

南咳廢已久柏舟誰復論卓哉曹大家節孝光日星
夫亡祖姑老拭淚撫兒孫 聖朝樹風聲棹楔旌高
門高門非所願將使薄俗敦百年弦上箭千載青史
存

贈謝宇瞻丈

謝公磊落人意氣干雲上作吏黃圖時曾蒙翠華賞
驪珠懷袖中委曲荷 天獎感激生風雲前途正修
廣遠耽泉石趣但愛芝蘭長去年泊秦淮相逢一鼓
掌今來話寒宵眉宇颯森爽對酒翦霜花攤書卷風
幌夜雨來空庭蕭蕭黃葉響崢嶸歲暮心寂歷閒居

楚綠閣集

卷十一

五

想勛君青松心掉我木蘭漿春水漆湖生相期弄菰
蔣

贈沈學朱

我昔遇沈子乃在弱冠年卓犖見標格倘儻齊前賢
結契託交末肺腑相銘鑄別來逾十載音問希爲傳
秋風懷舊雨春樹悵江天傳聞構屯難蘭膏苦焚煎
利器試盤錯遇困志益堅汲古師蠹蝕六籍窮鈎研
今來復相及執手涕欲漣欸語訴契濶杯酒情留連
探囊得奇文藻采綯錦鶴詩才更雄傑坐起條百篇
浩如決洪河萬里波濤翻盡如蟬陽桐百尺摩蒼烟

燦若蜀川綺五色紛新鮮殷若洞庭樂律呂和筦弦
老眼豁雙眸拍手屢舞躑晨夕喜過從笑語時喧闐
羈旅破岑寂往往羅長筵朝來忽告我春明整行鞭
騏足騁冀北鵬翮從高騫廣廈求俊彥君才豈田間
致身登層雲踟促非所便浩歌贈君去回首思纏綿
和居堂宮允小山詩次韻

佳趣觸處生空庭列叢薄渺然盈尺地登陟况可託
迴合成衆峯蒼翠紛足樂盤龍勢天矯挂鶴復一勺
不勞海風吹詎假神功鑿釋松蔭豐草綠筠間朱萼
我欲化寸身著屐循邱壑竟日周遭遊一簣卽五嶽

楚綠閣集

卷十二

六

如彼蠻觸氏寄都蝸兩角仰視香爐勢杜工部小山詩香爐峽勢
分崔嵬無住着先生巨靈手願我增一噓

次韻李心構顧湘南誌局重會

仙舟邀御李別來幾冬春落日照屋梁時時動遠神
更憶顧野王雄談盪八垠追隨庚鮑侶不棄愧齊民
澹交有至味味盡道不淪所以雲霞契相隔若比隣
今茲風雨夜研席益相親廓然示周行羣公瞻矚新
名高氣轉降璞蘊不求甄寧爲澗底松母爲席上塵
雷煥是神物高躍延平津

同人燕集五柳園 分韻得集字

霜落秋空清林園氣森
凝晴煙卷虛廓京曉振木葉
結念山水遊欣賞破塵習
朝來金闥彥邀我快簪盃
性適形跡忘及門但長揖
方池潛鱗躍敞戶遙翠入
小齋對爽噲曲徑芳靄襲
但覺幽趣賒涉目心神愜
飛觴各引滿興發言不雜
何須奏繁絃酬唱聲自洽
愧余事編摩旅食歲已卅
蕭然斗室內偃仰苦東濕
故鄉十畝居夢想一遙集
何如今日樂素心共相接
讌罷明月生東籬隨步履

四月十七日集望益樓 分韻得月字

龍山左嶙峋錫嶺右崑崙
中開一片天茲樓補其隙

望益閣集

卷七

七

望益取新名希賢道重揭
相期圭璧修豈曰山水窟
鹿洞垂良規鷺湖示津筏
皆以書院傳千載芳未歇
矧茲關中學本與洛閩列
庶偕素心人龜勉景前哲
練性若清泉肯受塵土汨
日夕蓉湖歸長歌弄明月

題對鏡寫照圖

人無於水監經語良非泛
明月本無心潭空碧天浸
對臉眉亦當悲悅了不偕
左右雖暫垂豪髮自湛湛
肖君君肖我相看兩不厭

題二我圖

大化一洪爐吹萬惟所鑄
歧喙形模殊相煦旋相牾

對面生爾我胡越起跬步
一我分兩形先生有妙悟
兩形原是一自語還自語
願逆都不生彼此無謬誤

題貞孝黃媛卷

七尺渺然耳道足配穹蒼
配之在曷所曰在綱與常
古來忠孝士節比日月光
晚近習苟偷大義日以荒
卓哉孀閨女至行爲世坊
作孀於高門笄年稱未亡
我儀柏舟咏抗志雪與霜
父兮能怙我膝下相扶將
一朝遭沈疴倉扁難爲良
此身久誓死今乃得所當
刲臂三寸餘肉落魂飛揚
神護徐徐甦作美味芬芳
父命女爲留神語先告祥
婦人義在三節孝鮮得雙

形史黃媛名千秋耀縹緗

壽任翼聖先生母夫人

九

吾聞歐陽母有子如軻賢
盛氣披揚劉高文蹤固遷
匪彼畫荻心安致六一傳
乃知鍾與郝擬此名實懸
卓哉任母操命子良復然
道尊輕富貴片語皆千年
餘慶在蘭蕙繞膝登華筵

謁秦伯墓

訪古典不極攝衣陟崇岡
遺跡墓猶存颯颯松風涼
當時三讓心坏土獨留商
荆蠻與豐鎬卜世其誰長
文明仰德化端委垂衣裳
瀆水暮東流千里勾吳疆

寢廟接嵯峩至今俎豆香村人勤伏臘惟不敢傷
惆悵下山路夕陽照蒼苔

暮春同何義門太史遊石湖

綠陰暗郊甸萬物欣榮滋良辰縱登臨勝侶相招攜
揚舲出橫塘數部太龜茲絳萼擢陽陂綠楊冒清漪
修虹跨滌泱雲颿互爭馳褰裳涉危磴選勝坐屢移
循巖歷上方捫謁猶隋遺鬱盤無數峯滴翠含遠姿
徐侯豁達賢萬頃澄襟期快論起玄渺高情數追隨
風林僧磬落夕渚漁烟吹戀賞興未盡晤言慙所宜
展席諧故歡月出湖山奇歌聲闐闐近燈火候歸遲

延緣閣集

卷三

九

雨後種竹

鑿牖愛西山夏日苦炎燠朝來好雨過乞得隣家竹
蕭蕭三兩竿清風一庭綠我式君子容開憲展書讀
虎阜雪眺同張丈樸村

虎阜競花月踏雪罕人踪欣同水玉姿鶴鸞凌寒風
石面鋪瑤席心光照澄融等級最高頂沒歷路難通
五賢久岑寂踞勝爲獨雄一色混太虛天地無塵蒙
但聞鈴鐸音颯颯鳴長松高低無端倪何處吳王宮
攜酒俯層軒轟飲氣成虹山下屐齒折探梅過橋東
圯橋懷子房

有怨不敢報有德不敢忘俯仰天地間我獨懷子房
勇哉博浪椎一擊幾中傷未雪家國恥翻然遂出亡
佐漢成大功報韓志始償黃石與赤松善用復善藏
至今圯橋水日夜流湯湯伊人雖綿邈英風猶激昂

月夜渡淮有懷

孤舟夜趁風微波濕星漢四望無一山乃知南北判
天水搖空蒼新月出西岸閒卧抱奇情幽姿苦獨玩
故人在淮陰別來已春半

喜雨

晨起望天宇重霧溟濛塞好雨崇朝作亭午猶未息

延緣閣集

卷三

十

溪澗流有聲林木淨如拭偶逢田夫語荷鋤規溝洫
秋成已在眼良苗何翼翼歸來山牕下幽花弄晚色
物類咸欣欣撫襟聊自得雲合一峯暝深樹闕昏黑
新涼悅吟蟲絡緯荅促織

題薛二陶抱膝圖

晏坐無一事高吟梁父詞管樂伊何人抱膝姑待時
會撤蒲團坐奮身登玉墀如鸞亦如鳳四國覘羽儀
七言古詩

陽羨幽蘭曲

葯房窈窕牕玲瓏曲廊微度香溟濛清晝只教遮翠

悞春風垂路窺芳容美人含笑何由見不自闔江自
陽羨清潭暹映綠雲叢細雨頻抽紅玉箭健碧纈纈
濯濯姿含烟泣露有誰知祇今綺閣憐香日何似空
山顛影時

觀徐侯齋山水圖歌

世間何物移我情高山峩峩流水聲造化幽奇翕真
宰丹青往往留盛名由來此道屬元氣經營涵孕貴
渾成徐君大筆開洪濛不循宗派縈心胸運意有無
領真趣天下作者推神工少年裘馬金昌市紅樓夾
道嬌芙蓉烏衣子弟人爭羨城南韋杜誰比雄一奏

擬錄閣集

卷五

十

雲門振南國連鑣直上承明宮黃塵倏忽蔽天起銅
駝淪沒乾坤窮君公從容徇大節丹心耿耿昭蒼穹
曾幾何時萬事非只今憔悴空山中幅巾藜杖翳荒
曲西山薇蕨東籬菊如君豈藉畫圖傳飢來聊以供
餽粥落墨淺深臻妙理蘊結靈秀復藏蓄乃知格高
在氣骨點染丹青總粗俗轉覺周昉阮郟輩刻劃鬚
眉竟誰屬高懷絕勝雲林生舉世悠悠難入目寫到
荒涼亦苦辛殘山剩水猶堪哭忠孝文章並不朽坐
使觀者起肅穆我居湖北君山南一水遙通隔花竹
荒坡窮谷間無人白雲翠岫黃茆屋時時逢艫話平

生淒涼往事尋碁局欣然爲我拂素絹展向空齋伴
幽獨彷彿身入桃花津水光浩淼山嶙峋峯迴路轉
不知處此中應有避秦人

早行

客睡正濃土牀上主人催起懸燈亮僕夫整鞍東行
李騎驟出門難辨向遠近惟聞鈴鐸聲霜風撲面荒
途橫欲落未落殘星明計程百里雞初鳴

正月五日杜雲川招同秦大來邵衷彙振飛劉

正蒙于耕吳岵瞻集石渠牛山閣用靖節遊

斜川詩分韻得之字

擬錄閣集

卷五

五

斜川之詩并其序曩者讀之心生疑計年三十又七
耳先生乙丑生距曷爲動懷始衰時首云開歲倏五
辛丑三十七念之動或改五作五日歸休語意不可移恐是酉
中懷亥悞書丑刻本或以辛丑是否知非却總非辛酉辛
亥悞書丑爲辛酉辛亥是否知非却總非亥都非
十吁嗟先生讀書法不求甚解誠可師先生生當晉
宋際少壯早結邱園思浮雲五斗有深意不肯折腰
還托詞半山小閣吟朝集氣澄物美斜川期素精仙
橘懷中夥大來喜介之鬚頰疑皇義李光贈杜介之
仙故云頰疑是詩云白鬚映紅
兄皆異才與宗國器學士宜少徵文采稱三傑小杜

五色補舜衣牧之詩云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提壺散日向少暇清時事業希臯夔放意餘年尋素侶方許長歌歸去辭

題丁元昭小照

松風兮謾謾泉聲兮淙淙渺伊人兮何許白雲深兮山中君既謝兮簪組寄高情兮孤桐披松風兮烹石泉訪園綺兮侶黃公

壽上海曹敬山尊人七十

手不持玉檢篇雕鏘雲林松雪聲希味淡之遺編足不踏金馬門迢遙玉杯珠柱桐風柳月庚信之小園修綆汲古恣瀟灑惠愛賓朋一傾寫海上如君有幾

蓮華閣集

卷十一

七

人我交夙難踰十春登堂真氣驚戶牖無由偃仰攀靈椿別來耿耿意不適孤棹何時展良覲透床細讀山中詞一卷奚啻百朋錫聞道東籬黃花今正開爰頭春暖新撥醅丁年玉樹凌雲才恭鞫鞠脆擎樽疊不須等琶大小雷搢頰笑酌流霞杯扁舟買得體徘徊我欲與桂公橘叟相追陪

黃唐堂宮允見贈寓樓觀塔燈歌次韻答之

燭龍吐酸射閭闔諸天夜禮阿育塔焜煌江上幾經秋丹鳳脚珠淚成蠟我來白下喜見之五夜凭窗睡獨遲斯須閃爍變萬狀繁星亂挂珊瑚枝客來觀者

爭投詩瓊瑤滿徹麗富埒千金貲或疑一夕費中產竭膏脂或念故國餘一炬留傷悲或愛長夜照不受罡風吹黃公巨製絕代無唾棄羣言作大呼寸紙鋪几光焯焯雜誦百遍生歡娛茲增雄十方茲燈炫連珠得公傑句成鼎足眼中空卻羣浮屠我欲嗣音安能乎十指如錐醉兀兀樓頭添得半規月

題節壽圖

君不見東風吹折連理樹霜摧樹枯凜如故又不見東風吹長寄生枝柯楨枝盛稱家兒兒已成入姑纔老旌典到門誰不道形管有繹光熒熒風教實由邦

延緣閣集

卷十一

十四

國造八十年來形影身青燭白髮不知春他年泉下見夫面完得當時截髮人

寄謝李心構惠畫扇并詩

龍眠畫手稱無敵弓冶相傳誰第一叔詹早遇范山人緞絹拓成五彩筆海陵煙水接青冥浩浩乾坤一草亭素筵寫成千嶂碧龍鱗斑駁含精靈涼風蕭蕭來何許扇以六月六日爍石流金不知暑雪裏芭蕉石上生一片深心托毫楮春風燕詠雪鴻亭春風亭西林先生文會之所鴻雪居堂先生館樓名三秋契濶成彼此江南江北衣帶水錫山狼山不濡軌長庚燦燦河鼓旁酌君大斗君

有喜

五言近體

立春

好雨春隨至輕風凍忽消深閨剪綵日徧市上燈宵
谷潤梅將綻溪明柳漫條飽餐盤菜美等屐過山橋

飲村家

每愛村居好悠然雲水鄉桑麻亂阡陌鶯鴨鬧池塘
薄醉和風細高歌化日長柴門從客至地僻懶冠裳

社日野步

縱目春光好佳辰社日逢梁間迎舊燕村落祀勾龍

寒籬閣集

卷十一

五

溪柳垂垂放山桃處處穠祈年在畎畝食力愧三農

泰伯廟

泰伯猶遺廟金昌闈閭中曾遊聞杜老不毀幸梁公

古樹干霄直長濠過雨通荆蠻垂德化端委見王風

訪梁鴻墓

何處訪梁鴻金昌想象中曲城渟積潦野樹起悲風

清節尊妻子交情仰伯通無因留片碣悵望夕陽空

立夏日入圃

擬向高邱去還爲小圃來及肩穿徑竹澱齒傍池梅

拄杖紅成陣移床翠作堆無多虛日涉處處長莓苔

白下晤林茂之先生

先生天下望故國竟沉淪舊德留青史清時出絳人
關河雙鬢雪杖履八朝春莫聽歌桃葉鄉心遠七閩

登報恩寺塔

亦知高不盡更上白雲連淮泗雙流坼乾坤一氣懸
故宮荒草樹勝國舊風烟極日情何限秋原獵馬還

宿無可大師山房

攜筇石磴幽嵐翠疊危樓身識山情性雲隨人去留
燈昏明月入松寂暗泉流擁衲輪高卧名心到此休

和顧震滄玉壺冰

聲價重連城澄泓滿腹清含輝懷自朗抱列質彌瑩
式飲無愁熱言提還戒盈溫顏寒肺腑衛樂一時并

寒籬閣集

卷十一

六

金陵張氏雙節壽

鸞鏡塵封斷相依只愴神一燈雙照影孤月兩隨人
寄托生前事悲酸夢裏身歲寒終不老天意欲教春

次韻館樓

不斷離羣夢春風滿座中盍簪今幸接麗澤自無窮
敲句燈花落倚樓塔影紅時來一眺望百尺與天通

題照

大雅今誰在斯人尙典型乾坤空契濶書劍任飄零

謁帝羞爲客草玄自有亭何妨同鵝鴨六月息高翎

題王卓人迂老圖

豈是從戎客曾爲萬里行榆關冰雪壯越劍彩華明
淡宕真成性迂踈竟得名品題來國老一字慰平生

題畫

鄭谷題詩在芳名一倍傳小廊斜砌下深院石欄邊
薄霧餘朝暈微陽更晚妍折來圓朶瘦應與鬢雲偏

又

杜老詩成癖無心賦海棠綠肥紅似減妝淡趣彌長
露裊還疑睡風清亦帶香因君圖畫裏歌咏興難忘

楚蘇開集

卷十二

七

李明府席上分韻得壺字

春去猶三月堂深宴百壺管絃清畫語山水畫屏圖
香草陪君子長松立大夫凝香詩句好何用答明珠

七言近體

和雲川元日韻

杜老詩懷與歲臻殷勤管領碧山春當年勝事追九
老今日同心又十人點易故臺歌澗底讀書遺址冷

池濱山靈多少興衰恨付與吾儕取次新

次太和韻追送于元士

染霜紅葉爛於春送客傳杯愧未親公子每因香草

憶官衙行帶粉郎新也思白璧酬知己自料青雲已
後人他日若誇羊酪味敵君惟有陸機草

題友人照

斜剪鶯溪澹掃烟細聽彷彿水潺湲驚天有句思接
首近日何心爲破顏漫說河源通帝闕空傳圖畫似
人間浮雲一片迷離影莫認星槎牛斗還

和景州先生江行戲筆原韻

時將赴湖南巡撫任

朝來春色滿晴空極目江天更不同萬派雲雷連漢
口一堤桃李照江東依稀帆影遙青外宛轉鶯聲新
綠中此日追陪真勝賞濂溪明月舞雪風

楚蘇開集

卷十三

六

題水天書屋圖

碧落遙光檻外浮讀書誰倚夕陽樓天清漁笛當窻
過夜靜星河入水流此地只應成遠計何人猶憶泛
虛舟桃花處處迷歸路添得幽情復駐留

雨後懷友

青山過雨日初斜嵐氣蒸雲漸變霞溼翠易迷幽逕
竹淺紅還露短堦花晴鳩隔葉呼相應野鹿臨池飲
不諱寂靜此中朝復夕故人咫尺即天涯

送友赴黃岡令

宮花宴罷曲江遊暫綰銅符向楚州姓字定聞天子

召循良爭頌使君優鳴琴月滿黃樓夜載酒風來赤壁秋共羨後先瞻世美雙鳧遙集鳳池頭

九日登高遇雨憇雪浪軒

登臨佳節造峯巔搔首秋風意惘然北望白雲連鳥下西浮翠岫撲尊前茱萸休覓身無恙梁稻將登歲有年山雨忽來人去盡更留作閣聽流泉

丁字沽

大河千折路還長盡日沿河滯野航築土家家成雉堞積柴岸岸植魚床潮隨帆影來東海風度砧聲到北方夜半俄驚雷雨驟披衣敲火候晨光

寒齋閣集

卷十一

九

調文信國公祠

信國英靈箕尾懸猶留遺像辟塵連卽看俎豆常存宋莫恨江山盡屬燕萬里魂歸柴市月千年淚灑蘄門天君恩若遣黃冠去廟貌安能紫極邊

宿紅花埠

倦客疲驟意共商空囊何處不康莊葦簾風揭三更月絮被水凝萬里霜伏櫪應慙同老驥多岐堪哂已亡羊地爐無火樽無酒雙鬢來朝一倍蒼

晚過夷齊墓下作

遙望盧龍日欲沉尙留雙塚漆河陰西山隱去忠臣

義北海歸來孝子心風激采薇歌未歇雲埋孤竹迹堪尋周京豐鎬傷禾黍此地樵蕪不敢侵

上都見洛陽

疑是看花到洛陽一叢錦繡遞芬芳柔枝自少風塵色麗質曾沾雨露香開徧小園供野玩移來上苑便官粧托根不似閒桃李莫遣遊蜂盡日忙

園居

長日人疎靜掩扉小園極目正芳菲荷邊酌酒香浮瓊竹裏題詩翠滴衣急雨到秋趨澗疾閒雲入暮出山稀客來高話溪堂宿莫笑盤餐只菜薇

寒齋閣集

卷十一

十

白下辭春次韻

散步西郊春欲辭天涯一望竟何之黃鶯競喚薰風早綠樹陰移永日遲無計可留惟索醉有情相送更貽詩莫愁來去渾難見石上游人似舊時

溪居

溪居自愛草堂寬近市鶯塵總不干風定亂紅堆几上日高深翠幕檐端微名堪哂如雞肋壯志旋消似鼠肝藜藿滿畦克果腹何須首宿具盤餐

又

溪居隨意懶冠裳笠屐嘗攜丘壑傍沽酒借書來鶴

市等花買藥到山塘夜抄舊史蠅頭細早摘新茶雀
舌香此外無營遂終日宵來微雨夢魂涼

五言截句

冬至夕與楊慶門沈學朱小集口占

今日是何日平添一線春啣杯發高興臭味得同人

七言截句

題東坡別業

卷畫溪山托興高欲將楚頌續離騷一聞夜月悲吟

後白首飄零也自豪

步陳東臯寓舍巢燕韻

楚辭關集

卷十一

三

鵬飛南溟雀階除得性休論如不如喜得君家雙燕

子卜鄰不避野人廬寓舍與余貼壁

二

盪洗鉛華續雅南子昂風格少人諳瑤光星彩從天

落屋裏新聲解話喃東臯二子皆木

三

滿庭風月卽義軒千古文章好細論妙處無言誰會

得簾間一掠是新痕

四

切響浮聲發巧殊瀾翻布毅任招呼近與東臯論如此先生

靜聽離梁話貫串如珠轉可娛

題鄭平格教菑園

谷口耕雲靜者便肯苗肯播得新田傳家美種須教

熟不放蒿萊泊暝烟

又

隴上雲峯數點尖隴頭新月似新鎌荷鋤歸去人爭

看臂上生鱗稱美髯

題李草亭小照

息却塵機對紫冥蕭然身世寄林垌眼前萬象皆吾

有收拾乾坤在草亭

楚辭關集

卷十一

三

憶璫女

魚子蘭黃滿院香摘來諸女助晨妝獨餘一分無人

寄北望迢迢水一方

又

憶得深秋棹桂漿清淮千里路偏長一枰勝負沈思

罷還把葩經課乃郎

又

阿翁六十整歸櫓拜罷姑嫜拜母娘臘月望來今六

月那知書信轉荒唐

題畫海棠枝上白頭烏

白頭人道爲多愁烏却無愁也白頭只戀海棠枝上宿樂天老去小蠻留

胥門觀競渡

楚傑吳忠志總虛後先同泣墓江魚吳兒若解鴟夷恨不吊三閭吊伍胥

題畫

波光如鏡獨揚舲重叠春山澹澹青忽憶曾遊畫圖裏西湖佳處是西冷

咏飛來峯呈仁叟

一峯截斷落青天翠削芙蓉萬仞懸却怪飛來不飛

延緣閣集

卷十一

重

去相過好問定中禪

靈岩懷古

江頭宮闕已成空獨上孤亭看落紅惟有舊時江水在夕陽還遶館娃宮

客有談禪者舉趙州青州布衫重七斤半意

偶有會作四絕

拈花一笑手中紅放下花時雙手同慚愧趙州難覓句臘消賊散教人踪

二

梅花如雪杏花紅渭北江東處處同春向何來何處

去個中消息可尋踪

三

絮語嫌煩不語難史書一部案頭攤興亡往事從頭載殘句收將何處看

四

昨夜陰雲四野垂一聲霹靂破秦碑三更皓月當窓發滿院桐陰上砌遲

金陵紀遊詩

冶城

西州城邊芳草路看山藉草愁春暮歌舞當年王謝

延緣閣集

卷十二

重

傳只今文物非南渡瓊臺玉宇勢參差飛閣憑軒欲

下遲翠嶺晴烟光蕩漾空天羽駕來何時千秋事蹟

同飛絮鑄得龍泉不知處遙望長雲擁北辰應須拂

劍朝天去

五柳園

主人亭榭依山阿微風拂柳搖清波高槐翠柏映深

曲對此頗覺幽思多眼前繁花盛桃李碧池演漾游

鱗紫便放生涯釣艇閒不須遠覓桃源水憶昔嘗從

日下遊主人于我情相投當年意氣九天上幾歲種

瓜成故候人生途命苦不早對酒酣歌及春好我向

東山未得歸小園花徑何人掃

永慶寺

遺構千年在軒楹倚碧空
客吟斜日下花落牛山中
古塔欹難上遙嵐迥未通
蕭梁何事業銷歇問禪宮

海子

地有龍窩號人從道院來
林巒藏草木烟雨變池臺
一水推春去千村抱岸迴
真人留碣近遲暮敢興哀

桃源別墅

路接桃源別有春山亭
水榭總宜人柳陰漸暖花堪
織莫厭經過載酒頻

延羅閣集

卷七

圭

曠觀亭

眺望總無邊高高列宿懸
湖光明霽日樹色暗春天
城郭懷前事江山入暮烟
平生就古意心賞為誰傳

朱氏園亭

石徑苔深竹樹宜看花亭
畔客忘歸今來不及梅花
約相對長吟水部詩

梁水部何遜

隱仙菴

蓬萊之巔霞色爛奇花正
發當天半仙宮恰在赤城
中日夕光生青玉案更憶
天香香滿途涼颺初下水
平湖西來青鳥能傳信為
報仙翁今在無

虎踞關

春日臨關路幽尋一放歌
竹籬人含密花徑水池多
樹暗蟠龍道雲輕駐馬坡
歸途如惜別陌上緩經過

清涼臺

茲臺宜聘望撫景暫銷閒
天合雲霄外江流樹杪間
舊宮芳草在遺寺夕陽還
為憶休官客高風不可攀

掃葉樓

杜母祠堂最上頭遠看山
翠水明樓龍宮縹緲棲僧
舍雉堞縱橫繞帝州檻外
三春花氣滿坐中千里浦
帆收東歸亦有還山約擬
結茅廬便卧遊

寒緣閣集

卷七

圭

烏龍潭

竹裏松間兩岸風野菰蓮
葉夕陽紅澄潭十頃平鋪
練無數樓臺倒影中

集詩

溫溫恭人為盛侯母夫人
沈太君壽

溫溫恭人生甫及申樂只
君子洵美且仁尚不愧于

屋漏宜民宜人

天子是若南國是式赤帝
金烏如金如錫

侯協查金 匱實無錫

單厥心遙求厥寧懷之剔
之不震不驚去其螟螣

其德音

惟此惠君德音不已羣黎百姓周邦咸喜酌彼兕觥亦右文母何天之龍綏我耆壽篚第魚服俾爾單厚子孫千億克昌厥後

俾壽而富俾昌而大俾熾而昌俾耆而艾萬有千歲耆壽無有害

溫溫恭人五章四章章六句一章章十二句

懿厥哲婦壽任母仲太君也

懿厥哲婦摯仲氏任柔嘉維則淑慎其身古訓是式維德之行令儀令色洵美且仁父母兄弟宜其家人

延緣閣集

卷三

五

顯允君子邦家之特天立厥配宜其家室維絲伊緝

卜云其吉之子于歸其儀不忒琴瑟友之莫不令德

琴瑟在御與子偕老君子樂胥其風肆好是懿德

有倬其道兄弟婚姻德音孔昭儉爾籩豆嘉賓式燕

以敖

君子偕老黽勉同心倡予和汝猶其德音如兄如弟

胡不萬年悠悠蒼天殲我良人之死矢靡他無貳爾

心

厥德不回仲氏任只綢繆黼戶黽勉從事觀閔既多

俾我心疚是任是負教誨爾子

教誨爾子恩斯勤斯小子有造敬而聽之既匡既勅

維其盡之如圭如璧君子有之母氏聖善是以似之

允矣君子德音莫忘夙興夜寐追琢其章顯顯印印

萬民所望聲聞于天為龍為光天子葵之室家君王

子孫千億濟濟多士薪之楨之以媚天子爾公爾侯

烝我髦士元袞及黻既受帝祉兕觥其觶亦右文母

象服是宜天被爾祿被之祁祁俾爾戩穀令妻壽母

景命有僕錫爾純嘏以介景福母氏勞苦令終有傲

天保定爾弗祿爾康矣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俾爾熾

而昌俾爾壽而臧萬有千歲耆壽無有艾

延緣閣集

卷三

五

顯允君子頌冉贈翁也

顯允君子洵美且仁既匡既勅淑慎其身有覺德行

王之蓋臣

受祿于天公侯干城有懷二人福祿來成洗爵奠斝

適求厥寧

諸父母兄弟式相好矣瓊瑣姻婭無胥遠矣洽比其

鄰令聞不已維桑與梓周邦咸喜

子孫繩繩勿替引之無不柔嘉式穀似之玄袞及黼

天子予之

顯允君子四章三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伯兮

京室之婦四章章六句

集陶

贈程樹滋 東方有一士 瑾瑜發奇光 神力既殊妙 見重我軒黃

胡事乃踟躕 時還讀我書 春秋多佳日 浪莽林野娛 厲響思清遠 好風與之俱 撫已有深懷 過此奚所須

天上張公子 蒼然猶出塵 先生時年七十有三 早通交契密 直取性情真 文物多思古 流傳必絕倫 先生之術非圖人不安授

南未可料 驚代得麒麟 諸孫俱佳

題李心構草亭圖 四言

春雨既零 春草青青 乾坤生意 一個茆亭

夏雲熒熒 天際停停 懷我良友 惟德之馨

秋香滿庭 秋色滿垆 采采黃花 言酌醪醕

冬日透櫺 擁爐注經 千聖鑽鑄 言發其局

式穀以女

題王卓人和鳴圖 六言

流水聲中逸響暗香深處美人況有宜城琴客柳枝
桃葉同春

又

鳧雁既加宜酒鸞鳳靜好惟琴指上新聲知否潁陽
傳得天鈞

楚辭閣集

卷十二

圭

雪賦

觀夫朔氣嚴凝寒風凜冽微霰初零同雲乍暴既而
六合繽紛千山皎素雖避邇之同形亦慘舒之異數
爰有詞苑才人旗亭賈客紛四座之譁嘖假虛簷而
偃息輕歌宛轉爭謳黃絹之詞醉墨淋漓暗記紅牙
之拍驚翠袖以低顏更玳筵而設席又如幕府公餘
嘉賓賢主開讌賞于龍門攬關河之乍霽鋪萬頃之
瓊瑤絕纖埃之浮滓觥籌交錯笙歌互起所謂美景
良辰賞心樂事者歟至于茅茨貧巷咕嗶孤生之膏
油以繼晷惟擁被以長吟羨囊螢之車胤耻鑿壁之
匡衡借清輝于午夜弄玉屑于香芸復有策蹇危橋
尋梅古岸暗香疎影飄零清淺谿邊古木寒鴉颯沓
寒雲天半或興至而鞭撻或吟成而髭斷更有避俗
幽人閉門下里冷歷爐頭冰堅釜底雖羊裘江上任
物色以無踪儘車騎隆中尙欠伸而莫起亦曠代之
高標蕭晨之逸致也若夫中丞秉鉞諸將分兵值風
颺之夜作指淮蔡以宵征飄六花于組練亂鸞鴨于
軍聲填平僭國奏凱上京又若勅勒城旁威寧海上
被宮錦於貂裘寔貌貅於虎帳肅刁斗以無譁親落
花之如掌倏飛將以過歸晰邊情而曉暢酌葡萄以

楚辭閣集

卷十二

圭

衝寒指琵琶而行賞斯則氣吞海嶽勢壯風雲又烏
觀夫窮閭之疾苦被褐之呻吟者乎乃者瀾滄毓秀
碧鷄金馬之英天祿然藜東觀西清之彥乍銜命于
星槎旋掄才于海甸攬夕秀泊朝華貢南金與東箭
懸玉尺于中天置冰壺于絕巘當陽月之佳晨仰瓊
華之汗渙舞鱗甲于空中疑玉龍之酣戰似出海之
蛟人織冰綃而碎剪於是徵故事於梁園集鄒枚而
授簡顧慚薄劣來自田間感茲靈瑞慰切時艱以抃
以舞載笑載言遂歌曰

皇仁浩蕩兮天錫嘉祥瑞雪時降兮氛祲銷亡螟
蜚

廷綵閣集

卷十一

矜絕兮四野穰穰祁寒無嗟兮欣欣樂康稱航躋堂
兮萬壽無疆

